《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目

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五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三）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三）

（清）張英　王士禛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殿閣總載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設官部九 殿閣總載 入中書舍人 大學士 學士 直閣 併入 藥賢學士 史官

提舉國史
監修國史 附

殿閣總載一

增 文獻通考曰宋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觀文殿即舊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學士稱呼同具宗諡乃改名紫宸殿後又以紫宸殿非人臣所可稱呼乃以延恩殿更名觀文殿 資政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在龍圖閣之下資政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若龍參政具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欽若不悅訴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延也十二月復以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上資政殿置大學士皆自欽若始 端明殿學士諸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之初西方書奏使安重誨進議增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令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宋明道二年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為之 殿閣總載

元有昭文館大學士煥章閣大學士二員緣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陞為奎章閣學士院置大學士二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承制學士供奉學士並二員兼經筵官職順帝至元六年罷奎章閣學士院立宣文閣惟授經郎及鑑書博士至正元年六月復舊奎章閣為宣文閣時大臣議悉罷先朝閣監宮屬翰林承旨樓言於上曰民有千金之產而設有四海而學房乃不能容耶上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設官如初 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十五年而奮或拔自科甲或徵自薦舉類以所學利見於世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大學士凡一時耆舊乘運

明百官述曰直文淵閣即所謂入閣辦事也先是洪武十五年冬始倣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郃質華蓋殿翰林學士宋訥文淵閣檢討吳伯宗武英殿典籍吳沅東閣並為大學士是年名耆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是時特侍左右備顧問未典機務續文獻通考曰明監前代置藏之謂華中書省罷丞相使攻解六卿分理不相混隘所以垂之祖訓者甚嚴而殿閣大學士亦不久設故未有相業之責建文四年七月成祖簡用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黃淮尋又用修撰胡靖編修楊榮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閣預機務永樂五年十一月上諭吏部廣等侍朕日久

繼今考滿勿改外任廣即靖也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續文獻通考曰成祖定華蓋武英文華三殿及文淵閣東閣各學士一人正五品班翰林學士之上洪熙初添謹身殿大學士於是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皆在內閣曰辦事避丞相名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肯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黃氏瑜云永樂初人入掌密勿儿行移稱翰林院內閣官傳旨條旨則與制敕無異夏元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時閣老皆傳旨條旨則與制敕無異夏元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時閣老皆傳參預機務宣德初臨視至再始設庖廚不復退食于外而出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經筵於文華殿聽講官之專之惟條旨畫書小票而已即所謂內閣辦事也嘉靖壬戌九月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始有建極殿大學士直文淵閣翰林院檢討編修修撰侍講侍讀講讀學士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官不得過五品或九卿正亞兼翰林學士東閣文淵閣武英謹身華蓋殿大學士而已加官至領東宮公孤帝三孤者或止一二人多或至六七人宣德初張瑛陳山始以侍郎入內閣未幾以干請諸司出瑛爲南京禮部尚書山教小內使書景泰中王文始以宮保尚書入內閣西東楊士奇楊榮最久皆不領吏部尚書領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其屬制敕房誥敕房皆以中書舍人諸司寺或卿貳充

之官至太常卿止即有年勞加俸不得帶九卿堂上執政官嘉靖中張雲始以白衣善書歷陞侍郎續文獻通考曰明初設立相國平章左右丞參政即古宰相職故置左右司郎中都事等官爲之屬至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後設殿閣大學士備顧問並不預政故不置屬景泰朝夕即古之宰相屬也選用或由進士或由舉人或稱清華之秩矣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黙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閤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敕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

之制敕房書辦制敕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碣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誥敕房書辦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

殿閣總載二

增續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端明殿門閤門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三日中謝豈宜後時即奏聞昫遂中謝於端明殿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

士榮之 續通典曰天成元年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制云擢自玉堂升於紫殿賞親顧問每預論思位既益於深嚴禮合加於優異宜令班在翰林學士上 宋會要曰端拱元年以殿中丞夏侯嘉正兼直祕閣嘉正嘗爲洞庭賦由此帝知其名詔試禁中稱旨特有是命合辟事類曰宋向敏中爲資政殿大學士敏中赴上賜會於祕閣兩制與焉 又曰范景仁爲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

又曰慶曆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學士正同眞宗謚號詔改爲烈宸殿學士以參知政事丁度爲之學士多以

洪熙二年幼孜持節出寧夏冊廢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帝度鷄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雄征遼常度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

通紀曰楊溥英宗即位昭皇后垂簾聽政溥入內閣乞早開經筵涵養本源輔成聖德昭皇后喜曰嗣君冲年卿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　名臣記曰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景泰中進東閣大學士是時內閣不相能穀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關聖德尤在得人遂薦陳詢楊鼎充日講官王文王恂入內閣又曰景泰七年穀進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詰順天考官劉儼帝命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通紀曰陳循泰和人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勤政要典成寰宇通志進華蓋殿循立朝四十年在內閣掌機務典冊制命皆出其手　名臣記曰薛瑄河津人英宗復位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會欲遣使徵師西番瑄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去　又曰李賢鄧州人天順元年入內閣七年禁中有讒言憲宗不宜復在東宮者帝疑之一日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柰何

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帝起立召太子至抱帝足泣帝亦泣謚竟不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又曰劉定之永新人正統進士天順中入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　又曰呂原天順初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乏持重　又曰徐有貞吳人宣德進士負文武材以奪門功陞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入內閣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旁助有貞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合牽帝衣哭訴遂下有貞貳獄　又曰商輅字弘載淳安人成化二年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力求退帝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帝喜曰輅可稱大臣矣　又曰彭時安福人正統進士與商輅同入內閣景泰元年乞終繼母喪忤卓旨去天順元年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帝笑曰善賜酒飯出下命以太常寺少卿復入內閣成化二年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又曰劉珝壽光人成化十八年進謹身殿大學士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又曰丘濬瓊山人弘治

四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上時政疏凡十餘萬言帝知濬老儒讀書事上輒允　又曰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弘治十一年進謹身殿大學士帝時憂勞思治名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帝數數稱善　又曰李東陽茶陵人弘治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正德元年帝不親政東陽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不聽　又曰王鏊吳人正德元年與焦芳同入内閣進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四事曰講學延下用人節用時劉瑾驕悖日甚鏊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鏊相忤欲中傷鏊鏊惴惴杜門瑾敗得免　又曰石瑤成化進士嘉靖五年加少保兼大學士武英殿時名對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衝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守正力爭帝謂瑤非通儒又三封内批忤旨致仕

殿閣總載三

增延恩　訪道　宋皇祐詔置觀文殿大學士嘗曰因延恩之別殿觀前代之秘文特以嘉名置

諮葉職又曰且咨訪道之所以延稽古之臣稱慮哲人之安常晤台宰之任賢因均逸姑務親仁備經術之咨詢廣政之延訪　極選　華資　續會要曰劉摯上言待制以上皆極天下之選　宗澤贈觀文殿學士詔云升覲之華資　西班　東閣　續會要曰宣和三年詔西班學士待制負多令中書省具名取旨以三班圖視之學士待制在西故曰西班東閣　凝嚴　清近　賈文學士制曰俾服訓誥之職因為咨詢之地　合辭事類曰祥符八年知鄧州陳堯咨會被當復龍圖閣直學士清近之職非會故可復　隆名　宋楊億代表曰祕殿宏開皇猷允集又曰著作禁庭特異深嚴之選　文字如蔡　明敏類榮　明通紀曰徐溥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與政典兼學士問奧故舜應口對有以文字薦者曰如魯荼否否名臣記曰魯荼永豐人永樂進士以修撰進文淵閣帝名是時楊榮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明敏類榮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焉　禁庭異選　祕殿　疑嚴　清近　賈文學士制曰俾服訓誥之職因為咨詢祥符八年知鄧州陳堯咨會被當復龍圖閣直學士清近之職非會故可復　西班　東閣　續會要曰宣和三年詔西班學士待制負多令中書省具名取旨以三班圖視之學士待制在西故曰西班東閣　闕失　疏斥誣罔　通紀曰徐溥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與政典兼學士問奧故舜應口對有以文字薦者曰如魯荼否否名臣記曰魯荼永豐人永樂進士以修撰進文淵閣帝名是時楊榮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明敏類榮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焉　有經濟才　名臣記曰徐溥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與政典兼學士問奧故舜應口對有以文字薦者曰如魯荼否否名臣記曰魯荼永豐人永樂進士以修撰進文淵閣帝名是時楊榮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明敏類榮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焉　負公輔望　名臣記曰徐溥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與政典兼學士問奧故舜應口對有以文字薦者曰如魯荼否否名臣記曰魯荼永豐人永樂進士以修撰進文淵閣帝名是時楊榮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明敏類榮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焉　參預　通紀曰徐溥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與政典兼學士問奧故舜應口對有以文字薦者曰如魯荼否否名臣記曰魯荼永豐人永樂進士以修撰進文淵閣帝名是時楊榮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明敏類榮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焉　中祕　賜遊西苑　通紀曰王英金溪人永樂進士宣帝名入便殿論曰洪武中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有解縉胡廣楊榮金幼孜黃淮胡儼命入内閣參預中祕又曰黃淮永嘉人仁宗即位兼

武英殿大學士宣德二年滙靖老帝賜葬滙父來謝賜
游西莊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二人俱有與登萬歲山
宴山亭比騎又宴太液池諭曰明年
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滙至帝喜　期奬擢於名儒

益增榮於近職 並明道置學士詔

殿閣總載四

增集瑞之庭 會要慶曆八年詔略曰惟延恩之寶殿乃集瑞之祕庭福既所鍾冀臻莫二翊先聖

崇儒之秩 又曰仿建崇儒之秩且爲備顧問之榮 **赴內**

殿起居 合辭事類曰景德四年八月以龍圖待制杜鎬爲龍圖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特制杜鎬之上並

至閣下撫慰 又曰真宗尤禮杜鎬上問制誥之上

侍經筵 會要曰慶曆四年以楊安國直龍圖閣下侍經筵乃詔安國講宴乃先期遣使比以褒擢之也 **首建儲議** 錄言行曰

范蜀公緝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議立後大臣繼有論奏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焉 錫林當以語合辭事類曰

豈如孔道輔一言 孔道輔論廢

龍圖老子 會要四路旅泊范仲淹以龍圖直學士貼卿延渥著聞吳夏悚服激戶部率攜之職自五代

以備顧問 汪應辰制曰端明之職參謀帷幄右府侍立殿中尊以備顧問時通詔曰方獎拔于明

非直翰墨 又曰高毅進大學士錫之鑒誡廣益集歟

內閣非人所得 又曰高毅進大學士錫之鑒誡廣益集歟

賢相第一 又曰商輅入內閣方果好直言與人議論每相遇大議能持正嘗曰

卓然有古大臣風 又曰高毅進大學士至

止有侍坐 綱通考曰文淵閣在午門內文華殿南諸學士每入以學

顧問外酌政務 又曰楊榮敏時內難初平危疑未戡內承

進精誠錄 明名臣記曰吳沉金華人洪武十五年滙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

賜三品服 又曰永樂元年榮等七人侍帝曰天下事朕與

分理並賜三品服 榮等相商非先六卿

預機務自此始 又曰解縉吉水人洪武進士靖

期奬擢於名儒 並直

信用與六卿等 充總

專掌制敕 又曰黃淮

以文墨論議侍帝 又曰胡廣文淵閣大學士諸不知兵以

封入五疏 又曰海內治平者士奇對曰流

賜錦綺 又曰士奇家士奇陳擢伏地言陛

蔫子 又曰儒臣寵優特增新于近職彈急

時稱三楊 又曰楊溥入內閣溥同

楽心浮氣 時稱三楊士奇西楊榮東楊溥南楊

內閣非人所得 又曰高毅進大學士至

賢相第一 劉吉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

卓然有古大臣風 又曰商輅每相遇大議論

止有侍坐 綱通考曰文淵閣在午門內文華殿南諸學士每入以學

顧問外酌政務 又曰楊榮敏時內難初平危疑未戡內承

進精誠錄 明名臣記曰吳沉金華人洪武十五年滙精誠

賜三品服 又曰永樂元年榮等七人侍帝曰天下事朕與

分理並賜三品服 榮等相商非先六卿

預機務自此始 又曰解縉吉水人洪武進士靖

期奬擢於名儒 並直

信用與六卿等 充總

專掌制敕 又曰黃淮

以文墨論議侍帝 又曰胡廣文淵閣大學士諸不知兵以

封入五疏 又曰海內治平者士奇對曰流

賜錦綺 又曰士奇家士奇陳擢伏地言陛

蔫子 又曰儒臣寵優特增新于近職彈急

時稱三楊 又曰楊溥入內閣溥同

楽心浮氣 時稱三楊士奇西楊榮東楊溥南楊

內閣非人所得 又曰高毅進大學士至

賢相第一 劉吉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

卓然有古大臣風 又曰商輅每相遇大議論

止有侍坐 綱通考曰文淵閣在午門內文華殿南諸學士每入以學

東西兩省設公座如部堂之制公座李賢自吏部入訣品秩影時不可即殿閣皆至尊臨幸之處設官之意止有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退語寮曰已三人同心治十一年訓資三人同心時人語公謝公曰李公謀劉公斷公光佐曰李公嘉靖六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清生而隱宮貌清癯善調攝為慶壽丹墀中機宜一日數召入內閣加太子太保金紫建議諸厥務光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日數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正德時閹瑾擅政歸卿寺人顧思之內閣事幸宗稱忠勤類清謹務翕休休不專人嘉靖六年兼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不周曲謹以故被劾寺人學博才雄善調攝為慶壽丹墀中機宜一日數召入內閣加太子太保金紫建議諸厥務光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日數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正德時閹瑾擅政歸卿寺人顧思之內閣事幸宗稱忠勤類清謹務翕休休不專人嘉靖六年兼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不周曲謹以故被劾寺人學博才雄善調攝為慶壽丹墀中機宜一日數召入內閣加太子太保金紫建議諸厥

又曰張孚敬永嘉人正德十年入內閣加大學士武英殿不周曲謹以故被劾寺人學博才雄善調攝為慶壽丹墀中機宜一日數召入內閣加太子太保金紫建議諸厥

才傑入內閣賜銀圖書二忠良一編寵遇優渥閣臣無與比者

廟見孚敬喜賜詩傑

輯孚敬貌奇才傑

詔私謁重制詔十三年加少師冷有同為作寶綸樓

殿閣總載五

增詩宋陳后山觀文忠公六一圖書詩曰先朝羣玉殿冠珮環羣公宸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牀誰復登帝書元自工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瑽瑢　司馬公賀葉仁除直祕閣詩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道國士比為仙玉檻句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賜日月宸翰照星躔職秩曾无貴光華在得賢公卿殊未曉尚少買臣年　明宣宗臨文淵閣詩曰祕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大經大法古所訓講

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敎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駿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虞

胡儼直閣詩曰清曉朝回祕閣中坐看宮樹落花濃綠窓朱户圖書滿人在蓬萊第一峰

賦明顧清文淵閣賦曰昔我文皇之統萬方也稽往古遵舊章攬衆維提要綱調六典之分雖倣於周禮而百揆之總實自於虞唐或合而分或約而詳蓋不可無樞機之總疇咨之良乃眷斯顧禁垣之隅乃崇傑閣翼彼宸居錫文淵之嘉號擢璽坡之碩儒職論思於九重襲之鉴稷卨之倫大冠長劒鳴玉垂紳坐於兩楹敷帝猷而衍皇猷萬機倚以裁決庶績賴以經綸則有大官供帳天府奇珍湛恩渥禮眷我儒紳至於睿思時凝事資元化於中樞雖官曹之未彰實名體之隱如乃有皐資訪逮中貴傳宣東朝賜對日度晷而徐還步金扉而緩退其或金根戾止玉輦幸臨略等級於堂陛咨失得於今每先遇而陳善亦隨時而獻箴或都而俞或吁而咈言皆可書動鮮有愆鳴呼漢開金馬賢俊雲蒸唐啓學館士誇登瀛徒取技於雕蟲尚無關於大經然猶耀簡策熙鴻名而況地兼乎木天之重名並乎鳳池之

榮

增記元虞集奎章閣記曰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閒燕之居將以緝熙典學乃置學士俾誦祖宗之成憲名以出信不可無所考也在詩有之君子有徵猷訓毋忘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夫陳內聖外王之道與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為閣也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祀享時巡之事無一日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維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

增銘元虞集奎章閣銘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翼其欽聖性日熙乃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增詔宋慶曆七年置天章閣學士詔曰欽惟聖文百篇森布於寶函三聖肇興於華閣肆予纂紹之始務闡師儒之隆遂延勸講之臣欽佇論思之益掩玉府藏書之盛延金門待詔之才宜令廣侍從之員抑亦副適追之念　治平四年以呂公著蕭貫文閣學士詔曰昔我祖宗咸有制作煥於簡編河漢昭回奎躔相映乃規層宇遂在西清憲上帝藏書之府彰累朝稽古之盛並揭嘉名以登峻望俾服凝嚴之職因為咨訪之地大觀二年初建徽猷閣詔曰祖宗述作皆有寶藏之所參列廣內揭為嘉名世擇儒臣以資訪納今將祇奉成憲名以出信不可無所考也在詩有之君子有徵猷是唯詢德之美而觀道之成其哲宗御集建閣以徵猷為名

增序明鄭曉直文淵閣諸臣表序曰明興設中書省韓親二國公以太師太傅蕭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寔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蕪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名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獻陵仁宗復設公孤西楊士奇加少保內閣之登公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榮以檜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

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丘濬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議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其前此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黃淮中書舍人也文靖金幼孜戶科給事中也文清薛瑄監察御史也文達劉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靳貴永嘉張孚敬安仁桂萼南海方獻夫貴溪夏言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于防姦而廣于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皆效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戚外寧四十餘年號稱治平昭后親政一時五相馬鄺曹劉陳才器尋常權歸閣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祿祿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宦豎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禮輕微至有彙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李賢既斥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謀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曠成化間文憲彭時文毅商輅並被恩典者乃得之監生用進士有勳勞大臣暨

中書舍人一

毅高啓閣力諫時值佞幸請劾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內欣然宜興徐溥洛陽劉吉端清寬緯長沙李東陽餘姚謝遷文雅諒直泰陵孝宗晝接再三虛懷齋色勵精求治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益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以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焦芳劉宇本衣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濁亂天下新都楊廷和守正應變綽有餘才雖六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增續文獻通考

曰明初丙辰始定中書舍人凡二十員正七品先是屬中書省後革七年改直省舍人從八品九年始定為中書舍人正七品隸承敕監監省革改從七品凡恩澤寄祿及文華殿門東房內閣詰敕制敕房分直者無定員建文中改侍書入文翰館靖難後復故

按明官存古制也所與天子論命親王郡王并妃冊封敕合受金銀冊則書之白鄂王人下至公侯伯初授封爵合給鐵券凡勳戚合命則書之凡公侯詰命則掌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東西班對立殿上殿東西班凡會試一員大官西華殿與翰林官坊尚寶司一員文華殿與翰林官坊諸司一員入閣收掌武卷日給酌量給與翰林官上殿侍從之陪諸節令朝賀定擬二員內外文武官應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誥命則掌之其地勢至尚也其遊用自進士外舉人與可無相並者其修書成被恩典者乃得之監生用進士有勳勞大臣暨

宮像講官有子孫宜承襲欽奉
奉特旨者乃得之用非輕予
奏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附陞列九卿按中書舍人經正
封書誥敕職符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寫請內府左券寶
錄歸吉今通集事凡誥敕勘合籍以總核當為證凡誥
敕之號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
曰千字文文字以千號為滿滿則續

中書舍人二

增明宋璲傳曰璲太史公濂之次子洪武九年名為中
書舍人璲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為威
鳳翀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之文舍人之書皆有明
第一　王紱傳曰紱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十
年拜中書舍人襟度瀟爽工於繪事遊覽之頃遇長廊
素壁索酒引滿淋漓揮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拂袖而
起與夏太常仲昭俱以寫竹著名　宣嗣宗傳曰嗣宗
為中書舍人宣宗幸內閣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競取
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盧儒傳曰儒博學能文
自負甚高天順初以薦授中書舍人嘗在翰林奉命撰
雪賦甚急儒援筆立就一時驚歎　李應禎傳曰應禎
成化中為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應禎
且上疏曰臣聞為天下國家有尤經不聞有佛經也忤
旨廷撲之因罷殿直　吾學編曰楊一清雲南人成化
進士為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益有名從學者

日衆　何景明傳曰景明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弘治進
士授中書舍人正德初劉瑾用事謝病瑾誅復除中書
直內閣制敕房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景明謝
曰好畫毋污我題也尚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之風

中書舍人三

增詩明聶舍人同王中書退朝口號詩曰清切絲綸閣
遲遲錦繡城冠裳清旦入珂珮玉堦行芍藥春風軟薔
薇曉露盈退朝揮翰處同聽上林鶯　王直贈中書鍾
子勤詩曰再命歸驚按重遊集鳳池黃綈存故墨紫誥
布新詞閣涼風入揮毫瑞液滋蒼蒼鶏樹老還對萬
年枝

集賢殿學士一

原杜氏通典曰集賢殿學士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祕
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北齊有文
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
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上東西
廂貯書自漢延禧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
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
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
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

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以上為學士每以宰相為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為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白爵常以近密官為副兼判院事直學士六品以下為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無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 增文獻通考曰集賢殿書院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課於外 宋志宋為集賢院大學士

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知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掐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續文獻通考曰遵無金設知集賢院同知集賢院同議官諮議官元集賢院掌提調學校徵求隱逸名集賢良凡國子監元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酒之事悉隸焉至元二十年併入翰林同一官署

二十三年分置兩院皇慶後定置集賢院大學士五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經歷一員所屬三典文署令一員修撰兼之署丞一員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員以翰林應奉兼之明太祖吳元年五月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以後官品詳載翰林院

集賢殿學士二

增孔帖曰唐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 事文類聚曰王迥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衣名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東帛酒饌及牀褥衣被等令迴質坐牀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噪皆曰藉古之

力洵不誣也 孔帖曰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元宗因奏封禪儀注敕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製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為集賢殿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重令諸官分韻賦詩 孔帖曰張說進中書令詔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經歷一員後以年老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

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又曰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饌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佈所司祇供優俳將爲糜費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曉之曰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躭聲色豈如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諷刊刻圖書詳延學者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上聞其言堅之恩養漸減　又曰李泌爲相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因泌爲辭而止　孔帖曰

蔣乂父將明擢集賢殿學士值兵興圖籍淸外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奇之各以部分得善書四萬卷　又曰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類剝題文漫缺無能知者遽名乂至答曰此貞觀中功臣圖贊帝前只誦以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過是　事文類聚曰南唐徐鍇爲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銳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其居曰此寄宿之所耳　元史列傳曰程鉅夫爲集賢直學士奉詔求賢於江南鉅夫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拜集賢學士時桑哥

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疏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桑哥怒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　又曰尚野皇慶初爲翰林侍講學士後改集賢學士移疾歸四方來學者益衆嘗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又曰李木魯沖從幸上都奉敕撰碑文稱首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還集賢直學士　又曰李泂爲承制學士既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帝嘉納之會詔修經世大典洞方卧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豈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進奏謁告以歸　又曰宋本元統中轉集賢直學士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滿百人額爲讀卷官增一甲爲三人　又曰汪澤民至正二年名修遼金宋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即移出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致仕歸

十八學士分紀張說前後三入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丞化天子以道相高說為大學士乃有文自說始也

始以經術之道開集賢院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政當時緝文之士始為風上之幹文自說始也

後高不以官閥為先後於是引鴻同說曰吾聞儒以道相無足為者乃名九齡為之制命之榮

又曰賀知章陸象先王翰之徒皆以文章耐久行燕公一以宇宙為心

足為光寵然學士宰相源乾曜侍郎兼集賢院學士陸先王歌之為美說曰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之選然其冠之為間也

要為貞吏學士本無事文行類聚等日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修文館學士集賢院學士張說為大學士說為大學士乃有之至不敢以為榮

帝自賜之為

隔日講易

太子泰端講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還一明易而有名行易時又行

無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等講周易其後皇太子亦時時講易

內殿賜酒餘學士等飲謙屢承恩寵前後賜以甘腴李及四方集賢學士

有宰臣及侍講學士等飲謙屢承恩寵前後賜以甘腴李及四方集賢學士

珍異及

賜渤海詔

賢院學士張說為大學士說為大學士乃有之至不敢以為榮

子代為文章耐久

武平一以宇宙為心燕修文館學士集賢院學士父子代為文章耐久

行燕大集賢學士父子代為文章耐久

徐堅之子父子相繼為學士當代所推時人稱為三絕

徐堅之子父子相繼為學士當代所推時人稱為三絕

賢殿學士四

集賢有人月蝕東壁書應

集賢有人月蝕東壁書應

人物文章皆以宰相兼領之

人物文章皆以宰相兼領之

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書應有憂者吾以宰相兼領之

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書應有憂者吾以宰相兼領之

又可免乎

又可免乎

集賢有人

集賢有人

事文類聚云貞元中集賢學士梁肅會詔訪於蕭乂乂引根源甚詳愚不能對

事文類聚云貞元中集賢學士梁肅會詔訪於蕭乂乂引根源甚詳愚不能對

諸學士悉不知所出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諸學士悉不知所出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高郢謝啟求之由相府訪求

高郢謝啟求之由相府訪求

鄭珣瑜數曰集賢有人

鄭珣瑜數曰集賢有人

月蝕東壁書應

月蝕東壁書應

孔帖詩寫集

孔帖詩寫集

門第

門第

三絕

三絕

文章耐久

文章耐久

程行謀和前題詩曰聖主崇文化鏘鏘得盛才相因歸夢立殿以集賢開　蘇頲和前題詩曰書為師下濟天光近中來招賢固在茲鏘鏘石渠內序拜亦同時燕賜歡譚道文成費說詩用儒今作相敦學舊為師下濟天光近中來帝渥滋國朝良史載能事日論思　徐堅和前題詩曰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庸非參嘉選首濫承明廬

張燕公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常袞集賢院即事詩曰穆穆上清居沉沉中秘書金鋪深內殿石甃淨寒渠苑樹臺斜倚宮烟閣半虛縹囊披錦繡翠軸捲瓊琚墨潤冰紋篆香銷蠶字

魚舊德雙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薛西漢盛嚴徐
侍講親華扆微吟步綺疏緑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杜甫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曰天老書題目春官驗
討論倚風遺鴈路隨水到龍門　司空曙奉和常舍人
集賢院詩曰鵷鷺鳳凰宮蘭臺玉署通官附三台貴儒
開百代宗司言陳禹命侍講發堯聰香襟青編内鉉分
緑字中綴簪從太史鏘佩揖羣公預謝微文並鍾裴直
事向

賛唐明皇帝賜張燕公等賛曰德重和鼎功踰濟川
詞林秀逸翰苑光鮮張說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
雄辯抑揚揚雄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
賀知章白簡端晨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趙冬曦才
識清遠言談幽祕四科文學六書仁義庾元威洪鐘佇叩
明鏡不疲理窮繫象動中威儀侯行果職參山甫業纂元
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李白名乃會眞迹惟契道樞衣講
席臨筵振藻敬會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
道德趙元默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陸去
文章兩贍才術兼美思在尊經學通舊史余欽蓬山之
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横孫翰良

史官一　提舉國史　監修國史

杜氏通典曰史官肇自黄帝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
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諸侯之國
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
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無徵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
馬談爲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
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
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太史置太史局當王莽時改置柱
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自後漢以後至于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稍
中書其餘悉多隸祕書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
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
比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
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
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
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職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内藥院

文獻通考曰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
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
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
徽北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

爲史院天聖修眞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爲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史爲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史畢即停 續會要 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修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餘侍從官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撰餘官爲檢討 故事 元祐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續會要 三 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爲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爲實錄院 紹興 故事 實錄國史皆寫史館後罷史館修國史院置實錄院編修國史院著作局惟修纂日曆中興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自 唐長壽中姚璹請仿 時政記始五代以來中書 下所言宰相樞密 院皆置時政記樞密 院是中書 門下 參政 編修太平興國八年 參政 編錄惟記事端供 宰相領其事端供 後相 之韓家奴既出復書如是 金初國史院嘗以諫官兼職明昌元年詔諫官不得兼恐於奏章私溢己美故也其官曰監修國史曰修國史皆一員曰同修國史二員 女直漢人各一員 曰編修官八員 女直漢人各四員 檢閱官十員 女直漢人各五員 朝正史又有提舉修敕令天聖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舉詳定官以侍從之通法令者充史館又有校勘檢閱校正編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該洽者爲之玉牒所提舉監修亦以宰相爲之 見宗正司 朝野雜記曰自真廟以來史館無專官掌修撰敕書典領其後曾子固所草具不當神宗意書不克成考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久未畢遂名李仁父共編盧陵歐公爲之領奉京朝官不兼他職者數年而史始畢蓋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五十有餘人時景盧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五十有餘人時景盧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五十有餘人時景盧

貞元以翰林蕪國史其官秩詳具學士院順帝時常以右丞相統之胡粹仲曰胡服領國史院元仆宗常言人言欲史臺重任國史院但元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至戰言乎雖然待萬世之公論別其所之言必非公論矣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御製奎章閣記上嘗至閣中命取國史閱之左右舉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者編修官呂思誠獨跪奏曰國史記當代人君善惡自古無天子取視之理乃止胡粹中曰古人有言守道不如守官守官不如守文守道謂純守官謂秉文守謂康而止不亦可乎前元貞明史官即翰院諸臣之職後前代修史左史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南史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在陛君臣言動而書之謂初設起居注舉設翰林編檢等官皆充史官立珠璣近姚在殿下成化以來君不復與臣下接見修史取

諸司奏牘分為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爲品人以午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制之內閣大臣總裁監之三品以上乃得之傳乎紀事體遷權閣有稟賬亦未必盡公提舉國史合辟事類天曆五年王曾提舉監修真宗實錄兩朝史　隆興元年詔右僕射湯思退提領修三朝國史父名舉辭免故改爲提領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虞并甫始時以閥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　紹興中秦會之監修蕪提舉二十六年並命沈守約万俟元忠二相始分領焉監修國史合辟事類曰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及其他官蕪領房元齡為監修給事中許敬宗為蕪領宋白領虞世南為監修高士廉為蕪領李延壽為監修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蕪領故事敕非舊典也開寶中評居正以參知政事監修自後參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國史者不常置　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錄宰臣呂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錄遂詔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修國史之職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　自元豐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後六年命呂頤浩蕪提舉監修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蕪監修監修之名廢於元豐而復於紹興二十六年沈該万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為二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温叔為右丞相陞蕪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為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答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　事文類聚曰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無權字

冊府元龜曰吳韋曜領任國史孫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爲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漸見責怒初曜爲黃門侍郎廢帝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

又曰吳華覈遷東觀令領右相國上書辭讓後主答曰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前賢勿復紛紛

又曰齊丘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勅助徐爰撰國史

又曰檀超爲散騎常侍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記室江淹

掌史職

又曰王智深世祖敕撰宋紀名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酬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復名見於濬明殿令拜表奏上

又曰梁任孝恭以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

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

又曰周興嗣天監中爲員外曰沈峻爲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史乃啓峻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

又曰唐房元齡爲左僕射貞觀十年與侍中魏徵等撰成周隋陳梁齊等五代史詔閱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觀

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之戒秦始皇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絶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爲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於是進級班賜各有差

又曰貞觀二十年詔修晉書以房元齡及褚遂良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等並當時屬文之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繁雜舉其精要

又曰韋述開元時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續漢闕勒成

國史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又曰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李元紘奏曰國史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又曰元行冲爲太常少卿修國史至德三年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興勃

然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張薦字孝
舉少精史傳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掌
史任以母老疾不拜命母喪閉門充史館修撰薦聰明
強記無不貫通自始命至當燕史館修撰在史館二十
餘年　又曰令狐峘燕修國史大曆三年修元宗實錄
一百卷成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七失人以漏
略譏之　又曰路隨爲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爲中書
舍人長慶二年敕隨處厚常在史館才行可稱憲宗實
錄未修灼資論撰宜燕充史館修撰仍分日入史館修
實錄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　又曰開成二年王彥

威表曰臣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頗恪其繁文舉
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謹詣右銀臺門
奉進文宗嘉之賜以錦綵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
寫　元史曰至正四年阿魯圖代脫脫爲右丞相時詔
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爲總裁五年三史成帝御宣文
閣阿魯圖奏曰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
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
繫甚重非儒士迂作文字也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爲
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

元史明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敕修本紀三

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　明危素
傳曰素元末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入燕趨所居報恩寺
入井寺僧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
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葬而出之累朝實錄得無恙洪
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吾學編
曰錢習禮與修兩朝實錄四年十二月朝霜寒帝顧光
祿文官早朝寒盡賜羊酒又額習禮曰皇祖考臨朝每
旦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之　又曰劉實安福人宣
德進士景泰中名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見他人
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聞者相戒勿以藁示實　又曰丘

濬字仲深景泰進士成化元年修英宗實錄或曰于少
保死以不軌盡正其罪濬曰已已之變可無謙哉謙功
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

史官三

五難　三恨

山堂肆考曰頻而不整俗不識而不書不實籍謂之
不中文不勝質　又曰唐許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當
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
得修國史　五志　三長　又曰漢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
古今善功勳表賢能干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
也忠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也才伎藝殊異則書之
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有學無才猶愚賈懷金
能確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權弗能成室　又曰唐鄭惟忠問劉
子玄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再典 六典云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美 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

書法不隱 會要晉史以來文獻之實足 董狐

千載勸懼 墨子吾見百國春秋而榮辱千載善人 繫志寡辭約事詳志寡 中子文

玉版金匱 學海詞林 見錯策與天地相終始 蕭萬修國史 金匱史所以弘闡大猷觀天下人文所以化成天下 周公之典 漢志神仙傳 韋述

帝墳班傳二班據文裁成帝璽策曰剝秋王魯託古今二帝 貫穿經傳 裁成

百國春秋 董狐

記事 晉人勒為淫人懼為 一字失得要云得失自遷固始記繁而本傳後漢獻帝以班書文

武德國史 建中實錄 德本傳韋述撰武德以來國史 名試秘閣 皆合試問入三等得直史館之以為 司馬繼為

日月何以 下自非鈎深學海豪括詞林大猷觀天下人文所以化成天下 周公之典 漢志神仙傳 韋述

約事詳 舊敘鴻業 傳尤既清撰建中實錄 設官部

合辭事類 日鈔載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名試館之以為直史館 試問入三等得直史館之以為 尚

直史館

高 之流 精 裁壽之 傳 韋述

張華再典 山堂肆考曰晉史張華再典太史公 下詳司馬遷筆之 文詞部

備為 名著作郎令撰晉史陳壽其父撰其父 右拾遺處約為著作郎 皆直史館之以為 尚

拙議高強 山堂肆考曰晉王沈等奉詔撰魏書及功臣名 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陳壽其父撰其父 又之也 又曰五代周費綽充史館修撰長於 又曰宋王欽若等奉詔撰冊府元龜 文

良遷董 自為政駿 上詳載成帝紀注 又曰宋王欽若等奉詔撰冊府元龜 文

至忠等 皆領監修子元泰記 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 相韋巨源任 幾

日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若今多人自為政駿每記事載言則向宇了筆相視 簡精功於衆今史司取士雖 文

幼從 山堂肆考曰唐劉向宇子 三世踵修 並命 歆父子

外祖吳競學有又著 歆也

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兼史館修撰三世踵修國朝良筆 文獻足徵

歷覽舊事 又薛氏日曆云 文獻之實足 董狐

筆成云 伸次子倍先後

任長子 伸次子倍先後

彥威戶部郎中 揚公並以本官充史館修撰

唐太和四年以滁州大夫王彥威戶部員外郎蘇滁右補闕裴休為 記

陸部員外郎蘇滁右補闕裴休為 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兩員非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繁志寡辭約事詳志寡 中子文

今請為史官之選以求名才韋安石奏以史官記事不實秦曰 貫穿經傳 裁成

何以 史官之撰重於他職 直載事功 兼制生

不知史官之撰重於他職 直載事功 兼制生

人 惜書緘筒 抱史藏山 又曰宋祁直史館著唐書甚自 死臣得兼筆史館以記注為職撰述為 又曰唐元和中李翱轉修撰以史官 惡正言直筆史

宮之任也今善惡皆取行狀謹 善惡多虛美難以為據 又

今請為史官之選以求名才韋安石奏以史官記事不實秦曰 貫穿經傳 裁成

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兩員非 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繁志寡辭約事詳志寡 中子文

晉人勒為淫人懼為 一字失得要云得失自遷固始記繁而 記事

陸部員外郎蘇滁右補闕裴休為 本傳後漢獻帝以班書文 直載事功 兼制生

曰唐太和四年以滁州大夫王彥威戶部員外郎蘇滁右補闕裴休為 歷覽舊事 又薛氏日曆云 文獻之實足 董狐

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兼史館修撰三世踵修國朝良筆 文獻足徵

宋育宇春卿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　撰建中錄獻端拱後又曰唐虞既濟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名稱左拾遺容侍建中實錄又曰王禹偁守元太宗端拱初聞其名召至京師自定右拾遺直史館以試之遷以試拱滿　明示去取參較得失史為作佳傳增其善於是乎在修國史得楊修之體也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中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中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　號為穢史　增其善於是乎在修國史得楊修之體也　樞餘力　東觀全材　並合注　賅如春日　凜若秋霜　並思注　鈎深學海　囊括詞林　王道之端　人事之紀　稽合異同　謨　志仲尼之日月　俾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典　褒貶微權重於宰相　鋪張偉績咨以鴻儒　劉知幾之作史謂有三長　范蔚宗之精思空無一字　文詞雅正帝墳式賴於裁成　書法森嚴國典惟公於潤色　並新書　史官四

增　執簡左傳齊崔杼弑其君崔子弟之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史通合辭事類曰封還後世為史官通於古今司馬遷傳　網羅舊聞天下放失舊聞　精研　就業班固傳曰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　古史官記　事之書　形管記事　山堂肆考曰崔豹古今注牛亨注　官載事用赤管亦以青心記事也　言語模寫　又曰范曄刪後漢書自列傳初無事迹以言語模寫形容體貌此最妙處　一代之典　温嶠表云國史之興將明得失　一代之典　直筆東觀　魏書鍾毓拜直筆東觀　不虛美　舍辭事類　青史　漢藝文志注青史　不虛美　唐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劉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何也　不虛美　不隱惡　紬微烈　唐大紹令蕭嵩修國史紬史策名考實　敘事簡要　唐吳兢直史館居職紬史凡三十年敘事簡要又吳兢敘事簡核號良史　不徇私情　山堂肆考曰唐吳兢與劉知幾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誣張說證魏元忠事證言證已詩之證宋璟等皆徇情改數字為褒以情祈之董狐　一家之言　本傳曰唐長安三年今吳兢等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　宜置座右　又曰劉知幾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皆宜置此座右　父子史官　唐劉知幾父子三人更踐史官同上　東觀陽秋　諸職監修國史制掌東觀之分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序　禪禦師旅之事誄貴與　廢之政皆本於起居　程朝大典　考曰唐精擇史臣詔撰國史貫　業量誄通　山堂肆考曰業量誄通謂事狀通錄程朝大典　冀為帝典　合辭事類曰晉天福四年史館奏職居刊正有文不過此任　冀為帝典　制事係編修爰聚舊章冀為帝典　薦充史館東觀以都事嗟曰吳俶字正薦充史館

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書　秦爲簡閱

羣書檢閱　自選官屬　山堂肆考曰初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辟劉恕劉攽范祖禹四人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札以內官爲承受光如洛陽名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許以書局自隨十九年而成

史筆天下之大信　通鑑　又曰司馬康字公休光修資治通鑑奏乞以光所著作屬之　分立光天　元史禮樂志云國史院進光朝實錄是日大赦諸司官員公服立於光天門外侍儀使引進訖升殿宣讀訖降復位

記錄無隱　又曰今世宗大定十二年十一月上扈從臣與宰相議事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欲其無隱也人君有過史官能盡書之則人主自知可不慎哉　悉令補正　元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十月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日曆詔上京留守及諸路猛安謀克各百世從之仍命自序先耶律孟簡詰上曰本朝之制詔敕仍令自序其後乃編耶律昌圖置局編修禹錫等編次日曆封送史院上令悉令補正

編次日曆　章宗太和六年二月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庭秀言乞令文臣編次日曆詔從之

史官五

詩　唐王建上韓愈侍郎詩曰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令詔骨羞　劉禹錫送陳郎中直史館詩曰遠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樓到石渠　宋劉筠纂修遣懷詩曰良弼論思暇英才視草餘西清承密旨東觀類羣書左氏先經日征南發例初編年終顯德歷帝自几蓬一覽無前古三長豈後子宏綱提要妙至論絕蓬篠訛謬訂三豕公平喜衆狙菁英咸采掇疣贅悉消除組織千章合研窮萬象書蘇子瞻送史館劉道原詩曰十年閒坐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　曾子固寄孫之翰詩曰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埶若自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事進用稽調敎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觀永護日月金華居

元范柠元光天門進三朝實錄詩曰儀鸞簇仗滿雲
端玉鈴初開衆樂攢三后龍光周典冊羣臣鵠立漢衣
冠　馬祖常國史院龍峰石詩曰視草堂深白晝遲瀛
洲仙子到來時閣鈴不警文書靜相對龍峰日賦詩
又題史館詩曰畫省眞仙居華屋映丹樹青石倚闌干
松髮沐雲霧綺疏刻連錢承塵繪翔鶩中有河漢文夜
深寶光聚玉函黃金鎗太史自侍御河上一豎儒伊吾
誦章句偶趨彤庭詔詞林遇天路雖樂文雅懿終慙紬
繹誤　明宣宗幸史館詩曰天命余躬撫萬方丹心切
切慕虞唐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燭有光　又過

史館詩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
統乾坤六合爲家　高啓奉天殿進元史詩曰詔預編
摩扆主知布衣亦得拜龍墀書成一代存殷鑒朝列千
官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春殿捲簾遲時清機
務應多暇閣下從容幸一披　吳寬初入史館詩曰東
閣門前十館開史家自昔總難才病容野客隨行入遠
喜諸公取次來氣合每聯朝食坐事多長後午朝回揚
雄識字今誰及疑義須煩一一裁

詔　唐高祖敕中書令蕭瑀等修史詔曰司典序言史
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夏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

咸校讎孔精諸臣咸勤用觀厥成迺審厥藏倣古石室
司空載營石室有翼昔藏名山京師留副制崇闕臺殿
先四庫其在於今乃知其陋百千萬年與國永壽
增表宋洪邁謝侍講兼修國史表曰勸漢殿光祿之講
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辭之甚厚
知荷任之益嵩敢不勞搜遠絡廣記備言竊窺聖學之
光明謹次舊文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憚佔畢之
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遺逢之幸
增疏後周柳虬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
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執
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
密爲記注徙閣後世雜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故
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誚著漢魏者非一氏
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開誹
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請皆當朝顯言其狀
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敢以愚管輕

恐謬俗之說褻致信實以浮沈將緝亡書以修隆典臣
久居職分深恥闕遺今錄淺聞別陳短序芸閣蓬山誠
莫裨於良直踈泠掬土願少助於高深
增狀宋周必大辭免監修國史奏狀曰建官以六大爲
先實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費當門自愧荀袁鴻
雁之行寧備遷固馬牛之走如臣含毫無取濫吹有年
紹興正於書林嘗參編次乾道躋於禁路復貳纂修逮
茲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伏望擴大明而委照矜小
仪之難知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
素反滯汗青　洪邁辭免同修國史奏狀曰史職至清

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願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鄙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懼稽牘免立見器盈　洪容夔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曰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辯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諤諤矧令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贊筆削

增 議唐路隨與韋處厚同撰憲宗實錄向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誧卒不載其事跡議曰凡功烈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爲誡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爲漢相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爲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穉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名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云云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何勝數乎　宋魏了翁論實錄闕文略曰臣襄堵濫員東觀嘗讀金匱玉版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往往州縣細故動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脫略夫卷帙猥煩若此而記載脫略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亟與搜羅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將來臣愚欲望睿旨令史官將兩朝實錄重加點檢儻有缺失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史文不經去處悉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列祖之意　理宗淳祐二年高斯得進修史故事略曰臣嘗伏讀國史竊見祖宗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並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爲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補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燾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傳垂成而燾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名洪邁卒成之然則志士之欲

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成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具哉而責成有漸如此以憲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自詭並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先後相距其遠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巨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以百餘年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於數月之內抑何其輕易乎大神哲徽欽諸臣列傳至嘉之時已經四修三修兩修一修可謂易於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進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數猶

未能定雜採踈漏絕無倫次院史所供初草大抵徒具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考校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修三修兩修一修者乃欲取辦於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苟且減裂務應期限希恩賞而不足傳信決矣雖然列傳粗有張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纂次今始創爲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編類綴緝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閥閱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爲之者豈數月之所能辦乎欲望聖慈宣諭提舉官及此編摩未定之初檢照孝宗皇帝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專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候纂

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人使諸史官不分成篇可準不至苟且減裂貽笑後世

經筵總載一

增 潛確類書曰經筵歷代無專官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肅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唐太宗命孔穎達講五經正義元宗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院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侍講學士侍講直學士褚無量馬懷素爲侍講每入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親自迎送以申師資之禮宋太祖名趙宇後殿講周易又詔王昭素便殿講易乾卦太宗幸國子監孫奭講尚書眞宗名崔順正講尚書於景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仁宗御崇政殿名翰林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景祐元年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以二人入侍講英宗時御邇英閣名講經史神宗時司馬光進講資治通鑑舊講讀官每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仁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御案遂爲故事　續文獻通考曰馬祖常云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名韋處厚路隨爲侍讀命講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常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　紀聞曰元制宣文閣于大明殿之西北萬幾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爲經筵官日侍講讀　瑣綴錄云明天順八年始開經筵歲以二八月中旬始四十月下旬止

經筵總載二

增 前漢紀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　漢桓榮傳曰榮光武拜爲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愈見敬厚常令止宿積五年禁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晚出旦入榮嘗病朝夕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　類要曰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歎美時人歎曰天下無雙丁孝公　晉書曰庾亮大興初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甚納焉

東齋紀事曰宋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令講論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賜宴

其後專御邇英也　呂申公家傳曰申公侍講筵時仁宗春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開陳之　職官分紀曰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全經之指要復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爲得其術　職略曰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名名儒講習經與宰臣馮拯等曰今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　呂公著家傳曰英宗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　言行錄曰程伊川在經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心又云哲

宗幼冲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一日講讀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文潞公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間伊川講說相與歎曰真侍講也　劉摯行實曰元祐初摯上疏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爲侍講陛下春秋鼎盛願選忠厚孝弟純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　談訓曰蘇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爲

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向有所向則偏偏則爲患大矣　李廌師友談記曰范祖禹訥於言論然如在上前及當講時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　系年錄曰淳熙七年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雙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寮班對日旰方罷隻日又御講筵依故事讀數百言恐勞聖躬上曰朕樂聞謨訓雖隻日休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漏下十刻七刻

元史列傳曰黃溍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　又曰亦憐真班以御史大夫知經筵事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　通紀曰明陳謨太祖拔金陵侍御史秦元之薦遇輔佐才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講幄贊機務三幸其第命之官輒辭　吾學編曰方孝孺建文初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帝好讀書每有疑義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　陸鉞傳曰鉞天順間孝宗在東宮侍講讀進止閑雅最爲得體及即位進太常卿翰林侍

讀充經筵講官戴沈靜好學解悟過人而矜嚴自持人
少當其意者　通紀曰張元禎弘治中陞翰林學士侍
日講孝宗知元禎名聽講喜之　又曰程敏政成化進
士弘治初在經筵孝宗賜織金緋衣金帶紗帽靴顧曰
先生革苦敏政對曰此職分當爲頓首而退

講經　論藝

宣義　明經

復以備顧問講于御前為人質直敷陳剴切無所回避孝宗甚敬憚之　又曰程敏政成化進士弘治初在經筵孝宗賜織金緋衣金帶紗帽靴顧曰先生革苦敏政對曰此職分當爲頓首而退

師臣　經士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耆儒宿學編入侍講以備顧問　又曰宋真宗天禧中天下講經士馬摠奉詔入侍講幄屢有陳正學無曠職　又曰仁宗時侍講孫奭每侍講讀更番入侍講幄屢有陳正學無曠職　又曰元宗在東宮日師臣論經義每侍講二史皆以宣帝嘉納洪業之後美流詠聲而論者猶病其不務明經術　又曰宣帝嘉納洪業之後美流詠聲而論者猶病其不務明經術

常謙　屢諫正

問避蝮蛇義　晉陸機日見一羊自外來入廳事中天子詔奉車都尉王濟射之羊不驚徐行而去濟自追之羊入牛群不可復識濟乃還坐廳事上以手畫地作蝮蛇狀客驚起濟笑曰卿畏此邪客云畏濟曰卿畏此邪客云畏濟曰卿畏此邪客云畏濟

新書曰慶四年上御通
陽門講考經事畢賜
曾公亮三品章服曰此
曾公亮自集賢校理至
翰林學士侍講十餘年
在經筵二十七年上稱其仁義專質以先
又事文類聚云至和元年賜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
不任之
開延英之席
呂希哲大雪
宋會要曰慶元元年冀
閣被等謀不
侍經席頗乞散骨故賜及之
年論司馬光曰今
游開延英之席
朝班居下
呂希哲大雪
宋會要曰慶元元年冀
閣被等謀不
當坐講說朝廷班制
露門勸講
晉昌朝
拜相制
當世之冠
展通英閣
伊川文哲
曰哲之
講論約而義明可以為
宗時程頤侍講奉詔英
宋處講讀給事頤臨以
下三十三人最後古制侍講其
非陛下特
設也
出知蔡州
四朝國史云
蔡州故事講
官分日坐筵先已得
州帝御論之曰大夫行有
講徽一為孔是問列罷
曰宋景祐元年置四年
為崇政殿說書蓋祖甲
書天章閣侍講
為天章閣侍講
說書不兼侍讀元祐
間范純仁為侍講尚
侍讀范純仁司馬光
未有也
燕秘書省
秘書省二十二年錄云紹興
書自是以講說為
侍講
西清帷幄
東坡謝表云西清之
幄久生疏
侍臣之高選
西學侍臣
東坡謝表云西學上
如之教錄
崇政殿說書
紀每
小經筵
范金鶴
金鶴文集稿云明
鶴立于左右
經筵總載五

宋蘇軾侍立瀾英追懷詩曰上尊初破早朝寒茗
椀仍沽講舌乾陛楯諸公空雨立故應慙悔不儒冠
又邇英講論語謝賜書詩曰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
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搖龍舞交翠
堅和東坡入侍詩曰隆儒殿閣對橫經咫尺清都雨露
零見說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
侍講筵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敕
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
攜得香煙兩袖還
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
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經筵紀事詩曰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
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編排御覽劾精誠白
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橫經几子藉羅裳小對開龍簇繡雲擡向御前安穩定
黃金鎮尺兩邊分
兩行寇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
衣步入殿門同磬折講官端拱靠南扉
金鶴飄香瑞
靄濃寶爐龍火擁盤龍未曾斷續傳音不怕嚴寒報
仲冬
隔宿薰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
功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
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帷
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擘聲分

曦曦檐影辨瞳瞳湛露明闌省卿雲燭桂宮蟻浮仙酒綠鶴翥錫袍紅晉畫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紛玉藻履跡印璇宮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邁漢臨雍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餘蠹元閣謝雕蟲瑩德同金礪溫規借玉攻宸瞻休氣近鐘叩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

增奏狀宋朱晦庵初辭免侍講奏狀曰國家設官分職

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選其選也　再辭免奏狀曰臣猥以凡品遭直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況使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襲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畏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

增晉元汪克寬宣文閣賦曰於是晨啓玄扉展乎國容揮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駕屏翳迫夫前馳鳴和之鏗鏘服袞龍之陸離省卿雲燭桂宮蟻浮仙酒綠鶴翥錫袍紅晉畫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紛玉藻履跡印璇宮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邁漢臨雍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餘蠹元閣謝雕蟲瑩德同金礪溫規借玉攻宸瞻休氣近鐘叩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

侍讀一

唐書曰開元中王忠悃表薦賀守節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裕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履中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又曰徐岱字處仁少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宮謹守過人天中記曰順宗為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即位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舊唐書曰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講因著太子及諸王公十訓移宗立遷工部侍郎寵青宮之舊也　王起傳曰起累遷中書舍人俄加侍讀文宗尚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遠時政　孔帖曰高元裕自侍讀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禁其選　宋編年備要曰太宗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

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晛日多留之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實錄曰呂溱以侍講學士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為例 國史曰仁宗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篇論黃帝無為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所事事之謂乎 東都事略曰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范祖禹帝學以資乙覽 誠齋集曰陳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氏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使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侍讀二

耆儒

端士 上謚總載二朝寫史曰越彥若元為初將唐講筵宣仁后論執政云陸佃乃少年宜用先成為侍讀

編經籍

廣規諷 唐百官志集賢殿書院侍講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籍遇有闕者則補寫之 唐書曰韋處厚路隨為侍讀學士處厚以本官兼集賢殿學士分理經義以備顧問仁宗實錄曰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學士每進讀止令侍讀講論經義以備顧問

稗聽明

諫張昇年高免進讀止令侍讀講論經義以備顧問 實錄曰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侍讀公著每進讀必稱堯舜之道以勸人君即位當正始以治天下修德之初安百姓修德之端在賢約諫諍上十事皆施行錄曰蘇頌兼侍讀奏言國子監學有編額以待學者今學少而額存願明詔天下修復舊制以廣學校之額 唐書曰柳冕天寶末為侍讀學士帝使稗

增 舊唐書曰蕭德言博涉經史晚年尤篤志於學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懈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講 王起本傳曰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楮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又曰文宗召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學士柳公權爲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入便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 孔帖曰鄭覃爲侍講每言必以厚風俗點朋比爲天子言之 事文類聚曰李繹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

侍講一

增 舊唐書曰蕭德言博涉經史晚年尤篤志於學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懈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講 王起本傳曰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楮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又曰文宗召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學士柳公權爲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入便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 孔帖曰鄭覃爲侍講每言必以厚風俗點朋比爲天子言之 事文類聚曰李繹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

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山堂肆考曰宋元祐間蘇頌爲侍講請如慶曆故事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實二事頌於逐事之後略言得失大旨以寓規諫

侍講二

增 進陳法言 諱言浮事 本傳穆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隨公六經掇其精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冀助首覽帝嘗問宰臣曰朝時爲侍講講左氏春秋傳何以爲後王監戒何必尋耶 仁宗實錄余靖上疏詳總已載二 仁宗實錄余靖而不頗上

反覆開陳 周悉講論 上疏詳總已載二 仁宗實錄余靖而不頗上

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臣講論有啟發者周悉講論 宋山堂肆考曰司馬康爲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爲書最切要願陛下留意以行狀安國紹興行狀安國 韓正道光明白所宜覽觀也 仁宗實錄余靖 初除講侍講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 援例、師民上書 各專一經比日他人通經言行錄曰趙元冀兼侍講趙師民上書言陳十五事入曰延講論因獻勸講箴至是反覆開進講必反覆開進講趙師民上書 純仁陳說 純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 御命講讀經史長編又李文簡集以經義并及仕良不欲人主讀近儒生之說 又曰范純仁在宇兔夫元豐中除君君之本在君正誠意以仁爲體使邪佞薄之說無自而入豈務反覆開進講經筵考曰宋王曾以資曰舌之辨成及在經筵乃請御崇政殿西廡召侍講直學士院晁迥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及容體不正奠即改聽 孫奭拱立 安石講坐 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 宜觀孟子 專講春秋

請復坐講之儀不行 臺丞特召宮觀兼充 山堂肆考曰宋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通鑑昌朝善于講說特召之以備顧問出入並兼侍講又詔殿院德元上言玉音珥並兼侍講非臺丞始見長而稱侍講又自此始 翰苑新書曰宋制道七年胡銓提舉祐神觀兼侍講是日以車駕進呈成允文奏旦除在京宮觀留待經筵故有是命

設官部十一 翰林院總載 翰林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侍讀

翰林院總載一

增 文獻通考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名文士元萬頃范復永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

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次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

所屬石林葉氏曰唐翰林學士院在銀臺之北對以後門北門學士院在宣政門之後門北向以其間因名北門學士院之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北門不可南向故以後門推學士院有之學士直宿無後門北門而正門行者無所以別之其後遂以名官也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上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五員宋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大白張旭輩乃藝能之一耳開元以前諸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供奉自張旭為學士始詔翻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日取翰林分而為二然此院至今猶曰翰林院名至今皆者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也又曰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故事也又特書名其閒乃藝能之臣特以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故事也又特書名其閒乃藝能之臣特以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故事也

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敕令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敕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論音則給筆劄書所得言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內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權吏部流內銓故事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曉

文翰之事其官曰北面都林牙曰北面林牙承旨曰北面林牙曰左林牙曰右林牙而又有文班未詳所掌其官曰文班太保曰文班林牙曰文班牙署曰文班吏南面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其官曰翰林都林牙曰南面林牙曰翰林學士承旨曰翰林學士曰翰林祭酒曰知制誥翰林畫院有翰林畫待詔翰林醫院有翰林醫官金翰林學士院九（疑學士）十（疑應奉文字通設漢人下員）各七員翰林學士承旨曰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內帶知制誥翰林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翰林直學士翰林待制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內

帶知制誥翰林修撰掌與待制同應奉翰林文字（韋宗太和六年二月自司奏應奉翰林文字迴避平天興與其兄值學士思齊同撰制誥文字合無迴避詔詔不須迴避仍著為令）元制翰林蕪國史院世祖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二十年省並集賢院為翰林國史集賢院二十一年增學士二員二十二年復分立集賢院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學士二員侍講學士二員直學士二員屬官待制五員修撰三員應奉翰林文字五員編修官本為樞密院官元始為翰林之屬十員檢閱本宋樞密院檢詳之職置四員典籍二員經歷初為典簿已改司直又改經歷監蒙古翰林院至正八年始立新字國學於國史院十二年別立翰林院設官品秩並同國史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明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洪武二年定學士承旨直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十八年命吏部定正翰林院官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孔目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史官修撰編修檢討俱屬本院簡用取聰哉學士掌詞翰文章

翰苑出身不得入閣沿宋宏

翰林總載

翰林院總載二

李白傳曰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而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名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翰林志曰學士初入院賜馬一疋謂之長借馬登翰林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初選者令赴銀臺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綠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紀纂淵海曰唐制駕在大內則明福門內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上　玉泉子記曰路延年少

自監察入翰林崔鉉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

續翰林志曰宋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辟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脩鶴惡圖廊廡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　合辟事類曰李昉赴玉堂賜宴詩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特定草麻利物改賜內庫法酒月俸並給見錢特給親事官隨從敕設供帳之盛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　續志曰玉堂後廡建二閣悉畫煙嵐曉景　金坡遺事曰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之續會要曰政和五年御書摘文堂賜學士院　又曰院中有雙鵲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或鳴噪必有大詔及宣召之事　紀纂淵海曰學士院窓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又曰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名　又曰故事堂中設視草堂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又曰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堂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　又曰翰林院在禁中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　宋元詩會小傳曰金邊元鼎十歲能詩天德三年第進士以事停銓世宗即位張浩表薦供奉翰林　又曰王庭筠字子端父遵古正隆五年進士仕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州縣用薦得供奉翰林　元史列傳曰元天曆二年聖思入爲應奉翰林文宗名對奎章閣　黃文獻集曰揭傒斯延祐元年以布衣入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天曆二年文宗聚勳戚大臣子孫於奎章閣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　續文獻通考曰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以文學承顧問出入侍從固得參謀議納諫諍其職清而地禁　殿閣詞林記曰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內學士而下晚朝即宿其中扁之曰詞林　續文獻通考曰永樂入正大統注意文學肇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名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纂修預議機務七人始以翰林史職陞講讀等官洪熙正位東宮又陞春坊等官　殿閣詞林記曰宣德七年賜御製翰林院箴揭於院之後堂朱縣榜字用金塗之　翰林記曰宣宗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名翰林儒臣傳命周覽都畿

山川形勢既畢上曰茲山茲宇元順帝所日遊宴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殿之跡周之監也　實錄曰正統七年詔建翰林院於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四夷館東馬東岸則為詹事府　又曰嘉靖五年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請勅工部於翰林院築亭立石以垂永久從之　筆塵曰七年二月敬一亭成亭樹於公署後堂之南左則劉文安井井之外為蓮池右則柯竹巖亭之前為土山　又曰南昌張直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得旨允行　震澤長語曰翰林院為齋宿委積之所東閣學士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為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

增 麻綸　菱紙

翰林志曰典制之詞得其體要曰元和初代敕書皆出翰林所傳非有其事不能盡其詳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命廣用益重中書所出惟得黃麻其後翰林學士掌內制之事亦得其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唐故有其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朝廷大計謀討之類亦以入命之日宣徽使押赴中書宰相授訖還北院宣讀訖以上中書門下奉行呼而不名唐本傳建中元年尚少以入參謀故事中書舍人不草麻詞其事重者則中書召翰林學士於禁中草詔難家於翰林所傳非有其事不能盡其詳

之劉井　柯亭　翰林記曰劉井明學士劉定之所建在官署後堂之左前後堂之右前所建在官署後堂有二楹凡八楹後堂有二楹又曰柯亭學士舊規十月賜給綺被錦上詩總載二金坡遺事云學士潛所建在官署後堂之左前後堂之右前所建在官署後堂有二楹凡八楹後堂有二楹又曰柯亭學士舊規十月賜給綺被錦長襖宋初賜翠毛錦太宗改賜氈褥錦

玉清邇慕閣　設室畫禁急奏大臣軍相皆不得閒雖戴鶡之士充滿干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宣不貴重乎唐志李肇號翰林六紀謂文學

號六絕試五題　唐書敕首號曰試五題

李適仙　元才子　上詳總載二道賦詩各一道賦詩各一首

萬選錢　一條冰　山堂肆考曰唐張鷟調元撰歌詩以為樂曲者是權所為宮中呼之為元才子翰林盛事曰玉署金坡遺事曰玉署金坡皆翰林學士別稱奏本陸贄制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書批答各一道山堂肆考曰翰林志晉制重臣綸詔多夜降出又曰唐張鷟為一條冰

慕花墩　銀餅餡　珠殼稱露紫花殼設慕花殼記此事也又曰拿滿之珠殼稱露紫花殼設慕花殼記此事也又曰拿滿之餡食之滿池宣賜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金馬之廬　玉堂之署　金坡遺事太祖賜新翰林上在太中時同在翰林上在太中時同在翰林

給青綾被　潮舊賜綠綾被青綾被青綾被青

翰林院總載五

增詩唐白樂天寄錢翰林詩曰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紱間焚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賁帶昂鶩內人妝賜襖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曛酒妓樂借仙倡　李紳憶夜直金鑾殿詩曰月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砌落齊門歷鳳垣高綺樹閑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檄深恩促換題明日

獨歸花路過可憐人世隔雲泥　姚合和高諫議入翰苑詩曰蕪秋思歸第一流時尋仙路向瀛洲鐘聲迢遞銀河在林色蒨蘢玉露秋紫殿講筵都御座青宮宥椷入龍樓從來共結歸山侶今日多應獨自休　朱慶餘上翰林蔣防舍人詩曰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絕外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名宴無時不及身　温庭筠上翰林蕭舍人詩曰人間鸞鶩杳難從獨限金扉直九重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賜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紅燭香殘誥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

鄭獬上翰林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

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燒一寸花　宋蘇軾玉堂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詩曰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攪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劉筠直夜詩曰風來太液聞鳴鶴露卷明河見飲牛萬國表章頻奏瑞手批天語思如流　洪咨夔宣鎖詩曰禁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池月浸蕊薇花　元袁桷擬宮詞進翰林故事詩曰禁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圖封相草麻龍箋香透擁金花儀鸞敕設庭前候賜酪方終更進茶　制草塗鴉未敢山春帖分裁閣分多宮娥爭餽繡綃羅青絲菜餅銀盤送幡勝新題墨旋磨　潘馥香温酒玉脂祝文新撰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朵雲濃押省容　明高啓雪夜宿翰林呈危宋二院長詩曰偶伴王摩詰寒宵宿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余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程敏政玉堂散直圖詩曰金殿當頭玉堂署十二朱廊隱宮樹衣冠濟濟堂中人猶似前時起居注門下斜連金水河石橋五璽橫蛟蠖叩閽不許外人到挾冊時見諸王過奎文上應圖書

府插架連籤照今古同遊恐是十洲仙下界紛紛半塵土邇來新詔開中堂儲才睿訓何洋洋日令三館坐鞅彥應制往往催詩章從容退食龍樓外松下傳餐解帶光祿之酒大官羊終歲天厨有佚賚宮壺卓午漏未央旭日半下城西牆出門跨馬一分手緩步不知歸路長　岳正禁窓引燭詩曰禁城僊直已昏黃忽訝蓬輿到玉堂直欲踉蹌趨凡席共如顛倒著衣裳當窓蓮炬分紅豔滿室蘭煤散煖香已喜恩光耀今古況將經術侍君王　徐應聘瀛洲亭新池得雨詩曰秘閣清宵近蘭泉曲沼開宿煙生暮雨新水長秋苔地向蓬萊近波分太液來憑軒多爽氣疑在白雲隈　曾棨新館內直詩曰華館深沉直禁闈彩旛丹碧煥璽飛上林萬樹連西掖北極諸星拱太微繞硯龍香裁詔罷隔簾語退朝歸應知幾度青綾夜月轉金莖露滿衣　文徵明翰林題名記曰林齋宿詩曰春星爛熳禁微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隔花銀箭永遶燈垂燼玉堂寒坐聆宵柝霜圍屋想見郊禋月滿壇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遍金蠻　又內直有感詩曰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秘書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僊直遥聞刻漏長鈴索蕭閒青瑣靜詞頭爛熳禁泥香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賦　陳敬宗北京賦有曰其左則有石渠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蓬蓽拔裁裁章甫講說六經之言談論摯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笙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

箴　明宣宗翰林院箴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艱用僉密而重策命所書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紘乎外必存大公罔役於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表　宋蘇子瞻謝宣召入院表曰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賦清事秘要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瑾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蕪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導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謝　再宣召入院表曰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

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數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名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　又眞西山謝宣召入院表曰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燈窗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勿競懇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治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閭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日之榮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擿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增　狀略宋洪邁謝宣召入院狀曰王言出綍從霄漢以來宣君命在門聳里閭而改觀光生圭蓽榮動簪纓念

臣文習單儿學尤底滯久汙甘泉之棄從再聞長樂之鐘聲披票觀肯天幸親逢於睟旦閣道通丹地忽聚覩於仙居其詩稽古之榮實榮臨深之懼　陳賀窓賀樓內翰啓予院能庭磨榮鑿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室之思內相今得敬與再覩興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伸眉其官道派婺黃學源周孔筆端精爽噓元氣以翕三光胸次冲融渾太虛而涵萬象爰維舊德首畀新除七實牀中不覺頭顱之榮遷八磚道上豈徒揖舉士之前開要令天下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注於漢制

又洪平齋賀禹尚書除內翰啓曰冠班憲部演誥鑾坡丹筆參平舊識琅瑯之鳴玉朱衣引對新催燭影之搖金綸綍一傳簪紳脅忭某官名高冕董器重皐夔文章爲一代所宗獨全三光五嶽之氣學問自六經而出不數諸子百家之書忽逢天日之明復見岫雲之出趨正奏鳩之位仍趨金馬之廬花媛步磚柳迷歸院妙寫坦明之制還追渾噩之風得禁中頗牧於方來置柱後惠文於不同迺紫霄而直上方枕斗魁指黃閣以平登即成霖雨　又周平園賀洪內翰燕吏書啓曰進儀內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綠絢而承睟問最趨玉筍曳華履而領從官自非燕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兩

命切以翰林通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自昔法天而分職於今彔印以掄材緊國名儒庶時遴選既蕪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

增記序唐韋處厚翰林院廳壁記曰魏晉以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則劉懿之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秉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名入未列祕署元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厥後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

術數工藝禮有所異也遷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墳出車之詔霈洽天壤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之略謀謨惟幄之祕陰陽造化嘉猷密勿詢制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歸元后而德播興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采者孰究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焉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焉近日永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缺折棹撓建中以來簡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士之遊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身匿跡其能脫乎漢時始建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舍香握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洲而足喻乎處厚職參侍讀通籍近署紀述之事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　明周子義重修翰林院記曰長安門之左厥基南峙厥向北拱者其位置也門之內為儀門為堂堂之左右為二廳後堂之左為二室學士諸寮之所登而依也堂之後為敬一亭宋碑峙焉羣屬之所瞻而仰也亭之左為先師堂羣屬之所禮而拜也

翰林學士承旨一

增文獻通考曰翰林承旨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內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計不廷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扆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後入翰林志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著者為之　續文

獻通考曰遷翰林院有學士承旨金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衛內帶知制誥元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明洪武二年定翰林官制承旨正三品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二

增 唐書曰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史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又曰沈傳師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　又曰韋澳為承旨與同僚蕭寘為

宣宗器遇名見詢訪時事每有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劄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　又曰穆宗以杜元穎多識朝章拜為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又曰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俟當草制曰斷腕可斷麻不可草　潛確類書曰唐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花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條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照耶可見乎　孔帖曰杜審權入翰林遷學士承旨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　五代史曰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詩曰視草

北來唐學士擁旌西去漢將軍　宋張方平傳曰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詰無以加也　元史列傳曰王鶚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全主還蔡蔡陷世祖在藩邸遣使聘鶚及即位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不忽木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猶未知林徹里等劾奏桑哥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欲用不忽木為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議也　又曰張孔孫至元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孔孫

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又曰王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誥冊之文皆所裁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薦引寒士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終翰林學士承旨　又曰耶律希亮武宗時以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無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　又曰王思廉至元中為翰林待制進續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仁宗朝以翰林

學士承旨致仕　又曰李孟皇慶中爲翰林學士承旨帝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牖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才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又曰阿隣帖木兒善國書多聞識歷事累朝遷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以舊學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錄故實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又曰趙孟頫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常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皆人所不及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家而後入院時人以爲友冠盛事　又曰姚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時高麗潘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貨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吏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海邦小國惟以貨利爲重我能輕之使知天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　又曰張起巖拜翰林學士承旨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窮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　又曰歐陽元延祐二年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訓誥多出元手金紹上尊之謚冊幾無虛歲　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帝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詹同傳曰同初名書仕明賜名同擢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縱橫從口臭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　張

以寧傳曰以寧元至正中官翰林學士承旨仕明爲侍講學士使安南凡三往卒年七十以寧貫穿經史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傳辯疑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寓舍明年春書成踰月病革作自挽詩而逝

翰林學士承旨三

增　廷老　院長　大計　鄭綱爲內廷老首定　賦大言　試歌器　台要未淳化四年上下詳承旨二　宋王大言賜學士承旨商爲承旨當禁直以大言賦以獻言行錄易簡作擬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歌器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　多識朝章　獨承密命

上詳承旨二員通典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高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領其事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自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爲宰相焉鄭玨爲承旨與李愚同在翰林鄭閣下一旦承旨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果拜相有將入相矣蓋儒學成實

下詳

草立儲制

送光院鑑

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名臣綱草正儲制綱掬上即位拜平章事二署除拜有光署錢五百貫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紫衣一品之上下承旨四品之上下見居一品上繼九相後凡內喪故事

翰林學士承旨四

增詩宋太宗賜蘇易簡詩曰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最上頭

增表宋蘇子瞻翰林承旨謝表曰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綸綍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 閻必大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謝表曰頻年入侍特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竊服章於朽質被舊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東震惕臣伏聞漢以尚書爲喉舌唐以翰苑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鑾之邃顧牧遐自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爲宰相焉鄭玨爲承旨與李愚同在翰林鄭閣下一旦承旨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果拜相有將入相矣蓋儒學成實

居一品上繼九相後

閣下生麻窓間引燭

山堂肆考曰唐

紳

增奏周必大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曰史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緜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遞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或預於討論翰苑重遊典冊屢參於潤色已已溢餅罍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閒而劇餼難強於精神宜退而遷亦懼招於議論思寖貪饕之誚

增記唐元稹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曰舊制學士無宿直以承旨爲名若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旋次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綱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直上禁中以候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焉

淵鑑類函卷七十二　設官部十二　增翰林學士　侍讀學士（侍講）併入　祕撰　庶吉士　翰林院官屬　編修　檢討　直學士院（權直附）　侍講學士

翰林學士一

增文獻通考曰翰林學士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改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專掌內命以張垍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泊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穩大抵名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正廷覲之際各趨本列暨貞元元年九月始別敕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列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辭近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與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於斯矣興元

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語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事未行而帝崩梁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爲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爲之（翰林學士院舊在金鑾殿之北今以金鑾名非其也）後唐同光初又置謹金鑾書制學士以趙鳳爲之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名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今後名試新學士權停詩賦抵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名試從之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學士院周顯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翰林學士與翰林侍詔同入內殿故謂之晚朝）有是詔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缺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凡奏事用榜子關白三省樞密院用語報不名凡初命爲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名入院上日敕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

中始命佩魚自蒲宗孟始也凡執政議事則繫鞓蓋與侍從異禮也政和三年彊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爲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書揭文堂榜賜學士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缺員則以他官兼直院或權直自國初至行官制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不改乾道九年崔惇詩初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惇詩再入院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掌制誥之地更爲學士院權直後復爲翰林權直然亦互除二員紹興間常除權與正官至三人（按唐之所謂翰林學士與今之所謂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階各隨其元官立班元所謂學士只是藝能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鑒稱其事或一運而爲宰相而其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宋則始定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宋則始定之制度者爲直院舍行者爲權直於是異爲學士者職始貴顯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遼金元

明官制俱詳翰林院總載

翰林學士二

孔帖曰唐劉禕之遷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開元遺事曰姚

崇爲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泥濘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又曰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白遂取而書其受眷如此　唐書曰陸贄爲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他學士閣筆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又曰德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爲學士章貫之以爲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又曰韋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

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錦袍覆而去　孔帖曰李絳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障便坐又曰絳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棄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曜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於卿知之矣　又曰姜公輔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換京兆戶曹參軍事　崔羣遷翰林學士數

陳謨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止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聽　又曰錢徽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名徽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而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可益耶衙之　又曰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

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冊府元龜曰裴垍元和中在翰林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垍小心敬畏甚稱上意　孔帖曰王涯再爲翰林學士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素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爲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箋表每一詞成衆立傳寫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爲翰林學士　孔帖曰段文昌爲翰林學士還中書舍人遂爲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　又曰韋溫爲翰林學士數

庭積憂病廢故戒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緩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　又曰李德裕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其父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後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　冊府元龜曰韋處厚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思謙畋遊及晏起帝深感其言賜錦彩一百疋銀器四事　孔帖曰韋表微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柄宰相貶端州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我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鄭覃爲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召覃已下對賜之錦綵　又曰柳公權爲翰林學士文宗常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吾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廢辭　唐書曰公權爲翰林學士上常夜召對於亭燭窮而語未竟宮人以燼液濡紙繼之

又曰劉瑑字子京始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帝視案上曆謂瑑曰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　又曰畢誠爲翰林學士工文辭敏速若注射然昭宗常作金鑾賦命學士和宸先成帝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元能作內庭文書今得卿斯文不墜矣　又曰北廳故前堦有花甎道冬中以日影及五甎爲入直之候李程性嬾常過八甎乃至衆呼爲八甎學士　孔帖曰鄭畋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勳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機要當時推之　又曰崔梲爲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　唐書曰趙光逢爲學士光啓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　紀纂淵海曰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梁時果爲翰林學士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無倫　又曰姚洎爲學士梁祖問及裴廷裕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又曰僞蜀辛寅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宋乾德元年實儀爲翰林學士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金坡遺事曰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　言行錄曰錢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常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吾意　王旦傳曰旦爲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爲宰相器常奏事下殿眞宗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言行錄曰王禹偁在翰林眞宗暇日名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點不肖開諫諍之路彰爲詰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繢之言豈足軫慮上曰卿愛朕之深者　翰苑新書曰楊億爲學士眞宗賜以詩曰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　李廸傳曰廸眞宗時爲學士上問陝西兵釁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之曰不意頗牧復在我禁中　事文類聚曰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寫賜詩彭年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　宋實錄曰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雙日至晚方下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　合辭事類

曰錢惟演云希白於子爲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參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山堂肆考曰章得象爲翰林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常草賜趙保忠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　朝野雜記曰曾肇字子開爲學士上命其兄魯公相肇適視草禁中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　又曰熙寧初韓絳拜相其弟維在翰苑神宗前期預令草制維懇辭兄弟之嫌得請　元史列傳曰高智耀世祖朝拜翰林學士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邪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　又曰高鳴爲翰林學士每以敢言被上知常入內值大風雪帝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　又曰李治字仁卿登進士第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學問優贍潛德不曜久欲一見其勿他辭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　又曰閻復爲翰林學士帝屢召至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事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之　又曰元明善延祐中翰林學士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

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　又曰吳澄英宗朝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淨屠藏經帝在上都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誠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又曰朶爾直班至正元年除翰林學士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巎巎以學士承旨亦在經筵數陳經義朶爾直班則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時學士劉基最貴幸當惟中寄丞相以下莫敢望之已益倦馬上業進學士丞旨宋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

陶安傳曰太祖渡江安首率父老以迎數陳大業力贊攻取國初置翰林院首擢爲學士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王禕傳曰禕元季親時政衰敝走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巖山中明太祖徵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頒帝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元史與濂同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死贈翰林學士　解縉傳曰縉洪武中選庶吉士太祖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爲持硯永樂中進翰林學士縉生而穎絶未能言即知人數指數五色筆筆有花如蓮萼及年十九舉進士倚待輒數萬言未常起稿善爲狂草揮灑如雨風才名烜赫傾動海內　吾學編曰劉三吾洪武中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典故紀聞曰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璡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　玉堂叢語曰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錢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　倪謙傳曰謙生有奇質

目光如電體有四乳正統四年進士一甲第三人歷編修至學士與子岳同入史局　名臣紀曰呂原天順初陞翰林學士石曾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竊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及原列上石曹罪狀　蕪史曰內書堂教授讀書自學士陳山始以後詞臣任之奉旨收入宮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每學生一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桂香以爲束修

翰林學士三

北門　東頭上詳學士二　唐熊望傳敬宗喜爲歌詩選置東頭學士以備燕押劉禹錫楚薦

熊掌　五相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洛下三俊白樂天劉禹錫李紳李程崔玄亮合稱三俊事類曰李紳穆宗多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又曰李德裕李紳李程崔群李絳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李紳李程李絳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李紳李程崔群李絳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李紳李程崔群李絳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李紳李程崔群

也言行錄崇禮聖恩群臣由唐宋以降未有如是之文典而有體且學士名臣事跡如指諸掌上每口誦心惟崇禮之榮遇入甄道上揣學士之地也七寶林中踵謫仙之前聞紅藥翻階風動判花之筆金蓮照處人歸視草之臺揆詔草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機務發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福生人（俱新舊唐書）

翰林學士四

增作明河篇宋之問傳之問以見長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詞崔湜曰非不知來之問有才但有口過耳宋璟身患憤述作出其手張說潤色之稱為必使視草者迷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每令大學士鄭引大學士本無大稱個酬乃免（新舊唐書）

賜食七寶林賜食御手調羹以金盤盛之（新舊唐書）

白布衣知名明皇下詔召入翰林（新舊唐書）

號金馬門降輦下迎如見綺皓（新舊唐書）

主婿元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常晝時論者以為座主屈也（新舊唐書）

珍玩不可勝數時見均於供奉翰林常以所賜示均均不以為意（新舊唐書）

歲謂增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地（新舊唐書）

進新樂章開元初韓休張說等在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援筆立成其一章曰龍輦在流沙香亭謂左右曰此樂急非花萼所應酬妃子豈可用舊樂乎立成其一章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新舊唐書）

名對移院記天中記曰張說以學士每對宗雅尚文學於金鑾殿對御問事或旬日一度或百日一度常移院近宗德幸金鑾藏院門學士無所不至又常與人時賦詩無所不至又有兩人時賦唱和或旬日或百日一度常移院近宗德幸金鑾藏院門學士非舊制也馮道之詞也以才學為主以議度為宗觀之白西京之亂得舉南還之白不存二三矣（新舊唐書）

賜女壻進新樂章開元中韓休張說等在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援筆立成其一章曰龍輦在流沙香亭謂左右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地（新舊唐書）

賜女壻楊山壁題詩（唐摭言）

賜女壻楊山壁題詩（唐摭言）

賜女壻楊山壁題詩（唐摭言

一時文物之盛也

為卿潤色

士林學士宋祁嘗曰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眼欲無赤腰欲無黃

非他官比

化四年謝正命翰林學士李昭遘等起上帝曰學士之任有重此官故事學士起草宗獨為翰林學士其宗常重翰林學士具宗命無過所作書命常謂遒勁仁宗即位復召入禁林學士特詔翰林學士宋寧中書舍人不由科第元厚之時曾夢人告之曰在翰學之名峰學士五人名皆從系姑

薦文學行誼之士

除翰林學士上傳合錄事類曰王洙文學行誼之士前部知制誥時內都名復召入禁林學士特詔翰林學士宋寧中書舍人不由科第元厚之時曾夢人告之曰在翰學之名峰學士五人名皆從系姑

薦文學行誼之士

除翰林學士上傳合錄事類曰王洙文學行誼之士前部知制誥時內都

名兄弟之說

視草甚勞

開必大事類曰宋宣獻公綬初為翰林學士作周富頌獻之仁宗知制誥時內都

名兄弟之說

視草甚勞

開必大事類曰宋宣獻公綬初為翰林學士作周富頌獻之仁宗知制誥時內都

不草都知制

御筆批答惟被勢名復召入禁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步入掖門乘馬入宮門天聖不得乘馬入宮門今則朱衣雙引至入兩府則朱衣雙引為學士時眼赤兩腰黃幾日重

不草都知制

御筆批答惟被勢名復召入禁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步入掖門乘馬入宮門天聖不得乘馬入宮門今則朱衣雙引至入兩府則朱衣雙引為學士時眼赤兩腰黃幾日重

敝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眼赤腰黃

本朝翰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步入掖門乘馬入宮門天聖不得乘馬入宮門今則朱衣雙引至入兩府則朱衣雙引為學士時眼赤兩腰黃幾日重

敝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眼赤腰黃

本朝翰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步入掖門乘馬入宮門天聖不得乘馬入宮門今則朱衣雙引至入兩府則朱衣雙引為學士時眼赤兩腰黃幾日重

醉賦學士歌

翰林學士編曰明宋憲除翰林學士帝常深深賜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命侍臣成賦

醉賦學士歌

翰林學士編曰明宋憲除翰林學士帝常深深賜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命侍臣成賦

翰林學士五

增詩唐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詩曰翰林通華盖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煮酪侵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　白居易詩曰何處春深好春來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纘剪三花　蘇魏公玉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郢醪獨賜尊常滿龍燭初燃淚有香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爭誦雄文出未央　李商隱寄令狐學士詩曰祕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廢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實鷄曉飲豈知金掌迥夜吟應評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閭閻門多夢自迷　盧肇喜楊舍人入

翰林詩曰御筆親批翰長銜夜開金殿送瑤緘平明玉案臨宣室已見龍光出傅巖　劉得仁上翰林丁學士詩曰官自文章重恩因額問生詞人求作稱天子許和羹御柳凋霜晚宮泉滴月清此廬寒漏近秋燭白麻成玉殿移時對金輿數侍行賜衣香未散借馬色難名時輩何偏羨儒流此最榮終當聞燮理寰海永昇平　鄭畋夜景詩曰鈴鍵無譽閉珠宮小閣凉添玉簟風枕簟滿牀明月到自疑身在五雲中　又禁直寄崔員外詩曰銀臺樓北禁珠宮夐與人間路不同在省五更春睡侶早來分夢玉堂中　又金鑾坡南望詩曰玉晨鐘韻

上清虛畫戟祥煙拱帝居極眼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
望中書　韓偓中秋禁直詩曰星斗疎明禁漏殘氷泥
封後獨凭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
樓臺龍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
君臣際會難　唐彥謙賀李昌時禁苑新命詩曰振鷺
翔鷺集禁闈玉堂珠樹瑩風儀不知新到靈和殿張緒
何如柳一枝　吳融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僚詩曰中
秋月滿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
堪天上九門深明涵太液魚龍定靜鑠圖靈象緯沈日
斷牧皐何處在闌干十二憶登臨　徐寅獻內翰楊侍

郎詩曰窓開青瑣見瑤臺冷拂星辰逼上台丹鳳詔成
中使取白龍香近曙君來欲言溫樹三絕口閒賦宮詞
八斗才莫擬吟雲避榮貴廟堂玉鉉待鹽梅　黃滔寄
楊贊圖學士詩曰東堂第一領春風時怪關西小騶牘
華表柱頭還有鶴華歆名下應無龍君恩鳳閣含毫數
詩景珠宮列肆供今日江南駐舟處莫言歸計爲雲峰
宋王珪和王原叔內翰詩曰暮綸嚴溫省宵鈴靜玉
堂銀花無奈菱瑤草又還芳夢久閒仙笛班清犯曉霜
帝閽何所叩一炷祝堯香　張翥王繼學自海南召還
翰林詩曰天上歸來錦作袍幾陪春色醉仙桃銀河有

路惟傳鸚碧海無山不戴鼇　明陸釴送王學士赴南
京玉堂視篆詩曰玉堂清迥似僊家竹石叢中吏守衙
視篆祇應成故事汲泉還爲浣陳沙琪花夜靜流金液
槐樹春深集乳鴉豈向東山長吏隱北門猶待制黃麻
制　唐沈詞行曹確充翰林學士制曰職奉命書選歸
於鴻藻名參侍從任切於論人起居郎曹確秀發人倫
行修儒閫保此全器彰乎令名稱其行能雅副銓擢是
用寵爾良史爲予近臣俾從瑣闥之禁更侍玉堂之奧
皇猷思暢用宣祕密之文清秩不移尚受無私之旨秉
心勿替於直道視草勉高乎訓詞　崔嘏行裴諗司封

郎中依前充職制曰臺郎望美詞苑地高槩列宿之輝
華衮起草之宥密自非風儀玉立器宇川停摛挾天之
雄文蘊鄉地之清韻則不足以膺我妙選爲時美談翰
林學士裴諗襲慶于門騰芳載席自擢居文囿參侍瑤
墀進對益見其周詳詞旨不離於雅厚是宜仍金鑾之
舊職榮粉署之新恩保乃休光更流芬馥　劉崇望行
崔凝沈文偉並充翰林學士制曰漢代設玉堂內署開
金馬外門得人甚多斯道大振我聞家遺清風人懷恭
德能濟其美者伊凝有之三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墜其
業者伊文偉有之而皆以墨妙詞芬策名試第謙無矜

物敬以適時周旋鳴玉之儀頡頏攀雲之路訪於執事亦進厥良真我雍容之列所宜有也敬承密命允叶同時

原誥宋呂伯恭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曰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衡之臣嘗若禁林之親密維是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閫奧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鼎彝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通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遠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閑輔陪遊忘

增表蘇子由謝翰林學士宣召表曰翰墨之任始自有

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裴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治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睿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曛咨宜得舊良密侍燕語　汪藻謝除翰林學士表曰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正甫始復燕翰林權直　眞西山集曰徐鳳字子儀遷

契鈐之名

直學士院　職直附

會要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爲直官五代有翰林學士院而無權直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　退朝錄曰開寶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　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

詰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朝野雜記曰乾道九年以崔端詩爲翰林權直淳熙五年始議以翰林乃書秘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崔大雅以藝應奉者所居非尊指詞臣也遂改爲學士院自是葛楚輔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爲名十六年倪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　眞西山集曰徐鳳字子儀遷特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內命者不在騑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爲故事　元史列傳曰虞集泰定中拜翰林直學士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緝本朝典故倣唐

宋會要修經世大典書成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乞假職不允中丞趙世延乘間爲集請假外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又曰謝端弱冠與尚書宋本齊名時號謝宋歷官翰林直學士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常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識謝端　又曰王約拜翰林直學士時高麗王昛年老傳國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自知利寧肯爲汝家國計耶昛感泣謝願奉表自雪　明通紀曰詹同新安人洪武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諭之曰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即如孔明出師表何常雕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爲

直學士院二

增 居禁廷　訪時事　五代史曰閻選仕蜀爲翰林學士時蜀主孟昶好文選選因取其書離爲十門號曰居禁廷訪時事　又曰閻選既異在朝請以宜珠令後宮起居　又曰閻世宗詔當直學士上言宜令逐日當直卞直學士上言宜令逐日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憑敗鼓　陽團扇　宋年錄曰朱勝非直詔書填委不暇無凡案公牘如平時　山堂肆考曰宋王洙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不討入貢略云壞留館以納卑應無後悔玉關而謝貢進用前規上頒補臣備以所御白團扇製書杜詩數語仍蓋結銜仰六經十字以賜之

詳盡簡要

温純典雅　言行錄曰周麟之受詔撰張備王研文成奏御天筆加其後曰詰銘敍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亂以爲寫書公孝宗朝直學士院上論公卿所進比太上皇尊號議溫純典雅　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載之日　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采之雲　翰苑新書

直學士院三

增 狀　宋真德秀辭免權直學士院狀曰翰苑之置官倣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爲供奉之近班然遊簡外廷或以校讐而充選於皇考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播直之名以處東觀洽文之彥惟才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五十載乃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亶謂至難詎容輕畀況望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其早緣于祿勉學爲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辭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慙七補鼓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儻直之虛負俾謗材以承乏身雖甚寵誰有當辭

侍讀學士一　侍讀併入

增 文獻通考曰唐開元三年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咸平二年以楊徽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爲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

也夏侯嶠施爲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爲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爲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文獻通考曰元翰林院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明翰林講讀學士職專講讀經史詳總載

侍讀學士二

東都事略曰宋那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　會要曰天禧三年以張知白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　東都事略曰宋綬字公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惟士外使自此始也　國史曰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

從者皆通於學　明王達傳曰達字達善少孤貧力學永樂中選侍讀學士有盛名與解大紳王孟陽王玉汝輩號東南五才子　吾學編曰唐愚士名之淳山陰人建文二年敕方孝孺等集經史中事爲一書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立名爲翰林院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同領修書愚士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尤長於詩翰

侍讀學士三

不趨黨與　迭處禁密　宋申錫傳實曆二年申錫充侍讀學士在朝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時人榮之　履行純謹　在朝清介　會要曰皇祐中翰林

侍讀學士兄弟連掌宮時人榮之　履行純謹　在朝清介　會要曰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在朝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時風裁清厚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爲政黨　高元裕傳曰高少逸代元裕爲侍讀學士

侍讀學士四

狀　宋真西山辭蔗侍讀狀曰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疎頃屬夏秋之交常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廩是慙詎意龍飛首頒驛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疹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前集記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

侍講學士一　侍講條入

文獻通考曰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張酺侍講於華光殿中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年始置集賢院侍講學士詳侍讀宋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爲侍講元豐官制見侍讀元明官制並詳侍讀

侍講學士二

職官分紀曰唐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謂其學有師法名入翰林爲侍講學士　天中記曰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以寵之　山堂肆考曰唐崔郾爲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二百疋　言行錄曰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燕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閎深博洽故有此除　元史列傳曰竇默爲翰林侍講學士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否君非善政也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

之　又曰袁桷舉茂才異等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等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侍講學士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戚碑銘多出其手　又曰郭貫皇慶初爲翰林侍講學士後陞左丞加集賢院大學士謁告還家屢徵不起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等額多出其手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字希直世居臨海洪武召至京除蜀王府教授獻王師事之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建文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靖難時以死殉

王英傳曰英永樂二年選入文淵閣讀書以慎密受知於帝簡入祕書進機密章奏歷翰林侍講再扈駕北征帝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又謂之曰凡軍中動靜有聞即密奏朕　王洪傳曰洪八歲能文章稍長才思穎發十八舉進士永樂初入翰林與修大典歷侍講後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當時詞林稱四王皆有才名洪與閩人王偁王恭王褒也　周敘傳曰敘江西吉水人永樂中翰林侍講學士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宋三史力疾詮次不少暇　通紀曰陳敬宗永樂進士重修高帝實錄成改翰林侍講十七年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賦　劉球傳曰球永樂進士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王振

矯首就朝捽繫詔獄斧鑕交下糜爛而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為詩文祭而哭之名祭忠臺　吾學編曰王鏊弘治八年陞侍講學士兼日講鏊學問贍博有識鑒為文春容爾雅議論快暢試士南宮專尚經術險麗奇衺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鏊有力焉　唐皐傳曰皐正德甲戌狀元授修撰進侍講學士未幾卒皐老場屋暮年始登上第為文下筆立就或求竄易字句伸筆直書不能一字人咸服其才惜未究其用也

侍講學士三

增經術該深　文思贍逸

郎瑛傳文宗時名臣為翰林侍講學士學本經術該洽專萬字正帝九重之學問知政事以學與李德裕厚思共襲近臣也工部尚書致仕退處洛陽思學復達之命屢志句擊頗思學復名為侍講下詳侍講一

上金華箴　寫無逸圖

為元傳明道五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諭其君仁宗嘉之言行錄曰趙鼎字元鎮先是侍講范仲乞依仁宗嘗之言行錄故事寫書無逸圖以賜之鼎上說御宸翰寫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屏上說御宸翰寫藏二圖上以示宰執於是鼎贊上從容敷奏之意

修撰一

增合辭事類曰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以宰相監修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者曰史館修撰入為直館元和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皇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廢直館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二員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

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甘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止修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曆元豐官制行國史隸祕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祕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二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官二人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道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為之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修撰三員明修撰屬翰林掌

修撰二

續通典曰唐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

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爲諫議宜遷祕書少監　唐韓愈除史館修撰制曰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　韓文魏博先廟碑云臣適執筆隸太史時退之爲史館修撰　晉天福六年詔曰眷言筆削宜屬英髦　東都事略曰宋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所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淳化元年以左司諫梁周翰爲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薦其有良史之才　又曰楊億真宗即位拜右正言修太宗實錄凡八十篇獨成五十六卷　合辟事類曰呂夏卿字縉叔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諳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　又曰范鎮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論濮安懿王稱號出知陳州　言行錄曰李燾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長編乙覽難周別爲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十年六月對延和殿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　蔡崇禮行狀曰崇禮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奏曰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編

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跡參照上悉如所請　言行錄曰范祖禹除諫議大夫充實錄院修撰時申公薨遂就職　職略曰蘇頌以爲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東都事略曰李若谷子淑字獻臣天聖中擢史館修撰　哲宗實錄曰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元史列傳曰中統初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王惲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爲翰林修撰治錢穀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成完所長問條服之　又曰周伯琦以蔭授將仕郎三轉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築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啟咸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及華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仍是累轉官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　明王叔英傳曰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建文初爲翰林修撰靖難兵逼江奉詔募兵至廣德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自經而死　吾學編曰叔英爲修

撰上資治八策皆援証古今可見行事　張洪傳曰洪永樂初授行人奉使日本洮岷賚詔諭緬甸羅塔六往始聽命守使職越二十年仁宗召入改翰林修撰年七十餘致仕洪國初老儒貫穿宋人經學歸田之後鄉邦制作咸出其手　又曰謝遷成化進士授修撰成化弘治間翰林掌望最重者吳寬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人侯幹修整並負公輔之望　羅倫傳曰倫成化中除翰林修撰抗疏論李南陽起復落職後召還復爲修撰尋以疾辭歸閉門教授以注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結茅棲息取給隴畝

客晨至留飯借粟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不以爲意　康海傳曰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修撰正德初逆瑾恨李夢陽繫詔獄必殺之夢陽獄急出片紙曰對山救我德涵曰我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瑾瑾大喜德涵盛稱李郎中之文章明日瑾奏上赦李踰二年瑾敗坐落職　吾學編曰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時逆瑾用事以柟鄉人欲引柟咱柟驟與卿佐柟遜避不與交瑾憾且中傷柟會瑾敗得免　楊慎傳曰慎新都人七歲能擬古戰場文時人傳誦以爲淵雲再出正德辛未舉會試第二廷

試第一人除翰林修撰嘉靖中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戍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皆盛行於世

修撰三

指事實　裁義類

元和十四年李絳奏曰臣得兼筆札之任今但記事實直載事功許見史官元日之行獨敘明書日寅定賜先裁成義類比仲尼春秋之職業也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是非乎　命程琳　擢李淑

東都事略程琳仁宗時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琳追修書成起居注下詳修撰二　博採衆記

如要丘明之博採衆記　蔣乂幼從外家學讀史得其書校給筆札事畢中書舍人　秉筆成大典

修撰

執簡爲史官　范果爲史官

編修

合辭事類曰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爲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政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明屬翰林院掌與修撰同

增 宋周益公集曰范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東都事略曰劉恕為人强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字淳甫司馬光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祕書省時王荊公當國公未常往謁　言行錄曰李燾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　元史列傳曰魏初璠之從孫也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中統中選進讀經中

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即授初為國史院編修官　又曰雷膺年甫弱冠以文學稱中統中用翰林承旨王磐薦為翰林修撰兼國史院編修官　李之紹至元中以馬紹李謙薦充史職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常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耀耳又曰曹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經目成誦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也　又曰揭傒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列薦於朝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　明高啓傳曰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　明高啓傳曰洛元末隱居吳淞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召入纂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三年帝御闕樓與史官

謝徽供對時已薄暮擢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習國計且孤遠不敢驟膺重任徽亦固辭並賜內帑白金放還　蘇伯衡傳曰伯衡仕明為國子學正擢翰林院編修宋景濂以翰林承旨致仕薦伯衡自代名至固辭賜文綺遣歸　張宣傳曰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考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帝親書其名名至殿廷即日擢翰林院編修呼為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宋景濂送詩曰少年歸娶奏金鼇喜得天顏一笑看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通紀曰周述周孟簡吉水人同胞兄弟永樂二年同榜進士述第二孟

簡第三俱授翰林編修帝曰今日又見大小宋故事也

謝鐸傳曰鐸天順間授編修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院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山百所到　通紀

曰張元禎南昌人天順進士爲編修屢建言與時宰議不合告歸潛心理學名益高，名臣記曰倪岳錢塘人天順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緝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數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帝甚歷陞侍讀至學士　章懋傳曰懋成化二年進士入翰林除編修與莊昶黃仲昭諫內廷張燈杖闕下謫知臨武縣羅倫

亦以論起復謫官時翰林四諫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吳人成化進士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初授翰林編修開門力學避遠權勢　又曰崔銑安陽人弘治進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　駱文盛傳曰文盛嘉靖乙未庶吉士授編修官史局五六年嚴嵩當國脩然自遠以使事還朝萬目而誰之即日移疾歸遂不起

檢討一

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爲史館檢討紹興九年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以實錄院爲名檢討官無定員近制檢討官六員嘉定二年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除權侍郎當陞帶修撰而員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俟將來有闕日陞帶以從官爲檢討官蓋自曾君錫始也元無明屬翰林院掌同編修　吾學編曰元制翰林官少滿編修士設翰林檢討先王講讀官

檢討二

職官分紀曰宋至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館職　會要曰嘉祐八年監修國史韓琦奏史記日曆未修者積十餘年今將修先朝實錄而日曆未備檢討閣官請以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職詔夏卿維並兼史館檢討　言行錄曰李燾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修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可助修正史詔開實錄院首命公爲檢討官　明王瑾傳曰瑾少而穎異落筆數千言文不加點洪武末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預修大典洪熙在東宮特深眷注常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居第一解縉次之由是聲名大噪出諸老臣上　王偁傳曰偁字孟陽永

樂中用近臣薦聘至京待以殊禮詔授國史院檢討充大典副總裁解緒序其虛舟集云永樂初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以纂修集閣下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徹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孟陽者不一二見　名臣記曰錢習禮吉水人永樂進士入翰林檢討帝喜習禮鄉人惡習禮者指爲練子寧姻宜坐奸黨楊士奇楊榮閒閒帝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帝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感泣白奮勵　陳繼傳曰繼幼孤事母至孝少長從王行俞貞木遊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時初開弘文閣用楊士奇薦即日驛

名授五經博士預修兩朝實錄進檢討特被知遇老而家居多閱故實德尊行成咸仰爲宗工焉　陳獻章傳曰獻章字公甫正統中舉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隱白沙成化十八年辟名至京乞歸養母特授翰林檢討自後屢薦不起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莆田林俊稱其涵養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寫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隨巷之風焉　石瑤傳曰瑤與兄玠成化二十三年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李長沙亟稱之曰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庶吉士一

續文獻通考曰明初稱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敕監庶吉士永樂二年始定爲翰林庶吉士選進士教養之試而留者二甲編修三甲檢討不得留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爲州縣官　史部職掌曰宣德九年命庶吉士於翰林院讀書會典曰教習庶吉士翰林院行移用本院印信翰林院行移兵部職方司武選司吏部驗封司文選司考功司稽勳司尚寶司太僕寺鴻臚寺錦衣衛用本衛印信戶部驗封清吏司戶部給經油錢兵部

庶吉士二

吾學編曰王直永樂進士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文辭追古作諸名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彭時筆記曰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

年而後除復有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　未軒集曰故事自十月朔日始賜庶吉士酒至四月晦日止歲以爲常　吾學編曰鄒智字汝愚成化二十三年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　江暉傳曰暉翰林庶吉士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南巡廷杖幾斃　陳束傳曰束嘉靖乙丑選翰林庶吉士與唐順之王愼中諸人刻勵爲古學張桂受上珠寵朝士咸奔走東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投刺馳馬過其門諸

老恨之呼爲輕薄小黃毛出之外藩投置五溪蠻夷之地以重困之

翰林院官屬

增 吾學編曰明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十三年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潔帝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 孫賁傳曰賁南海人洪武初爲翰林典籍後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詬吟爲越聲督工者以聞名至帝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 王恭傳曰恭永樂初以儒士薦之授翰林典籍頃之投牒歸自號所著書曰白雲樵唱 高棅傳曰棅字彥恢仕名廷禮永樂初自布衣名入翰林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廷禮流傳篇詠無慮千餘篇選唐詩品彙議者服其精博 文徵明傳曰徵明初名壁以字行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爲人孝友愷悌溫溫恭人致身清華未衰引退以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窮庶人以厚幣招謝弗往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受 而却其贄曰此國體也 蔡羽傳曰羽字九逵吳縣人其學遠於易爲程文以應有司閱四十年不售以太學赴選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易蔡生耶奏授翰林院孔目 何良俊傳曰良俊華亭人以歲貢入胄監授翰林院孔目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沈冗散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我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笥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免歸

尚書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録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鄭元注周禮云司會今尚書）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制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奏章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猶輕

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懲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内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令及左丞總領紀綱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廉假錢穀（應劭曰令統領之漢制以令仗與尚書分領諸曹故曰令及左丞總領紀綱無所不統）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置員吏（漢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案責尚虛閑空有趨墀之

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兼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人主之（崔元伯通著二十六曹加令僕統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二職分主省務（武歸北部郎中修勤北部令史）至神䴥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舊制尚書統理庶事謂之都省亦謂之都堂居中左右分司舊尚書令有大事則總之中令僕統事）北齊尚書省以城主（尚書時公事為城主）為尚書令僕本持宜謙慎以理庶事奏請直奏潛執奏以為（祕要之司防其宜露寧有古制所重令反以付公車詔從之）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此官以隋王守大都督府長史）後周無尚書隋及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改為都臺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為尚書省（前謂之省臺）都堂居中左右分司舊尚書令有大則之都堂）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故事叔父況弟

不許同省為部官格令不載亦無正敕貞觀二年十月韋叔謙除刑部員外三年四月韋季武除王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非恩私也即須相避遊當文雅不得用人功以上氣若勢敕）左右僕射各一人總省事左丞一人掌糾正省內非違左右司郎中各一人（禮兵刑工六部各一人）侍郎九人（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各二人餘司二十人）員外郎二十九人（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各二人餘司二十一人）都事六人（以下各有差）尚書六人（吏部戶部兵部各一人）郎中二十八人（吏部戶部兵部各二人餘各一人）文獻通考曰五代時尚書都省在興國坊今梁太祖舊第宋太平興國中徙於利仁坊孟昶舊第頗弘麗中設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廳東西廊分設尚書侍郎廳事二郎中員外郎廳事六掌施行判命舉省內編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內外辭訴奏御史失職考百官府之治以詔廢置賞罰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而決之應取裁者隨所隸送中書省樞密院事有成法則六曹準式具鈔令僕射丞檢察會書送門下省畫聞審察吏部注擬文武官及封爵承襲賜勳定賞之事朝廷有疑事則集百官議其可否凡更改申明敕

令格式一司條法則議定以奏覆太常考功謚誄亦如之季終具官員勤惰事付進奏院頒行於天下大祭祀則執事官設官九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分房十曰吏房曰戶房曰禮房曰兵房曰刑房曰工房各視其名而行六曹諸司所上之事曰開拆房主受遞文書曰都知雜房主行進制敕自班簿具員考察都事以下功過遷補曰催驅房主考文牘稽違曰制敕庫房主編檢敕令格式簡納架閣文書　紹聖二年詔在京官司所受傳宣內降隨事申尚書省或樞密院覆奏又詔尚書都省彈奏六察御史糾不當者　事文類聚曰宋初鑒藩鎮之弊以尚書郎曹出領外寄尚書侍郎中員外郎皆為空官往往他官兼領熙寧詔新官制以六曹尚書侍郎為長貳元祐置權尚書　續文獻通考曰宋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六曹尚書選用宜在得人其略曰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信乎其為天下樞要也其長官則有令有僕射漢或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其下有左右丞有六曹尚書蓋以萬機之繁故衆建官屬以綜理之章宗時韋虎上疏謂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間者多從郎官超陞此位虎特指六曹尚書耳若錄公及令僕乃百僚之長非虎之所指也是時諸尚書多以苛刻為能故又云天下位者徒曉習文法察察小慧而無大能夫樞要之地必忠厚純實知國家大體者然後可以綜理萬務補偏救弊為國家輯安靜和平之福消苛澆刻毀之風也今之彌綸省局者固亦得人然韋虎所言或尚有之又徘徊觀望不敢劇陵使樞要之地壅塞不通此今日之大患也　遼南面尚書省太祖嘗有左右尚書其後更設曰尚書令曰左僕射曰右僕射曰左丞曰右丞曰左司郎中曰右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右司員外郎

金初尚書省設尚書令一員正一品總領紀綱儀刑端拱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從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為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見宰相日左丞右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為執政官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見宰相日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動見尚書左右司郎中初入朝時執政官親執奏目天德二年詔以付左右司郎中為定制　齊北隆二年九月罷尚書省直省令史出為外官　元世祖至元七年立尚書省八年并入中書二十四年復置詔天下除行省與中書議行餘并入尚書省從便以聞二十八年復罷武宗至大二年復

立四年復罷入中書省　明初置六尚書非古也自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職屬少府成帝時始置尚書五人是爲五曹及後漢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爲端揆之官又分爲六曹凡庶務皆會而決之以後職權益重部分日詳魏有五尚書晉有六尚書渡江以來定爲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凡五尚書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凡六尚書類隨宜建置無有常典惟隋制準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歷唐宋相因不改然較之周官六典猶有未盡省之屬官故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明初因前代之制置中書省設左右丞相等官天下政事皆由之出其屬有四部分治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太祖洪武元年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俱正三品衙門定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仍屬中書省至十三年坐丞相胡惟庸等壅蔽革中書省於是中書之政分於六部又分大都督府爲五而樞其樞要於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專裁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

職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至分宜之得政江陵之當國則部臣唯唯聽命矣

尚書總載二

初學記按敘尚書秦置也天文志斗魁六星曰文昌宮前將軍曰司命次將曰司中次將曰司祿次將曰司災後將曰司危前將軍後將皆以主兵文昌宮第一星曰上將第二星曰次將第三星曰貴相第四星曰三公第五星曰司空第六星曰司徒尚書令爲端揆之官又分爲六曹凡庶務皆會而決之以後職權益重部分日詳魏有五尚書晉有六尚書渡江以來定爲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凡五尚書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凡六尚書類隨宜建置無有常典惟隋制準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歷唐宋相因不改然較之周官六典猶有未盡省之屬官故結銜云尚書某部某官其稱尚書者省名也明初因前代之制置中書省設左右丞相等官天下政事皆由之出其屬有四部分治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太祖洪武元年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俱正三品衙門定尚書員五人加淳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　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爲尚書讜言正直

華嶠後漢書辜彪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皆決之不可不察　東觀

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魏志曰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日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掌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言絳幘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尚書總載三

原

中臺

上省　詳前敘門物路西即尚書上省崇禮門之東建

尚書總載　十

閶闔門內即尚書令下舍之門　詳前敘門物路西即尚書上省崇禮門之東建

天府

仙門內主符璽劉向書錄曰尚書秦官掌書奏事　漢官儀云尚書在禁中主發詔書

仙臺

上詳前敘　漢官志云尚書郎三十人掌奏下眾事

天閣

禮閣　宋元嘉起居注曰尚書八座丞郎入閣議事

天臺

畫省　晉元帝序曰尚書上應天文下法地理

司會

文昌　日會大計也司命主天下之注

出納詔命

通掌圖書

重行書讀　古烈士

大計計官之反若今之決算　尚書矣　詳前敘

尚書出納詔命齊下詳遺典

衆喉舌

謂之八座

分為四曹

帝分增三公曹為二公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胡羌二千石曹主水火盜賊與三公曹分為四曹主歲盡諸州郡上計簿也若今計吏其一曹主歲盡諸州郡上計簿也若今計吏其一曹主歲盡諸州郡上計簿也

原

即古六卿　制法九品

六卿之任也　詳前敘

不承職業

後漢書黃琬方毅為尚書後漢書曰魏朗守少英入為尚書再升紫微

綜覈寬敏

謝承後漢書曰魏朗字伯條拜尚書

書紹性明達敏於衆職以公卿之尊不敬潘正

通而行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初上五事曰如尚書入為朝廷平正

宜擇溫厚

妙選德望

唐馮伉之人之司命也宜擇溫厚修潔者

舉鸞見屬

虞世南論云應奏曰納言正直

上疏薦拜

魏志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外故八座尚書即古

讜言正直　方毅廉貞

任之矣　詳前敘

尚書古之決事也有疑事則詣尚書平處之

內外清肅之地妙選有識

與聞政常伯此官名也

可興矣

晉元帝詔曰尚書古之決事也有疑事則詣尚書平處之

魏朗清貞

魏志曰朗為尚書僕射清貞守節

厚妙選德望

尚模素革浮競元宗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曰不然歷踐一使後

舉鸞見屬

北史曰高寶寧為侍中崔暹薦之於朝寶寧謂暹曰卿為吏部尚書舉人不當屬請

上疏薦拜

魏書宗欲生拜鸞為尚書暹固執不從

原

令僕

管主喉舌

尚書主喉舌漢官解詁云應奏曰納言喉舌也

王之喉舌

見揚雄箴

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內史

漢官解詁云應奏曰納言內史樊事所總號令

出納王命

漢官儀云尚書出納詔命齊下詳遺典

統庶事

中興書曰尚書秦事於明光殿中

典機密

應劭云侍中主覆奏尚書機密也

萬事之本

魏志曰尚書統庶事之會期乃望朝之司直天官冢宰之職曰尚書秦事於明光殿中

八座之任

漢官解詁云應奏曰八座之任也

貴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論語為政篇曰非其人不處其位

萬機密

應劭漢官儀云尚書主萬機密事不理小職名聲不同階級無差

士之權貴

漢官解詁云應奏曰納言內史樊事所總號令

權貴不過尚

士之樞機 納言喉舌之任也 出入王命 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樞機也 補我袞闕 尚書虞翻曰予虞翻補我袞闕 庶績咸熙 尚書虞翻曰庶績咸熙 八元八凱 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聖廣開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 舜臣堯舜舉八凱使主后土布五教於四方舉八元使訓五典於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尚書總載五

原 後漢揚雄尚書箴曰允敕百工命作喉舌惟龍惟納言樞機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

原 晉潘岳庾尚書誄曰寬而能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暗暗虛坐翩翩元幕几筵生塵空館寥廓盧諶尚書武強侯盧府君誄曰諶罪重五獄毀深四海身不灰滅延於家門方今斬焉在疫死已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乎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以忍在草土之中撰述平素之迹曰篤生我君天挺賢俊弘闡大風光隆洪胄蔚矣其姿綽乎其韻天不予晉厄運時臻陽九之會雖聖莫振君實振惶國難是圖跋履山川東征西徂方協遐任言復皇輿不見楚申致命郢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凡在喪親猶思俱殞況我荼毒靡經不

盡日月逾邁寒暑代遷恩慈彌遠寤寐永歎 臨文煩冤

原 銘 梁張纘故左民尚書忠子沈僧旻墓誌銘曰漸東振古龜組三襲政若解繩吏如燥濕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腰明

原 表 梁沈約讓五兵尚書表曰臣聞百舍之趙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頹容不藉鑒於淄水駑足蹇步終取蹟於鹽車 丘遲為范尚書拜表曰昔滕公移晷於泗亭陳遂留懽於博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

沃淮海發蒙去惑已若松喬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參十亂躬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為匹 蕭子範為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曰納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懸曜差池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內孔蔡詣博垂芳於兩京陳鍾令才比肩於魏世逖望前英俯循扃緯義無尸素理絕祇奉 徐陵讓五兵尚書表曰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晝不盡言士衡高才常稱文不遠意臣比衰病自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加煩飾所以高天緬邈弗降昭旰瞻延綏綸更增憂憶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

豫遊多士晚逢與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隨邑奏升壇之禮而參聞秘計弗解單于之將不期枚乘老吏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多監其宜屏錮用實嚴科猶處名僚久為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其於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錄尚書一

原 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謀議合乃寧侍中樹黨十餘年竟為禍梗事不發覺光薨後出領尚書事凡典領密事如此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有錄名蓋自熹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家宰總己之義魏罷之（劉知幾曰錄尚書事魏初已有上聞又李固張綱張陶並以錄尚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職無不總帝時

何充領錄表曰成康中分置三錄各錄二將事（晉江右有四錄則四人參錄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錄尚書七條事）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惟不得施陳及加節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齊世錄尚書及尚書令並總領尚書臺二十曹為內臺主行還諸王以下皆禁駐號為錄公（晉明帝為宣城王錄尚書事思慕無已大官以經錄公命不與高帝崩遺詔以褚彥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為錄者有司擬立儀策王儉議宜有策書乃從之（策書所以命中制以來三公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書者義同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一天官以化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參官同班故不別有書

策明經術不容均之凡儀宜有策用申重寄優異王侯不假優文從比之

北齊錄尚書一

應劭漢官儀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 又和帝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為右賢首其以彪為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又殤帝策書曰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又沖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常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

旧令以峻爲太傅固太尉參錄尚書事　又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不茹之節司徒胡廣惇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

王隱晉書曰賈充爲大都督吳平上遣侍中程咸鵠勞增邑八千戶　晉中興書曰明帝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癸丑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　又太初元年詔曰會稽王體道沖虛識理明允登顯親賢國之典也其以爲丞相錄尚書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

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諸公錄尚書事古制也王肅解尚書約于大麓曰堯納舜於烈風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案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傅暢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爲愍懷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爲光祿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顒太傅東海王越皆錄三省尚書祕書事

錄尚書三

原　錄六條　晉中興書云孝王以錄尚書事公納揚州錄尚書事公納奏進位開府領司徒又納揚州牧

子095-075

檐檻於龍津荷梓梁於雲構無以輔位明堂遺像麟閣

原啓陳徐陵安成王讓録尚書表後啓曰臣聞聞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敢冀要荒亟離寒暑進趨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卅輸重餉降禮單于迴城十五如請和辟市鄉三十聊同寶劒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曹彰克烏丸之鹵前王子弟若此動庸偏其反而豈可勝媿

原杜氏通典曰殷湯制官有冢宰伊尹制官以冢宰君奭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周之冢宰為天官掌邦之理六卿之職總屬焉於百官無所不主至秦置尚書令尚主漢因之銅印青綬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更以士人為尚書令尚書令令史僕射丞郎皆百官之領尚書事建言以為中尚書發奏之本國家樞機所繫宜以重臣居之領尚書事建言以為尚書令宜正者處之武帝改用宦者非古制也自是中書宦官之權日盛不可復制後漢衆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書令主尚書曹奏下衆事而為臺主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奉玉牒檢兼藏封之禮郭伋忠謙遷尚書令處職機宜載謝陳忠為尚書令前後所奏百姓歌之曰聊德仁明郭喬卿左雄宇伯豪為中書令自雄在朝廷上下平簡十餘年間稱為得人自雄掌納言多所正議苟或守文不能探選十苟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以衆荀攸可以代己後攸薦荀彧為尚書令魏晉印綬之得失管王政之閒塞者端右之任總攬其人漢鄧王珪可為尚書令復領荊州牧自三代以魏晉以下任總機衡事無大小咸歸令僕之元本庶績之指機丞郎列曹局司有任自爾事無巨細悉以諮能清濁使可明體制責成也非專梁舊用左右故也太熙元年詔曰尚書百官所以品能清濁使可明體制責成也非專梁舊用左右故也太熙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職也是以自漢以來又能遠略曰伏見尚書令魏郡向書令賦郡向書令賦為司徒向書令賦為尚書令賦為尚書令賦為尚

注二千石月得粟百石二千石月得粟百二十石千石月得粟百五十石其下三等遞減一百八十石中二千石月得粟二百八十石中滿也其滿二千石然則古三石今一石八十石中滿也其滿二千石然則古三石今一石自魏以來百官之品至第一共後並因之而不改自魏以來百官之品至第一共後並因之而不改

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之職掌於封奏令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總主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聚八元八凱以隆唐治今號八座為元凱謂曰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文獻通考曰令在唐為正二品宋梁置為正一品宋淳化三年升在三師上掌佐天子議大政奉所出命令而行之其屬有六曹凡庶務皆會而決之凡官府之紀綱程式無不總焉大事三省通議則同執政官合班小事尚書省獨議則同僕射丞分班輪奏若事由中書門下而有失當應奏者亦如之與三公三師侍中中書令俱以冊拜自建隆以來不除惟親王元侃元儼以使相兼領不與政事宣和二年詔尚書令太宗皇帝曾任令宰相之官已多不須置宣和七年設復置令亦虛設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為加官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機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居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班敘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掻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真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官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尚書省嘗有左右尚書其後更設曰尚書令　金尚書省設尚書令一員正一品　元世祖至元七年立尚書省後并入中書　事文類聚曰元尚書令一人正一品　明無尚書令官

尚書令二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因善書令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　東觀漢記曰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樊准為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

畏慎申屠剛爲尚書令寨寨多直言無所屈撓　又曰永平七年宋均徵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張璠漢書曰左雄爲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續漢書曰陳蕃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後漢鄭弘爲尚書令前後所有補益於政者皆著之爲南宮故事　漢雜事曰尚書黃香爲東郡太守乞留宿衛拜爲尚書令秩二千石　漢官儀職曰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不統秩二千石　百官表曰尚書令是謂文章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情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　魏志曰明帝即位進陳矯爲尚書令車駕常幸至尚書門矯跪曰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廻車而返　又曰太祖進荀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奏正分職簡名實出事使斷　又曰裴潛爲尚書令奏正分職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　費禕別傳曰禕代蔣琬爲尚書令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後董允代之旬日之間事多曾稽允曰人之才力相懸若此　曹羲九品議曰尚書算官也龍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漢和帝時南陽左雄爲尚書令在位者各自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爲尚書天下皆慎選舉選舉所知自其職也　山濤啓事曰尚書令李胤遷處鈌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體儀玉立可以肅整朝廷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爲後人所思　又曰咸寧二年李胤爲尚書令雖歷職內外家室至貧儉兄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魏氏春秋荀攸字公達爲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謨惟幄時入對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回甯武子不能過　又曰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留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卓異如此　晉書荀勗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閑於文法不能淹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不肖不退不仕不休二令若之美亦望於君也　宋書武帝踐阼王瑩遷尚書令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皆莫能對瑩在御筵乃啟版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應籥御圖武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　唐書廣德元年代宗以親賢有大勳特拜

尚書令　太平廣記載五代史梁開平三年詔外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典尚書令正二品至是以將授趙王錄此官故外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制尚書令封魏王后加尚書令封秦王

尚書令三

原　八座　三獨　上詳前二　博朗　上詳前二　黑韜　絳服　徐廣車服雜注曰尚書令韜黑紗帽公侯之服　方峻　上詳前二　專席　迴車　上詳通典下詳前二　在位肅舉朝憚　進賢冠　上詳前二　納言幘　進賢冠　道詳前二　黑耳車　形管珥　上詳前二　明習故事　識了舊典　上詳前二　納言幘　應璩新詩曰形管記事納言幘表威儀以太尉組爲尚書令能言貂蟬貴盛弁事理了漢典不應外任　勤力　顯職　叶組朝之素望　憂公　推賢進士　東觀漢記曰二千石長吏必依功大用之公卿進賢　拔擢英俊　後漢羊陟字嗣祖拜尚書令每選舉當先諮訪拔擢天下英賢退惡進善　明審選舉　又云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每選舉當先諮訪拔擢天下英賢退惡進善　不忘也　費禕議悟　衛瓘歷整　費禕別傳曰禕多事公務煩猥裨謝目瘡視已究其意旨其遠數倍　費禕議悟　衛瓘歷整　費禕別傳曰禕多事公務煩猥裨謝目瘡視已究其意旨其遠數倍

通典魏晉以下在總機衡俱詳前　北斗尊　三台隔　晉陽秋曰北斗第一星天子車　受世子拜　上陳嬌下　俱詳前　北斗尊　三台隔　楊誼齎送頒尚書詩誥履　天子車　受世子拜　上陳嬌下　才包武庫　位冠　本百官　才包武庫　位冠　晉公卿禮秩云尚書令古之冢宰周　公神宇　荀令異香　蜀志蔣琬爲尚書令時諸葛武侯留簏簋聽後上星辰　蔣　公神宇　荀令異香　新羅賀正詩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　紳　搢紳　杜甫詩北斗宅改尚書省爲文昌臺　文昌　領搢紳　杜甫詩北斗宅改尚書省爲文昌臺　司喉舌　領搢紳　杜甫詩北斗宅改尚書省爲文昌臺　丹屏六曹　唐校李承嘉尚書制曰紫極八座丹屏六曹惟賢是授　紫極八座　唐校李承嘉尚書制曰紫極八座丹屏六曹惟賢是授　尚書令四

相御史爲百官之總綱三者非臣莫宜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贊以丞　古之冢宰　晉公卿禮秩云昔六官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贊以丞　冢宰　荀昌　荀令者尚書令古之冢宰荀昌其人　周之冢宰　魯頌曰周之冢宰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天工　明習漢制　漢舊儀曰尚書令掌凡選舉及斷疑事品式數歲明習故事　周之冢宰　魯頌曰周之冢宰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天工　百揆之首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總參機衡出納王命朝政治之樞要　百揆之首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總參機衡出納王命朝政治之樞要　掌曹文書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衆事　緯右之　車騎將軍費禕統治口迪文武莫能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　緯右之　車騎將軍費禕統治口迪文武莫能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　端右之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總參機衡出納王命朝政治之樞要　端右之　後漢侯霸拜尚書令時無少舊臣霸習經典朝廷又

重　習書王若曰俞云司馬道子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酣醉爲委之謝王之第而肆淫酗欲令重　端右之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掌凡尚書衆事總領綱紀出納王命與聞政事　使相兼官　機衡總任　洪氏隨筆宋尚書令位益尊非軍旅及使相兼官無軍旅

明故事收錄遺文雖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

秦崇經術又左雄字伯豪為尚書令崇儒術行之年六十已上為郎不試通經者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

進善疾惡楊准字伯川拜尚書令秉心正直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

謨帷幄鄧壽字伯考為尚書見建謨帷幄畫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

益中興書云朝廷有疑議常諮之

謝承後漢書云王防字文始為尚書令典在樞機忠以補闕失言旨切直多見納

數犯顏色魏志云申屠蟠字伯龍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導以疾不至蟠正色於朝百寮憚之常慕史魚之直

省正身機密又云鄧儁字伯祖為尚書令正身機密不撓強臣

晉中興書云應詹字思遠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導以疾不至詹正色於朝百寮憚之常慕史魚之直

輔幼主成帝即位署臣進號司徒王導以疾不至詹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副皇未立宜是人臣晞疾之時專任無效事實不行舉朝憚之

典在樞機漢書云申屠嘉為御史大夫嘉常慕史魚之直每朝奏事嘉前書上所言不可者即先自劾歸上前謝曰願請召御史大夫廷辱之嘉至丞相舍為檄召嘉嘉至門入見丞相掾史皆坐堂上嘉大慚

志在匡益晉中興書云朝廷有疑議常諮之

呼為筆公魏志云鍾繇為尚書僕射時重之

朝之大事無疾不敢輒幹乞依故尚書王述惠脚於府攝事徐邈之例於府綜攝詔從之

王述惠脚於府攝事徐邈為尚書令朝廷有疑議常諮之邈年六十已上為郎不試通經者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

旨幼云王述不拜中書監惠脚於府尚書令於府攝事也

軍國大事悉與籌焉

脚疾都成尚書令常居中守於府攝事也

晉中興書云王導加金紫光祿大夫性剛得志在匡益中宗甚信重之

漢傳中興書云王防字文始為尚書令常居中守於府攝事也

太出遊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成議

飛白題尚書肆宋書王僧虔為尚書令善飛白書每題尚書肆曰圖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濫引之不已則遂是故士之宜疾當時嗟賞以垂庫右銘

呼為筆公魏志云鍾繇為尚書僕射時重之

朝之大事無疾不敢輒幹乞依故尚書王述惠脚於府攝事徐邈之例於府綜攝詔從之

旨幼云王述不拜中書監惠脚於府尚書令於府攝事也

脚疾都成尚書令常居中守於府攝事也

漢傳中興書云王防字文始為尚書令常居中守於府攝事也

太出遊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成議

不得判省中與書琅邪王綠云王導等俱受顧命導以疾不至詹正色於朝百寮憚之常慕史魚之直

所不能處皆委之王公咸不許也

飛白題尚書肆宋書王僧虔為尚書令善飛白書每題尚書肆曰圖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濫引之不已則遂是故士之宜疾當時嗟賞以垂庫右銘

呼為筆公魏志云鍾繇為尚書僕射時重之

朝之大事無

疾不敢輒幹乞依故尚書王述惠脚於府攝事徐邈之例於府綜攝詔從之

王述惠脚於府攝事徐邈為尚書令朝廷有疑議常諮之

旨幼云王述不拜中書監惠脚於府尚書令於府攝事也

軍國大事悉與籌焉

脚疾都成尚書令常居中守於府攝事也

漢傳中興書云王防字文始為尚書令常居中守於府攝事也

太出遊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成議

不得判省中與書琅邪王綠云王導等俱受顧命導以疾不至詹正色於朝百寮憚之常慕史魚之直

所不能處皆委之王公咸不許也

飛白題尚書肆宋書王僧虔為尚書令善飛白書每題尚書肆曰圖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濫引之不已則遂是故士之宜疾當時嗟賞以垂庫右銘

呼為筆公魏志云鍾繇為尚書僕射時重之

朝之大事無

貞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確焉若華嶽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成身匪隆污其哉惟清素綱用亂廢禮復經於是百揆時序王猷允塞告厥成功用俟萬歲

原表後魏溫子昇代臨淮王或謝封關府尚書令表曰臣道媿山東氣慙隴右激水弗功搏風無力但以平原帶地資緒極天發趾自高理翮以遠出臨侯服既乏刺舉之能入踐帝閽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戈清廟推轂朱門孝闕淚河功慙汗海大寶遠降橫草未樹顧以有涯願言知止　又爲魏南陽王元寶炬讓尚書令表曰

臣聞立而托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虛責實雖欲自勤終焉靡效　梁范雲爲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曰陛下繼明南面復垂顯錄增榮益觀豈測身限五而露不廣海塵不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久妨彝序尸祿昧寵取蹈風歌中寐軫心方餐凝慮寧可冒蘧綜之重負學製之談將玷朝徽罪伊身議　第二表曰臣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息隱天下有道方圓歸其能是如以鷲鷙之才不致問於千里瓦礫之質存待價於十城伏願陛下矜臣負乘之尤照臣匪飾之情迹言觀用允授上才斂

惠流恩曲蠲下第則雲序斯平彝章載穆　沈約拜尚書令到都上表曰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降旻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丘嶽之重登階望席恍焉失步　北齊邢子才爲文襄皇帝讓何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爲易　又表曰正以晝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抆是陵夷之運　陳江總讓尚書令表曰臣弱歲立朝本無奇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

值梁季不造收拙人間東竄三江南徂百越不知秦漢十有七年心跡退黜平生畢矣但野性疎嬾不屑死增俯仰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阼任寄隆重諮以商丘之木遠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璉之器當由崇賢使舉早守名節竊以天府文昌萬方之鼓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尊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云久三十餘載一旦開置必資望實豈期廷典私偏濫庸菲薄陛下聽覽餘辰曲垂昭納遂斯反汗高選具瞻則敝蓋敝帷使臣暮齒歲制月制賒臣皓髮不以一怠

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宇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爲準的儒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刑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慎歟

原 陳江總除尚書令謝臺啓曰竊以昔之家司今曰端揆頃同台袞無人則闕臣之朽薄安可叨貪謹當奏承夜月冀奉三思之旨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又除尚書令斷表後啓曰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揆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臣僚不容始自庸菲以謹物議當令藩翰至戚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一作愼前作俞往之則闕乎章之道臣竊心布款有理存焉

淵鑑類函卷七十四　設官部十四　尚書僕射　諸曹尚書　尚書左右丞　尚書僕射一

原 杜氏通典曰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傅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政事故曰僕射僕射於射也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凡此諸官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爲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若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二人爲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後漢尚書僕射一人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印綬與令同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禁劭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魏武意欲使尚書僕射皆選品高者以居之故三公缺則僕射補之及郎從大將軍至小黃門皆選用名士晉宣帝爲相及魏武崩陽厥成百官大會上笑曰鍾繇荀彧各得其一以子嬰當三十匹卿及諸尚書在職不得成此數徐宣宇實堅爲左僕射無恒魏時中書監令宿留事務加置二員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恒置矣若無令則左僕射爲省主與令同若左右並闕則真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　宋尚書僕射勝右減左右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執又與尚書分領諸

曹兼掌彈舉王弘為僕射彭城王義康入朝不拜弘固辭不得乃風旨彈劾義康以事尋解免官而已齊左右僕射行則分道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諸曹詔啓廟諱陵車駕行幸朝儀漫內非違文武衆庶給假事其諸吉慶瑞應衆賀災異賑發左僕射主右僕射糾之職掌如令凡諸除署功論封爵差量人役百工死病七品已下請州府並宜用黃紙武后改二僕射為文昌左右相進階為從三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為左右僕射開元以來始有單為僕射不兼宰相者

左右僕射二年九月敕門下及都省宜一進開元元年改為左右丞相從二品統理衆務舉持綱目總判省事二年四月別錄制敕自三月元三年閏五月制尚書省諸司及諸州府並宜用黃紙武后改二僕射為左右丞相進階為從三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為

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則為宰相故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求才賢是為宰相弘益之道今以淺辭聽訟不暇豈助朕求賢之意乃令尚書細務悉委於兩丞其冤濫大故當奏聞者則關於僕射及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為宰相不然則否然為僕射者亦無不加焉至開元以來始有單為僕射不兼宰相者

子095-083

太后丞相敞爲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衆務舉持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

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憙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蘇味道或是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乘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己實宰輔也其時別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得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以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令並豈有實乎此例甚衆不能徧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寮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不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

增 唐制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人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 六典曰左右僕射開元初改爲左右丞相自此之後遂不知國政天寶元年復爲僕射二年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 會要曰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加知軍國重事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復爲宰相矣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元宗令選日上因制儀注自非中書門下諸三品以上皆坐受其禮因爲故事元和六年禮官案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咸與卑官荅拜令僕射皆冊拜官也會

昌二年陳夷行崔珙拜僕射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荅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不容獨優開元二年以僕射爲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荅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　文獻通考曰宋制左右僕射掌佐天子議大政貳令之職與三省長官皆爲宰相之任元豐官制行不置侍中中書令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職事寄祿爲特進政和中詔曰昔神考訓迪厥官有司不能奉承仰惟前代以僕臣之貳充宰相之任可改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靖康元年詔依制復爲僕射乾道八年詔左右僕射依漢制改爲左右丞相

石林葉氏曰本朝沿襲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爲之長則出令之職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退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頓閙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以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己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爲重複因有并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按

以宰相而兼他官本非令典唐制所謂反輕宰相之體是也然時方用兵則兼節度使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急財賦則爲鹽鐵轉運使蓋以國家方重其事而以宰相提綱則下不敢以泛泛之司存視之猶有說也至於三省則俱爲政本之地無所不統長官則爲宰相所謂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是也佐官則參知政事是也今元豐改官制既以中書門下同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矣而復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則是既自有佐官而復以長官兼之贅疣甚矣蓋仁宗必欲復唐三省之職而

蔡確以有中書造命之說已爲次相兼中書侍郎王珪爲首相兼門下侍郎實欲陰擯珪於門下使不得與造命取旨之事苟以便其專政之私而不復顧體統名稱之不順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尚書省太祖嘗有左右尚書其後更設曰尚書令曰左僕射曰右僕射元無僕射官　明無僕射官

尚書僕射二

原初學記曰僕射秦漢秩六百石公爲之增至二千石至梁加秩中二千石自魏以來品第三至陳加品第二自東晉以來祠部尚書多不置以右僕射主之　百官

表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月俸四十五石　漢書曰鄭崇字子游哀帝時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聞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爲人所譖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鍾離意別傳曰意字子阿爲尚書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繒三十匹尚書侍郎廣陵瞿鄧誤爲三千匹詔大怒鞭鄧欲死意排省閤入諫曰海內遐邇謂陛下貴於財而賤人命愚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合大義恚損怒消敕大官掾賜鄧酒藥詔謂意曰非

東元年詔依舊制置左僕射以上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僕射　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爲右僕射肅祖常居內殿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　齊書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逈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昏衰之政不可爲

則　南史徐湛之爲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諸詞訴絕不料省悉之亦以令掌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諮詢訴絕不料省悉之亦以尚之互相推諉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以張延賞爲左僕射唐中宗神龍元年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政事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　詳前合要　後周書周惠達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鼓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自是儀軌稍備　宋太祖建隆元年加魏仁浦右僕射同平章事　神宗元豐五年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高宗建炎四年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尚書僕射三

綜　蒼玉　阜襜上諸前二文德難得將軍將軍阜落路稱白襜通典永常白襜路稱白衣尚書與此異　東觀記丁鯤永字君長汝南人永好文章兼明經術拜僕射行將軍事府吳安撫河東永好

排閶曳

清恪　忠允　先賢行狀云毛玠爲尚書僕射雅量公正在官清恪　晉起居注曰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以珪爲右僕射

總百揆

副端右　謝霈晉書曰古者重武事賈舒取其捷翻如僕名之八座參攝百揆出納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顧和爲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敕還其優遇如是尋朝議以臨端右之副不宜奪外史加銀青光祿大夫

協宣庶績

總統留事　晉起居注曰太康元年詔云尚書舊置左右僕射加以協宣庶績中間久廢其復置之下詳前二

國之司直

官之師長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爲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臨淄侯植有寵玠常與崔琰盛稱植以矯正相謂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　晉起居注曰玠起重衣太又曰支帝時敢以貴謝

選四辭

二龍雙驥　述異記宋後漢尚書僕射王懋晉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主開封

括賢俊　漢舊儀云尚書僕射主開封□今主贊奏封下書又漢書典職尚書僕射主開封□今主贊奏封下書又漢書典職尚書令僕射主開封計掌授廩假錢穀也　晉起居注云永嘉元年尚書令僕射主開封計掌授廩假錢穀也　晉起居注云永嘉元年正月記曰左僕射所以廣招賢俊綱始萬化之機僕射統軍荀顗可進爲右僕射所以廣招賢俊綱始萬化之機僕射統軍荀顗可進爲右僕射所以廣招賢俊綱始萬化之機僕射統軍荀顗可進爲右

綜名實

彌縫遺闕　王隱晉書云荀勗守尚書令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訊牒隨車

白帖王敬弘爲僕射領吏部王隱晉書云荀勗守尚書令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晉起居注曰荀顗代陳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張銓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高爲左僕射時高等供拜帝點斬詔令四人同入高等升殿方中郎將西中郎將諱弟執爲東海王

綜

帝變色問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行將軍事府吳安撫河東永好帝不悅後遷尚書令僕射敬弘對曰臣乃得訊牒政白不解帝不悅後遷尚書令僕射敬弘對曰臣乃得訊牒政白不解帝不悅後遷尚書令僕射敬弘對曰臣乃得訊牒政白不解

承秦

隨車之墮車時人謂之墮車僕射　魏尊碩德選在徐宣　晉寵元勳選在承秦後加之叔旗綜核名實屈伸隨宇元禮遷僕射與太傅陳蕃俗澄正　華嶠漢書云蕃雖力惡心漏縱遠期李膺字元禮遷僕射與太傅陳蕃俗澄正　華嶠漢書云蕃雖力惡心漏縱遠期

羊祜僕射

折衝威敵　起敵國畏

將軍實憲威振天下常使聞壽即送詔徵前後上書陳寄所請託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訪軍國大事　于寶記武帝訪祜以伐吳之策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重其拱無為委任責成　宋史王道二年呂端加宰相

宋史王道二年呂端加宰相端為人深沉有智識重厚寡言不苟合

總樞機重權　晉人聞之曰陳總樞機重權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稱為強正　晉起居注云羊祜為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奉少主朝臣無出其右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稱為賢舉　晉起居注云羊祜為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奉少主朝臣無出其右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稱為賢舉　晉起居注云羊祜為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奉少主朝臣無出其右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綜詳朝政　晉起居注云太始七年詔曰尚書僕射總括萬機以貳紀綱綜詳朝政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贊治道　臧榮緒晉書曰謝安字安石為僕射詔曰尚書安石內贊治道外綏戎政可

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發以漢末大亂避地隨宣王以高平陵之勳進爵為侯轉散騎常侍祜與從兄琅邪王戎俱以清貞知名少有大志好治園宅植竹木養魚鳥以為樂

尚書僕射

四

原署尚書事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置僕射一人尚書令有缺則僕射署尚書事

事時以太常卿兼尚書僕射參掌選舉為左僕射

安參選左僕射　宋參選左僕射相國冀公東齋

成功雲雷際　翊聖天地

都民遮留中外鼓　晉宋齊三公及僕射皆以千加鐃鼓吹一部

舞　晉起居注云羊祜為僕射詔曰尚書安石為僕射詔曰尚書安石內贊治道外綏戎政可

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

成功雲雷際　翊聖天地

都民遮留中外鼓　晉宋齊三公及僕射皆以千加鐃鼓吹一部

舞　晉起居注云羊祜為僕射詔曰尚書安石為僕射詔曰尚書安石內贊治道外綏戎政可

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

安參選左僕射　宋參選左僕射相國冀公東齋

右僕射以懷大體上意忠事革上風　撒簾還政　肩輿入省　英宗治平元年

韓琦徙太后垂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悉當琦即當太后復奏太后未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大我當還深宮耳遂起琦即罷簾命撤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既拜後見后后曰相公不可大我當還深宮耳遂起琦即罷簾命撤簾還政肩輿入省

都民遮留中外鼓　晉宋齊三公及僕射皆以千加鐃鼓吹一部

舞　晉起居注云羊祜為僕射詔曰尚書安石為僕射詔曰尚書安石內贊治道外綏戎政可

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

成功雲雷際　翊聖天地

籍田奏上從之　華嶠漢書云黃霸字世英為僕射帝幸上林苑觀籍田霸上古聖帝莫不敬恭神祇

晉書禮志曰魏明帝幸許昌東郊觀稼還謂侍臣曰人主不可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親耕以率先天下

何澄坐家視事　晉起居注云何澄字季元遷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以家視事免官

晉書何曾傳曾子遵字道祖歷位清顯遵子惲字季友亦有才學文章為上所昵惲子澄字元琳拜侍中與籍等並以才學見幸武帝嘗謂侍臣曰何惲父子可謂一門三俊也

李豐常多託疾　晉起居注云李豐未滿百日暫起已復病暫表陳豐依違三公間無所是非故時人有詩書云李豐兄弟如游

晉書李豐傳豐字安平東平人也父典魏時為尚書豐少有美譽弱冠與夏侯玄齊名玄每稱豐清平有識理

黑面僕射　晉尚書右僕射新成之子欽字思若累遷北海高陸之為尚書僕射初始民田畝更反易乃詔均平

僕射均田　晉尚書高陸之為尚書僕射初始民田畝更反易乃詔均平

大小僕射事　陳書袁憲遷右僕射參掌選舉為左僕射是憲長兄關錢為左僕

尚書僕射五

原詩梁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俊人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遵衰壑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濬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遺離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撫瑟辰已矣余何歎輟舂哀國鈞

唐任希古和左僕射燕公春日端居述懷詩曰豐野光三條媽庭贊五臣綈綃歌美麼絲竹詠芳塵聖曆開環象昌年降甫申高門非捨築華構豈垂綸鳳邸搏霄翰龍池躍海鱗玉鼎升黃閣金章謁紫宸禮閑通政本文昌總國鈞調風振薄俗清教正彝倫星迴應緹管日御警寅賓葉上留槐變花發小堂春思往東都晃言訪北山巾赫赫容臺上千祀耀平津　越趙彥昭奉和悼右僕射楊再思詩曰兩揆光天秩三朝奉帝熙何言集大鳥忽此喪元龜坐歎公槐落行間宰樹悲壑舟今已去寧有滯川時　增韓胡上田僕射詩曰家封薛縣異諸田輔主榮親義兩全僕射臨戎謝安石大夫持憲杜延年金裝畫出羅千騎玉案晨餐直萬錢應念一生留閫下閶門遙寄魯西偏　黃滔賀清源僕射新命詩曰雖言崧嶽秀崔嵬少降連枝命世才南史兩榮惟百揆東閩雙拜有三台二天在頂家家詠丹鳳銜書歲歲來虛說古賢龍虎盛誰攀荊樹上金臺

增詔梁授蕭重俅左僕射詔曰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頓闕宜速有人具官蕭重俅才學淹通識裁詳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在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增制唐蘇頲授劉幽求左僕射制曰門下尚書佐理四

方取則端揆成務百工是師非允具瞻孰康庶績封州流八劉幽求風雲元感川岳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謨盈啓沃之初存讜直以不回爲姦邪之所忌聲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既誅羣兇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　常袞授李忠臣右僕射制曰文昌所以法成象端右所以長庶寮秦漢則內掌武事魏晉或外綏戎政今之垣翰重任勤勞有功歷踐六卿始終一德必詢羣議然後當盛選　授令狐彰右僕射制曰中臺萬事之會端右庶僚之式所

以總詳參貳恢演協宣勳德兼崇則殊在師長之重勤勞於外則不親損益之煩凡命此官必書於冊極茲朝選用屬時賢　元稹授韓皐左僕射制曰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智用壯者之決況朝廷之大得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儀刑於百辟乎具官韓皐始以直言事代宗皇帝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皇帝爲舍人中丞京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子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而又處權近之際未嘗以恩幸自寵於一時當趨嚮之間終不以薄厚見窺於衆目豈所謂徐公之行已有常而詩人之風雨不改邪

罷去職勞正名端右凡百庶寮無忘咨稟　宋除呂蒙正尚書僕射制曰邦國政治蓋出於中樞朝廷紀綱盡歸於會府矧乃端揆之任聿居師長之崇苟非台鉉之賢曷慰搢紳之望具官呂蒙正挺生英氣符合昌期自先夢卜之求遂荷鹽梅之寄謨明匪懈亮直不渝爰自天官再持政柄洎和鼎實時維老成朕欽若丕圖建用皇極雖彌綸大體固未協於康哉而勵翼小心亦備觀於勤止頗罄隆年之望宜均勞逸之功長是中臺式茲百辟

銘　梁沈約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曰台契興王匪勞物色乘風攀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岨峻東川迴薄吾名臣終天靡作

表　宋傅亮讓尚書僕射表曰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勛纖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總貳殷要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既懸錙銖靡遁鷹鸇習驥終莫之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詰必將上增國垢下招私黷　齊王儉讓左僕射表曰待臣於常均之外眄臣於代僚之右親乘其弩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任國朝草昧參贊百揆　梁沈約讓僕射表曰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

優恩行慕息事身恒分若夫元黃未已非秋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却學疏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竭假衰疾收屏淪暮　張纘讓尚書僕射表曰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問不喜俗人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僑肸體無骨動容竊斧猶成多憾曾閣如闕坐客恒滿情態參差世塗盈虛慧苡興謗拾塵見猜疑似雖分聖致惑人之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證綜　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曰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無歎耆老臣勵則曾華軒冕才伏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元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器寢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而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詳任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又讓右僕射初表曰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離先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雪叔向為凶雖復東歸備罹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悲不逢堯禪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參浚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議當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說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實　江總讓尚書僕射表曰藻鏡官方品裁人物門鷩如市不憩屋漏心抱如冰無欺暗室但冬食星鳥每知泰素世網拘束事歸俗吏此召會尤增擾蔟竊以端揆副職官稱師長革履升降傳呼寵赫儀刑朝首冠冕彝倫兼復參總衡流匡佐聖治妄膺重責必踐危機

諸曹尚書一

杜氏通典曰秦尚書四人不分曹名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尚書自此而有常侍曹主二千石曹主郡國民曹主凡吏民上書以人字改為百姓歷代曹部皆同客曹主外國蠻夷及歸義事訟是為五曹後漢尚書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書一人掌天下歲計兼知諸曹事吏曹尚書一人掌選舉祠祀兼知諸曹事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中都官水火盜賊事民曹尚書一人掌戶口墾田及諸侵奪公私田土山澤池泉之訟客曹尚書一人掌羌胡朝貢事法駕出則護駕後漢光武分二千石曹及客曹為南主客北主客兩梁冠納言幘或說有六曹按後漢志云分客曹為二是六曹也又晉志云以前漢九曹更加中都官曹為二千石曹主中都官事則不應更有中都官曹也案應劭漢官儀云今依劭說為五曹六人又張陵字處仲為尚書戲罪魏朝衆冀帶劒入省陵叱令拳劒劾陵處以歲俸贖罪魏氏春秋曰陵字元伯為人強直有大節為尚書僕射表曰漢興因秦置尚書四人以分曹理事光武改為六人其三公曹主天下歲計及諸郡上計吏事常侍曹主公卿大臣及諸侯王朝覲事二千石曹主郡國守相及刺史事客曹主外國夷狄朝貢事民曹主凡民上書以人字改為百姓歷代曹部皆同客曹主外國夷狄

武冠左貂金蟬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五兵六尚書梁與宋同（如令）亦別有起部而不常置也（山濤門生故吏皆為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尚書郎）陳與梁同後魏初有（殿中掌殿內兵庫）樂部（掌伎角使五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北部）五尚書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選部）兵部都官（民及駕部二曹）都官（左民尚書統左民及駕部二曹）度支左民（左民尚書統左民及駕部二曹）右民（右民尚書統右民及倉部二曹）客曹（主客尚書統主客及膳部二曹）都牧（都牧尚書統都官及膳部二曹）都官祠部（都官尚書統都官及祠部二曹）

有吏部殿中（殿中統殿中帳內及殿中諸曹）五兵都官度支六尚書後周無尚書隋有吏禮兵刑（刑部尚書統都官及比部二曹）工六部尚書唐尚書與隋同（隋煬帝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咸通初復舊）歷代吏部尚書及侍郎品秩悉高於諸曹（初學記曰案漢因之光武分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魏有五曹宋有六曹宋加東都尚書齊梁陳六曹（後魏北齊有吏部祠部七兵都官度支五曹尚書）晉有六曹（晉有吏部五兵度支民五曹尚書）後魏北齊六曹（後魏北齊有吏部祠部七兵都官度支五曹尚書）隋有吏部都官（隋有吏部都官兵部度支工部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煬帝三年改民部為戶部都官為刑部屯田為工部）唐六曹（初置吏部民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再昇 周歷（謝承後漢書曰龐參字伯英入為尚書遷侍中尚書令）委珠 賜劒（謝承後漢書曰鍾離意字子阿明帝徵為尚書文理中正月之間周歷三臺遷尚書令）

序室家相待如賓（梁鴻事見前）曙以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遷尚書令（漢書曰龐參字伯英入為尚書譯禁省不出豪右為之寒百寮肅然）

（梁鴻事見前）如賓了孫如賓（梁鴻事見前）

（梁鴻事見前）

（梁鴻事見前）

諸曹尚書三

原 三爲選官裴松之晉紀云江虨爲吏部郎有萬機損益數朝野稱焉

損益萬機領爲度支尚書擢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焉

又號曰社稷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閑練舊典定舊制

傳太尉李固薦楊準累世服事臺閣閑練舊典定舊制也

爲典具有漸用宜在機密

晉山松漢書云伏湛建武二年拜尚書典定舊制無不綜也

內外不漏

謝承後漢書云甄宇字聖道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敏於衆職

謝承後漢書曰敏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敬恪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幹機密職

又云楊震高字聖道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博雅洽聞練達時務

王博字季習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事無不綜

傅子云傅嘏爲尚書事無大小

王博字季習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臺閣彈駁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軍糧

朱買臣會稽太守上書請治軍糧

校計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支尚書擢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焉

又號曰社稷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明拔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有餘年文武得才多所明拔

內外衆職各得其才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皆由乎度之

文武羣才多所拔貢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拔貢乖濫

柴虛傳者識明也

無欲學詳

許慎聚識鑒識

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

王昶考課

昶字文舒太原祁人也

翟酺高第

酺字子威汝南安陽人也

損益萬機領爲度支尚書擢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焉

又號曰社稷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閑練舊典定舊制

傳太尉李固薦楊準累世服事臺閣閑練舊典定舊制也

爲典具有漸用宜在機密

晉山松漢書云伏湛建武二年拜尚書典定舊制無不綜也

內外不漏

謝承後漢書曰敏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敬恪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敏於衆職

謝承後漢書曰敏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敬恪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事無不綜

傅子云傅嘏爲尚書事無大小

王博字季習拜尚書僕射以嚴毅稱內外肅然莫敢干犯

臺閣彈駁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軍糧

朱買臣會稽太守上書請治軍糧

校計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支尚書擢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焉

又號曰社稷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明拔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有餘年文武得才多所明拔

內外衆職各得其才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皆由乎度之

文武羣才多所拔貢

晉書云帝以司徒掾鍾毓衛遒齊萬年陳事云王如中何墨與平稱高天下稱

拔貢乖濫

柴虛傳者識明也

無欲學詳

許慎聚識鑒識

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

王昶考課

昶字文舒太原祁人也

翟酺高第

酺字子威汝南安陽人也

離大德鍾毓別傳云榮邑令鍾離牧德仁和明帝詔徵詣闕拜尚書僕射錄舊云入作納言光羽儀朝徵

光翼明聖

陸機漢高皇帝功臣頌曰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兩關阻通軌對禁限秋風肅子旅東館徒歌扈南墉寢與夢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露青闕皓月鑒丹宮迴闥清防密徙倚恒漏窮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嵩　隋劉斌和許給事傷牛尚書詩曰名臣不世出百工之所求況乃非常器遭逢興運秋符采照千里銓衡綜九流經綸貴博物尊俎寄

皇猷詔漢傾復理典禮綦還修廢貞棟梁任兼好藝文游佇閒和鼎實行當奉介丘高衢駿稅駕閒水遠遷舟傳呼更何日曳履閒無由歸魂貌修路征櫂繞邪溝林薄長風慘江山寒雲愁夜臺終不曙遺芳徒自留

原 晉後漢繁欽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襄周實司喉吻赫赫禁臺萬邦所庭無曰我審而忘爾明四岳阿鯀績用不成虞登八凱五教聿清舉涉其私乃泰服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永世流聲君子下問敢告侍廷

趙書左右丞一

杜氏通典曰尚書左右丞秦置尚書丞一人屬少府漢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人及後漢光武始減其二則置左右丞佐領僕射之事左丞臺中紀綱無所不總主吏民章服及騶伯之秩右丞與僕射皆掌授廩假錢穀又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楊喬為右丞行直太常事

秦秦不避車馬奏秦不敬下廷尉左右丞郎以次久郎補之三歲為刺史漢御史中丞侍御史行複道中遇尚書及丞郎避車執版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右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版揖稱曰明時郎見令僕執版拜

朝賀對揖魏晉左右丞銅印青墨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兼糾彈之事右丞掌臺內庫藏廢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奏事宋因之而右丞亦主錢穀（慶玩之宇茂瑤宋元徽中為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今詹貴賢居右丞已累全要可補矣）皆銅印黃綬齊左右丞寢廟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諸案彈用除置吏補滿除遷（任瑄為右丞奏御史中丞陸慧不糾劾議免官又建康令與朱陵令同乘行車貌薄四率右丞上不得聚列騶免其官）視中書郎遷黃門郎左丞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內外諸庫藏穀帛刑

創架爭訟田地船乘兵工死叛考則訂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人領州郡租布民戶移徙州郡縣幷帖城邑人戶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丞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則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黃案則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郊廟朝廷儀體亦左丞上署右丞次署梁皆銅印黃綬一梁冠左丞掌臺內分職儀禁令報人章督錄近道文書章表奏事糾諸不法凡諸尚書文詣中書省者密事皆以契刀囊盛之封以丞相印（劉治宇義耀為左丞奏事繩不肅貴敬通）右丞掌臺內藏及廬舍凡諸器用之物錄遠道文書章表之事陳因

之後魏北齊左丞為上階右丞為下階北齊左丞掌吏部等十七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下石（後魏曹三公祠部主客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丞始為此名）右丞掌駕部等十一曹駕部屯田虞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亦管轄臺中惟不彈糾餘悉與左同

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駁（元壽宇長壽為尚書左丞奏劾之忘匹好令其子舍免慢之母為聚斂之行御史韓徽之等見而不彈請付大理）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為左右肅機（其年有宇文化及孫論責於勿陽盼未詳案狀詳者自以道理之至於勿已成無

各一人皆係中書省後革中書省並左右丞不設

尚書左右丞二

源 紀綱 管轄上詳通典 傳成谷辛職詩序曰尚書左丞
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
職之要後泰此任能使萬事
總上詳管轄注 傳暢晉諸公贊曰許奇
字子泰為尚書左丞有智採
秩 漢官儀云漢制入座丞郎
解交 詳漢書注留增缺 百寮憚
遷和帝誅留增缺 遷左丞為百寮所憚後坐事
發拜尚書僕射 長升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
八座 書三臺 並詳 秦郭奕 彈崔洪 傳咸為尚書
左丞時尚書郎以下居萬機之會點乃皇
又自表休罷乞出臨裝詔書聽解疾病不起復
下視

尚書左右丞三

不開

潘書賈謐傳謐尚書左丞并參
凡部務諸議多所創定每見
省中為之語曰上論北齊張
以此呼之 宇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
文宣笑曰君欲學邴吉詣牛喘也賜以御
待 不置僕射 怒對宰相 唐書右丞
見稱江夏王道宗 宗初封不置左丞代宗
悅賜帛二百匹勞之已而不置左丞功蕭遷又
省月 顏真卿為尚書左丞功蕭遷又
請先 為五陵孔煥而後還宮事代宗
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
信者何罪然翹足事豈嗤鄙公再
奏求良田 勃競銀窟 隋書楊
為氣負一好良田為報汪遵以私汪
事眾當與良田習法令果割畝時遵
尚書王明為尚書左丞時仕部尚書
為尚書右丞

不開

凡部務諸議多所創定每見
省中為之語曰上論北齊張
以此呼之 宇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
文宣笑曰君欲學邴吉詣牛喘也賜以御
待 不置僕射 怒對宰相 唐書右
見稱江夏王道宗 宗初封不置左丞代宗
悅賜帛二百匹勞之已而不置左丞功蕭遷又
省月 顏真卿為尚書左丞功蕭遷又
請先 為五陵孔煥而後還宮事代宗
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
信者何罪然翹足事豈嗤鄙公再
奏求良田 勃競銀窟 隋書楊
為氣負一好良田為報汪遵以私汪
事眾當與良田習法令果割畝時遵
尚書王明為尚書左丞時仕部尚書
為尚書右丞

尚書左右丞三

原 掌百官威儀舉劾初

用署吏督遠近文書急假也

職輕事重以賤制貴傳咸表云左丞主內庫藏新舊量物用多少又斯任魏於不稱灌罪之及也

領都令史晉百官表注云左丞領都令史七人史五人幹二簿人八人也

署諸財用典通

量物多少晉百官表主曰左丞主內體制丞主臺內體制選舉人所難居臣以闇劣

府以令僕執國大政而丞為之貳禮優秩峻茲謂輔臣某亮直清明有猷有守服在禁近厥聞惟休茲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於右轄於戲庶習雖逸法艱維初凡厥有官弗祇弗迪亦惟朕政未發於中其能允諧時汝之任往服朕命厥惟懋哉　又補左丞制曰某問學才猷談洽通敏自朕識拔揚於禁嚴是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於左綱於戲若昔大猷訓迪在位時朕忱汝協齊茲惟祇辟可以書列曹惟若德可以熙庶績圖休於永嘉尚懋哉

增　詰宋蘇轍劉摯尚書右丞詰曰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謂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少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增　表蘇轍謝除尚書右丞表曰渙汗之恩已行而不返僊優之志雖勤而莫伸上媿鴻私下慙公議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踵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俾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間唱嘯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能安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己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隕不渝始終少答恩造　為樊左丞讓官表曰伏奉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慙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臣聞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算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寮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貫

握蘭起草普奏朝經剖竹頒條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
聞聲庸版圖再編貢賦未均於九州銅印更操威儀不
檢於三署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
謂匆求俊乂側訪瓌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
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
倘蒙垂收紫澤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
成之地

淵鑑類函卷七十四

設官部十五　諸曹郎官　尚書令史　行臺省

諸曹郎官一

原杜氏通典曰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
事一人主匈奴單于譬部一人主羌彝一人主吏民戶
口墾田一人主財帛獻貢委輸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
人（後漢志曰尚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又漢官儀尚書侍郎三十五人又晉志曰光武分尚書爲六曹之後今置二十四人並未詳就是）主作文章起草取孝廉年未五十
先試牋奏選有吏能者爲之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

淵鑑類函卷七十五

書郎初從二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
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其遷爲縣令縣令秩
滿自占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吏
部典劇多超遷者鄭弘爲僕射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
無樂者諸吏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八座受成事洩於
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後漢尚書陳忠上疏曰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之官宜得其人轉相請寄繁也）
白綾被或以錦緣爲之（緣繫也）給帳帷茵褥通中枕
大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穀果實之屬五日一美
食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

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燒熏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後漢王涇為尚書郎謹奏常依舊據法為二意之表雷義但拜尚書郎義以友又徐防為尚書郎職典密事謙慮出署）魏自黃初改祕書為中書置通事郎掌詔書（即舍人之任）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晉比部南主客別議郡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官水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各主軍事刑獄其餘曹所掌各如其名）宋武帝初加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合為十九曹元嘉十八年始定料部也三十曹齊依元嘉制其拜吏部郎亦有表讓之禮表讓三讓中書疑請度支郎中書比部南主客別議郡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官吏部上請宋讓中書吏部郎亦

起部之中兵右外兵外都官二十其石北部水部膳部度支金部左民右民金部庫部吏部三公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郎中隋後魏北齊置部中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特郎主客膳部等侍郎各二人分司官曹務直禁省如漢之制至開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攝其曹事今尚書員外郎皆謂之侍郎皆無員外之號前代史傳及職官要錄並謂之尚書郎自此始以前歷有言員外郎者蓋謂員外散騎侍郎前代所言郎官上應列宿蓋謂三公象也具三署郎錄篇前代所言郎官即此謂今尚書郎中也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其置自此始以曹名爲稱首歷代皆謂之侍郎

始也或有曹加二人者夫侍郎之名蓋矣漢凡諸郎皆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故武帝時兒寬爲侍郎當時謂之侍郎東方朔爲郎亦是也歷代尚書有侍郎位不最侍郎之名猶因秩卑而多非今之郎官矣初學記曰案南史後漢兩置有郎中侍郎魏晉宋齊後魏北齊惟有郎中梁陳兩置有郎中侍郎隋文帝開皇初惟置侍郎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分管尚書六曹事其諸曹司郎中總三十人員外郎總三十一人通謂之郎中尤重其選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唐改隋諸司郎爲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舊今尚書省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諸曹郎掌都省之職唐又每減一郎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諸曹郎掌都省之職唐

陳氏依梁制尚書郎中侍郎之任郎中即今員外郎之任若侍郎即今尚書郎中之任亦有入仕隋文帝開皇初惟置侍郎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分管尚書六曹事其諸曹司郎中總三十人員外郎總三十一人通謂之郎中尤重其選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唐改隋諸司郎爲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武德六年廢

郎耳尋又每曹置一員外郎增品第四諸曹別置二郎尋又每曹省一郎而加承務郎一人當開皇員外之職唐又改為郎中又依開皇每曹置一員外郎

諸曹郎官二

原

應宿　**覩天**　第劍後漢書曰鍾公主求郎不與宿世居百里非其人貝民交其秩萬石尚書即與尚書郎等號曰鳳凰池言將紀令復處之命也人望然如冰鏡也海見此人望然如冰鏡也

草題柱　漢官儀曰尚書郎五日於建禮門內對揖三人一人奏事還立柱下主作文書起草畫夜更直

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直時人號曰柱下史

送之因題柱曰客儀端直常侍郎

趨墀　**伏省**　漢楊惲為中郎後漢書曰郎珍字叔武從伯尊謂曰郎官當發以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耶惲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列宿山郎上見華嶠後漢書曰郎珍字叔武從伯尊謂曰郎官當發以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耶惲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列宿山郎上見華嶠後漢書

入奏丹墀　給青縑被　賜赤管筆　珥筆華軒　上謂初學記

諸曹郎官二

原

應宿　**覩天**　第劍後漢書曰鍾公主求郎不與宿世居百里非其人貝民交其秩萬石尚書即與尚書郎等號曰鳳凰池言將紀令復處之命也人望然如冰鏡也海見此人望然如冰鏡也

草題柱　漢官儀曰尚書郎五日於建禮門內對揖三人一人奏事還立柱下主作文書起草畫夜更直

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直時人號曰柱下史

送之因題柱曰客儀端直常侍郎

趨墀　**伏省**　漢楊惲為中郎後漢書曰郎珍字叔武從伯尊謂曰郎官當發以汝為尚書郎幸可作諸王佐耶惲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列宿山郎上見華嶠後漢書

入奏丹墀　給青縑被　賜赤管筆　珥筆華軒　上謂初學記

諸曹郎官三

原

選孝悌為郎　漢舊儀云高后五年令舉孝悌為郎宿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其同產子為郎

簡良能親職　袁宏漢紀云孝文皇帝詔曰朕聞簡練萬機動成典則良能以親其職

三朝不過　禹貢　十年無過　徐幹

兼理兩曹　秦事三世　漢舊儀曰胡伯始為尚書郎始旬月拜尚書郎為尚書即性勤職事所掌斟酌義理周密畏慎在

更直建禮　漢舊儀曰南宮二十五屋郎宮止應門上應南宮止應門上應南宮止應門上應南

武帝詔史敷部之俊茂若出掌牧守復辟卿大臣之副　朝之俊選　衆彥皆朝之俊選

當區處事宜　大臣之副　山濤答詔云舊選尚書郎補大臣之副州取尤者

拜瓦解帶　以應計史久無人無尤之者請以補郎副之　拜瓦解帶　以應計史久無人無尤之者請以補郎副之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閱覽其餘官　閱覽其餘官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莫敢鬬也　莫敢鬬也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煩劇之任　劣弱之貧元督責之官以煩劇之任才管　煩劇之任　劣弱之貧元督責之官以煩劇之任才管

典劇之職也　典劇之職也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受口宣詔　受口宣詔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草書起　主作文書　綾漢書百官志云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作文書及受百官表注云直郎一人主受書及受百官表注云直郎一人主受書及受

者草　彌綸舊章　承詔彌綸舊章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趨翔廊閣　趨翔廊閣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朝儀之設　優游省閣　優游省閣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前　馬游卿甲科為郎　漢書云馬宮字游卿治尚書以甲科為郎

宇游卿治尚書以甲科為郎　阮德猷上第拜郎　阮德猷云策在上第拜郎

民春秋以為郎　策甲科為郎　阮德猷云策在上第拜郎

之說記乃更延譽才還與　記乃更延譽才還與　阮德猷云策在上第拜郎

平院人以明經為郎　王公仲明經為郎　嘉宇公仲

射策甲科為郎　陸士衡文學轉郎　王隱晉書陸機為

補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　補正平性與道合　後漢補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

孔融上疏薦禰曰臣竊見處士平原禰衡性質良亮英才卓犖幼小敏惠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後漢書云禰衡字正平性與道合

曾忘於心性與道合　夏侯湛理識明徹　司馬彪與山巨源書云太子舍

人夏侯湛有理識明徹應可為郎　黃香數陳得失　後漢書黃香為尚書郎數

陳得失嘗費增加　郭璞數言便宜　王隱晉書

上書夜不離省閤嘗費增加　郭璞數言便宜　郭璞數言便宜　王隱晉書

郭璞嘗為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　龔遂處當平淩口筆俱著　漢書云龔遂字

龔遂處當平淩口筆俱著　龔遂處當平淩口筆俱著　漢書云龔遂字

遂字巨卿拜尚書郎事無大小輒斷於心應對如流　拜尚書郎事無大小輒斷於心應對如流　漢書云龔遂字

巨卿拜尚書郎事無大小輒斷於心應對如流　應時建白帝嘉其才臺閣有疑事一

以委遂處當平淩口筆俱著轉左丞　以委遂處當平淩口筆俱著轉左丞　漢書云龔遂字

劉裕國家故事淩於口筆　劉裕國家故事淩於口筆　又云劉裕字陌

裕在臺閣陳國體　獨直臺上　後漢書云裕在臺閣陳國體

相補尚書郎裕有才讖自在臺為羣寮所服　獨直臺上　後漢書云裕在臺閣陳國體

家事故每有奏議於口筆為羣寮所服　獨直臺上　後漢書云裕在臺閣陳國體

鍾離意傳云舉忠家貧為郎嘗獨直夜入臺無兒滋潤其故甚嘉　獨直臺上　後漢書云裕在臺閣陳國體

疊上無被枕食糟糠帝每下朝　有益臺閣　山濤啓事云太子洗有益臺閣在東宮已

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皆給糟被皁袍及特史二人　有益臺閣　山濤啓事云太子洗有益臺閣在東宮已

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治又有益臺閣在東宮已　有益臺閣　山濤啓事云太子洗有益臺閣在東宮已

久今服中郎故宜得才學不審其可參此選否也　有益臺閣　山濤啓事云太子洗有益臺閣在東宮已

奏議為臺閣崇信　華嶠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據法為三臺之表　謝承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三署服其慎束　三署服其慎束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觀漢記云樊準習國典據法為三臺之表　觀漢記云樊準習國典據法為三臺之表　後漢書云華久嬰篤疾於內人無出表陽跡罕有之者又云帶以為榮

車服其慎也　談者詠其高　王隱晉書魏舒為尚書郎

舒曰吾即其人也被褐而有懷玉之志　談者詠其高　王隱晉書魏舒為尚書郎

舒曰吾即其人也被褐而有懷玉之志　解系州里　漢書云馬宮字游卿治

榮為己俱歷先馬舍人尚書郎與結肓並清白潔　王湛臺閣　晉書云王湛別傳云湛為尚書臺閣益歸重也

益重王湛別傳云湛為尚書臺閣益歸重也　煒煒羣龍　謝承後漢書云丁鴻舉孝廉

吐芳闡中日煒煒羣龍吐芳闡　不能為郎　後漢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郎

請曰三公日議　不能為郎　後漢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郎

美君子美曾顏　不能為郎　後漢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郎

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郎　固辭不拜　晉書云王隱

對曰臣不病不就詔問病差為郎否對曰臣不病不就詔問病差為郎否　固辭不拜　晉書云王隱

為郎否郎曰能為郎者臣論遣出竟不能為郎者臣論遣出竟　固辭不拜　晉書云王隱

士操不修廉陽姑父謝支書郎國寶以中興時賢以之　固辭不拜　晉書云王隱

書郎國寶以中興時賢以之　韓宣職事　後漢其清潔而不用除尚

辭不拜　韓宣職事　後漢其清潔而不用除尚

藥崧走入牀下　韓宣職事　後漢其清潔而不用除尚

下帝怒甚疾言部出郎出　韓宣職事　後漢其清潔而不用除尚

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　韓宣職事　後漢其清潔而不用除尚

受罰之問是誰縛左右　魏略曰韓宣為尚書郎曾以職事受罰文帝輦過

實對帝念臨淄侯遂輕車解

諸曹郎官四

原詩晉陸士衡贈尚書郎顧彥先詩曰朝遊遊曾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元雲施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修雷潢潦侵階除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沈稼湮梁頹流民泝荆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　唐蘇味道在廣州聞崔馬二御史並拜臺郎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臺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摧阻蘭熏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羣遠從南斗外遥仰列星文　沈佺期直省中詩並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披庭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冠劒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韓昌黎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詩曰天星牢落雜喔咿僕夫起餐車載脂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錢起送陸郎中詩曰事邊仍戀主舉酒復悲歌粉署含香別轅門載筆過鶯聲出漢苑柳色過滻河相憶情難盡離居春草多　又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詩曰宓署花驄入丹霄紫誥垂直廬驚漏近賜被覺霜移漢主前珊席穫侯許鳳池應憐後行雁空羨上林枝　韋莊南省伴直詩曰文昌二十四仙曹盡倚紅檻種露桃一洞煙霞人迹少六行槐柳馬聲高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何事愛留詩客宿滿庭風雨竹蕭騷　白樂天賀楊十二新拜省郎詩曰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　李紳省中即事詩曰華省諮爲郎蹉跎已暮到來還襟被隨例且舍香　王介甫送致政朱郎中東歸詩曰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纔滿還歸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尚書左右司郎中一員外郎

原杜氏通典曰隋煬帝三年於尚書都省初置左右司郎二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唐貞觀二年改爲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左右丞務咸通元年復舊令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省署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判都省事若右司不在則左并行之左司不在右亦如之　員外郎武后永昌九年置與郎中分掌曹務神龍元年省二年復置

增六典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遲者置待目焉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察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文獻通考曰宋制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掌受付六曹之事而舉正文書之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户禮奏鈔班簿房右司治兵刑工案鈔房而開拆制敕御史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催驅封椿印房則通治之有稽滯則以期限舉催初於都司置吏設案而議者謂臺郎宰掾不當自為官司遂隨省房分治所領之事惟置守分書奏各四人主行校定省吏都事以下功過及遷補之事元豐七年

都司御史房置簿以書御史六曹官糾劾之多寡當否為殿最歲終取旨陞黜紹聖元年詔諸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違最多者具郎官姓名上省取旨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籍記宣和二年左司員外郎王蕃奏都司以彌縫省闥為職事無不預今宰丞入省諸房文字填委失第呈覆自朝至於日中或昏暮僅絕其勢不暇一一檢閱細故而省吏徑棄宰丞請筆以草檢令承從官廳赴郎官廳落日押字謂宜遵守元豐及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都事自點檢次郎官押訖赴宰丞請筆行下於是詔曰先帝肇正三省詔給

令都司以贊省務令都司寢侵侮自今違法事其左右司郎中左司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掌受付六曹之事而舉正文書之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户禮奏鈔班簿房右司治兵刑工案鈔房而開拆制敕御史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催驅封椿印房則通治之有稽滯則以期限舉催初於都司置吏設案而議者謂臺郎宰掾不當自為官司遂隨省房分治所領之事惟置守分書奏各四人主行校定省吏都事以下功過及遷補之事元豐七年詔諸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違最多者具郎官姓名上省取旨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籍記宣和二年左司員外郎王蕃奏都司以彌縫省闥為職事無不預今宰丞入省諸房文字填委失第呈覆自朝至於日中或昏暮僅絕其勢不暇一一檢閱細故而省吏徑棄宰丞請筆以草檢令承從官廳赴郎官廳落日押字謂宜遵守元豐及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都事自點檢次郎官押訖赴宰丞請筆行下於是詔曰先帝肇正三省詔給

則先集是月滿者為簿名曰闕本及行止簿貼黃簿并官制同進呈御覽畢則受而藏之每有除拜凡尚書省所不敢擬注者則一闕具二三人以聽制授都事二員正七品掌本司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置文牘兼知省內宿直檢校架閣等事右司郎中一員正五品員外郎一員正六品掌本司奏事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都事二員正七品所掌同左司　元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一其左右丞參議中書省事左右司郎中皆參贊中書者　明洪武元年設中書省左右丞各一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都事各　人後

革中書省置六部遂無左右司之名矣

尚書左右司郎中二員外置

隋書曰晉儀遷尚書右司郎於時政漸亂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事文類聚曰隋煬帝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宋因改曰郎中服章與諸司郎中並同元冕五旒衣元章裳刺繡一章兩梁冠又曰天后始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時顧琮以侍御史陳元懷直以洛州司戶遷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並爵弁元纓簪導青衣緋裳一梁冠　又曰白敏中字用晦為左司員外郎武宗惟聞白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病足宰相李德裕敏中文辭類其兄而有器識

又曰武元衡字伯蒼遷左司郎中詳整任職時以詳整稱重　唐書曰許孟容為左司郎中不稱職張鷟劾之云位膺列宿爵總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鋤鋤會府掌北斗之璣衡肅肅禮闈握南宮之樞奧

長編曰元豐六年七月左司郎中范雍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都司出使除職自此始元祐元年范子奇范純夫自左右司出為河北京東轉運皆用雍例直龍圖閣

楊誠齋集曰張栻字敬夫除右司員外郎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宰相慙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上意感悟命得中寢

尚書左右司郎中三員外置

晉精簡得人　倫選有序　唐書曰太宗朝劉伯芻上疏曰尚書總百司之務機要乃為政本比者圖品非其任功勢相侔報遷樊然並得人自然獨不棄職簡曰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百揆時敘臣以為左右丞正總綱紀副貳其職亦當左司郎中典選事將喪其才而校人品之高下吳王晉為左司郎中時吳倫選有序論者稱之後官失其平甲乙參差以為怨府自以為得徐知誥相

子發元豐四年開天章閣初用官制大臨讲詔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右司員外郎直使自書除目時論榮之會要曰紹興十三年三省樞密院進右司郎中上謂輔臣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學為宰相豈可不謹擇

尚書左右司郎中四員外附

增制唐元稹韋審規等左司户部郎中等敕曰尚書郎會天下之政上可以封還制誥下可以昇負牧守居可以優游殿省出可以察視違尤非第一流不議茲選具官韋審規等皆歷踐臺閣達憲章或滿歲當遷或擇才斯授皆極一時之妙足為三署之光於戲提紀綱而分命六聰左右司之職甚重登生歲以比董九賦人曹之任非輕勉竭綸之心勿虛俊茂之求 錄見授郎之任非輕勉竭綸之心勿虛俊茂之求 錄見授柳渙左司員外郎敕曰具官柳渙禄情雅正藝能敏洽頃筆記言才光東觀張燈起草榮動西宮同尚歲之遷式副為郎之舉 又授姜昂右司員外郎等敕曰尚書金部員外郎姜昂殿中侍御史李常等勵節修身敏才通識金曹典事劇效精勤白簡繩違久閒堅正皆能奉職宜稱遷升可尚書右司員外郎常可行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尚書都事主事

源杜氏通典曰都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大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璽兼吏部都大學博士孔度孫為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輯兼左民都宣發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茲選矣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置六人領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二漢有之 漢光祿勳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璽兼吏部都大學博士孔度孫為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輯兼左民都宣發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茲選矣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置六人領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二漢有之 漢光祿勳南北庭主事之署之後漢光祿宇孟博白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為尚書令高第者為之中葉後才高第者為之後漢光祿勳劉陶公偉為尚書令史陳蕃為尚書令史而去郡奉問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為之胡伯蕃公禮為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隋曹閒劇而每十令史罷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謂初登者人學名未為仕

史事 唐並用流外 增事文類聚曰本尚書都令史之職蓋前漢官也漢尚書臺令史秩二百石魏令史皆八品梁陳品第八隋正八品上唐置六人從七品上自晉宋齊後魏北齊隋置八者當八座之數梁陳置五者當五曹之數唐置六者當六曹之數宋尚書省都事正八品元於左右二司各置都事亦古制也 續文獻通考曰尚書省左司都事二員正七品掌本司受事付事

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省內宿直檢校架閣等事右司都事二員正七品所掌同左司　明無尚書都事官

尚書令史一

原　杜氏通典曰尚書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一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爲之　漢官儀云能通群書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曰在時建徵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奸利今者務簡皆可停省　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郎關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取爲時故事尚書郎缺以令史補之光武始改用孝廉又詔中臺著論閤上書公車其婚暴姦賊者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後漢章處宇孟達上疏曰古人委任責成考其功績則不責其細故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銓十令而已其所具察則長官急於求人不如省事不如清心弘其綱紀而已也省愚考功而欲容其河得乎弘其善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師穀糴貴遠人不相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爲之遂促年限優以敘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爲官途總章中詔諸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　晉宋尚書令史雖仍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給書僮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孔顗性素儉闊臺令史亦宜乎　晉宋闊臺寺正書令史雖仍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給書僮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孔顗性素儉闊臺令史亦宜乎　梁陳與晉宋同後魏令史省事一人以諸司三品以上充總轄二十四司及集議定論文武官封贈注甲發付選人出雪投供之事令史

皆愚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弘其綱紀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弘其善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師穀糴貴遠人不相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爲之遂促年限優以敘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爲官途總章中詔諸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　晉宋尚書令史雖仍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給書僮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孔顗性素儉闊臺令史亦宜乎　晉宋闊臺寺正書令史雖仍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給書僮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孔顗性素儉闊臺令史亦宜乎　梁陳與晉宋同後魏令史省事一人以諸司三品以上充總轄二十四司及集議定論文武官封贈注甲發付選人出雪投供之事令史

三人驅使官三人續文獻通考曰金廢帝正隆二年罷尚書省直省令史出為外官明無尚書令史

尚書令史二

原 掌錄上事百官表注云掌錄上事及上書奏及上事上書皆直注也 掌發章表 又云直事令史掌發納上事立草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 別錄判校 所司別掌錄判校朝令改易隋謂之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 北齊行臺兼統民事 二人 魏志云濟陰王思與梁習偶為西曹令史思即直白事失大旨太祖大怒敕召主者將加重辟 掌發章奏 又尚書 北齊行臺尚書郎行臺以秦王儀為尚書令史與郎中令史掌發章奏及後魏謂之尚書大

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內府貞觀以後廢其後諸道各置采訪等使每使有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致堂胡氏曰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挈裘而振其領政出於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於外使大臣承制補置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夫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按行臺省之名雖始於魏晉之間然西漢初興高祖所以委蕭何世祖所以命鄧禹其權任蓋亦類此唐天寶以後以盜賊

陷兩京吐蕃侵畿甸則或以大元帥副元帥命親王勳臣爲之然但可任專征之責而他事則稟朝旨則亦未嘗備行臺省之事也至其末年方鎮擅地請節於是或以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王爵命之如錢鏐馬殷王審知之徒蓋名爲奉正朔而實自爲一朝廷矣然則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隳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陝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無將之嫌肯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慈詡忠簡之言固篤論也　唐文類聚曰宋無行臺省　續文獻通考曰行中書省即行尚書省遼不設金宣宗置行省於陝西元制行中書省凡十秩從一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遏鄙與都省爲表裏中統至元間皆以省官出領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係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爲某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四年改行尚書省尋復如舊每省丞相一員平章二員左右丞二員參知政事二員郎中員外郎各二員都事二員

明洪武丙辰改浙江等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司及設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於各省遂定官制先是仍元爲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參知政事參政入爲尚書至是始改爲布政使司按察司都司是謂三司官並治省城

行臺省二

理邊民冤　有王佐才　上見通鑑注　北史論綽爲行臺部中在官威斷未見知臺中咸稱其能僕射周惠達與公卿往詣明也觀魚至漢故舊也綽曰蘇綽博物乃召問綽事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乃召問綽事有王佐才時應對如流文帝嘉之故舊也綽曰蘇綽博物乃召問綽事有王佐才時帝乃起整衣冠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

自是寵日隆　辦槽解圖　倫擬全橋　獨孤永業齊後主時為河陽道行臺僕射

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樂之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客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急迷是故不出乃遣夜辦馬槽二千馬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乃解圍去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祖將至即馳小艇以鉤之分鑣向岸　專制河南　拜

鎮東都　侯景為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為行臺左丞高祖不許　周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領兵十鑣專制河南仍以為行臺左僕射時從

設官部十六　史部尚書　侍郎附

史部尚書一　侍郎附

杜氏通典曰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　夔家言太者進退興名也理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主也建立也邦國之所居也掌助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蓋因事設員以司其務非擬於古制也至光武乃減五曹或六或五亦隨其所施無常典也魏晉以來多定為六曹六曹分職各有所掌隋六部其制益明唐武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參詳古今史部為尊任則天官冢宰當為尚書令非吏部也任官之始宜出於吏部故言吏部云

及夏官之屬有司士下大夫二人掌羣臣之版古書版為班班書為版版名爵也　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謂用功過黜陟者　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年數多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理　告王所以德詔爵者之德以功詔祿理有功勳以祿後詔以爵有賢者之德以能詔事以久負食有勞者之事以治詔廢置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食定　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後又為選部雲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事吳陸宇子休為選曹尚書性嗜好清議當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區別賢愚澤射百寮舉三署皆賦高賦者與下戶等數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汙者皆以為軍吏置公廨以處之故謂廨舉績課言整齊署事曰整欲以郡不由公私情愛憎不用私整理整坐　晉與魏同

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諸曰君爲晉人倫之職此誰當之江書宇思賢三爲選官始爲吏部郎遷侍中吏部尚書儀曹宇思賢劉聰僭號省吏部置左右選幷右執法郎與定仇族副選衆之任

宋時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考式不欲威權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貴位尤重東晉之初吏部尚書通掌銓事令史周仲智始爲吏部郎詣尚書僕射殷顗顗以仲智世居東土歌詠之宅令史錢泰能說朝儀故事因留宿事畢不得停止顗免官歌詠之宅諸事因留宿事畢不得停止顗免官

梁陳亦然爲吏部尚書者皆用一時名流後魏北齊吏部尚書掌天下官人黜陟之政後魏太和中改爲吏部尚書其屬有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令史書令史通事令史

北齊吏部尚書掌天下官人黜陟之政後魏太和中改爲吏部尚書其屬有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令史書令史通事令史

隋吏部尚書掌天下官人黜陟之政後魏太和中改爲吏部尚書其屬有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令史書令史通事令史

唐龍朔二年改吏部爲司列太常伯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吏部爲天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爲文部至德初復舊掌文官選舉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曹事舊令班在侍中中書令上開元移在侍中中書令下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爲前行戶刑爲中行禮工爲後行其官屬自後行遷入二部者以爲美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貳

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唐自貞觀以前尚書掌五品選事貞觀二十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劉祥道等奏不許曰朕今銓擇五品事既非總校自合委之侍郎仍知五品已下選事庶事太繁知人實難必須博採衆議始可得人今委侍郎已下即是吏部尚書也由是吏部尚書即不復銓擇五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爲尚書始通其選而分掌之因爲常例開元以前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議政於朝堂午後理務於本司自開元以來宰相員少資地崇高又以吏兵尚書權位尤美宰臣多兼領之而但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選爲故事或分領其事則列爲三銓四年六月勅其外郎御史並

給供奉官貢進名勅授自此不在吏部掌其選
尚書侍郎所掌其一為初學記曰初漢成帝置列
曹尚書後漢初光武改常侍曹為
吏部曹魏時亦為吏部曹專掌選職右於諸曹尚書至
宋置二吏部尚書尋復省一人沈約宋書曰初魏世
吏部尚書掌選舉後改為二人以轄其任職重分吏部為
東西曹吏部尚書主東曹以西曹屬之名而不
分職為三人以轄其任職重分吏部為
者或云吏部尚書若授諸曹尚書直云尚書漢魏晉世
者即云以某官以某官為吏部尚書若授他曹者即云
某官以後始云某官授吏部尚書故歷
代職官之書皆別紀吏部尚書不與諸曹同今書倣此

云出漢書百官表職似又出後漢百官志
分為四文選二曰審官東院
武選二曰審官西院
流內銓
三班院
南曹
主之

文獻通考曰宋興選之職自
勳京朝官院又以兩制中丞名考課又以兩制
遣兩院東京朝官考課併入磨勘院為西院其
院分中書吏房審官西院為審官東院掌文武
官磨勘院為審官東院掌四年以考課永朝官
審官西院為審官東院掌文武官磨勘院為流內銓掌
簿其事自後命朝官充之謂之主判
令史主之

武選二曰審官西院
三班院
南曹
主之

文獻通考曰宋興選之職自
一日置審官院三年詔審官西院與三班院以掌儀制使辭
院審定是供奉官等總數奉原等總數
錄宣徽院至是別置三班院以考之
殿最以定其遷秩之法古立官至公且奉
命近臣主之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
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

右選唐制文選事於吏部試選則兵部主之
政令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
非中書省勅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陞朝官自皇城使
職事官自金吾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
事則司封主之賜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最
名謚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及酬
賞封贈者隨所分隸校勘法例圖甲以上尚書省即法
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
上則列遷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給告身則通
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按侍郎
左右選凡十五按而四選密矣 尚書從二品掌文武
選之事而奉行其制命凡天下員闕具注諸籍月取其
應選者揭而書之集官注擬考其闕閱以定可否凡選
授封爵功賞課最之事皆所隸郎官驗實而後判成焉
若有疑不能決則稟議於尚書省即應論奏與郎官同
上殿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南樞密院掌文銓視
吏部而部族丁賦之政亦與焉南面吏部置官有尚書
侍郎中員外郎 金自太宗十二年始法古立官至

天春元年頒新官制及天德四年始以河南北選人並赴中京吏部各置局銓注命吏部尚書蕭頤定河南北官通注格以合注人依年例一就銓注餘求仕人分四季擬授遂為定制審官院不屬吏部設知院一員從三品掌奏駁除授失當事遺漏及違格不應奏者舉劾之凡職官自一品外路九品官隨品敘進本院官吏大安二年置元史曰元史部尚書三員侍郎二員郎中員外郎等掌天下官吏選授之政令凡職官銓敘之典吏員調補之格封勳爵邑之制考課殿最之法悉以任之下兼掌奉中書令旨以上者與奉中書令旨以下者同以上者聞奏以下者自行銓注五品以上者聽制中書侍郎參議中書省事正三品以下從三品以上者聽制尚書省侍郎參議中書省事正四品以下從四品以上者聽制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以下從五品以上者聽制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以下從五品以上者聽制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正六品以下從六品以上者聽制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正六品以下從六品以上者聽制尚書省左右司都事正七品以下從七品以上者聽制尚書省左右司都事正七品以下從七品以上者聽制尚書省左右司都事正七品以下從七

同治曹事奏事則同班惟吏選分領四選有所論奏則各以選事同所隸郎官上殿南渡初諸曹尚書侍郎惟吏部備官紹興中六曹皆罷惟尚書以處未應資格之人建炎又置權侍郎滿二年為眞舊制吏部除侍郎二員分典左右選總攝吏部侍郎間命官兼攝惟稱左選侍郎或右選而已紹興三年謝深甫張叔椿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稱既而徑入除日相承不改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吏部尚書下曰侍郎上曰員外郎其下屬官未詳　金吏部侍郎二員正四品　明吏部尚書一員正四品　元吏部侍郎一員正四品　元吏部左右侍郎各一人

吏部尚書二

原 魏志曰盧毓為侍中在職二年多所駮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知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王隱晉書曰山濤為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風俗凌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絰從戎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飯於人　沈約宋書曰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固辭不受丞傳隆問傳亮選事若總以見付不論不盡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付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羨從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甚貧約不營求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常為上所佐潛衣帛以紈曰衣成後起　又曰顏峻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謝莊代峻意多不行峻容貌魁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欲矣荅之時人語曰顏峻嗔莫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百官表注曰吏部尚書一人秩六百石掌選舉齊祠　晉諸公贊曰李胤字宣伯為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偏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舉何而著於令　世說曰王濛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是誰曰裴王家兒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俊二十年此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裴真為監軍范立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裴卿此段還不失護軍素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增 唐書曰裴遵慶代宗時遷吏部尚書朝廷優其老聽

就第注官時以爲禁　舊唐書曰天寶十年楊國忠兼吏部尚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帽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僚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其所昵者吏爲立碑尚書省以頌銓綜之能　宋楊誠齋集曰葉顒權吏部尚書乾道九年名對便殿賜坐賜茶禮與他日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冊在禁中又問卿當官以何者爲先對曰以公忠爲先帝曰卿宜無忘此二字　宋史曰元豐新官制李清臣拜吏部尚書清臣初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

尚書而循承議者乃授朝奉大夫　又曰神宗朝蘇頌判尚書吏部興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以爲者多寡爲先後爲次　又曰神宗朝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上進退大臣時時名朝面可否稱爲先生朝公退宿朝房惟朝望歸謁家祠天順嘗諭大學士李賢曰今六部尚書皆得人但吏部王翱老耳時以到選先後爲次　凡五年每選人改官關送磨勘吏洗垢求瑕故爲稽滯公勤吏曰某官緣某事當參某處仍引用合用條例及

事多脫誤至是拜裕實出處勤裕感上知遇精白思報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注牘至期引奏填牒更無舛錯而庶官得人一日太監覃昌語裕曰先時選官奏入上必命司禮監看詳然後報可近日上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奏入即與批行　又曰孝宗即位即家召王恕拜吏部尚書言官謂恕且老而瞽不當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寒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在吏部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以

弼成弘治之治　又曰馬文升遷冢宰明年當大計天下吏孝宗召至煖閣諭之曰天下觀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以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按之下階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　又曰嘉靖間太宰缺廷推兵部尚書唐龍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龍不可乃改吏部龍為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有所用舍聚僚共謀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聚廢棄四十餘人皆時譽也　又曰世宗嘗問孝宗舊臣而賢者誰乎廷推周用名以吏部尚書是時部中為政專尚書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遽相踵以噤不語為知體郎中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書用知其獎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咸樂為之盡力而部郎中亦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為奸私故用之典銓不嚴而肅　又曰朱希周為吏部尚書嘗考察嫉者言於上謂南科不罷一人以為私希周言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皆不肖亦且姑去一二以塞責乎（以上尚書）　唐書曰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侍郎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為限所奬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

撓光庭懲之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閤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遵乎轍者嘉其尋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為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乎　又曰裴行儉馬載為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馬又盧從愿為吏部侍郎與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曰吏部

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又曰蘇晉為吏部侍郎裴光庭為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勝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侮己出為汝州刺史按集覽過官者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俗謂門下省審之為過官　又曰韋陟為吏部侍郎當病選人曾名按脚竊授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陟剛毅嫉惡風采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常脫得數百員開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又曰德宗貞元趙宗儒為考功員外郎點陟詳當無所回憚考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旋罷家居後遷吏部作郎名見勢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　又曰孔溫業大中時為吏部侍郎不樂居朝矣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侍郎不樂居朝矣　唐新語曰姜晦為吏部侍郎舊令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示絕所禁私引致者晦覺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遠近稱慕朝歎服　山堂肆考曰韋夏卿為吏部侍郎從弟執誼在翰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納夏卿懷中夏卿不受曰吾與汝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如是乎執誼大慚　宋史曰淳化時蘇易簡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　又曰太平興國五年置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命郎贊滕中正雷德驤領之　又曰真宗時雷恕以吏部侍郎知貢舉自以供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媿於知人矣　又曰元祐中范百祿為吏部侍郎[illegible]子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漸消之自今缺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　又曰仁宗朝杜衍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南吏多受賕出縮為奏衍既視事即勅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毋得升堂各坐曹廳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姦利後進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又曰吏部侍郎彭龜年論韓侂胄將竊

胄俱請祠知樞密院事陳駿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佈胄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邪　樓攻媿集曰孫逢吉為吏部侍郎朱熹之去逢吉力救之彭龜年補外又言不應為近習而逐正人一日會食吏部中或報王嘉除閣門祇候逢吉曰此乃優伶嘗於內庭效朱侍講容止以僨為戲者豈可以污清選當抗疏力爭否則於經筵論之由是飛語上聞內批為郡　獻徵錄曰吏部閻侍郎以應補者請世宗不應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以南兵部侍郎歐陽鐸上輒報可鐸佐吏部不攙家曰吾乃敢家此官哉

續文獻通考曰吏部左侍郎孫弘閏喪葬宗名李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可比必得其人誰可者賢曰無如禮部二人可擇而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士皆稱悅

吏部尚書三

原 銓衡　品藻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與大尚書陸納之母陳氏居近鄰之母每一宮缺輒啓權數人後補清望不自陳既而語康伯曰汝後若此人又康伯為吏部尚書因進用之

題 才　著籤梁顧野王玉篇曰籤書也

選 李重集曰重為選曹尚書裴頠置之左右以明審才之官　庭牧馬閣

聚書　上詳前二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王惠代焉惠名即拜未書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輒聚於閤下　考簿世　調門戶　初陳羣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　王昶晉書曰王昶為左僕射領吏部尚書自戎居要劇未嘗進上寒素退一虛名理一宅田水雖周徧天下聚汲薪門　貢不知　紀性　清通簡要　祖慎廉平　上詳前二　李重晉尚書蘇峻存曰重秉銓管九流品藻清濁雖祖慎莫知所寄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為尚書樸射領吏部清貢選舉認就家用之尚書令鑒以為非體帝曰就家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為當輕重務推之耳　掌六　典統百官　周禮乃立天官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均邦國之人才而論其德行道藝而詔王廢置　銓管　衡鏡　銓衡亦均官　銓管人才　薛綜國讓　阮孚不拜　上詳前二　李重晉尚書蘇峻存曰重秉銓管九流品藻清濁雖祖慎莫知所寄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為尚書樸射領吏部清貢選舉認就家用之尚書令鑒以為非體帝曰就家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為當輕重務推之耳　掌六　典統百官　周禮乃立天官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掌建邦

甄奇錄異　先德後才　上見李嶠謂曰見通典注中弘

餽餉無受　上見通典注中弘　南史江革為吏部尚書私財一無所受

六燕一鴻　丘山污水　上見李嶠謂曰丘山

遠矣審別其飛翔校九章算術一雀一燕而異處則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尚書又王尚書丘崔寔客論之語曰李下無整冠瓜田不納履

災連天坂污水盈盪微風動其輕重一鴻鳴而衆雁集於陸飛鳴相和

文雅陳孔奐為吏部尚書又張融曰丘山總有清雅之才以居輔導之任

乃白於陳主詳之奐乃啓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任以為吏部尚書好抑浮競之風

唐藏書檢校吏部尚書好抑浮競之風

九班制　試三銓法　晉劉頌字子雅為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銓選之法

顏唄謝笑　閻丘裴手　上見二沈約宋書下見二喜書作

唐開元十三年吏部奏十銓選士擬憲部試貢舉考多選實才許觀察使判定有奇才異能之士開薦試用二人分為中銓下銓也

毛玠易俗　巨源趨時　上見三魏志下見二晉書

玠東郡人也清正之士由是風俗變革多所明拔天下莫不以廉潔為先玠與崔琰毛玠並典選舉時有長吏還者皆

定中郡一千小邵五百書馬侯年格不問上之賢

帝問何先　上獻有序　宋上見二楊誠齋集

又崔亮後魏時爲吏部尚書以停解日月爲考限

恩專以停解日月爲考限

未退虛名　不棄大材　南史齊褚炫爲吏部尚書居身清正在選部門庭蕭索宿客罕至每出入左右常携一黃紙糊箱風吹紙剝殆盡嚴太宰屠蘇惠璩部一吏持所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炫手自題榜曰褚炫不傳筆當與門人夜止可謀風月

恐長奔競　唐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小定而棄大德城令歲調逆思禮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炫手自題榜曰褚炫不傳筆當與門人夜止可謀風月

請罷耗費　上見前四朝志中興系年經史部尚書張延賞論甲庫工匠數日可罷之上曰卿可謂責難陳善矣令十年錄奏

上見二楊誠齋集史部尚書表云毛孝先以清化閒李乘爲吏部尚書潤直不阿之者成事中之遂致仕有祭酒某事之曰古無三黜温責臣又見一書歸之序

卻例簿　上見士不問賢注

資格　下見二唐書

編日曆　宋史庭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準手自題榜曰庭準不傳筆當與門人夜止可謀風月

又陳堯佐進退不肖也若用例則一吏職耳

同爲吏部尚書乞編日曆法之垂後世乃詔洪武實錄

與宋廉爲總裁官同爲吏部侍郎張紳爲朝野所推服

崔亮停年　光庭才學俱優　唐開元時李光庭才學俱優與人論事韓愈嘗稱之

游處不雜　唐書王華其生時母夢其始抱雛衣王名華名其兄以榮華之曰榮華無替敝公生名王帶一童子授之導宗時除以此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敝公生名王帶一童子授之導宗時除

由賓尚書　旁舍農人　宋史部尚書梁周翰二年不遷見侃與其妻流涕序其襄選之狀不覺膝屈侃與其妻流涕序其襄選之狀不覺膝屈侃曰斯帝用人之盛也周翰拜謝而出

守仁　宋史部尚書梁周翰二年不遷見侃與其妻流涕序其襄選之狀不覺膝屈侃與其妻流涕序其襄選之狀不覺膝屈侃曰斯帝用人之盛也周翰拜謝而出

選五典文衡　唐盧承慶凡三掌銓選授平允議者與掌銓選授平允議者與

舉扇一塵　停筆良久　上見吏部上

留意孤寒　勤於咨訪　宋樓攻媿集汪大猷權吏部尚書請置銓閉

清公見美　剛直不阿　張梁

單集及之後至關人掩關拒之及之前僕以入書時有由書尚書屬隸政之誤

吳琳致仕家居上遣人察之使者潛至勞舍見一叟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綠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叟曰惟是也使還以狀聞上嘆異命工詞臣吏部尚書習善力辭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鼐地起樓臺善與賓客導同風矣又曰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成化間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之殁惟恐其獎拔寒

高路公之壽獻徵錄明秩興善與賓客導同風矣又曰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成化間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之殁惟恐其獎拔寒

取平錄宋史留正為史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吾安敢臆決無小大尚品日與少宰乃反覆參訂必語所同曰此緣果宜否如否雖十易上見世譯四夷館注敘無小大尚品日與少宰乃反覆參訂必語所同曰此緣果宜否如否雖十易上恩錄之地部王忠肅翱語錄吏部豈報恩能

用人莫先論相　太宰天下

綠號稱平允　吏部豈報恩能

流內銓　唐史部侍郎古之天官而侍郎小宰貳卿又陸佃文昌雜錄吏部掌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長名以勝列銓注期限長名以勝為上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右選

侍郎左右選　唐太和四年吏部奏當司兩銓銓擬官吏部侍郎權要所宜須序應事故有清望官或為東銓自乾元中侍郎西銓久太特郎居右因循例署

厶官而侍郎小宰貳卿之天官而侍郎小宰貳卿古之天官而侍郎小宰貳卿

長名牓　唐陸元方掌天官侍郎銓注期限長名以勝列銓注期限長名以勝為上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右選

玉山照人　白衣領職　晉蔡謨為吏部尚書時有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

高選　行且相鄉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擬一十銓選擇　唐陸元方掌天官侍郎銓注期限長名以勝列銓注期限長名以勝為上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右選

高選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下詔可勝其事曹門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玉山照人　白衣領職　晉蔡謨為吏部尚書時有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

高選　行且相鄉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擬一十銓選擇　唐陸元方掌天官侍郎銓注期限長名以勝列銓注期限長名以勝為上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右選

高選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下詔可勝其事曹門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撰授官後即添成文字知遇一號便曰今年錢萬人總識姓名

安有丁姓士姓者此必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為吏部文武官告

身皆輸珠勝紙軸錢然後給告官畢而貧不能輸錢者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岳請其品高有錢者則賜之其

一切給之百官皆始也　金背鏡

給告身自岳始也百官皆

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以照之

正統間會山馮吏部侍郎上語羣臣曰有官

王勃著才名杜易簡為三珠樹賦之

王勃著才名杜易簡為三珠樹賦之

一布囊　三珠樹　唐盧虔惺赴東都選奉身

討記

無知天官侍郎始裝行檢點選

皆銓衡鑒才　進止詳華　從容贊決

領袁衛百能歐衆記臨滿庭

人皆拭目觀高祖當宴近臣

曰何如溫彥博一明策盛天

部侍郎欲法擇士吏

其間為吏部侍郎自入佐

歲寒圖　唐貞觀時高

為吏部侍郎高

嘉其清慎作歲寒圖併題

正統間會山馮吏部侍郎上語羣臣曰有官

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以照之

王勃著才名杜易簡為三珠樹賦之

王勃著才名杜易簡為三珠樹賦之

一布囊　三珠樹　唐盧虔惺赴東都選奉身

討記

無知天官侍郎始裝行檢點選

皆銓衡鑒才　進止詳華　從容贊決

領袁衛百能歐衆記臨滿庭

人皆拭目觀高祖當宴近臣

曰何如溫彥博一明策盛天

部侍郎欲法擇士吏

其間為吏部侍郎自入佐

歲寒圖　唐貞觀時高

為吏部侍郎高

嘉其清慎作歲寒圖併題

下詔可勝其事曹門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擬一十銓選擇　唐陸元方掌天官侍郎銓注期限長名以勝列銓注期限長名以勝為上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右選

高選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下詔可勝其事曹門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玉山照人　白衣領職　晉蔡謨為吏部尚書時有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

高選　行且相鄉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擬一十銓選擇　唐陸元方掌天官侍郎銓注期限長名以勝列銓注期限長名以勝為上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右選

高選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下詔可勝其事曹門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玉山照人　白衣領職　晉蔡謨為吏部尚書時有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客儀後來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

高選　行且相鄉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擬一十銓選擇　唐陸元方掌天官侍郎銓注期限長名以勝列銓注期限長名以勝為上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右選

高選　宋史真宗朝李流卒罪士安進吏部尚書右選

下詔可勝其事曹門

於名對負職累者耳於時選人詰曹改扶吏以為市鬻疑問可以為勸懲矣

高宗時吏部侍郎異時選人不中意必巧沮閣須賂遺始滿欲乃止遺明與約甘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奏為便

貞觀初吏部侍郎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之曰依資合得而才防者選非其才苟非其人雖才合遷民則受其弊

太宗謂侍郎王珪等曰銓擇人才不可以不精比來銓人多非其才由銓擇之未盡故也

高宗時京兆武功人韋弘景嚴正不阿時號平允其性謙柔選人有訴索好官容色甚厲者皆卻之終不與官

唐張鷟為吏部侍郎典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索好官容色甚厲者皆卻之終不與官

唐李元紘分掌選事動循古人詩自寬有初擢給事中即欲干謁選法者則曰若教鮑老當壚爭如有一官始以非道

唐李乂為吏部侍郎典選事動循古人詩自寬有初擢給事中即欲干謁選法者則曰若教鮑老當壚爭如有一官始以非道

唐李下無蹊為銓事文宗勤之曰依資合得而才防者選非其才苟非其人雖才合遷民則受其弊

唐李下無蹊為銓事文宗勤之曰依資合得而才防者選非其才苟非其人雖才合遷民則受其弊

嶺舉職

唐治道乃名三公鈴謂之曰依資合得而才防者選非其才苟非其人雖才合遷民則受其弊

唐崔郾為兵部侍郎典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索好官容色甚厲者皆卻之終不與官

唐崔郾為兵部侍郎典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索好官容色甚厲者皆卻之終不與官

唐崔郾為兵部侍郎典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索好官容色甚厲者皆卻之終不與官

賞異房杜

獎用孫張

上見通典注

厲色必容

點頭

邊遠須才

江淮之人

時稱鬼職

更擬

者雖至數千言或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索好官容色甚厲者皆卻之終不與官

考義勤廉

慰藉衰病

升擢孤寒

專委令史

諫用優

伶人

強直

帝謂勇決

人推

人之

處吉

皆用

奉感

歎乃

得政

宋仁宗

寘寺

官而

士有

孤寒

不為

人知

者

特為

陳其

功狀

而升

擢之

人推強直　帝謂勇決

慰藉衰病　升擢孤寒

專委令史　諫用優伶

人之處吉　皆用奉感　歎乃得政　宋仁宗寘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特為陳其功狀而升

主云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此質稽乎其計要也

非為能刊虛名聚沉料部已成之人位處三曹署隨

管為任　晉石而名未必也故錄

要在官人銓云忠宅令光祿大夫王戎經德靜

銓

明遠其以領吏部

人才　又八品已

普銓管人才宜得忠恪無

建九品之法　建九品官人法拜吏部尚書也　始

吏

部宜重　華譚尚書二曹論

選

在於朝野者奉難論云人有精粗事有難易也

曹尤劇　李重遷吏部尚書歲餘卒其制三年喪通以

無失才　于隱晉書曰山濤所題目皆終如其言惟論陸亮

舉

失才　凡所題目皆終如其言惟論陸亮

先舉性行　郡志曰虞

取士射策之初既無失於正鵠　論材之際必有

論藻九流　四科取士　知人

與親　韓暨為吏部

考課之典法也　品藻

主司

理典　周禮太宰掌理典也

考課之

典　晉以來俱用劉

志韓暨為吏部　魏志

時之俊　華譚集尚書二曹論云劉

當時內外肅然　晉書曰薛

君吞吳何官答曰為

多被拔擢　魏略曰何晏

心精體察　吳志薛綜字敬文為選

官尚書周魴與晏相

執心平當　晉公卿

書問吳何如綜曰

不畏強禦　古而宋暉小人自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

首言朋黨　言行錄王仲

存字正仲　正熾公入對首言人

臣朋黨誠不可長　名為吏部尚書時在朝黨之論

然或不察則盈　正熾公入對首言人

及善人東漢朋黨之

適於輪轅　當垂拱之朝實資共理　奉持衡之職必

在至公　台帖

文昌六卿　楊億代表

四事擇其良

其實　又三類德行

選妙秩清　見後

恐妨賢適　北齊人謂楊休之為吏部尚書但

懸衡處　唐臨為吏部

物類妙

半面不忘　北齊書二十餘條宇遵彥拜吏部尚書

搖扇廣聲　元顗為吏部尚書時朱瑋不識顗

方嚴不侵　宋孝武帝好伸侮奪臣權之曰蔡

發若神　職盈案積分紀梁范雲為吏部

摘

獻是也

諫屏鞠戲　陳俊卿爲吏部尚書時上未御屏鞠戲公力諫入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朕已決意用卿矣拜同知樞密參政

四十人後人材可惜　歐陽修薦二十人錄嘉靖間科道互糾留任者十人是一分

多知名後多知名　范仲淹判吏部尚書時掌都察院過大明門者多責吏部尚書汪鋐兵部尚書王以旂留任者多知名者後多知名參議朝政前後來爲吏部尚書

用舍天下以爲當　秦宗即位起三原王恕爲吏部尚書以爲然及有所用舍天下以爲當　秦宗爲吏部尚書以爲然及有所用舍天下以爲當

屹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　歐陽修薦南雄經略使余靖狄青之勞而雖貶嶺表不已卓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

令接海內賓客　王恕爲冢宰時子承業爲吏部侍郎每接海內賓客

移陳公明當時無一人稱其所長想依而用之一時號令格後官

至南戶部尚書人稱良王温

美有范忠宣之風　嘉靖初冢宰汪鋐與其子籍其家子而海內亦無他議承業

設官分職　秦宗即位起三原王恕爲吏部尚書以爲然及有所用舍天下以爲當

特設數員專掌銓選每不公議則回避如

劉革宿弊品藻人物　明吏部尚書姚夔

鑑揮采公議　明吏部尚書尹昊

宇端方獨毅清白儉約　楊廉交勤仰思待旦　明吏部尚書蕭

銓衡之任　以通典唐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爲銓衡之任凡

銓綜之司　隋書百官志吏部尚書侍郎爲銓綜之司

典選十載　又楊慕選十餘載除吏部侍郎又選六年有令譽又盧從愿精力於官僚平允當

典選六年　又唐

四代居選　特分紀房穎叔拜天官僚自其高祖至穎故有此授兵部侍郎典選六年以平允聞

敗以時論定之　范居遜行儉知人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典選人有知人之鑒見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準的爲天官侍郎味道果爲天官侍郎勮亦參知政事

甄別士庶　傳陸本唐韋陟爲吏部侍郎典選精於甄別士庶

華侈遷吏部侍郎　唐書韋陟

不能擢發精明　又韋見素爲吏部侍郎典選精於甄別士庶

相對終日無慍言　又天寶中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典選人訴素爲吏部侍郎典選精於甄別士庶

平判皆誦於口　又韋見素爲吏部侍郎典選精於甄別士庶

熟於典故　李益先生密禮閣維揚兵革之後官府吉儀色物於前晉卿無所長想依而用之一時號令格後官府吉儀色物於前晉卿無所長想依而用之

不負朝廷　唐會要吏部侍郎典選凡任官不得其人則引見黜責

即引見黜責　宋史職官志吏部侍郎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爲銓衡之任凡

霸職田宋又　謝絳判流內銓史部議官舊制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益柔者有故轉不

百爾明慎題奏周詳　歐陽修薦史部侍郎明慎題奏周詳

史部尚書五　增

歲明宣宗吏部歲周官六卿其長太宰統治百寮以

熙功載漢設選部官置尚書有佐有屬代變弗渝致治之本實資用賢甄拔簡任爰私善爾勿殺才爾勿遺必黜憸邪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苟或貿貿弗博詢采謀面而用弗究其內玉石不分臧否莫明治之弗興亦由汝成度德定位乃稱任使小知大受官罔不弛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予於治風夜無斁

制晉博元吏部尚書箴曰明明王執制為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乂用不忒貴無常尊賤不恒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禹咎繇而俊乂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疎縱心大倫修已以道弘道以身易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獎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制唐常袞授裴遵慶吏部尚書制曰門下尚書統事之本選部五曹之右以掌邦典以倫官材漢魏以來多用宿儒高德蓋重其任也具官裴遵慶周慎禮節敬讓素居博學而識前言懿文而敦大體逝者匡弼王室克和庶政訓導儲宮用弘三善日新之美歲晚彌彰自陶融於元和不嬰拂於俗務名臣令望清議攸歸處以銓衡用澄流品抑華取實無俾滯才　又授劉晏吏部尚書制曰門下獻善宣美職在納言錄言任能必歸冢宰若萬事之本舉得其要一時之才選當其實則致理之體昭然可見矣簡求碩德俾之興崇典崇具官劉晏時傑國楨高才博學超詣精理澹然素懷禮法之綱紀人倫之模表嘗處台鼎以弘訓範載其清靜濟我艱難自勞於外又竭心力苟利於國不憚其煩領錢穀轉輸之重資國家經費之本務其省約加以躬親大小之政必關於慮出入農里止舍鄉亭先訪便安以之均節事積而不亂理簡而易從故得井賦田租萬億及秭方舟而下以給中都水旱不歉人懷其惠可謂盡瘁事國勤勞王家也思有褒進屢申退讓然以官人之任朝選無踰藉其參領用鎮風俗所總羣務一以洽之中外無濟固有餘力可吏部尚書餘如故　白居易授鄭細吏部尚書制曰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即位以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具官鄭細有丙吉之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爲用藩輔四朝故事遺愛留於宮大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者德入領冢

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勵國朝以宋璟李義掌選部亦能遏絕謁託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　蘇頲授盧藏用檢校吏部侍郎制曰勅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盧藏用含和育粹直道正身學貫儒墨詞精比興風塵之外獨秀瑤林清白之中常懸水鏡自四年掌詰九品作程峻而不雜重輕咸當簡而能要浮競斯遠刀尺之委銓衡已歸特選周才更符僉望　白居易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為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其飭躬承命以棐王崔毛為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

原　誄齊丘遲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曰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諧是謂能官園阿望幣釣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

柔貊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為寶貴而能貧惟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眇望周行式瞻林藪灑沃紛埃擴揚流俗言必元遠神惟珠玉色恬喜愠心豈榮辱

原　表宋謝莊讓吏部尚書表曰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萬宇豈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趙客興鑒未聞統馭鄭臣有規匪誨身譏　後魏溫子昇為廣陵王讓除吏部尚書表曰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俛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實繁司會尤切

抑揚智地用舍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梁任昉為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寄城侯表曰夫銓衡重務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郡齊李凌遲官方淆亂草創惟始議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傳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令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沈約為褚炫讓吏部尚書表曰竊惟元素未辨必諮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絶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挫一作佛暗為明勉愚免一作過生智亦何以登奇拔異離渭分涇　張纘讓除吏部尚書表曰漢革民曹魏仍東揉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加一作荀以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覩其人樂彭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譬山巨源意存賓拔一作拔寄不免與世浮沈鄧攸牧馬家庭何益止競之操下壺如含丸石未聞檢裁之功　王筠為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曰臣聞劇庠裁鷹必俟昆吾之鋒逐日追風信資伯樂之駿未有驂駕蹇足而方騁遙塗操藝鉛刀而求其斷割伏惟則哲為體事艱歷代明別攸寄義重前王必使玉石薰蕕舊區別靡雜涇渭元黃條流不爽自非伯豢之天下能稱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拔真抑偽巨源之黜惡善則未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陳江總讓吏部尚書表曰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實為八座之聰非素推公方不足以梶吏奸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塵餘論雖黃散之下無參異同而綰紳之流鮮不關係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為支郡三入修門久侍上皇媿愚衷之無補親

逢嗣聖荷褒擢之有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勅謝李藩之器俯徇翁菟之論屢寬斧鉞之誅去省眼者五年遞職登於冢宰雖班心者一載遽首列於從臣禁林無內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回頃御府之龍衣益之璧帶偶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鞍但喜悅親之私敢云稽古之效臣敢不深思僥冒勉竭疲庸為公啓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幾興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周必大謝吏部侍郎表曰嚴近叨居夙負瘝官之責武文迭試更膺換部之榮龍衣頒在笥之珍寶帶錫章身之寵仰懷主眷俯媿恩言臣聞古之銓綜存乎人今之銓綜一於法存乎人固可以得士然其弊也當由子奪之不公一於法固可以滅私然其弊也或致賢愚之同滯而況簿書紛若胥吏雜然苟稽察之弗精將混淆而莫辨欲酌古今之中制當令人法之並行庶稍戢於吏姦亦少伸於士氣豈容虛受以累明揚伏念臣性鄙習迂志卑才下早親翰墨為書生陳腐之談久侍軒墀乏禁從論思之語引去則寸仏之未報欲留則高位之難安方進退之靡寧忽選除一下逮肺腑抱屨履氷之懼面顏形趼市之羞被此光靈若為稱塞伏遇陛下乾行不息日照無私知人非堯

帝之難巧壬奚患選衆有皐陶之舉枉直自分夫何一介之臣乃冠貳卿之列臣敢不遵承法令振拔滯淹雖微永鑑之明上俾審按恪守權衡之信仰助公平苟不辱知斯為報國

設官部十七　吏部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吏部郎中一　員外郎一　今文選司

原　杜氏通典曰郎中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爲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令郎中之任山公啓事曰史部郎主選舉官將能在職風俗理人份老舊代部官爲又十檢久曉宇叔晓爲吏部郎先達咸以事高門不復典大選居此官照自己已獨行本實與語滯令史歷政以來奢競遂至建中元年侍郎郎說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語滯令史爲吏部郎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初其祖或之清爲吏部郎然庭柏之下未嘗有行迹其子恩爲吏部郎初選用人曰吾爲惡之種耳王是寔之果爲此官照自己過六十之年不復典大選銓序著稱及後爲吏部尚書不能　梁任昉爲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轉御史中丞案職官録曰梁吏部郎舊視中丞遷侍中　陳吏部郎中秩六百石　後魏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爲朕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爲之亮宇叔亮事乖二十年廢惟明決不爲書吏所欺又曰崔亮爲吏部郎始有銓衡之名隋初諸曹郎缺謂之侍郎煬帝三年置六司侍郎後遂改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改爲選部唐初復爲選部郎中元毓以職犯庭杖刑

是也五年改爲吏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大夫咸通元年復舊掌選補流外官謂之小銓并掌文武名簿朝集禄賜假使并文武告身分判諸曹事　員外郎　隋開皇六年置吏部員外郎一人煬帝三年改爲選部一人一員判廢置一員判永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加置一人　今文選司　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以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員轉應至建中元年侍郎郎說奏各挾關替南曹郎王鍔以後遂不轉應貞元十一年閏八月侍郎杜黄裳奏舊例轉應初武后載初元年又加一員聖曆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勑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尋却一人判貞元元年九月又以兩人判至十二年閏八月又却一員判　員判　翰苑新書曰歷代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吏部郎中職在選舉魏晉用人諸曹郎功高者遷吏部郎中歷代品秩皆高於諸曹郎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郎第六梁吏部郎班第十一諸曹郎班第十二唐爲吏部郎中二人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一人掌小選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復分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未入流故謂之流外銓　宋史曰宋元豐官制行置吏部郎中主管尚書左右選及侍郎左選凡四人凡郎官

並用知縣資序以上人充未及者爲員外郎後除吏部郎官皆有尚左尚右侍右之稱相承不改　文獻通考先是乾道元年詔今後非曾任監司守臣不除郎官著爲令自是館學寺監丞拘礙資格遷除不行郎曾闕員但得兼攝旋即外補間有不次擢用者其自外名至爲郎則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進卿少而郎有正員者益少矣　續文獻通考遼南面吏部置官尚書侍郎下有郎中員外郎其下屬官未詳　金吏部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主事四人分掌曹事　元吏部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主事三人　明改爲文選司置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掌官吏選陞改調之事以贊尚書

吏部郎中二

原郭子曰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閤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若神氣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魏志曰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屬託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王隱晉書李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選舉號爲廉平　又曰山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潔操通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觔穀二百斛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在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儉終不治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給衣食放由是得仕　沈約宋書曰王徽字景元吏部尚書江湛舉徽爲吏部郎徽與湛書曰君平生云與我名者殺吾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聚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僞又難測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正人不容穢雜也乃以議郎杜默爲之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先用草萊曾下鼓山日映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

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薛連狀呈宰録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世説曰吏部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又曰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増南史曰何尚之字彦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及至鄉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果有幾客荅曰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中耳非門可彦德也昔殷浩作豫章亦嘗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視舊無故門寂　唐書曰韋陟故相安石子也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蓋在是矣累除吏部

郎中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才　又曰高宗時崔行功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内供奉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冊　又曰天寶中劉迥服終方調時宋昱知銓事迥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今文部始掄才終受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揖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内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醬夫執政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士亦可窺其門閫矣　五代史劉鼎清泰中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　宋史曰雍熙中趙及權判吏部流内銓初吏匿員闕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牓闕自及始　又曰神宗朝劉述為侍御史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　又曰光宗時劉光祖權侍左郎官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沉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　周平園集胡銓謁史忠簡入對乞修德以結民心練兵以觀敵釁上曰久知卿直諒拜吏部尚書左郎

獻徵録張瀚為山西右轄直指以私憾有所中之陸光祖為吏部郎中爭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詿蠱也祖與瀚同浙人稔知其賢必欲調瀚寧罷祖以請乃得留　世宗時光祖歷官文選郎中考功文選郎家宰處己嚴任祖以田間諸老及縉紳階從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謀起拜大僚其人　又曰嘉靖間王與齡為文選郎中與員外郎鄭曉主事周鈇過貪殘以張治典皆以不附嚴相嵩罪謫而去　又曰正德間蘇民為選部郎文選據要地多所嫌疑民處之特有清譽　又曰天順朝黄孔昭為都水

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孔昭賢特奏改文選郎中孔昭持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軏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凡在選司者十五年　又白嘉靖朝屠楷歷陞文選郎中凡官職繁簡人才賢不肖得於見聞者咸紀之於冊而高下其任先節行後才藝抑奔競獎廉能每注選因才授職權勢請託悉論不從侍郎霍韜見其自任始不

能平久而益信且服之及出部遺以所服寓傳衣之意侍郎張邦奇署部事楷以久任當遷奇奏留之曰四五十年來無此文選云以上郎中　唐書曰高錯以吏部員外郎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　又曰肅宗朝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選簿亡舛多偽冒栖筠判許有條號為神明　又裴遵慶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牘詳而不滯時稱吏能第一由是大知名　宋史曰吳充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

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為之請仇家譜修以為黨宿出修同州充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為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　言行錄曰孝宗朝李浩為吏部員外郎未幾宰相名重浩浩默然無一辭同舍皆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默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　樓攻媿集曰陳傅良去朝四十年及歸騎驢如雪丞相留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抱負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稱語傳良

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　獻徵錄曰嘉靖朝王穀祥為選部員外郎忤太宰汪鋐出貶時廊汴王慎中任翰唐順之並以才名居吏部不利為伍亦相繼謝去穀祥吳人田負東郭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譚笑終日不知為吏部郎也母顧安人亦時往餉之後交薦不

出以上員外郎

吏部郎中三

原 許允清吏　阮放名士　魏氏春秋云許允為吏部郎加其罪允對曰某郡太守遷部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才後某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前帝取事視之乃驛然遷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下詳前二　庾顗靜默無為　阮咸清貧寡

欲晉書曰庾顗遷吏部尚書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顗常靜默無為

典劇 通典無樂者故漢鄭弘為侯射奏云臺職任尊而實薄人部郎中補二千石白弘之奏此始也

東漢吏部郎多越遷者

三列宿百官圖 唐貞觀中韋澳為吏部郎中奏以百官圖指

宋史范仲淹上百官圖三列宿其次第奏請不依

王戎穎悟 晉王戎為吏部郎中年十二

劉鼎風稜 晉書曰恒為吏部

徐寧清士 晉書曰徐寧為吏部

陸惟正人 晉陸雲為吏部

晉書崔豹為吏部郎博涉多識

唐貞觀中韋澳為吏部郎中奏以百官圖指

宋史范仲淹上百官圖三列宿其次第奏請不依

晉書曰恒為吏部

晉書曰徐寧為吏部

晉陸雲為吏部

失勞閱案牘 晉衛瓘為吏部郎前二年言行錄宋傳奏為吏部郎素精勞閱每至申刻方歸以為常

李膺廉平 後漢李膺為吏部郎廉平不阿

胡銓直諒 宋胡銓為吏部郎上二見

謝朓讓禮 梁謝朓為吏部郎上表二讓中書疑闕嘉中范蔚宗謝宗讓史部三表及詔優答其事宛然下見

桓彝顯名 晉桓彝為吏部郎名聞朝野吏部郎有表讓之禮溝脫吏部郎官未及詔以問尤約曰宋元嘉舊事吏部郎三讓中書疑闕嘉中范蔚宗謝宗讓史部三表及詔優答其事宛然下見

拔才舉能 晉書曰恒為吏部拔才舉能咸得其分

剖疑析滯 唐席豫作楊吏部郎中碑銘大抵無非取之民公對曰今州縣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為非取之民於民耳之聞之言能及此者如鄉之言即治之矣

公綽先入 晉羊祜為吏部郎中度有詩識別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見卿足使江漢宣風之日見稱懷吏部郎中裴秀為吏部尚書廣宗望祀梓桑路事

某之稍遷 唐盧俱為判官綽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

設長名榜定朝儀 唐席豫作楊吏部郎中碑銘如序清書以雄淑隱擇刀筆以決械否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遷部郎公是賴

令等法 北史魏鄧淵博覽經典太祖定中原撰為吏

公綽先入 晉羊祜為吏部郎中度有詩識別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見卿足使江漢宣風之日見稱懷吏部郎中裴秀為吏部尚書廣宗望祀梓桑路事

某之稍遷 唐盧俱為判官綽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

設長名榜定朝儀 北史魏鄧淵博覽經典太祖定中原撰為吏部郎中四

諠騰無避 唐李朝隱為吏部員外郎不發一語明日

判析有條 唐李朝隱為吏部員外郎不發一語明日

論奪民財 唐李朝隱為吏部員外郎不發一語明日

附相意 唐李朝隱為吏部員外郎不發一語明日

張幕設案 宋紹興二十年以望拱為吏部員外郎時苦吏上見

整風俗理人倫 晉書李重為吏部郎論朝衆而所舉錢唐

送行非 晉書曰恒為吏部

彥德種樹為憲之 上見二南史下見一通典

斥華競塞私謁 上見通典注山宇陵增建吏部

南曹小選 唐百官志員外郎二人掌文選以其曾在銓曹之南故云南曹唐百官志員外郎二人掌文選以主與流內略同謂之小選唐六典吏部員外郎掌南曹以其曾在天下之才其授試銓注公平而寒私存平而上郎中

無留才滯窶 唐書崔鄲為吏部員外郎掌銓擬小選留才又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郎中二職先南曹次銓選事最為清雅吏部省眼目分紀唐吏部員外郎二職先南曹次銓選事最為清雅吏部省眼目分紀唐吏部員外郎二職先南曹次銓選事最為清雅

執筆閱書 唐書崔鄲為吏部員外郎掌銓擬小選留才又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郎中二職先南曹次銓選事最為清雅

張幕設案 上見通注

原　羣才畢舉　王隱晉書云李重遷吏部郎務抑等競不通私謁時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海內莫不歸心　杜錫不敢用鄉親　又杜錫字世嘏補吏部一人選舉精密論望益美　晉書周顗傳云司徒王渾表請理訟晉書曰顗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撿括精密當論論之稱　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　晉書曰劉寔遷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　王沈釋時論曰劉寔任責成寔既允當論論之稱　王沈釋時論曰劉寔既允當論論之稱　王沈釋時論曰劉寔既允當論論之稱　王沈釋時論曰劉

原 表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寮傑名（一作實）阮咸貞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拜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則何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史部郎表曰臣生輕飛籜品細疏壤寂寞州閭取沿圭竇不自求於善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疎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聞超晉假拙為心變奇成偶寧謂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如暄寒無爽自變泥塗多超高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聞方媿朱紫永懵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白罔所經企求之碎密寧可庶幾　任昉吏部郎表曰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為首終遂弗居深識為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昇長咸亨澄渭搢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候能官顧己循涯孰用祇荷惟知死所未識所報

原 啓梁陸倕遷吏部郎啓曰臣器均濩落材同攏腫放非積山勤垂附地自叨禁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割蚌識珠覩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操敦教　王僧孺除吏部郎啓曰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壤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厠累仍顯秩名階俄來候至而智效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吏滋滂沛愈此始職樞華紛體恒選矣非腆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涯測限生所不勝感恩奉德死何能報

記 唐獨孤及吏部郎中廳壁記曰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泰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中亞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叙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顏弓六鈞不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地亦猶刀劒之刃未嘗屠大牛切大王則雖曰吾且以為鎮鄉人猶疑之由其塗而升驟必環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七八諸曹郎莫敵也

司封郎中一員

原 杜氏通典曰司封郎中按左傳曰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注云執秩主爵秩之官漢尚書有封爵之任而無其官故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光武以為郎中給事尚書使與諸侯封事勤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伏為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晉尚書有左右主客曹北齊河清中改為主爵置郎中一

人屬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爲主簿侍郎煬帝改爲主爵郎武德初爲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天寶八載十一月勅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爲常式至德二年勅道士女冠等宜依前屬司封曹　員外郎

增 山堂肆考曰唐楊凝爲司封員外郎直聲彰聞　唐書曰憲宗朝李茂昭之子克勤歷左武衛大將軍賜一子官五品克勤以其息幼願推以予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法以庇他族誠恐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從之遂著於令　文獻通考曰宋司封判事一人初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封爵之制一出於中書本司但掌定謚先期戒本部赴集而已元豐官制行始實行本司事掌封爵序贈奏廕承襲之事寄祿爲朝請大夫　宋史云徽宗朝李光遷司封郎首論士大夫訣佞成風杜塞言路王黼惡之注桂州陽朔縣時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於驛綱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遂款留數日相與定交而別　事文類聚曰元無專曹官封誥以令史分頭掌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改爲驗封司置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掌封爵襲廕叙贈吏算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錄譚綸觀政吏部時王直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之矍然曰南方有此人邪授驗封主事一年擢員外又陞郎中英宗每名見直輒以綸隨上問之以綸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論恐有遺忘此郎即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直謂綸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

司封部中二

增 執秩　典封　晉文公作執秩馮勤典封俱見上通典　傅呼畫師悟其筆諫　唐書太宗與侍中王珪坐而賦詩珪本是時已爲主爵郎珪起本圖狀閣外傳呼立左研吮丹粉望對畫師立本心懷流汗歸就其子曰吾少請書文辭不減揚雄所好銷被管令遂司封員外郎穆宗問公階用筆法對曰宋璟公楷法矣帝改容與波上舟春能見異鳥容與波上傳呼畫師悟之詔坐者皆賦詩而已獨以書見名與廝役等若書不能署名也　又柳公權筆法遒勁帝嘗問學書之要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帝益用筆法對曰宗門弟子誠懇公緯所好銷被管令遂司封員外郎穆宗問公階用筆法對曰宋璟公楷法矣帝改容與波上舟春能見異鳥容與波上傳呼畫師悟之詔坐者皆賦詩而已獨以書見名與廝役等若書不能署名也　又柳公權筆法遒勁帝嘗問學書之要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帝益

晦李賢入選尚書郎進試嘉
禾詩奇贍補相才授驗封主事　關西授樂　白沙贈
詩又楊忠愍盛初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時關西韓
詩奇為兵部尚書韓公大儒之後業三月而得
其數乃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諸而後有聲乃贈柯
竹綠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匣篆笙墳籙之屬諧而合
奏之若一以復於韓韓大悅曰技更進此乎吾欲製十
二律之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誕
思廢寢食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
之曰黃鐘也公躍而汗洗若悟者起篡燈促復製管至
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極席高踞曰得之矣
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罪韓公
說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為子悉天文地理太乙
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後子乃備習焉　又憲宗朝徵
修章懋黃仲昭諫上元鰲山燈供
弘治初冢宰王恕力薦起用五
欲歸不歸何異屢不見封
江門禽久封能知定
山之學與白沙同也

司封郎中三

增記宋虞似良官誥院題名記曰士自一命以上至於
公卿凡除授誥命必經縣院以給之則居是職者為甚重
而不輕矣故謹其付給而守其式令視他司為嚴唐制
百官誥身分掌於其所部文則吏部掌之武則兵部掌
之宗室命婦司封掌之考校勳績司勳掌之國初悉因
唐舊置院於右掖門之左凡吏兵封勳四司之誥舉集
諸此淳化五年始專置局命中書舍人一員提舉而以
朝官一員判局事於是職任愈重元豐改制乃以文武
官誥身悉隸吏部而以蕃官隸兵部崇寧大觀或置或

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為端正之士若待九年則此輩
必不待久遂流於貪況九年方與不得給著十常八九
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少怠志多使國家勸善懲惡之
法激厲名節之事無所於藉而下民亦不能不被其害
臣為驗封主事若以避嫌而不言則為不忠以所掌而
自言則我安名臣寧犯要名之責無寧犯不忠之罪

司勳郎中一員　外郎一　今稽勳司

原杜氏通典曰司勳郎中按周禮夏官有司勳上士掌
六鄉賞地之法歷代無聞至後周吏部有司勳上士一
人掌六勳之賞以等其功如古之主爵隋文帝置司勳

侍郎煬帝改爲司勳郎永徽五年十二月四夜司勳庫失火甲歷共盡龍朔二年改爲司勳大夫咸亨初復故掌校定勳績論官賞勳官告身等事　員外郎　隋文帝置煬帝改爲司勳承務郎至武德初乃改爲司勳員外郎　增　唐書張嘉貞傳曰張循憲薦嘉貞奏對佩佩武后悅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時功狀盈几郎吏不決嘉貞即爲詳處庭無留牒　又文宗朝李中敏爲司勳員外郎仇士良以開府階麼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　又憲宗朝李絳以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興時膺

顧託南面當如此　宋史馮吉周中書令道子也以父任歷仕司勳郎中吉嗜學善屬文雅好琵琶尤臻其妙以是不得掌制誥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名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文獻通考曰宋司勳掌勳賞事凡勳有十二級自上柱國至武騎尉自從七品推而上之至正三品三歲一遷必因除授以加之凡賞有格若事應賞從所隸之司考實以報審核以上尚書省寄祿爲朝請大夫隆興初詔省并司勳郎中以司封郎中兼領　事文類聚曰元無專曹官有勳封科以令史分頭

掌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改爲稽勳司置郎中一人員外一人主事一人掌勳級名籍喪養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錄嘉靖中稽勳郎中卜大順制辭秉公持慎甄量精明　又崔銑爲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

司勳部中二

增　主賞　等功　周禮夏官司勳注云此官主封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又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多凡賞無常輕重眡其功　唐制藏於勳府　白集獨孤郁自考功右闈　唐書張九齡爲司勳郎中制選員外郎孤郁推居右闈　冠詞　勳府人　兼史職　唐書張九齡說爲宰相親憧之與通譜系書曰後來詞人之冠也　又貞元時蔣欽緒爲司勳員外郎兼史職　請族蔡京　不附秦檜　行言

錄宋齊梁爲司勳郎中言自王安石用事建爲分更祖宗之法變地生民始病蔡京托名紹述盡相安石之意以致大亂安石猶配享廟廷又宋陳文正公瓘公靜公原伯宇長卿自公牧政心而氣哉　惟有司勳　不知吏部　熙謂郎中言春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遞客舟不知爲東部者後客守入覲考下當遠調春供頗又薄給始及春也　惟獻錄林司人間詩人山義社

考功郎中一　員外郎附

杜氏通典曰考功郎中按漢元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魏尚書有考功定課二曹宋元嘉二

年又置功論郎並其任也例在吏部郎中篇後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齊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貢士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考功為司績咸亨初復舊掌考察內外百官及功臣家傳碑頌誄誄等事員外郎隋文帝置煬帝改為考功承務郎武德初復為考功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乃以員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今考功員外郎分判而已

文獻通考曰宋考功判司事一人以帶職朝官或無職事朝官充凡考課之法分隸他司或以他司專領本司但掌覈太常擬謚及幕府州縣官流外較考之事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績會要初除蔡絛京職略掌文武遷敘磨勘資任考課之政令凡命官隨所隸選以其職事具注於曆給之於其屬州若司歲書其功過應升遷選授者驗曆按法而敘進之有負殿則王其罪罰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改服色者以年勞計之應誄者覆太常所定行狀報尚書省官集議以聞凡立碑碣名額之事掌之舊制考課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辭元豐悉罷分案十有七五品案六品案七品案八品案九品案職官案參軍案錄事案府縣尉案縣丞案主簿案錄事案元祐三年詔知州課法吏部上其事於尚書省送中書省取旨縣令以下本部專行至元三年伯顏等奏置吏部考功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至正元年吏部又置司績一人掌百官行止以憑敘用褒貶明考功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以贊尚書

考功郎中二

增定課

司績旨職官志考功定課大夫咸亨復舊改為司績主覆吏之課而謂其誌又除呂和卿制

吏列左曹

曹司即於天臺任屬尤重

計吏之治而黜陟之法典引列於左曹

鄭幹敏識　仲舒文名分紀

職員唐

選平允

研覈精密皆值才實

又裴洎遷考功員外郎伏其名臣

進黜清明

考功大騶下大夫

又趙宗儒傳貞元六年領考功上黜陟詳當功員外郎進考

辭判精密典

考功郎中典選二

又裴洎遷考功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績會要初

鄭敬　仲舒文名分紀

唐王仲舒宇弘中有文名遷

考功郎中知制誥

考功郎中侍郎鄭瑜瑜考校辭判又駁擬之開元中馬考功員外郎進考

務覈實才

皆取名士

唐干公傳開元間海內小事希點翰苑詳當無所回避

不責細節

恐傷雅道

中興繫年錄考功員外郎鄭紘

至數百人立務覈實才議者謂自武后以來數十年采訪無比

錄其相蕭嵩百官賦天成元年八篇繼雅頌體裁詳允序述之改考功員外郎李華蕭穎士遊聲等皆

宇部達時郎選察號不存史錄爲好凡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徵文且抑往返輒經一二年細節不圖憂先放行人以爲快唐卓行狀稱貞觀中冀州進士張昌齡與王公瑾之舅王師旦知貢舉公瑾與師旦同二人雖有親屬之嫌然其體性輕薄若漂萍不成公器若選部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以爲非蘇不可得王遂清韓愈考功郎中李皤執筆曰考功郎非臺郎之權考功不可遂拜考功員外郎序云公初一年免銓再年銓曰考功員外郎其故使柄又有公爲工書以屬公曰不已掌嫌數嗤屬不已至是以狀吏賓引復令抵之公鈞察道地趙綸考功員外郎史自後白居易遷翟望青雲上落省牆東見上考功郎中馬文升爲大理卿考績入計文升布德遵賈羅再拜一命欲改以從旨不可口祖宗朝未有此例且侍門仲開後將請何文升

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爲宗儒所惜詔德輿乃有佳塔高選世族故杜黃裳之得顧公無權

不交一談官末史局車寇自掌老考功德附已以部

功績至尚書省由戶部侍郎至省由吏部侍郎至省由禮部侍郎

廟社詩律磨士留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拔自列於州試之閭里謂之鄉貢進士

元十四年選試詩賦十篇之制

時主之杜詩律深然之社於

許下考

自大泊夙夜匪懈布進不每一談論帶益重爲

錄曰御史論事當以不敬論考奏上準勅不當連坐

異已者數人

晚

陽秋可畏

考功郎中

又關吏部考功第一等者謂之上考

以貪婪滿網

又關吏部考功第一等者謂之上考

不以貪婪滿網

又關吏部考功第一等者謂之上考

論謫御史徵

不甚宜坊謂

又關吏部考功第一等者謂之上考

淵鑑類函卷七十七　考功郎中　壬

許唐白居易送考功崔郎中赴闕詩曰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著鞭

制唐錢珝授趙昌翰考功郎中制曰勅具官趙昌翰國之舊章繫會府者僅二十六七少曹郎見陞不舉焉用官爲而善最之法所隆尤重非精才強力安能舉之昌翰以名家子實自修整爲縣罷去脩然自安公卿有知已之門車馬無致身之跡善養材用益聞精強是以考績處之且欲明試旌爾噴擇名曹置名士吾不知設官之始獨爲人乎如或深思必將名寵

淵鑑類函卷七十七　考功郎中　癸

設官部十八　戶部尚書　戶部郎中　員外郎附　度支郎中　員外郎附　倉部郎中　員外郎附

全部郎中　員外郎附

戶部尚書一　侍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附　倉部郎中　員外郎附

原　杜氏通典曰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頒田制祿而合其政事以安擾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之數以周知之以逆邦國都鄙之治而聽其會計以詔王之得失之利害漢置尚書部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至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吳有戶部尚書初戶部即位戶部尚書則并後周民部之職武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良民上書悉經出曹理之後漢光武改民曹主修繕工作鹽池苑囿罷置左民尚書主公卿以下遷除及吏民罪法事晉惠帝又加置右民尚書至於宋齊梁陳皆有左民右民等尚書多領工官非今戶部之職同自開皇三年改度支為度支尚書煬帝時章沖為民部尚書又武德二年改民部為戶部尚書則兩漢有左民右民尚書之職同自開皇三年改度支為度支尚書煬帝時章沖為民部尚書又武德二年改民部為戶部尚書則兩漢有民部

佃地土令佐任滿賞罰繳奏諸州雨雪檢按災傷逃絕人戶曰檢法掌凡本部檢法之事設科有三曰二稅掌受納驅磨隱匿支移折變曰房地掌州縣樓店務房廊課利僧道免丁錢及土貢獻物曰課利掌諸州軍酒課利比較增虧知通等職位姓名人戶買撲鹽場酒務租額酒息賣田投納牙契外有開拆知雜司右曹分案有六曰常平掌常平農田水利及義倉賑濟戶絕田產居養鰥寡孤獨之事曰免役曰房場曰平準各隨其名而任其事曰檢法曰知雜　淳熙中詔以左藏南庫撥隸戶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北南大王二院分掌部族軍民之政視戶部南面尚書下侍郎郎中員外郎並同吏部　金戶部尚書一員侍郎二員郎中二員貞祐四年八員後減六員員外郎三員主事五員　元戶部尚書三人掌天下戶口錢糧田土之政令凡貢賦出納之經金幣轉通之法府藏委積之實物貨賣賤之直斂散準駁之宜悉以任之　至元年分立戶部尚書三人侍郎二人郎中二人員外郎三人品秩與吏部同主事八人司計官四人比他部獨多以事煩也　明初沿唐制設戶部尚書侍郎之職蓋周官小司徒之屬中大夫頗同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陞六部戶部屬有四曰民部曰

度支曰金部曰倉部二十三年爲天下庶務浩繁改爲十二部曰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各令清理一布政司戶口錢糧等事每一部內仍分民度金倉四科以領其事二十九年又改十二部爲十二清吏司永爲定制　永樂間定鼎北京革北平清吏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清吏司　宣德間革交趾司附十三司帶管凡十三司所屬布政司府州縣地理人物圖志所載古今沿革山川險易戶口多寡與凡徭役職貢之方經費賦給之算藏貨贏儲之準悉咨尚書侍郎而奉行其制命自羅承相以後戶部之職雖沿襲於度支而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固隱然大司徒之任矣歷永樂洪熙宣德間夏原吉以戶部尚書參謀密勿加至少保領尚書事即成周三公領六卿之職之遺也正統以來委任日隆凡戶部尚書加至宮保者後先相望其總督京都及通州諸處倉場初命司屬理之宣德五年命李昶爲戶部尚書專督倉糧遂爲定制以後不拘尚書侍郎惟資秩相應者命之世宗垂意農事又命兼督西苑農事而委任視昔尤加重　原杜氏通典曰侍郎蓋周官小司徒中大夫頗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令侍郎則隋煬帝置民部侍郎唐因

之後改曰戶部龍朔二年改爲司元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爲戶部侍郎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舊制一員長安四年加一員神龍元年減二年復加增纂苑詳注曰宋戶部之職皆歸三司元豐官制行戶部始總邦計置侍郎二員紹興四年詔戶部侍郎二員通治左右曹職事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戶部侍郎同吏部金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元戶部侍郎二員品秩與吏部同明戶部侍郎左右各一人提督倉場侍郎或尚書一人

戶部尚書二 侍郎

增春秋左傳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昭七年虞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尚書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晉書曰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問左右曰有兄風否荅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兄弟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又曰杜預拜度支尚書在位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計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又曰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張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及吳滅詔褒其勳進封爲廣

武縣侯又曰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祿才留身糧餘悉分賑親族梁書曰到溉字茂灌爲左民尚書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又曰何胤字子季齊永明中爲左民尚書辭職不待報輒去居若耶山雲門寺高祖踐祚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南史曰蔡景歷字茂世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元武觀在位皆侍宴宣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又曰周弘正爲左民尚書夏月著犢鼻袴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唐書曰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房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對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佳話錄曰唐韋澳辭判戶部歸謂甥婭曰已讓版使矣宋史曰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而舊三司財用事有在五曹寺監者並歸戶部則利權歸一元祐會稽錄三十卷韓忠彥爲戶部尚書時元祐會稽錄初成入狹而用廣忠彥憂之因言斂節財用遂裁

冗費置局於戶部　金史曰移剌道本名胡三大定中遷戶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為戶部員外郎開孳孳爲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戶部經治國用卿其勉之道頓首謝　又曰馬琪字德玉世宗時戶部闕官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為戶部尚書　又曰高汝礪字巖夫泰和中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上嘉其議元史曰郝彬字景文行戶部尚書事經理鹽利講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者鹽於場運積之倉歲首驗犖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為法　獻徵錄曰明年富宇大有英宗復辟拜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條佐或難之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妙署名可也　又曰梁材字大用世宗時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窮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嘗取范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以見其志焉

餘　唐書曰盧承慶思道孫也美風儀有才幹太宗奇其明辨累拜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敘夏殷以後迄於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又曰開元十三年戶部侍郎楊瑒白慎知坐支度失所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以下精擇堪為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尚書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絹　唐書曰楊瑒為戶部侍郎帝嘗名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嗟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

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責公卿喻默惟瑒獨抗議出為華州刺史　代宗大曆六年以韓滉判度支白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　舊唐書曰李絳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公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　又曰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倖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厮養竊盜乃命中

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
惟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
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
名　天中記曰盧汝弼簡求子也從略宗遷後至太原
李克用累奏為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
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中
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偃首而已　太平御覽曰庾敬
休字順之為戶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
糴兩川閼官職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　通略曰元祐
五年主議者執開河減水之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諫

曰臣為右曹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
惟斷在聖心盡罷其議　金史曰劉璋字德玉初世宗
器其材幹以為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
隸太府欲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戶部侍郎張大節
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璋上還謂宰臣曰劉璋極有心力
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

元史曰楊湜至元中拜戶部侍郎兼交鈔提舉時用
壬子舊籍定民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浸易
其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因俾第
其　重人以為平　獻徵錄曰明郁新洪武中超授戶

部右侍郎每奏事廷中玉音顧問天下地理陰陽戶口
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擊應無所遺謬　又謝
璉陞戶部侍郎會尚書楊公致政璉獨主部事夙夜勤
勞鞫奸剔蠹創便宜六事為經久可繼之規端嚴正直
最有大臣風　又黃琛字廷獻為戶部侍郎時尚書金
濂號知人妙揀僚屬一時所得皆天下之選琛在稠人
中尤耿介有為最為所器重以

戶部尚書三

掌土地　登衆寡　周禮地官掌土地之職登其衆寡之數
用　計軍儲　秦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出注制
國用如今度支經費　晉文帝立度支尚

制國

書以計軍儲　元凱之計　茂先之功　杜元凱為度支尚書
華茂先為度支尚書決河導地延萬里　周之國用制之於冢宰　漢之
軍食領之於丞相

增　地卿　上見二廣書地之職　版使　周禮大司徒之職
掌建邦土之　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　敎敎　掌國
以佐王安　學之法辦五地之　敎之
體邦國　辨物　擾民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
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下見二晉書

武庫　義倉　上見二晉書食貨志晉文帝咸寧四年為度支尚書
隋書云長孫平開皇三年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一石以下貧富為差等儲
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司郡賦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
制地域以辨其守掌建邦國之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利害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之名物　制地征　易行

眷殊厚　時為禁　唐書云德宗時王紹進戶部尚書春待
開防亦未嘗一言漏於人　分紀云辦善果為戶部尚

書制與裝寇等十人每事及修立並
令陞殿與從兄元瑋在其數時以為榮

兄弟棠篤　詩叔序曰鄭武公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
尹書云到治為御史中丞兄弟亦以公正下僚
到者評決明白入覲省亦分紀職事各有條貫民部尚書正身

正身奉法　幹時通才　出杜暹展足　李緯好騎上見二見四

歷棨拜　上見二綱目下見二南史　作會稽錄　置裁省局　上見二宋史李

臣唐劉王瑤佐明皇下見四書自擇
特異預大政事號曰內宰相　上尚書　右曹　左戶　蘇

常下見　利人救邊　陳圖挂籍　晉書杜預為度支尚書以利人
以二韓忠彥　王瑤內相　德元舊

者五十餘條下見二南史　置裁省局　上見二宋史李

綺分應璩論馬盛之規并與陳萬國之國人有十倫並挂三年之籍　明此優卿金史云魏子平字仲均大定中進戶部尚書復為南京留守未無再往者物首年供河南軍生日使上曰使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物首年供河南軍

儲有勞用此優卿耳　春風似不曾來　金史云張鐸字振之承安間與侍臣論上頗待臣曰雖古人何加焉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中進戶部尚書奉和閒與

侍郎張復亨議交鈔詰難久之復亨議上頗待臣曰雖古人何加焉再任戶部尚書鐸心

歲寒松柏　魏徵銘明郭責字存性仁宗嘉公柔公著祖晁事不暫廢像屬喬吏莫不敬憚滿考陽

又王修字叔治涿郡人正德中進戶部尚書博聞多識凡祖宗已暨能言至論時務委決

暑必坐公著祖晁事不暫廢像屬喬吏莫不敬憚滿考陽

定百官朝會儀　又劉燾字用晦奉如此寒松　食止市餅　又劉燾字用晦奉如此寒松

參相愈老部尚書未製朝祖冬月朝會公卿皆非紓環侯鐸入部禮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參相愈老部尚書未製朝祖冬月朝會公卿皆非紓環侯鐸入部禮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紗袍同列鯁以緋竢不改賜

紗袍同列鯁以緋竢不改賜

事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盂耳　史畏官服　督餅西苑農事人止以粗餅

事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盂耳　史畏官服　督餅西苑農事人止以粗餅

尤長於政理倉務百凡有條不紊　筆如嵌金　又王鴻儒字欽舉南陽人正德中進戶部尚書博聞多識凡祖宗已暨能言至論時務委決

設官部

政恬人及先掌立身行

城敢以私問常曰誰誠與社稷生民無益也　誠與直濟國事　又王鴻儒字欽舉南陽人正德中進戶部尚書博聞多識凡祖宗已暨能言至論時務委決

敢以私問常曰誰誠與社稷生民無益也　誠與直濟國事

不敢名者亦趨利於戶部尚書又梁坊為戶部尚書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材之日坐部治事無敢

趨名者亦趨利於戶部尚書又梁坊為戶部尚書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材之日坐部治事無敢

律例酒數　又梁坊為戶部尚書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材之日坐部治事無敢

有干謁庶吸即罷出入光旁置四書律例以備檢閱之

有干謁庶吸即罷出入光旁置四書律例以備檢閱之

八座　京大司徒字胜輸南京戶部尚書與弟松皐居兩以為常以故會緣請擢南

又許誌字胜輸南京戶部尚書與弟松皐居兩以為常以故會緣請擢南

又出襄殺公進之後父子兄弟並至八座前此未有　父子兄弟並至　京大司徒字胜輸南京戶部尚書與弟松皐居兩以為常以故會緣請擢南

又出襄殺公進之後父子兄弟並至八座前此未有　父子兄弟並至

編榮之　會計部之事　又賈世寧字庭權戶部尚書東南財賦半輸留都百官六軍咸仰給焉制事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閣貢曰會計者部之事也覺察者院之事也何以上妨焉　覺察院之事　又賈世寧字庭權戶部尚書東南財賦半輸留都百官六軍咸仰給焉制事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閣貢曰會計者部之事也覺察者院之事也何以上妨焉

國之材臣　白居易戶部侍郎張平叔制云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貧方急倚成取　國之材臣　白居易戶部侍郎張平叔制云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貧方急倚成取

濟非爾而誰　伏獵侍郎　唐書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無學術與羅挺之言稱伏獵為伏獵挺之言於張九齡曰省豈容伏獵侍郎乎九齡曰炅刺岐公策公柳約字元禮權戶部侍郎炅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開元中遷戶部尚書奉和閒與高德基石諾曰李偲何如人屏人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張九齡曰偲字友大定中再遷戶部尚書偲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

事吏耳　非幹　極有風力　又王修字叔治涿郡人正德中進戶部尚書博聞多識凡祖宗已暨能言至論時務委決

帝諭宇臣曰可選極有　定百官朝會儀　又徐世隆字興中絳州正平人至元禮權戶部侍郎以感激奮　幹事吏　金史

風力如王修者為之　定百官朝會儀　又徐世隆字興中絳州正平人至元禮權戶部侍郎以感激奮　幹事吏

以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知貢舉　書十思座隅　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承安間大興知府缺遷

以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知貢舉　書十思座隅　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畫　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　戶部右侍郎於戶部號素綽至是處事宜部屬相屬諸文移稿有障公箚如此

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畫　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　戶部右侍郎於戶部號素綽至是處事宜部屬相屬諸文移稿有障公箚如此

傷俊佐尚書楊鼎陵時義決聽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傷俊佐尚書楊鼎陵時義決聽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金然其重之如此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

濟非爾而誰　伏獵侍郎　唐書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無學術與羅挺之言稱伏獵為伏獵挺之言於張九齡曰省豈容伏獵侍郎乎九齡曰炅刺岐公策公柳約字元禮權戶部侍郎炅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開元中遷戶部尚書奉和閒與高德基石諾曰李偲何如人屏人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張九齡曰偲字友大定中再遷戶部尚書偲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

事吏耳　非幹　極有風力　又王修字叔治涿郡人正德中進戶部尚書博聞多識凡祖宗已暨能言至論時務委決

帝諭宇臣曰可選極有　定百官朝會儀　又徐世隆字興中絳州正平人至元禮權戶部侍郎以感激奮　幹事吏　金史

風力如王修者為之　定百官朝會儀　又徐世隆字興中絳州正平人至元禮權戶部侍郎以感激奮　幹事吏

以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知貢舉　書十思座隅　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以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知貢舉　書十思座隅　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畫　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　戶部右侍郎於戶部號素綽至是處事宜部屬相屬諸文移稿有障公箚如此

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畫　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　戶部右侍郎於戶部號素綽至是處事宜部屬相屬諸文移稿有障公箚如此

傷俊佐尚書楊鼎陵時義決聽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傷俊佐尚書楊鼎陵時義決聽又楊鼎字宗器涇陽人正德中進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議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

金然其重之如此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

思於塵屬曰置思寬犯思忍勞思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復名思晦位思畢字思終退思恒白省焉由是政卓然有聲　上侍郎

戶部尚書五

增 箴明宣宗戶部箴曰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古地官實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徭役有常民之所供舊典式張惟爾卿佐暨乃攸屬庶幾夙夜恪謹乃服民克阜殷樹藝以蕃上下畢充何有卒殫惟公惟勤惟時惟允惟仁之薄而義之盡秦之商鞅唐之宇文苛征暴括邦以不振爾惟鑒茲毋縱捃克毋詭于隨毋敗于墨予惟爾任爾其懋哉尚友

古人執德不回

原詩唐崔融戶部尚書挽歌詩曰八座圖書委三臺章奏盈舉杯常有勸曳履忽無聲市若荊州罷池如薛縣平空餘濟南劒天子署高名 增劉禹錫奉送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詩曰昔年汭署振雄辭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咏哀衣詩華星却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乙池想到金門待通籍一時驚喜見風儀

原制唐中宗梭李承嘉戶部尚書制曰門下紫極八座非德弗居丹屏六曹惟賢是擇金紫光祿大夫李承嘉靈襟峻嶷識宇嚴明早聞道德之名夙有大臣之望雄才逐日共騏驥而齊驅迅翼摶風與鴻鴈而並翥柏臺憲府高膺奔印之榮芝閣玉堂荐朱繩臺閣風生權豪氣懾洪材可重茂秩須崇宜加曳履之班式奬從橋之對 增蘇頲授罪構戶部尚書制曰司徒之官掌邦教常伯之位先求國華具官畢構達識鴻才調高學贍器無不綜含清明以見微之深臨喪能誄久願搖筆時事迍邅不遑削藁悉季適言有可觀負忠讜以居直百郡仰其成績三臺推其故事頃者任殷河尹聲滿洛師姦豪懼秋霜之威孤老懷冬日之愛故可辨於五物書以萬人 孫逖授裴寬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制曰敬敷五教保息萬人缺官而擇副相惟允具官裴寬器識高明風規端肅寮寀諤之用累鷙鳥而莫當操割之能斷犀革而何有亟登臺閣當擁旌旄禮樂爲從政之文德刑是戰兵之武雖地卿所掌實佇通才而天憲維艱尚資兼領宜曳尚書之履仍紆大夫之紳 蘇頲授源乾曜戶部侍郎制曰具官源乾曜思總事端言思政要外則經通成務內則周密知微其識也清以文守法尚方愛貴已稱寶玉之府司徒帥屬更重神仙之閣宜副朝獎往於邦教 白居易授牛僧孺戶部侍郎制曰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戶口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非正人具官牛僧孺自舉賢良踐歷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辭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夫以人曹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 原誄陳江總度支尚書陸君誄曰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臨喪能誄久願搖筆時事迍邅不遑削藁悉季適越未戢止戈陳世入仕累葉物役杼軸於懷三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以洎就木何幾但東海

成田南冠永縶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絶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於是攬涕操觚乃為誄曰鴈行攸序龍作間才讓珠不拜錫劒思來世故天禍臣悲主曝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絶飛鴞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孑戾崎嶇淒涼故友辭標遺孤臨穴別野撫櫬長塗

戶部郎中一　員外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戶部郎中按漢尚書郎一人主戶口墾田吳時張溫為尚書戶曹郎魏有民曹郎晉分為左右民曹宋齊以下或為左民或為左戶後魏有戶部北齊有左右民曹　卿在吏部篇　隋初為戶部侍郎煬帝除侍字隋末改為民部郎武德初為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郎中為大夫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戶口籍帳賦役孝義優復蠲免婚姻繼嗣百官衆庶廬園宅口分永業等

唐六典曰戶部郎中二人從五品上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掌天下戶口土田賦役之政以贍邦國之用凡天下土地之圖與其人戶之簿以周知其出入而為之度量焉

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掌其分省及兼領京師直隸之事以贊尚書　員外郎

原杜氏通典曰隋文帝置煬帝改為承務郎武德三年復為員外郎

考曰遼戶部員外郎同吏部　金員外郎三員主事五員　元員外郎三人主事八人比他部獨多以戶部事煩也　明十三司各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

戶部郎中二

唐唐新語曰晉宋以還尚書省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唐朝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選謂之土山頭衆毅言遠拜榮品有似長征兵回使授邊遠衆毅也景雲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陟為員外乃戲詠之曰員外從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訓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熏惟憨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金史曰張亨字彥通起戶部郎中世宗問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為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　元史曰尚文字周卿至元中進戶部郎中

奏罷懷衛竹稅提舉司民便之　又曰桂山字本尊歷戶部郎中老成練達剛介不阿戶部條例煩劇剖決不遺　獻徵錄曰明李嗣字克承署戶部郎中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課蠹政戾民參提悉正弊罪士民快之尚書張鳳推重之曰公輔才也　又曰鄒守愚字君哲世宗時歷戶部郎中議行平糴法奏發帑金賑全陝饑勑諸中貴冒芻芟與爲逋逃主者諸所持論諤諤不阿司農氏倚重焉　又曰陸愷爲南戶部河南司郎中清以律已勤以涖事而吏奠以清大爲官長所器以上郎中　唐新語曰戶部爲吏部銓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列棘以備交通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荅曰收倉糧不避權貴查屯田豪右欵跡　又曰張昕陞戶部員外郎一以養民爲心深爲尚書夏原吉所重恒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饋遺一無所取以上外郎

戶部郎中三員

增　嚴部　清秩　鍾晉儀注記有嚴部郎中杜牧韓愈例皆爲清秩　人部

郎官　合璧事類　又曰桂山字本尊歷戶部郎中老成練達剛介不阿戶部條例煩劇剖決不遺　獻徵錄曰明李嗣字克承署戶部郎中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課蠹政戾民參提悉正弊罪士民快之尚書張鳳推重之曰公輔才也　又曰鄒守愚字君哲世宗時歷戶部郎中議行平糴法奏發帑金賑全陝饑勑諸中貴冒芻芟與爲逋逃主者諸所持論諤諤不阿司農氏倚重焉　又曰陸愷爲南戶部河南司郎中清以律已勤以涖事而吏奠以清大爲官長所器以上郎中　唐新語曰戶部爲吏部銓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列棘以備交通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荅曰收倉糧不避權貴查屯田豪右欵跡　又曰張昕陞戶部員外郎一以養民爲心深爲尚書夏原吉所重恒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饋遺一無所取以上外郎

戶部郎中三員

增　嚴部　清秩　鍾晉儀注記有嚴部郎中杜牧韓愈例皆爲清秩　人部

下大夫　三列宿　正元十子　詞理慥當　氣岸高雅

唐書韋湊字彥宗柱叔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表宇彪

肆虎永一以直道處之不激不隨而出納惟公密謀機筆民甚賴之　以上員外郎

戶部郎中四

增 制 唐蘇頲授李邕戶部郎中制曰具官李邕探學精奧為文沉鬱謇諤之心動必無撓彌綸之用行則有恒故以高才逸羣聰聲滿聽宜膺版圖之任允光蘭握之選　常袞授李規戶部郎中制曰具官李規志學純備居有彝檢才理精達動無滯用常執邦憲兼職使軒處煩行簡從容濟務參我地官之屬首於時俊之科亦既外除尤彰內行正名舊秩以寵迴翔

增 記 宋施溫舒戶部郎官廳壁記曰國家分置六部各統其屬屬之所治各有攸司戶部之屬五其所治之事若民訟若賦役若供餽給賜若貨財出納若倉廩委積雖各掌其一而書判之冗會計之勞符檄之多攸責略等也

增 碑 唐劉禹錫崔公墜碑曰公檢校戶部郎中幹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涪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詔褒其能

度支郎中一員外郎

原 杜氏通典曰度支郎中按漢初張蒼善算以列侯主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謂之計相殆今度支之任魏

尚書有度支歷代度支具尚書申隋初為度支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度支為司度支使國用關元二十四年三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及諸司計緣當用府縣條目既多詳檢靜地緣無定額支給不常亦因此涉嫌情長姦僞臣今與諸使及朝集使商量有不隱便於人非當土所出者隨意沿革務從允便即人知定準政有常文編成五卷人為長行旨冠者事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頒行每州不過一兩紙切附驛送勒依　至德以後戎事費多二年十二月呂諲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充勾當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充勾當度支使元年建子月元載為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寶應元年正月劉晏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廣德二年二月韓滉以宰相加度支使五年二月實參

增 文獻通考曰度支郎中掌周知軍國財用會其出入之數凡上供有額封椿有數科買有期皆掌之有所漕運則計程而給其直凡內外支供及俸給驛券賞賜衣物錢帛先期擬度時而予之　續會要曰宋度支判司事一人列六案度支案發運案支供案掌賜案掌法案知雜案以無職事朝官充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中京設度支使司官副使判官不屬戶部　元設度支監掌給馬駝芻粟卿三員太監二員

少監三員監丞二員至大二年改立度支院此不屬戶部以度支附焉　明制見尚書內　杜氏通典曰員外郎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度支郎中二

增 唐張鷟集云鴈鶴登朝含難伏省轉筋之美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力計軍儲曾何介意年支國賦為政之嘉猷歲計軍儲邦家之要務（舊元理善算回筋之乘不差升斗也）筆談曰唐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芳洲杜若乃責方州貢之本曹官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耳華省名郎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唐書曰張濬為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通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驟納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能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名至行在拜兵部郎中

山堂肆考曰張仲方少朗秀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後為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入為度支郎中

中興繫年錄曰宋徐宗說在度支會右曹金部皆關官因令兼領三宗說素有心計於天下經費出入盈縮之數莫不通知老吏為之斂手

事文類聚曰宋朝凡度支之政皆歸三司本司無所掌元豐官制行部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初除陳向參掌計度天下之經費以貢賦租稅之入而為之出小事則擬畫大事則諮其長

度支郎中三

增 司度參計唐官制云諸州中改度支郎中為司度大夫張鷟云其某入參計曾職總度支尹相分領度支職林云乃自職之不支國賦計軍儲張鷟集　判入判出

分領自職唐故事以宰相分領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部常以郎中員外郎判入判出

計支計用唐故事度支案郎中員外郎總統押案而已用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之其所用

副知首立

對唱無差元典云蘇弁授度支郎中副知命之名自蘇弁始立於王師之首戶部支計物數千言也

唐會要仁師為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令對唱一無不就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問其所以仁師對曰有表度支財物數千言備本與仁師對唱一無差錯帝大奇之

增 制唐常袞授裴倩度支郎中制曰具官裴倩達識含弘精長材致遠秉彝尚晦金璞自明當劇居難干將獨割周歷臺閣綢繆藩鎮休聲異政亦克有終底慎財賦之殷校計軍國之用得專其任爰舉舊章佇弭發揮以之贍濟

增 疏 唐權德輿論度支疏曰度支所務至重量入爲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生類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苟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

金部郎中一員外郎 附

原 杜氏通典曰金部郎中按周官有職金掌金五錫石丹青之令魏尚書有金部郎其後歷代多有之北齊金部主才量尺度內外諸庫藏文帳隋盧昌衡宇均祖孝徵爲尚書金部郎均爲隋初爲金部侍郎煬帝除尚書郎自謂無屈幽冥矣

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金部爲司珍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爲司金至德初復舊掌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自開元二年置鑄錢使皆以他官爲之

增 續會要曰宋金部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皆歸三司而權衡度量之制出於太府本司無所掌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文獻通考曰金部掌金帛貨寶之入以待邦用以年額拘催受給建炎元年詔常平司見管山澤坑冶並依舊撥隸金部三年詔罷太府寺隸金部

原 杜氏通典曰員外郎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邪持其事不下

增 制 唐蘇頲授蔡泰客金部郎中制曰具官蔡泰客風格允正文辭優洽明以在公直而履道聲馳粉署爰提建禮之綱位總金曹宜轉司徒之屬

倉部郎中一員外郎 附

原 杜氏通典曰倉部郎中按周官有倉人主藏九穀又有廩人主藏九穀之數賜賜稍食魏書曰李訢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諸倉輸之所在委積延停歲月大爲困弊歷代多有倉部曹皆掌倉廩之

事後周有地官屬司倉下大夫隋初爲倉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倉部爲司庾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爲司儲至德初復舊掌諸倉廩之事開元二十六年以後置出納使皆以地官爲之（諏音訾斤切）

增 唐職林曰畢誠爲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誠沛然如處美官宰相聞之遷職方郎中兼御史雜知　唐書曰長慶中孟簡爲倉部員外郎王叔文爲戶部侍郎簡爲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撓績會要曰宋倉部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官充凡倉庾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皆歸三司而別置提點倉場官以督察本司別無所掌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　文獻通考曰倉部掌倉廩粟出納之事建炎三年罷司農寺歸倉部紹興四年復置司農寺杜氏通典曰員外郎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增 制唐元徵之行范季睦倉部員外制曰出納必悕有司之常式上下之價則莊睦者受獎雜苦良之貨則素右者受贏惟一惟公乃罔不同惟平惟實乃罔不吉劉禹錫授倉部郎中制曰周制倉人以辨於邦用廩人以待乎匪頒後代或平糴皆周官倉廩之職也於戲王者藏於天下吾何私焉收斂以時儲蓄必謹俾夫凶荒無患貧富克均宜咏京坻之詩勿守豆區之限

淵鑑類函卷七十九　設官部十九

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一　侍郎附

原　杜氏通典曰唐虞之際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後漢尚書吏曹兼掌齋祀亦其職也魏尚書有祠部曹及晉江左有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祧合云仲承宗廟曰祧）歷代皆踐右僕射攝之（僕射通職）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爲儀曹尚書北齊祠部尚書統祠部掌祠祀燕饗（死喪贈賻）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又有儀曹主吉凶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置春官卿又有禮部而不言職事後改禮部爲宗伯又爲大司禮俄改大司禮復爲禮部謂之禮部大夫（後周爲禮部大夫至隋置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簋因後周禮部之名兼前代祠部儀曹之職唐龍朔二年改禮部尚書爲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禮部爲春官神龍元年復舊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

增　文獻通考曰宋禮部判部事二人以兩制及帶職朝官以上充凡禮儀之事悉歸於太常禮院而貢舉之政領於知貢舉官本曹但掌制科舉人補奏太廟郊社齋郎宰長掌座都省集議百官謝賀章表諸州申舉祥瑞出納內外牌印之事而兼領貢院官制行始正其職凡天地宗廟陵園之祀后妃親王將相封冊之命皇子加封公主降嫁稽其彝以詔上下而舉行之朝廷慶會宴樂宗室冠婚喪祭簪使去來宴賜與夫經筵史館賜書修書之禮例皆同奉常講求參酌而定其儀節三歲貢舉學校試補諸生皆總其政旌節章服之頒祥瑞表奏之進凡關於禮樂者皆掌之建炎三年詔鴻臚光祿寺并歸於禮部太常國子監亦隸焉分案五曰禮樂曰貢舉曰宗正奉使帳曰封冊表曰檢法各隨其名而治其事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以都司掌禮儀視禮部南面有禮部尚書下侍郎郎中員外郎並同吏部　金禮部尚書一員侍郎郎中員外郎各一員主事二員　元禮部尚書三員侍郎郎中各二員員外郎六員品秩與吏部同掌天下禮樂祭祀朝會燕享貢舉之政令凡儀制損益之文符印簡冊之信神人封謚之法忠孝貞義之褒送迎聘好之節文學僧道之事婚姻繼續之辨音藝膳供之物悉以任之中統元年以吏

戶禮爲左三部置尚書侍郎中各二員外郎六員總領三部之事十三年始別爲禮部元貞元年復增尚書一員正四品　元禮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仍屬中書省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陞六部禮部屬有四曰儀制部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部二十九年改儀部爲儀制祠部爲祠祭膳部爲精膳主客仍舊俱稱清吏司永爲定制國家稽古右文數典察倫類非博雅崇古道藝德行備具者莫稱茲任故成化弘治以來率以翰林儒臣爲之登公孤任輔導以至秉持國是皆必由此云

杜氏通典曰侍郎周官春官小宗伯中大夫頗同今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禮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策試貢舉及齋郎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進士李權所訴朝議以考功位輕不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寶之中昇平既久羣士務進天下髦彥由其取舍故勢傾當時資與吏部侍郎等同　增文獻通考曰宋侍郎貳尚書之事南渡諸曹長貳互置紹興七年禮部置侍郎二員隆興初詔尚書不常置禮部侍郎置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禮部侍郎同吏部　金禮部侍郎一員正四品　元禮部侍郎二員　明初沿唐宋之制設禮部尚書侍郎各一人

禮部尚書二

增漢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典略曰契爲司徒百姓和親襄主賓客遠人必至　家語曰父子不能長幼失序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北史曰後魏孝文留宋弁兼祠部攝七兵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管攝二曹　又曰隋牛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卓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　唐書曰李揆字端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爲禮部尚書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吐蕃會盟使至蕃酋長曰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　又曰韋綬字子章進位禮部尚書穆宗問所以攘災祈福者對曰昔宋景公以善言退法

星三合漢文帝除祕祝勅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致之福如失德以却災禍神以句助非祈禳之道也

又睿宗朝薛稷爲禮部尚書以有翊贊功每名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　又曰李綱字文紀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人曰君當爲卿輔待易姓乃如志至唐終禮部尚書　北夢瑣言曰僞蜀韓昭爲禮部尚書凡奏裁兼戶兵二部奏牘愈多皆自尊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水未嘗有誤棋綫無一條長　通略曰豐稷爲禮部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者謂二人得罪於哲宗朝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配享中宗豈非得罪於中宗者哉　金史曰張浩字浩然天眷中遷禮部尚書田穀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　元史曰嶷曖拜禮部尚書監羣玉內司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諧協咸隸本部遇公讌衆伎畢陳嶷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　又曰許庶字君藺一名忽魯火孫國禎子也除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曰月龍鳳文綺衣二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明理辨莫不傾服　又曰張養浩字希孟拜禮部尚書會元夕英宗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養浩即上疏諫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又曰楊綰爲禮部侍郎上疏議

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　又曰高郢字公楚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苟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顓取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唐書曰李撰兼禮部侍郎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遷學陋生藉枕圖史且不能自措於辭乃大陳書庭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但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　又曰賈至爲禮部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聚人赴省者兩都試

貢舉請罷明經進士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
又曰柳璟字德輝爲禮部侍郎爲人寬信好接士稱
人之長遊於門者皆顯於世 又曰崔郾字廣略轉禮
部侍郎凡兩歲貢士平心閱試所擢者無非名士爲公
輔名卿者十人 又曰韋純爲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
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
宰相除安得爲重曰爲陛下揀宰相考得無重乎帝美
其言 又曰唐韋陟傅云陟宇殷卿爲禮部侍郎曩者
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遂登科目陟先知其所長然
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宋史曰曾鞏權

禮部侍郎兄棣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人以爲榮每
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搢紳推重焉 又曰
宋劉正夫字德初除禮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正夫
條奏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斂戢干戈節賜予
及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 中興繫年錄曰中丞
張守謚文靖除禮部侍郎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至
政事堂諭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又曰紹
興間呂廣問爲禮部侍郎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沽
激往時薦之者多 金史曰阿勒根彥忠貞元二年進
禮部侍郎海陵凡有所疑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
聞有不合則名讓之彥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 獻徵
錄曰明吾紳起拜禮部右侍郎太宗謂尚書呂震曰吾
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 又曰王直字行儉正統
中進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出涖部事處之裕如若素習
者 又曰王英字時彥進禮部左侍郎浙江台寧等府
民遭疫死甚衆上遣英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
浙久旱英至絡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
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以上
侍郎

禮部尚書三

原伯夷 形伯上見二虞書注成形伯王分形伯入爲宗伯 統百官諧萬
民治神人和上下 四禮宗伯以諧統萬民以和邦國以統
百官以諧萬民掌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注云春官卿也宗伯掌邦禮以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之禮以和上下
秉 當同和之代先務化成 居禮樂之司必資明
備帖白

增大傑 古卿唐李絳制是以大傑是殷古卿宋曾鞏禮樂制度云秦官古卿
作秩宗 掌邦禮 上見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周禮云春官宗伯掌禮樂之官
以佐王 和邦國 稱容臺 踐台斗 鄭知禮部南遷上言詩及乎貞觀初禮部尚書段志玄自觀初王珪拜禮部尚書後以書踐台斗注侍郎職政
曹 兼授二職 上見前二北史唐書云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敬授斯二職即日
論高麗市書 蘇軾三馬 刑禮部尚書兼檢校右僕射大將軍賀魯云元祐西蕃貢駿馬汗血者事干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汗血亦何所用事

遂寢通略云高麗貢使請買書籍朝廷以故事盡許之禮部尚書蘇軾言漢東平王求請子太史公書猶不許今可許乎詔曰許依例以文章復用如圖畫中觀全史曰魏東文宇周臣興定中拜禮部尚書以貢舉坐取進士虛亞重用韻致仕後復為禮部尚書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元史曰張起巖字夢臣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部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攝如陪位百官望之所觀帝甚嘉之賜賚優厚

和議周益公集曰洪适權禮部侍郎兼修國史適樂章人謂禮與時皆得之

中興繫年錄曰禮部侍郎曹冠知製用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合論存亡命出於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安危止論其言是非乎

題堂書笏唐書曰崔氏兄弟皆為禮部居光德里構便廳上慰勞宣諭曰鄭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國題曰德星堂

遼史曰宗曰劉景字可大景宗時權禮部侍郎兼修國史適樂章人謂禮與時皆得之

不阿權近請置孝廉

唐王凝為禮部侍郎不阿權近下見二楊館知章豐禮部侍郎兼修國史適樂章人謂禮與時皆得之

兩加榮命三知貢舉唐書曰賀知章一日並掌記誥掌臣源侍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

禮部尚書

惟文物禮樂之司獨高他選非道德詞章之望不在此官和上下而治神人經國家而定社稷丹青一代之文明白百王之制太平六典已知周宰相之有人縣綦諸生寧若漢奉常之不古春官六十立之長以維尊曲禮三千待其人而後舉

同履艱難元史曰許國禎字進之至元中遷禮部尚書上疏言貨財賦斂禁服名器於時弊務官坊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帝與近臣及翻舊大臣因論國祖曰昔出征回時難者惟物數人在涌親書官階帝親書其官階又曰郭貴字安道至大中除禮部尚書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特賜銀章獻徵錄曰胡濙字原潔宣宗時進禮部尚書其清勤特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

又曰周洪謨憲宗時拜禮部尚書言書載瑞機對禮部尚書言書載瑞機又曰李開字君載禮部侍郎始七書省有古柳建中末以為端柳謂令貢士賦之上聞不以為善復禁

子同貳南省兄弟五為禮部唐書曰崔挹子混先是相繼掌貢士試柳冀自禮部新書曰常事不歇舍人引麻固辭舍人亦歌介

特賜銀章獻徵錄曰胡濙著氣視禮部侍郎

明練故事禮部中大夫

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舍人有此事又曰崔氏兄弟六人郎郎郎凡為禮部五吏部再

以人直清公正者處之非文儒鑒裁者不在上見後章之制

職類曰楊執元祀春官舊職舉秀興廉國朝兼領不非文儒碩茂鑒裁精實重於一時者不在此也

宜輕出當專任用上見二張守元府朱晦菴集張魏公已登舟除禮部侍郎命未下而一士林

部名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張浚沖天而無羽翼者勢為朕留為正欲用

遇莫此為盛又曰曾魯太祖時為禮部侍郎時後入為禮部侍郎兼修國史

免試特賜進士及第皆以居之雖者之榮

所授有中國一視同仁語上曰頃觀陶凱文已

起人意魯復如此文運應其昌乎

稱慶文運其昌唐書曰徐微錄曰明士林稱之

後改禮部為司宗仍以敏之敏採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侍朝必風興侍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訛

帝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遺典　文柄舉屬宋楊大問令仔

狀程大昌權禮部侍郎一時文柄舉屬於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　天選

侍郎獻徵錄曰李紳字克勤有結髮貴圖進者上不遺英宗時陞禮部右侍郎時厭人心者得紳甚喜曰朕知其人久矣名吏部陞任紹公卿往賀紳書王擧酒酬曰天選侍郎也

超然類纂曰韋貫之為禮部右侍郎時文柄舉屬於公門生也　天選

在事故早退宜賀超然繪寫貫之像以上侍郎之

外獨彭公一人

禮部尚書五

詩唐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曰禮闈春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淵鑑類函卷七十九　禮部尚書　十一

增歲明宣宗禮部箴曰聖人立極法天出治為治之本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為虞秩宗所典三禮宗伯佽同既治神人亦和上下政本之地實宣敎化惟我祖宗承古之道品節制度式昭禮敎幽明崇卑秩乎有序大法大經靡不備舉洛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交神明安上治民爰及四裔祗循舊章亦義之比惟卿暨佐予汝協恭暨厥四屬於卿率從治國去禮猶耕無耜咸篤敬之以懋政事

增制唐常袞授張謂禮部侍郎制曰稱秩元祀春官職為舉秀興廉國朝兼領非文儒碩茂鑒裁精實重於一時者不在此地具官張謂宏達有幹籍通其源流振起鴻藻正其聲律翰飛北閣煥發司言居部長人不忘惠訓輔相東禁孝友彰明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貢士以爾公望副茲眷求　白居易授韋貫之禮部侍郎制曰典郊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不足以處之具官韋貫之沈實堅峻文以禮樂行成於內移用於官公直之聲滿於臺閣頃以詞藻選登禁掖秉筆書命時稱得人多積勤勞宜有遷轉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儀曹之選僉議所歸往修乃官無替厥問　鄭處誨

淵鑑類函卷七十九　禮部尚書　十二

授鄭薰禮部侍郎制曰儀曹劇任中臺慎擇總百郡之俊造考五禮之異同必求上才以允僉屬具官鄭薰文詣騷雅鼓吹前言舉洽縉紳領袖時輩操守必修其謙柄進退常踐於德藩盛中詞科亟陞清貫持案列金章之侍揮毫擅紫閣之工是用俾司貢籍以振儒風奉拔既尚於幽貞聳勸勿遺於曹緒無求冠玉無采雕蟲當思取實之方必有酌中之道爾其盡慮以率至公

增狀宋周必大辭免禮部尚書兼翰苑奏狀曰竊惟掌禮代言班高選遠國初陶穀雖嘗兼領然宗伯猶是階官未率屬也元祐中獨蘇軾學問文章稱此兩職然亦

先後迭居不閒並命自紹興至於乾道沈與求孫近胡交修楊椿汪應辰俱是六卿祇帶兼權學士有以見名器之重不輕畀付如此

增 表宋周必大謝除禮部侍郎表曰惟宗伯古之清曹惟貳卿今之膴仕禮樂自天子出雖上稟於聖謨簠簋則有司存當俯求於故實夫何鄙朴而許攝承風夜直哉惟清莫遂聲龍之遊文章煥焉可述更慙乘馬之工

增 記宋洪邁禮部長貳壁記曰元豐定官制歸天下萬務於文昌曹分賦職頗采用周官唐六典尚書品第二侍郎品第三皆法從屬事間朝廷所以尊榮之甚寵由是得政者應行立然要為具員吏朝日而坐出曹樊治不過操牘視成掾之以挈比思慮索於几案此其勢不能得施置自便獨宗伯不其然閒平時緝墨要會疑亦玉宮之一守有日天子舉遺典禮大朝聘大慶賀與天地宗廟典策秩享之事與史贊聚問筆詞不占措乃雍容風議斟酌故實援之古可驗揆之今可行者繫吾啓為之非特規守成法視故府鐘鼓玉帛周章有司之後而已則上所選置正用第一品亦其理宜

源 杜氏通典曰禮部郎中一員外郎一員按周官春官肆師下大夫亦

頗同今任魏尚書有儀曹郎掌吉凶禮制歷代多有更部宋齊儀曹屬祠部儀制祠部郎掌吉凶禮制歷代多有例皆如此 晉

增 南史曰孔休源除尚書儀曹郎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嘗謂之曰孔獨誦 南齊書曰孔逭字世遠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逭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 石林燕語曰舊大朝會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大觀以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京乃命中書舍人雜為之比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問參取首尾或摘其一二聯次比成之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 言行錄曰劉敞字原父天子將親大祫於太廟乘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遂上疏章凡四天子得公奏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 金史曰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中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 上 禮部中 錄異記曰唐劉禹錫為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還本部郎中 宋周平園集李文簡公燾除禮部員外郎時中興祭典未備公上言嶽鎮海瀆先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祀乃以酒脯代牲牢雨暘失節郡國水災未必不由於此詔許復舊呂東萊文集王居正字剛中給舆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祀明堂公立議請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定又撫州守臣言甘露降畫圖以聞公請却其圖勿納臺臣固劾守奪其州 金史王競字無競天春中遷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 以上員外郎

禮部郎中

禮部郎中 諱競言人互無公諱遂止 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

禮部郎中

增 小儀 名表 尚書故實曰杜牧頃於宝執求下儀不行謂之名表 石林燕語曰禮部郎中元豐官制別有印曰名表部印 清通 哨鰌 上見前一通典注 唐書曰李輔字習之為禮部郎中性哨鰌詢訾所屈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 無有學藝 眞儀書上見通典注下 議俎豆 見二南齋書 掌絲綸 曲阜集行上官著為典常牋奏之文傳曰口宣秩清任重時儒所責不以之耀多此途出表明退朝錄曰禮部郎中百日內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綬給事詩須知百日掌絲綸 周禮大夫 南宮舍人 上見周禮大夫

通典王肇開見錫曰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宋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攀

辭章自名　泰議詳雅

唐書曰韓愈之為王宏中雅其能文字士多傳以為法皆訪問焉累遷尚書祠部郎中制曰具官彭景直通理內融含輝外靜文出典雅學窮精博故能容臺是則

舉儀制辨名數　訂禮文職儀奏

六典郎中員外郎掌儀制而識其名數曲阜集禮部員外郎掌禮樂而識其名數非高論學士大夫以成品相而雅名

崔澹名德

唐李珏子持儼為殿中侍御史牢相宰成

送新圖汲

唐文序于摩為員外郎送新圖汲

贈者以摩為前人文章編首入為尚書郎即所贈者以文序于摩為員外郎

修煉

唐舊說員外郎即廳有大石號卅廳即納廳印皆於石上鑿之又圖寫山谷諸雅此禮部也

稱誦名表　損益儀物

禮部之職凡國之大典禮之大儀損益儀物稽其同異而辨其名數訂禮文職儀奏其名表頒其儀式而詔其用舍

唐鄭谷寄同年趙郎中詩曰仙步徐徐整羽衣小

儀澄淡轉中儀樺飄紅燭趨朝路闌殿清香宿省時彩

筆煙霞供不足綸閣鸞鳳訝來遲自憐孤宦誰相念禱

祝空吟一首詩　又春夕伴同年禮部員外直省詩曰

錦帳名郎重錦科清宵寓直縱吟哦水含玉鏡春寒在

粉傅仙闈月色多視草即應歸屬望握蘭知道暫經過

流鶯百囀和殘漏猶把芳樽藉露莎

制唐蘇頲授彭景直禮部郎中制曰具官彭景直通理內融含輝外靜文出典雅學窮精博故能容臺是則

仙闈咸推俾即真於滿歲更惟允於卿月　白居易授

張元夫禮部員外郎制曰具官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

妙者其儀轉員外郎之謂乎凡殿內御史雖文才秀出

功課高等者滿歲而授猶曰美遷有如元夫連膺二選

歷彼踐此會以為宜況怒飛青冥翮集禁陛由茲去者

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　薛廷珪授徐彥樞禮

部員外郎制曰具官徐彥樞文昌列曹代稱清署宗伯

之重時難厥官其在外郎選擢尤重率多虛位以待當

才聞爾潛以立身謙而履道情田萬頃瑤林將玉樹森

羅文律九成調鼎與承雲交奏動必由禮人無間言是

用聽彼羣情懋茲劇選斯文重振資爾之嘉謀時政有

疑作爾之讜論勉臨厥職紹乃家風

增詔宋王震授蘇軾禮部郎中詔曰爾議論文章卓然

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首命爾為郎以待不次

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增記宋洪邁禮部郎官廳壁記曰均之爲郎郎然二十四司冷熱劇易不得同日語中與時捐不急之官省郎七員以主客合於禮部號爲兩曹而所掌不過牋削印瑞郊廟禮文與士子科舉事日所程判其多不能以百天明省門開繇大丞相以下畢入聽治吾同舍郎南典選北理財文書鱗午吏四緯綢繆不少置獨儀曹之廷可設翳食時矍起摩睡眼以出卒食舒舒而行伺丞相上馬已即去至無毫毛可用以爲勤以白長官者其官同祿之入又同而勞逸相絕顧如此顏之不厚難矣哉　又黃

鼎杜氏通典曰祠部郎中按魏尚書有祠部曹祠部曹主禮有主禮制後魏裴修爲中大夫兼祠部樂每有疑議修撰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後周有典祠中大夫隋初爲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禮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延載元年五月制天下僧尼隸祠部十一年改祠部爲職祠至德初復舊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祝醫藥等及僧尼簿籍自天寶六載及至德三年常置祠部使以他官爲之　員外郎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增南史賀德基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至德基三世爲祠部郎德基於禮記稱爲

精明　職類曰許允之字之奇才應禮樂擢爲祠部郎　唐省中語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　文獻通考曰宋祠部掌諸州宮觀僧尼道士童行住持教門事務祠祭奉安祈禱神廟加封賜額並屬之醫官磨勘醫生試補校其事而予奪之　國史趙彥若遷祠部員外郎先是宗廟爲新中秋用葵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爲春薦

神宗實錄陳襄字述古判尚書祠部時譯經僧法護遺表度十僧趙槩奏列於朝三年度道士襄皆執奏不行　紹興正論胡寧文定之子遷祠部郎與秦檜議論

不合時宜爲樞密檢閱兒子近除如何寧曰外議以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也檜怒以言章罷　事文類聚曰元祐專書官以今史分名頭掌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禮部祠祭清吏司掌祭享獻爲天文國卹廟諱術藝道佛之事以贊尚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祠部郎中二

永驩　梗概曹因話出永驩任祠部郎中時建禮之議曹有沮議永驩言其喪且令祠部員外郎胡文恭行事他皆倣此文恭爲祠部郎中追志曰侍御爲祠部官制郎上言南北郊及論明堂宗廟實儀禮多白始出

立太廟　謂其事　南北郊及論明堂宗廟

論樂舞非古以爲士爲任官不對名　損益儀禮　對酌故

每有疑議修撰對酌成故實　陳書曰姚察爲尚書祠部郎中兼太常卿察博引經史參詳義理禮成帝每拜祠部郎中宮懸樂八佾偷舞至梁武帝始設之大宣帝欲備樂以備當時之文物乃詔太常卿牛弘等議弘等以爲樂者所以移風易俗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武爲非始樂成希旨實博引經籍參詳古典撰定其儀禮成帝每拜祠部郎中輒不敢當不許乃受拜訖即詣祠部員外郎廳事執事者陳設几筵如在其家焉　唐書曰韓愈爲祠部員外郎時有故事祠部郎中員外郎分曹而治郎中總其綱而已

稱旨　唐書曰崔邠爲祠部員外郎時有故事祠部郎中員外郎分曹而治郎中總其綱而已邠獨身決庶務白上上悅　長編曰葉夢得字少蘊爲祠部員外郎日在部曹時將旦及門問知是久待當不大擾御後數日遷膳部郎中

員外郎以上

制庫賈至授王縉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制曰具官王縉藏器於身策名清列多材多藝知微知章歷茲艱難屢有籌畫宜兼臺省之任仍總師戎之役　宋宮弼子

贊尚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獻徵錄曰
唐禎爲禮部精膳司郎中精膳主天下貢茶至者必先
呈樣樣者其名實則私餽所從來久矣禎至紡門者正
供外無得入流風一清　又曰林鴻字子羽擢膳部員
外郎太祖臨軒試龍池春曉孤鴈二詩一日名動京師
　又曰臧應奎改禮部精膳司嘗進用人用言二事世
宗嘉納之

增 制曰蘇頲授鄭博雅膳部郎中制曰具官鄭博雅志
業融暢襟靈開遠備聞前言嘗習故事來游博望既增
清道之華入奏明光宜副丹墀之寵　白居易授李德
修膳部員外郎制曰尚書左曹郎白泰議獬綸外凡郡
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實紏理之今文昌長佐治作春
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祕書丞李德修籍訓於台庭業官
於書府揆才考第得補爲郎司膳缺員爾宜專掌

主客郎中　員外郎倂

原 杜氏通典曰主客郎中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客曹
主外國賓客後光武分改爲左右南北四主客或單爲客
曹宋齊梁陳單有主客後魏吏部管南主客祠部管左
主客北齊改左主客爲主爵南主客隋初爲侍
郎爲常帝除侍字羣又改爲司籍郎武德初改爲主客郎
中龍朔二年又改主客爲司藩咸亨元年復舊掌二王
後又典諸藩朝聘　員外郎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增 後漢書曰何遠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
是名重華夏起家爲尚書主客郎　山堂肆考曰後魏
分繕爲尚書南主客郎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
　又曰魏收爲主客郎時梁徐陵爲散騎常侍使魏魏
人授館宴宥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由徐常
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故鄭始制禮儀今我來聘
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因之數

日　南史曰庾杲之爲主客郎時魏使至問杲之百姓
爲何家家題門帖賣宅杲之荅曰朝廷欲埽蕩京洛克
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魏使縮鼻而不能荅　梁范胥
爲國子博士有口辯嘗兼主客郎應接北使　齊春秋
匈奴使李道固至詔使主客郎范岫接對道固美其醞
藉　文獻通考曰宋主客掌諸藩朝貢宴設賜予之事
　翰苑新書曰建炎三年詔禮部郎中一員兼主客
事文類聚曰元令史分掌名頭四方使客隸於禮部
續文獻通考曰明主客清吏司掌華夷朝貢往來宴賜
之事以贊尚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提督

四夷館主客主事一人　獻徵錄曰楊俊民字伯章世宗時調禮部主客郎有詔賜戚里黃門趣公宣給公曰此内賜也宜於迎和門頒之非禮官所得與上是其言

制唐劉禹錫授主客郎中制曰漢制尚書郎四人一人主營部戍帝又署客曹主外國我翟事皆令主客之任也其後或東西列職左右分名統彼行人之家緩其外臣之務朝聘則定位宴會則辯儀穆我四門深於九譯用委葉街之政克資粉署之賢　孫逖授章仇兼瓊主客員外郎制曰具官某雅有堅操嘗懷遠圖義不辭勞忠能盡節頃逾砂磧能正紃繩興國利於懸車振朝威於絶漠甄其績用宜遷禮閣之榮寄以澄清仍受寇

淵鑑類函卷七十九

設官部二十　兵部尚書　侍郎　兵部員外郎　附　職方郎中　附　庫部郎中　附　駕部郎中　附　員外郎　附

兵部尚書一

杜氏通典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魏置五兵尚書而與其等以侍軍事五兵之名當出於此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初無太康中乃有五兵尚書而又分中兵外兵各爲左右按晉錄分中兵外兵爲左右與舊五兵爲七曹然尚書惟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耳今諸家著述或謂晉太康中置七兵尚書誤矣宋五兵尚書惟領中兵外兵二曹餘則無矣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爲七兵尚書北齊爲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都督告身諸宿衛官右中兵掌畿内丁帳事諸兵力士左外兵掌河南及瀍闕以東諸州丁帳及發召諸兵右外兵掌河北及瀍闕以西諸州所與與左外兵同都兵掌試吹太樂等事五曹小兵部下大夫其職並閥至隋乃有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唐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爲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初改爲夏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爲武官至德

初復舊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選舉亦爲三銓制如吏部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餘各有郎中銓其一爲中銓其一爲西銓其一爲南銓

增 文獻通考曰宋兵部判部事一人凡籍武官軍師卒戎之政令悉歸於樞密院其選授小者又歸三班本曹但掌三駕儀仗鹵簿字圖釋奠武成王廟及武舉事歲終以義勇兵箭手寨兵之數上於朝元豐更制惟民兵馬政權隸樞密院武官銓選幷歸吏部五年詔應緣義勇保甲事並隸樞密院其餘民兵悉隸兵部以什伍之法教民爲兵以選舉之法試武士以鹵簿字圖分布儀衛以郡縣之圖周知地域凡廂軍蕃兵剩員及吾街仗司人兵稽其數而振飭其藝大將出征告捷於廟破賊露布以聞臣像之家宣借兵級與夫蕃夷屬户授官封襲之事皆掌之建炎三年幷衛尉寺隸焉分案十曰賞功曰民兵衛曰廂兵曰人從看詳曰帳籍告身曰武舉曰蕃官曰開拆曰知雜曰檢法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視兵部南面兵部尚書下侍郎部中員外並同吏部

金兵部尚書一員正三品掌天下郡邑郵驛車輅儀仗郡國圖志險阻隘塞遠人歸化之事元制兵部尚書三員正三品掌天下郡邑郵驛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廢置之故山川險易之圖兵站屯田之籍遠方歸化之人官私芻牧之地馳馬牛羊鷹隼羽毛皮革之徵驛乘郵運祗應公廨皁隸之制悉以任之 世祖中統元年以兵刑工爲右三部置尚書二員總領三部事至元元年別置工部以兵部尚書二員爲額 明初沿唐宋之制設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令仍屬中書省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陞六部每部分四子部兵部其屬有四曰司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二十九年司馬爲武選駕部爲車駕庫部爲庫職方仍舊俱稱清吏

永爲定制大征伐大簡練武官勳禄品命圖志鎮戍烽燧鑒輿車乘傳驛廢牧戎器儀仗之庶務靡有不統兵部改置北京肇自永樂辛丑其提督團營初總於世勳宿將自土木之變命兵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提督統轄軍務嗣後歷年提督不同俱以尚書不妨部事提督矣

增 杜氏通典曰侍郎隋煬帝置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舊制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掌署武職武勳官三衛及兵士以上簿書朝集祿賜假使差發配親士帳內考課及給武職告身

增 文獻通考曰宋南渡後長貳互置

續侍部二員隆興常置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遷南面兵部侍郎同吏部　令兵部侍郎一員正四品　元至治二年增侍郎二員品秩與吏部同　明兵部左右侍郎協理戎政尊一操練還定為常制

兵部尚書二

增職林曰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　職儀曰睢鳩氏司馬也　釋名曰周成王時畢公為三公兼領司馬之職　北齊元景安遷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貨賄公行文宣遣使推案推景安纖毫無犯帝以所斂賜賄之以彰清節　宋中興繫年錄曰兵部尚書王庶論制敵之道在於民昔周文王閔太公以為國之道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上歎曰大臣才也遂拜樞密副使　獻徵錄曰明唐鐸除兵部尚書上嘗稱之曰鐸自友廷臣至今三十餘載其人交不知變節絕不出惡聲其見恩遇如此　又曰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受知孝宗每朝罷傳宣循御陛而上面與商榷時事鉉公輔責近有不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命司禮太監李榮扶掖而出　又曰張悅字定菴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恩威並行將帥悅從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欲為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有言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　又曰王繼字述之弘治間改南兵部尚書中貴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競賄結之多驟遷極要者公獨不與之通戊午廣懼罪飲藥死科道官劾論交通大臣某某上憫其人衆悉宥之翼日早朝空班謝罪惟公與兵書鈞陽馬公弗預垂紳屹立無怍色

以上尚書六典曰兵部侍郎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之任也

續會要曰尚書掌武舉地圖車輿甲械之政令而侍郎為之貳　唐書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　又曰韓皋資質厚重有大臣器為兵部侍郎號為稱職　宋周益公集曰李文敏公郡召為兵部侍郎時苗劉反露刃宮門上登樓撫諭公亟趨前叱苗劉等先發稍息公扣宰相宋勝非問計策傅等皆在公反覆辯詰人為公危公無懼色太后垂簾勝非奏曰自變故以來能助朝廷者惟李郡鄭毅乃除公翰林學士上親

賜札略曰卿毅然正辭氣折羣醜萬衆動色具臣靦顏獻徵錄曰明寇天敘字子惇改兵部侍郎朝野屬望時有言官繫獄問重辭者一大臣欲疏救謀於天敘天敘曰祇成君子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答曰須同諸法司諸於當路者使思出於上則可從之言官果得緩誅　又曰陶諧字世和起貳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勇怯思欲頓刷九邊之弊及會議朝事侃侃必竭盡所見以習尚浮靡大異弘治時每形慨歎人稱爲古君子以上侍郎

兵部尚書三

增 圻父　夏官　周書云圻父掌達農父若保宏父定辭注云圻父司馬也　下詳滿一通

西曹　南省　史記英華云崔融守安成音州人有文藻武后時為兵部侍郎兼修國史融易多中傳事兼知西曹事制誥兼掌機密輔國為兵部尚書南省視事兼知政事

師　掌九伐　周禮夏官司馬之大司馬以三法正邦國

公領　為宰相兼　上見二字下詳崇事

君　山堂肆考曰唐屈突通宋時駿珍寶山積諸將爭取為兵部之通簡無所取帝益重之

清以奉國　忠於事　唐書曰姚崇三為宰相兼兵部尚書屯成所踐士馬隨枕為事有三曰禁兵曰市馬曰牧馬兵當之事民兵馬之半有三曰給用

事皆暗記　知無不言

無不暗記　宋宋文公抱朴兵部尚書兼侍講每當入直上常先達公候相乘則亟

召入坐語從容月必一見公知無不言　願寬逐臣　可屬大事　唐職林云于起以時政起因積而願寬逐之為兵部侍郎朝野屬望起貳兵部尚書陳安石以十二事上言命附驛條奏安石以為兵部錄曰明嘉靖中兵部尚書文貴金事故事不得越門戟江水歸大海耳若有不可拘者則具奏取旨

于謙機敏　兵部尚書

水　唐職林云朱泚多方誘之為兵部侍郎錄曰明嘉靖中兵部尚書文貴金事故事不得越門戟江水歸大海耳若有不可拘者則具奏取旨

奏四事　獻三經

東執知京東一帶利病遠備急忽之章二十五事復憂時事獻引大學泰增好忘之章以成媚嬪尚書惟時政起因積而願寬逐之為兵部侍郎朝野屬望起貳兵部尚書陳安石以十二事上言命附驛條奏安石以為兵部錄曰明嘉靖中兵部尚書文貴金事故事不得越門戟江水歸大海耳若有不可拘者則具奏取旨

文忠行錄曰宋周

自得　支路　惟欽江

三綱　文忠公錄曰宋周

邦奇剛直

佐司馬　還貳圻父

東萊博議曰王君正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每當入直上常先達公候相乘則亟

留入奏八事

內職

獨對三

召詢時政　入守

韓愈上兵部李大夫書

施設

他日不復關對矣仲不聆未嘗同平章事以為兵之

都察院

東都察院

事皆暗記

兵部尚書

兵部尚書

兵部尚書

兵部尚書五

增 以上侍郎

兵部尚書四

增 以上侍郎

增 以楓易榆小安兵

唐劉禹錫為京兆尹以能政聞徵拜兵部尚書先是斷獄皆檢故事用之玩承命易之

曹武帝子簡靖王之孫

奏停祭辭器仗號令定制告之禮

夏官古卿

陸贄云陽公謝表云軍國多務

恭守戎

務簡入參機

綠縫門風

舊唐書曰盧元輔簡潔貞方綽有父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

夏卿之亞

舊唐書曰盧元輔簡潔貞方綽有父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

佐平邦國

舊唐書曰盧元輔簡潔貞方綽有父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

條上邊事中興

繫年錄云宋兵部侍郎張燾論秦檜惠之山北雖胡人上欲以為

手畫形勢

北盟會編云宋王敏仲為兵部侍郎陳規上大喜即日遷兵部尚書兩熊夾一馬

陳規滅鼠形勢利害上大喜即日遷兵部尚書兩熊夾一馬

熊孝宗呼為熊髯子而不名

兩熊夾一馬

陳規滅鼠形勢利害上大喜即日遷兵部尚書兩熊夾一馬

熊孝宗呼為熊髯子而不名

免農器錢

宋史曰鄭剛中為兵部侍郎時大司馬張燾奏下令逐

寫張不用銀器

宋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曰近張魏公薨於福州其子欲以銀器數百兩入殮公命用瓦器

安禪

可守簡靜之即白散去者多輟八事多報之仍著為令

夏卿之亞

舊唐書曰盧元輔簡潔貞方綽有父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

佐平邦國

舊唐書曰盧元輔簡潔貞方綽有父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

務簡入參機

綠縫門風

舊唐書曰盧元輔簡潔貞方綽有父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

兵部尚書五

增 詩 唐包佶酬兵部李侍郎晚過東廳之作曰酒禮慙先祭刑書已讀官詔馳黃紙遠身在終紗安聖位登堂

靜生徒跪席寒庭槐暫搖落幸為入春看

增 晉明宗兵部薄曰部以兵名實古司馬詰是戎以固華夏凡厥武臣疇過敕勳乘馬在坰考牧用蕃車駕輿服城戍郵驛守經制宜皆爾之職董之以卿承以衆條簡畀維賢庶其昭昭爾宜懋敬其朝夕顧諟勿忘以點庶績書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敕寧其可弗圖怠則廢政貪則亂法毋為世世毋為省省職所宜為式克慎修福祿攸集永孚於休思古良臣鞠躬盡瘁用是作箴以勵有位

增 制 唐蘇頲授張仁愿兵部尚書制曰具官張仁愿有

將相之才樹忠公之績入稱三傑帷幄所以運籌出總六師塞垣由其卧鼓懸利器而御物自中於桑林推素心以得士更成於李徑泊養疾歸休辭榮及禮用旌渭濱之兆空想潁陽之問乞言緊賴寵德攸宜佇增題劒之榮更遂揮金之樂　錢翊授陸庠兵部尚書制曰周之九法歷代用焉進賢興功以分厥職故夏官實掌戎政簡稽調補今方其時司馬貳卿佐位久虛則有嘗秉化權方臨邦教惟人之命我不敢私具官陸庠頃以宏博奉吾論思繼令祖之典謨去邪辭之枝葉泊當大用且屬多事執政雖新犯顏已急我則有違寵叔爾詎不如王陵劉竹遂行伏滿未足還好爵而來惟辨色掩關門而退乃韜光考之中庸有以自得往次六卿之首無輕一等之遷進賢興功必在敦故李嶠授唐奉一兵部侍郎制曰參貳百揆極衡九法是司邦政尤切帝難具臣唐奉一宇量深明襟懷雅正文場得雋翰苑推工瑣闥內朝致延譽之美珪符出守樹威恩之績永言禁暴事切安人俾昇五戎之府佇諧九流之選　孫逖授李彭年兵部侍郎制曰敕具官李彭年清和稟識博雅為文堅貞懷匪石之心果斷有制鍾之利夏卿之亞歲調方殷缺官而擇至公斯在宜副才難之選將觀試可之能　白居易授柳公綽鹽鐵副使制曰敕具官柳公綽昔先皇帝知爾有才元和以來應用不暇及領榷筦漕運之務屬陵寢郊丘之禮財給事集時乃之功宜有轉移以均勞逸況聞牢籠無遺利課督有常規今詔刑部尚書播代之亦令守而弗失朕將興理化先務根本凡百職事悉歸有司惟茲夏官實掌戎政簡稽調補今方其時司馬貳卿佐平邦國是爾本職無忘增脩　增　宋蘇軾拜兵部尚書謝表曰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開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府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大禮別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籍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驥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部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是　增　記宋周必大兵部長貳題名記曰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曰兵部凡民兵廂軍蕃兵剩員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衛司人兵及大將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羣屬户授官封之事皆主之曰職方凡天下地圖城隍堡寨烽堠之數蕃羣歸明內附之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輅車乘廄牧雜

蕃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曰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帳之事是爲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姑以寄祿而已尚書今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也位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盡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視唐猶簡況於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今曰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受其賜烏在事之繁簡也

兵部郎中一員外郎一員

原 杜氏通典曰兵部中按歷代兵部曹皆有郎其尚書中或單爲郎或置郎中員外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 隋初爲兵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改爲兵部曹部武德三年改爲兵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與侍郎同員外郎 增 隋文帝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爲兵曹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職員令云兵部郎中掌武職勳官二衛及兵士勳書朝集祿賜假告差發武職告身之事 唐百官志兵部郎中二員

一員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一員掌判簿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 唐職林兵部郎中周大司馬屬官軍司馬下大夫之任也亦曰中兵下大夫文獻通考曰宋建炎三年詔兵部兼職方駕部兼庫部隆興初詔駕部兵部郎官共一員兼領自是四司合爲一矣歐後間或並置若從軍或將命於外則假以爲寵績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兵部郎中員外郎並同吏部金兵部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主事二員從七品 元兵部郎中二員員外郎二員主事二員品秩與吏部同 元史趙孟頫授兵部郎中至元鈔法滯澀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命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添設武選郎中一人主事四人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錄明陳愷字企元弘治中授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武選固劇司怨叢勢軋愷一意奉公杜門自守蓋其任也久則精而私獎盡絕其守也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鈞陽馬公舉其屬謂愷可備方岳之任 又路迎字賓暘累至

兵部郎中與堂邑穆孔暉武城王道同師事王守仁專務講學以相切劘以上吏部郎中 沈存中筆譚兵部員外郎范祥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開中給引之始 獻徵錄明許論字默齋以少從父襄毅公進兄莊敏公誥文簡公讜習知邊事及筮仕兵曹耳濡目染著為九邊圖論古未有也卒贈兵部郎中 明楊繼盛字仲芳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益盛儿部陳應選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不能決嘉貞為評疑不閱而明楊繼盛字仲芳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益盛儿部陳應選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不能決嘉貞為評疑不閱而

兵部郎中二

名記云建炎中省冗職以行樞密院後部兵部師中二員在待從一員外者中興題

兵部郎中兼職方司

曰裴度屯延慶兵部郎中元稹及在職公務脩整承事父母未嘗不來帶以見然後即事父母未嘗不來帶以見然

增居外省 兼職方 元薦之行樞密院後部兵部師中二員在待從一員外者中興題

吏幹有稱 襲官無滯 歷兵部郎中 增給驛鈔 新書苑

秦決兵機 增給驛鈔 新書苑

唐河北兵搬運糧草集衆議秦決於元史曰趙孟頫至元中授兵部郎中 契丹事竟曰明李學詩三遷兵部郎中授其功

職事弛慢 唐書

制 唐蘇頲授李懷讓兵部郎中制曰具官李懷讓直方在心清而轉動通明應務吏必兼文故能譽滿簪纓望華臺署鵷鴻作主雖參聽棘之任元稹授蕭祐兵部郎中制曰佐夏官理邦國以平不若辨九法九伐之重輕稽五兵五楯之衆寡非踐更臺閣從容聞望者不在茲位流品既清選任彌重具官蕭祐才行忠信達於予聞課吏陟明誕若攸職拾青紫於儒術擅金石之揮毫允謂賢能宜當慰薦 賈至授敬羽武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制曰敕某美才多適直道滅私通明可以斷疑貞固足以幹事自持風憲糾逖回邪不吐茹於剛柔有鷹鸇之搏擊與能褒

俾轉臺端載執謙光思弘讓節宜遂其懇志退守本官

增 記宋周必大兵部郎官題名記曰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窄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四中興初僅嘗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幸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爲寵此其大略也

職方郎中一員外 今職方司

原 杜氏通典曰職方郎中按周禮夏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歷代無聞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職方侍郎煬帝除侍字式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堠防人路程遠近歸化道渠 員外郎 周官夏官職方上士後周依周官隋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增 翰苑新書宋建炎三年并省冗職以兵部郎中兼職方 文獻通考曰職方掌天下地圖以周知方域之廣及城隍堡寨烽燧之事蕃彝歸明內附之事 續文獻通考曰明兵部武方清吏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添設職方郎中一人主事四人掌地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關津之事以贊尚書

職方郎中二

增 舊唐書曰韋溫字弘育姚崇知河陰縣嘗雪寃獄鑿鐵使崔琪奏加酬奬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崇省上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實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崇能官冗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崇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崇入省有故事否嗣復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崇士行無玷梁公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奬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

衰晉之風也 獻徵錄明劉大夏調職方郎中舉用守將有暮夜懷金謝之者却不受又明練於天下事所奏復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 又臧應奎字賢敬正德中授兵部職方司時中官以進貢多索船利私載廣金害民奎悉裁省 又周鳴宇岐鳳陞職方員外郎時方清理軍籍職方多事人謂鳴儒者必不勝其煩及事至剖決無滯人始服其能 又鄭曉字窒甫授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重曉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於是屬稾爲樑

次圖志三十卷士林爭傳之　又楊大章字章之先改刑部主事公論殊不厭大章曰吾方憂職之不稱豈以刑部爲少耶未幾雲中兵亂廷議遴部僚有才望者副給舍往大章乃改職方司主事召募兵勇布置悉當要害人皆稱之

增詩唐韋應物寄職方劉郎中詩曰相聞二十載不得展平生一夕南宮遇聊用寫中情端服光朝次羣列慕英聲歸來坐粉闈揮筆乃縱橫始陪文翰遊歡燕難久并予因謬忝出君爲沈疾嬰別離寒暑過荏苒春草生故園茲日隔新禽池上鳴郡中永無事歸思徒自盈

增制唐常袞授杜寂職方郎中制曰敕具官杜寂端一其誠周通於事久於膳部頗有敏才亦既詳達不忘恭慎掌我方志宜從序遷　賈至授李何忌職方員外郎制曰誥右補闕李何忌後進人物一時儁選或丕承清緒多負美才或直言正詞有犯無隱或編衣持斧摘伏擒姦或馳聲翰林文詞藻麗或知名吏道政事詳密在邦必達歷試有聞宜居駕鬻之列俾弘準繩之紀

庫部郎中一員　舊外郎一人　今武庫司

原杜氏通典曰庫部郎中按周官有司甲掌戈盾弓矢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魏尚書有庫部郎晉因之宋

庫部主兵仗文帝安會猶踞牀對兵仗見樓事實歷代或有或闕後魏北齊庫部屬度支尚書掌凡戎仗器用後周有武藏中大夫隋屬兵部初爲庫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庫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庫部爲司庫至德初復舊掌軍器儀仗鹵簿法式及乘輿等　員外郎　周官有司兵中士後周有小武藏下大夫隋改置與户部同

增翰苑新書宋建炎三年以駕部兼庫部　文獻通考曰庫部掌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帳之事　續文獻通考曰明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添設武庫主事二人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以贊尚書

庫部郎中二

增南史顧琛字弘瑋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　唐國史補省中語云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天中記宋江智深元嘉末除庫部郎中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

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獻微錄明李昆字承裕武宗時陞兵部武庫司郎中一日吏檢庫中年久文卷獲一匣若貯金者漫無可稽吏密以白昆笑而不答乃會衆啓視之有金四百餘兩即移付公帑　又王積字子崇進武庫司郎中故所隸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物部廟香幣軍需甲仗者分屬諸衛每一船檄輒衛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至有雜經溺水以徇長年二萬餘散攝諸郡縣吏因緣爲隱匿至者僅六千人船日以減耗公既任武庫久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爲古於朝始以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郡縣所隱匿

長年悉出爲官用著爲令　又陸震字汝章陞武庫司員外郎吏曰宜持帕往謁印綬監震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長日使人速出視事吏胥郎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事

增詩　唐盧綸寄贈庫部王郎中時充折衝使詩曰謬謬漢名臣從天令若春敘辭皆詔旨稱官即星辰草木承風偃雲雷施澤均威懲治粟尉恩洽讓田人泉貨方將散京坻自此陳五營俱益寵千里不停輪未遠金門籍旋清玉寨塵碩儒推慶重良友頌公頻鶴駭逢新鏡龍門躍舊鱗荷君偏有問深感浩難申

刺　唐賈至授趙良弼司庫員外郎制曰敕某以敬直方內義形於色蘊惟幄之謀略眞士林之忠良元戎起行師出以律將謀韓厥之職宜選子方之智俾登仙署仍佐中權　白居易授衢州刺史鄭羣庫部郎中齊州刺史張士階祠部郎中制曰敕具官鄭羣等今之正郎班望頗重中外要職多繇是遷故其所選不得不愼羣與士階久典名郡謹身化下有循吏之風曾課陟明宜當是選國之大事在祀及戎一掌祠曹一司武庫各須其要爾宜敬之

駕部郎中一員外郎制

原　杜氏通典曰駕部郎中按周官夏官之屬有輿司馬又有校人主馬之官又有牧師掌牧放又有巾車掌公車之政及王之五路此皆駕部之本也魏晉尚書有駕部郎宋時駕部屬左民尚書亦有之後魏與北齊並曰駕部郎中後周有駕部中大夫屬夏官隋初爲駕部侍郎屬兵部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輿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駕部爲司駕至德初復舊掌輿輦傳乘郵驛廄牧司牛馬驟驢闌遺雜畜開元十八年閏六月敕比來給傳使人爲先傳馬事頗勞煩自今

以後應承傳者宜給紙券二十三年十月敕新給都督刺史並關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敕有陸驛處得置水驛自二十年以後常置館驛使以他官爲之　員外郎　周官有輿上士後周有小駕上士蓋其任也至隋置與户部同　增續會要曰宋駕部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與掌車乘隸於太僕傳驛給受出於樞密院廢牧之政總於羣牧司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部事　文獻通考曰駕部掌輿輅車乘廢牧雜畜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建炎三年詔并太僕寺隸焉太僕有駙駿車輅二

院　增續會要曰宋駕部司掌天下馳驛之政以長貳總之以諸馬坊一指揮百人爲額掌車輿傳供物

題名記隆興初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郎適贊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還勿補厥後間或並覓要爲有故而一員之制定矣　續文獻通考明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一人員外一人主事一人添設車駕郎中一人主事二人掌輦乘衛守廢牧傳郵之事以贊尚書

駕部郎中二

增職官分紀北齊馮子琮爲駕部郎中摘庫部李昭帝關簿領試令口陳子琮對無有遺失　唐李靖在隋爲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拊床謂曰卿終當至此

唐崔元亮字晦叔爲駕部員外郎清謹介特意濬如也

天中記王翰字子羽幷州人長史張嘉貞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舉超拔羣類擢爲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日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　常袞駕部郎中制從容管劇每識通而理當　唐書畢誠字存之爲駕部員外郎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誠沛然如處美官

增詩唐鄭谷送駕部鄭郎中三十八丈曰香浮玉陸曉酣天袍拂蒲萄稱少年郎署轉曹雖久次京河亞尹是優賢縱游雲水無公事貴買琴書有俸錢今日龍門看松雪探春明日向平泉　白居易贈駕部吳郎中曰幽閒靜境別無事惟有南宮老駕兄

刑部尚書一　侍郎

杜氏通典曰唐虞之際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石曹主斷獄後漢光武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華譚集尚書二曹論曰劉道真問薛令長在吳何官答曰爲吏部尚書問曰侯時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

通高選吏部特一時之俊劉毅曰今吏部非爲能刑虛名舉虛名者故録已成人往來三署採公卿論而用之耳無煩乎隱明歟曹職與刑獄稍是以欲重能不能聽斷觀色以別貞僞時不能識之答曰今日之賊曹不能聽之尚書也夫在獄者卑小人在朝者不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情但不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魏青龍二年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復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制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齊梁陳並有都官尚書後魏亦有都官尚北齊都官統都官（掌監內非違得失）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諸曹千石（掌職外得失）比部水部隋三公曹掌諸曹事又掌五時讀時令屬殷中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鷄等事又掌五時讀時令屬殷中尚書後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刑邦國其屬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都官爲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比部司門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刑部尚書爲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后改刑部爲秋官神龍初復舊天寶中改爲憲部至德初復舊總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門事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刑部判部事二人以御史知雜以上或朝官充淳化二年以刑部覆大辟案增置審刑院知院事一人以郎中以上至兩省充詳議官以京朝官充掌詳讞大理所斷案牘而奏之治所在右掖門凡

四方以刑獄來上則讞於審刑院大中祥符二年置糾察在京刑獄司糾察官二人以兩制以上充詳議官以京朝官正駁奏在京刑禁徒以上罪者元豐三年并歸刑部五年官制行刑部始專其官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夷離畢院掌刑獄之事視刑部南面刑部尚書下並同吏部　金刑部尚書一員正三品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制刑部尚書三員正三品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覆繫囚之詳讞收拏產沒之籍捕獲功賞之式究訟疑罪之辯獄具之制度律令之擬議悉以任之中統元年以兵刑工爲右三部至元元年析置工部而兵刑仍爲一部七年始別置刑部尚書　明初沿宋之制設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仍屬中書省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陞六

部每部分四子部刑部屬有四曰憲部曰比部曰司門部曰都官部二十三年因天下庶務浩繁改爲十二部曰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平四川湖廣河南陝西廣東廣西各令清理一布政司刑名等事其雲南布政司隸陝西部仍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并在京衙門每部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以領其事　永樂十九年定鼎北京革北平清吏司增置雲南貴州交趾三清吏司　宣德十年革交趾司附浙江司帶管永爲定制

尚書侍郎即大小司寇之職刑暴亂除邪說誅背逆黜貪濫弼教輔治使刑期無刑類非公明敬密者不足勝此刑部改置北京肇自永樂辛丑　原杜氏通典曰侍即按周官小司寇中大夫蓋今任也後周依周官至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侍郎舊制定奪審覆除雪敉復移放尚書專領之若制勘體量奏讞糾察錄問長貳通治之中與長貳互置隆興常置一員淳熙依崇寧專法奏獄及法令事請大理寺官赴部共議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刑部侍郎同吏部　金刑部侍郎一員正四品　元刑部侍郎二員

明刑部左右侍郎各一人

刑部尚書二

增左傳郯子曰爽鳩氏司寇也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乱國用重典　周官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周官曰司寇之職掌邦政詰奸慝刑暴亂　容齋隨筆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敕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丈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與之並省未嘗遊意左衽蘭欽同作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儀適朱時在席後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閣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唐書崔隱甫潔介自守以強正稱爲刑部尚書帝欲相之因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　言行錄王文正公曾在審刑日建議違制無故失須親被旨乃坐罪未幾外郡

有以其獄聞帝聖俾以達制坐之公請以失論上可
其奏　東都事略曰宋燕謂字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
下疑獄剡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書
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
衆　金史曰納合椿年爲泰和九年爲泰知政事薦紇石烈良弼才
出已右用足爲刑部尚書海陵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
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諛因謂
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已者卿舉勝於已
者賢於人遠矣婁室良弼本名也　元史曰阿魯圖平
章政事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

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今選僧子
耶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
何必求強壯人耶左右無以答　明獻徵錄曰錢唐字
惟明洪武中陳王道數千言雅稱太祖意特授刑部尚
書一日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
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踏　又
陸瑜爲刑部尚書十五年明習法令而無煩碎之失練
達典章能斷大事　又杜銘改刑部尚書憲宗在位久
明習政事尤慎重刑獄公時敎飭其屬吏以人命至重
勿以喜怒用法度足以正邦典而彰聖德一時用刑號

稱平允　又白昂陞刑部尚書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
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　又楊志學字遜夫遷刑
部尚書刑部獄詞既經侍郎詳定尚書多不覆視惟死
罪始自裁決公笞以上皆親覽中涓有擊死官屬又不
赴逮者公奏置之法有鉅商犯法當死挾重貲祈少緩
其事不能得謂人曰楊翁無路可通也　周禮曰以上尚書

郎大理卿充謂之三司使　舊唐書曰奚陟字殷卿遷
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
誣奏充結隆贊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
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
崔元翰陷充且惡贊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
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乃
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具獄上充得免元翰既不遂
其志因此憤恚而卒　唐書曰劉瑑遷刑部侍郎乃裒
景敎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
類而析之參訂直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

詳　又柳公權爲刑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汲領邠寧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送女還汲家　東都事略曰范百祿字功父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於朝法官拔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爲不疑原情而以爲無可憫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平反遷吏部侍郎　言行錄張文忠公尤成兼刑部侍郎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公閱首末得其情因請毅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點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爲實公辭曰職在詳刑而賣衆以邀賞可乎　明獻徵錄曰衛道正德中累官刑部右侍郎清直之操終始不渝又曰劉季篪爲刑部侍郎獄多平反尤重人命

刑部尚書三

增　敬獄　正刑　尚書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聽獄訟　周禮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之成告於王　詰四方　彌五教　上見前二周禮常襲　**覆獄獻狀**　上疏激切　唐書曰劉諶遷司刑太常伯　每覆大獄必獻緘累數奏　漢鄭崇爲檢校刑部尚書永光中元帝引用私黨請百官　又曰顏

凡欲論事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其事若不先告宰相輒奏事者不過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敗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如今日之事略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無成孤立矣其激　**斷姑鞭婦**　**議盜殺黨**　又曰御史中丞公綽議以婦死姑鞭非殺其子在以妻毆夫非殺其夫忠獻公綽也是盜殺同黨宜自己就捕非有自新宋韓忠獻公琦知密院先是盜殺其子不抵死公曰此但許有其心無足矜者請更改過之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盜殺其子徒當而自首者謂盜殺其子徒當而自首者謂其子也竟得減死　**斷姑鞭婦**　**議盜殺黨**　又曰御史中丞公綽議以婦死姑鞭非殺其子在以妻毆夫非殺其夫忠獻公綽也是盜殺同黨宜自己就捕非有自新宋韓忠獻公琦知密院先是盜殺其子不抵死公曰此但許有其心無足矜者請更改過之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盜殺其子徒當而自首者謂盜殺

宣授栖楚唐書曰太宗時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妙擇其人奏聞皆不可上曰朕得其人矣往昔少監李道裕識張亮至今追悔焉以此觀授豈反刑耶又曰穆宗寶曆初宣諫大夫劉栖楚為刑部侍郎栖楚自此始

時韓愈為刑部侍郎上表切諫

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之官有為此戲者詔所在杖殺

無愧吾心以資吏治新唐書韓愈為刑部侍郎上表云處使至屬翔迎佛骨入禁中愈幸覲佛骨入禁中愈欲以諷帝已而又曰陛下憐其無知而置之法臣愚不忍也帝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崔群等力救乃貶潮州刺史

諫迎佛骨表斥伶人憲宗曰今執政妙擇其人奏聞皆不可上曰朕得其人矣往昔少監李道裕識張亮至今追悔焉以此觀授豈反刑耶又曰穆宗寶曆初宣諫大夫劉栖楚為刑部侍郎上表切諫

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之官有為此戲者詔所在杖殺

無愧吾心以資吏治新唐書韓愈為刑部侍郎上表云處使至屬翔迎佛骨入禁中愈幸覲佛骨入禁中愈欲以諷帝已而又曰陛下憐其無知而置之法臣愚不忍也帝大怒將加極刑裴度崔群等力救乃貶潮州刺史

諫迎佛骨表斥伶人

刑部尚書四

增嘉石肺石周禮云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恥之其有復於州里而未改者加明刑焉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無告而其長弗為理者立於肺石十日聽其辭以上達之

正月觀刑象又云正月乃縣刑象之令萬民觀刑象

秋與蕭何為司寇事見前

天臺刑官南史謝貞為刑部尚書天臺刑官

典司邦禁唐書貞明元年中書門下奏刑部大理寺及京兆府等諸司使人自今以來尚書省及諸道州府有公事須行用律令格式者並須檢詳法意斟酌輕重比附聞奏

貞正息姦在人即部官省西街鬼怪每夜皆出洛陽人多有見之者太和初久絕近年無故復見或見人著太冠長帶或著小冠短衣或著婦人衣服或乘車馬或騎驢或徒行或三五為群或數十為隊從遠而來入都門至閭巷而滅或入人家或出城郭或在衢路或在第舍或在廳堂或在庖廚或在井中或在糞土之間或在床榻之下或在衣箱之內或在器皿之中或在牛馬豬羊之間或在雞鴨之內或在水火之處或在山林之中或在墳墓之上或在橋梁之下或在舟船之上或在市肆之內或在倉庫之中或在門戶之間或在牆壁之上或在道路之側或在空閑之地或在熱鬧之場或在寺觀之內或在官府之內或在人家之內或在城郭之內或在城郭之外或在山林之內或在山林之外或在水火之中或在墳墓之內或在墳墓之外或在橋梁之上或在橋梁之下或在舟船之內或在舟船之外或在市肆之上或在市肆之下或在倉庫之內或在倉庫之外或在門戶之上或在門戶之下或在牆壁之內或在牆壁之外或在道路之上或在道路之下或在空閑之地或在熱鬧之場或在寺觀之上或在寺觀之下或在官府之上或在官府之下或在人家之上或在人家之下或在城郭之上或在城郭之下或在山林之上或在山林之下或在水火之上或在水火之下或在墳墓之前或在墳墓之後或在橋梁之前或在橋梁之後或在舟船之前或在舟船之後或在市肆之前或在市肆之後或在倉庫之前或在倉庫之後或在門戶之前或在門戶之後或在牆壁之前或在牆壁之後或在道路之前或在道路之後或在空閑之地或在熱鬧之場或在寺觀之前或在寺觀之後或在官府之前或在官府之後或在人家之前或在人家之後或在城郭之前或在城郭之後或在山林之前或在山林之後或在水火之前或在水火之後

增 箴明宣宗刑部箴曰聖人制刑輔治弼教掌邦之禁惟仁之蹈咨爾刑部卿佐貳屬惟公乃明惟明能燭匪廉弗公勉儆于行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何昔之德移情就律何今之刻深文巧詆實民之賊如鑑如衡刑乃弗恤毒威以逞下情鬱堙私意以行枉直失眞司命之寄豪絲罔僻罪疑惟輕庶鮮冤抑天不可違民不可罔斷不可續應則如響往體予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譽

增 制唐李嶠授豆盧欽望秋官尚書制曰天作機衡實惟北斗朕之喉舌其在南宮揆德而居非才莫可具官豆盧欽望踐仁履義抱質含文出莅藩臬具聞威惠入爲朝諫多所弘益外府國泉雖籍幹用中臺天憲更資明允宜膺尚德之舉令踐詰姦之位 蘇頲授李乂刑部尚書制曰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允迪政刑旁求望實具官李乂恒碣之寶衣冠之華業總四科才抱九德爲邦理要洞入精微當代詞雄居成準的忠義得在公之體清脩稟行已之用紫泥堂誥雖密王言黃沙定罪是懸人命眷茲欽恤尤賴簡乎俾回迹於西垣宜正名於

北斗 賈至授房琯刑部尚書制曰蠻夷猾夏舜命縣作士揔功邁德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寇亦以五刑糾萬民之命邦典定諸侯之獄明德慎罰先王至理具官房琯文行可濟於時直言能匡其國獻可替否翼亮先朝今寇賊初滅蒼生凋弊議獄緩死刑期無刑是用採人望於舊臣舉國楨於元老俾掌三典以弼五教庶不仁者遠姦宄道消尚德優賢仍加八命 孫逖授裴敦復刑部尚書制曰六卿分職朝選猶難三典佐王邦寄尤重具官裴敦復深沈偉量磊落宏才頃者巡撫江徼肅清姦宄功實簡心賞宜超等委之刑柄俾踐白雲之司致治平權爲大僚茲慎選具官畢誠學臻閫奧文越拘攣常以忠信用爲前後爰自郎署耀居內庭謀議有向於壽王奇異輒委於嚴助竭盡心力裨補機要既久歲序須遷陞是故用汝典子刑罰汝其往哉吾聞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宜念格言深思倫要勉服休命以稱朕意

增 狀宋吳兢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曰臣欽聞出納慢若踐冰載念士官之所掌實於國脈而相關舜不賴臯

陶之明何以布好生之德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若冒司於臬事恐紛致於人言　又第三辭免狀曰竊謂文昌高於法從憲章重於諸曹訟牒滋繁非膚敏之才不足以剖晰情僞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如某謭學綴文未閑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糾禁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國倘非遜避恐速顛隮

刑部郎中一員外郎（附）今分十四司

通典曰刑部郎中按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今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罰獄訟之事歷代尚書中或爲侍郎或置郎中（少在吏部郎中篇）後周有小刑部下大夫屬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爲憲部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　員外郎　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爲憲部承務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增文獻通考曰宋郎中二人分左右廳掌詳覆欽雪之事建炎時郎中二員職無分異紹興時詔依元豐舊法分廳治事左以詳覆右以欽雪使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任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刑部郎中員外郎二員北面刑部郎中員外郎其後曹改爲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爲憲部承務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爲刑部郎中二員龍朔二年改爲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　員外郎　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爲憲部承務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增文獻通考曰宋郎中二人分左右廳掌詳覆欽雪之事建炎時郎中二員職無分異紹興時詔依元豐舊法分廳治事左以詳覆右以欽雪使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任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刑部郎中員外郎二員北面刑部郎中員外郎二員職掌同南面刑部郎中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主事二員從七品　元制刑部郎中二員員外郎五員後省爲二主事大德三年置司程官四人　明刑部其屬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主事二人添設司主事一人漕運理刑主事一人各掌其分省及兼領京府直隸之事以贊尚書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蠻夷麗於法者詰其詞察其情僞而比其罪之重輕必傳律例律六百有六條例凡三百七十有六條律例所不及者比而議請焉

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擢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沖居下位有守如此　又張汝霖少聰慧父浩嘗稱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吾家千里駒也大定中除刑部郎中召見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降朕以刑部關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來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脩舉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户部尚書陞諸相位由崇德大夫蹴遷金紫卿所目覩也當銘厥心無忝乃父　又卜天璋字君璋仁宗召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令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以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爲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　獻徵録曰明曾鞏字時升爲刑部郎中時或語以一造大臣門公卿可立致公笑而不應其執法未嘗少徇或謂非保身保家之道公曰吾所知者法耳他非所恤也　又詹鼎字國器洪武中爲刑部郎中刑部佐僚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又朱恩字汝承遷刑部員外郎居官謹恣吏事不通問謁出入扃鐍門戶有關門朱郎中之稱至閱於孝皇

恐遠方聞之各懷憂懼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德宗欣然曰卿言是矣　又令狐峘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略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誡良史稱歎萬古芬芳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卿聞見該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非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　金史曰韓鐸字振女企先次子也遷刑部員外郎居官謹恣吏事不通問選也汝勳賢之子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

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　獻徵錄曰吳一鵬武宗時爲南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司事最劇而公詳敏仁恕囚皆感服僚友取獄詞讀之驚曰老吏筆也　又何喬新字廷秀改刑部主事益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遷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禁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公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不少貸由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　又陳璋字宗獻授刑部主事時司寇張公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書謂之瞽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有疑難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中有恤刑錄行於世以上員外郎

掌律法　治獄事

唐書曰刑部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爲尚書侍郎之貳

刑部郎中三

掌議刑　五禁　四難

唐書曰刑部中員外郎分掌其事議刑國經所重人命是懸凡決大辟罪於都市五覆奏行刑之日尚書侍郎中丞大理卿少卿監決之若犯惡逆應決者雖正斷訖猶覆奏待報乃決其過致死者徒一年流以上減一等其官人以理去官者聽之

白雲司職　丹書鐵券

唐書曰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爲尚書侍郎之貳凡決大辟罪於都市五覆奏行刑之日尚書侍郎中丞大理卿少卿監決之若犯惡逆應決者雖正斷訖猶覆奏也

硬黃　板授

陳獻章曰獻微錄曰吳一鵬武宗時爲南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司事最劇而公詳敏仁恕囚皆感服僚友取獄詞讀之驚曰老吏筆也　又何喬新字廷秀改刑部主事益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遷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禁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公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不少貸由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　又陳璋字宗獻授刑部主事時司寇張公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書謂之瞽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有疑難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中有恤刑錄行於世以上員外郎

掌三法司　不換省部他職　當知國朝舊典

宋至道三年詔曰明陞瑜陰刑部員外郎西川安撫使知雅州日以大用不可不知國朝舊典也故公於律例條格究心焉及公大用

制唐杜牧授李朋刑部員外郎李從晦都官員外郎等制曰書曰庶獄庶事予罔敢知此乃周文王之所以理天下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難豈敢輕易具官李朋能積行實發其詞華勤正端慎官業克舉具官李從晦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磨涅不改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幕吏各有所授皆爲清秩當自宣室受獻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至於刑章尤繫念慮予曰畢

爾勿罪予曰寬爾勿寬問法何如無即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

都官郎中員外郎附

原 杜氏通典曰都官郎中按漢司隸校尉屬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後漢又改尚書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魏晉因之北齊主刑獄歷代事則尚書中其都官侍郎掌簿錄配役官司奴婢良賤訴競俘囚等事煬帝除侍字置員外二人武德三年加中字減一人龍朔二年改爲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增 六典曰後周置司隸掌諸舊掌簿敘配役官奴婢簿籍良賤及部曲客女俘囚之事員外郎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俘隸簿錄給衣糧依焉隋改置與户部同

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鶵舂槀之事即今都官之任也唐書曰都官郎中員外郎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冤南部新書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諺曰司門都官屯田水部入省不數唐分紀鄭谷爲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爲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爲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

之曹振威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詩話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世但稱鄭都官詩梅聖俞官亦至都官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止此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文獻通考曰宋都官掌在京百司吏職補換更替或以功過展減磨勘則依條制行之諸路州軍編配羈管等人置冊以記其在亡建炎三年詔比部兼司門隆興初詔都官比部各置一員自此都官兼比部司門之事

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俘隸簿籍分領於他司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參掌徒流配隸及吏籍之事列案四軍將案吏籍案配籍案知雜案 宋周益公集建炎初滕庾權都官員外郎時於是隨事爬梳間諸朝嚴其籍庶無事諺曰都官屯田虞部入省不數

增 詩 唐鄭谷詩曰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光榮爲後進趨蘭署喜拂前題在粉墻他日節麾如可繼不嫌曹冷在中行

比部郎中 員外郎附

原 杜氏通典曰比部郎中按魏尚書有比部曹晉因之宋時比部主法制齊梁陳皆有比部曹後魏亦然北齊

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後周曰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
隋初爲比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公私債負徒役工程贓物帳及勾用度物 員外郎 改置與户部員外郎同 增 魏志何損之奏許都賦魏明帝奇之擢爲比部郎 國史補比部得廢下食以飲從者號比盤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庫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郎覆其出入 續會要比部掌勾籍天下文帳周官宰夫所謂乘其財用之出入也 唐德宗知武元衡才名召授比部員外郎 尚書故實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郎 文獻通考曰宋比部掌勾稽文帳周知百司給費之多寡凡諸倉場庫務收支各隨所隸以時具帳籍申上比部驅磨審覆而會計其數諸受文曆每季終取索審覆事故住支及贓罰欠債負則追索填納無隱昧則勾銷除破 臺苑詳註

置提舉憲司領之元豐官制行釐其事歸比部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列五案勾覆案磨勘案理欠案憑由案知雜案建炎三年詔都官郎中並權比部郎中
明制見尚書下
增 詩唐杜甫贈比部蕭郎中詩曰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蘊藉爲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論孤騫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漂蕩雲天闊沈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增 制唐劉禹錫授比部郎中制曰敕周以司會質成漢以計相經國用或考百官之要或制三年之期稽以簿書辨其名物俾夫會算必得經費無差充選望郎以臨計吏 崔嘏授李渾比部員外郎等制曰敕具官某等台庭積慶文苑馳聲頗閱編軸之功雅得副車之體綱曹妙選粉帳華資方承綵服之榮共許應星之美爲郎匪因於父任題柱自奏於帝知勉服鴻休更觀驥騁

司門郎中 員外郎一附
杜氏通典曰司門郎中按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啓閉歷代多關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司門

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門籍關橋及道路過所關遺物事　員外郎　按周官有司門上士後周依焉後改置與户部同　增　天中記曰唐李林甫開元中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甫小字也　又唐劉迺大曆十二年詔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詔迺至閤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之遂擢爲給事中　文獻通考曰宋司門掌門關津梁道路之禁令凡所過官吏軍民商販出入稽其詐僞　明制詳尚書下

增　記唐權德輿司門員外郎壁記曰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爲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秩從六品上士凡自漢魏以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汚崇官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郎位皦然未嘗有鹵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尹責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尤劇至若門關出入之籍設險閑邪之義識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典端如貫珠故可略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隙欲壞庵滅使鄙夫書而補之

杜氏通典曰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脩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書北齊起部亦掌工造屬祠部尚書後

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爲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后改工部爲冬官神龍初復舊

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城池土木工役皆禁三司脩造按本曹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尚書工部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寶之事百工山澤溝洫屯田之政令是時尚書猶未除人紹興三年并少府監歸工部以文思院屬焉建炎并省將作少府軍器監并歸工

部是時營繕未遑惟戎器方急紹興二年詔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專打造器甲令工部長貳兼一提點郎官通句點檢少府監倪歸工部文思院上下界監官並從本部辟差又詔御前軍器所隸工部自是管造稍廣宰臣議尹部以給財爲務工部以辦事爲能誠非一體欲令戶部兼領其事上雖然之卒未能合隆興以後宮室器甲之造浸繁且各分職掌而起部之務益簡特提其綱要爲分案六曰工作曰營造曰竹木曰兵匠曰檢法曰知雜掌又專立一案以御前軍器案爲名　續文獻通考曰宋制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仍屬中書省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陞六部每部工部屬有四曰營部

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二十九年改營部爲營繕虞部爲虞衡水部爲都水屯部爲屯田俱稱清吏司永爲定制工部尚書侍郎即大小司空之職其改置北京肇自永樂辛丑其總督易州山厰肇自宣德五年嗣後或改置沙魚口清縣尚書侍郎主事實多至嘉靖六年尚書劉龍議題裁革不設（原）杜氏通典曰侍郎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平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掌興造工匠諸司公廨屋宇五行並紙筆墨等事（增）文獻通考曰宋侍郎南渡初長貳互置隆興詔各置一員續文獻通考品元制工部侍郎二員明工部左右侍郎各一人易州厰侍郎一人

工部尚書二

（增）左傳曰爽鳩氏司空也　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尚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　環濟要略曰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塋宅器械監百工　典略曰禹爲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使各以其職來貢

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　尚書刑德考曰禹長於地理永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類要曰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　齊職儀曰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爲司成楚改司空爲莫敖　家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隋書曰長孫平字處均爲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諫曰川澤納汙山岳藏疾臣願陛下以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於是赦紹　宋周平園集張忠簡公闡擢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榷古今詁訪政事公入對尤數知無不言屢引疾丐閒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賴尚書相從已久忍言去耶　元史曰吳元珪字君璋遷工部尚書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　明獻徵錄曰杜銘遷工部尚書故事拜尚書者率上疏禮辭公曰事君貴誠虛讓非禮也獨不辭　又曰秦達陞工部尚書帝以古帝王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乃徙建於欽天山之陽達奏廟功成自三皇五帝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勳碩德比侔者列像於庭褒晃輝煌上甚嘉之

以上尚書

唐書田李栖筠字貞一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碻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重惜名器時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祕書監遷工部侍郎太祖以其連典數郡無治聲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以任丞郎改遷郢州團練使

金史曰張九思字全行改工部侍郎所守清約然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爲務率意任情不卹百姓　元史曰董文用字彥材丞相安童奏爲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阿合馬私人也其徒既讒間安童罷相即使鷹監促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見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　明獻徵錄曰趙榮字孟仁景泰中遷工部侍郎張秋河決命榮董治之卒復故道天順初陞本部尚書曹欽犯闕榮率子弟助官軍致討兼大理卿　又曰張達弘治中擢工部右侍郎純樸不事表飾晚年言官有論其禮儀麤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麤率人言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又曰趙璜字庭實擢工部侍郎奏毀鎮國府元明宮及諸權☆盧舍以備國用陞本部尚書

以上侍郎

秦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見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　明獻徵錄曰趙榮字孟仁景泰中遷工部侍郎張秋河決命榮董治之卒復故道天順初陞本部尚書曹欽犯闕榮率子弟助官軍致討兼大理卿　又曰張達弘治中擢工部右侍郎純樸不事表飾晚年言官有論其禮儀麤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麤率人言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又曰趙璜字庭實擢工部侍郎奏毀鎮國府元明宮及諸權☆盧舍以備國用陞本部尚書

以上侍郎

增共工　宏父　唐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工　周書宏父定辟注云宏父司空也　宅百揆　居四民　唐書吉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命禹汝平水土惟時居四民時地利　屬有四

工居一　唐百官志云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山澤屯田虞衡之事其屬有四曰工人曰工部也　巧過人　名稱職　陳陳書曰陳從易曰田虞部

所與因謂弘老上曰弘雖老尚可用晉工部尚書

張闓字次霧晉工部尚書時大興漏扈乾沒百出並請酌緩急為先後上欣然從之

閻朝隱省閱宿弊盡核通塞時南工部尚書制行務存大體至而害先之

又曰劉宣宇紹和累官南工部尚書制行務存大體至而害先之

急輕政作

又曰敬作常曰後生少年輕舉妄動科未至而害先之

國家何論有工部侍郎中書侍郎唐李栖筠為中書侍郎

以上尚書

得中書資有宰相望

帝問蘇云何貴之計通命何貴于朝廷以上尚書

條上十事力陳六害

上給札與國子司業王十朋內殿大指陳公務上十事所言皆時應詔數十人回

時從臺諫條具

惟公隱明日召兩人對又曰孝宗時則張後急於求和工部侍郎金人復以書來和與不和決于陛下任賢惟所付

唐韓愈送鄭尚書序云鄭公嘗以節鎮稟朝廷刺史皆束手惟公所為令吾將軍屋居可謂貴而能貧

唐陽人神童入朝為參軍德宗聞其名召與語奇之

貴而能貧

有功德可稱必入百人無數載之

尚書家屬百人無數載之

仁者不富

使造傀儡

之本末也

以供用今先為傀儡之意耶

唐段文昌為工部尚書奏假造傀儡上曰巧匠宗嚴以作乃削階級賞之

求贍妻子

唐韓翃妻山陰人善書工詩翃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久不遷妻寄詩曰門前楊柳已堪攀聞道春風又玉關若見中郎為傳語莫教辜負畫眉還

工部尚書四

增貴而能貧

唐韓愈送鄭尚書序云鄭公嘗以節鎮稟朝廷刺史皆束手惟公所為令吾將軍屋居可謂貴而能貧

唐陽人神童入朝為參軍德宗聞其名召與語奇之

仁者不富

使造傀儡

唐段文昌為工部尚書奏假造傀儡上曰巧匠宗嚴以作乃削階級賞之

求贍妻子

唐韓翃妻山陰人善書工詩翃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久不遷妻寄詩曰門前楊柳已堪攀聞道春風又玉關若見中郎為傳語莫教辜負畫眉還

兄弟代為

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兄弟代為

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斥佞人

豐稷年踰欲率屬論元符三年曾布入相尚書僕射力而遂遷之符已成於布陸下怨府佞人方列於下事補外不允其謝表中有內秦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也

斥佞人

豐稷年踰欲率屬論元符三年曾布入相尚書僕射力而遂遷之符已成於布陸下怨府佞人方列於下事補外不允其謝表中有內秦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也

晝夜倍功

丞元史曰唐相梁公兼仁祖以字毒物遷工部尚書時頓劇特量日之

晝夜倍功

丞元史曰唐相梁公兼仁祖以字毒物遷工部尚書時頓劇特量日之

請

請

爲所當爲毋耗於材逸所當逸毋殫其力毋縱己私縱則召菑毋溺於賄溺則取敗必祇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爾之功其懋敬哉視古仁智率履勿愆用保祿位

增制唐中宗授張錫工部尚書制曰明光盡省務總樞要建禮仙門職惟喉舌尚書左丞張錫白虹良寶紫電雄鋒家傳鵲印之祥世襲貂冠之緒文道吐鳳思緝騰蛟質映南金材逾東箭自提綱左轄立帷中臺奏鄭奕而無慙射崔洪而不愧紫樞佇俊彤管須賢宜陞賜劒之榮式表委珠之潔　白居易授韋貫之工部尚書制

曰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成則百事舉故吾選賢任舊次第補之而六卿之材吾已得五關一不可待汝而成汝貫之以正行明誠爲先朝輔道有消長德無緇磷及帥湘潭尹河洛廉平清一之政繼聞於京師宜置朝右以鎮厚時風況今之尚書漢之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之耳目焉固不專於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冬官而已　常袞授蔣渙工部侍郎制曰夫任賢之急在適於事要當其才難豈限階序況中臺政本司舉舊章六卿貳職爲今盛選具官蔣渙忠信孝友周而不器弼得元和之純能以禮節有至靜之妙豈因物遷溢聲

元於文藻淵理體於經術中外之秩備更要重不失其正行之有恒自分貂蟬之列喻公卿之旨入告嘉猷直而不訐常執德於沖約亦忘情於進趨勤職已久所宜恩能百工惟時命汝典制

工部郎中一員外郎一

杜氏通典曰工部郎中按晉尚書有起部曹歷代皆有後魏中隋初爲工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爲起部郎員外郎　隋文帝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爲起部承務

郎武德三年復爲工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增六典曰工部郎中員外郎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脩濬土木之積算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　職員令云工部郎中掌與造工匠諸解舍宇五行紙筆之事

唐國史補云開元以後位卑名著者杜工部　合璧事類曰唐蔣係選工部出宰相宋申錫爲北司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涼諫於玉階之下方得減死時論稱之　文獻通考曰宋郎中舊制凡製作營繕計置採伐材物按程式以示有司則郎中員外郎參掌之建炎三年詔工部郎官兼水部虞部屯田郎官兼水部隆

興元年詔工部屯田各一員兼領自此四司合爲一矣

宋范果以工部郎中知制誥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工部郎中員外郎並同吏部　金工部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主事二員從七品　金史曰完顏綱字正甫明昌中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乞於少府監依此例注能幹官一員兼僕寫局官僕寫局官一員兼少府監官相須檢治從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工部郎中二員外郎一員品秩與吏部同主事五員　明工部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客純營繕司郎一人主事二人掌修造之事以贊尚書凡宮殿

陵寢城濠壇場祠廟屏著倉庫營房之役鳩工會財以時督之凶簿儀仗樂器省其堅窳而董其窳盜凡撮工歇工視役頻省節其財力　說聽曰工部居六曹後仕進者冷局視之嘉靖間興大工添設郎官數倍營繕司尤盛郎官多至十餘員得駢升京堂或有先賜四品服者人始慕之而爲語云馬前雙馬後方督工郎雙者揆方者杌也　獻徵錄曰陸祥權工部郎多巧思嘗用玉一方寸許刻鏤爲方池以獻凡水中所有魚龍荇藻之類皆備曲盡其巧

工部郎中二

增　兼吏職　知制誥　夢菊傳曰皆兼吏部郎中知制誥　社詩曰工部員外郎又遷本司兼吏職　下見前范果

香思粉署　注諫玉階　社詩曰工部員外郎不能詣省陛聞公時乃其官兼之蓋美可下見前

令之高踞上官號爲劇曹　官曹爲劇　官曹城闕陰陽百度材之事部　帳籍　辟幕府　九嬪表曰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帳籍辟幕府　杜甫有詩名元宗朝以獻賦享太清宮賦拜官即位於靈武甫闕奔詣行在拜左拾遺因房琯罷相須檢治從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工部員外郎一員從五品南豐行范子齊制云

司

郎選甚高　曲阜除張元吏部起部其選甚高　制云隋朝二部員外郎一人以曹之南諫不納請告省家後屢命南西川節度府參謀官

增　詩　唐王建贈工部郎中詩曰金鑪煙裏要班頭欲待歸山可自由每度報朝愁入閣在先教示小千牛

增　制　唐錢珝授京畿制置使判官兼中丞賜紫李巨川工部郎中制曰具官李巨川夫彊學者始自爲己移於事人君齊美儒先登志士之場優入羣書之域中權之佐前著實高多務講論直歸翼載爾所自比我能知之推共奬王室之心慕不以兵車之力文翰之樂迅捷若飛雖親者已煩而作者甚暇陪臣盡善賢帥盛稱上既策勳下難遺賞且陞郎位如事所知理在庶官勉與隆典常聞好古當念陟明　蘇頲授李全昌工部員外郎制曰具官某措懷條暢臨事明允執憲繩違以文從吏五材審用百工爲職握蘭之美賜筆攸歸　元稹授羅

讓工部員外郎制曰昔陶弘景一代高人始願四十爲尚書而猶不遂國朝選署尤用其良以爾讓敏而好學直而能温甲乙亟登班資歷踐頃將軍辟士權資孫楚之坐籌今會府掄材復奚馬宮之射策無忘辨護以宣程品日省月試用勸百工

屯田郎中員外郎

原 杜氏通典曰屯田郎中按漢成帝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戶口墾田蓋尚書屯田之始也至魏尚書有屯田尚書及太康中謂之農部郎又其職也至晉始有屯田郎之名後復爲屯田江左及宋齊則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爲屯田郎隋初爲屯田侍郎兼以掌儀武之事二品以上皆列戟焉唐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屯田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屯田官田諸司公廨官人職分賜田及官園宅等事員外郎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舉秀才爲屯田郎中讓之弟譓之謀之訥之諏之並清立楊惜每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裴讓之兄弟都無鄉音南部新書曰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

增 北史曰齊裴讓之十七

簡無事謚曰司門都官屯田水部八省不數 六典云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肥瘠播植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咸取決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

文獻通考曰宋屯田掌凡屯田營田賦田學田官莊稻田塘濼堤堰之事 翰苑新書曰屯田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屯田之政令隸三司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 合璧事類曰宋柳永字耆卿識音律工小詞遊諸內侍門爲屯田員外郎未有差遣會太史奏老人星見時秋霽宴禁中仁

宗命左右召詞臣爲新樂章內侍扁永應制奠因緣進用永以小詞擅名天下欣然走筆甚得意比進呈上見首有一漸字色若不悅讀至中乃與御製眞宗挽詞暗合上慘然乃擲於地自此不復進用然至今天下稱爲柳屯田云 續文獻通考曰明工部屯田清吏司部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掌屯農墳塋抽分薪炭夫役之事以贊尚書 明獻徵錄曰李堂歷營繕司員外郎調屯田司詔脩會典委造工典文冊史館所用不遺

增 制唐劉禹錫授屯田郎中制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蓋美大田之盛思賢主之詩人必先公而後私者

偕力而耕其來尚矣周以司徒禁職漢以侍郎訓田今則務切如雲任專列宿總於豫政克藉公才　賈至授宋晦屯田員外郎制曰具官某賢性温敏行能詳實再策名於霜簡久更事於輶軒理必有常條而不紊禮閑舉直郎署求才俾迴秋憲之威以佐冬官之屬

虞部郎中　員外郎　今屯衛司

原 杜氏通典曰虞部郎中按虞部蓋古虞人之遺職至魏尚書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曰侍郎後魏北齊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雜木等並屬虞部尚書後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澤草木鳥獸而阜蕃之

丸仙藥在分張還遣病夫知

又有小虞部並屬大司馬隋初為虞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虞部為司虞至德初復舊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須田獵等事　員外郎　隋初置曹與户部員外郎同龍朔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增 六典曰虞部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禁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山堂肆考曰唐崔沔拜中書舍人時每有決在東都沔不忍捨因請開官以申侍養由是改虞部郎中　文獻通考曰宋虞部掌凡山澤苑囿畋獵取伐木石薪炭藥物之屬屏絶猛獸毒藥及茶礬場監池井金銀銅鐵鉛錫坑冶廢置收採之事　翰苑新書曰建炎三年詔工部兼虞衡　清史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掌山澤採捕禁陶冶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録曰劉汝靖陞營繕員外郎命修秦簡王園能以禮裁抑使其國弗軼往度

增 詩唐王建賀楊巨源博士拜虞部員外詩曰合歸蘭署已多時上得金梯亦未遲兩省郎官開迹路九州山澤屈曹司將生羽別收書卷舊客看來讀制詞殘著幾丸仙藥在分張還遣病夫知

增 劉禹白居易授李韶虞部郎中制曰具官某雅有文藝飾以政事早從吏職久領郡符謹慎廉平頗副所任虞曹部缺允以序遷敬茲寵命勉守厥位　孫逖授劉繹虞部員外郎制曰具官某緒業清華行能脩飭表通明於史跡持雅正於公心幕府徵才久聞成效星臺列位宜膺俊選

水部郎中　員外郎　今都水司

原 杜氏通典曰水部郎中按周禮夏官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塗而達其道路蓋其職也魏尚書有水部郎歷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齊有水部屬都官尚書亦掌舟

船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大夫隋初為水部侍郎屬工部場帝除侍字式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川瀆津渡船艦浮橋梁堰漁捕運漕水碾磑等事

員外郎　後周小司水上士隋改置戶部員外郎同龍朔二年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唐六典曰水部掌天下山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坎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總而舉之　梁書曰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海領亦宜稍習　山堂肆考曰唐員半千五遷正諫大夫兼控鶴內供奉半千上言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李餘慶詩省中官最美無似水曹郎　舊唐書曰張文瓘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為雲陽令　文獻通考曰宋水部凡川瀆河渠津梁舟楫運漕水碾磑凡隄防疏淪之政令皆掌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掌川瀆陂池泉澮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衡量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錄曰屠勳字元勳成化中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清江浦督漕舟梁器械造券衡量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錄曰屠勳字元勳成化中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清江

浦督修運舟持廉秉公通融物力未幾百度具興有題詩驛亭以美其事者

唐鄭谷寄前水部賈員外嵩詩曰謝病別文昌仙舟向越鄉貴為金馬客雅稱水曹郎白鷺同孤潔清波共渺茫相如辭賦外騷雅趣何長

制唐薛廷珪授河中節度判官溫緒水部郎中制曰天子省方藩后述職睦鄰事大允執厥中僃革崇儒行成於內我知之矣彼有人焉具官溫緒懿祖考為朝廷大臣偉望威名皆炟赫信史而爾砥節礪行脩詞立誠抱終身之憂脫屣科第使四方之志服勤官途束帶公封域藏書之府堰埭罕存委藩宣為我採摭而爾能奉綸旨來貢之書欲以先王之格言廣我視聽思列聖人之行事規我怠荒實嘉乃心斯驗夙志爾帥具舉予其懋還陛之文昌授以清署用酬稱職以勸事人凡百賓階無忘藩畫　蘇頲授王琪水部員外郎制曰具官某奕代儒雅門傳教義風襟育粹詞韻含清錐職尚安卑而才方致遠連枝席寵爰映於棣華起草陞榮俾光於閫握

六部監門

增文獻通考曰六部監門官一員古無之宋渡江後紹興二年置選陞朝文臣有才力人充仍令六部踏逐奏差序位請給依寺監丞郎官有闕得兼之初從吏部尚書沈與求之請也　朝野雜記曰尋詔依尚書左右選遷注內遷則爲寺監丞或權郎外除至有爲諸路總領者乾道後補外止爲州內遷止爲寺監簿選浸輕矣

增記宋陳國泰六部門官廳壁記曰乾道登號之七年厥既庶職咸理趣平治上思以固其勤也有詔百執事卯而入盡未而退小大之吏罔不惟上訓是迪無或敢有佚豫而六部實天下政事之樞綱目要領闔闢在是故奉詔嚴非他攸司比也凡部官卯未之出入疾病之暫告與其謁制之可否悉聞之部門部門受其出入之時以聽上稽訪門之司存蓋至是而愈重矣　又陸埈續記曰國家官人以才儲才有地其始進而需用於部者有二焉縣京秩則爲門官縣小選則爲架閣二官資歷雖殊職閒無事則相似大抵不以才用而以才選也

六部架閣

增文獻通考曰主管架閣庫掌諸藏帳籍文案以備用擇選人有時望者爲之舊有管幹架閣庫官宣和罷之紹興十五年復置吏户部各差一員刑工部各差一員以主管尚書某部架閣庫爲名從大理寺丞周楙之請也　劉後溪曰杜萃老宇起萃以珍南一教授客中都見九重方更化因上書執政執政偉其說薦爲六部架閣明年詣見東方公奏對直論當世之故語益切直・續文獻通考曰金尚書省架閣庫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設仍以都事提控　元左右部架閣庫管勾二員掌六部文卷簿籍架閣之事後并爲一員

增記宋李大異六部架閣庫題名記曰古昔以來圖籍爲重是官之建實職其藏其任似周司書其選似漢掌故可以考閱故新舉緒本元所謂若緩而急者嘗試以晉章叅之今日雖或稍異而其歸則同舊制官庀其司置於六部之內或遷其廢則以省郎叅之否則以監六部門兼之迨於紹興寺監簿正官俱復然始庀司於外一也舊制金耀門文書庫多藏三司帳籍三司今版曹也自銓曹而下儲藏帳籍之所未之詳焉其後置六部架閣庫下大抵成案留部二年然後臭藏於架閣庫二也則委之金耀今金耀無復冀日則悉藏之又八年二者不同而至於諸曹二十四司之文書蓋歸儲蓄以待有用則今猶昔也

增 按司務古無此官　續文獻通考曰明六部各設司務二人吏部司務主省署抄目受發文移五日一奏上三月引監生勤奏簽選諸司俗皆如之

中書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併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後魏亦謂之西臺宣武帝監崔光曰卿是門下北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并司進御之樂及清商龜茲諸部伶官隋初改為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謁者臺職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鳳閣凡中書官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為紫微省五年復舊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二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左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制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羣臣奏請與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取旨者凡除省臺寺

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臣遙郡橫行以上除授皆掌之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誥命曰詔書曰敕書曰御劄曰敕榜皆承制書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奏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大事奏稟得旨者爲書黃小事擬進得旨者爲錄黃凡事於因革損益而非法式所載者論定而上之設官十有一令侍郎右散騎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諫議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諫右正言各一人分房八曰吏房戶房兵禮房刑房工房生事房班簿房制敕庫房元祐後析兵禮爲二增催驅點檢分房十有

又改生事房爲開拆續文獻通考曰宋度宗咸淳九年置機速房於中書以革樞密院泄漏兵事稽遲邊報之弊按舊制以門下中謙官大夫起居法補缺拾遺與監察御史封駁之事其給事中等官仍舊也宋自紹興以後凡中書省及其屬官而元因之故今領之門下省而元因之故今領之門下省者並在門下中書省者並在中書門下中書舍人之上其省者並在中書門下中書舍人之上其也

太祖置世宗天祿四年建政事省十二年改中書省金初置中書省海陵正隆元年與門下省同罷元世祖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嗣上言臣聞古昔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煩取決一省紛亡有舉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未免失政也必別官異坐使賢愚共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

惟樞密院掌機務之國事中書省掌其柄於六尚書

中書總載二

龍池雞樹上見後侍郎下見後侍郎

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機要侯淑夜入二人相隨此亦久

內樞省法盛晉中興書曰荀勗守中書令專管內樞

紫宸清禁詩上見下

謝惠連雪賦曰瞻紫宸之清禁

鵷池鳳沼又

潘岳西征賦

右曹上見後侍郎下見後侍郎

晉中興書曰荀勗守中書令專管內樞

垣綸閣上見西掖注中書詩云

王珪掌綸誥前

又中書職掌綸誥前

代詞人回詞綸閣

原 領尚書事 漢舊儀云漢置中書官僕射尚書事令史治中書門下 後漢百官志中書令掌內奏事 晉百官表云中書監令掌內外諸事 後漢百官公卿表云孝武帝遊宴後宮以宦者掌尚書事改曰中尚書 晉百官表云中書監令掌機密 後漢百官志云中書令掌奏事 晉百官表云中書掌詔命 後漢百官志云中書令掌圖書秘記 晉百官表云中書掌詔誥 後漢百官志云中書令一人六百石

曰漢主留才子春城直紫微對花閒閣靜逈竹吏人稀
裁詔催添燭將朝欲更衣玉堂宜淺久且莫厭形閑
白居易中書寓直詩曰絲綸閣下清如水獨宿相思夢不成
公詩曰霜臺同處軒牕接粉署先登語笑疎皓月滿簾
聽玉漏紫泥盈手發天書吟詩清美招閒客對酒逍
臥直廬榮貴人間難有比相公離此十年餘

中書監一

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
與中書令劉良共為詔世祖踐祚權即用之 冊府元
龜曰荀勗為中書監與散騎侍郎阮咸論音律自以為
達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又曰荀勗為中書監

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意不犯顏廷爭故得始
終全其寵祿 又曰晉謝安孝武帝時為中書監輔政初冰為吳國內史會蘇
峻作逆冰行奮武將軍拒峻別率張健走之乘勝赴京
師又遣將攻拔石頭城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又曰
南齊祖淵高帝建元初為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
鮫魚或間闊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餉淵鮫魚三十
枚淵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
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雖復儉乏寧可
賣餉取錢耶悉與親族唉之少日便盡 又曰北齊魏

收為中書監武成於華林別起元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又曰後魏高允獻文時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太和二年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召允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是時貴臣之門皆擁列纈官而允子弟皆無顯官列爵其廉退如此

中書監二

原　監令同車　晉荀勗之為令時荀勗使監令異車自隨始也　宰相參領機密之要宜得其才　中書監令王隱晉書云荀勗守公皆中書監加無著作與賈充等共管機密之要宜得其才以掌王言之任故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以祕

中書監令掌詔命　

監裝幀外令
供掌機密　東晉常并其職入散騎省尋復置之宋冠
佩印綬與晉同梁中書監令清貴華重大臣多領之其
令舊選吏部尚書才地俱美者爲之陳因梁制後魏亦
有監令（高允守侍郎中書監令史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
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爲內
史令唐武德初爲內史令龍朔二年又改內史爲中書
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爲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爲右
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二年又爲內史神龍元年復爲中書令開元
二年改爲中書令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右相（至德初復爲中書令自隋
相舊班正二品大曆二年陞爲從二品）按令文掌侍
從獻替制敕冊命數奏文表授冊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初學記曰秦中書令漢武帝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
奏事蓋周官內史之任初漢承秦之事其後遂罷尚書
始用宦者典尚書通掌圖書奏之事故沈約宋書百官志云中
改置中書謁者令盡用宦者故也隋志云以其總掌禁中書謂
之中書漢武時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爲中書令則其職
也漢書不言謁者史省文也宦帝時弘恭坐腐刑石顯
法勢傾內外然恭死石君防亦坐腐刑代爲令明習文
帝置尚書官改中書謁者令所掌非盡權要舊任也（高
爲中官者之職故謝靈運晉書云漢成帝已後無復
非宰相近臣事也）魏文改祕書令爲中書令魏晉以來皆置一人品第三
妙選文學通識之士爲之掌王言江左更重其任多以
諸公兼之（古者宰相本是三公至魏晉中書令掌王言
才望淺重多以諸公兼之近世以來若三公
祕其人則閒而中近世始專其職隋文帝改爲內史令
置二人（隋宰臣中依周官改爲內史）煬帝改爲內書令已上並出職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掌佐天子議大政授
所行命而宣之祀大神祇則升壇饗宗廟則陞阼階
相禮臨軒冊命則讀冊建儲則升殿宣制及製綬以授
太子大朝會則詣御座前進方鎮表及祥瑞表非
以他官兼領者不與政事然止曹俗餘皆贈官制行
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令之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
豐寄祿爲開府儀同三司（宰臣以下至職事官皆除開府以來唯以授大將故沿宋以後
始以授大將故沿宋以後）

僕固懷恩等皆爲之然不以國事委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年而下章事遷兼侍中崇政殿學士如故自是吳越王錢俶等十五人同時者皆以勳業之初尚仍舊貫於是而下書使守信而超晉以故相拜其宗室秉手玉冊加守尚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王審琦等五人元勳朝廷以不復有之

但以文德中書令大宗朝唯除石守信王審琦等五人同時元勳朝廷以不復有之

臣爲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中書令一員銀印典領百官會決庶務太宗以相員左右丞各一員副宰相參成庶務號左右轄參政二員副宰相參大政趙天麟太平策略曰中書者機務之關鍵論語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是使之未學而後爲中書令導寵任職武帝以太史丞司馬談爲太史公應劭曰中書令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天下計偕先上太史公却付丞相御覽曰吳志曰蔡欽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衛尉領中書令又曰胡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事永興末爲中書令晉書賀循字彥先爲中書令時朝廷凝滯皆諮焉爲世儒宗晉諸公贊曰陳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雅崇華每至直事夜輒先示華了不厝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

增 冊府元龜曰晉張華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武帝潛與羊祜謀伐吳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

晉諸公贊曰懷帝以緣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晉中興曰中書內省密通皇宮統領百官上奏案以宅心守台可以乘斗牽牛而坐廬毫細務靡不相關外見中書令但見

職酬對多方斟酌禮宜非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辭而止　晉中興書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檀道鸞陽秋曰王治字敬和表疏十上移宗詔曰敬和寄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得以不臣之哉豈便任國之大事邪宜推洽令拜固讓遂不受　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膚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兼中書令　沈約宋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為太子詹事中書令專典詔令以亮任總國權隱於省中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兩　晉書曰王延之代張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李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宮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為中書令講順使庾華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尋曰往聞任城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以文見美也　北史曰高允為中書令高宗禮敬甚重謂羣臣曰如高允者真忠臣也又曰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妻子不粒高宗是日幸允第草屋數間布被縕袍高宗歎息久之曰古人之清豈有如此即賜帛五百匹　冊府元龜曰高允為中書令遷中書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又曰裴駰少以文學擅美孝明孝昌中為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統俱在門下並掌文翰　唐書曰房玄齡太宗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以如晦等功第一餘皆以次封拜　又曰褚遂良拜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　又曰張

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官多獻珍異惟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唐記曰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帝欲立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　又曰帝嘗宴諸王召薛元超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　冊府元龜曰岑文本貞觀中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懽非舊濫荷寵貴位高任重古人所懼撫已循心一布衣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儻秩已重尚何殖產

業耶　冊府元龜曰馬周爲中書令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賜周飛白書曰鷲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又曰溫彥博貞觀中爲中書令性周慎不妄交遊自掌機務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又曰諸葛爲中書令兼脩國史在公愼密人莫測也　又曰姚崇爲中書令與宋璟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用廉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　又曰竇威爲內史令性儉素不樹産業及卒家無餘財　唐書曰郭子儀爲中書令二十四考以身係天下安危　事文類聚曰薛收子元超拜中書令兼

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　又曰魏元忠兼中書令請歸鄉拜埽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數惠諒屬斯辰　孔帖曰王及善拜內史清正自持有太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老不宜侍遊宴及善即移病月餘后不復問及善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鸞臺三品　又曰裴炎改中書令舊制宰相議事門下省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

元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又曰張嘉貞始爲中書令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　又曰嘉貞薦苗延嗣員嘉靜呂太一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又曰蕭至忠爲中書令時宗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鄭正至忠最憐我　又曰裴度拜中書令上已宴曲江度不赴帝賜詩　元史曰耶律楚材爲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帝南征克汴梁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待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矣時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

中書令三

原　專車　隔坐　望士　勝會　典詔命　參時務　典史書　立爲頌　共講文

掠之而今主林馬光仰書村召光付紙筆光立為須臾飛京兆作詩賦左右以白勒令

二令貴幸傾朝　尊寵任職

為中尚書宦帝時任中書官以見世所代為令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

才學廣贍　文旨清遠

淹精辨玄理列吳中二吳事門於時事為中書令領著作詩賦左右以白勒令

風儀秀逸　進止雍容

所謂敬而不平後嘉自出門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過耶

意性調美　情度

朝類聚云虞世南中書令博學多識文辭清雅正事

二令

意性調美　情度

朝召問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奉使入蕃進止寵容皆稱高加中書令引韋陟為侍郎孔帖仍為兼知制誥

員相過　四俊見稱

子拥處微度不測有經濟意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友相款不問人間事

丁詩中令二

命停嚴鼓　肅楚表章

貞觀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之流涕其少弟文學三聲曰文本頃進情狀所不忍聞命停之又云馬周為中書令臨終案牘表疏之過未自修之名吾兄

中書令四

源處機密　詩中令二

掌機管　中王

武之世為置此職歷代時宜置廢遂重武帝朝初張華並為其任中興以來宰相居也

密華俱處機密皆有時望而準獨開府時皆貴之準不

敢父帝進階開府也

便居顯要　權道

蕭之子也年二十九特辭免兄王胡之

薄之志也門品謝遷北窗臥上悠然曰今出求為貧賤不可得

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行道也

敬先旨為弟若義讓之路也

令為一時風志之寄以王珉

令小王令也珉父合又當為比

文世望一時之美　劉謙之晉記云中書令王獻之卒贈

太常以侍中

清雅正事　王敦集表云中

書監領軍如故

奕世晉陽秋曰王

為中書令世謂之大王

珉為中書令世謂之小王

自後缺位　事文類聚

曰元宗時

中書令

書五郎　晉諸公贊曰陳准為中

書令自中流中書五郎

年相當高加中書令日張說為

又曰宋九齡一代詞宗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

書舍人以為美談開元

舊勳又水趙普端拱三入相

西京留守河南尹加中書

中書令太宗謂手詔曰開

勳伯而已

合樞令德　又曰王旦羅相薛

林學士承旨李昉為

張乃夏竦為然令遠洽於民時謂太尉中書令

中書令五

源墓志梁簡文帝中書令庾肩吾墓志曰荊

時其惟宣武講道開天儀高作輔晃曰邢第籍規承矩

如康嗣衛似舍居魯息轡巖隈塗窮夜臺靈櫬永閟松

路方開草茂故轍松插新枚月明泉暗暑往寒來　梁

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志銘曰昔太祖

隋流千仞水出靈蛇之珠故能滔茲屈景育斯唐宋掌

庾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

脫避貞吉閹吏早逢風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府吾氣識淹通風神開逸鐘鼓詞林筆簪文苑入爲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稜之劒朝比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爲人也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蓋旌賢也　張纘中書令讚

子顯墓志曰君狀貌丘墟風神磊落閒澹動於容止英爽發於流盼筆鋒席上皆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閨敏帝嘗顧問君曰我撰通史若成衆史可廢乃答詔曰仲尼贊易道點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儲君嫡德少陽情協陳阮親口妙思式表元石

原表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取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璧門天遠風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舉宜在塾末有諺垂曲龍空席茲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縣痾自志俱淪

增制唐蘇頲行張說中書令制曰咸有共德委廊廟之元宰知無不爲歸被垣之成務燕國公張說含和育粹特表人師懸解精通見期王佐故能深而不竭久而彌芳宜大號於紫宸濶昌圖於清禁我憑柱石爾作鹽梅

行姚崇紫微令制曰黃門天之紫微地在清禁宰臣

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中書侍郎一

原杜氏通典曰中書侍郎漢置中書領尚書事有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志曰掌詔勅即漢尚書郎之位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四員及江左初又改爲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其職副掌生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矢直守（張華兼中書郎從駕征鍾會軍書疏來捉（又荀昶兼中書郎張華王名家子孫以婚父盧毓典（又華廣陽人弘雅加）

潮陽志卷八十三　中書侍郎　二十四

介幘絳朝服用散騎常侍為之齊梁皆四人梁以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陳因之後魏北齊置四員隋初為內史侍郎亦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為內書侍郎唐初為內史侍郎武德三年改為中書侍郎二員改為內書侍郎龍朔以後改號而侍郎之名不易舊制二年四品上人三年四品下人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獻替制敕冊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　初學記曰案敘中書侍郎魏官也又環濟要略曰中書有令僕射丞郎謂西漢時也又案衛宏漢舊儀曰漢置中書領尚書令僕射丞郎中書郎百餘人掌奏事給紙筆墨及青綠諸官文書又案漢官儀曰漢置中書令僕射丞郎謂之尚書令僕射丞郎此則中書郎已聞漢代記傳無明文莫知廢置之由矣沈約宋志云晉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起魏代也按魏志司馬芝王肅典中書侍郎事時猶為中書侍郎案隋初改中書省為內侍省隋末改為內史省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光宅初改為鳳閣開元初改為紫微其侍郎各因臺閣改易為名若鳳閣侍郎則名鳳閣舍人改則下皆倣此

增六典曰中書侍郎掌貳令為之使則持冊書以授之凡四方來朝臨軒則授其表疏升於西階而奉之若獻替有益治道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文獻通考曰宋制侍郎掌貳令之職參議大政授所宜詔旨而奉行之官制行以尚書右僕射兼又別置侍郎以代參知政事建炎初復改侍郎為參政

中書侍郎二

原魏志曰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不得其人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毓舉韓暨敦篤有至行帝乃用之　王隱晉書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又曰陳壽舉孝廉為著作郎與張華友善華當啓轉中書郎荀勗嘗疾壽華語吏部出為長廣太守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為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為山濤所知濤薦之於帝帝與曜宇李茂父為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晉書曰裴瓚字國寶楷子風神高邁為中書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容

增晉書曰衛瓘為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故為傅嘏所倚重謂之甯武子

原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少好學多所通覽為臨淮太守徵拜中書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晉書曰宋纖字牧而好內官今起居注詔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皆先經外郡治民者績然後入為常伯中書郎　沈約

宋書曰王微與弟綽書曰閭門皆衆時私吾高臥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閭棺也　王濛別傳曰濛字仲祖爲中書侍郎在職四年無對首尾如一人又遷司徒左長史少選四人年頻滿以濛難與比府故也　冊府元龜曰宋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愛好文雅辭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時讌私甚數多命羣臣五六人遊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　又曰殷景仁爲中書侍郎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又曰景仁爲中書侍郎於內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又曰南齊張融太祖時爲中書郎常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視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服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幷履一量

又曰王融爲中書郎武帝以其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　又曰王融爲中書郎世祖幸芳林園禊宴朝臣詔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　又曰梁生峻天監中爲中書侍郎高祖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　又曰任昉雅善屬文尤長刀筆才思無窮遷中書侍郎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梁臺既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及踐祚拜黃門侍郎　又曰丘遲爲中書郎侍詔文德殿武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　又曰陳姚察爲中書侍郎歷嘉德宣明二殿及東宮三舉士每有制述多用新奇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北史曰趙彥深諷朝廷以子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趙及楨穢我鳳池　冊府元龜曰後魏高遵爲中書侍郎與游明根高閭李沖入議律令親對御座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

又曰朱延壽爲中書侍郎宣武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昌上疏諫　又曰趙逸爲中書侍郎太武神䴥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

又曰崔光本名孝伯歷中書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又曰高閭爲中書侍郎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其文亦高允之流世稱二高　又曰魏收兼中書侍郎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王文舉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　隋書曰元善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

儀表也凡有數奏聲氣抑揚觀者屬目　冊府元龜曰薛道衡開皇中爲內史侍郎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甚稱我意後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　又曰虞世基爲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　孔帖曰溫彥博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遠東本周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之而止　冊府元龜曰李文本爲中書侍郎儲宮初建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亦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固辭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職常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乃止　唐書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文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　又曰崔沔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偃默偷安而爲懷祿士也自後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　孔帖曰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侍郎特承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謂元超曰吾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　冊府元龜曰劉禕之則天朝拜中書侍郎時軍國多事所有詔敕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　又曰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味道前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爲蘇模稜　又曰蘇頲開元初爲中書侍郎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元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　又曰張鎬爲中書侍郎時朔方興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　又曰裴度爲中書侍郎先是德宗朝宰臣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度以方討不庭宰臣宜日接多士冀有所聞因奏請私家通賓客帝方屬意許之四方布衣得以策畫干丞相至今宰臣私第接士因度之請也

中書侍郎三

羅池　入室　上見下伯玉赴中書詩曰王濛字仲祖好清談善與對後爲中書郎太宗輔政濛慨然嘆曰名理善談能言人室之賓恨少入室之奧長少嗜咬時人以濛比衛玠　侍後

執掌　無對　並詳侍郎二

執制　書檄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孔衍字元舒晉國建與庚亮俱補中書侍郎於時中興學建庶事草創衍經學博通又練悉舊典朝儀執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敬愛之　楊氏世家　至交　陸雲集初不立草　直言　上詳侍郎二　晉中書侍郎王珣與書曰范甯拜中書侍郎而明習五經甚見親愛

朝廷擬議諮訪之事鍾表十詩劉昭注晉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侍郎帝坐論事每欲用卿然後入侍郎以顧爲中書侍郎帝坐論事每欲用卿然後入侍郎即虞松作表再望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經時猶不能改心有形色中書即鍾繇也松曰鍾會察有憂色問松以實對會曰取草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邪松曰鍾王用員王佐才也不伯王不用員王佐才也不當爾邪景王曰善乃施行

中書侍郎五

出後謝表曰臣以賤在中書制命所出就第雲哭泣受詩書執內蛛絲發出就第雲哭泣受

有赴中書侍郎制曰宜登中和以副台望

諫東西兩朋又云鄧禹高宗御殿觀望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兩朋鄧禹令雍王賢爲樂處陳留王調爲西朋務以角勝賢果以二十籌勝調調以二十籌負賢賢以調少意趣未定當有指多籌相遺相送競北所以道士義示和睦也

中書侍郎四

掌詔書晉志云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監令掌詔草也

掌密詔云中書掌密詔有始置通事郎掌傳宣詔命

職典禁闈書職典掌王仲祖謝云入管中書

掌密詔

宮內密詔有令僕射本即

張華掌書疏張華別傳云大駕征鍾會華掌中書又命書之還乃即施行

中書侍郎

元

大事及論釋

陸機以文學轉王隱晉書云陸機以文學轉中書郎

多見稱述晉書云庾亮中宮其所論著作侍郎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天子

議多見施行又云李重遷中書侍郎每大事及疑決多見施行

少有俊才有俊才起家居注云武帝論曰對馬相如其文章論辭其才學閎有文章論辭其才學閎

預宴孔帖曰于志寧爲司空預宴安在有司奏敕召二品志寧品第四特進

犯吾鱗裨闕失虞又云祖正倫進中書侍郎給事稱旨帝設宴侍臣問志寧品第四仰指裨闕失

美官又云蘇威起爲吏部侍郎論銓衡之任賢唯所命何貴之有

品第四特

宴四人者謂曰我聞古之御人君亦有之御屬神龍可擾以馴然有逸鱗宜免亡

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古之御人君亦有之御屬神龍可擾以馴然有逸鱗宜免亡

王濟有文章晉起居注曰濟字武子少

王濟

預宴安在有司奏敕召二品志寧品第四特進

犯吾鱗裨闕失虞又云祖正倫進中書侍郎給事稱旨帝設宴侍臣問志寧品第四仰指裨闕失

美官又云蘇威起爲吏部侍郎論銓衡之任賢唯所命何貴之有

品第四特

宴四人者謂曰我聞古之御人君亦有之御屬神龍可擾以馴然有逸鱗宜免亡

王濟有文章晉起居注曰濟字武子少

王濟

侍郎以顧爲中書侍郎帝坐論事每欲用卿然後入侍郎即虞松作表再望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經時猶不能改心有形色中書即鍾繇也松曰鍾會察有憂色問松以實對會曰取草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邪松曰鍾王用員王佐才也不當爾邪景王曰善乃施行

有赴中書侍郎制曰宜登中和以副台望

諫東西兩朋又云鄧禹高宗御殿觀望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兩朋鄧禹令雍王賢爲樂處陳留王調爲西朋務以角勝賢果以二十籌勝調調以二十籌負賢賢以調少意趣未定當有指多籌相遺相送競北所以道士義示和睦也

中書侍郎五

出後謝表曰臣以賤在中書制命所出就第雲哭泣受詩書執內蛛絲發出就第雲哭泣受

中書侍郎四

掌詔書晉志云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監令掌詔草也

掌密詔云中書掌密詔有始置通事郎掌傳宣詔命

職典禁闈書職典掌王仲祖謝云入管中書

掌密詔

宮內密詔有令僕射本即

張華掌書疏張華別傳云大駕征鍾會華掌中書又命書之還乃即施行

中書侍郎

元

大事及論釋

陸機以文學轉王隱晉書云陸機以文學轉中書郎

多見稱述晉書云庾亮中宮其所論著作侍郎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天子

議多見施行又云李重遷中書侍郎每大事及疑決多見施行

少有俊才有俊才起家居注云武帝論曰對馬相如其文章論辭其才學閎有文章論辭其才學閎

預宴孔帖曰于志寧爲司空

祖弱標俊穎能嘲子淑玉重組長空見林寵深宮遼宇孰知懷憂

制唐蘇頲行薛稷中書侍郎制曰慶傳於家者代濟其美才許於國者時無與讓開國男薛稷公貞性成仁和道勝坦然之量羣物不干其靜穆如之風九流不測其度頃罹多難克仗嘉謀翼戴朕躬保寧王室厥功茂矣朝廷賴焉俾迴踐於綸闈以增輝於鼎席　又孫逖行徐安貞中書侍郎制曰清才特達雅量深沉為德行之宗師是文詞之雄伯頃司水土兼典圖書博綜維精彌綸有敘王言是屬公議攸歸宜增秩於五字俾齊名於三入

淵鑑類函卷八十四

設官部二十四中書舍人　主書附
通事舍人

中書舍人一主書附

杜氏通典曰中書舍人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閤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若古之丞相後為中書舍人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表于門以中書侍郎處職別敕知詔誥自是詔誥之任舍人專之魏晉以來詔誥並中書令掌之隋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人省掌畧敕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屬春官隋內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為內書舍人唐初為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為中書舍人置六員貞觀元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

己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富宦者以侵下爲益國其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上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弘慈人知廉恥其利欲之心藏以清謐之化自然家識肥國富揚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尊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數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按後漢章和以後尚書郎出入臺閣之任尚書郎舍人供隨奏事明光殿門太官供膳之例也晉宋以來唯掌呈奏宣旨筆爲詔誥出詔誥爲重宿於建禮門內事然則中書舍人晉宋以來唯掌呈奏宣書奏事則知書令典詔誥並管機密而後漢尚書乃中書舍人也沿武太后臨朝天授元年改中書爲鳳閣改中書令爲鸞臺改侍中爲納言改中書舍人爲鳳閣舍人改尚書爲文昌臺改僕射爲匡政改左右丞爲肅政改左右司郎中爲左右肅機改諸曹郎爲諸司侍郎改尚書郎爲文昌郎中改員外郎爲員外文昌郎改主爵郎中爲主爵大夫改都官郎中爲都官大夫改金部郎中爲金部大夫改倉部郎中爲倉部大夫改度支郎中爲度支大夫改左右司郎中爲左右肅機大夫改諸曹郎中爲諸司侍郎改侍郎爲文昌侍郎改員外郎爲員外文昌侍

報文書曰記注案掌録記言其雜務則隨所分案掌之元祐初以蘇軾直舍人院有言自官制行舍人院廢今爲中書後省於是改爲權中書舍人遂爲故事後詔後省以中書舍人六員常除二員一員領吏房及兵工房一員領吏房右選及禮刑房嘉泰四年李季章辭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有旨權以直舍人院繫銜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矣蓋大臣失於討論也紹興初詔中書門下兩省已并爲中書門下省其兩省合送給舍文字今後更不分送並送給事中中書舍人其後又詔以他官兼攝者稱權直資淺者爲直舍人院石林葉氏曰國朝沿唐舊制凡詔命行於天下者皆中書舍人主之百官遷除則給告命而已元豐官制始命階官職事官皆本等內改易或再任或帶職事官則改易而已元祐中書省復檢舊牒後復如前令

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曰顧協爲舍人在省十六載器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餽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餽遺　冊府元龜曰陳劉師知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世號三才　北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爲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偵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冊府元龜曰劉超爲中書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儲石之儲每元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　又曰晉徐邈爲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每應時取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又曰南齊紀僧真武帝時爲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嘗貴人所不及　齊書曰明帝踐阼引傅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麤糲常插燭版牀明帝

冊府元龜曰顏之推武成時爲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奏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較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　隋書曰虞世南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頗遇彌隆祕書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南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明練故事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制書炎善爲德音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號楊常焉　又曰王徽曾祖播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儀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磐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藻見知時稱蘇賈　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說稱曰許舍人之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較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　隋書曰虞世南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頗遇彌隆祕書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南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明練故事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制書炎善爲德音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號楊常焉　又曰王徽曾祖播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儀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磐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　又曰韋處厚爲中書舍人時穆宗以幼主荒怠不

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貶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高卿遂以疾辭居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冊府元龜曰陸贄爲中書舍人母卒持喪於河南豐樂佛寺四方以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惟與劒南節度使韋皐布衣友善韋以事奏聞每有所致輒稱詔以受之　又曰韋處厚爲中書舍人時穆宗以幼主荒怠不

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道性靈乃詮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三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　又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廢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愼重者便令參議如關機密者且如舊　唐書曰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鄙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高鍇爲中書舍人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帝深納其言賜綵五十匹　唐書曰封敖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陳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又曰崔鄆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鄆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實鮮尸素有媿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閒即當請益高鍇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　五代晉史曰陳義長興中自舍人銜命册公主於太原公主即帝后也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言於義宜陳一謔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者義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義今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古昔以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五代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暮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便由刺史有玷綸闈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來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舊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厚聞於時當求實才以副公望愼毋以名下取士也延退而嗤曰盧公之言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何至此耶卒以頎登甲科其仁而徇公胥此類　冊府元龜曰後周申文炳太祖廣順初爲中書舍人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　合璧事類曰宋舊制執政除罷皆宣麻呂惠公鄧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乃使舍人院命詞蔡齊掌外制繳詞頭舉典故論之安石勸上內批令後樞密罷更不宣麻　新書樓攻媿集曰林大中遷中書舍人風裁如臺中時韓侂胄來見大中接之無他語使人通問因願納交又笑却

之彭龜年抗論侂胄甚切有旨龜年除職與郡大中在西掖樓鑰在瓊閣連名上疏又同繳奏　言行錄曰曾肇元祐初遷中書舍人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黜維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　周益公集曰洪适除中書舍人內直如故方羽檄交馳書詔填委或夜召或細札咨訪适獨當內外制時時奉詔言事如乞防虞海道降詔親征多契聖心大用之意已定

朝野雜記曰宋時年未三十知制誥者蘇易簡二十六吳元中二十七晏元獻宋宣獻王懿恪張安國皆二十八王文正夏文莊二十　會要曰元豐七年詔起居郎楊景略左司郎中錢勰並爲中書舍人免試二人奉使高麗方還在道並擢之　又曰元祐元年起居舍人蘇軾權爲中書舍人直龍圖閣劉攽爲中書舍人並免試

春明退朝錄曰父子掌誥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王文正王安簡龔文元錢希白梁莊肅呂中裕宋敏求蘇儀甫

中書舍人三

原 忠慎　儒素　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龍爲中書舍人出納詔命理事清密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不負不爭　又曰徐邈字景山以東莞太守徵爲中書舍人制詔多邈所草邈善於敷陳始覽典籍招延儁乂與荀勗庾純等並在列位　又曰荀崧字景夏爲中書舍人專在西省掌詔誥每預朝議皆多所補益烈之弟也

原 四禁　七制　上詳舍人故事　王言之制有七冊書制書發日赦赦旨論事誡書　蘇賈　常楊　並詳舍人二　西臺

右垣　敘事　新書除蘇瓌制位處西臺賈與除韓維公制右垣敘事　韓徐　楊陳　職官

分紀李昇謂國徐鉉以私書問直門下省書命精當頗得典雅韓熙載亦同掌誥命與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　楊億

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　翟院

人時稱作制敕令史持庫鑰出無本可檢乃翟窗閉戶職林楊億爲中書舍時號翟窗　翰苑

直中書每草詔必閉戶精思簡討羣籍而後成少頃表求經藏牌詔檢以賜之號盧懷慎同掌誥命與鉉齊名　盧懷慎

以笑爲薇省　松窗　並見後詳　**原** 預顧問　多補益　並上儒

原 出書命　善經傳　上詳忠謹　素注　掌文法　主呈　上詳通典

合二職　由四户　上詳通典　年號或入紫微時人各注一户謂之四户　舊唐書云永明元年景暢齊書云總重權勢傾天下會元象失度太史奏云宜修福壞之太史伊義蔚成爲中書舍人四下詳舍人　對掌文法品奏以爲不可此由四户仍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聞帝曰天文乖於此也由四户仍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聞帝曰天文乖於下見故事能者莫敢爭能　白玉堂　青瑣闥　元和風　宰相器

五事　發十難　本傳高宗爲中書令處厚發十難以諫之帝乃知奸欲雜壅蔽處厚發十難以諫之帝乃知奸欲雜壅蔽處厚發十難以諫之帝乃知奸欲雜壅蔽

訓誥書夙夜出納
朕命唯允　親奉聖旨　職司王言　職在禁
闈　典茲樞密　徐邈文儒　劉超忠慎　白
居易　推高綸省　式光禁職　又爲
鳳藥　父子繼美　兄弟相
代　職掌唐制誥　父子繼美　兄弟
相　職掌唐制誥　父子繼美　兄弟
相　職掌唐制誥　父子繼美　兄弟
相

之設若水有大倫鑒典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貧毫梁棟之材非吾所及也經宿進碑

盡午授草事略國朝初王禹偁拜中書舍人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合辭事類云曾鞏擢中書舍人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頒委古組學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擬進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去意原曉宰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成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聯飛仙掖對草帝綸並見後詩紫機

務重香紙任隆芝泥發彩蘭檢浮香下筆輒成揮翰如飛韋承慶陸贄並舍人長於制書善爲德音

二論駁書詔潤色王言一時之秀三代之風詳見前論使職時自言有行錢劉肇擢中書舍人未俟入謝論使就職時自言有行錢劉肇擢中書舍人未俟入謝論使就職時自言有行錢劉肇擢中書舍人未俟入謝論使就

宿老　本傳唐李嶠字巨山鳳閣舍人文章之峙富才思其壯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興諸人咸取法焉

三世掌書命　舍人類事　唐張嘉貞弘靖三世掌書命又唐人望猶衣冠之不墜其家世為中書舍人

舍人樣　唐徐堅相孝德父寧聯及堅三世為中書舍人堅子延賞延賞子正出其上十年而為中書令子延賞延賞子正出其上十年而為中書令子延賞延賞子正出其上十年而為中書令

七字舍人

（明）朝國史呂柟自貴重見客不及寒暄時號七字舍人

有試不除

（唐）石林燕語執事官差除皆先下一兩制議其可否然後進呈謂之三人擬注事類格云三人擬內制日謂翰林學士及修撰其一兩制謂中書舍人宇相得旨則退直省記注官及修撰其一兩制謂中書舍人宇相得旨則退直省記注官及修撰其一兩制謂中書舍人宇相得旨則退直省記注官

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庸披煙霞高步尋蘭若金狄掩通門雕鞍歸騎喧燕寐明月荊豔促芳尊別有青山路策杖訪王孫　張文琮和楊舍人詠中書省花樹詩曰華萼映芳叢參差間早紅因風時落砌雜雨乍浮空影照鳳池水香飄鷄樹風豈不愛攀折希君懷袖中　徐彦伯贈劉舍人古意詩曰女牀閣靈鳥文章世所希巢君碧梧樹舞君青瑣闈或言鳳池樂撫翼更西飛鳳池環禁林仙閣靄沈沈璇題激流日珠綴緑清陰郁穆絲言重棨皇台座深風張幷祀翮月弄素琴音雙彩結不散孤英跂莫尋浩歌在西省經傳恣潛心　古詩曰紫泥初敕詔書成紅藥階臺影清屋瓦生煙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　又上李舍人西掖詩曰西掖深沈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文書天開啓鑰趨朝後侍史焚香起草初　又簡同省三舍人曰太微西掖鳳池邊西閣凌空爲起煙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　又和宗人賀曰分班曉入翔鷺被直閣旁連浴鳳池彩筆閒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　又賀李舍人曰拜命太西垣偏承聖主恩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　唐徐彦伯同韋舍人早朝詩曰名夕轉清壺漏晨趨長樂鐘遥綸禁客假寐守銅龍　鄭愔同韋舍人早朝詩曰瑞

闕龍居峻宸庭鳳掖深才良寄天緯趨拜侶朝簪　沈佺期同韋舍人早朝詩曰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儷若神仙去紛從雪漢廻　賈至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詩曰劒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杜甫和賈舍人詩曰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沈東美奉和范舍人宿直曉翫新池詩曰傳聞閶闔東寓直有神仙史爲三墳博郎因五字遷莅臨翔鳳沼春注躍龍泉去似登天上來如看鏡前影搖宸翰發波淨列星懸旣濟仍懷友流謙欲進賢彈冠　古詩曰聲實貴覆被渥恩偏溫室言雖阻文場契獨全玉珂光赫奕朱紱氣輝聯興逸安仁賦名高謝朓篇青雲仰不逮白雪和難牽蕤蕤胡爲此甘心老歲年　白居易詩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褚朝陽奉上徐中書詩曰中禁仙池越鳳皇池邊詞客紫微郎既能作頌雄風起何不時吹蘭蕙香　王建詩曰綠松窗對鳳池開履迹衣香徧上台天意皆從彩毫出宸心盡向紫煙來非時玉案呈宣旨每日金階謝賜回　錢起同程九早入中書詩曰臘雪初明百子殿春光欲上萬年枝獨慙皇鑒明如

日未厭春光向玉墀　韋應物寄中書劉舍人詩曰霄
霄路竟別中年跡暫同比翼趨丹陛連騎下南宮佳詠
邀清月幽賞滯芳叢迫予一出守與子限西東晨露方
蒼蒼離抱更沖沖忽睹九天詔乘綸歸國工玉座浮香
氣秋禁散涼風應向橫門度環珮杳玲瓏光輝恨未矚
歸思坐難通蒼蒼松桂委想在掖垣中　皇甫曾奉寄
中書王舍人詩曰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禪得此生
西掖幾年綸綍貴東山遙夜薜蘿情風傳刻漏星河曙
月上梧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爲薦閉門空賦子虛成
温庭筠西掖謁所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
扉報曙鐘日麗九門書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
露滋仙草琴上熏風入禁松荀令風池森晚晚好將餘
潤變魚龍　鄭谷獻制誥楊舍人詩曰爲郡東吳祇飲
氷瑣闥須降鳳書徵隨行已有朱衣吏伴直多招紫閣
僧　吳融醇舍人見徵恩賜香餅二十八字同寄詩曰
往歲知君侍武皇今來何用紫羅囊都緣有意重熏裏
更灑江毫上玉皇　李中獻中書張舍人詩曰持憲威
聲振司言品秩清簾開春酒醒月上草麻成丹陛凌晨
對青雲逐步生照人裘玉璽鑒物憲波明下直無他事
閉坐恣逸情　羅隱鄭州獻盧舍人詩曰海槎閒暇閬

風輕不是安流不肯行雞省露濃湯餅教鳳池煙暖詔
書成　宋楊億李舍人獨直詩曰閶闔鳳巢高拂綵霓玉
芝香雜武都泥十行漢札如絲出六幕堯天倚杵低露
井冰銷垂素綆仙壇日轉射旌題赫曦雲落知誰見餘
力何妨頌碧雞　王安石題中書院壁詩曰夜開金鑰
詔詞臣對御抽毫草聖恩須信國家重儒術一時同詡
用三人　劉筠李舍人獨直詩曰卿雲重重覆辟門獨
揮鴻筆坐西垣誠明自有中和氣潤色還多郁穆言內
苑朱櫻和酪賜前階紅藥任風飄紫絲新履回翔地應
笑東方避世喧

制書蘇頲行齊澣紫微舍人制曰運心孤邁懷器獨
立屬詞每窮其雅實臨事益表其甄明故能早負聲猷
備經推擇左曹駁議常接於雙遊右掖詞言佇光於五
字　白居易行鄭涵中書舍人制曰藻履堅明雄文炳
蔚虛懷宏達雅思沖深立言嘗見其著誠秉志頗聞其
經遠夫澄其源者必清其流端其本者必正其末其便
蕃禁掖潤色王猷君不可以私其人臣不可以虛其受
簡材既困於朕志當官爰俟於爾能其有嘉聞以光茂
選　崔嘏行李訥中書舍人制曰彰施帝載潤色王猷
朝出九重夕馳四表必資其金相玉立之器簡其騰蛟

吐鳳之才以發揮人文流布天澤　又行褒諭中書舍人制曰居禁密之地聞善則遷當演綸之工有勞斯陟此所以光吾侍從榮彼搢紳褒諭聞澹自居亟浮不染自擢居內署掌茲制命謹密無曠馨香有聞問對備見其一心敏捷共推其七步爰因滿歲授以正名爾宜思弘用以致君勵精誠而正已愼爾聞見奉吾周旋　劉崇望行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曰彰綴著稱夢筆為文富以美才被其禁閫典由中之詔成布下之言方謂得人雅當入侍蓋聞羊祜議謀是草皆焚周仁重厚其言不泄親近之地愼密為先西省亦吾敎誥之地戒之可矣　薛廷珪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翊守中書舍人制曰爾掌綸誥時推得人觀其書詞宜絕塵滓褒貶盡春秋之要旨指歸浚訓誥之源流傳聞四方平視三代而秉宇守甚正韜藏有程介然獨行卓爾清峙閎爾之能事多矣聆爾之嘉猷鵠然俾即眞秩斯為舊章

啓　洪平齋賀中書曾禮侍啓曰晉鼠春官仍躋內史紫掖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飄時風動五花之判有國所重斯文之榮某官量董督名伊皐事業天子期以壯行之未艾國人恨其大用之猶遲方聞批敎尾之風

明詩長裾入侍大筆修辭潤業潤色元猷緝熙冥天大
庾君子明藥落梧起手涅而不緇中興受命逝者無追
靈符洞水崇贈先師髣髴象精魄丕承聖期敎延子貴榮
蹐父慈學嗣三葉才俱一時春秋孝念霜露深思後之
視昔斯文在茲

主書

杜氏通典曰晉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
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而去令史之名
後魏又爲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八人初曰
主書令史改曰典書主書不煩著令史字自此除令史字隋復加
典書令史之名

令史唐又除之

通事舍人一

杜氏通典曰通事舍人昔堯試命舜賓於四門蓋今
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
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爲之（秦太子使謁執劫
問其後謁者持匕首劫脅之始皇急起兩韄之
高柄匣武修又故易之以版）有僕射冠高山冠（高山冠
故以高山爲號終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出東關關吏識之
出東關生）後漢謁者僕射
爲謁者臺士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漢官儀謁者僕射見
無敬謁者拜謁者三十人（漢官儀又曰
見就版拜）謁者初上官稱曰
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曰謁者明章二帝服勤國陵
灌拍後遷假莒名焉馬融曰

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舊唐書置四方館東曰東夷使者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戎使者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隸四方館而又屬中書省（續文獻通考曰遼通事舍人院屬門下省官置通事舍人金閤門通事舍人屬宣徽院官二員掌通班贊唱承奏勞問之事元不設以其事歸典儀明設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內有各國通事少卿一員主之）

通事舍人二

（增）冊府元龜曰梁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所忽略世以此少之又曰孝恭為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公家筆翰又曰陳蔡景歷高祖初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為當世所稱又曰南齊劉係宗為中書通事舍人久在朝省嫻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欠讀書耳一聞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

又曰唐崔敦禮為通事舍人辯於詞令容止閒雅見者美之又曰姜柔遠為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門下省總載　侍中

杜氏通典曰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爲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驊騮廄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璽御藥封署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

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皆有尚書（主御帝出入）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黃門侍郎四人（帝出入場內）凡六局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中四人左右散騎常侍（左右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增）文獻通考曰宋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若御藥封題者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須降分送所隸官司凡

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曆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實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敘勳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退送尚書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續文獻通考曰門下省總書二書門下廊料以開外綠有宜分隸開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復舊有初復舊至開二年四月敕別敕駁物中書門下省宜正三品准一品四品五品開元七年八月敕中書門下廊料以開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復舊有宜分隸開元不設）

侍中一

官誌

玉署 瑣闥 敕書曰位認尊榮宇子長通尚書哀帝初即位認尊師傅中有玉堂署著籍忘賢待詔黃門使侍中博喜同尋尋入對青瑣闥雅曰宮中門謂之闥谷口揚朝隱於黃扉散騎常侍范雲獻詩曰誰言千載後不復有揚雄

東寺 東曹 左曹 風也皇 紛宋書曰漢使左右曹諸吏使小黃門受事光武省尚書分秦尚書事為左曹漢官儀曰侍中上東西寺及侍中寺又曰左右曹父尚書事與王中書詩曰讓官侍中上東西寺漢官儀曰尚書令侍中上東西寺

夕郎 黃扉 青瑣 盧諶宣猷賦於郡山晉於謝詔注曰楊雄為黃門郎三葉不徙門戶青瑣丹墀通望

東寺 畫室 丹地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治臺內東西廂隔以丹漆地故曰丹地漢官曰尚書奏事畫可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以其白色畫古烈士像於其上漢官儀曰侍中一人玉堂署長一人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以為左右即其任也漢官印綬制度有太僕于伯周禮有太僕于晉注云若侍中之貴注不足證也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讖緯太尉淇義洋矣

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為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事分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為員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侍中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曰員本八人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省其員漢官曰無員侍中舍省此者明帝始令宦官典門題也魏晉以來置四

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紀云秦國有奇怪獸稱山蔣侍臣跪頭之義柯也陛曰秦侍中帝問
使持之以衛至尊也又成在下陽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斟不滿爵殺之後贈貞侯
號哭聰殺之後贈貞侯
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北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冕手扼天子登太極殿收執政以為侍中時
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收執政以為侍中時
肇雅亦為侍中謀奉天子出投義軍事覺為愛所害
又王奕為侍中考武崩王劭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輒入者斬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乃止

侍中漢代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晉任愷字元裒為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為己任愚忘貴元之為人不欲久執朝政或勸愷
元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今典選使得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即日愷
兵法此一都令史事耳九流雜類隨易乘充因稱恒
為吏部尚書由是侍觀轉以
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舊選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王華每與帝接膝共語貂璫手披帝
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駿輅昇上語畢復手摘之曰脫反陵卿也又宋孝武時
親之與謝莊為一雙院宇敬仲宋為侍中四人並以風
又謝莊與何偃為一雙當充兼假
自寮佐侍中父喪受釋之日解嚴入直
王脫曰卿應自有侍中乃引杖臥傳詔攜白解嚴入直
我無疾何可道笼朝服步出門得車宣完畢日笼以
侯為侍中玉梁冰之令造成名
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為侍中初齊高帝輔政欲以
聰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
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陸慧
陪乘前代未常有齊有主衣等官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

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
頗為宰相矣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
歲容曰諸侯朝正三品大臣二品按今文掌
十上曰令之王訓不謝意同年歲為宰相劉曰少過三
火禁中警嚴帝悉敕諸門論柳侍中何在既至悉付
之又王戎與謝鯤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遷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
加官在其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
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仍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
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
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又
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
侍內隋百官志侍中皆曰內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
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
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為黃
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年改為左相至德初復為
侍中自隋至今皆為宰相二品舊頒正三品大唐
侍從負實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鈔駁正違失監封題
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初學記曰案敘侍中古
官也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職
漢書曰侍中秦官以其秦制
國漢書曰侍中周官以其職
官儀置之敬曰秦官其實古官
漢初雜號將軍加官
皆冠鵔鸃冠
漢官云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
漢因之多以為加官
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
音義曰惠文今侍中所著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

謂之貂蟬西漢無常員多至十人東漢初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魏侍中置四人晉宋齊梁陳置四人齊職儀及晉宋齊梁陳侍中並掌三公參圖政直侍左右應對獻替去駕出則正一人負璽後魏北齊置六人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與詔令論圖政也唐朝復爲侍中龍朔初爲東臺左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納言神龍初復舊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制侍中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大朝會則承旨宣制告命成禮祭祀亦如之冊后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寧眞拜侍中纔五人雖有他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豐寄祿爲開府儀同三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侍中金廢門下省無侍中元亦無

侍中二

原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都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惟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小則參乘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侍中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如淳曰初置侍中剛直煉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茲

增 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爲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原 漢書曰留侯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爲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　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爲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爲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　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爲侍中　又曰元帝以史丹爲侍中出則陪乘　又曰丹

爲侍中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又曰侍中金
故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衛尉全敬病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使給車載送
衛尉府（給車皇帝所以寵之言在朝尊貴）　文士傳曰張衡拜
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增）冊府元龜曰
魯恭和帝時爲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
異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
諫曰鴻池汎溼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
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王逸
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　又曰爰延爲侍
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
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
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宋雲廷折檻令侍中面稱朕違
敬聞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
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
羨樂巴張綱郭遵等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
俊　蜀志曰關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
冠爲侍中（增）冊府元龜曰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像昭常
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摯虞決

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
作之冷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
王粲爲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遊
觀出入得參乘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
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增）冊府元龜曰吳是儀爲侍
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孫權聞之
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
辭讓以恩爲戚　（增）戴達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
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悼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
右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悼咸夢老公授
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
世　（增）冊府元龜曰裴憲楷之子也爲侍中永嘉末王
浚承制以憲爲尚書石勒破浚簿其官僚親屬皆貴至
鉅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許卷而已　（增）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
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唉舌機要　晉書曰陸玩遷侍
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
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
庾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
扶庾侍中上殿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

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左右疏其語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忡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皆有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爲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遂巡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　晉中書令張茂度子也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顏延之俱以詞采名而遲速懸絕帝常敕各擬樂府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　又曰蔡興宗爲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重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虞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　宋書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荅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效郢君章耶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

陳蕭濟爲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　又曰杜稷爲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與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又曰孫瑒爲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攜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甚衰老詔賜御府

杖朝直杖以出入　冊府元龜曰後魏丑偉爲侍中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悼之　又曰李元忠爲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蕭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黎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　又曰元文遙爲侍中既不與趙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和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遷鄴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　又曰崔悛爲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孝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　唐書曰楊師道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孔帖曰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達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　又曰王珪遷侍中帝使祖孝孫以音律授宮中家妓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讓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遊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

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慚遂罷　冊府元龜曰魏徵爲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冶卿雖有疾未爲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　又曰韓瑗永徽中爲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爲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爲不可帝乃止　又曰石晉桑維翰爲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入閤門爲侍中三

掌壺　負壺　孔叢子曰孔藏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壺下詳　侍中二　玉珮　金鐍　蟬中二下詳　侍中二　抱劒　伏菌　漢官曰侍中殿下綸制出則參乘佩電抱劒下詳侍中二　引裾　後漢書曰卞鴻字公永平中詔徵侍中二　賜綬　引裾後漢書曰孔融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躬履忠貞見紫懷不供袞事猶復掌御帷幄不離左右安得不親引其裾帝欲徙冀州十萬口實於河南昆曰陛下不以臣不肖與臣讓帝不荅起入內昆隨而引佐理卿持我何太急遽良久出

七葉　三代故事

曰登日導宇翁叔封稚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東觀漢記曰馮勤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玥貂佩璽 即貂冠也下見漢官

窮之中莫密於禁中張衡從容應詔諫

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閤獨宿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從容應詔 侍中周官百上見傳成詩

密近 侍中周官百

上出雜舌香使含之口臭

含難香 上見傳成詩應劭漢官曰史也

遊鷺渚 侍中二下詳侍

青蒲伏 侍中二下詳侍

綠車載 漢官曰侍中有玉堂署為侍中晉植謁崔詩曰載輝玉軨

綠車載 丹為侍中

劉滿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等既出太祖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劉管最長後世難繼矣

署玉堂 擁華蓋 漢官曰侍中有玉堂署

擁華蓋 侍中

朱衣時帶入侍權出擁華蓋

班伯讀言 丁鴻至行 肆考漢成帝常與張禹坐屏風書讀於帝後伯已作長夜之歌侍中班伯久族翁起上引滿舉白談笑大豪將來謝病坐屏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讀言又曰東漢丁鴻治尚書父陵陽侯殊卒鴻當襲封讓弟威不受時人稱為無道至於是寸對曰沈湎之禍成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冒然歎曰

管喉脣 上詳侍中二 劉綽宋裕

盡口王華王曇首殷景仁

玩遷侍中 雖登公輔不以名位榮物

名位 沈演之為侍中文帝謂之曰此宰相便座卿其勉之陸

戴憑說經 曹褒著禮 上見後注上見肆考漢

宰相便座 公

公輔名位 沈演之為侍中文帝謂之曰此宰相便座卿其勉之陸

楊奇強項 僧綽沈深 上詳侍中四

願居中 請先任外 常與荀昂議及州縣官納言李嶠

不 等奏曰竊見朝廷外任多是貶黜之人風俗不淳實由於此臣等請銓擇牧宰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諸州刺史 **折磨三思** 規

貂蟬之貴 漢書曰侍中以金璫飾冠也

喉舌之司 應劭漢官曰侍中近帝侯王萬機

使辟公卿 使辟洛神賦曰大為侍中

拾遺帝側 王廣洛神賦曰侍中紀正補遺帝側髦推門下拾遺帝側髦

違 晉官品令曰侍中紀正補遺若有違

從幸黎丘 裴陽書舊

從幸黎丘 侍中領駙馬都尉

作詩 通夢也

作詩 侍中

稽留奏免 魏陳琳為侍中和甘露二年帝幸鹿臺有司奏免

侍 侍中

帷幄典秘書 東觀漢記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領秘書令頃秘書監缺用

常論經書 華嶠後漢書曰桓郁字仲恩為議郎數陳經義帝善之拜郁子榮為侍中數侍清宴陳道德 續漢書曰淳于恭字孟孫遷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校定於是學者頗有異同奏免侍中

名賢無不歡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上未嘗不稱善

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也

慧文湖承後漢書曰張馴字偉中與領秘書宇摛拜侍中

問事輒對東觀漢記曰李育字元春為益部耆儒少無一宿備問者乃遣朝見侍中皆年過楊厚黃瓊也

宿儒顧問進楊厚耆儒

張馴有智

不操絲管世說曰裴令為侍中問設樂會召荀勗等共論時樂勗以為大司馬輔政絃歌不興令作新聲之遂送樂器皇室寧

不開獻替宋明帝說曰虞炎字仲熙為侍中東觀漢記曰鄧后臨朝珠等非禮炎上疏諫后不能用炎乃稱疾不出則陷君於不義遂上還印綬后不聽炎遂不起

顧和奏舊晉中興書曰顧和為侍中奏舊事十有二條多所刊改

不好嘵譁晉中興書曰顧和為侍中與尚書令卞壼不協壼每奏事和輒駁之壼不好嘵譁和亦不與爭

憂國忘家又曰梁武帝時朱异為侍中異性好諂媚主意故武帝信之異已屯兵自衛每入殿輒帶劍上殿武帝知之不以為疑

有古人風操考曰趙王倫作亂明帝詣行在所帝流涕謂曰二宮幽逼又聞梁王肜有古人風操

設防閑又曰唐人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不欲人論事令諫官伺察之城居諫職不能有所發明但引經義而已德宗為設防閑且晉令諫官有缺輒以他官補之城遂終身為諫官

請用才行人又曰唐人選舉非才行無以考其行義非才無以定其才行故曰才行不可用也

諫用公私又曰唐人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不欲人論事城居諫職不能有所發明但引經義而已德宗為設防閑且晉令諫官有缺輒以他官補之城遂終身為諫官

得大臣體唐又新曰裴度為相憲宗方事征討度每入奏事帝輒從容與語或達夜分度亦竭誠開納帝嘗曰卿真大臣體

南郊參乘又曰劉陵字孟高為侍中東觀漢記曰陵字元春為益部耆儒少無一宿備問者乃遣朝見侍中皆年過楊厚黃瓊也

宿儒顧問進楊厚耆儒

張馴有智

不操絲管世說曰裴令為侍中問設樂會召荀勗等共論時樂勗以為大司馬輔政絃歌不興令作新聲之遂送樂器皇室寧

不開獻替宋明帝說曰虞炎字仲熙為侍中東觀漢記曰鄧后臨朝珠等非禮炎上疏諫后不能用炎乃稱疾不出則陷君於不義遂上還印綬后不聽炎遂不起

顧和奏舊晉中興書曰顧和為侍中奏舊事十有二條多所刊改

不好嘵譁晉中興書曰顧和為侍中與尚書令卞壼不協壼每奏事和輒駁之壼不好嘵譁和亦不與爭

憂國忘家又曰梁武帝時朱异為侍中異性好諂媚主意故武帝信之異已屯兵自衛每入殿輒帶劍上殿武帝知之不以為疑

有古人風操考曰趙王倫作亂明帝詣行在所帝流涕謂曰二宮幽逼又聞梁王肜有古人風操

設防閑又曰唐人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不欲人論事令諫官伺察之城居諫職不能有所發明但引經義而已德宗為設防閑且晉令諫官有缺輒以他官補之城遂終身為諫官

請用才行人又曰唐人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不欲人論事城居諫職不能有所發明但引經義而已德宗為設防閑且晉令諫官有缺輒以他官補之城遂終身為諫官

諫用公私又曰唐人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不欲人論事城居諫職不能有所發明但引經義而已德宗為設防閑且晉令諫官有缺輒以他官補之城遂終身為諫官

得大臣體唐又新曰裴度為相憲宗方事征討度每入奏事帝輒從容與語或達夜分度亦竭誠開納帝嘗曰卿真大臣體

廼佐宇訓山焉侍中領中書監參謀朝政每上言政事甚得大臣之體　諫獵號曰古者益甚得大臣之體　諫獵號曰古者益甚得大臣之體　諫獵號曰古者益甚得大臣之體

勸不可以賞功　孔叢子孔鮒曰若判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參國之政止賢功也

焚棄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貢功

宿邪也帝曰假其名若判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參國之政止賢功也

謹身固位　孔叢子孔鮒曰若判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參國之政止賢功也

密見稱　孔叢子孔鮒曰若判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參國之政止賢功也

功加　又曰韓弘宣武節度憲宗用兵淮西拜弘侍中兩河元濟乎以功加侍中

衡華　五代史曰蜀人見鑾岌謂有異志鑾見岌謂曰陛下倚重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海必不棄元也於鑾岌之地此事非子所知也

侍中五

原詩西晉傅咸贈何劭王濟詩并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

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日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闇皇閽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鴻遊蘭渚二雛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瑞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纏綿情所希

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橋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尺素當言歸歸身蓬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詔梁沈約加沈文季侍中詔曰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圻罄力盡勤萬雄增固寵服攸加實爲朝典又王茂加侍中詔曰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濶親寀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

侍中

原箴後漢何廣侍中箴曰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普在周文創德西鄰昭聞上帝賴茲四至卒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又用有勳文公欽若越典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降及厲王不祗不恪聽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遜至親無曰我仁妄用嬖人籍閥飾顏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弘作阼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原碑晉裴希聲侍中稽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

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眞離背生狥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淹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數文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載崇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狥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鴈鶚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於晉載銘盛夏縣令佳城式鎮夷有漸至於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顯沛不能迴其操殫槩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初素履好是沖默亦解褐端委振風有德

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游經藝鴻淪繞流皇根中絕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宴居毀網更結管機疑務端朝帶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　梁

元帝侍中新渝侯基誌銘曰爰始降神誕茲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類義若連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旗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成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時謠來晚昔我往矣千駟連軫今茲旋施雙雁隨舟山迴素旆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　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徽潔靜精微岐疑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八入掌籍爲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揩模遷豫章內史法井鶩峰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徵爲太子左衛率遘疾薨於道頗類陶基民號燕北

取譬羊祜巷哭荊南副軍早垂隆眄惘其石火瞻斯翠蓋忽變丹旒方使桓侯石槨載銘盛夏縣令佳城式鎮韶漠　陳江總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與沛市之役四娠多難三江屢棲君敦淳化以勵澆風庶緜清流以蕩濁俗早遺紫雲萍濡碧海奮里閈之寵躍車馬之貴西賓氏之青山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君薨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亡分流夭壑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德秉之素旗何以贈終哀

以送之强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雲零

原梁任孝恭爲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波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石深入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　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踰齡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嶷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晃蓄營蒯廢遺令霸運肇基四海

明目樞璽規獻實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　又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既慙伯蒙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嘗尺可參必簡英俊　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儁之冑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扆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　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親侍上作則親服作璽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璫七貴之茂王梁二公之孫雖復仲尊孔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波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石深入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　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踰齡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嶷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晃蓄營蒯廢遺令霸運肇基四海

原啓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强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鍾鄴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可階

黃門侍郎一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常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閤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續漢書百官志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秩比六百石晉太康制　故有給事

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後改給事黃門侍郎爲侍中侍郎出入禁闥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續漢志曰黃門侍郎小心謹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與侍中同掌侍從儀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常留心文案惟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爲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初劉行本爲黃門侍郎位猶以張衡爲給事黃門侍郎文帝常怒侍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言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豈得輕而不顧乃置物於地而退上謝之而源所皆者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同居近侍一門兩宰相時人榮之彥博又爲中書侍郎高宗總章元年十月丙午東天竺烏萇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細之東臺侍郎之職末詳萬歲之王軫振翮南翼之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婆羅門僧那羅邇再娶妻寐依其本國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有鳥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都之際名醫莫知所出恐取笑夷狄遂止勿復採求詔曰我起晉陽爲鄉里所欽歸罪於胡人將神大戮又是唯陛下深察遵止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門下侍郎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天寶元年改爲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制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又減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署奏鈔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初學記曰案敘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閤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矣然則黃門郎給事於黃閤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劉向荀悅漢紀曰秦有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自魏及晉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與散騎常侍並清華代謂之黃散焉宋齊置四人齊職儀曰都代侍中呼爲門下給事黃門侍郎梁陳置四人至煬帝減二員直曰黃門侍郎隋氏初改爲小門下五代史志曰梁陳皆知政事唐朝因之

復置門下侍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　續文獻通考曰遼門下省有門下侍郎金元不置

黃門侍郎二

原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宮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白哲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議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　又曰楊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爲黃門侍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問名曰夕郎

宮漏廣曰青瑣門在南宮衛尉北其旁衛士執戟也　三輔決錄曰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　又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　又曰焦石志在克己輔主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晉蜀志曰費禕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禕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原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爲黃門侍郎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爲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元宇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常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說形之於色明德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鍾繇字子和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黃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門侍郎　晉書曰嵇紹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於紹紹拒而不答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華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嘗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皇皇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晉元帝時爲黃門侍郎　冊府元龜曰晉殷仲堪孝武時爲黃門郎寵任當隆帝常示仲堪詩乃白勿以已而笑不才　又曰都愔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望少不宜超莊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　又曰宋張緒爲黃門郎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　又曰南齊崔祖思爲給事黃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帝優詔報答　又曰袁昂爲黃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昂即以千里爲字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

宗推之命下皓恨匪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叉叉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教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冊府元龜曰後魏鹿念孝莊時爲給事黃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

又曰崔元伯爲黃門侍郎與張衮對總機要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又曰陸凱爲給事黃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孝見稱希言屢中孝文嘉之　又曰南齊庾杲之爲黃門郎武帝未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又曰裴矩仕隋爲黃門侍郎於時朝士類多贓貨唯矩清素自守時人稱之　又曰唐盧懷慎爲黃門監兼吏部侍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薛元超永徽中爲黃門侍郎元超性襟簡素不能指授掌世祖問華長短之內若指諸掌世謂華爲內史　任瑕別傳曰瑕字淑慎其

超從祖文詞兼好汲引寒畯常表薦任希古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　孔帖曰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　又曰張文瓘爲東臺侍郎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　冊府元龜曰鄭惟忠中宗朝爲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者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黃門侍郎三

原夕郎　夜拜（上詳侍郎爲帝從小儀表）　珪璋（黃門侍郎於顏色公卿時國家還）　侍（甲子上欲冠鉗夜作黃門侍郎）　著詩（舉臣有酒酣上詠詩受詔酒）　畫成圖　書壞本（王隱晉書曰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户書地便成圖帝以嘅爲黃門郎每納言論事輒手寫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於文案）　三世不徙（桓階別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幸見諸子階手曰長者手是日拜二子並拜

為黃門侍郎漢書曰王音為黃門侍郎二年遷為黃門僕射

上詳侍郎二

上音為楊雄待詔歲餘為給事黃門成哀平三世不徙

入拜青瑣

對揖丹墀

上詳侍郎二

下詳侍郎二

詳總載

拘拘可觀

軒軒得志

漢書曰馮參字叔平以明經少弟為侍郎傳子曰王駿為太僕御史大夫駿子譚為黃門郎新新然得志拘拘踧踖可觀也

自樂

張禹少子馬防小侯

漢書曰張禹為黃門郎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禹

實固節操

石沒

漢書曰馬防為黃門侍郎前拜黃門侍郎下詳侍郎二

石沒字景倫清儉愛敬人物為減

鑒識榮緒晉書曰石沒字景倫清儉愛敬人物為減

顏色顏額

精神端審

上詳識表注

隋書曰顏師古為黃門侍郎精神端審

每納忠言

上詳侍郎二

隋書曰顏師古為黃門侍郎不妄言笑每納忠言

覽圖籍

對管華近

華近詳侍郎二

隋書曰虞世南為黃門侍郎兼知選事

兼知選事

上詳侍郎二

隋書曰虞世南為黃門侍郎兼知選事

故駁正制敕

又曰隋煬帝令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駁正之

又曰唐李义改黃門侍郎為給事黃門侍郎故雅達政事及高祖即位復為黃門侍郎

又曰唐張廷珪為黃門侍郎監察御史時以監決刑錯輕認於朝堂杖之陷泰曰御史憲司清望日之官有所不可滅不可犯當殿小殺當流也

取近毛曾

諫辰蔣挺

明習典

又曰隋給事黃門侍郎知制誥有識學又曰唐李義山為黃門侍郎博通墳籍

黃門侍郎

黃門侍郎四

漢書曰黃門侍郎一人主省中諸官者

常操小蓋

漢書曰黃門侍郎一人主省中諸官者每從出入常操小蓋障風塵

主諸宦者

令一人主省中諸官者

博選

陰默字君陵為黃門侍郎舉動有法度蓋寬饒為黃門侍郎自執法奉職上所敬憚清儉也

大直護駕

大法駕公卿奉引大直護駕百官從後也

晉儒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為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

侍製書奏皆用姑族自和乃以屬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

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晉儒宿德與參政事

侍郎薛帝顯好文學悅與講論

第或又少府孔融好文學悅與講論

琬敏布識於時見問常

多合意上以為能也

曹毗作詩

曹毗五言詩在直多詠江統作儀

參預朝政

賜考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

參知機務

又曰唐薛稷守尚書通善屬文如良金美玉遷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

日用數爭事帝前

荀悅侍講

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遷黃門

疏敏合意

續漢書曰耿國為黃門郎

又曰唐薛稷守尚書通善屬文如良金美玉遷

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日用果行育德俗辭立誠孝則揚親忠於事主

堂乎觀暢君子之風誦誦其言蘊大臣之節故能盡讀萬卷文窮四始高步登朝平心待物日者醜孽未殄嘉謀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是用底寧實所賴師兵戢矣京兆晏如宜縟台階之政式拜掖垣之寵　又行張廷珪黃門侍郎制曰黃門東西禁掖出納王言精選賢良用存駁正正議大夫張廷珪文儒秀士寮誥忠貞汪洋有大雅之風明敏得至公之操言惟及雷襄歲常聞學制施當時莫比自歷遷臺省受理綱轄聲塵益茂問實攸稱俾登青闥之榮式踐丹墀之列

【原】墓誌梁元帝黃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曰禁墨攸陳有草有茵梁荊世積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隣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院瑞鳴書楊循身茲惟屈扶搖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原】誄宋謝莊黃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洲兮謝江畿瞻國門兮脅雲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悶庭歷承明兮去城闈旌徘徊而北係轡遥遥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法

淵鑑類函卷八十六

設官部二十六　給事中　六科給事中　通直散騎常侍　侍郎附　述居注　侍郎附　員外散騎常侍　給事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無員滿官去印凡侍中左右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德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有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門下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府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八員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鈔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之名位次侍中常侍之下或名職員蓋因秦之名用隋之職

成周應劭漢官曰給事中秦官也漢因之奉職儀云東漢省其員魏晉宋齊並置無常員 續文獻通考曰給事中與諸散騎同事侍從左右獻納諸曹奏案隋文帝門下省置給事二十人除中書門下朝直揚帝改名給事郎 增文獻通考曰宋淳化四年詔給事中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九年詔停給事中始以中書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所有省曹寺監條貫以門下中書言後省脩成所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封駁司隸銀臺元豐官制行給事中正五品四年改正七品司歸門下詔給事中許書黃不書草著為令元祐元年門下中書言後省脩成所行給事凡八十一人從七品二十六年始分為六科各設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兼脩起居注二員左右侍儀奉御同脩起居注一員令史一人譯使一人通事兼知印一人 明國初統設給事中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

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言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 五文莊曰我朝始分六科設員凡奏章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不糾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聽署以聞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得以盡其言也百官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不可言之事中為長官四員為額 紹興二年減一員宅除工部侍郎門下後省

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補闕之職乃有不書姓名之例

隋者先朝五十八員一時減省後來頓復舊額貞觀以來乃有增置今六十六員事實煩劇

自是盛代之事今六時二十一員不足以盡文墨增置四員猶恐不及

漢之半供事超遷之日不職者即令退食以俟闕員論思之事考選被舉之人推擇精審

常從容謀猷之辭實不可以數計欲求優游之士終歲不得一人故以補闕為美談

其間言事者又多外遷中歲有缺月滿即補至於今莫可復也

至進士年三十以上者考之所行未滿一歲不為已書而已不得

登極之初應詔上書者始以行人博士末流下廉訪使

給事中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疋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望之傅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又曰劉向字子政諫議大夫給事中

府元龜曰張禹為給事中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乞骸骨避鳳

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黃初初為博士給事中　東晉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中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　晉書曰陳邵字節良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廉潔行著邦族篤學好古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兗州記曰袁淮字孝尼

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又曰梁陸雲公為給事黃門郎雲公善奕棋常侍御坐武冠鎦火高祖笑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又曰後魏崔衡孝文時為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為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嫻時犯邊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　又曰游明根孝文初為給事中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遷尚書參定律令　又曰北齊唐邕天保初為給事中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謝之

禮是日文宣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

舊唐書曰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常臨軒謂侍臣曰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而四海又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以萬乘之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　孔帖曰宗室進好從當世賢士遊關人之急累擢給事中　又曰薛

元超遷給事中數上言陳當世得失帝嘉納　又曰徐彥伯進給事中武后採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　又曰李嶠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等獄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德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次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　又曰孟簡導漑田以勞仍爲給事中　又曰韓思復入爲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雖除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又曰陸堅以給事中兼學士帝待之甚厚圖形於中親製贊　唐書曰李藩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史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表增言於帝以爲宰相器　又曰呂元膺自給事中出爲同州刺史及入謝帝建問政事所對詳悉翌日謂宰臣曰元膺直氣讜言宜在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言陛下與言及此乃宗社無疆之福請復留給事左右　冊府元龜曰劉彤爲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宮天尚未曉彤上疏諫制曰朕夙夜之志唯在昧爽卿慎重之誡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　柳氏家學錄曰給事中駁正制敕定其是非

暗天頹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令狐通爲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上命宰臣謝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其制方行　又曰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爲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

宰相曰承恩久在黃扉故優其祿俸聲令廉問近闕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留爲侍事　宋會要曰治平三年知封駁事韓維言呂誨等降黜敕命不出門下封駁司直送本家乞追還以正官法　事略曰元祐中黃庶爲給事中議論引大體　言行錄曰陳戩字仲休高宗朝爲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重之　編年備要曰德壽宮提舉陳源兼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謂內侍不當干軍政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吾學編曰卓敬瑞安人洪武進士爲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又曰韓永西安人建文時爲戶科給事中永豐鯁美顏音吐宏朗每陳慨論兵事帝喜之請難後不屈死　通紀直解曰永樂時都給事中陳誥彈劾不避權貴常奏事聲洪大聽者竦然帝每見呼爲大聲秀才

名臣記曰張寧海鹽人景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內閣陳王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文介幾中傷得罪寧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數裁石曹請乞事帝以是知寧　又曰寧爲給事中憲宗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行義皇太后生辰設齋醮

垣七八載誇誇敢言正德中於劉瑾而死　戴銑傳曰銑弘治中官南科給事中以劾劉瑾廷杖落職　李鳴鶴傳曰鳴鶴正德中官兵科左給事中以剛直罷歸　劉繪傳曰繪嘉靖進士選戶科給事中值夏言用事抗疏詆斥帝頗是之會六月朔晝晦帝大恐問天官主何占繪引漢書對請去言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言後言再相嗾南省論罷之　陸粲傳曰粲嘉靖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時張璁桂萼繼相粲抗疏劾其奸帝感動爲罷二相無何用霍韜言召還仁相粲謫都勻驛丞

給事中三

原名儒茂親事或詳給事二

履素立德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以建為給事中

履素　立德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以建為給事中

王隱晉書曰任愷字伯遠立德遷

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小事則署而已大事則奏而後行下蓋向張二公為給事中詳酌可否然後行下

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小事則署而已大事則奏而後行下蓋向張二公為給事中詳酌可否然後行下

南齊豐擬制曰有司殿內之臣職在於平泰述職

南齊豐擬制曰有司殿內之臣職在於平泰述職

論改官事令駁其違者而正之覆其善者而行之王於

論改官事令駁其違者而正之覆其善者而行之王於

申冤滯察苛捷莫不總焉

申冤滯察苛捷莫不總焉

郎風宰相器　唐書史臣曰李藩有公輔之風詳給事二

郎風宰相器　唐書史臣曰李藩有公輔之風詳給事二

言陳當世　封還詔書　唐書曰裴垍為給事中拜左補闕

言陳當世　封還詔書　唐書曰裴垍為給事中拜左補闕

論進古誼　上詳給事二

論進古誼　上詳給事二

駁正刑獄　本傳曰鄭絪為給事中左藏吏盜庫錢支

駁正刑獄　本傳曰鄭絪為給事中左藏吏盜庫錢支

帝曰朕已赦其長官以逗留為憚勿以逗留論

帝曰朕已赦其長官以逗留為憚勿以逗留論

強梗盡言　憲慨論正　本傳曰柳公綽為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

強梗盡言　憲慨論正　本傳曰柳公綽為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

當者得與侍奉讀詔令而退已之不

當者得與侍奉讀詔令而退已之不

掌者得封駁之義退而

掌者得封駁之義退而

穆質性強梗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及崔昜簡報從父

穆質性強梗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及崔昜簡報從父

論駁之司　柬曲阜除孔戩父喪起復為給事中門下

論駁之司　柬曲阜除孔戩父喪起復為給事中門下

論正駁久不下殘滯簡

論正駁久不下殘滯簡

閱讀之任　唐書曰張元素還給事中門下有事殿中之官實

閱讀之任　唐書曰張元素還給事中門下有事殿中之官實

曰朕付審駁於門下除毛友制曰惟東臺出納惟允數以忠進

曰朕付審駁於門下除毛友制曰惟東臺出納惟允數以忠進

萬世論駁讀之司乃

萬世論駁讀之司乃

乞正官法　望全朝典　上詳給事二

乞正官法　望全朝典　上詳給事二

考曰元

考曰元

補元年劉肇言除安撫知樞密院因給事而大封駁

補元年劉肇言除安撫知樞密院因給事而大封駁

謙特旨直下吏部施行伏望追還詔命全朝廷典故

謙特旨直下吏部施行伏望追還詔命全朝廷典故

朕明經　范曄後漢書曰鄭宏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朕明經　范曄後漢書曰鄭宏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中與嘉堂升平泰殿爭論於明帝前言不及箱笥事

中與嘉堂升平泰殿爭論於明帝前言不及箱笥事

用親為部　效車　傳元子曰馬鈞字德衡為給事

用親為部　效車　傳元子曰馬鈞字德衡為給事

曰無此記虞耳鈞曰虞爭論於明帝前言不及箱笥事

曰無此記虞耳鈞曰虞爭論於明帝前言不及箱笥事

朗親愛　魏志曰崔琰為給事中與曹公同車二子

朗親愛　魏志曰崔琰為給事中與曹公同車二子

不能有所諫止帝即位以琰為郎中令是親愛之

不能有所諫止帝即位以琰為郎中令是親愛之

不如試之效矣　秦

不如試之效矣　秦

林曰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事中

林曰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事中

蘇林文學　魏略曰蘇林為給事中與博士

蘇林文學　魏略曰蘇林為給事中與博士

疑中為五官中郎將文帝

疑中為五官中郎將文帝

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

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

為給事中所精蘇林者是也

為給事中所精蘇林者是也

用　晉書曰張元素還給事中太宗詔發本俸

用　晉書曰張元素還給事中太宗詔發本俸

作典論所撰述重欲用其

作典論所撰述重欲用其

為部秦繁等不欲細夫稱敘行眾

為部秦繁等不欲細夫稱敘行眾

有言而治　魏志曰陳矯為給事中東平王與考子傳曰陳矯子紀

有言而治　魏志曰陳矯為給事中東平王與考子傳曰陳矯子紀

部秦繁等不敢言

部秦繁等不敢言

小門下　通典曰晉世呼侍中為小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

小門下　通典曰晉世呼侍中為小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

數以忠進　唐書曰張元素還給事中太宗詔發本俸

數以忠進　唐書曰張元素還給事中太宗詔發本俸

隸考曰唐孔頴達太宗新即位數以忠進

隸考曰唐孔頴達太宗新即位數以忠進

洛陽宮元素上書切諫遂罷役魏徵聞之數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洛陽宮元素上書切諫遂罷役魏徵聞之數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渚如舊晏公類要曰唐制給事中凡制敕有所除授如舊則署之宋制遇有闕官則具名以聞謂之通擬

有任事稱職

唐書曰許孟容字寬為給事中與同列論駁時稱其直

用士直曹

考異曰林寶元和姓纂云許孟容為給事中有任事稱職

風采想見

唐書曰許孟容為給事中以直言忤旨貶

執敕不下

唐書曰許孟容為給事中與同列論駁時稱其直

用士直曹

考異曰林寶元和姓纂云許孟容為給事中有任事稱職

風采想見

唐書曰許孟容為給事中以直言忤旨貶

執敕不下

唐書曰許孟容為給事中與同列論駁時稱其直

封駁皆國體事

何郯還敕

宋之問和姚給事

寄宋之問和姚給事

崔植棄職

唐書曰崔植為給事中封還詔書出為華州刺史

何郯還敕

宋之問和姚給事

寄宋之問和姚給事

崔植棄職

唐書曰崔植為給事中封還詔書出為華州刺史

何郯還敕

宋之問和姚給事

寄宋之問和姚給事

崔植棄職

唐書曰崔植為給事中封還詔書出為華州刺史

封駁皆國體事

天衣行女香窓前鐘報知長樂户外星懸是建章銀浦初飛披南館羽林宿衛周廬滿司隸陳兵入禁齊相君留對歸家晚珠箔高褰動閣鈴金鑰乍懸傳漏板虎觀氤氳雲半遮龍池鳴水全斜滄滄碧天遥度夜盈盈宫樹暗藏鴉露滴天街應暉柳風迴上苑想飛花丞郎清切連華屋夜深尚剪芙窓燭起草誰爲諫徽章抽臺並和陽春曲天長地久頌堯年萬國歡騰侍御筵共道韶音博士奏遥聞珍膳太官傳慙愧小臣空食禄明朝宴會賜金錢

唐蘇頲行于經野給事中制曰門下尚書兵部郎中上柱國于經野雅量端實閒機密静有恒其操無擇斯言理必中於繩墨才見推於札翰中臺奏草已承更直之榮左曹顧問宜接雙遊之美　又行李懷讓給事中制曰直方自守貞獨不羣理可析於毫芒文可成於藻繪雖手揮繁綜而心寄閑遠絲綸所屬常推起草之能駁正是司更接遊蘭之寵　遽迷行藉廷誨制曰師臣舊業官序良才文儒實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駁正爲務畴咨所難宜遷左禁之榮式光中朝之望

賈至行業遵慶給事中制曰清正介直公才雅望智能利物行可檢人今東省務殷宰臣任重是資髦士以佐人者亦辨而用之殘等歷踐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藹其休聲宜加公獎擢在近侍左右禁闥可以同升必能詳奏臺議發揚綸誥臨事有立屬詞可觀名隨所長分命以職祇奉乃事無替厥猷　又行賈易直給事中制曰累踐臺郎擢司邦憲覽猛舉錯甚得其中官不易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選俾升瑣闥以簡顧問凡制令奏議官獄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駁正所任不細宜敬乃官　崔嘏行崔琳給事中等制曰瑣闥冠三省之高奉常列九寺之右凡所選擢必俟才賢惟爾琳以寶筵雅度早踐臺僚以正殿雄詞超升省署而皆本

以明敏發爲文學玉在涅而不緇金投火而彌動春言
久次是用躋昇我有綸綍期汝論駁我有金石資爾諸
和無忝官常自貽公議

【增】【箴】明宣宗六科箴曰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
密爾廷陛爰準六典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
令之出於汝度之考其得失稟其
從之出於汝紀之章奏之入於汝度之考其得失稟其
從違革欺蔽以贊子治徵發以時敝以贊子治徵發以
忽以惑以密達夫大體由乎至公惟汝之賢光奮於庸
怙威以騁不率正道汝之不賢辜亦自造自昔通臣左
右承弼正人是資邪佞必去斥其篤念哉毋苟充位徃端

乃志以懋乃事

【原】誄宋顏延之給事中陽瓚誄曰瓚少稟志節資性忠
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司兗惟立乎將
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
鬻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
死殉節者哉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如彼竹柏負雪懷霜
如彼騑駟配服驟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
洛蒿萊朔馬東驅胡風南埃帝圖斯艱簡賢授才實命
陽子佐師危塗邊矣獯虜橫羣霜鏑高
螢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搢紳成林投鞍爲圍師老變形
地孤援閫卒無救麥馬之芻秣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

【啓】王臞軒上鄭給事啓曰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
詞廣廈細旃負范相溫純之氣結知密勿踈步登庸乃
力遜於軒墀眞大耐於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
展魁然眞宰輔之才洪平齋賀許給事啓曰疇績辰
猷賡榮夕拜簉豹尾方看翠駕之常從突兀龍頭又
喜黃扉之身到言無不售道匪虛行進居嘗轄之司坐
振紀綱之治若李藩之批還制敕與魏相之白去副封
能大其官未幾而相此事寂寞之久矣我公慷慨以當

之聊屈畫黃重門下駁違之寄便應進紫厲中書造命
之權 又賀侍講劉給事啓曰妙簡彤宸峻躋青瑣李
藩有宰相器獨推論駁之公留侯爲帝者師更慶緝熙
之益某官負海宇之碩望立朝廷之要津諫則必行剛
亦不吐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虎之風
進殫禁路之論思坐管選曹之綜覈方寮華於飛翠已
借重於畫黃經濟之才有所試矣塗歸之任何以假爲
搖玉佩之珩璜入批敕尾被袞衣之黼藻趣立班頭

【職】杜氏通典曰散騎省總載

散騎省總載

【職】杜氏通典曰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

騎並乘輿（晉書曰騎步滿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漢因之並加官（詳在侍中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黃初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與侍中同）孟達補之久次者爲祭酒散騎常侍掌規諫不與事貂瑞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太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與侍中同）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爲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爲東省官其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顯慶二年選二員隸中書遂分爲左右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爲顯職與侍中通直散騎常侍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舉滅比侍中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

（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世散騎侍中並參機幄員外常侍傳詔命出入禁闥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書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官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與侍中同）北齊常侍三清（是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領散騎常侍是第二清今按武勇將軍其職至濁）北齊常侍（隸門下而別爲一省通直散騎常侍雖隸門下而別爲一省通直散騎常侍掌表詔焉華宇執駁加散騎常侍與中書著作及理雪冤滯宣傳天子敷奏其職至清顯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書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官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與侍中同）唐貞觀二年制

騎又置中常侍（職掌如侍中）（出入禁中常侍左右）漢因之兼用士人無常員多以爲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兼加之原其所）置二職皆舊儒碩德以備顧問與侍中同元帝時劉向（累遷散騎常侍與蕭望）（遷宗正給事中數上封）事又引通貴子弟爲輔在綺襦紈）（袴之則左貂右貂）東漢省散騎之職（中侍服之）尾爲飾謂之貂璫常侍則（中皆銀璫附蟬爲文貂）而中侍改用宦者無常員殤帝改施金璫齊職儀云魏文帝復置散騎之職以中常侍合爲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騎常侍置四人典章表詔命手筆之事晉置四人隸門下（又領員外散騎常侍四人自魏末又有員外）散騎侍郎無員又有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凡六散騎（晉初此官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自宋以來其任閒人益輕別置集書省領之齊氏因之（吉府古今圖書集成職官典散騎）（常侍部）五代史百官志曰梁陳集書省置散騎常侍四人（後魏六人北齊散騎）（常侍四人隋文廢集書省徙諸散騎）（同吾）入門下省唐初並廢六散騎以爲散官貞觀初惟置散騎常侍二人隸門下顯慶中又置二人隸中書並金蟬左右珥貂（朝二年改爲左右侍極（在中書曰右侍極在門下曰左侍極）咸亨初復舊考曰宋散騎常侍不常置與諫議超居同職掌相類而班籍通謂之兩省官中書省（散騎常侍門下省右）（散騎常侍門下省左）中書省有事於門下省則右散騎常侍入於門下省左散騎常侍入於中書省（中書省有事於門下省則右）（散騎常侍入於門下省左）散騎常侍入於中書省（九章昭明文選四十）（年間散騎常侍至）

今未常除人蓋兩官爲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辭之者咸曰元豐末黃安中常侍會寇皮不罷崇寧中朱勔子紳中丞常請除二官（魔不行按仲宗之初行官制也常侍輔臣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以爲然不欲取負天下重名如溫公者居之也）遼南面門下省有散騎常侍一（應劭漢書曰秦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官並）（無員散騎騎馬夾乘輿車獻可替否　華嶠集曰散騎常侍之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爲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吉府古今圖書集成職官典散騎）（常侍部）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爲十二郡中正舉也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七賢傳曰高貴鄉公以阮籍爲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徐宣爲散騎常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又曰後漢張允初仕晉爲左散騎常侍天福初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宣付史館　（原）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

爲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爲散騎常侍　晉書曰周處除楚內史又徵爲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郡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增　冊府元龜曰王述海西公太和中遷散騎常侍受職不爲虛襄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又曰溫嶠爲散騎常侍初爲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　又曰荀崧向彌爲散騎常侍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　又曰梁呂僧珍爲散騎常侍恩遇隆密性恭慎每侍坐屏氣鞠躬畢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　又曰陳袁憲爲散騎常侍以久居清顯累求解任宣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　又曰司馬申爲散騎常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揮斷決無有

滯留　又曰後魏李孝伯爲散騎常侍方慎忠厚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　又曰郭祚爲散騎常侍　晉書曰周處昭儀百官夕飲清徹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歎我崔光溫良博物謂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又曰于忠爲散騎常侍領左衛常因侍宴宣武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常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劒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　後魏書曰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既謂郭祚曰朕誤授矣祚對曰聖詔豈容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吏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決遂不移官　典略曰賀琛爲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冊府元龜曰唐劉茲貞元二年爲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事守本官

散騎常侍二

參乘　挾帝中出遊侍對挾帝中居左常侍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珰侍中始置四人出入

插貂璫　賜牀帳　增略曰御駕晨發侍臣騶從居右

侍從與上談論不典朝
尚書馬習忠侯在公歷時
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病未改是其以侯爲散騎
侍賜錢二十萬林帳一具
常
掌規諫贊詔命
漢志曰近
侍左
右
夾乘輿侍廊廡
聚
車給追鋒門施行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
齊王攸出則侍中散騎常侍時高貴鄉公好打
右
馬
馬受士望與秦秀等並見親待數侍宴公性急秀等
居內職急有詔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
五人又曰丁潭爲散騎常侍特加帝即位屢表乞散
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
庾闡文章 孟達容觀 鄭思元參
類聚
帝嘉達之姿才容觀宇
乘司馬駿侍講
駿八詣上
丁侍左
散騎常侍
吳志曰王蕃字永元琅邪臨沂人也
王蕃
晉書曰傳元爲散騎常侍與皇甫陶共掌諫職及受
朝夕規獻
師友朝夕遷散騎常侍
新詩
即位與賈謐親幸
謐之
俱掌
王永元時論稱之
直諫
晉中興書曰興常
王隱晉書曰傳元爲散騎常侍
對
之省
復置四人凡以省文者表奏意異者爲散騎常侍二人
比於侍中貂璫插右
貂璫之輝
王隱晉書曰鎮之拜散騎常侍
侍中
貂璫王永元時論稱之
謝萬宜居獻替
詳題
王恂宜進拾
晉起居注曰太康元年詔曰給事黃門侍郎王恂寫
遺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散騎用有故宜拾遺左右
遺
其以尚書郎
散騎常侍
謙周博物洽聞
晉紀曰周博聞洽識都尉謙
士之際勸獎忠益之以爲散騎常侍
程咸博學洽通
王隱晉書曰程咸博學洽通文義精玄著論
程咸

難可匡救陸下踰臨實歷光闕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橈械燕臺築玉儻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舍之舉

墓志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志銘曰幾原博聞哉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蓋猶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盱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憗卜期不遠

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物物其儀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於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實勝寡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位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榮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胄堂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發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嘏和誕育奇儁淑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侯乃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衡飈揮華閒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貿存若燭龍銜曜

孫之道也　華嶠譜敘曰華歆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

散騎侍郎二

掌問應對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帝初置散騎常侍省宮內騎郎皆選良家子有才貌者爲之以貂璫插右侍中冠前有金蟬左貂金蟬之飾自此始也後漢百官志曰散騎常侍武官也比侍中之才以爲賓客之臣故選擇之位次侍中晉舊文武散騎常侍郎官也張賀七歲拜散騎　虞書曰張賀年

帝室茂親東晉集曰員外侍郎

皆帝室戚親貴慕子弟　鍾毓十四為散騎侍郎總捷淡實有父風　皆貴子弟　又司馬孟康字公休以郭后外屬升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侍郎多貴子弟或以高才美儒方升其選而康以外屬雜其間故皆輕之不復呼其姓氏而謂之阿元康既有才敏又好學在冗官博涉書傳遂有文義雅而切要衆人更嘉之　詔集羣書　魏書曰孔才為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撰正音訓　晉書曰徐邈字仙民少與鄉人臧壽安謝名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與焉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讀不口傳章句然後為員外常侍通殷勤之意　知名美稱　晉中興書曰王悅弱冠以才學為散騎侍郎與東宮以父兄頤除員外散騎侍郎　清和著稱　有高名海內謝玄為侍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　荀顗擢拜　傅咸字長虞為散騎侍郎總捷淡實有父風　謝顗侍　表曰知名之士選配東州儒素太傅謝安子也　又曰荀顗字景倩以父數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遂散騎常侍　謝顗侍　表

騎常侍納言蘇威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安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上八事以諫威大銜之　又曰後周辛慶之爲通直散騎常侍任遇雖隆而率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侈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黃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或謂瑾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甥舅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員外散騎常侍一人　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容樂用人卑雜又朱异爲員外常侍侍中中領軍中書令人四職並驅

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又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始　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晉代名家身有國制者起家多爲員外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二人

原公族閒任晉諸公贊曰扶風王駿晉王攸皆爲貴位也　曹嘉之宜補員外常侍宜給本官秩以終餘年

登之常伯　詳散騎常侍篇

嘉之宜補　孫朝宜給　天錫歸國

晉起居注曰咸寧八年司徒李憙表員外常侍孫朝吉老王事著績宜給本官秩以終餘年　晉張天錫字純嘏立人爲前涼主天錫降後晉遷淮南太守封西平公詔以一貴一賤不可以訓百姓乃改封天錫爲歸義侯特朝會位在諸侯王下員外常侍上　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

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掌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

原杜氏通典曰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爲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矣其言行與其動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爲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敍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　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

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爲左右史麟德
左史令人爲右史　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爲左右史神龍
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右舍人　有命則臨陛
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薨免悉
載之史官得之以　張大素李友等先爲起居郎者　撰述爲令狐德棻岑才益韋述
開元中歐陽修以起居注分月進對慶曆中歐陽修等
史不建本十二宗從之　今皇上仁宗之訓　二立非
其地　國朝記注之臣立於庭後歐陽修等當人主言動
而書乃立於前修謂當人主之東南陽之東南陽古制前後殿皆侍立
歐陽修之制　復三前殿不立前朝不立前殿又左右同分
日而立無言動之異欲乞　四奏不直前閤門以不
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　臣嘗奏事
却之事預聞矣又以無班爲詞是
可奏之時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
不必預綠及有無班

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户口增減州縣廢置皆
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
詔不分七年詔瑗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
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
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親史
明明錄以起居注分月進對慶曆中歐陽修等
史不建本十二宗從之　今皇上仁宗之訓　二立非
其地　國朝記注之臣立於庭後歐陽修等當人主言動
而書乃立於前修謂當人主之東南陽之東南陽古制前後殿皆侍立
歐陽修之制　復三前殿不立前朝不立前殿又左右同分
日而立無言動之異欲乞　四奏不直前閤門以不
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　臣嘗奏事
却之事預聞矣又以無班爲詞是
可奏之時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
不必預綠及有無班

爲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舊制淳熙間羅春伯
點自户部員外郎除左史遷曾祖諱以某人權侍立官蓋
立脩注官其後兩史或缺則降旨以某人爲朝散郎
自此始元豐寄祿起居舍人爲朝散郎　續文獻通考
曰遼南面門下省屬有起居舍人院其官曰起居舍人
曰知起居注曰起居郎　金特設記注院脩起居注掌
記言動　元世祖至元五年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
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因以翰林待制兼起
居注　明初設起居注尋設太史監後俱裁革悉屬翰
林院

起居注二

冊府元龜曰唐貞觀中每日朝退太宗與羣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故貞觀注記稱爲畢備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常曰朕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願陛下愼之楮遂良傳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誡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唐書曰那文偉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那文偉事我兒能滅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孔帖曰張說既領集賢院爲宰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泰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　唐書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屢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每入閤左右史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又曰魏謇轉起居舍人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　又曰魏謇爲起居舍人帝索起居注蔡京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取觀向者取觀史事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屏普惡云實不可以爲史乃止　會要曰馮定請左右史隨宰相入延英殿記事宰相不樂　舊話錄曰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楊嗣復以除起居舍人未申謝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申謝奏取進止帝領之李珏招而引之絢即置笏札於玉階擱笏之右疾趨而罢詞舞拜焉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鳳爲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鳳奏今後凡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鈔錄

尺終開送史館　東都事略曰梁周翰太祖召兼史館脩撰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固言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脩爲時政記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梁周翰始也　仁宗實錄曰初脩起居注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　東都事略曰歐陽脩仁宗朝召知諫院未幾脩起居注每勸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會要曰至和中知

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咨訪之際動關國政體乞令修注官侍閤中　言行錄曰朝廷欲用蘇軾為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宰相蔡持正曰公回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不許　又曰軾為右史奏曰竊見韓維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惡殺生因論陸下在宮中不忍蹙履蟻其言可以推明聖德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望陸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又曰王巖叟元祐中為起居舍人入侍通

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備職史官敢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　周文忠行狀曰公以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有近作可多進來屬初御經筵公奏祖宗罷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正欲人主從容訪問以裨聖德　中興會要曰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先是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常乞候講讀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

不許奏事乞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　續文獻通考曰元英宗至治二年御史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以付史館從之　明名臣記曰宋濂改起居注侍太祖論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起居注三

原 記事記言　謹月謹日　晉起居注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國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行錄曰春秋之前則以月繫日之詳而日之略而已

增 置劉玉陛　操筆赤墀上詳起居二疏林鄭韋曰記注掌記人君言行赤墀殿陛之間也

對仗承旨　珥彤管　記事　唐元稹禮部尚書制曰某官志曰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後不得預聞姚璹請模時政記文選書

紫宸咨訪　赤墀記注　周堪傳曰文宗時堪兼起居舍人帝

入記言論　侍伺朕居　白集退言

分直崇政　立侍邇英　上詳起居二長編曰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劄子皆生唯當講讀者以外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注官不可生侍密邇德音立侍

章疏松篇　製春臺　晉起居注曰士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起居注也簡牘之所注　賦偃松篇　唐蔡孚賦東都龍興觀偃松篇并序　丁酉起居四

為郎七年　脩注十載　名高三俊　職聯兩省　宋陳后山寄張文潛舍人詩曰名高三俊上官左右置史載筆蜘蛛職聯初發制左右起居舍人呂陶常乞候講讀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言行錄曰陳堯佐居官不妄言行錄曰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起居郎七年不遷下詳起居注

退匿楹間　對立殿下　上詳起居二下詳通考　密邇德音　陪侍經幄　上詳之侍通考二　黃屋深知　赤墀親擢　出綍中宸　記言右陛　濡翰螭頭　肅珥彤管之筆　編汗青香案　紬金匱之圖書　大君有命眷來載筆之臣　左史記言爰約繫年之法　宣精柱下仰隣北極之尊　濡翰螭頭肅對紫宸之仗　當用第一流日侍供赤墀之立　綴班小兩省地清嚴青瑣之移

起居注四

原　勿籍　左傳曰晉侯使韋戴叔弢告之曰非嘉也勿籍　筆　伯寀而私賜之傳

增　錄動作　唐六典曰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制敕凡記事之官皆錄其事以時送於門下中書以修國史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以事繫日以日繫　典禮文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以事繫日以日繫　考制度　唐書其職曰甲乙以紀曆數以勸善誡惡以示後代　惡　事終日授之於國史焉

第一流　會左傳曰晉侯使韋戴叔弢告之曰非嘉也勿籍　首　初星翻動也　正直第二蟾　謂傳謂蟾頭有水　是謂傳謂蟾頭有水官祝融　唐人言左史當用第一流　第二首　曰又曰唐人言左史當用第一流

封禪　職執曰唐貞觀南事泰山禪之事　職在司言　實錄曰唐元宗開集春秋營造式始立東南偏其立殿角隨之對柱　文史博涉　又曰良文史博涉工書楷大宗召令侍書奏臣職在司言　諫罷　諫為要地　號為要地　納封事　居郎上疏元宗請納封事　文章俊　文章俊傑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常曰天下之士不出五色雲人瑞有餘仁表傳曰仁表初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兼起居舍人　拔　拔萃科高鍇為起居郎文章俊傑自謂門第人不為不達矣　選　選為要地　兼諫院職　兼諫院職會要曰開元二年同修起居注則缀兩省　綴兩省班　綴兩省班長編曰開元二年同修起居注則缀兩省　一時清選　一時清選參官同朝拜立班知而不與

起居注五

詩　唐杜工部贈起居田舍人詩曰獻納司存兩露邊　地分清切任才賢　舍人退食收封事　宮女開函近御筵　曉漏追趨青瑣閣　晴窗點檢白雲篇　楊雄更有河東賦　惟待吹噓送上天　韓翃訪王起居不遇留贈詩曰雙龍闕下拜恩初　天子令君注起居　載筆已齋周內史　論詩更似謝中書　行聞漏滴隨金仗　入對爐煙侍玉除　姚合寄裴起居詩曰千官曉立爐煙裏　立近丹墀是起居　彩筆專書皇帝語　書成幾卷太平書　又寄丘起居詩更似謝中書行聞漏滴隨金仗入對爐煙侍玉除　又寄劉起

居詩曰九衢寒露斂雙闕曙光分彩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瑚聲清漏間天語侍臣閒莫笑馮唐老還來論聖君　許渾寄李定言右史詩曰纔歸龍尾谷雞舌更立螭頭筆兔毫閒閨欲開金漏盡晏旒初坐御香高　鄭谷寄左省張起居詩曰舍香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元微之誇白樂天詩曰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

增制唐蘇頲行賀知章起居郎制曰業優詞學時重才行稟精微之高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宜回職於版圖佇擅聲於鉛筆　孫逖行楊齊宣起居注制曰規行介立守道安貞雅致表於文辭清標傳於緒業頃參諫職考績已深自閒謝病歲年滋久雖宰臣立節每避舉親而公器須才終難滯用宜發命於中旨俾分官於左言　賈至行裴綜起居郎制曰左史記事君舉必書先王之制也晉則董狐書法不隱楚則倚相能讀典墳善惡成敗實由其言慎擇端士求難其人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某官心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左史啓曰烏府疇庸螭坳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某官心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九重言動之間若琴有牙如車斯轅雖堯舜在上無明主等並言芳蘭芷行溫圭璧或譽滿銅樓或名高石室記言之重選衆尤難宜收博雜之才俾居良史之任

之業　楊誠齋賀聶左史啓曰南衙渙號東史升賢雖君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直諸左益知位置之親某官螭頭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龍尾道中遂進讀書之倚相柱下之光可繼畎中之姓有人　陳賀窓賀徐左史啓曰烏府疇庸螭坳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殿中東極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某官心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冕旒頃由別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九重言動之間若琴有牙如車斯轅雖堯舜在上無明主等並言芳蘭芷行溫圭璧或譽滿銅樓或名高石室記言之重選衆尤難宜收博雜之才俾居良史之任

繪畫升平要令焕煌垂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槐之業　洪平齋賀林殿院除左史啓曰臺端疇績左城蹄榮紅雲之近玉皇獨賞螭頭之望黃道之開閶倘豹尾之班某官峻蹄記注妙絕版曹扈甘泉之蹕則入內以告猷對紫宸之仗則直前而奏事一星之曰杜史姑紬石室之藏六符之驗泰階即上沙堤之路　危哉齋賀魏右史啓曰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流實聯法從某官龍池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香快吐滂時之略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

補闕拾遺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皆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誇誦

增唐六典曰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增唐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才可則登不拘階級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史記及點曰臣愚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待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拾

文獻通考曰宋端拱初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寄祿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為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

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簒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掌諫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著在監察御史上光宗立復省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左諫院有左補闕左拾遺二員中書省右諫院有右補闕右拾遺二員金諫院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置左右補闕明屬臺省不設

補闕一

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置武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官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孔帖曰張九齡遷左補闕有才鑒改司勳員外郎　又曰樊澤擢左補闕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為將相器常召對延英德宗歎其論兵與我意合　冊府元龜曰歸登為右補闕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驟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唐書曰貞元中韋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盧景亮傳曰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翠然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　唐書曰王源中遷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源中上疏略曰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肇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又曰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令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悔而退　通典曰鄭餘慶之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唐本傳曰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　孔帖曰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眞擅乘驛馬元裕訊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聞

又曰韋處厚擢左補闕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唐書曰文宗以魏謩為補闕常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韋溫為左補闕忠鯁敢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

履行有素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由是知名　天中記曰王直方開成中為右補闕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始宣徵教坊悉令停減人數閭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瞽乞之說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　又曰韋溫為右補闕羣臣請上尊號溫上疏諫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令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徵稱之時帝深嘉之　舊紀曰大中十一年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荅云閱示來章深納誠意　會要曰宋淳化中右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言行錄曰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蹇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

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　又曰王嚴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嚴叟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嚴叟復上疏曰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又曰陳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

長編曰豐稷為左司諫揚王顓荊王顓令成都承受官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君錫曰諫官論事中趙君錫曰諫官

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會要曰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敘遷美職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外郎謂以稱職或謬妄不職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

補闕二

伏閤當官　上詳補闕一　本傳崔沔為左補闕上疏如此帝嘉其切直　性舒遲進止

德輿為助　歸登寄名　唐書李正辭為左補闕與同官元結陽城為助諫官上疏論之疏出正辭手而署結與城名正辭坐貶道州刺史

實難其人　不負所職　元稹為左拾遺上疏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讀經史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　賞

一隱逸　罷二外臺　會要宋咸平中給事中趙士禎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言行錄曰舊進拜左司諫真宗曰實一邪士多不稱職堪二人乃罷二外臺

獻疏切直　挺議鯁固　上詳補闕二

補闕三

嘉其切直　恐壞綱紀　薛廷老傳幸蜀時補闕許元襲李漢入閤論奏比來除拜不經宰司進擬恐壞綱紀帝嘉語曰更論向事元襲

詩　唐杜甫贈陳二補闕詩曰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阜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韓退之送李補闕詩曰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盛替欲誰論馳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錢起送邊補闕省覲詩曰東去有餘意春風生陽衣鳳凰街詔下才子采蘭歸　又詔許昌崔明府拜補闕詩曰儒者久營道詔書方問賢至精一樹世高卑誰同年何甫冉訓李補闕詩曰夕宿靈臺伴烟月晨趨建禮逐衣冠實偶麋鹿隨野草謬荷鵷鸞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獻春風拂地日空長　皮日休送令狐補闕歸朝詩曰文如日月氣如虹舉國重生正始風且願仲山居左掖

只愛徐邈入南宮朝衣正在天香裏諫草應禁漏中
爲說明年今日事晉廷新拜黑頭公

增制唐孫逖楊綰宣左補闕制曰耿介不羣精明有識
傳清白之素業著詞華之令名達禮云終外除將及宜
承密命更列近臣　常袞行薛兼適左補闕制曰兄弟
致美士林推重詞清行潔政以幹稱在煩劇而有餘守
貞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夕論思參我謀臣以箴朝闕
　白居易行盧文玫起居郎劉從周補闕等制曰君有
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
選也盧文玫等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
獎況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念以爲宜記事盡
規各佇能效

增書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
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
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
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
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
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
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

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
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增啓宋李梅亭賀董司諫啓曰進司補闕仍侍通英青
重寄隆益可告嘉猷於后謀從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
某官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
賣直以取名唯格王而正事簡在中宸遂升左垣考司
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
存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羣枉之路開
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
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闇內闇外不容二心

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舍豺問貍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
君自尊察蔡姬之私憂回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懼於
汲黯而呂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　劉後
村賀湯司諫啓曰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
待批於龍鱗天子有諍臣尤急聞於骨鯁某官淵乎似
道浩然至剛樓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
抗論衆亦望風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
萌謂君然後有反坫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實玉鄭公
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
憚於賈粛貴瑞欲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

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　王格齎賀鄭正言除司諫啓曰脩名蓋代厚德鎮浮孤忠上簡於龍光清芬亟蹈於鷺序寵兼多角陰見睨而已消手批龍鱗未從繩而自直屬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孰任盡言之責肆揚詔綍延登已試之英

拾遺一

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邕爲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弟反狀則天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　孔帖曰王求禮武后時爲左拾遺后方營明堂琱飾求禮言鐵鶯金龍丹臒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不報　又曰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下疏諫曰陛下離宮別館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已也　又曰嚴挺之

姚崇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不止挺之上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又曰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與賜中上考　又曰獨孤及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惟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窺竊歎而臣亦恥之帝不聽

唐書曰蕭昕爲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爲友表薦鎬曰如鎬者用之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明皇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通典曰左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列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曰張方回忠賢人也　唐書曰王仲舒貞元十年登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華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又曰

蔣乂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　又曰竇羣德宗擢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羣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帝壯其言不遣　又曰呂向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獻詩規諷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羣等上疏以宰湘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曰拾遺補闕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

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固請宰相論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大歷詆宰輔皆過敎切然而自衒求試其辭甚繁逾刻而罷　通典曰元禎為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天中記曰元禎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以箠擊傷禎面執政以禎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曰中官有罪未聞處

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傳曰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羣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又曰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　職官分紀曰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託病歸鄉里　分紀曰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薛廷老傳曰廷老實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帝厲語詰之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唐書曰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温造凌供奉官事遺補官秩雖卑乃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綱臣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　山堂肆考曰唐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謇上疏曰數月以來敎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切惜之上即出之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慕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基徵之五世孫也　又曰孟昭圖

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沈於蒙頓津　言行錄曰余靖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書靖姓名除右正言靖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　涑水記聞曰余靖為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五而後已　又曰至道元年和嶠遷右正言獻歌詩稱旨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如嶠者不可得也　長編曰天禧二年左正言劉燁請令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言行錄曰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眞宗稍厭之一日

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又曰韓絳除右正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一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山堂肆考曰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黃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拾遺二

增 入閣　叩堦　唐本傳王仲舒耶唐劉栖楚宰相裴度以栖楚出班以頗近宦官請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弟共以為榮赤尉坐緊拾遺立緊在北省之文以其行立在北省之下詳拾遺一　救房琯　論執強梗　詞旨典美　白本傳居易對策中論執強梗宰相時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　時譽博奧　御題魯直　唐本傳柳冕以其博奧目為物議　長編曰天禧二年左正言劉燁請令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言行錄曰魯直風聞　謂風聞事罪仕伯雨宇德元符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

體剛質直　詳拾遺一　聲振一時　號稱六經　本傳唐相李度以一篇掃吾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性耿介質直　詳拾遺一　作賦知名　獻歌稱旨　伯雨贈章　立緊名謁宰相子有文彩　詳拾遺一　道自訟　肆考宋祖禹引嫌　詳上　諫妨蠶事　先天元年明皇特敕韓朝宗為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蠶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以文章薦　肆考李華以文章薦於掌誥以左拾遺召翰林學士　拾遺三

增 諫妨蠶事　先天元年明皇特敕韓朝宗為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蠶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以文章薦　肆考李華以文章薦於掌誥以左拾遺召翰林學士　拾遺三

左拾遺 乞寶大位 唐元載字公輔二年上疏曰後魏都洛左拾遺同正言 乞以自大無以有威以自安無以奇祕以疏曰無以滑惑志非以權惑之力不加於實非股肱之功不在於朝內之近於擬旅審已而後動量己而後行不以己之所短強人之所長不以己之所無羨人之所有是

可觀連中殊科首冠羣彥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允屬滯淹閭閻贊禹之規爲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開爾谷之詩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爲公選女於職業勉自激揚

增疏唐白居易拜左拾遺疏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

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增唐韓愈與李拾遺書曰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歎道之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

增唐宋洪平齋賀鄭正言啓曰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抗皇囊更納君德於無過之地扶持衆正引翼太平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璧昌黎之熏釀涵浸大放厥辭敬輿之懇切剖深不負所學捷登要路力挽頹波惟辨君子小人之分以爲天下後世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綸之後孰若彌縫於納君自牖之初爰取冠豸之威徑上批鱗之奏能使心正而筆自正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見鄭公之論諫功成袞職即看山甫之登庸　王格齋賀董秘

丞除正言啓曰道山委竹皇已盡紬四庫之書閶闔呈瑞珏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虛心而垂聽人側耳以聳聞渙號一傳師慶具穆某官高文作古學造微著玉杯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繡金匱石室之作譽處翕然肆嚆冊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邊徃之程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攄於賢韙以入告於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忌蔚爲百辟之儀謙宮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二者之美

符寶郎

宗杜氏通典曰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瑞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沖霍光秉政嘗中黃門倚侍殿上光不肯授之以行及卒帝則其手安在近臣入禁閤禁譏詳雖後拜大鴻臚而不得也光杜之漸歟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以竹使符者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曰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爲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爲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晉與宋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令領符璽郎中二人符節令一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爲符寶郎唐因之長慶三年改爲符寶郎神龍初復爲符寶郎開元初復爲符寶郎天寶五年改爲承天大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遵符寶司屬門下省有符寶郎金設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慶曆初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殿前都點檢司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大德十一年改監爲院掌寶璽金銀符牌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一員所屬小吏有差

元制符寶郎居益政宮常呼萬人而不名文忠不爲家宅營事郊外多不開勘審智慮之以行及卒帝則其手安在近臣入禁閤禁譏詳雖後拜大鴻臚而不得也光杜之漸歟

明尚寶司即符璽郎也後置尚寶司本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思善寄祿無常員監生六人所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丞爲之貳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之寶以命將出師則授大將以鎮莅四夷召軍還則收天子之寶以徵曰皇帝之寶以信符璽以徵發兵遣使者以竹使符者以竹長五寸以封賜璽書曰皇帝之寶以徵召曰敕天子之寶以慰勞曰皇帝之寶以賞賚曰皇帝之寶以進御產物曰皇帝之寶以施行凡用寶皆請命而後登焉天子親則給金牌虎賁也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牙牌有圖花長花長素之別

西垣筆記曰明置各寶皆內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司領取

玉光劒氣集曰每年三月廿九九月廿九爲用寶之期先期請出洗滌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揭黃紙縑兩手恭捧挂於項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揭黃紙縑兩手

增 箴符節令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弘文館

原 杜氏通典曰唐武德初置脩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爲昭文二年又改爲脩文景又爲昭文開元七年又詔爲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爲館主因爲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人 增 文獻通考曰宋改爲昭文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脩寫校讐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脩寫校讐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續文獻通考曰遼不設金改爲院同知院校理掌校讐經史元文宗天曆二年置藝文監所掌與弘文館同領於翰林院官秩詳本監

典儀 城門郎附

原 杜氏通典曰典儀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曰東宮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赤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四人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爲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北面敵烈麻都司掌禮儀金無元世祖至元八年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章外國進獻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隸典儀司明典儀俱屬鴻臚寺

城門郎

原 杜氏通典曰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緹音啼 分切 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爲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唐因之 增 續文獻通考曰遼無考金京城門有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

年南京隨門添設舊有小都監後省十四員户部辟舉凡十有四門各門有尉小都監後省十四員户部辟舉尉二員掌門禁啓閉管鑰之事二十四年復以六衞親軍參掌凡十有一門每門設官如上隸大都留守明不設前職京城各門置守門千户所

樞密院總載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樞密使始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間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内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後僖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於

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命敬翔爲使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爲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侔宰相矣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以宰臣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爲一院但行東院印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吳興祚爲樞密使趙普爲副使

周末關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爲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應對然未常盡除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如置知院則當爲副使者皆改同知若置使則同知復改爲副使熙寧元年文彦博呂公弼爲使韓絳邵亢爲副使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爲知院於是知院與使副並置矣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不從然以密院職

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爲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中興初有知院同知院簽樞同簽樞不置樞密使副紹興七年秦檜首復除樞使王敏仲副之既而張劉二將並除樞密使岳飛副之合典矣近歲樞使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通考曰遼北面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見兵部凡契丹兵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内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南樞密院掌文銓見吏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

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本主兵是也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知樞密副使曰同知樞密使事曰簽書樞密院事曰都承旨曰副承旨曰林牙曰知院貼黃曰給事中丞司行軍時有行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同知樞密院事曰樞密直學士曰樞密都承旨曰樞密院檢史其分屬有樞密院副都承旨曰樞密院副使曰樞密院都承旨曰樞密院副使曰樞密院都承旨曰樞密院副使曰樞密院

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語曰廊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時以內臣爲之故常與內使同列能辨正也

印行東院　議開南廳

量事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

出納密命　朔贊本兵

宋史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凡調發軍旅之政悉以聞而出納密命以佐邦治又熙寧三年詔曰樞府之職朔贊本兵任寄尤重其令樞密副使與參知政事同議邊防機密事務

職爲甚難　意實倣古

元史許衡上疏曰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之符則不在樞院統相雖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

上下其手　同宰相麻　擬中書劄

官其目有三一曰承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官其三者之外又有雜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卒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預聞之際一不能應報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爲甚重故樞府可知也而兵之符

樞密使一

文獻通考曰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詳見樞密院門宋朝建隆二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耆爲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宗曹利用並爲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官開寶元年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也至道三年以鎮國中允樞密使樞密副使自鎮國以下並帶節度曹彬兼侍中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爲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爲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爲例元豐官制行罷使副紹興七年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事置樞密使副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恩序立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立班恩數並依宰臣　遼金元制詳總載

樞密使二

五代史曰郭崇韜拜樞密使是時莊宗軍朝城閻梁方勻諸鎮兵欲大舉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遲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依前樞密使從征高平史曰魏仁浦字道濟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珠死戰遂克

之師還拜樞密使故事惟宰相厚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　又曰曹彬拜樞密使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　又曰王顯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賜之　東都事略曰杜衍慶曆三年爲樞密使范仲淹出衍門下時爲參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慍色而仲淹益敬服之　宋史曰王德用字元輔至和元年爲樞密使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言行錄曰龐潁公籍爲樞密使以近世繕兵之弊多而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人邊儲由是稍蘇焉　宋史曰文彥博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臣忝知禮義不敢紊朝著固辭乃止　又曰呂公弼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垣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

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　以上樞密使　言行錄曰李纘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之軍興太宗怒使付三司亟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入久之使人瞰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纘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藥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先令責狀　長編曰韓

琦爲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宋史曰孫沔字元規爲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　言行錄曰歐陽公脩爲樞密副使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　宋史曰神宗立韓絳拜樞密副使始請建置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又曰呂公弼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　言行錄曰呂正獻公著拜樞密副使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懽忭咨歎　元史曰張珪弘範之子也命爲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是家爲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

知樞密院一

增 文獻通考曰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宋初不置淳化二年樞使王顯出鎮始以張遜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同知院並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院爲之副凡邊防軍務常與三省分院禀奏事干體要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神宗正史職官志　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政和末鄧洵武公官至少保猶止爲知院焉中興初宰相兼樞密只兼知院　五代有參知樞密院事詳見樞密院　宋朝國初闕淳化二年王顯出鎮張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溫仲舒寇準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廢使副存同知紹興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遼金元制詳總載

知樞密院二

東都事略曰李諮爲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爲稱職　傳信錄曰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寸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也　宋史曰喬行簡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闕行簡以閱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　以上知樞密院事　又曰向敏中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

敏速凡一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　朱子集曰劉忠肅公珙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職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　宋史曰葉顒字子昂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　元史曰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復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二十襲　又曰康里脫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以上同知

簽書樞密院一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內客省使楊守一爲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爲檢校太傅馬知節爲檢校太保並簽樞密院事天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爲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兼藩鎮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院事初除皆帶殿學士簽書延康令爲端明殿學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舊無同簽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達爲之簽書大抵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密若武臣權豫國政只除同簽書　遼金元制詳總載

簽書樞密院二

增宋史曰王灌除簽書樞密院事上常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　言行錄曰權邦彥字朝美紹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又建中興十議　宋史曰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模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　又曰洪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又曰陸秀夫進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播越海濱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　元史曰中統十五年董文

炳請解機務盡力北邊帝曰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簽書樞密院事（以上簽書樞密院）春明退朝錄曰太平興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宋史曰韓肖胄琦之曾孫也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曰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至金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

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魏師古曰宮門署名蘭臺以其藏書於此也）後漢百官志曰御史臺掌糾察百官之事（後漢名為憲臺）又應劭漢官儀曰廷尉案責上御史臺以待制史轉特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後漢三臺一日之間崔寔遷為御史中尉）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御史臺總叙）

御史臺總載一

杜氏通典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則贊為之辭寫其理之法令命來受者即授之）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屬官）所居之署漢謂之蘭臺寺（後漢名臺後因名臺）掾屬曹吏主書令史（掾屬初叔孫通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

於復道中尉下避執板郎中車上乘手禮之以此而言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百僚震恐則中丞不得指省郎中魏書崔琰傳曰既為中丞不屬都坐亦非令日又按孝文帝臨省郎令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以倣事檢奉文帝舊格以聞奏

尋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北齊楊伯穆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門西南其門北向者蓋欲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改司焉為佳坊置可乘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憲司焉東宮之憲府亦開此門以象御史臺之憲府亦開此門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道故開北門也此說則非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收採如可彈者署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元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勘狀題告人姓名委御史訴訟之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臺劾奏入殿省是其先例元祿注殿門武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本官諸略與御史同奉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

澄都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時以春秋二時分巡為條例隨時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自後初以後奉敕乃巡不定年出使也

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綰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奏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焉即今大理寺是也本隋長狄監地武后改大理卿為司刑伯又別置右臺右臺地

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袨爲監察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史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元部及諸官東西院二班院隸吏察户部三司及諸軍諸倉户察刑部大理大常光祿太僕鴻臚司農太府少府兵部武學隸兵察禮部國子太學律學隸禮察祠部太常寺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亦除去自國初至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銜以中丞爲長知雜御史爲侍御史言事官爲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巡使左右巡使分判不如法者支官違生之武官違失左右巡使分判不如法者支官違生之監察御史兼左右巡使殿中侍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

立宗室爲纘嗣對畢詣中書謝公福謹明宣殿中侍御史陳洙上章乞公以侍司馬爲章相辨公旨其言韓居同知諫院洙監察公聞洙聞殿院與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洙答以彼此一項温公私記之甚詳故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豐中又不許與之爭元祐中諫官御史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弼元豐中又不許與之爭元祐中諫官御史中丞以下皆以舊章遞答此禁元祐中諫官御史中丞以下皆以舊章遞答此禁之深況之等論禁新州御史李寶之所駁今兩省合爲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又曰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本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越者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

聖化而專任小數與舉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幸于廳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彦若爲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羽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遣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詞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紀綱諫官掌規諷論列朝政闕失太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之類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制大事重謀官而薄御史中丞品秩雖卑皆得參預其間李度是不迴避從者皆辱左拾遺許元廣等建言牧伯事供奉官推官相外無屈避違奏蔡確典禮辱天子侍臣也中丞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也御史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志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志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志請得

之事與事二員登聞鼓院隸焉元初制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皇慶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照磨管勾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三年罷御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御史四十人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道監察御史四十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都御史一人都事一人十二道各設監察御史以定都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元年改為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失宜之類以至於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儀制可否損益以聞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損益而不於前奏行者則隨事糾察之雖牛馬走卒知不如法者則邪佞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風憲亦宜糾察今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擇選御史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從之至正三年三月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及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三年罷御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御史四十人以劾官邪正大夫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改為御史臺設御史大夫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僉都御史一人改諸御史為中丞侍御史一人改為御史臺設官如故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僉都御史一人改為御史臺設官如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紊其綱紀之使事舉任而禮貌之不如法者則邪佞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風憲亦宜糾察今惟御史臺得選用御史中丞侍御史及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三年罷御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御史四十人以劾官邪正大夫

邊鎮軍務爲重其有事暫設者事畢而罷即遣尚書侍郎必兼都御史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敘差御史司務典參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十三道監察御史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官考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監察內外百司糾劾官邪凡差在內京營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光祿巡青恤軍監課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關巡茶印馬屯田捕盜盤糧勘事征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審功而糾過凡差三等點差上二人奏差上一人劄差不請上諸差巡按爲要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理

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舉劾諸司官凡罪囚巡按審錄有故出入理辯之凡獄敕下臺推按奏上當獄擬罪移評大理寺不當再訊三訊至於五六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按明初制一切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爲重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寄則凡事無不當察之重未有如我朝者也）（左漢官儀曰御史大夫掌副丞相舉劾按章糾察不法之事）（唐會要曰大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又曰大中三年中丞魏謇兼判户部謇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雜處乞罷綜户部事從之）（元微之行高允恭制曰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司衆政耳）（唐國史補曰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監奏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元微之行狀注制曰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韓皐傳曰皐常有所陳必於紫宸

（晉書曰傅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不寐待旦於是貴遊慴伏臺閣生風）（唐會要曰大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又曰大中三年中丞魏謇兼判户部謇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雜處乞罷綜户部事從之）（元微之行狀注制曰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司衆政耳）（唐國史補曰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監奏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元微之行狀注制曰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韓皐傳曰皐常有所陳必於紫宸

殿對百僚而前未嘗詰延英便殿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剛直枉惟在外廷公共言之柰何請詰便殿避人私語　宋會要曰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純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習自是詔舉御史必載帝語降敕　言行錄曰傅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又曰王素字仲儀既隆臺憲風力愈勁常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素方詰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因歎曰真御史也　又曰姑蘇陳祚宣德時起為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義帝怒曰蠻嗆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　又曰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

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為之沮報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　又曰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續文獻通考曰元立憲臺時阿合馬曰庶務貴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市無大於此者阿合馬語塞乃止　又曰至元十六年詔議省臺事宜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權柅之則風采蕩然無復望矣　元是阿合馬奏自今御史非省臺得旨召會庫吏故有是議　元史列傳

并逮其妻子族人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逾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路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續文獻通考曰明宣德中都御史邵圭常奉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人服其公明與顧佐喬聲價都御史陳璉劉觀誅後人效尤或風聞誣構狼籍至圭憲臺為之一清　吾學編曰林鶚太平人景泰進士初為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搆撫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獨持大體略細故　又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進士為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

綱常偉議倫不宜論劾學士倪謙錢薄千進又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 又曰王獻芝嘉靖中爲御史王寅曰獻芝乘隟京國風采棄然折節憐才心如不及

御史臺總載三

增 八印 五院 唐臺儀曰臺印號從印左巡印印右巡印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南部印 唐臺儀曰自唐初來凡五院者惟二人李朝隱張延賞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 多冠鷺車 唐會要曰乾元二年制御史臺欲肅事不須建狀仍服豸冠 唐臺儀曰舊制御史臺不作肝雷風卷地不知寒暑風雨變晦明月向低 掌刑法 正班序 鐵肝 霜氣 東坡賜劉頒詔曰烏府先生鐵肝霜氣 又詩柏臺霜氣夜淒淒 出入天禁 李嶠

唐百官志曰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刑部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又曰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朝會則奉其憲綱正百官之班序監察御史掌察不如法者又曰高宗永徽以後置御史多少隨時大狹以六典曰高宗后之際宰相多出入臺中永大夫也 後漢書曰蔡邕上書言時政曰臣聞尚書御史臺天下之喉舌 晉百官志曰御史臺掌糾察百官之罪 晉令曰御史中丞二人掌糾察百官 晉職官表曰漢武帝初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秩二千石 唐會要曰貞觀十一年以御史職卑始置員外官 唐臺儀曰舊制御史臺以一人爲朝長 唐臺儀曰臺中執法不避親讐糾愆繩違奏彈王公已下 唐臺儀曰御史雖卑秩不過八品而寄之鷹隼用以搏擊內外指使 唐臺儀曰御史府自中丞以下皆顯秩 唐會要曰貞元中廿進一階 唐臺儀曰御史

增記宋曾肇重脩御史臺記曰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
而綱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築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
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閤言路耳目
之地寵謨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
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常聞之責人非難
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
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
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

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
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
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
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
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
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陳賈御史臺廳壁
記曰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
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由天子親
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
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
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
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
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
有考焉　又御史臺石柱題名記曰噫世移鳥紀俗變
鶉居萬法懸而有爲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誰能廢
焉所以防僭濫而室奸邪也洎乎晉改天邑梁爲帝都
霜臺凜然不易舊制我國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
統脩百吏端肅中執憲劉公時憚直氣朝推正人軌物
用長作事國遠自建隆之后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
悉刊堅珉永示來葉

增賦唐張良器烏臺賦曰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
降太液通蓬萊風成四驚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
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淩晨而多出樹夕
陽而烏來簇城峯宦靈臺嵓產直狀臨而逾明僞逐投
而遠剔敎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
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斂黔俗洪威桎械
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覆察騰錦車而
遥屆則跋毫顏沮强梁志憊望驄馬而踧踖仰繡衣而
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民顧聘而朝班已肅摧彈
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奉置臺從漢起

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柏陳以剛直著
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處訶之人方側
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騰鶚視鼓幹時而
助化亦國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
理唐繢玉葉蓋臣惟哲法省蠡劉臺兼眞薛昂涼階宇
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聲司而位絕豈徒以舉動
僚案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增箴明宣宗都察院箴曰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
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
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數達民隱舉
察官邪必究大體毋赴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
賄遷毋以勢懾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
貞凡爾憲臣敬慎以昷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嬖婾紙默
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脩諸已庶
懋爾績庶輔予理

增疏唐李憍疏曰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閽其於勵已
自脩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
謫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
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
而效死矣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大夫秦官侍故稱御史之大夫秩比二千石貳左右丞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漢舊儀秩御史大夫二千石貳左右丞掌副將印綬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欲倣帝虞通三公言故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四萬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僚帥帝從之遂復爲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詳宰相篇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趙爲御史大夫請無奏太皇太后也好黃老言惠其不用故改其政事

凡爲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物無所復能於事也故事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又魏弘為御史大夫即宰丞相不得居之未萬虛而丞相已即代之衛青霍去病是也後漢初廢御史大夫始更至長安以晚爲御史大夫漢元光元年也東迄泰山以張純爲御史大夫從封禪畢罷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郡慮居爲華歆之不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脩諸已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嬖婾紙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爲司空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爲普書曰爲晉國亞相以王允爲司空何曾爲御史大夫是也吳孫休以丁奉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爲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改爲大夫皆中丞之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聽借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舊制也初學記曰案御史掌贊書注應劭曰御侍也謂侍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進也戰國以降為列宰之官兼典

史官泰越魯迅各領御史監察御史置大夫以領之　史記曰何武建言依古置三公官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改廷尉爲大司徒與大司馬爲三公也　獻帝時魏武爲魏王復置大夫魏文黃初初復省置之歷晉宋之後咸因之並以中丞爲臺主　已上並見漢官及晉職儀至隋氏改大夫爲大司憲咸亨初復舊　增　文獻通考曰唐制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見御史臺總糾大事奏裁小事而已　案隋唐以來御史大夫不常置或以它官攝行其職事也先白大夫而後之　御史大夫君耳目比肅事主御史人君耳目比肅事主而已　案隋唐以來御史大夫不常置或以它官攝行其職事也先白大夫而後之　御史大夫

元宗還京峴兄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士庶皆賦美之　又曰崔縱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李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冊府元龜曰顏眞卿肅宗在靈武時為御史大夫泊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選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嗣皇帝眞卿為禮儀使謂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官宣勞以為名儒達識　又曰韋陟至德中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

上表論房琯尚有大臣度量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帝令崔光遠與陟及顏眞卿同訊之陟入言甫所陳謹言論房琯被黜不失諫臣大體帝由此益疏之　孔帖曰崔渙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元載奸邪帝默然　又曰李栖筠元載當國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數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授朝廷莫知也　又曰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顧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　又曰李絳遷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

叩延英切諫不納　又曰薛華加御史大夫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儉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　又曰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數奏李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三月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百之名置器中默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厠臺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旬致仕　五代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元史列傳曰相威至元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時右丞孛羅帖木兒方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

又曰星吉至治中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為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敕屬而遣之湖東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擊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　又曰故事賜百官宴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　又曰亦憐真班性剛正

動有禮法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
一時號稱得人　吾學編曰軒轅天順初召爲左都御
史嚴毅遇人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
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畢竟御肩輿歸條僧聞
軒轅來輒避去不樂與軒處　又曰馬文升字負圖豹州
人弘治元年入臺爲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押
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潰亂
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
輒罪言官遂得釋

御史大夫

漢憲臺　御史大夫兩京賦曰漢官尚書曰中臺御史臺主中丞是也下詳侍御史

法冠　獬豸神羊能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者則觸之漢置以賜執法者爲外臺是爲三臺自漢羅以來置以賜

副相　次卿並詳通典

青綬　蒼佩漢書

即

賜金　弄印又曰詳唐傳德爲御史大夫乞歸白帖

亞相憲臺　柏臺烏府

南臺

北門　呵禁有大者政之南京留司中爲分司西京留司御史臺爲三臺故號當時亦謂之西臺日下詳總載李建中考曰唐李叔明與韓仲通限君兼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曰唐韋皐檄拜御史大夫盛門爲左右大臣無爲卿此稱獨朕意左

盛門　高位京北人雅爲盛門之右

高位　京北人雅爲盛門之右

廉潔節儉

張　與于界俱兼大夫蜀人雅爲盛門之右

史大夫　太宗謂曰卿史大夫當以下無是以輔弼如騫

法律　理冤滯　大夫詳前注

明慎　明慎謂光祿卿何所加彈奏或請寢之謂光曰憲

臺理冤滯　光祿卿何所加彈奏或請寢之謂光曰憲

折豪強　明都御史南京南京久順四年帝謂宛深曰高明學編曰高明天順初吳廷舉爲南京都御史弛綱紀明振綱紀劉晉右都御史縱豪強植黨弱禁

侍御之率　刀筆之吏　大夫詳前注

無以易堯　莫敢難錯　大夫詳前注

請免　卜式賤秩　大夫詳前注

歐

請造白金　願罷滄海　大夫詳前注

飾詐鈞名　舞文輔法　大夫詳前注

張湯對獄　上書記二曰故事其二封其

奏去副封　副封有不善屏去不奏魏相

湯對具獄　上書爲記二曰故事其二封其

請造白金　願罷滄海　大夫詳前注

飾詐鈞名　舞文輔法　大夫詳前注

廉潔節儉

張　與于界俱兼大夫蜀人雅爲盛門之右

史大夫　太宗謂曰卿史大夫當以下無是以輔弼如騫

法律　理冤滯　大夫詳前注

明慎　明慎謂光祿卿何所加彈奏或請寢之謂光曰憲

臺理冤滯　光祿卿何所加彈奏或請寢之謂光曰憲

折豪強　明都御史南京南京久順四年帝謂宛深曰高明學編曰高明天順初吳廷舉爲南京都御史弛綱紀明振綱紀劉晉右都御史縱豪強植黨弱禁

侍御之率　刀筆之吏　大夫詳前注

無以易堯　莫敢難錯　大夫詳前注

請免　卜式賤秩　大夫詳前注

歐

請造白金　願罷滄海　大夫詳前注

飾詐鈞名　舞文輔法　大夫詳前注

經術文雅（班固曰漢元帝詔匡張等皆以經術文雅顯名）（馬融與鄭玄書曰漢野王是也心辯善說可使四方）（少欲大夫（漢書張湯傳贊曰湯以知識取主上壓服公卿內行修潔廉儉退讓）

請立明堂　諫御樓船（漢書張湯傳贊曰湯以知識取主上壓服公卿內行修潔廉儉退讓）

宰相避路　貴戚泥樓（唐李景儉為御史大夫與貴戚泥樓船爭路）

隱甫稱職　杜淹侵官（唐李藩為御史大夫初亭中自監察御史）

諸侯皆疾　鼂錯（漢書曰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

冠鴛鴦之序　奮鷹隼之威（上許其能）

御史大夫四

周昌直言（漢書曰周昌為御史大夫昌常從燕入奏事）

博士退服（漢書張蒼傳曰蒼為御史大夫）

劾降崔澔（漢書朱博傳曰博為御史大夫）

弗以私害公（漢書曰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

劾奏易之（唐龍朔元年侍御史魏元忠與張易之）

糾轄朝綱　格居司憲（唐睿宗垂拱中侍御史魏元忠）

慎守國章（白帖）

不引大體（漢書曰薛宣為御史大夫）

劾奏驗疾（晉文帝為大將軍諸葛誕反）

劾降崔澔（漢書朱博傳曰博為御史大夫）

張湯奏事（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

張歐長者處官（漢書張歐傳曰歐為御史大夫）

甚有名（漢書杜延年為河太守）

少翁數言得失（漢書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位大丞相　延年治（漢書張湯傳贊曰湯以知識取主上壓服公卿內行修潔廉儉退讓）

不法（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

長卿直言諫爭（漢書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

宰相之副九（漢書朱博傳曰博為大司空）

經術可尚又曰初唐李崇閔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
似鄭覃宗閔對曰覃在講筵相曰啟佑經術頗
德裕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
旬日宣制出除
覃御史大夫
不急細事又曰唐崔縱為御史大夫
付僚屬已備員執法明吾舉編曰練子穿名安以字行
景陸姦猥懷黑志屢賊召還子宰執景陸丁朝數非罪
請誅之不聽憤激即日首言此實國賊臣陽員執法不誅
除姦諛先伏誅遂罷朝御史務持風紀名曰記曰戴冠
人天物造士弘治中改左都御史務持風紀諸司震悚
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帝親鞫大
容應對時有開祈天威頓霽

原制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
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
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
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主僕露沙作相
掩虞日之五臣森乎抱松柏之心凜乎貫冰霜之氣佇
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鷹揚俾效能於鳥署　又
授蘇瓌右臺大夫制曰鳥臺峻秩望總鐵冠蒼珮崇班
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蘇瓌
詞秉楚澤量湛黃陂既兆大廈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
京展驥道掩趨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撥初停
州縣之勞自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蘇頲授尹思
貞御史大夫制曰圜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邦直孰討

天憲將作大匠孫思貞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
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祖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
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
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乘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
志　又授宋璟御史大夫制曰三台副職百僚之師紀
綱是任莅事惟能國子祭酒宋璟含純粹之德秉清剛
之氣吉人之寡敷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
朝則不恡老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懦夫有立俾光天
自具陽秋立誠而不僭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
常聞沃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然當

憲式副人瞻

記唐李華御史大夫壁記曰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
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
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
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
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
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
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
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
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

不恒從所宜也

御史中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中丞亦謂中丞爲御史大夫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曰所謂中執法乃中丞也曰所謂中丞有禁室以藏秘書漢中丞有石室以藏圖讖秘書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今御史大夫也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其任也周官少宰主王今御史中丞曰初御史大夫更官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承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墨綬漢中丞故一千石爲之成帝高第轉中尚書出爲二千石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爲中丞尚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爲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官屬少府供給魏初改中丞爲宮正舉劾勵爲之百僚嚴憚御史中丞因漢以中丞爲臺主與司隸校尉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復爲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爲臺主與司隸校尉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

及領軍未注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務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石其六門內外門外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尊道而行駕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殿者沈沖與兄弟三人並歷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以下並官屬少府供給魏初改中丞爲宮正舉劾勵爲之百僚嚴憚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幘執青儀纛題云宜告官以安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皇至階一人執儀纛不唱自齊梁皆謂中丞爲南司

海宇文通為中丞帝明主也每召諸中書令為帝等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不須以文法辯中書令為帝等曰久疾不朕山陵公事又煩公事又奏收益州刺史賜死益州刺史賜死益州刺史賜死

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蒞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諫議大夫權照寧初言者以為職等乃詔以本官職兼權照寧五年以知雜侍御史為中丞初除諫議大夫王安石言頃近制除侍制權御史中丞中丞不靈以年勞乃以給為侍制自正言知制誥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以年勞乃以給為諫議大夫自給始九年於是復遷右諫議大夫權元年以承議郎徐禧為知制誥權中丞禧言中丞糾彈之官超舍人執行詞寵右未嘗歷官尚書郎知制誥職乃未稱中丞

最多隆興後被權者少淳熙十年黃洽復為之又三年再命鎡繼踵時施師點在政府有咄咄逼人之疑嘉定六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讀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宋初事誅不兼講侯尚又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二年方讀蓋以掌執簡牘近密燕閒時趙鼎為中丞兼侍讀後兼督三人皆出上意紹興時方侯尚羅織中丞諫議兼副以奉便於傳事檜死遣羅漢處元後臺丞諫長躋副端正言司諫以上無不預經筵者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或得糾彈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續文獻通考曰遼金俱有御史中丞詳總元御史臺外置行御史臺有御史中丞一員文用為御史中丞不當理細務宜

精用賢才乃舉胡祇遹王惲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明初設御史臺有御史中丞一員以劉基章溢為之洪武十三年罷詳具總載

御史中丞二

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多所糾正為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雖尊為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

晉書曰熊遠為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回協令人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冊府元龜曰晉范泰為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

南史曰鄭鮮之字道子性剛直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一宋書曰荀伯子遷御史中丞莊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憚之

又曰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冊府元龜曰宋孔顗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先是徽之在職性豪麗

服玩甚華歷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織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李華崔沔集序曰崔沔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中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盛行　又曰沔升御史中丞節高天下　孔帖曰呂諲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污賊者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　唐書曰

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執轡會馬驚跳奔益甚上擢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踶不過傷臣而捨之或犯清塵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孔帖曰溫造進中丞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　又曰崔從為中丞鷹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脩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徑費為功至不治道輒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　又曰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司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其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

及遷為僕射還本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籠駕北省今居制南司遂不與　唐書曰張易之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太后不悅內史姚璹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收易之等就獄尋詔原之命詰璟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像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自今以後苦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其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

融劾周仁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内效之　唐書曰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　文宗又曰居晦作此官時曾以時論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絶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鷙鳳與鷹隼事異　冊府元龜曰李珝爲御史中丞帝

御案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珝在臺無甚過以爲人疎易不稱此官乃天下綱紀有司準繩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帝曰李珝官業應不堪然爲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但憲司彈奏事亦至難宜要得其宜者　唐書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袁傪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禮遂肆侵誣傪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悦命中使嘉勞由是遷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志氣方雅嫉惡如讐既總憲綱

中外不繩而自肅　孔帖曰盧坦遷中丞初請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之　又曰後蜀范仁恕拜中丞以爲郡王冊使仁恕謂中丞居風憲之地不宜持節藩郡時人韙之　宋實録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爲御史中丞時當弱爲相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者以爲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模學愚忠仰托容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爲之感動

言行録曰王舉正皇祐中爲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爲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得風憲之體遂陰觀文殿學士　東軒筆録曰御史臺有聞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梃待中丞賢否賢則横其梃不賢則直其梃范諷爲中丞一日視其梃直問曰頃中丞召客論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數戒之昨日中丞召客論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數戒之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都之不自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梃復横矣　長編曰仁宗以夏竦爲

樞密使臺諫交奏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合十八疏乃罷　言行錄曰唐介字子方召為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白朕選非由左右言也　又曰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讒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白此參用邪正之說哀矣

又曰傅欽簡除御史中丞哲宗登極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念元祐中為中丞進六事曰端本正治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

系年錄曰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馳傳不就遷吏書復辭章十數上頤浩羅鼎即出視中丞事　元史列傳曰程思廉為雲南行御史臺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安自外闔者懾服　又曰葉李被召至京師世祖見於柔儀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　又曰朵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點御史臺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朵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墮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　明名臣記曰章於於　香殷勞問卿遠來良苦賜坐賜宴更命五日一入

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綱紀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又曰月魯不花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德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　又曰朵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點御史大夫懿憐直班朵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朵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墮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　明名臣記曰章

溢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特搏擊爲哉　又曰顧佐太康人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被斥帝問楊士奇楊榮廷臣孰可掌憲者士奇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榮亦言佐尹京咸廉帝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　又曰耿九疇字禹錫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帝遂止

原 韋席　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治書侍御史分路行以冷主多逐捕不法與洛陽令相遇

臺 韋絳　並通典詳

御史中丞

增 盡忠　秉義　馬戴有盡忠之心曰史

原 肅內外　分黑白　直　傳宣字色公肅御史中丞與治書侍御史同堂而坐故謂之分路　晉書曰陳頵宣爲御史中丞明法震肅內外總部刺史

豹直　鷹揚　晉曰薛蒼頡爲中丞二千石所舉遷揚州刺史

臺 翠　御史中丞

原 席　汲黯爲中丞或有劇務以次行之

增 盡忠　秉義　馬戴有盡忠之心曰

曰太祖嘗謂御史中丞劉崇魯曰卿為御史中丞當正己以率人人自不犯法卿其勉之

後魏崔挺為御史中丞性嚴明之士莫不畏其糾劾百年未有能言激論如挺者

宋江休復為中丞自王義之以來為中丞者皆以清白著稱

貴恩不假人

漢言行錄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

督察萬里　呵止半坊

表詳後

唐書舒元輿遷御史中丞奏請賞其單綠事

法始自

假人也

兩街之籠衛喝道其崇如此亦甚矣

六事留

唐書韓滉為御史中丞奏請六事留

神三官得告

官上詳得告中丞二宋會要曰禁中惟有三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於

本用朱衣御史告於朝堂二告宣於中丞時執笏第次奏聞皆除御史並與告大

非武官之朝謁

取扇以賜　呼官不名

詳言行錄

漢官解詁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皆

一事番　上為官而不名

出天下題之上為官而不名

杜牧史中丞二王悅史中丞二王悅雙進左右丘念守道常與臥疾及還州官由於念念全家道元收念府牀疾雷太后請全

王悅史中丞二王悅雙進左右丘念守道常與臥疾及還州官由於念念全家道元收念府牀疾雷太后請全

選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遂放之

唐書美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事取當

胡濙善集百官志曰御史中丞內事

摩詰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皆

重陸厚崔璟制曰其官皆

呼其官

摩詰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皆

過關　上詳古

劉穆使氣　張緬圖形

筆論法上詳長其

摘情政　抨彈之勇嚴猛之稱

不名　抨彈之勇正當時稱司

天中記曰南次南念念善長素有嚴猛之稱

過關門數人主非時登樓溫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宋太祖方與對

黃且言欲示衆以陛下非時登樓溫知之令傳呼遣而

遷欲示衆以陛下非時登樓溫知之令傳呼遣而

半年始授　三月即真

又曰御史中丞者太祖曰必得純厚如唐舒元輿綱目曰唐舒元輿

請除中丞者太祖曰必得純厚如唐舒元輿綱目曰唐舒元輿

實容漫是非判御史臺事居半人如此

實容漫是非判御史臺事居半人如此

太子得糾　晉書傳咸秦曰司隸中丞糾察百僚震慄東漢觀記曰漢

熙宇曰溫為御史中丞肇像憚之

太子得糾丞得糾太子而不得糾

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以易之　百僚未譬山公啓事曰御史中丞劉毅糾舉百僚未甚爲難又曰御史中丞周浚有才用也　周浚有才用　孔顗有才能　又曰孔顗有才能攄以爲御史中丞周浚有才用也　寬而不縱　晉書曰侯史光字孝先明太始初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所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位亦無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臺中與書曰鄧陽爲御史中丞劾奏論免之詔優答以族望顯貴騎縱自恣事上免官　彈奏不畏強　宋中郎將王含晉中興書曰含以族望顯貴騎縱自恣事上免官　彈奏貴戚　王彪之奏不避貴戚　彈奏皇親　王彪之奏不避皇親　彈奏近臣　陳忠奏不避近臣　彈奏大臣　陳忠奏不避大臣　彈奏宰相　陳忠奏不避宰相　彈奏近侍　陳忠奏不避近侍　彈奏權貴　陳忠奏不避權貴　彈奏不避　陳忠奏不避

御史中丞

署

彈奏夜警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爲御史中丞奏劾少府夏侯陵取官田立私營又奏劾宇長虞之御史中丞奏劾屋迫小人文以家計令工匠寫之以所劾聞上免官　彈奏大臣　臧燾爲御史中丞奏劾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悖奏劾大不敬溫更奏之劾不解罷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悖奏劾大不敬溫更奏之劾不解罷　威而不猛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元猛爲御史中丞奏劾晉陵內史王彪之威而不猛　威而不赴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元猛爲御史中丞奏劾晉陵內史王彪之威而不赴　法鞭儲傳　梁陶弘景自序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由陛下不致淚余笑而應之堂由此兒乃敢揮我真河豚尚畏毒事載梁書　請治罪明日　梁陶弘景自序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由陛下不致淚余笑而應之堂由此兒乃敢揮我真河豚尚畏毒事載梁書　未解罷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悖奏劾大不敬溫更奏之劾不解罷　中司獨坐　執憲舉綱　晉中興書曰梁陸果爲御史中丞性強正在任職有聲果收劾之中書舍人黃門之侍中對揚詔命皆敬憚焉果不畏強禦每舉劾無所顧望司徒王導甚親重之以書戒果曰君在臺中小人何敢以非人望君君若不能小小裁抑恐不免人言果答曰明公憲臺紀綱之任果不得不爾導乃不悅　執憲舉綱　晉中興書曰梁陸果爲御史中丞性強正在任職有聲果收劾之中書舍人黃門之侍中對揚詔命皆敬憚焉果不畏強禦每舉劾無所顧望司徒王導甚親重之以書戒果曰君在臺中小人何敢以非人望君君若不能小小裁抑恐不免人言果答曰明公憲臺紀綱之任果不得不爾導乃不悅　乞弛鹽禁

人貧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不欺天前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何瑋死義元本傳曰何瑋字仲玉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羣臣議册嗣及禍政事瑋投御史中丞阿忽台變色曰中丞何預爾瑋從容曰死罪不義耳苟死於義大臣何畏

不屈

而肅元列傳曰董士選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肅素著威嚴百僚憚之士選素著不畏威嚴而肅亦憚焉

凜然明名臣記曰吳納守紹興時常與人洪默中歷陞南臺御史中丞納言事忤旨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言但以言事為職雖心有所厚而奸不法之徒自然消沮

論救納

風采

宣布恩威元吉學編曰楊信民宣布恩威惠及貧民士夫風采為一時之冠

御史中丞

詩梁劉孝綽贈任中丞詩曰步出金華省遥望承明廬壯哉宛洛地佳麗實皇居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白雲夏峰盡青櫚秋葉疎但願長閑暇酌醴焚枯魚

隋江總贈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鶯欲動詠披霧即依然曙昔同寮宋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簡蕭灌豪誰知懷九歎徒然泣二毛

唐楊巨源送裴中丞出使詩曰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黃辭闕天威和雨露出關春色避風霜　又上裴中丞詩曰六年西掖弘湯誥三捷東堂總漢科政引風霜成物色語回天地到陽和清威更助朝端重聖澤曾隨筆下多　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柳宗元詩曰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鴉　方干上杭州杜中丞詩曰昔日雄才登上第今將重德答明君苦心多為安民術援筆皆成出世文寒角細吹孤嶠月秋濤橫卷半江雲掠天逸勢應非久一鶚那棲衆鳥羣　宋楊億詩曰際曉乘驄入九遠內朝罄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自向崑崙服紫芝　元貢性之和中丞馬伯庸贈別詩曰江南驛使路遥遥遠赴龍門看海潮挂殿且留脩月斧銀河未許渡星槎隔花立馬聽更漏帶月鳴珂趁早朝祇恐淮南春色動萬竿煙雨綠相招

制唐蘇頲行崔沔御史中丞制曰純至之心求忠出孝精微之用博學多文故能清以激貪靜而鎮躁頃擢官持憲履繩墨臨事不誅在公則聞宜正三獨之名以光二丞之秩　孫逖行蕭諒御史中丞制曰直道有恒澄心不撓果斷之用操利器於筆端通明之識置煩

文於度外所歷清要公開聲實將求獨坐更佇兼才斯正色於準繩俾生風於臺閣　常袞行張獻恭御史中丞制曰正以居業貞以輔仁行三復而無玷剛百鍊而不缺階歷要重發揮刑政分總戎詰禁之柄爰導風宜裕之長交脩文武儔諸古人而貞方侃然清峻自處端本靜末常及私門固可以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入正二丞之列俾分三獨之尊　張九齡行盧絢裴寬御史中丞制曰盧絢等動有風規成禮樂之度行為標準是表冠之則頃登臺閣載光天地可以執儀三獨端肅百僚繩糾所歸發清斯在宜展舉能之効俾申執憲之誠

白居易行薛存誠御史中丞制曰庶官之政得人則舉況中執憲進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一職脩者其斯任之謂與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於左曹居必靜專言皆讜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立於朝端況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夫直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而忽下不犯弱而違強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敬服斯命往其懋哉

（晉傳咸御史中丞箴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曜有煥執憲之網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愆寒蹇匪彰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僚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廢力怨及朋友無慚於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悉是用作箴惟以自敕　卞敬宗司直箴曰惟茲憲臺皇威斯翼昔有二鮑豪彊屏息良臣獻箴敢告司直

（唐表北齊司馬子瑞為中丞選御史表曰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搉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謗譖清風翩翩紗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　宋呂中丞辭免中丞表曰臣品出中下能乏寸長嗣承閥閱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調麾符者四郡向因陛見得近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疎遠之迹曷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萬死寧報匪圖簡拔益厚恩輝旋自內朝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雜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

之著聞言厭搢紳之緒論憂畏之甚啓處靡遑

設官部二十九 治書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淵鑑令史 御史主簿

治書侍御史一

漢 杜氏通典曰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温舒尚德緩刑之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蔡質漢儀曰選明法律高第者補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荀悦漢紀其位而已魏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宋史曰魏置御史八人在侍書掌考課不知除復何曾晉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黄沙獄持書侍御史二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黄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齋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部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臺梁謝嶷撰梁自尚書二公侍郎為持書侍御史顯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是也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

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爲侍書侍御史臺中簿領悉以主之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侍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爲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爲中丞三人亦時有內供奉本有一人聖曆中加二人專省先天中復置職副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年三月勑永以中丞爲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元侍御史之下有侍書侍御史二人明罷御史臺不設

治書侍御史二

增續漢志曰御史四人侍書副御史中丞一名柱後一名解法冠後故執法者冠之一名獬豸冠法冠者秦治皇滅楚以其君名獬豸獸名一角知人曲直觸不直者漢書百官表注曰治書侍御史掌治用書律令以決疑事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周遷三臺意出衆表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周遷三臺事文類聚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典行臺獄

持協律令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續漢志曰明帝令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寬縱

用干子

勑秦劉昉

隋書曰柳彧爲治書侍御史時劉昉使妾賈屋宮婢有認不得志昉鬱鬱上善之干子竟免又曰梁毗爲治書侍御史時京師盜酒昉勑妻昉有認不上令禁酒毗勑妻昉有認不治昉鬱鬱

治書侍御史三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元侍御史之下有侍書侍御史二人明罷御史臺不設

治書侍御史二

增續漢志曰御史四人侍書副御史中丞一名柱後一名解法冠後故執法者冠之一名獬豸冠法冠者秦治皇滅楚以其君名獬豸獸名一角知人曲直觸不直者漢書百官表注曰治書侍御史掌治用書律令以決疑事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周遷三臺意出衆表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周遷三臺事文類聚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典行臺獄

持協律令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續漢志曰明帝令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寬縱

用干子

勑秦劉昉

隋書曰柳彧爲治書侍御史時劉昉使妾賈屋宮婢有認不得志昉鬱鬱上善之干子竟免又曰梁毗爲治書侍御史時京師盜酒昉勑妻昉有認不上令禁酒毗勑妻昉有認不治昉鬱鬱

治書侍御史三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元侍御史之下有侍書侍御史二人明罷御史臺不設

治書侍御史二

增續漢志曰御史四人侍書副御史中丞一名柱後一名解法冠後故執法者冠之一名獬豸冠法冠者秦治皇滅楚以其君名獬豸獸名一角知人曲直觸不直者漢書百官表注曰治書侍御史掌治用書律令以決疑事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周遷三臺意出衆表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周遷三臺事文類聚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典行臺獄

持協律令

後漢書曰梁冀以侍御史又遷尚書三公以侍御史爲持書侍御史掌舉劾非法

增續漢志曰明帝令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寬縱

用干子

勑秦劉昉

隋書曰柳彧爲治書侍御史時劉昉使妾賈屋宮婢有認不得志昉鬱鬱上善之干子竟免又曰梁毗爲治書侍御史時京師盜酒昉勑妻昉有認不上令禁酒毗勑妻昉有認不治昉鬱鬱

嘉其公正於是伏伽誠直唐書曰聚伏伽拜治書侍御史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主好聞讓言然惟李綱蕭瑀敢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鈴人備陳弊風優賢而已肯將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治書侍御史至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喜事文類聚曰孫伏伽為人稱其有量未出歸邑其家無喜色風俗通曰須者迂劇多鬚面不復議獻而風俗尚先施行治書侍御史四

制出無官復議獻里語曰賜官漫議冤死者卞

詩梁吳均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詩曰故人揚子雲校書麟閣下寂寞少交游紛綸富文雅子為隴西使寓居洛陽社相思非不深行行避驄馬

侍御史一

杜氏通典曰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為柱下御史下史記如淳曰方秘也謂事在板上也素上冀將下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又曰主柱下史故曰柱下史蒼為御史主柱下史故曰柱下史秦改為侍御史

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為柱言審固不撓也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秦官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俱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直在石渠門外一人尚璽四人特書名事二人侍中丞一人前中丞一人

侍御史大夫自謂更古入歸官比丞相掾史史白錄白錄著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萬官儀曰掌糾察百官事留寺理錄三十人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討言

建武七年省太元六年又置督運御史官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會滿歲拜真出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絳上事言守闕移稱真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印三曰供曹掌貢四曰尉馬曹掌廄五曰乘曹掌車

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御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爲御史中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簡代御史中丞亦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自開皇之前復踵後魏革選自開皇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主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由是資位少減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爲雄要（自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揭居國頒侍臣曰隋煬帝之太宗進侍御史柳範奏帝之事我皆不能正其罪合死範進曰陛下縱不能誅止田獵豈可縱坐殿庭乎帝乃賜範金帛）其將涂拜官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選例補授之命不由銓管及李義府掌大選寵任既重始得補之（神龍三年吏部尚書崔龍於韋庶人特勅令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理晉思其事御史大夫冏曰陛下雖欲用之亦須依格式而行今若此則王者不死令即朝廷之人盡爲陛下之臣矣書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開其故

謙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名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閤承詔御史舊在西省東侍御史或閣則假殿中承之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及御史爲之謂之外臺則皆檢校憲銜帶使官赤紱朱魚然

增文獻通考曰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疾惡者少通狀壅絕開元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曰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判推彈自是雜端之議輕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復始罷東西分日之限

宋仍唐制行御史貳中丞糾察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後久不除慶曆五年復置今御史臺中丞廳蓋御史得兼諫職也續文獻通考曰遼會同元年置侍御史二人位御史中丞之下　明初有侍御史二員事文類聚曰元置侍御史後罷

侍御史二

增後漢書曰杜詩爲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名見賜以榮戟爲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　冊府元龜曰張綱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奏不省　又曰劉陶爲侍御史靈帝時鉅鹿張角僞托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帝殊不悟　魏書曰袁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冊府元龜曰北齊杜弼爲侍御史臺中彈奏皆弼爲之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　隋書曰柳調爲侍御史僕射楊素常於朝堂見調因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可取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元感作逆因之屬齊以兵竟不屈被害　又曰陳孝思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一囚孝思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思自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思爲侍御史　唐書曰李素立高祖命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刺史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唐書曰賈言忠乾封

中爲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
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
狀高宗悅　又曰劉思立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
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恐妨農
務上疏諫謐等遂不行　職官分紀曰王義方秦李義
府犯狀帝怒出義方爲蔡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
彈奏得無媿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媿　韓瑗傳曰唐自韓瑗與遂良相繼死內
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時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上疏
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　唐書曰狄仁傑爲侍
御史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亞戾有
詔原之仁傑曰陛下惜有罪廢成法臣願先斧爲聲乃
戒由是本立抵罪朝廷肅然　山堂肆考曰桓彥範等
共薦陽嶠爲侍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榛擊之任如何
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乃引爲左臺侍御史
甚能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　言行錄曰彭思永字季長仁
宗朝爲侍御史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
幄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
使思永獨抗疏極言而堯佐守忠之言遂格　又曰劉

摯擢侍御史摯自默寧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一時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　九朝通略曰賈黯除中丞新除侍御史呂誨常彈黯過失遷延引避黯言常薦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事誨乃就職　元史列傳曰世祖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論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又曰王壽元貞三年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

侍御史三

原

下詳通典

鵷冠　鐵柱　上詳治書御史　繡衣　白筆　上詳繡衣直指

避馬　埋輪　下詳避

通典曰秦乘輿駿馬京都選之是時宦官亂政典獄無心無所屈撓之為語曰行且止避驊騮又曰張綱字文紀漢書曰桓典字公雅為侍御史八使同日拜謁之部而綱獨乘柴車從一奴詣洛陽都亭曰部吏受命各之部宣布恩化奈何欲以虎狼之性理良善乎遂埋車輪於亭下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之八使皆還侍御史糞不知所以力不能止問之諸副天命所繫常侍來無以對之

增　白兎　皂鵰

唐書曰王弘義遣侍御史始興時白兎各爭入宮仁軌上大奇之拜仁軌

祐驚落臆本傳唐韋凝方靜史曰恐無呈身御史二

柱裏柱外南省南牀唐職林注裏殿宇柱外廊柱

詳通典京尹避路大夫抗禮

崔隱甫秦侍御以下皆與大夫抗禮御史知雜呂諲不判大理寺於諲入當舉劾結令判大理寺於諲入當舉劾結令

高風力愈動三國吳志楊修傳曰修與丞相主簿及門下督等數人俱入白事曹操在門中聞之使人問修修答曰教出門但開門耳不教入門也操乃大悅

入苑奏事至臺講兵宋朱凌傳上詳侍御史二

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之策

乞伸柱濫

侍御史魏靖上言陛下倪知李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

名望素

顯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御史上流請體威權明功罪廣聽明更損奏黃宗嘉論

職免判理寺

通考上詳文獻事

百司刑名出之

侍御史二

山堂肆考有大

武后朝法令煩苛

侍御史

山堂肆考曰侍御史掌糾察百官

侍御史

山堂肆考曰侍御史掌糾察百官

侍御史

山堂肆考曰侍御史掌糾察百官

史記曰張湯補侍御史集治陳皇后蠱祝詛淫亂上以為能又曰趙禹以刀筆史積勞稍遷至御史上以為能

尹齊不避貴勢

漢書曰尹齊以刀筆吏積勞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潔

延年勃霍光

又曰嚴延年時大將軍霍光特重之

班固作

史班固為上名由此顯也

楊秉有宰相之才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為侍御史多所彈劾秉

鄭均月餘而遷

漢記曰鄭均為侍御史明帝賢之

正直之望

周禮曰正心廉節

鄭均月餘而遷

漢記曰鄭均為侍御史明帝賢之

正直之望

周禮曰正心廉節

劉暾秦王渾曰又

與戰以御史修復彰以御史知典戰截斷角故軟呵呵作色曰我不能截斷角而汝不能截斷角何不敢言於是正直之聲聞於外

劉暾為不識字

軍高元謀動萬物東觀漢記曰劉暾為侍御史時有人盜官物暾收得之

解鷹不識字

若言僕大不識字即其罔思止寧如其罔思止

朝廷雄職

史綱曰朝廷雄職侍御史

京兆尹

漢書曰尹賞為京兆尹收捕豪猾東市門桓門亭長格殺賞吏賞以為賢遷執金吾

不尚沽激

御史箴曰宋何鄭守聖無緇素從事疏者有年御史入臺之門兆吏之初如入芝蘭之室以香自芬以臭自腐介通曰仕宗遺

十月一轉

續漢志曰侍御史員十人秩六百石掌察舉非法糾劾不當受制奉使典護喪事

辱臺

漢書曰尹賞為京兆尹收捕豪猾東市門桓門亭長格殺賞吏賞以為賢遷執金吾

畫像便殿

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置之便殿

犬馬不及言事

漢書曰尹齊以刀筆吏積勞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刀筆吏緝以為廉潔遷至侍御史

還告居家

范忠宣與呂海等論事中侍御史宋穆上言秦兵百萬威制夷狄言朝廷也曹顧叔言朝廷不及犬馬而穆敬默不言於是有宋羅江之謚

彈蔡確章惇

范純仁為侍御史時錄曰劉摯為侍御史彈其罪有十又論章惇不葬欽慈王典禮不葬欽慈王典禮純仁又曰范忠宣與呂海等論事中侍御史宋穆上言秦兵百萬威制夷狄言朝廷也曹顧叔言朝廷不及犬馬而穆敬默不言於是有宋羅江之謚

爭濮王禮

方謙傳曰方謙為侍御史濮安懿王典禮不葬欽慈王典禮純仁為侍御史時錄曰劉摯為侍御史彈其罪有十又論章惇不葬欽慈王典禮純仁為侍御史時

伸諫省氣

攻媿集曰林大中為侍御史鄧司諫輝引諫據經語所大臣體皆羅尤切由是名震天下

引諫據經語所大臣體皆羅

以忤旨移將作監人中請加優公丐去大中率同僚奏乞直論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

以忤旨移將作監人中請加優公丐去大中率同僚奏乞直論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

家居待罪

事文類聚曰宋皇佑中侍御史宋穆上言秦兵百萬威制夷狄言朝廷也曹顧叔言朝廷不及犬馬而穆敬默不言於是有宋羅江之謚

家居待罪

事文類聚曰宋皇佑中侍御史宋穆上言秦兵百萬威制夷狄言朝廷也曹顧叔言朝廷不及犬馬而穆敬默不言於是有宋羅江之謚

居言職而申諫省之氣論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居言職而申諫省之氣論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侍御史五

詩

晉潘尼贈侍御史王元貺詩曰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游鱗藻靈沼撫翼希天階青雲闡夕鴈共鳴舞屈草接賢能王侯獻崇禮迴迹滯憲臺蟬風飛凜凜當朝色行行滿路威唯當擊隼去復覩落鵬歸

唐蘇味道贈封御史入臺詩曰故事推三獨茲晨對兩闈夕鴈共鳴舞屈草接芳菲盛府題青綦殊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來協心毗聖世罪力贊康哉

又奉懷臺中諸侍御詩曰薄游荔浦方南紀薊鼈暫北臨山晴關塞斷川暮廣城陰陽場圖遒圭甸溝塍礙石林野童來裾拾田叟去謳吟蟋蟀秋風起蒹葭晚露深帝城猶鬱鬱征傳幾駸駸迴憶故

書地勞歌謝所欽　元希聲贈皇甫侍御赴都詩曰東南之美生於會稽牛斗之氣蓄於昆溪有瑤者玉連城是齊有威者鳳非梧不栖（其一）猗嗟衆珍以況君子公侯之胃必復其始利器長材溫儀峻峙（其二）道心惟微厥用充塞德暉不泯而映邦國靜以有神動而作則九皋千里其聲來忒（其三）粤在古昔分官厥初刺邪矯枉非賢勿居稜稜直指烈烈方書蒼玉鳴珮繡衣登車（其四）綽綽夫君是膺柱下準繩有望名器無假寵蓋伯山氣雄公雅立朝正色候我能者（其五）載懷朋情常接閑宴好洽昆弟官聯州縣如彼松竹春榮冬蒨柯葉蟬然不淪霜霰（其六）

會合非我關山坐違離鴻曉引別葉秋飛騑驂徐動樽餞相依遠情趣忽岐路光輝（其七）金石其心芝蘭其室言語方間音徽自溢書子風威嚴子霜質贈言歲暮以保貞吉（其八）

增　張九齡　酬趙侍御使西軍詩曰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願割持斧竟稱雄　又曰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滿海外聲滿柏臺中　李嶠　和杜侍御太清臺宿直詩曰貂冠朝彩振烏署曉光分欲嘯還喬侶先飛擲地文　岑參送裴侍御赴詔入京曰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御香臺寒柏樹綠江暖柳條黃惜別津亭暮揮戈憶魯陽

又送韋侍御歸京詩曰聞欲朝龍闕應須拂鳳冠風霜隨馬去炎暑爲君寒　又送鄭侍御歸東臺詩曰紅亭酒殘香白面繡衣郎砌冷蟲喧坐簾疎雨到牀鐘催離興急絃逐醉歌長閑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張謂送韋侍御赴上都詩曰天朝辟書下風憲取才難更謁麒麟殿重簪獬豸冠月明湘水夜霜重桂林寒別後頭堪白時時鏡裏看　杜甫送何侍御歸朝詩曰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又贈竇侍御詩曰竇侍御驌驦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又送韋侍御歸京詩曰聞欲朝龍闕應須拂鳳冠風霜隨馬去炎暑爲君寒　又送鄭侍御歸東臺詩曰紅亭酒殘香白面繡衣郎砌冷蟲喧坐簾疎雨到牀鐘催離興急紘逐醉歌長閑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張謂送韋侍御赴上都詩曰天朝辟書下風憲取才難更謁麒麟殿重簪獬豸冠月明湘水夜霜重桂林寒別後頭堪白時時鏡裏看　杜甫送何侍御歸朝詩曰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又贈竇侍御詩曰竇侍御驌驦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孟浩然和李白贈錢侍御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干將　孟浩然和李侍御渡松滋江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桂席自生風寮寀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聽白雪唱翻入櫂歌中　劉長卿贈楊侍御詩曰肅穆鳥臺上雍容粉署中含香初侍漏持簡舊生風點吏偏驚隼貪夫輒避驄　又餞張侍御詩曰勁直隨臺柏芳香動省蘭墜從全趙去鵬自北溟摶星象衡新寵風霜帶舊寒錢起清泥驛迎獻王侍御詩曰候館埽清晝使車出

明光森森入郭樹一道引飛霜仰視驄花白多慚綬色
黃鶴鵷無羽翼願假鳳鳥翔　又送裴頠侍御使蜀詩
曰柱史纔年四十強驥驊无駴美清揚朝天繡服乘恩
貴出使星軺滿路光錦水繁華添麗藻峨眉明月引飛
觴多才自有雲霄望計日應追鵷鷺行　殷維郊中贈
張侍御詩曰辟疆年正少公子貴遊還早列公卿位新
參柱史班千夫馳驛道駟馬入家山深巷烏衣盛高門
畫戟閑　韓翃送劉侍御赴陝州詩曰金鞭映騧騮後
騎佩干將把酒春城晚鳴鞭曉路長帶冰新淥澀閒雪
早梅香明日懷賢處依依御史牀　楊巨源贈李寓侍

御詩曰路入桑乾塞鴈飛冬郎年少有光輝春風走馬
三千里不廢看花惹繡衣　許渾酬河中杜侍御詩曰
文章已變南山霧羽翼應搏北海風春雪預呈霜簡白
曉霞先染繡衣紅　宋王安石送康叔待御詩曰詔取
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奸黨
寧無側目猜白筆豈知權可奪皂囊還請上親開信閒
讜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增 制唐李嶠行崔昇侍御史制曰學可從政文能案吏
幹局並優清勤咸著丹堀拔萃洗佇良才白簡繩違尤
資照識宜膺石室之命俾參冠冕之侶　蘇頲行張遊

達尊忠亮國之司直分南臺之糾察威望日隆贊東閣之辯章彌綸歲久以詳練之老而糾彈於萬務以清明之德而表率於百僚羣陰見晛而消百度從繩則正猛獸之衞蓼蕭有以知朝廷之尊和羹之作鹽梅殆將幹鈞衡之造　方秋崖賀林侍御啓曰出綸西掖執憲南臺天子明明用皐陶而不仁者遠矣王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禮者誅之某官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觀經世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仁義不敢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接武夔龍造羽鵷鷺綴赤墀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貍凜白筆抨彈之志

殿中侍御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殿中侍御史魏置也初魏閤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宋齊梁有四人掌殿中禁衞內事後魏北齊皆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庶置六員大唐三省有二員員閑九中加一員內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通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權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蕪知庫藏出納及

宮門內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衞兵禁隸焉彈舉違失號為副端閤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曜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元冕乘馬加飾大夫中丞加金勒珂珮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缺則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備鹵簿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眞者神龍以來無監察則有裏行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二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舊制侍御史兼知雜事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察使官卑而入殿中監察御史掌分察內外諸司及監祭祀朝會之儀式巡歷之事糾察非違之事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明初有殿中侍御史後罷

殿中侍御史二

唐書曰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近太宗以爲能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轉殿中侍御史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雜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朝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

孔帖曰柳澤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明皇稱善

又曰張鎰累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縱以公事謁鎰鎰不許縱銜之誣縱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縱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

李珏傳曰珏待價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搏擊才比除禮部員外郎

山堂肆考曰宋何郯爲殿中侍御史常極陳夏竦奸狀仁宗諭曰古有碑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君不從諫則臣碑首今陛下從諫如流臣何敢掠美

又曰龐籍莊敏入爲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言行錄曰趙抃除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近太宗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修乞蔡襄黜乞荊南抃上言近日正人如修輩無幾今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又曰河東關漕使章郇公言文彥博有名稱呂許公曰可名來面詢之名至堂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修等由此許公不交一言但睥睨而已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十年出將入相

東都事略曰呂誨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公主夜扣禁門劾奏公主閹官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具瞻之望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誨與中丞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

宋實錄曰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選舉二人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言行錄曰傅堯俞英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同聽政上疾平堯俞上疏請太后還政未聽頗聞內侍任守忠有慈語堯俞又上疏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東都事略曰蔣之奇英宗立爲殿中侍御史獻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

二曰退奸邪三曰納諫爭四曰遠近習五曰閨女謁
系年錄曰殿中侍御史常同爲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　宋會要曰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爲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　系年錄曰紹興三十一年杜莘老爲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强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　楊誠齋集曰紹興末金人謀入寇官官請避狄陳俊卿爲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

增　蹈道依仁　嫉邪忿佞　山堂肆考曰武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惜乎臺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三

出入柱外　供奉墀下　上洋侍御史章綸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盡儀位卑不爲忘也白集裴度爲殿中侍御史均御史職　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曰朝綱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讀故事令與議爲

辛辣不患　糾劾爲能　宋會要言殿中侍御史本雖辛辣而不爲患白集裴度爲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加嚴重及職事與侍御史均可曰生蕭雖辛辣而忠鯁集曰補闕拾遺殿中侍御史之職也

呈身御史　宋史許應龍傳曰應龍爲殿中侍御史會要言皇祐中詔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所劾不識中丞顏不避

殿院御史　東坡集曰補闕拾遺殿中侍御史之職也

殿中侍御史五

諫爭極言無隱　取衆所指如王繩先張去僞筆惡擊去之類　舉士之賢及羅去朝士祖遵都門以送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　雖宿儒武夫所畏敬　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

論宰相回佞言大臣奸邪二

錢曰汪徽爲殿中侍御史上詳殿中雲而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奸邪一日命黜之前日無事言旨處曆初京師一日無異其變蓋在大臣

殿中侍御史四

左雍以能擢帝以爲能　傳曰左雍起於辟吏武帝爲殿中侍御史

孫林習事補事

山公啓事曰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內事今宜殿中侍御史不宜留可否語曰可

見惡能討

山堂肆考曰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

治獄無枉

唐崔仁師本傳曰仁師爲殿中侍御史青州男子謀逆有司定讞仁師按覆止其黨十餘人他悉原減大理少卿孫伏伽曰張行成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從倡得免未肯甘心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仁師曰治獄主仁如杜不申爲身謀豈有知杜無罪申連就死無及仁師曰行成構反殿中侍御史詰山東及西人竟無反狀行成正常侍宴太極殿中侍御史詰山東及西人竟無反狀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宜以東西限之帝善其言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爲

大政與議

劉寬爲殿中侍御史張行成反帝問寬行成曰天子以聽察爲明不聽人意有同異行成反狀未彰公何由知之寬曰皇帝中興英武獨斷不疑故行成得以反狀聞公平生不識中丞顏無恨

起家即真

山堂肆考曰武后時諸張家諸王皆起家即真官或有起家數日而即真者

呈身御史

宋史許應龍傳曰應龍爲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加嚴重及職事與侍御史均可曰生蕭雖辛辣而不爲患白集裴度爲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加嚴重及職事與侍御史均可曰生蕭雖辛辣而忠鯁集曰補闕拾遺殿中侍御史之職也

申理元忠

山堂肆考曰武后時諸張家諸王皆起家即真官或有起家數日而即真者元忠爲殿中侍御史二年御史臺奏太后怒下侍御史推鞫元忠太后曰卿等上疏言元忠不忠王晙復奏申理元忠不忠太后曰卿等何由爲之朴曰皆人承風望旨元忠高要對殿中侍御史推鞫元

增制　唐蘇頲行鄭溥殿中侍御史制曰志蘊公忠才兼學行守文法以明練循憲章以清直神羊共觸常聞避馬之雄夕烏明飛俾叶遷鶯之舉　賈至行敬昭道殿中侍御史制曰見素為質懷清守道學以潤身文能比事自乘驄曉謁繫集秋飛或出棄王綸或入持天憲傳使者之命往則有功按罪人之贓居而不撓因其績用採以聲華宜叶歲遷允符時議

增狀　宋洪咨夔辭免殿中侍御史狀曰竊惟柱後惠文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如某者誤蒙薦拔濫厠糾繩方已不稱之羞忽冒非常之擢周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出姓名固搢紳於美報庶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光塵日月別求夔龍接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

增啓　宋洪平齋賀徐殿院啓曰顯膺宸綍榮副臺端宣正殿之衣冠風重柈彈之寄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朝廷以清天下之慶某官南州碩望東魯鉅儒一唱音遺鏗如黃鐘大呂之奏萬仞辟立偉然孤峰絕岸之風國人同辭而曰賢天子一見而恨晚既堂堂義鷹於烏府爰進進鶩於赤墀露劾滋多霜威增凜鐵面

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柄任與故則然

監察侍御史一

原　杜氏通典曰監察侍御史隋置也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初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晉志曰古司隸行馬外事晉過江）（宋齊以來無）（晉志曰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及有禁）（宋齊以來無）（御史之職）聞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掾下士八人蓋亦其職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庶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自御一十員）

淵鑑類函卷八十九　監察侍御史　三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　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闕南待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閣隋末初置煬帝大業三年十一月鳳闕侍御史監軍垂拱三年十一月鳳閣侍御史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今未盡遣恐虧失節度武后曰朕之如聞比來御史出師君校之以各銓閫外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重專征也罪人當答於朝者亦監之不許高宗時御史奉仁約秦動中書令褚遂良抑買宅地遂良駁焉同州刺史中丞宋儉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二謀害忠善二萬咎皆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良三年監察御史崔義玄劾奏不盡狀有五

人知驛號館驛使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縣下第一人爲始出使亦然興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燕監察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無館驛使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顓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開元十九年以監察御史二人莅太倉左藏庫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爲監太倉使第二人爲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臺監察御史之上宋初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自爲屬官俾正名舉職

天禧元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專任彈舉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以殿中丞劉平爲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熙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爲御史自定始也宋敏求繳詞頭云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募職官便昇朝著峻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衆議五年詔祕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官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

事徽宗時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閤門客省引進四方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而東西上閤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申請而本臺治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爲條令慶元二年侍御史黃黼言御史臺有三院其一爲監察御史高宗時常置六員孝宗常置三員今分察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員從之以後常置二員

取六十以下廉幹者備選二十九年令臺官得自辟舉明昌三年復命尚書省擬注每一缺則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貞祐元年減定監察御史爲十二員興定四年減四員五年勅監察御史所彈事同列不得與聞著爲令御史秩正七品司耳目之寄任刺舉之事元世祖時立御史臺以姚天福爲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上嘉其直賜名巴兒思謂其不畏強禦猶虎也仍厚賜以旌之天福曰臣職居糾彈惟是憎敢貪厚賞以重臣罪乎時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上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振有二首之患不急拯之久將不可理矣上名玉昔帖木兒字羅諭之字羅以年幼自劾明制詳總載

監察侍御史二

增 唐書曰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奈何輕殺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馬周傳曰周客郎將常何家爲何條二十餘事皆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當世切務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名之未至遣使四輩趣之及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上言比來樂工圉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帝善其言 孔帖曰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以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間其死爾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勤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分紀李善感爲監察御史棄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萬陽縣又於監田造萬全宮善感極諫時人以此稱之

陸元方傳曰元方爲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海風濤甚狂舟人不敢進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息 職林曰姚崇用事澣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爲稱職 孔帖曰孔碩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 又曰李華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姬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 又曰韓琬拜監察御史先天中賦絹非時人多徒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移檄罷督乃聞詔可 通鑑曰元宗布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

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慰諭而罷　唐李勉拜監察御史屢朝廷右武勳臣特寵多不知禮大將軍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孔帖曰張建封為燧表掾監察御史軍中事多所諏訪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　徐晦楊憑得罪獨晦至藍田慰餞李吳簡掾為監察御史　冊府元龜曰張著為監察御史寔為先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　東都事略曰張戩名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趣裝無為安居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事　言行錄曰劉元城集曰劉摯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於中永大夫至是著首行乃削郢御史中丞而著特賜緋魚袋　韋表微傳曰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撈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嫌陶淵明云　元稹傳曰稹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擅賦凡十餘事　劇談錄曰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石礫金砂清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日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常是一雙鸂鶒僧孺因舉杯祝曰脫或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雙鸂鶒飛下灘中

不旬日僧孺拜察院　分紀曰楊虞卿為監察穆宗初立多逸游荒恣上疏切諫帝令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議切諫可覽宰臣令狐楚等因以納諫為賀　宋程伊川撰程顥行狀曰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　東都事略曰張戩名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劉元城集曰劉摯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事　言行錄曰傳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以內降監汝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堯俞言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為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汝口而已乃罷穎士權倖憚焉　詩會小傳曰元王紳至元中拜監察御史請建皇儲及修史事轉御史臺都御史出賑河間饑民均覈有方全活甚衆　又曰李元禮元貞初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有旨建五臺山佛寺望太后幸臨元禮上疏言其不可行者有五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唯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

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　又曰馬祖常拜監察御史直聲震一時會帖木迭兒專政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黜之姦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　又曰許有壬轉江西行臺御史劾貪除暴部內肅然拜監察御史元史列傳曰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酬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昨開錫宴大臣威儀勿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曰自今毋復爲此舉　又曰貢師泰泰定四年釋褐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考滿入翰林歷待制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爲得人　又曰趙師魯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迓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　又曰余闕轉中書刑部庄事與當路議不合拂衣竟歸復召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多所直無忌或勸之稍遜以避禍闕弗答　吾學編曰尹昌隆洪武中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雖鳴而起昧爽而朝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今乃溺于

晏安臣恐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　又曰馬祖常拜監察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天不敬帝以至親勿問　牟倫傳曰牟倫敘州青城人永樂中任監察御史以直諫謫戍甘肅有留別京師諸友詩　明詩小傳曰鄒亮少善爲文援毫無停思輕俠好學爲名儒正統初用郡守況鍾薦擢爲監察御史明名臣記曰于謙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從討漢庶人庶人就縛帝命謙數庶人罪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帝喜師還賞議屬意且大用謙　又曰韓雍吳人正統進士爲監察御史奉命鉤囚碭山學教諭責滕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棄其尸他御史坐教諭死以尸不得故輒稱冤會黃河旁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也教諭竟誣伏雍疑不決造人蹤跡獲磨兒教諭得釋　姚綬傳曰綬天順中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寧府解官歸作滄江虹月之舟游泛吳越間作室曰丹丘自稱丹丘先生　名臣記曰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進士除監察御史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

李總兵不遜誣總兵反汪直欲為己功逮李百口至京
假成獄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熊
卓傳曰卓弘治中拜監察御史值雷震養鷹坊疏陳時
事帝嘉納之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
八人以其名榜示天下卓其一也

監察侍御史三

臺

蘭臺　松廳　（上通典曰後漢蘭臺令史掌圖書秘記以考典事校定文章又有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以察舉非法又有侍御史十五人掌察舉非法糾劾案章受公卿上書及四方疑事又有符節令史掌守璽節及發駕傳信璽又有蘭臺令史十人掌書寫文書）

詠竹　裂麻　（晉書袁宏才華而不即真因詠竹以寄意）

分察

兼巡　六典曰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之職糾視朝儀之失肅整朝綱又五代會要曰大唐貞觀二年分遣十道巡察使又置十道採訪使又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監察使下詳又通考）

分察

兼巡　六典曰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之職糾視朝儀之失肅整朝綱又五代會要曰大唐貞觀二年分遣十道巡察使又置十道採訪使又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監察使下詳又通考）

曰灌灌竹軒詠竹青青耐歲寒心自從見賞符小未成竿

高州意圖入相謂人曰若相推廣當取麻制裂之

監察御史論權璧　劾奸邪唐裴度還

監察御史論權璧　劾奸邪唐裴度還

言紀綱　陳得失　（韓愈傳愈言紀綱曰明賞罰信賞罰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事陳得失利病多

言者　（上詳）

整肅朝儀　疏論宮市

整肅朝儀　疏論宮市

（上詳）

決獄乃兩　受命息風

決獄乃兩　受命息風

（後漢書曰楊秉為侍御史時有冤獄久不決秉原其情為兩獄兩下詳）

素立守法　商隱雪冤

（上詳唐李商隱為監察御史李德裕貶循州刺史馬昭泰性驚刻人憚其強嘗誣奏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奴盡有訟御史覆驗皆誣病不肯往

嚴明不苛　勤直有才

（吾丘壽王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又曰魏冕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勤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及鄒瑾同生不聽靖難後自

氣節　桑惜志行

（晉山堂肆考曰唐段平仲權監察御史當世稱之）

貴敏手　陳子昂集

（晉山堂肆考曰唐段平仲權監察御史當世稱之）

時獎　上詳

時獎　上詳

監察四事之獎以為不即真因詠竹寄意

疏忤安石　奏劾李珣

疏忤安石　奏劾李珣

（許王安石賜名貶衢州監稅頴州安石求

爭論新法　極陳

爭論新法　極陳

面命之（上詳）

臺閣生風　豪

臺閣生風　豪

（晉山堂肆考曰唐段平仲權監察御史當世稱之）

舉弟自代　與兄並居

舉弟自代　與兄並居

（晉山堂肆考曰唐段平仲權監察御史舉其弟自代及為左拾遺直之子假

增 判滯獄　山堂肆考曰程琳判京兆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可使推捕　又曰唐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至目義琛曰獲盜帝喜為加七階

夜加二階　又曰韓思彥為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薨金城盛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名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補義琛往數日獲盜名加二階

時號四其　又曰韓思彥為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薨金城盛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名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補義琛往數日獲盜名加二階

歷圍按狀　又曰韓思彥為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薨金城盛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名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補義琛往數日獲盜名加二階

用宋程琳通權監察御史訪比三見遷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之序程明道為御史裏行神宗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長以數賞以為得御史體

張戩狂　張戩字天祖陵監察御史新法章數十敘未去構敘未幷不正之司尚存無不能神速則可未

常相見耳　常相補闕理貧朝廷沽直名則不能

歎為得體　歎為得體劉沆之序程明道為御史裏行神宗欲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

直　直上最深後言今大惡字未去構敘未幷不正之司尚存無

名之　名之使方擾又語中參政所笑天下之人以扇掩面而笑歌

曰職　曰職修籍記其多寡當否以語黜陟

分隸六察　分隸六察會要乾道八年寧終修具殿最以進呈御史臺事

司　司官志監察御史十員分六察處分隸六察每年終考其職事之修舉

開口柱　開口柱徵貢歌言忠未去構敘未幷不正之司尚存無

分僚百　分僚百官志監察御史十員分六察處分隸六察每年終考其職事之修舉

戮力戎事　戮力戎事御史臺記曰明高紳朝邑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帝知紳遂族紳　有志節　山堂肆考曰程琳判京兆以狀聞拜監察御史言稱判服入見大哭語又不及他事帝益重之

才識宏博　才識宏博又曰李乘宇執中江陵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屬公輔之望

詩　詩唐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詩曰適當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閶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陳幾旬內根本理宜優　宋王安石送沈興宗察院出湖南詩曰諫書平日皇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驅漢節既曾衝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令為重直道酬君遠亦同投老承明無補助得為湘守即隨公

制　制唐蘇頲行鄭縣監察御史制曰心堅而靜體密而和文章挾發學思該敏諫臣讜議久別瑤墀御史直繩宜遷石室　孫逖行蔣冽等監察御史制曰修身有裕從事惟明標麗則於文場劾公清於吏道方期遠致必籍蕪才宜膺州楚之求俾叶持繩之寄　常袞行崔炎監察御史制曰慎學潤身工文飭吏錯薪刈楚竹箭有筠莅事成許於密生遺風尚傳於絳老公才可擢朝聽用彰宜甄避蝗之美式踐栖烏之列　崔嘏行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曰御史府居朝廷之中傑出他署蓋以圭表百吏糾繩四方故選其屬者必在堅明勁峭臨事

而不撓不獨取謹厚温文修整容度而已爾等皆以詞華升於俊秀從事賢侯之府馳聲館閣之中籌畫居多操持甚固是宜持此霜簡峻其風標使避馬之謠不獨美於柏典埋輪之志無所媿於張綱勉服寵榮無忘職業

宋真德秀賀盛察院啓曰誕頒芝檢分糾柏臺言路置六察官實司公道之脈聖朝用一正士可立太平之基漢詔風馳周行霜凜某官英姿挺特素節高嚴卓爾不羣行庶幾乎大雅睟然見面望而知爲吉人自登百辟之聯温結九宸之眷容臺禮樂甫參議論之官憲

府紀綱亟任拜彈之寄方將龜鏡國家之治亂澄清天下之是非爲正論之指南斥檢朋於有北坐令海内如慶曆嘉祐之隆平肯使吳中獨敬輿希文之專美　楊誠齋賀金察院啓曰光被宸恩擢司風憲雷行風檢方進登天下之正人霜肅烏臺俾盡吐胷中之素蘊某官高文作古雅望鎮浮政所去而見思材無施而不可頃自流錢之府往儀振鷺之羣子衿青青士有文武兼資之略王臣蹇蹇帝思風節不撓之英遂承渥於楓宸俾察廉於柏寺邪朋屏迹雪見晛而自消善類寧居虎在山而不採顧念雖資於彈劾亦難久屈於回翔風采凜然今已杜羣枉之門而開衆正之路鈞衡近止行當建萬世之策而舉三代之隆

蘭臺令史

御史主簿一

梁　秩第九漢書百官表曰蘭臺令史六百石一梁冠朝服進賢一梷冠官秩第九與御史共治所典平處事理別黨錄上事乃第者也　景佑作頌奉時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有藏才能通今古時有神雀集宮殿上名見後漢書賈逵傳　劉陵給筆劄作神雀頌之文　武仲能文魏文典論曰傅毅文以敷暢事理班固作本紀續漢書曰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宗尹敏共作世祖本紀也　李尤撰漢記謝承後漢書曰李尤字伯宗少有文章遠爲尤有機如掇漢記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補之

御史主簿一

杜氏通典曰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爲御史大夫魏晉以來無聞至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隋書百官志錄事二人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爲此官之後遂爲美職林懷信爲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爲此官之後遂爲美職管轄臺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勲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謫罰姓名各有差　文獻通考曰宋御史臺置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推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官制行定員分

職秉行推直悉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元和二年改爲重刻通典主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紹興初詔檢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泰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不合去所泰辟檢法官李謙主簿彭龜年亦乞同罷嘉定元年劉渠除檢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駢

御史主簿二

在北謂入選門

天成二年勅諸道州府從前狀況入選門期自勅到須終考限滿主簿與正

檢文字鈎考簿書

大理寺去聞喜縣界五代會要曰後唐委主簿主管

年勞與正點

詘身

隋書百官志曰後魏尚在北齊則屬秋官後周則屬地官

隋書百官志曰後魏尚書有主客掾北齊則屬殿中後周則屬地官

俗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貨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乎忠閒之甚悅上書稱可一府莫吉非上安得獨白且不遷者可細不爲沉主簿經明質查可備近臣選

分治職事

九朋中丞黃履言本臺主簿分治職事請置主簿一員分掌班籍又曰荊屬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二員乞從舊籍參預定刑所領職事與御史分掌班同不同

淵鑑類函卷九十

設官部三十　諸卿　少卿　太常卿　諸卿總載一

杜氏通典曰夏制九卿殷亦九卿

尚書令中侯曰二公謂陰陽九卿通實署

周之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名號同殊其官職相因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勳衛尉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並司空所部多進爲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爲員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

尚書令陳忠等奏太常而下數駙馬都尉如故

崇大臣而泰建此道魏九卿與漢同名數

增九卿禮秩

元帝以賀循爲太常以九卿兼官不加秩

齊及梁初皆因舊制宋卿尹皆銀章青綬惟太常而已

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爲司農卿三卿是爲夏卿以衛尉爲衛尉卿廷尉爲廷尉卿將作大匠爲大匠卿三卿是爲秋卿以光祿勳爲光祿卿大鴻臚爲鴻臚卿都水使

者爲大舟卿三卿是爲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祿勳衛尉謂之三卿太僕廷尉天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同太卿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爲九寺（晉荀勗曰九寺可并尚書後魏亦有三公九卿寺則九卿稍序久矣然通典名不連官號其官始也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九寺與北齊同（自晉三代以上分置六卿比司百官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而尚書之任又益重矣魏氏復制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周之制官職重複事務煩滯故隋氏復減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複事務煩滯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常分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常分掌伯禮部與太常分掌祠部與太常分掌主客與鴻臚寺分掌刑部與大理分掌都官與大理分掌比部與大理分掌屯田與司農分掌虞部與司農分掌水部與都水臺分掌）

文獻通考曰宋初錄有九卿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中興併省冗職除太常寺不罷外宗正以太常兼而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常寺併禮部絡與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遂廢

諸卿總載

法河　括海　（李軌曰夫三公九卿法河海山陵謝承後漢書曰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後漢書曰李淑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星宿九卿下法河海）

龜鈕　犀印　（漢官儀曰二千石銅印龜鈕銀印青綬千石以上銅印黑綬）

藻衣　花綬　（漢官儀曰衣冠帶劍公侯紫綬金印紫綬銀印青綬）

緹扇　朱轓　（續漢書曰卿以下有駟馬者緹扇朱轓）

九列　六命　（孝武皇帝元狩六年令通官印章爲九等公侯金印紫綬二千石銅印黑綬千石以下銅印青綬）

帶綬　（周禮冬官司常掌九旗之物以王建太常以旌物名其屬各畫其象焉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士建旞通帛爲旜）

參三槐　位九棘　（漢舊儀曰三公位駟馬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中二千石銅印黑綬又曰朝者面三槐二公位焉注曰槐之言歸也又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之位也又周禮曰王宮門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玄曰棘之言戟也謂卿大夫士等外朝之位各取其赤心以爲外刺衆庶心三刺）

民之主　君之佐　（左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而得免其死敢辱高位以速官謀左傳齊侯使國子爲上卿辭曰君之貳也又曰君之佐也是爲殷勤）

辭高位　治大官　（左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而得免其死敢辱高位以速官謀左傳齊侯使國子爲上卿辭曰君之貳也又曰君之佐也是爲殷勤）

臣敢辱高位以建官誘曰得不如親絳之智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內外必平四時通

一、四時不失 六卿分掌

說苑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地理雜於九卿

周倡九牧 漢置十二 周官 尚書

大夫上分法其所分各奉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孔傳曰傳官之職以倡導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理也

劉熙釋名曰卿名卿也言卿理衆職也

周禮天官冢宰卿一人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禮記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

鄭玄曰天官冢宰象天所以順成其天道

列侯參議 國語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

國語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若在卿位內外必平四時通

掌於說苑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地理雜於九卿 韋昭謂於

明白名卿 東觀漢記明白號曰名卿

唐虞德二年 有事於泰山名為登封 卿為亞飯虎賁 卿為終獻 漢魏以來稽疑 卿為太卜 卿為太史 卿為太祝 卿為太宰 卿為太常 卿為太僕 卿為廷尉 卿為大鴻臚 卿為宗正 卿為大司農 卿為少府 卿為將作大匠

章善明理 背邪向正 白虎通曰卿之為言章明也

應劭曰卿言章善明理背邪向正也

漢書曰及時修文德以懷遠人安邊境 又曰漢陽段宏始事益侯信

惟月之位 代天之工 白帖曰

諸卿總載

一、諸卿總載三

掌建邦治經綸國體 王眾謀事曰御考一職以考課 掌建邦治經綸國體以考課 典三曰經綸國體以考 事時序以考 治二曰九卿時序 職以考總攬五曰明慎用刑以考獄 利不利木說苑曰九卿者下通於地理者也通不通

臨不臨貴以為上卿 以為上卿治國管仲對曰臨不能使富桓公賜之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臨不能制貴桓公以為上卿治國不治桓公曰何故

水蒼玉 魏夏侯元為太常時多所修改 宋齊皆有之舊用列曹尚書好遷選曹尚書領護梁視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後魏為上卿兼置少卿官同大夫二人助其任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國是為春官隋曰太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太常為奉常少卿及丞隨寺名光宅元年改太常為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餘寺少卿減置同太常丞一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齋郎五百五十二人其餘以下各有差郊社太公廟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有令丞其郊社及太公廟兩京皆有初學記曰案太常漢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在昔唐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周則春官宗伯掌禮樂並其任也漢曰太常加奉曰常典故常典三禮故曰太常王莽改曰秩宗東漢又曰太常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太常卿其後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續會要曰以制克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祥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

統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建炎初併省冗職詔太常少卿一員兼宗正少卿宋初太常寺丞掌博士弟子課試之事後來為朝議官少卿博士丞掌檢討典禮閱官一員檢討二員太祝掌奉祀神主奉禮郎掌設大夫博士承議郎丞奉議郎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太常寺官曰太常寺卿曰太常少卿一員兼宗正少卿曰太常寺丞曰太常寺主簿其下有博士贊引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其所屬大樂署有署令署丞鼓吹署亦有署令署丞鼓吹物庫使法物庫副使金太常寺皇統三年正月始置太廟廩犧郭社諸陵大樂等署隸焉卿一員少卿一員丞一員掌禮樂郊廟社稷祠祀之事博士二員掌檢討典禮閱官一員檢討二員太祝掌奉祀神主奉禮郎掌設

版位執儀行事協律郎掌以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視音
調元置太常禮儀院掌大禮樂祭饗宗廟社稷封贈謚
號等事仁宗復太常禮儀院為太常天曆二年定置院
使二員同知二員僉院二員同僉官二員院判二員經
歷一員都事一員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一員屬官博
士二員奉禮郎二員奉禮兼檢討一員協律郎二員太
祝十員禮直管勾一員明初置太常司設卿少卿司丞
其屬有博士典簿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太祝等官職專
祭祀之事洪武三十年改司為寺永樂十九年定鼎北
京在留都省加南京二字正卿少卿多用科目出身者
本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其屬典
簿二人博士二人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二人協律郎
二人贊禮郎九人司樂二十二人天地朝日夕月各壇
祠祭署祈穀殿祠祭署諸陵十二祠祭署各奉祀一人
祀丞一人吏目一人吏十一人卿掌祭祀禮樂之事總
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禮部少卿寺丞為之貳凡天神
地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明年祭日帝御奉天
殿受之頒諸司凡帝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事亦如之若

祭先期請省牲大祀帝先省大臣繼省之進版銅人上
殿奏齋戒示諸司凡薦新品物移光祿寺凡國有冊封
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旱潦大災難請告郊廟社稷凡新
王之國若朝還謁辭於寢廟凡祭滌器饗理香燭玉帛
整拂神幄必恭潔凡玉三等曰蒼玉曰黃玉曰瑑玉制
有先日展誠曰禮神曰報功帛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凡樂器不徙凡陵園之祭無樂凡
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
導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執爵司尊司罍洗卿貳屬各
供其事凡宴會率其屬奏樂提督四夷館隸翰林院典

簿典勾校金穀祭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
帝填名祝版大禮導贊其儀神樂觀提點知樂領樂生
舞生而時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設君臣之位以奉
祭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司樂
考協雅樂凡舞人韻聲人籍數其名數而審肄之凡淫
聲匿聲慢聲舞失節者皆禁糾之凡帝至祀所夜
警晨嚴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十二人
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典守壇場殿宇廚庫林木
時灑埽之以共其祀事陵署亦如之犧牲所凡三祀牲
牢咸有數養而滌之籍田收穀納於神倉供五齋三酒

之用穰葉飼牲皆宜防慮中華太常寺總律郎等官四十八員存者二十九員從禮部隨事勸課增興復頗重今歸并前說上報可於是吏部廢不平乃上疏請本寺非部屬何得侵主國家設六部分理天下事務孫為政事根柢今以本寺之職并於諸部是吏部全無統屬太常所掌乃祠祀一事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為太常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賜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同饑之為利乃若是哉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賜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為太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事門庭可羅雀門外可設駟馬高蓋賓客滿堂賜為政事根柢今以本寺之職并於諸部是吏部全無統屬太常所掌乃祠祀一事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為太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事門庭可羅雀門外可設駟馬高蓋賓客滿堂賜為政事根柢今以本寺之職并於諸部是吏部全無統屬太常所掌乃祠祀一事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為太常　漢書曰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漢書解詁曰太常掌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百官平冕七旒元上纁下畫華蟲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　史記曰叔孫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冊府元龜曰漢趙典桓帝時為太常以諫諍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喪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上邪遂解印綬符策付縣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并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許之　後漢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東觀漢記曰桓榮為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几會宗子郁以明經復為太常漢書曰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嘻榮曰仕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賜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所服冠幘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後應劭漢官儀曰北海周澤字雅都為太常恒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鬬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探史呼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謝論者識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不盡醉如泥既作事復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酒不離口低迷　冊府元龜曰後漢楊震為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　又曰徐璆獻帝末為太常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　又曰蜀杜瓊字伯瑜為

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閫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魏書曰

魏志王朗傳曰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字仲任爲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晉賛曰劉寶爲太常與諸博士窮道義以理趣　晉府元龜曰晉蔡謨成帝時爲太常彭城王館上言樂賢堂有先帝生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暇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　又曰王彪之爲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弗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　東齊記事曰燕龍圖爲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開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爲太常卿總遠每以爲意常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晉府元龜曰隋牛弘爲太常卿時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文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功輕侮朝士惟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　又曰唐王雅爲太常卿宋申錫獄自內起宰相重臣無敢言者雅與京兆尹崔琯上疏請付外考驗其事由是獄情少緩申錫止於貶官內外翕然推重之　又曰杜黃裳爲太常卿時順宗即位王叔文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後語其子壻韋執

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出以安人情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也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賣拂衣而去　唐書曰竇誕爲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給大樂鼓吹官僚於後彈胡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是以聲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宋史禮樂志曰宋太祖乾德三年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宋實錄曰賈黃中判太常禮院每詳定典禮損益得中　職略曰宋天聖同禮院王暉言開國以來禮儀沿革文字重複編成六十卷名禮閣新義又曰治平修禮書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修嘉祐張洞奏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成書　東都事略曰英宗即位中書奏請尊濮安懿王禮詔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范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而議者猶非之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又曰楊傑元豐中官太常者連數任一時禮文之事傑與討論　又曰熙寧初劉攽知太常禮院會建言講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攽曰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日討論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時議者不一卒如攽言　言行錄曰劉攽判太常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臨朝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攽謂當以義理感諷兩宮時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攽因諫說舜至側微堯禪以位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上知其以諷諫也慈聞之亦大喜　元史徐世隆傳曰世隆中統初爲燕京等路宣撫使宣撫使罷世隆還東平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徐世隆太常卿以掌之

太常卿三

原 拜子　秦妻　後漢桓榮位尊以師禮拜子爲郎　周澤　少傅遷太常明帝即位

原 問職　清選　各書曰張璪白居易制之職事歷代沿革今謂之清選　容臺　禮記曰天子有事於太廟之時命大史釁其牲羊而告備於充公又曰禮云禮云　**原** 掌神祇　典天地　周禮春官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之禮建立天地之禮是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以佐王建邦國之事之禮吉禮者謂祀天神地祇宗廟其禮有六一曰禋祀祀昊天上帝二曰實柴祭日月星辰三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曰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曰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定儀法　言禮樂　史記叔孫通傳曰惠帝即

位尊謂司空帝圖殷周宗廟儀法皆通所論著也續漢志常定張奮詳太常上疏言漢當改作樂器樂器異議三事頒下有司以時施行小大靡不備舉又詳樂事類曰魏明王者治禮樂興功成作樂禮樂不倫更作頌禮一篇帝美其事下太常施行

有四院下六曹之祭殷曰太府院藏瑞寶天應及代國所獻之寶祿格則陳於閤庭二曰太倉院藏六樂之器四曰內藏庫藏金帛珍異之貨五曰左藏庫藏天下賦入每歲大校所餘以待不虞六曰右藏庫藏諸州送太常所貯之物以備給賜

相百里奚

中華殿望省樓

戴七旒之上見漢七旒疏之上見晉七旒參集書與尚書郎議表赤車駟馬參集書與尚書郎議表赤車駟馬參集書與尚書郎議表赤車駟馬

問于伯嚭先穀異之下乘元冕

高宗名軍相對中華殿又曰崔日知

傅父葉

陳母訓

山堂肆考黃初第子輔傳父下詳傅父

薛為太常卿漢官儀曰古官也舜典云伯夷典三禮秩宗伯夷地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常秦官也

孫通賜金

桓榮設几

秦曰奉常漢曰太常也

舜咨秩宗秦曰奉常

賣宅自給

晉中興書曰高祖之於沛豐也特為置酒賜金五百斤

造廬特賜

表至其廬特為置酒賜金五百斤

表人秦曰太常也

彥先拜太常而居中宗政事下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為表儀蓋周形而已厚發庭風而孤常以并錢二十萬以常賈田宅

彥先拜太常而居中宗政事下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為表儀蓋周形而已厚發庭風而孤常以并錢二十萬以常賈田宅

議講官禮

獻旋宮圖

宋太常卿下詳二音律官

官屬稱有

治神人

太常卿四

杜業數言得失漢書杜業傳數上書言得失人事權貴後生法免

周澤數有直言宋艷漢記周澤少修高節職介操行

清　桓榮東面几杖天子親自執經　華嚴後漢書曰桓榮遷太常明帝令榮東面坐設几杖天子親自執經師道尊嚴也

榮恐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後漢書張純拜太常卿設職官詳備　韓曁多所匡政　魏志王肅何晏鄧颺等當時大權與太尉曹爽專執朝政肅正色而已晏等日漸疏遠　坐宗廟事免　魏志韓曁公德棐常侍子也為人剛毅有大節明帝時為太常以宗廟禮儀多所匡定　常引正大義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

增　以侍中出為太常　晉書荀崧為侍中時帝納其議出崧為太常

原　王祥南面凡杖帝北面乞言　晉書王祥為太常博士命祥南面拜太學命祥子孫北面乞言

以太廟事免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多事崧以太廟事免

儒素有學　東觀漢記曰桓榮少有學業不宜太常時帝數幸其家榮不能從車駕出入門戟自若

病不能從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帝數幸其家崧不能從車駕出入門戟自若

考正舊儀　晉書賀循為太常時朝廷多問以故事循考正舊儀

兄弟不為後　晉書賀循為太常時朝廷多問以故事循考正舊儀兄弟不為後

蔡謨奏宜臨軒作樂　晉書蔡謨為太常時朝廷多問以故事謨奏宜臨軒作樂

增　諫　晉書蔡謨為太常時朝廷多問以故事謨奏宜臨軒作樂諫曰泰始以來不復臨軒作樂以為世宗紀燕享則無設樂自此始也

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化之首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張華論太常博士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備顧問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歸咎不敢復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默為人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梁商能整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虞松考正舊儀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王者之尊莫不北面之要以太常卿

賀循議兄弟不為後　晉書賀循為太常時朝廷多問以故事循考正舊儀兄弟不為後

蔡謨宜臨軒作樂　晉書蔡謨為太常時朝廷多問以故事謨奏宜臨軒作樂

增　諫　晉書蔡謨為太常時朝廷多問以故事謨奏宜臨軒作樂諫曰泰始以來不復臨軒作樂以為世宗紀燕享則無設樂自此始也

散樂山堂肆考曰初秦滅之世有魚龍山車寶戲漢高祖之散樂隋煬帝令太常卿高熲減之太常卿始此

設職官科限　晉書荀崧為太常時朝廷大議每引正大義崧乃陳曰周天元以來職官混雜太宗時為太常卿始設職官科限

捉筆賦詩　唐職林楊師道宇文愷太常卿時為太常卿坐捉筆賦詩

請邊豆　如宿構成一坐嗟伏　唐書楊師道為太常卿時禮官之多練故事師道請邊豆

以人祭酒遷　唐書楊師道為太常卿時禮官之多練故事師道請邊豆以人祭酒遷

增　諫　唐書楊師道為太常卿時禮官之多練故事師道請邊豆以人祭酒遷諫曰古者祭祀必有尸尸必以人為之今以人祭酒遷非所以敬鬼神也

原　彭年該博五經　宋陳彭年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尤精禮樂之司

仰三珪橫德輿　宋陳彭年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尤精禮樂之司

論輕假中官　宋陳彭年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尤精禮樂之司

洽筆謝宋陳　宋陳彭年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尤精禮樂之司

官冕亦妍　宋陳彭年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尤精禮樂之司

選才也　宋陳彭年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尤精禮樂之司

宋庠遷五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皆加等具玉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合學事約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常卿賜冥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服為之師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以為太常卿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乃遷給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使郊廟禮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授官表曰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司非德者　宋庠字公序舉進士多所匡定

勿履樂之

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松猶彰微聆龍瞥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歸（一作然覩時一作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達朝烈德煇灼邦懋芳風被鄉耆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間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庶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琛往誠歡歌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遠懷具短劄（增）唐杜審言送鄭卿入京詩曰帝坐蓬萊殿思追社稷臣長安遙向日宗伯正乘春　杜甫贈太常卿張均詩曰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齋軒冕羅天關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發樂典猶擯健筆凌鸚鵡鉛鋒瑩鵷鸞虹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猶詣方一展旌序更何躋　明高啓夜宿太常齋宮詩曰鳥散廟堦空清香肅閟宮太常齋禁密列祖享儀崇并叩銅瓶月墀鳴玉佩風聽鐘候車駕庭燎已煌煌

（增）制　唐蘇頲行姜皎太常卿制曰命卿之責以象冬春化人之本孰踰禮樂殿中監姜皎學皆為己聞義思齊德乘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掌萬國流化千里遂管祕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鄉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今問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孫綽太常碑贊曰海岱協靈育此多士義義君侯東國之紀

金德發耀英風劭起文齊游夏行儔魯史有遵其升令問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譽高東帛既言旌節仍招儀刑朝堂流風丹霄將振華衮永煥皇朝

原 箴 漢揚雄（初學記作太常箴）曰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於羣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式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無曰我材輕身恃籩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之麥魚秦殞望夷隱轪鍾亟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增 明宣宗太常寺箴曰爲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典祀式交百神昔予祖考致嚴祀享厥有純誠敬恭協相朕必潔無黷無慢濂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直臨事平居有嚴神之鑒矣來歆來止神之歆矣民之福矣無曰冥冥洋洋有臨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原 墓志梁元帝太常卿陸倕墓志銘曰如金有鑛如竹有筠體二方擬知十可鄰兩升鳳詔三侍龍樓南皮朝宴西園夜遊詞鋒應竪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寒謝東耀方遠北芒已及陸露曉園悲風暮急　沈約太常卿任昉墓志銘曰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鸞鶱高致川鮪望歸叢阿待闕幽光之斷駕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原 表梁陸倕爲王光祿轉太常讓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孫叔濯衣漢道克隆（一作昌）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以降莫非素範辭費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之文雅深純華表之從容退默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曾無等級

陳沈炯爲周弘正讓太常表臣聞玉爲禹（一作雕）楹不取材於蠆木丹朱繡黼豈襲於雞辭何則適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一旨叔孫之分定禮儀（一作野外定禮）倍資典實刀協之躬爲唱引豈易其儀宜主闕對（一作負闕）九相封禪必書尤難妄冒

增 唐高郢謝再除太常卿充禮儀使表曰秩宗之任典司三禮奉常之選班列九卿前古以來用人爲重非有望實不宜謬居臣昔叨此官已爲負乘之懼今復再歷信增濡翼之憂況專職禮儀別蒙委遇明時大禮方奉郊禋來學諫聞何徵損益飲氷斯切僕駕靡遑

原 傳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恥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懸梁雖元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碏岸無以異也若

大才卓爾動稱絶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聞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遷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達理平子意不及文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畳畳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乃高關雪宮廣開雲殿秋牕春戸冬爐夏清九醞斯浮百羞並薦雲銷月朗聿兹游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慚神氣將索顧余不敏劚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爲神交二三君子唯以從游日暮亭號昭仁庶子雲臣尺廉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絶乎千載

增 序宋楊傑太常祠祭總要序曰凡太常典禮少府共服器光禄共酒齊黍稷果實醯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爲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於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酒之聯事傑乃集諸司所職爲旁通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云

增 劉子宋張孝祥太常劉子曰陛下祗見郊廟爰圭帶懷黍百神獨聲詩之爲末稱明德伏覩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敘則有詳略之不同揆明揆之文義則或違悟之弗協三歲之祝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實始親制爲饗樂章所以申景鑠宜至和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列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幾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禋親祠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爲成書下之太常庶幾追繼韶濩施之無窮

太常少卿一

增 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廟少卿率太祝齋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樽罍 後魏書曰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兼天文陰陽者爲之 又曰元順爲太常少卿以父喪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所致 北史曰魏斛斯

徵字士亮爲少卿博覽羣書尤精三禮典解音律自魏
雅樂久廢徵博采遺逸其樂始備樂有錞于者近代絶
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識徵見之曰此錞于樂也遂
依于寶周禮注爲芒筒椎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　三
國典略曰齊太常少卿秦修與巡省河南兗州刺史
邢邵爲故舊邵嘗於省中呼秦修爲清郎至是送紬爲
信秦修不受與邵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謹邵報書曰
昔爲清郎今爲清卿矣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使少卿
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被讓王珪與温
彦博同諫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誚之臣

竊以爲不可　職林曰唐高祖子休烈爲少卿某儉温仁親
賢下士　又曰元澹字行沖景雲中授少卿行沖以系
出拓跋恨史無編乃撰魏典二十篇學者向之有人得
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也雅樂家
遂謂之阮咸　冊府元龜曰唐李勉爲太常少卿肅宗
時將大用勉會李輔國時寵欲勉降禮於己勉不之屈
竟爲所抑　分紀曰唐韋萬石上元中遷少卿當時郊
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增損之時謂稱職　職林
曰鄭肅元和中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而尤長於經
學博士以下必就肅決之據經條答　唐書曰馮定字

介夫爲少卿文宗每聽樂詔奉常胥開元霓裳羽衣舞
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闕於庭定立於其間
文宗以其端嚴若植問知其姓氏因吟其送客西江詩
賜以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遂遷諫議大夫　事文
類聚曰宋張載字子厚嘉祐三年登第熙寧二年賜對
除崇文館校書同知太常禮院事　分紀曰宋英宗賜
少卿孔叔基金紫叔基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當筦
庫之務故有賜後以爲例　又曰鮮于侁字子駿元祐
初爲少卿會罷太祝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太常設奉禮
太祝誠不可廢乞復置仍請自朝廷選有學行者授之

職詔從之　元史列傳曰王約使高麗還報稱旨除太
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
帝不允　吾學編曰盧原質寧海人洪武二十八年陞
太常少卿事建文帝屢有建白靖難後名見不屈死之
又曰廖昇洪武二十九年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
修高皇實録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爲副總裁昇
博雅有史才明達負氣聞忠誠伯茹常等自龍潭還慟
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明詩小傳曰李開先嘉靖中擢
太常少卿會九廟災上疏自陳竟罷歸歸而治田産蓄
聲伎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撾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

小山無以過也

太常少卿二

唐 清卿 高選 上洋少卿制太常出北通 諷中令 遷諫議

唐 制 唐孫逖行章恒太常少卿制曰神清氣爽識遠心微周才可以求備雅望期於必復白登近密已積歲年淑慎有恒閑和易退秦常之亞稱職為難宜回夕拜之崇俾在春官之屬 白居易行陳中師太常少卿制曰簪仕立身皆有本末不背俗以矯迹不趨時以沽名從容中道自致閒望如玉在佩動必有聲為時所稱何用不可朕以立國之本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貳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之清選往服是命行覩有成

唐 記 唐獨孤及太常少卿廳壁記曰太常掌天吊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軍賓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取與太常齒云

太常丞一

原 杜氏通典曰太常丞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爲之後漢凡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兼廟中非法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職如太常永介幘皂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職如太常丞歷代皆有梁舊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天監七年改視尚書郎陳因之後魏北齊亦有之隋有二人唐因之前太常丞掌祀則攝之七祀於西門之內亨太官至於太常丞時丁謂罷其議論其議贊郊禮記喪典論聖學撰廟碑文獻通考曰宋皇祐中置一員兼丞事建炎三年省紹興十一年復置正名初除王子正行錄曰宋李燾除太常寺簿輪對陳無逸之說在列卿篇多唐置二人掌贊導禮儀糾正違失凡大祭祀則與太祝奉禮郎協律郎俱升自東階詣罍洗位盥手洗爵升詣神位前北向立奉禮郎贊跪太祝跪取神位前爵以授太常丞太常丞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奠爵於故處奉禮郎贊俯伏興太祝俯伏興太常丞俯伏興奉禮郎贊拜太常丞拜

考曰元無明有典簿二人
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
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掌引導奉與王公以下應
則今國子博士是也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歷代皆有隋
有四人唐因之甚爲清選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
注導引奉與贊相祭祀定謚及守祧廟開閉坮室及
祥瑞之事常博士楊令問又勑太常卿王昚侯廟各置五品令丞
王不可上陵先帝又勑太常卿令太常博士數十人兩漢太常屬
光子曰大廟尚書郎尚取七品下子弟不宜取五品子弟
也上曰太廟可尚書郎尚書即尚取七品下子弟不宜取五品子弟
爲崇恩之君以臣事君猶爲僭況事太廟之君以臣事君猶爲僭況事太廟之
事皆
文獻通考曰宋祥符中置博士二人後四員

元豐正名初除何洵直博士掌講定五禮儀式有改革
則據經審議凡於法應謚者狀其行狀撰定謚文有祠事
則監視儀物掌凡贊道之事中興省丞簿而太常博士
如故紹興九年諫議大夫曾統言祖宗朝太常博士四
員今見一員添置一員隆興元年從王太寶等議并省
博士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金皆有博士元博士二
員正七品明博士二員
漢大鴻臚有理禮郎四十七人晉理禮郎四人屬太常
令後魏理禮郎四人北齊有奉禮郎三十人屬鴻臚寺
之司儀署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有奉禮郎

十六人屬太常寺煬帝減置六人唐初有理禮郎四員
掌設板位執儀行事至永徽二年以廟諱改爲奉禮郎
開元二十三年減二員奉禮志至永徽二年以廟諱改爲奉禮郎
已改故猶書百官志歸北齊及至永徽二年乃改始自永徽
奉禮之名鍾見於前史其改始自永徽
則設親祠板位太祝掌讀冊校捜秦以啟告飲福則進
爵酌酒受其虛爵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奉禮郎金奉
禮郎從八品元奉禮郎二員又有奉禮典檢計一員並
從八品明有贊禮郎九人
杜氏通典曰協律
郎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爲之
續文獻通考曰宋協律郎掌
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又有協律中郎北齊及隋協
律郎皆二人唐因之掌與樂節樂調和律呂監試樂人
典課
文獻通考曰宋協律郎朝宴親郊則遣官攝
事崇寧後協律郎隸大晟府又有按協聲律製撰文字
韻譜等官以京朝官選人或白衣士人通樂律者爲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及金元皆有之明協律郎二人掌
時祭祀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爲祠祀武帝
更曰廟祀後漢祠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宋曰明

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社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郊祀掌五郊四時神祇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郊社明堂祠祀祈禱及茅土衣社等事增文獻通考曰宋嘉祐元年置郊社令命石祖元爲之熙寧元年郊社局令張伯世言局有郊社名而不主四郊之事於是始主四郊壇壝之事按唐六典兩京郊社令各一人掌視提舉所貴官正其名位祭則郊社令通回郊及社壝之壇壝之事祭祀則省牲鼎俎之實燔燎之火及祭官之版位祭則郊社令通回郊及社壝之壇壝之事使得巡視

一員以內侍省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掌寧元年詔醫官有勞轉皇城使實及五年方許除遙郡刺史又七年除遙郡團練又十年以上方許除遙郡防禦使醫官有和安成和安成安成全大夫（醫為兩浙兵馬都鈐轄使）保和大夫（醫為翰林醫官使）翰林良醫（醫為翰林醫官使）保和成和成安成全郎（醫為軍器庫副使）保和郎（醫為翰林醫官副使）翰林醫正（舊為翰林醫官副使）翰林醫官翰林醫效翰林醫痊翰林醫愈翰林醫證翰林醫診翰林醫候翰林醫學舊諸司使副有醫官使及副使蓋自太醫丞直院轉醫官副使敘遷年格一同武官但為東班使額耳

凡十有四階立和安郎以下視東副使若醫官副使則以視權易使以上翰林良醫醫正易之（舊制醫官自祗候至皇城使政和初既易武階而醫官之名亦遂易曰醫正曰醫痊可見當時大臣不學也）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中統元年置宣差提點太醫院事給銀印掌醫事製奉御藥物領各屬醫職不隸太常院至治二年定制院使十二員同知僉院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歷都事各一員照磨兼承發架閣庫一員吏不錄所屬八諸路惠民藥局成宗元貞三年置初太祖於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五百錠為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世祖末年以失陷官本罷之後復置令各路正官提調醫學提舉司至元九年置掌考校諸路醫生課藝試驗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明初置醫學提舉司洪武十四年更設太醫院令丞吏目御醫如文職授散官嘉靖中定本院院使一人院判二人其屬吏目一人御醫十八人所屬衙門惠民藥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生藥庫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吏九人院使掌醫療之法院判為之貳（院判不屬太常而別為一衙今姑附此）杜氏通典曰太卜署殷官太卜為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於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太卜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唐因之（文獻通考曰宋以太卜隸司天臺然不置專官）杜氏通典曰唐犧署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內史左馮翊右扶風皆有廩犧令丞並掌犧牲隋為後屬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官有廩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唐令丞各一人掌犧牲粢盛之事（文獻通考曰宋廩犧屬光祿寺有牛羊司供應所掌大中小祀之牲牷及大官宴享膳羞之用監官三人以諸司使副及三班使臣充監牧園三人以三

班使臣充

太常主簿

增 深禮樂 檢文書 中興會要曰宋紹興十二年六月太常主簿王賞言本寺主簿劉棠強記令共同討論文字詔下見前官制 與聞禮樂 稽考簿書 職略曰龍溪除節度掌治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 下見四朝志

太常博士一

增 六典曰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通變隨時而損益焉 世說新語曰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至遣覓張孝廉船同旅悵愕即同載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 通略曰唐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不能決温彥博曰呂才天悟絶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王珪魏徵稱才製尺八十三枚與律諧契 唐書曰裴守貞授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守貞奏曰據周禮國語郊祀天地自射其牲漢武封泰山令侍中儒生射牲至於餘祀無射牲之文 職林曰秉利正高宗時爲博士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帝納之傳說曰卿奕世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乃賜物百段 冊府元龜曰唐韓思復則天朝爲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太祖鼓吹排羣邪守大體國家賴之 山堂肆考曰唐始爲太常博士中宗時始郊祭祝欽明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爲非引誼固爭詔禮官集議衆皆曲意同徇欽明紹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合璧事類曰唐尹知章遷太常博士中宗時議以涼武昭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又曰唐陳正節遷太常博士元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而欲以肅明皇后并升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升配睿宗肅明

皇后旣非子貴宜在別廟於是留主儀坤廟詔禁太廟毋置官 孔帖曰裴寬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善之請如寬議 分紀曰唐張薦貞元中帝親郊時吏失亂禮物殘替爲參綴典儀略如舊章 又曰王彥威淹識古今典禮求爲太常散吏鄉知其經術補檢討官彥威采隋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拜博士 又曰陸亘爲博士寺有禮吏孟眞久於其事凡吉凶六儀祀官不能達率訪眞眞倚以俾橫元和冊皇太子眞參議偃蹇亘榜

逐之胥吏失色　山堂肆考曰宋和峴字晦之延子也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峴贊導乘輿進退閒雅太祖詢近侍曰誰氏之子何相禮之明辨乎左右以峴閥閱對尋拜刑部員外郎兼判太常寺　呂東萊集曰王居正字剛中為太常博士朝廷議創王氏邪說之禍會故相韓忠彥議謚居正云熙寧初關近臣坐講之請有功名教宜謚曰文禮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謚者謁宰相求改居正卒不改　東都事略曰常安民字希古為成都教授上書論強國之本曰勸忠厚勵名節先祐公卿薦其才名為太常博士　元史列傳曰虞集除太常博士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　又曰王守誠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遊文辭日進泰定中為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　又曰李好文泰定中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往年有詔為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白長院自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采錄三年書成名曰太常集禮

明練禮儀　清雅詠典故

明沿革具儀法　曰職官分紀從之司馬亦為清望

考功行　制度職掌不知樂府孰為優劣

引證圖書　改集禮院

撰禮以對　通典詳曰博士三為德宗一始獨事博士以行為能

補容典　喪亂之後宗廟皆缺

阿其議又稱九宮不超列宿不見容於中阿宗時商容典盈孫為博士表又略宗之將後曼以

常擇太和初為博士最明禮從之帝孝弟通於家庭享宗廟敬宗祝版兩版補字

貞元中為博士時年尚少明太

待問平府論事其日南省上事故皆白敬中崔龜從集太常博士元史傳曰虞集除太常博士入院至相先位手筆在集之無參

引證圖書　改集禮院　撰禮以對　通典詳曰博士三為德宗一始獨事博士以行為能

明練禮儀　清雅詠典故

明沿革具儀法　曰職官分紀從之司馬亦為清望

考功行　制度職掌不知樂府孰為優劣

補容典　喪亂之後宗廟皆缺

貞元中為博士時年尚少明太

待問平府論事其日南省上事故皆白敬中崔龜從集太常博士元史傳曰虞集除太常博士入院至相先位手筆在集之無參

博士入相　郎中兼職　獲黃鍾樂　造方域圖　謚法得正　議不俚

榮其舊著乃改集禮器圖分紀曰唐李絳為二博士以文簡聞上嘉其事而又注眾成

推服登三事而又注時同僚在相位仁長慶中與舊易位者同列於中書元和初增德興此由從記堂記曰造

者榮其舊著乃改集禮器圖分紀曰唐李絳為二博士以文簡聞上嘉其事而又注眾成

博士入相　郎中兼職　獲黃鍾樂　造方域圖　謚法得正　議不俚

推服登三事而又注時同僚在相位仁長慶中與舊易位者同列於中書元和初增德興此由從記堂記曰造

常擇太和初為博士最明禮從之帝孝弟通於家庭享宗廟敬宗祝版兩版補字

貞元中為博士時年尚少明太

待問平府論事其日南省上事故皆白敬中崔龜從集太常博士元史傳曰虞集除太常博士入院至相先位手筆在集之無參

引證圖書　改集禮院　撰禮以對　通典詳曰博士三為德宗一始獨事博士以行為能

明練禮儀　清雅詠典故

明沿革具儀法　曰職官分紀從之司馬亦為清望

考功行　制度職掌不知樂府孰為優劣

補容典　喪亂之後宗廟皆缺

貞元中為博士時年尚少明太

出淮上兵起名將李愬表請博士詳擇都事略曰常安民功頼博士又曰倪濤字巨濟博

擬進禮書上言時事

通略曰元結玉年太常博士陳詳道以所撰禮書進上詳道博士一

定五禮式

元豐初除祠部員外郎博士掌五禮儀式有改革據經斷

太常博士三

議論激切進退閑雅

山堂肆考曰晁補之為太常博士上言人才收長禮為

作千字文

宋宋綬字公垂中進士第為博士綬博學能文有操履聚書萬卷太常

安民力學

元結字次山為太常博士以安民力學為治

倪濤能文

宋史倪濤字巨濟博學善屬文為太常博士

贊儀

六典曰大祭祀則贊引其儀

妙選

分紀曰唐裴寬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時稱其得人

分紀官

分紀曰唐裴寬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時稱其得人

禮官

合璧事類曰漢制總屬太常博士及至晉置國子學為陳東廣文館為太學

分務專治

晉書曰荀崧為太常博士上疏曰今祀儀為繁其職分務而專治太學博士七員掌教授生徒之大典以詢疑

修舉墜典

晉書曰荀崧為太常博士上疏曰今祀儀為繁其職分務而專治太學博士七員掌教授生徒之大典以詢疑

才稱其官

分紀曰唐裴寬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時稱其得人

無職事

漢制總屬太常博士及至晉置國子學為陳東廣文館為太學

大典詢度

晉荀崧為太常博士上疏曰今祀儀為繁其職分務而專治太學博士七員掌教授生徒之大典以詢疑

禮官合璧事類曰漢

問不虛酬

北齊邢邵為博士至和初詔太常修禮樂邵從遷太常卿

改封衍聖事略曰宋

祖無子孫宗聖為文宣王以其後為文宣公紹聖元年為文宣王又以其後孔子為文宣公紹聖中孔子不當稱王公紹是以改封宗聖公是以改封衍聖公

太常博士四

制唐蘇頲行陳貞節太常博士制曰卞寶輝光楚材翹秀窮禮經之奧博踐詞律之風雅參名列侍每獻昌

言掌事秦常宜銓令典　白居易行鄭涵等太常博士制曰早以文行久從吏職藻流之問頗為淹滯況雅有學識進修不已禮官方缺宜當此選凡朝廷禮制或損益有疑中外議議或裒貶不決爾為博士皆得正之杜牧行蔣砺太常博士制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草具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著作佐郎蕭砺富有文學默守恬退爾其為我折衷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

設官部二十一　太史令　少微帖　宗正卿

太史令一

原 杜氏通典曰太史局令昔少皞以鳥名官其鳳鳥氏爲曆正至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夏有太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泣之奔於殷殷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於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有馮相氏視天

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變當周宣王時太史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韓武子爲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梁秦爲太史令胡氏作博學章句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爲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嗣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談以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冬官正有丞有直長有靈臺郎有保章正其判局及同異則掌記之獻帝時太史令王立曰前太白守天關與太白守天陽之象漢雜錄終矣晉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晉去就五行不常盛衰在曹氏而

增 文獻通考曰宋有司天監天臺掌天文曆數之事以考其災祥凡日月星辰風雲氣候祥眚之事曰具以聞歲頒曆於天下則預造進呈祭祀冠婚及典禮則選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有丞有主簿有保章正等官各有差

臺其監復爲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爲監而令名不易不隸祕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爲監改一員爲少監十四年復爲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祕書後又改局爲監龍朔元年又改爲司曆校正等官各有差

增 文獻通考曰宋有司天監天臺掌天文曆數之事以考其災祥凡日月星辰風雲氣候祥眚之事曰具以聞歲頒曆於天下則預造進呈祭祀冠婚及典禮則選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有丞有主簿有保章正其判局及同

判則選五官正以上業優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長至令十年一選為靈臺郎試中乃遷而挈壺正無遷法其別有天文院測驗渾儀刻漏所掌渾儀臺晝夜測驗辰象鐘鼓院掌文德殿鐘鼓樓刻漏進牌之事印曆所掌雕印曆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司天監有太史令其下曰司曆曰靈臺郎曰挈壺正曰五官正曰五官丞曰五官主簿曰五官靈臺郎曰保章正曰司曆監候曰司晨刻漏博士曰典鐘曰典鼓金司天臺隸祕書監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密以奏聞少監判官教授司天管勾長行人五十人天文科女直漢人各六人算律科八人三式科四人測驗科八人漏刻科二十五人 續通考曰遼初因金人舊制立司天臺設官屬至元八年以上都承應閽官增置行司天監十五年別置太史院掌天文曆數之政歸院學校之設隸臺後改臺為監置司天監三人掌凡曆象之事少監五人丞四人知事一人通事兼知印一人官屬有提舉二人教授二人學正二人天文科算曆科三式科測驗科漏刻科管勾各二人陰陽管勾一人押宿官二人司辰官八人天文生七十五人回回司天監初元世祖在潛邸有旨徵回回為星學官以其藝進未有官署至

元十二年春用王恂薦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寖疏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等正而以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領太史院事十六年二月太史令王恂請建司天臺於太都儀象圭表皆銅為之增銅表至四十尺測影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同勑郭守敬由上都抵南海測影具訪通天文曆數者明初置欽天監正五品初名太史令通判僉判校事郎五官正劉基為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後改為院設院使同知院判五官正典簿兩暘司時序郎紀候郎又為院使洪武九年改為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主簿主事五官正副監候司晨漏刻博士 元史曰博士掌教正德元年七月原上疏五官監候中星動搖天變災天權星不明風疏下禮部部言原占候之言深切時弊原復疏言十二月十六日占候得惠日霧霧交作為東邪之氣陰侵君小人權臨下時上引譬甚力劉瑾怒謂原為旨扶三十原又疏言一向占候得大星入太微垣帝怒頓得又大怒罵原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怒謂何官亦學為忠直乎矯旨仗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十一年革回回監回回曆法隸於欽天監監置監正一人監副二人其屬主簿一人春夏中秋冬官正各一人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一人五官監候二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辰二人漏刻博士二人吏四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爲之貳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上凡元象圖書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爲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自五官正下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焉凡觀象登臺臺四面面四人凡歲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奏行下

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凡歲祭日先一歲會選奏上凡營建師旅冠婚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雞唱擊鼓各共其事凡四季天象占驗曆御覽天象錄以時奏上凡畸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之人移禮部訪取試用之五官正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凡瑞星妖星瑞氣妖氣考諸雜占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其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候漏刻博士定時更時報更擊晨昏昏昏鐘鼓司佐之

漢志曰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人唐初不置丞久視初改爲渾儀監始置丞二人長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復置初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姚元辨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尺五寸下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於陽城周天測影得長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四月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太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禁尉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僧一行一時校之安南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太卻元太云交州望海中南極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正見其景然其明大月自交州以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景皆北過表北二尺六寸九分定春秋分夏至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一寸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六寸三分冬至日晷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一尺六寸春秋分晷五尺三寸漏刻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分晝夜漏各五十刻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寸九分定春秋分夏至影在表北五尺

表南五分　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　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三寸三分　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　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寸三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南二尺四寸七分　夏至影在表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　春秋分影在表北一尺三寸九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二尺八寸五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三尺一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三尺七寸一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三尺七寸四分　河南府告成北極高三十四度七分　冬至影在表北丈四尺二寸一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四尺五寸一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五尺四寸五分　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　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尺八寸五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五尺九寸六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六尺一寸三分　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　冬至影在表北丈六尺二寸一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六尺二寸四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六尺三寸二分　沛州濉谿北極高三十五度二分　冬至影在表北丈六尺三寸五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六尺四寸八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六尺五寸五分　太原府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　冬至影在表北丈六尺五寸七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六尺六寸三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七尺一寸分　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五度八分　冬至影在表北丈七尺一寸八分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丈七尺二寸四分　夏至影在表北丈七尺三寸一分　滄州清池北極高三十八度　冬至影在表北丈七尺五寸　夏至影在表北丈七尺八寸　太史令

原　厎日司天日官居卿之職以厎日禮也注如砥而不平致也居卿之數故曰厎日　司天在六物之職以觀天道之元　增　日觀正南方命向　天工建虛志下實角日觀即在璿璣下見後　頒正朔　齊七政敘三辰　齊以在璿璣下後　作渾儀　周禮冏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邦國都鄙　宋太平興國四年司天監生張思訓李淳風梁令瓚又作渾天儀又製於禁中　頒考曰漢書律曆志曰黃帝之法創於上古唐虞之際重黎絕地天通而考定律呂人神之間分八節　揆景探數五行成象六星紀分　考伶倫造律呂人揆景探數以行其精占星氣以考人事　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地之文以通神明之德　又曰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　干支相配　成六甲　和人道　考天時　時書律歷志曰黃帝造甲子以建始作甲乙以調之調律以和人道也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　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地之文以通神明之德　又曰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　干支相配　成六甲　和人道　考天時　時書律歷志曰黃帝造甲子以建始作甲乙以調之調律以和人道也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　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地之文以通神明之德　候星辰　增甲子小帝肇考日晷之法必審日月之行　原掌日月之行　書雲之史　掌邦六典　授歲四時　二十四氣　三百六旬　人道工年司天公官正歲文治上有司天治下有司人臺尚書請以甲子頒布天下　增六十年事下有司行之數使期頗之人得上官所依據不可行之數使期頗之人得上官所依據不可行之數使期頗之人得上官所依據不可

書夜占候或有變異白具本占奏永遠不遷又曰漢武六年令本監人損永遠不許遷

晷影堂　又曰凡本監官屬不許習學天文曆算其他業子弟只習學者發南京又遷天壇玉衡簡儀俱在臺四面正統四年造渾天儀表臺等處如南京式

五紀曆　又曰唐代宗廣德二年造又損益其綱更名至德曆不與天代宗以至德二年五月初一日進呈來歲曆名頒行五紀曆

宣明曆　又曰唐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宣明憲宗改授時曆名崇元曆又曰唐昭宗時宣明曆數漸差詔令王栖曜等改作新曆賜名崇元曆

千歲曆　又曰唐王朴推步曆術精於推算詔令一行作千歲曆

大統曆　又曰唐肅宗時詔一行與南宮說等測驗晷景考正曆法始悟四分曆法百四十九為紀法百八十為蔀法始知四分曆法自古迄今曆皆以五百四十為蔀法

乾象曆　晉志曰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等以乾象曆減斗分太多更以五百四十為蔀法

黃初曆　晉志曰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等以乾象曆減斗分太多更以五百四十為蔀法

皇極曆　隋志曰皇極曆算術甚疎大業中太子洗馬袁充奏廢之

大衍曆　唐元開元大衍曆自太初至開元已後天寶應元年六月日蝕三合詔復用

五紀曆　又曰唐代宗廣德二年五月初一日進呈來歲曆名頒行五紀曆

崇元曆　又曰唐昭宗時宣明曆數漸差詔令王栖曜等改作新曆賜名崇元曆

千歲曆　又曰唐王朴推步曆術精於推算詔令一行作千歲曆

大統曆　又曰唐肅宗時詔一行與南宮說等測驗晷景考正曆法始悟四分曆法百四十九為紀法百八十為蔀法始知四分曆法自古迄今曆皆以五百四十為蔀法

乾象曆　晉志曰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等以乾象曆減斗分太多更以五百四十為蔀法

黃初曆　晉志曰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等以乾象曆減斗分太多更以五百四十為蔀法

皇極曆　隋志曰皇極曆算術甚疎大業中太子洗馬袁充奏廢之

大衍曆　唐元開元大衍曆自太初至開元已後天寶應元年六月日蝕三合詔復用

五紀曆　又曰唐代宗廣德二年五月初一日進呈來歲曆名頒行五紀曆

崇元曆　又曰唐昭宗時宣明曆數漸差詔令王栖曜等改作新曆賜名崇元曆

千歲曆　又曰唐王朴推步曆術精於推算詔令一行作千歲曆

增詩唐李山甫司天臺詩曰拂雲朱檻捧昭回靜對銅渾水鏡開太史只知頻奏瑞蒼生無計可防災景公進德星曾退漢帝推誠日為迴何事曠官全不語好天良月鎖雲臺

增論宋唐庚辯陳壽蜀不置史官論曰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者流然書遺盾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記注者蓋方是時學者多知天文而卜興廢者亦不純用著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放於此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分而為二孔明之時尚未分也然觀後主

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承置史官妄矣

太祝令一

源 杜氏通典曰太祝殷官與太宰等官爲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三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煬帝罷署太祝令丞後增爲九人開元二十三年減置三人掌讀祝文出納神主

增 文獻通考曰宋太祝奉禮郎掌奏祭祀閹則承奏廢京官十六歲以上未掌事者充郊社掌坐齋郎無員數

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從令入書院事迄許太祝李文靖公爲相始第甚或以爲言公曰君第書傳手疼此爲宰相聽事誠酒爲之耳

太祝令

考曰遼太常寺主簿下有太祝金太祝掌奏祀神主元太祝十員明太祝職專祭祀之事

太祝令二

源 太常屬官有諸廟令漢有諸廟令有諸陵太乙令樂令

景帝改爲祠祀令祠祀又曰太祝令景帝更名爲

改曰太序令續漢書百官志曰明帝永平十二年秦官太祝令武帝更曰牖祀令秦制太祝令景帝更名爲太序令明帝

太序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鈴曰有帝冀出德洽作樂名太樂官曰太序承以應圖讖改

掌陵園

又曰太廟令一人秩六百石寺廟令一人秩六百石掌祠祀

太樂令一

源 杜氏通典曰大樂署周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樂尹以樂舞教國子

左傳樂尹即大司樂也

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及永又少府屬官有太樂令丞後漢永平三年改太樂爲太子樂令掌伎樂人凡國祭享掌諸祭樂庶樂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及開內侯到五大夫子應適子二到二千石子十六百石以上年十六已上者以爲舞人也

古大胥掌大樂律事者如令

魏復曰太樂令丞後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晉亦有之樂令掌成均之法後魏置太樂博士北齊太樂署有協律郎二人唐因之掌習音樂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制太樂局令一人丞一人樂正二人副使正二人掌車駕郊祀及御殿御樓大祠登歌徽宗時置大晟府以大司樂爲長典樂爲貳次

樂人簿籍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制

曰太樂令主簿協律郎又有按協聲律製撰文字韻譜等官以京朝官選人或白衣士人通音律者爲之宣和二年詔以大晟府近歲添置冗濫徽幸並罷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樂署有令丞掌調和律品教習音聲并施用之法樂工部籍人令丞掌調和律品教習音聲并施用之法樂工部籍直長一員太樂正掌祠祀及行禮陳設樂縣大樂副正從九品元大樂署中統五年始置令一員丞一員掌管禮生樂工四百七十九戶明初太常有司樂職專祭祀之事洪武十二年置神樂觀 許翰

太樂令二

原 序神人 典倡優 揚雄方言 舊唐書音樂志曰貞觀中太樂令祖孝孫既同鍾鼓之節又調絲竹之音自是樂人稱其能矣 新論曰昔齊成帝時有女子雍門周以鼓琴見幸號曰雍門周 史記樂書曰魏文侯與子夏論古樂而好鄭衛之音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以立會節以鞉鼓發以柷敔鼗鼓控揖以雅頌此古樂之發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太樂令秩六百石掌管

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皇族爲之陳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齊亦然後周有宗師中大夫掌皇族定[illegible]屬大冢宰隋如北齊之制唐龍朔二年改爲司宗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屬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illegible]少卿一人太[illegible]加一人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帳領崇元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屬皆以皇族爲之　初學記曰案宗正卿周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周受命封建宗盟封兄弟之國一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掌王親屬是也

淳化六年始設官置僚唐制也宋朝居錄　太宗正司又置知大宗正事一員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帳領崇元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屬皆以皇族爲之　初學記曰案宗正卿周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周受命封建宗盟封兄弟之國一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掌王親屬是也

秦漢因之晉曰大宗正[illegible]後魏[illegible]後魏用姓爲之[illegible]五代史百官志曰至梁加卿字除大字曰宗正卿北齊又加大字文獻通考曰宋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兩制以上知丞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司皇族之籍大宗正同知司事二人以皇親圖練觀察使以上充掌教導宗子受其陳請辨訟之事及糾過失而達之朝廷教導宗子受其陳請辨訟之事及糾過失而達之朝廷

[illegible]名始置司以皇兄弟[illegible]正事皇姓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修玉牒官無定員掌修皇帝玉牒序宗派紀族屬歲撰宗子名以進[illegible]牒與國史相通後以史官兼　玉牒所[illegible]掌宗正寺事[illegible]事者以[illegible]祐中吉[illegible]又有睦親

附敘令未平且相去數千里欲明太祖改大宗正院爲
通制其刑從得無冤乎事下
宗人府遂定官制府設令一人正一品左右宗正左右宗
人俱各一人從一品其屬經歷一人是年秦王爲宗人令
晉王燕王爲左右宗正周王楚王爲左右宗人故至今
署府者不由中門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會典
云本府所領宗室重事故品秩特序文職之首按孫清
題名記云太祖建宗人府以主睦親之事制以宗人令左右宗人皆
王之長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皆
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玉牒派演金枝黃琮並編請
名章奏文移必關歷所後行焉故宗人府列諸司之首
載在祖訓及大明宮制甚詳

正統三年始建府治寧侯宋璟掌之遂
爲定制宗人令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
書宗室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爲
之上達及定其才能罪過以聞左右宗正宗人爲之貳
經歷典出納文移

宗正卿二

冊府元龜曰漢劉辟彊楚元王之孫休侯富之子清
淨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霍光擇宗室子
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巫相府年二十餘欲用之或言
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
時年已八十徙爲宗正 天中記曰劉般字伯興建初
初遷宗正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

稱之 冊府元龜曰劉虞爲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
禮更爲宗正 又曰劉孟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
免歸家 又曰晉扶風王亮爲衛將軍武帝詔曰宗室
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
能慎行者寡名穆公紲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
所以本支百世也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咨之於師時
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使訓道規察有不
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 又曰陳南康
愍王曇朗子方慶少清警涉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
中權兼宗正卿 又曰封琳爲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
稱 山堂肆考曰後魏世祖謂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
爲最欲取一人以爲宗正浩曰中書博士杜銓令爲諸
杜之最即命召之及見器貌環雅世祖謂浩曰此真吾
所欲也拜爲宗正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詔
安康郡公襲舉我之同姓派別支分惟厥祖考世敦恭
睦特聽合譜宗正愍禮之義同諸服屬 又曰高宗永
徽二年名宗正卿李博文問曰比問諸親何以得有除
屬者對曰以屬疎降盡故除總三百餘人帝曰朕追遠
之感實切於懷諸親服屬雖疎理不可降並宜依舊編
入屬籍 又曰唐宗室司訓棄官中宗即位以者舊擢

爲宗正卿　又曰睿宗景雲二年以祕書監薛王隆業爲宗正卿　又曰元宗二十年七月七日詔宗正寺官員以宗子爲之　又曰濮陽郡王徽爲宗正卿頗承恩奏請宗正奉陵廟　天中記曰宗室李璡天寶初拜宗正卿性友悌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　冊府元龜曰代宗永泰二年宗正卿吳王祗奏上皇室永嘉新譜二十卷太常博士柳房撰也自武德以來宗支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　又曰穆宗長慶元年宗正寺奏準貞元二十一年勅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今年勅放三百人伏緣人數至多不霑恩澤白身之輩將老村閭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許之　又曰林贊有氏族學開成中勅贊同修七聖玉牒從宗正寺之請也　又曰梁開平五年宗正卿朱璉圖譜官朱損之進所撰天潢源派二軸各賜帛

又曰晉石光贊少爲儒飽於游宦晉高祖即位自滑州節度判官擢爲宗正卿少時常有占者云子晚歲當因姓氏爲美官果如其言　又曰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　又曰虞潭爲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都中

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進赴國難山堂肆考曰宋趙安仁兼宗正卿真宗以安仁舊德大僚特令知寺事自是多所規制重修玉牒屬籍　合璧事類曰宋元豐七年以宗景知大宗正事先是宗景父允弼司宗久故神宗復選而用之使諭其母先正久司宗正德及皇族令命而子繼之　又曰趙仲忽入判大宗正事徵宗賜之甲第及建賢懋功之閣以示寵仲忽鯁亮端毅動循禮法立宗司法式　又曰淳熙初宗正官缺趙温叔言崇不息之賢自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不息在宗司數言天下事上甚重之　元史列傳曰元朶爾直班遷大宗正襲恩澤白身之輩將老村閭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許之　又曰林贊有氏族學開成中勅贊同修七聖玉牒從宗正寺之請也　又曰梁開平五年宗正卿朱璉圖譜官朱損之進所撰天潢源派二軸各賜帛通考曰明永樂初太宗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　又曰洪熙宣德間皇親武定侯郭玹專署事

宗正卿三

司宗掌親　上見揚雄箴下詳卿一

仁孝　忠直東觀漢記曰劉玘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爲宗正數爲達名士承宮鄉慈等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爲宗正

清秩　冷卿曲卓集行王概制宗正地嚴秩清儒者之

職也鄭氏譯曰掌理親宗正曰伊尹又村甫別李以時大人領宗卿鮮卑石氏是

星見揚雄箴宗正曰星在帝庭東南

考實糾正

二年知西外宗正事士陳秦嘉所共知者許宗正考實以聞

糾正

訓飭往分

屬籍堂　積慶圖

宋四朝志曰修纂譜牒掌屬籍曰宗籍慶系錄曰仙源積慶圖

畏盛滿　竭忠節

漢書曰劉德字路叔修黃帝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時事名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帝初為宗正卿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盛滿之禁也

宗正掌以月卿印

惟天族　掌以月卿印

子政之忠　路叔之慎

宋朝志曰修纂譜牒掌屬籍曰宗籍慶系錄曰仙源積慶圖

宗正

恭

肆考曰後魏職令宗正掌皇族屬籍之政

隋清用忠懿清和

隋書曰宗正卿掌皇族屬籍之政

參敷典先

唐六典曰宗正卿掌敘昭穆親疏之屬

亞於祥哀

禮記曰大夫士祥而外除哀亦如之

恭格堂山

服仁履義貞素之操

忠懿清和　孝友恭格

山堂肆考曰宗正卿掌皇族屬籍之政

一人不隸六曹

山堂肆考曰宗正卿掌皇族屬籍之政

各擇一人令敷睦之違失則糾正焉

行詔大宗正司不隸六曹者焉

以睦周親　實司屬籍

續通典曰宗正卿掌皇族屬籍之政

設官實司屬籍

唐百官志曰宗正卿掌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敘

九宗之長　六親之屬

唐律疏議曰九宗謂從己上至高祖兄弟之子及己下至玄孫之子

事情親洋

當敦睦之代　居糾繩之司　崇象河

瓊編瑤牒儼帝子之冠

之秩　糾磐石之宗

帖亞白

簪裾衣綉裳本公家之衣鉢翰光新書

少卿通古學唐史曰李漢字南王雍州少卿通古學嘗撰續古今類要常集隆少卿制曰制以九族乃敘文昭列妥殊類立忠卿宜敘文昭之任

宗正卿五

增詔宋英宗選宗惠同知大宗事詔曰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式孚於休以副予意

增制唐李憕行高平郡王重規司屬卿制曰百工惟時必在推擇九族既睦仍資敦敘高平郡王重規宗室儀表衣冠領袖有姬旦之藝兼劉蒼之善出居連帥功名著於兩河入奉鉤陳誠款申於八校本枝望重河海職隆宜輟掌於魚鈐俾專司於鱗族　孫逖行襄信郡王瑨宗正卿制曰雅志惟恭虛懷敏達近屬蕃翰中朝羽儀無競維人不矜於貴分克勤於位忠每効於公敦敘是司疇咨所屬宜居六尚之職以副九委之勤

原漢揚雄宗正卿箴曰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胄子代以不錯昔在夏時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祚不脩而忘其宗緒周畿戎女魯姜子同

增書魏彭城王勰獻文之子孝文爲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宜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莊莽至今宗制之重舍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肅治之若宗室有僭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廢庶有親政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增秦元趙天麟上言曰國家既立宗正府又立國子監蓋欲申邦憲以公滅私崇德化以文飾質然其宗室罕篤於學或月誦而年闕或春集而秋散以馳馬試劍爲至樂以援弓射鳴爲常事迹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太倉精粒爲之食御局綾錦爲之衣頤指氣使而左右趨風叱咤辟辱而鬼神驚懼視公侯之爵輕若纖塵俯望重之賢皆出已下處貴而不自知其貴宜驕而不自知其驕中人以下鮮有弗移其性者伏望陛下導宗室以學問激宗室以榮名嚴宗室之師重宗室之友庶使貴人之志各懷希聖之明心毋令博士之流設作在公之虛號

原杜氏通典曰宗正卿官屬丞主簿　掌元署　諸陵署

冊府元龜 卷九十一 宗正卿 宗正卿 宗正卿

掌神御殿歲時朔望諱忌日辰禋饗禮典明初不設崇元宣政等院但置僧錄司道祿司官洪武四年改僧錄爲司僧凡三等曰禪曰講曰教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各一人司置於天界寺道凡二等曰全眞曰正一設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言義司置於朝天宮又天下府置僧綱司都綱道紀司都紀州置僧正司僧正道正縣置僧會司僧會道會司道會並朝除不給俸

【眾】杜氏通典曰諸陵署漢有諸陵園寢官屬太常長陵令秩一千石馬高祖陵也故墓其秩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史記曰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後漢每陵園令各一人掌按行埽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攸長主洪盜賊晉宋宗正卿官屬）元皆曰令而梁初爲監後亦改爲令梁以下皆有之唐每陵令丞各一人初屬太常開元二十五年並屬宗正寺知丞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以宗正寺掌屬籍之事　續文獻通考曰金諸陵署有令丞直長屬太常寺又有園陵署令宛平縣丞兼貞祐以園陵遷大興縣境以大興縣令丞兼　事文類聚曰元置諸陵署隸太常有令丞直長等官又置提點山陵使及副使　續文獻通考曰明有諸陵祠祭署屬太常

【眾】杜氏通典曰太廟令漢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宋志曰漢西京東京曰令晉有太廟令領齋郎二十四人奉梁以下皆有後諱有太曰田千牧爲高廟寢郎舊屬太常唐

後太廟令屬宗正寺　續文獻通考曰金皇統八年太廟成設署置令丞元屬太常掌宗廟行禮兼廩犧署事至元三年始置令二員丞一員

宗正丞一

【增】瑤籍　玉牒慶元制晉丞瑤籍宇定圖爲宗正丞乞別立法修玉牒三年一進

宗正丞二

【增】參領　四朝志曰宗正卿掌宗派紀屬籍以別親疎而定祿秩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　上治道　上治宗實錄曰趙師民字周翰遷宗正丞屬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大章待制同知宗正寺事　周翰君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入爲大宗正丞宰相曾布欲收置

門下不能屈　無所詘撓　興擊年錄曰曾悟為大宗正丞奉

所詘　條上五事　又曰東晉知太宗正丞總攝上宗室五事本支秉法制以除煩苛

擇官師以專訓導內外從官各隸宗室一人　議襲封食　修纂

又曰謝仮始立法嚴制故曰廷尉也類師古

宗正有寺無官故仮言之時用領議惟襲封之典遂發

屬籍　仁宗實錄曰紹興五年詔復置宗正寺丞一員仍特

除偉以偉收得宗枝事跡編聯曉暢類修纂籍屬次

第　編纂圖書　宋會要曰紹興元年改為廷尉漢國

通管親務其編纂圖書寺合依太常寺國子監例正主

乞依舊外其丞專修從之　贊治公姓　曲阜集賢贊治公姓人無間言

淵鑑類函卷九十二

設官部三十二　大理卿　大理正　少卿　廷尉平　廷尉監

衛尉卿　少卿　光祿卿　并載　衛尉　少卿　并載

大理卿一

杜氏通典曰今大理者亦舜攝帝位皐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也類師古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　讞疑罪也　大理卿

有與亂盜者之也　墨以世非法家　魏以世宗為之而郭氏尤盛建安中復為大理鍾繇為相以大理為廷尉　黃初元年改為廷尉繆襲為廷尉　歷代皆為廷尉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為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元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一寸書監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正監平謂之執方　天監元年改建康獄依廷尉三官置正監平與廷尉同　陳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蕩人之罪屬大司寇亦其任也　今刑部侍郎即之任　隋初與北齊同

置六判博除大理卿盧思道奏曰省有寫部寺留太
懷省有刑部寺除大理寺是則重書寺而踐刑名也至煬
帝加置少卿二人掌如前之綽曰掌法不當死臣不
解衣當新上使人問綽曰卿法上使人問綽曰卿
階死卜良久釋之他日又欲殺之非卜良久曰不
殺之非人豈得不開臣事上曰誠人大令斬二人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
盡人心何論根本上乃止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綽曰執法不
時薛胄為大理卿胄路以一心不敢
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唐龍朔二年改大理為詳刑咸亨元年復舊
宅元年改為司刑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咸亨三年十月
二人永徽六年初置少卿二人神龍元年又加一員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
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初學記曰案齊職儀云大理
古官也唐虞以皐陶作士大理官也春秋元命苞曰皐為天子伊陟
承于傅說為大理初秦置廷尉卿劭曰古官兵獄官多卿
非也漢因之王莽改曰作士東漢又曰廷尉晉宋齊並
為廷尉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加卿字曰廷尉卿後並因
之
文獻通考曰宋大理寺以朝官一員或二員判
寺事一員兼少卿事建隆二年以工部尚書竇儀判寺
事故事臺省長官兼判公事得言判某官事如晉朝尚
書左丞兼判尚書事是也若言止寺事則其
屬承正並可行之竇儀兼判太常
寺又兼判大理寺事皆新例也
凡獄訟之事隨官司

決劾不復聽信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訖同書
以上於朝熙寧九年神宗謂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
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下詔以京師官寺凡有獄皆繫開
封府司錄司及左右軍巡三院因逮獄多難於隔訊又
暑多疫死因緣留滯動涉歲時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可
復置大理獄天下奏案刑部審刑院詳斷置卿一少卿
二丞四始詔崔台符知卿事寮周輔楊汲為少卿各舉
丞及檢法官凡官屬依御史臺例謁有禁官制行左斷
刑右治獄各五案左斷刑曰詳刑詳獄宜兼分詳奏
表右斷曰推右推寺案知雜
斷元祐問因鮮于侁所請廢大理獄後復卿掌折獄詳
刑鞫獄之事凡職務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將校及大
辟囚以下以疑請讞者隸左斷刑則司直評事詳斷丞
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係
官之物應追究者隸右治獄則丞專推鞫蓋少卿分領
其事而卿總焉建炎三年并省寺監而大理如故省卿
而斷刑治獄少卿各一員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大
理寺官曰大理寺卿曰大理寺少卿曰丞曰主簿外有
提點大理寺有大理正金大理寺天德二年置自少卿
至評事漢人通設六員女直契丹各四員卿少卿大理
正丞掌審斷天下奏案詳讞疑獄司直四員掌參議疑

獄披詳法狀評事三員掌同司直知法十一員女直司
人司 五員漢
六員掌檢斷刑名事明法二員元世祖至正二十二年
陞大理寺爲都護府至大四年置經正監掌營繕納鉢
及標撥投下草地有詞訟則治之本卿太監少監監丞
經歷知事卿太監少監並奴都赤爲之監丞流官爲之
明太祖吳元年初置大理寺正三品衙門設卿少卿丞
評事洪武元年革三年置磨勘司有令左右丞十四年
復置大理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時翰林
待制吳沉言刑冤濫請增審獄官於是又設審刑司屬
寺凡刑部十三道五軍斷事官按囚覆問移審刑司評

駁是非十七年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刑司五軍
斷事官署於太平門外名其所曰貫城十九年罷審刑
司二十三年復陞正卿三品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並
永樂中定設大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
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
一人評事四人監生二十五人吏三十五人卿掌審讞
允反刑獄之政令少卿寺丞爲之貳司務典出納文移
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省刑名之事 丘文莊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執
法又謂之三法司大理之設則自兩法司所聽斷日抱
成案引證詳審覈寃者疑者情輕重者皆得一一
據律參駁必求之當然後月報歲聞
於上請施行之其職亦重且要哉

皐昭辨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官也尉以尉民心也
尚書曰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又曰帝曰皐陶維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又曰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 文子曰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
乎言者也 禮記曰凡聽五刑之訟成獄辭史以獄成
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

木之下正副卿
司之屬 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
俄衛有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
不隧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罷問曰吾親刖子之
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斷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
臣欲人之免也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憮然不樂見於顏
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
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者用法一思仁恕
則樹德如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韓詩外
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廷尉請死
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罪也李

雖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遂伏劒死君子曰忠與仁
新序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
是廷尉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及於廷尉曰以
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弛罪法而伏其辜僕
之所守也君曰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
不離斧鑕刎頸而死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
左右監　又曰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
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又曰張
釋之字季爲廷尉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
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
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令一傾天下用法皆
爲之輕重民安得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又曰文帝還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
有刑措之風　漢書曰文帝初立河間守吳公治天下
第一故與李斯同邑乃徵吳公爲廷尉　魏志曰高柔字
曰路溫舒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帝
善其言　原漢書曰朱博遷廷尉恐爲官屬所誣召見
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

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
剸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探前
代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將爲諸君覆
之正監以爲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名掾吏
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　漢官儀曰光武
時有疑獄見廷尉曹史張禹所問輒對處當詳理於是
悉免廷尉以禹代之雖越次而受亦足以厲其臣節
華嶠後漢書曰河間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自
廷尉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
事趣辦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
爲廷尉以法爲名家　又曰郭躬字仲孫爲廷尉正遷
廷尉家世掌法律鎮自廷尉左監爲廷尉凡郭氏爲廷
尉者七人　原東觀漢記曰陳寵爲廷尉有疑獄輒手
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魏志曰高柔字文惠明帝時爲
廷尉時法甚峻而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收龜
付獄文惠表請告者曰廷尉天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
怒而毀法乎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拜廷尉吉性
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
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摯虞新禮議曰故事祀皐陶於
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寺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又故

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臣虞謹按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祀其神繫者致其祭律非正罪晉書曰孔坦字君平遷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遷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發詔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冊府元龜 晉中興書曰王導以南令素教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而府元龜曰晉鄭默為廷尉時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又曰吳隱之守廷尉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常漸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後魏書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誹謗罪被劾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韶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 北齊書曰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絶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隋書曰楊注字元度守大理卿注視

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注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 冊府元龜曰隋梁毗為大理卿時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慴恐為國患因上封事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唐書官品志曰郎楚之武德初為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擬定律令 分紀曰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嘗問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云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敕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太宗深然之 唐列傳曰貞觀八年上謂大理卿寶誕曰法官卿為之長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舍親昵卿當保所長奏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唐新語曰唐臨為大理卿初莅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囚皆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不枉濫所以絶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為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 唐史曰臨累遷大理卿高宗常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 冊

府元龜曰唐蔣沇建中初爲大理卿時德宗幸奉天沇奔赴行在爲賊候騎所拘欲以僞職誘之因絶食稱病潛竄閭里間京師平首蒙旌擢　天中記曰王正雅字光謙穆宗時爲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申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　又曰張仁愿爲大理卿隰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功臣子欲宥之仁愿執奏竟遣伏法議者賞之　宋實錄曰寶儀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援引律疏勅格參酌重輕增爲三十卷尤爲詳備太祖嘉之分紀曰宋至道中張泌判大理寺會鞫陳廷山謀叛獄具李濬之爲大理正斷廷山謀叛當絞時中書刑房吏李文方用事濬之附會之泌掌廷尉不預議法又不見案牘乃上疏言其事上名宰相呂蒙正責讓蒙正以文方所定爲允泌因言曰臣祗能盡心於陛下不能苟容於文方以曲筆爾　吾學編曰明夏時正慈溪人成化初進南京大理卿七年歲大侵巡視江西斥貪墨吏革冗徭理廋賦放無名之稅勸民出粟七十萬石賑饑長河洞人叛單車撫定疏時獎二十事當路人不悅遂

屈呂于張

皐　許駙參皐呂稱偉于張皐皐陶也虞書帝曰皐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周書曰稽王正夏贖刑作呂刑呂侯也事詳下于定國也注

流湯　宇仲舒廣平人以治刑法爲廷尉比每冬至斷獄還囚流湯官無私問書垂念又曰咸吉拜

垂念　謝承後漢書曰博賢

耳剽面決　詳上

有恩無冤　唐顧吉雋爲天下刺治不可使一人遺類冤人枉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刺治不可使一人遺類冤人枉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妻謂吉曰君爲其因無復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恩也　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雖幽後賢記曰孔坦爲廷尉時雖幽後賢記曰孔坦爲廷尉時　會稽到官獄無所疑口辯曲直大小皆以情不加楚毒每四

繫囚　張釋之爲廷尉中王生年老與釋之爲我繫襪釋之跪而繫之既畢或謂釋之名居廷

書曰范汪書宣帝時爲廷尉時趙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閭於縣縣不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大逆請以聞有詔下公卿議公卿議以爲宜棄市上大怒以問廷尉于定國爲廷尉對曰臣聞天子之於子猶父母父母之於子是延壽

大理卿五

增 詩唐杜牧送大理卿出鎮江西詩曰一室何勞埽三章自不冤精明如定國孤峻似陳蕃

增 制梁沈約行蔡法度廷尉制曰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實由乎此是以皐陶作士五刑惟明于張湯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吳雄以三世法家係爲理職郭躬以律學通明仍業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茲厥後斯尚漸薄迄至於今損棄榛盡衣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奸吏恣其取舍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天受命爲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稱其手足哉

持法明審 范泰說爲廷尉四十年分明審密又曰持法明審卿性沉毅方正在官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術撫下吏民向化理寺時以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官不受 宋史曰向敏中判大理寺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 表賀不奏 宋李告行狀大理之已而大理卿上朝輔臣曰無易李告者當得剛正如李告者乃大理卿故事寺翻空上表賀告獨不奏 言岳飛無罪 晉卿鞫獄無觀望 職略曰韓晉卿字伯修爲大理卿出入十年凡所平反時使譖律比多所全活 獨持明允 名臣名記曰明王緩於人而急於己故人樂從之所以爲治 多采劉毅 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也 著聲多采 晉書曰張斐爲廷尉明慎用法剖析律文與杜預等共注律令 表以長厚 晉書曰劉頌爲廷尉以寬厚爲本

增 漢揚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人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厥後陵遲上帝不艾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遇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市昔在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隆人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割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顛素以酷敗嶽臣司理敢告執謁 後漢崔德正大理箴曰邈矣皐陶堋唐作士設爲犴狴九州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賢以德罪人斯極山族斯迸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復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漫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

欲刑以歸忍紓作炮烙周人滅殷禁用逞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須於秦不疑知害禍不及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子胥殷剖比干莫遂爾志以速以亟天鑒在顯無細不錄福善禍惡其効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獄

增 明宣宗大理寺箴曰有虞繼迹刑期無刑欽哉欽哉大理是稱命曰大理由景之世登於今茲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冀有承鑑空衡平視獄之成簡於五辟以正刑罰維過斯宥維義之合刑不可贖死不可生惟爾是憑不可不矜易簡明慎書戒欽恤祇率勿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貨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粤昔蘇公式敬由獄以長王國永命攸屬嗚呼若人悠悠我思爾儀爾規服此戒辭

增 賦唐韓鎰烏巢大理寺獄戶賦曰皇帝思宅庶類道格元功化覃於萬國之間詩惡不作烏巢於園扉之內囹圄知空足驗時清可知刑措蒼鷹莫鷙寧懷獄吏之憂疎網無加豈有虞人之懼定國徒美於詳明何施善政治長不羅於縲紲豈見銜冤

大理少卿一

增 後魏職令曰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思理平

斷明刑職法者　隋書曰源師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書曰韓瑗武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掌定律令瑗言於高祖曰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狗己豈顧刑名請從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　唐新語曰太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罰銅二百斤竇駿曰若論其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死　唐孫伏伽傳曰伏伽轉大理少卿太宗數出馳射上書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　天中記曰唐徐有功轉司刑少卿常謂所親曰身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　又

曰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又曰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撓之愈厲長編曰宋元豐間大理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傳置少卿韓晉卿獨持平劾實無所觀望上知其才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惡以委之　言行錄曰呂頤浩為相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來面奏朕戒以持法明恕頤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乃詔令後臣僚所請若祖宗法意并新書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申省　吾學編曰胡閏鄱陽人建文中進大理少卿請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成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　又曰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正統元年王振問楊士奇等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瑄召為大理右少卿士奇等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投官

公朝而拜恩私門邪　明詩小傳又曰時人呼為薛夫子後忤王振下獄振老奴伏竈下抱薪而泣人問之曰閒欲殺薛夫子故泣耳振心動乃免

大理少卿二

崔昇守正　有功平反　唐書曰崔昇兄是結交仲繇數百家元暐為宰相昇不軌元暐兄弟宇江如北斗昇兄弟而異昇為少卿時為武三思所執論大辟昇不服三思怒加酷刑昇又曰徐有功為少卿時馬周執張昌宗不軌元暐為司刑丞反覆數十宗有功同列咸欲成其罪有功獨明其冤竟免其死

號為長者　妙選正人　周郭子儀定國之子也　唐書曰崔寧為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後為京兆尹

晉卿持平　王表多稱長者　晉卿王表字也　言行錄曰王表為大理少卿既要人情又不修法令

大理少卿三

冒牒　山堂肆考曰唐數冒為大理少卿時有訟詐得者偽許它首不告理當死而今富貴是也　唐書曰倪若水字子固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調汴州雍丘尉縣人競遺錢穀若水一無所受後為監察御史巡按河北時有詐為敕書以驛馬數十乘載囚及贓貨自隨若水疑之發其事下獄有司劾以矯制當死若水曰若水受詔不謹罪固當死然陛下以一朝之忿將加不可追之誅恐非所以垂法後也帝意解乃減死貶睦州刺史入為戶部

號為明習　理少卿又判大理寺號為明習法令　何異登仙　唐書曰何異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調大理評事累遷大理少卿時有詔審錄囚異以為有詐得情者即白帖曰徐有功轉司刑少卿皇甫文備之盛曰獄有功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恩不可以害公法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恩奪公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恩不可以害公法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恩奪公　唐書曰倪若水字子固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調大理評事累遷大理少卿時有詔審錄囚異以為有詐得情者即白帖曰徐有功轉司刑少卿皇甫文備之盛曰獄有功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恩不可以害公法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恩奪公

守公

增詩唐羅隱寄大理寺詩曰佐狴竟誰同固思證聖中事雖亡顯報理合有陰功官序詵枝老生涯范甑空幾時潘好禮重與話清風

增讀司刑少卿徐有功讚曰猗歟徐公獬廌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增制唐蘇頲行陸景初大理少卿制曰識悟清真虛心得妙言符正直獨行鄰幾故能儒元默知文史明達翔集仙署翻飛禁省而皐陶爲理釋之不冤精求上才欽恤中典宜慎刑法俾閩哀矜　常袞行景延之大理少

卿制曰業擅文儒行資忠信推令望於公器著能名於吏途久踐周行風彰聲實祥刑之地稱職其難任在柬字選兼動舊宜參河海之亞俾副朝廷之舉

大理卿官屬

原杜氏通典曰秦有廷尉漢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卿一人隋初二人煬帝改爲司直十六人分判獄事唐又曰丞置六人武德中置十二員貞觀六年減爲八員龍朔改爲詳刑大夫咸亨中復舊光宅改爲司刑大夫神龍復舊開元二十四年敕大理卿宜與刑部尚書侍郎參詳疑獄其卿仍准舊例

增續會要曰熙寧中置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程副先四人爲司直　中興會要曰建炎三年詔斷刑司直兼治獄司直其治獄司直罷

司直四員掌參議疑獄披詳法狀元明無聞

原杜氏通典曰晉武咸寧中置大理卿一人掌天下刑獄至元豐五年始命丞二員以流官爲之明大理寺左右寺丞各一人正五品

原杜氏通典曰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

增宋中興會要曰元豐官制大理寺丞各一員元置經歷知事各一員明置司務二人

原杜氏通典曰後魏北齊亦然隋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唐曰丞有四人

增宋續會要曰神宗復置大理獄丞四員　自遼至明無考

原杜氏通典曰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置十六人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

增宋續會要曰熙寧中置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程副先四人爲司直　中興會要曰建炎三年詔斷刑司直兼治獄司直其治獄司直罷

司直四員掌參議疑獄披詳法狀元明無聞

大理丞一

必生　無死　上詳通典唐御史臺記胡元禮自大理丞遷少卿嘗出一死囚元禮刊殺之

曰元禮不離刑書此人無活法李曰知報曰知不離刑書此不無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蘊

古上箴　延年陳策山堂肆考曰唐張鎬古上太宗嘉之賜以東帛除大理丞

又曰宋天聖中大理寺丞石揚休以兵級管西夏五被朝廷不以為煩名見名臣未使河東籍兵回

編日上曰知卿才久矣

大理丞二

斷獄無冤唐高士廉一歲斷獄一千人無冤濫制為大理丞周歲斷獄一千人無冤濫制

李崇謙明經高第調武衛大將軍楷善決獄所至仁平

隋文帝令諸州決囚必用三審又令大理寺卿親錄囚徒下於不盡者

寬平無濫唐書曰李日知為司刑丞時用法寬急日

知無冤濫者

宜用士公望事親孝於是何涅揚郡鄉人建義元年參用士族以明孝行為先

廉勤律己隋大理丞李嘉祐送卓司直西行詩曰不恥青袍故尤宜白髮新　宋蘇軾和許朝奉詩曰清絕聞詩語疏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能斷四等科中朝宣如兵有出律風裁者出江北皆察論敏吉敏連將兵

能明執文望遠歸與明所雅重出為西

大理丞

主簿

大理主簿

自雅置眾

大理丞三

增詩唐韓愈江陵道中呈李孫三學士詩曰棲棲法曹掾何以自卑隘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台儁何況親行獄敲撲發奸偷懸知失事勢恐

增原情引經櫟攻媿集曰宋陳希點為太學博士遷大理寺簿人稱之稱希點恂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經法意而不及家白以為不及

持節勞來呂東萊曰薛季宣為大理寺丞是歲江湖大饑流民往往北渡江襲史復奏淮民多歉寨者遣掾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特節勞來望稚滿車下季宣使事有緒遷進官二等除大理正

多少年韓愈南內朝賀歸呈同官詩曰年年進士過大梁多少年來赴春場出角逐將以取決於尚書以為已階梯

大理司直一

增馳傳決獄唐書曰王祚為司直仁平凡大理斷獄皆連署

先請魚書白帖曰司直凡承制而出先請魚書

連署斷獄又曰大理司直進列理

大理司直二

增詩唐杜甫送高司直尋封閬州詩曰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李嘉祐送盧司直西行詩曰不恥青袍故尤宜白髮新　宋蘇軾和許朝奉詩曰清絕聞詩語疏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蓋春秋

大理正一

原杜氏通典曰大理正秦置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魏晉謂正監平為廷尉三官晉廷尉正書省視有臺掾開處冠介幘帶衣劍印墨綬其後皆有隋開皇三年增為四員煬帝改為祥刑大夫

咸亨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宋神宗復置大理獄後置寺正元豐五年刑部乞分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丞與長貳爲議司凡斷案先上正看詳當否論難改正然後過議司覆議建炎并省斷治獄寺正各一員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大理正各一人左右寺副各一人明徐禎卿傳曰聚弘治乙丑遷士大理寺左寺副乞從兼會失囚議官李於京

大理正二

決一朝　後漢書曰何敞六世祖比干學南陽歐陽嚴氏春秋爲汝南太守決疑獄百餘事敞決斷精平名聞遠近太尉長史坐事徵敞爲議郎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百官側目敞獨不詣門冀甚忿之出爲廣陵太守下車收訪其尤猾者大姓羊氏等皆伏誅郡中震栗冀復以事中傷敞徵詣廷尉抵罪會冀誅敞以故吏坐免

活千數　後漢書曰何敞六世祖比干學南陽歐陽嚴氏春秋爲汝南太守決疑獄百餘事敞決斷精平名聞遠近太尉長史坐事徵敞爲議郎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百官側目敞獨不詣門冀甚忿之出爲廣陵太守下車收訪其尤猾者大姓羊氏等皆伏誅郡中震栗冀復以事中傷敞徵詣廷尉抵罪會冀誅敞以故吏坐免

河南丞轉廷尉子深書都考斷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遣侍御史一人與深雜考深乃上疏曰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命至重一朝不可生不可續今以一人之故繫者數百人老小滿獄臣竊傷之臣聞古風長往物道當然閭冶鼓鑄隨人大小不得不受

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唐貞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重法官復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爲十二員

增 文獻通考曰宋熙寧置大理獄至元豐始命張仲潁等十二人爲評事隆興二年詔大理評事以八員爲額

續文獻通考曰金評事三員掌同司直事文獻通考元初因宋置大理評事明左右評事四人正七品

廷尉平二

增 馬宮高潔　杜暹公清　漢書曰馬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山堂肆考曰唐杜暹授歙縣令清節見知轉兗州司馬楊李公貞士也深害之李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李謂人曰若此人

廷尉平

公清之士何以勸矣　以行能遷上便宜除

特爲之執政謂大理評事前注晉史曰何攀上詳宜十事除廷尉平

攀郡將由爲評事居九寺首上詳

拾遺　山堂肆考曰唐能訂採曰自余以評事入臺後轉殿以爲不然自訂採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

相繼不絕此評事多入臺近今

之首也

爲雅例非正郎所能升降也

胡文恭行張希甫制佐法注

初案行王怡制

廷尉平三

原 秩六百石平決詔獄　漢書百官志曰廷尉平一人秩六百石掌平決詔獄

比干無冤民　三輔決錄曰何比干字少卿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案何

顧榮明刑理　晉中興書曰吳郡顧榮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南王允牧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與明理不當盪倫意解顧榮清者甚衆宜

廷尉平

增 秩六百石平決詔獄　漢書百官志曰廷尉平一人秩六百石掌平決詔獄

比干無冤民　三輔決錄曰何比干字少卿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舉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案何

顧榮明刑理　晉中興書曰吳郡顧榮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南王允牧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與明理不當盪倫意解顧榮清者甚衆宜

增 鷙郡將由爲評事

增 改授殿直山堂肆考曰陳舜封者舉進士爲大理評事因奏事上前上見其言語捷給舉止類個儻詰之自言其父承業善事爲都知上謂宰相曰此輩類安得任職政不爲國家區別品流所致即改授殿直

註誤　唐新語敬昭道爲評事時沂州執政無故誣奏昭道反覆詰對執政無以加之百僚人昭道反覆詰對執政無以加之百餘人昭道爲評事時沂州

悉免

廷尉監一

原 杜氏通典曰廷尉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

評獄　唐陳子昂爲陳舍人讓表預參評於詔獄羅織唐書曰則天時

命劉長卿西庭夜宴喜評事光拜命詩林寺初衙命梅仙已謂身

臣司刑評事庶瞻衛遂忠等同惡相濟無類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爲羅織千出以專反者誅誤坐者四本參遷顏評事詩竹間

明主用豈負青雲客

近要　杜甫送王評事選評近要津

青雲娑　初衙

廷尉監二

原 常從輕比　謝承後漢書曰陳咸爲廷尉監讞人常從輕比

而直云廷尉監隋開皇三年罷大理監

守于成爲廷尉監讞報多恕多所全活皆稱恩也

陸鸞圖像　晉起居注曰廷尉陸鸞圖像廷尉監陸鸞求增

多所全活　又曰陳咸

廷尉監

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魏晉以來無左右監　宋吉少卿評事

廷尉卿一　少卿并載

衛尉卿一

原 杜氏通典曰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有丞漢因之舊

衛尉寺在宮內明廣云主宮闕之內宿衛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

皆掌其官其職略同而不常置類帥古曰各隨所掌之宜以爲官名後漢有衛尉卿一人職與漢同屬官有公車司馬二令丞凡領五千三百五十冶在江北而江南唯南梅根及冶塢二冶習鑄揚州不屬衛尉晉江左不置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爲衛尉寺有卿及少卿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及尚書省十三年復置掌軍器儀仗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爲司衛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一人領武庫武器守宮三署署各有令丞初置令主漢因之自王莽及後漢初並省至獻帝復置魏晉宋齊因之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衛尉卿後代並因之

文獻通考曰宋衛尉寺判寺事一人以郎官以上充凡武庫武器並歸內庫及軍器庫以他官及內侍典領守宮歸儀鸞司本寺無所掌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皆爲寄祿官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丞參領之凡內掌儀衛兵械甲冑之政令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凡內

外作坊輸納兵器則辨其名數驗其良窳以歸於武庫不如式者罰之時其曝涼而封籍其數若進御及頒給則按籍而出之每季委官檢視歲終上計帳於兵部掌凡幄帝之事大禮設帷宮張大次小次陳鹵簿儀仗長貳晝夜巡徼察其不如儀者押仗官則前期禀差凡仗衛供羽儀節鉞金鼓祭戎朝會亦如之宴饗賓客供幕帝茵席視其敝者移少府軍器監修焉所隸官司十有三中興後廢衛尉并入工部續文獻通考曰遼之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止因穹廬車爲營硬寨爲宮帳之官不得不謹出於貴戚爲侍衛著帳爲近侍北南部族爲護衛武臣爲宿衛親軍爲禁衛百官番宿爲宿直奉宸以司供御三班以肅朝會而硬寨則以嚴晨夜焉金衛尉司大安元年擬隆中衛尉掌總中宮事務副尉左當侍掌周護道從儀仗之事右常侍常侍官護衛三十人奉引八十人執旗二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立衛尉院改軍器監爲武備監隸衛尉院二十四年罷院立衛尉卿二太僕寺遂不置明凡供奉儀仗導從諸務俱屬錦衣衛不設此官

漢官解詁曰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廬

各有員部凡居宮中者皆施籍於掖門案其姓名若有
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之封啓傳審其印信然
後內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復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
所屬官兩字爲鐵印亦太卿各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
爲符識其物色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
御之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
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愼宿衛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永元
二年司徒丁鴻兼衛尉魏志曰辛毗爲衛尉清平與
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
萬布告天下又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
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
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
疾拜大中大夫晉書曰石崇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
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榮降車路左望
塵而拜其卑佞如此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子恢
爲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
復置衛尉自恢始

增 冊府元龜曰梁蕭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笳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姪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寤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又曰唐殷侑文宗初爲衛尉卿會滄鎮不定兵久未解詔令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宰臣方務蠲賦寇莫敢異議獨侑抗疏其略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漏網吞舟爲至德帝雖不納深所嘉歎

衛尉卿三

增 千列八屯 班固西都賦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徼外周千 漢官解詁曰衛尉掌官闕內附 周廬 夾道 漢官解詁曰周廬設屯陳夾道宮兵交戟以備不虞 屯兵 廬注 周衛 五諸周巡警武漢

廣注曰宮闕之內周廬設各陳屯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避妄出入者 周衛 巡警 武漢

衛列卿 增 廢職 棄官 上見後揚雄箴 棄知武三思寢用請棄官爲當上考唐中宗神龍中以楊元琰知武三思寢用請棄官爲當上功成名遂不足追將危此由 棄官 職重 八屯 賊西京 增 石崇卑佞 上詳卿二 崇與潘岳諂事賈謐 期諫 諍 上詳卿二 期須後漢書曰銚期銳川人也 身無愛惜 吳志曰嚴畯常等得罪元琰獨免及孫皓暴虐知故家不元琰

原衛尉屬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官皆屬焉　衛尉所掌　又曰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宮門司馬皆屬焉　典宿衛　東觀漢記曰趙熹為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內典宿衛夙夜匪懈　奉宿衛　又曰實固子孟孫為衛尉奉宿衛而宮府肅然　趙孝篤行欲寵異之　華嶠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拜長樂衛尉下士賊施宗漢甚有名稱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謹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終帝下葬之後漢書曰馬光為衛尉小心周密特親愛之　金敞雖帝亦難　漢書曰金敞為衛尉帝亦難焉　馮石為帝所寵　漢書曰馮石為人正直帝亦難焉　辛毗以清平聞　魏略曰辛毗為衛尉清平不煩

裴楷以才行轉　晉起居注河南尹裴楷才行清茂轉衛尉也

衛尉卿五

原筴漢揚雄衛尉筴同莽曰莽注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以有固人以有內各保其守永攸不敗雄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愧楊宿衛不勑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劇劒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詔戟者不推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原陳漢孔融衛尉張儉碑銘曰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堪於四方君棄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侵下士賊施宗漢甚有名稱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謹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終帝下葬之後漢書曰馬光為衛尉小心周密特親愛之　金敞雖帝亦難　漢書曰金敞為衛尉帝亦難焉　馮石為帝所寵　漢書曰馮石為人正直帝亦難焉　辛毗以清平聞　魏略曰辛毗為衛尉清平不煩

道進不忘榮赴戰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射虎肆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勒沒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按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授命殞身以籍齎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黎庶懷其德王公慕其節兗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勅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桓桓我君應天淑靈晧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

衛尉卿官屬　永　主簿　左　武庫署　武器署　右都候

原杜氏通典曰衛尉卿官屬有丞主簿武庫署武器署右都候

一人魏晉並同宋孝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唐置二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隋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

杜氏通典曰主簿前車以乘人導後駕四馬主簿一人漢衛尉主簿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一人　原杜氏通典曰武庫署令丞於周官司甲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盾

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晉魏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陳屬衛尉卿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天寶六載四月勅改儀制令廟社門宮門每門各二十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以上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帶職事三品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並官給貞元五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準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勳官上柱國等帶職事三品以上並許列戟準天寶六載四月勅文加散官光祿大夫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者衆恐須商量者伏請準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以上正員職事為定勅旨依 杜氏通典曰武器署令丞隋行臺尚書省有武器監令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會巡幸及公卿婚葬鹵簿之事 文獻通考曰宋武庫武器並歸內庫及軍器庫凡四庫勾當官並二人衣甲弓槍弩劒三庫悉以諸司使充一人掌出納 杜氏通典曰武庫令一人掌諸鋪甲供軍什器儲峙之物辨其出納 杜氏通典曰守宮署漢有守宮令丞掌御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屬光祿熟北齊守宮令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屬衛尉寺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鞶褥牀簟几席之事 唐徳一年二月勅文京兆府諸司諸使幕士丁匠總八萬四千五百人數內宜用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雜役 文獻通考曰宋守宮署歸儀鸞司分配不得漏出京兆府餘儀鸞司勾當官四人以諸司使副及內侍充掌奉乘輿親祀郊廟朝會巡幸宴饗及內庭供帳之事凡三庫一曰金銀器皿帝幕什物二曰香燭三曰鍾油牀椅鐵器雜物監門二人以三班使臣充 杜氏通典曰左右都候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千實注曰今都候之屬後漢各一人主劒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 宮中有秦時物 部假給戟戟申繳付酒給 在宮大小各付所屬兒物者令謀殺尚書階敕斛見數板對頒 屬衛尉卿後無

公車令一

杜氏通典曰公車司馬令周官秦屬衛尉漢因之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章四方貢獻及闕下凡所徼名公車者皆總領之後漢有丞二人永選曉諱掌知

非法尉主關門兵禁戒非常晉江左以來直曰公車令
宋以後屬侍中隋有公車署置令丞唐無

公車令二

衛尉屬官有公車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令丞各一人
銅印墨綬冠集賢冠晉百官表注曰公車司馬令一人
梁冠官品第七舟俸二十七斛領徼名騎
馬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宮南闕門之事釋之
太子與梁孝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遣止
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勃不下公門不敬
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
周乘不畏強禦乘字子惡
以見
惡事臣拜文帝中大夫
掌闕門
志曰公車司
公車令 光祿勳

光祿卿一少卿并載

主郎內謁官故曰卿中令掌宮殿掖門

原杜氏通典曰秦有郎中令王莽改光祿勳
戶有丞漢因之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
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
考其德行而進退之業東京三署郎有德應四科者
量名光祿勳依舊舉茂才二人德行二人及三署郎
以行狀高下而差之郊祀之事掌三獻光祿勳居禁
中如宋之殿中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祿外部兩漢自光
祿大中中散諫議等大夫及謁者僕射羽林郎中侍
郎五官武賁左右等中郎將奉車駙馬二都尉車戶騎
三將如今曰車曰車主戶衛曰戶郎並屬光祿勳建安末復改光祿

勳為郎中令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哀帝興寧
二年省光祿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自魏晉以
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居禁中唯外官朝會則以
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入等
殿門者光祿主殿門故也其宮殿門戶至宋文猶屬焉梁除勳字謂
之光祿卿卿若視列曹尚書天監中視中庶子職與漢
同後魏又置少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兼掌諸膳
食帳籍隋文帝開皇三年廢光祿寺入司農十二年復
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煬帝加置二少卿雖取漢代
職則唐龍朔二年改光祿寺為司宰寺咸亨初復舊光
別宮門
光祿卿

隋則全掌餚膳不復掌宮殿門唐初因之

考曰宋光祿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古者其屬有太官珍羞良醞掌醢四局今分隸御廚法酒庫古者祭祀則省牲鑊濯瀹三公攝祭爲終獻今並以他官攝本寺但掌供祠祭酒醴果實醢醢葅薪炭及點饌進胙之事卿少卿丞爲寄祿官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元祐三年詔長貳互置政和六年監察御史王桓等言祭祀牲牢之具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視請大祠以長貳朝祭及中祠以丞簿監視宰割禮畢頒胙有故及小祠聽以其屬攝從之中興後廢光祿并入

禮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初設光祿寺後以太宗諱改崇祿寺其官曰卿少卿丞主簿金燕饗御膳之事皆掌於宣徽院而光祿寺不設元光祿寺隸宣徽院掌起運米麴諸事領尚飲尚醞局沿路酒坊各路布種事廷祐七年定置卿四員少卿二員丞二員主事二員明置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寺正二人其屬典簿二人錄事一人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各置正二人署丞四人監事四人司牲局司牧局各大使一人吏二十五人卿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少卿寺丞爲之貳凡祭祀請當

原　百九列　總三署庾水監月令孟冬命有司大會宗族飲一鄉之耆老以養老之禮行之

列首旦祭先少長貴賤以次而坐

與史署　漢書曰杜延年爲光祿勳乃設酒請丞相御史大夫延年起爲壽曰延年幸得以列卿待罪九卿之間上乃數息曰至德之人也

外總一署　周密敬齋古泛錄曰光祿卿掌酒醴膳羞之事

宇伯山爲光祿卿內奉宿衛

清林逋如傳曰宋興天子以一介之士待之可謂至矣逋亦自負不肯枉道以徇人

漢書曰杜延年爲光祿勳上書言故事大將軍霍光薨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及東園溫明皇后薨亦如之延年以爲光以親重大臣送終制度宜有以別之

帝時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衣步入臥內

名士傳曰光祿勳大會宗族少長貴賤以次而坐

宋吐秦飯蔡者以問上乃至德息曰至德

漢書曰杜延年爲光祿勳草奏事數萬名士宗爲之定

後漢書曰光祿勳掌宮門衛屯兵

周密敬齋古泛錄曰漢官儀仁壽期頤之物歲貢於光祿寺後漢書曰光祿勳掌賓客

帝時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衣步入臥內

總從官

漢書曰光祿勳掌賓客

宋吐秦飯蔡者以問上乃至德息曰至德之人也

又曰鄭袁盎不為公卿時與閭里游俠相隨及為吳相乃引節不合者辭而去

自通與閭里游俠相隨及為吳相乃引節不合者辭而去

漢書上問以公卿大臣誰可使守邊者上曰吾聞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可以為將

鄭默不矜物中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憧豎之人皆遇之以恩養之初建寧貝邱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嘏曰今用郎中令不得獨擅其人矣曜卿不得擅奇宇今明宋國不可滅乘曜卿也既而武帝冊府元龜曰宋王遠為光祿勳共奇乃以恵居之

屏風屈曲

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舒

紫禁滄洲

明農丈人集曰張元易於光祿著種竹其舊黎植詩小傳曰馮惟訥古詩紀自上古以迄陳隋惟訥仕宦三十年圖書滿插架題曰紫禁滄洲有功藝苑明詩話卷外無長物獨光祿寺卿予致仕歸吳郡六朝羅放失殊有功於藝苑

光祿卿四

【沿】唐蘇頲送光祿姚卿還都詩曰漢室有英台荀家多寵才九卿朝已入三子暮同來不授綸為草還司鼎

用梅兩京王者宅駟馬日應迴　羅隱送光祿崔卿赴闕詩曰十年目斷望西轅此日殷懃聖主恩上國已留虞寄命中朝應聽范汪言官從府幕歸卿寺路向干戈見禁門鴉侶寂寥曹署冷更堪鳴咽問田園

【增】唐蘇頲行房光義光祿卿制曰上卿之貴爰因德選終獻之禮必由才致上柱國房光義門承冑緒地聯姻戚雅容端操惟玉有溫擇行踐言復圭無玷頃秩班序尤稱望實蘭錡超職以仗旌誰何柏梁賦詩俾聞於總領

【原】後漢楊雄光祿勳箴曰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棨紂淫湎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室內鼓鼙忘其廊廡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義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增】明宣宗光祿寺箴曰周官善庖實肇光祿漢列九卿唐總四屬國朝建置率循勿易專祀宴燕咸其所職先王之禮豐儉有宜惟敬惟誠儀式行之藥盛必備犧牲必潔執事有恪儼乎對越羣賢在朝四裔會同廩之餼之必精必豐朝夕膳羞必謹恒度毋儉公費而縱私躬毋驕奢侈毋肆暴珍毋作慾過以蹈常典正己率下咸敬慎之用永終譽

光祿卿官屬 丞四 主簿 珍署 掌醞署

【原】杜氏通典曰光祿丞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黃綬梁陳視員外郎其員外說在通直散騎常侍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有三人唐置二人

【增】文獻通考曰元丞二員明寺正二人從六品署四年正月史部覆出身知縣教官為能素著者入補光祿寺署正而間以側貢參之優其超補或經於監生中除補從之超選進士中除補從之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漢置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

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唐因之置一人續文獻通考曰宋籍二人原杜氏通典曰珍羞掌四邊之實蓋其任也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共晉太官令有餚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後無聞北齊庫藏令屬光祿寺後周有庫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增文獻通考曰宋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及內外膳羞有使及副使掌供尚食及內外膳羞米麪之品監官二人以三班及內侍充監門一人以三班充外物料庫掌給皇城外諸宮院油脂米麪之品監官二人以三班內侍充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始立御酒庫設金符宣差至尚珍署後罷入有司二十五年復置掌收濟寧等處田土子粒以供酒材設達魯花赤一員令一員丞一員吏目一人明珍羞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宮膳茶飯之事原杜氏通典曰良醞署令丞於周官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增文獻通考曰宋良醞署屬

御廚有內酒坊使掌造法糯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國之用監官三人監門二人以三班內侍充都虞院掌造麴以給內酒坊之用及出納而收其直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諸司使副內侍充法酒庫掌造供御及祠祭榷醬監官二人以朝臣及三班使臣內侍充　續文獻通考曰元良醞署中統四年立御酒庫設金符宣差至元十一年始設提點十六年改尚醞局掌醞造諸王百官酒醴提點一人大使一人副使二人直長一人有大都上都二局上都少副使一人品秩同都上都二局上都少監官二人以三班及內侍充明元年改良醞署正二人丞四人供獻殿宮膳均給內外官人夷狄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自後無聞至齊諸公府有釀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醢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原杜氏通典曰掌醢署令丞於周官為膳夫庖人外饗酷庫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充掌造油醯蔵以供邦國膳羞內外之用　續文獻通考曰明掌醢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祭祀茶飯齋禱之事

太官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太官署令丞於周官為膳夫庖人外饗

中士下士蓋其任也秦爲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
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魏亦屬少府晉
屬光祿勳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
分太官爲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
官之餼屬光祿卿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
士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隸御
廚勾當官五人以朝官并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
掌供御之膳羞及內外饗餼割烹煎和素膳之事元祐
初罷太官令二年復置崇寧二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
掌祠事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官署署正二人丞四人

供祭祀宮膳節筵給賣漿濟貧之事

原 司王饗掌御膳羞飲食之事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官令一人
令職在典邦王饗掌御膳羞飲食之事 唐六典曰太官令掌供膳羞之事丞爲之貳凡祭祀朝會燕享則監視品物而進之以共王公以下之膳羞飲食 正百品之羞 應劭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太官令丞職如大官之丞百品之羞謂牲體之貴賤也 又曰太官令掌在正百品之羞納四時所貢

太官令三

原 少府屬官有太官令丞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屬官有太官令丞 秩六百石 漢官儀曰太官令主膳食薄官令太官令秩六百石掌膳羞饌具 著兩梁冠 又曰尚書陳忠奏太官宜著兩梁冠也 謁者皆絳幘單衣 又曰太官謁者皆絳幘大

冠白練 裙 奴婢皆縰縛蔽膝 漢舊儀曰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各三千人置酒皆縰縛蔽膝 上食用黃金口器 職在鼎俎不陳階位 應劭注漢官儀曰太官令職百云云 燔炙而髮不絕 韓非子曰晉文公名宰人而讓公曰非文公時軍旅上多而髮不給 職役斯碎非文雅使 蔡邕書役斯碎非文雅使 治吐爽而髮不銷 謝承後漢書曰黃門令時黃門以髮貫中先武見髮勃吐爽增治吐爽也 一職以蠟炭增治吐爽也 出佩刀職以蠟炭增治吐爽也 與巫及婦人六日而視不如 漢舊儀曰五日而視不如與巫及婦人也 黃門令丞 漢官儀曰黃門令丞

時苗壽春令爲太官令 謝承後漢書曰時苗壽春令爲太官令 增供膳食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職掌供膳食之事 九品之正也 職勤名位 魏志王朗集曰朗爲張登在職勤名位 登忠義能著 魏志曰登忠義能著 進御有序 魏志曰進御有序 賜爵南郡公 魏志曰賜爵南郡公 增爐炭赤紅 漢舊儀曰太官爐炭赤紅

設官部三十三 司農卿 太僕卿 少卿 附 司農宮屬 太僕官屬

車府令 漢官儀 少府屬 少卿 附 鴻臚官屬 太倉官屬

司農卿一 少卿并載

杜氏通典曰少皞氏以九鳥爲九農正 鳥也鳥有九種以爲農名 以勸農人事 舜攝帝位命棄爲后稷周爲太府下大夫 秦爲治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爲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 見宋志羞與饈同 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 丗本脫官字 隆以勸武庫兵 宇君房 貴人下公用錢物 據武庫條補 皆屬大司農錢自來 來與賚同 以給

一出少府蓋初 本也 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委輸郡國諸官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 按晁錯傳百穀登耗以時上下 二月旦見錢穀簿其逋負也周官家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鄭元注曰太府主治藏之長官 今時司農也 並司農卿 郡國鹽官鐵官並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建安中爲大農魏黃初元年又改爲司農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廩牛之政令 周官大司農卿一人掌邦財之用 鄭元注曰大司農主治國之官 漢因之 晉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都水孝武復置宋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薪米園池果實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帝置少卿二人 顯慶時減一人 如卿意者幾時減 元叔曰不過十日即 并元叔爲司農卿納天下租 租如言而畢 唐龍朔二年改司農爲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鈞盾導官四署各有令丞 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官也高祖受命懲秦之弊與民休息建文景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食 臧榮緒晉書曰哀帝興寧二年省司農之職至孝武寧康中復置 沈約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稱秦后稷播時百穀 蓋其任也 周官冢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鄭元注曰太府主治藏之長官 今時司農也 並司農卿掌其禮儀 初學記曰案敘司農卿漢官也漢官云初秦置理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 按晁錯命義和司天以授民時二十二官案漢 后稷播時百穀 蓋其任也 周官冢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鄭元注曰太府主治藏之長官 今時司農也 並司農卿 魏又加大字北齊又除大字隋氏因之唐初因之宋史曰宋置司農寺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朝官以上充 照寧二年置制置三司條例司立常平斂散法三年詔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而農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農講行 又曰元豐官制行始正職掌寺監不治

外事營事職務悉歸户部右曹司農掌倉儲委積之政令總苑囿庫務之事而謹其出納凡京都官吏祿廩諸路歲運至京師悉掌焉凡苑囿行幸排比及薦羞進御須賜植藏之物與造麴蘗儲薪炭皆戒有司先期辦具以待給用天子親耕籍田有事于先農則卿奉耒耜少卿率屬及庶人以終千畝所隸官屬凡五十倉二十有五建炎三年罷司農寺以事務并隸倉部紹興四年復置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司農寺　又曰金初置勸農使司與定二年罷改立爲司農司使副使掌勸課天下力田之事其司農司兼採公事者大司農一人卿

與少卿各三人陝西幷河南二路置行司農司至大元年歸德許州河南陝西各置卿少卿等官卿以下迭出巡按察官吏臧否而點陟之十年之間民政脩舉實賴其力　又曰元世祖至元七年置大司農司凡農桑水利學校饑荒之事悉掌之十四年罷以按察司兼領勸農事十八年改立農正院二十年又改立務農司是年又改司農寺達魯花赤一人司農卿二人二十三年定置大司農四人陞從一品卿少卿各二人　又曰行大司農司設勸農營田司使副使　又曰分司農司順帝至正十三年立

歲至水地刊召募江南人耕種衆多可收歲百萬餘石不妨海運京師兄食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滄檜東及靈民願兄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又徵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諸葉閩智之人各千人爲農師所蒐農夫人給鈔十錠期許散歸　又曰明司農之職總於户部不設司農卿及行司農等官惟上林苑監仍舊

司農卿二

源　史記曰韓信歸漢以爲治粟内史　漢書曰武帝天漢元年以桑弘羊爲大司農置丞數十部於郡國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華嶠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爲大司農在位以

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　東觀漢記曰牟融爲大司農性明達朝廷稱爲名卿　又曰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魏志曰梁習爲幷州二十餘年政治爲天下最乃徵拜爲大司農

增　唐書曰太宗朝孫伏伽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東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錢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非帝怪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　又曰唐高宗謂韋弘機曰宮館隋代所造漸將摧毀頻欲修葺又費財力如之何弘機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

十萬貫可以供其理上悅　又曰肅宗時第五琦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度支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　又曰郭劍暧子也累官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劍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勇體　宋史　又曰王濟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乘閒言曰昔唐太宗以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忤丁謂　又曰孝宗朝李浩以台州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官錢

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　又曰李椿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儉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　又曰高夔字仲一上親擢爲司農少卿時倉地卑下夔始用板米以是不腐　元史曰元世祖時張文謙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祭先農先蠶時阿合馬專政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謙於帝前極論罷之　又曰二十六年董文用爲大司農時欲以民

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乃止

司農卿三

源 六府　萬石　崔瑗事允功乃修乃聚　漢武帝柏梁詩大司農曰陳粟萬石張瑗之

天倉　國淵　韓陽天文要集曰天倉者司農也　史游急就篇

司金　掌帛　上見楊雄大司農箴　漢書曰大司農秩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

周曰太府　莽改羲和　漢書曰羲和掌天文以序四時

高詡方正　牟融明達　並詳

延年盜錢　趙典交德　漢書曰田延年爲大司農坐盜

淵鑑類函卷九十三　司農部　六

贓 六府　萬石　崔瑗事允功乃修乃聚　漢武帝柏梁詩大司農曰陳粟萬石張瑗之

天倉　國淵　韓陽天文要集曰天倉者司農也　史游急就篇

司金　掌帛　上見楊雄大司農箴　漢書曰大司農秩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

周曰太府　莽改羲和　漢書曰羲和掌天文以序四時

高詡方正　牟融明達　並詳

延年盜錢　趙典交德　漢書曰田延年爲大司農坐盜

儒學選在庸成　晉寵貞廉任先崔氏　漢書曰鄭元字康成徵爲大司農　晉書曰常弘字令先東都營田苑人爲魏志云司馬芝爲大司農先見諸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生以爲不宜復以商事　漢崇典農多非其人作治生務農重穀臣愚以爲宜崇本抑末以農桑爲務詳書曰李固爲大司農時牧守多其宗親有詔不由選試固爲上言又曰李椿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儉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　又曰高夔字仲一上親擢爲司農少卿時倉地卑下夔始用板米以是不腐　元史曰元世祖時張文謙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祭先農先蠶時阿合馬專政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謙於帝前極論罷之　又曰二十六年董文用爲大司農時欲以民

司農卿四

杖乃奏　唐書曰常弘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者犯法杖乃奏之　後有犯治之并

倒用印　唐書曰朱泚反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驅奉天發乃倒用司農印　漢書曰鄭元公車徵拜兵曹至駱驛得還

安車徵　後漢紀曰鄭玄年七十餘乃就徵拜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

天子器耿　續漢書曰耿國字叔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識宇宜天子器之

置綾梁閣　唐書曰初宰相楊炎欲城

原 晉書曰韋忠爲揚州刺史嘗不言人之短或譏其太過忠曰人實有之言之何損

三國志曰王朗爲會稽太守賦稅減約而百姓富足

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爲左馮翊時朝議欲有所興造衆以爲不可興造之事勞民傷財

宋書曰何尚之爲吳郡太守郡舊有鹽官每年斂民錢數百萬以爲公用尚之以爲不可乃減其半

晉書曰劉惔爲丹陽尹時郡多豪族惔以威刑肅物莫敢犯禁

後漢書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以身率下去奢從儉

晉書曰王濛爲司徒左長史時大旱濛以爲陰陽乖戾政刑之咎乃上疏陳事

後漢書曰鄭衆爲大司農時朝議欲發屬國羌騎擊北匈奴衆以爲不可發羌騎而北匈奴聞之必喜謂漢國內有事不暇外討

晉書曰王濛爲司徒左長史時大旱濛以爲陰陽乖戾政刑之咎乃上疏陳事

後漢書曰鄭衆爲大司農時朝議欲有所興造衆以爲不可興造之事勞民傷財

宋書曰何尚之爲吳郡太守郡舊有鹽官每年斂民錢數百萬以爲公用尚之以爲不可乃減其半

晉書曰劉惔爲丹陽尹時郡多豪族惔以威刑肅物莫敢犯禁

後漢書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以身率下去奢從儉

帝王之盛實在農植季周爛熳而東作不勃齊朏不獲庶物並荒府庫殫虛靡積倉箱凌遲衰微周卒以亡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求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

孰縣　晉張華大司農歲計曰家有虛井王有糜籍阜茂豐物和鈞關石在周之季不虔攻首棄稷弗務不籍千畝匪神之祀敗於戎醜稽臣司農敢告左右

【原】墓誌陳江總司農陳昭墓誌銘曰其文散散其筆縱橫背碑即誦據馬俄成誹諧弗賞調笑忘情兩宮寵官四主恩榮萬事依息一朝追送畴昔俯文可吟諷伞日酣酒長悲且慟

【原】誄後漢張衡大司農鮑德誄曰昔君烈祖不顯奕世啟叔生牙美管交賴至於中葉種德以萬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濟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即雅濟濟京河實為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於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敬以義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羣髦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懼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厥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為之兢

能其傑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增】制唐元稹授裴武司農卿制曰敕農天下之大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茲選今海內無事思與公卿等樹立根柢以制四方於是外選方伯之善於其職者入補茲任具官裴武予聞其先始以孝友書於國籍其後果有丞相為唐名臣賢彥因仍代濟不乏武亦嗣其忠孝益熾家聲勞為元僚所至稱理嘗居內史屢入正卿自華至荊無非劇地鍵轄豪右衣食軼羨嚴而不殘仁而有制鎮定南服予方賴之而亟請來朝因求內任嘉其戀闕爾其勉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餘如故　薛廷珪授司農卿制曰書曰昔我先正五世后稷以服虞夏之衰也棄稷不務先公不窋用失其官至於武王昭前人之光明事神保人莫不欣喜詩訓詁具在朕安敢失墜而叔世偷薄乃不知稼穡之艱率以三署為華輕其職任寇以成俗嘻鄭元漢之名儒也韓信漢之上將也尚聞徵拜或至就加來奉疇庸得不寅畏敬授義和之職往脩后稷之官豐阜有聞陟勳斯在

【增】記宋張維司農寺壁記曰竊謂六卿非古也周官六

卿與三少爲九漢儒附會之說也今倣周制以户部掌國計而司農猶爲列卿贊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大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令日惟倉部要束是聽位雖高勢出倉部下至於軍餉給發罷於奔命世號爲走卿辱矣維下走也不敢謂辱而惟贊是羞又安能紀事乎

司農卿官屬一丞主簿上林署太倉署諸倉監司竹監諸屯監均輸令鈴官長導官署苑總監典農校尉掾田令典農中郎將勸農掾者

原杜氏通典曰司農丞秦曰理粟內史丞有二人漢爲大司農丞亦二人續漢書曰官志云司農丞秩比千石漢宣帝建始中于公爲之或謂之中丞應劭曰秦設治粟都尉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丞掌諸會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紹興兼王巍晉因之銅印黃綬宋齊梁進賢一梁冠介幘皁衣後魏北齊皆有司農丞隋置五人唐六人增宋史曰熙寧新法行詔增一員後置司農寺丞一員五年增置丞四員仍與簿輸出按察逐年保甲元豐四年減丞一員建炎時罷司農寺紹興三年復置丞二員凡有合行事務申户部施行四年復置如舊制金司農丞一員元司農丞二員

薄晉太康中置自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然唐因之增宋史曰治平中已置照寧新法行詔增一員後置六員元豐四年減三員元祐五年以本寺主簿兼檢法紹聖四年罷主簿添丞一員紹興四年復置寺十年復置簿　元史曰大司農不置簿置經歷都事架閣庫管勾照磨等官原上林署漢水衡都尉之職（說在林篇）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魏晉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及隋亦然唐因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諸苑囿池沼種植蔬果藏冰之事增文獻通考曰宋四園苑提舉官無常員以三司判官內侍都知諸司使以上充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監官各二人以諸司使副或內侍三班使臣充又有西京宮苑司勾當官一人元豐後四園苑屬司農　續文獻通考曰金上林署屬工部官曰上林署提點　又曰元置上林署令署丞各一掌宮苑栽植花卉供進蔬果苜蓿以飼馳馬備煤炭以給營繕所屬有養種園提領花園管勾苜蓿園提領等官隸大都留守司不隸司農　又曰明洪武間議開上林苑比圖上上曰妨農業不可遂止永樂五年始設宣德十年更定四署令上林苑監左右

監正左右監副左右監丞各一人其屬典簿一人良牧
蕃育林衡嘉蔬四署各一人署丞一人掌苑囿園
池牧畜種樹之事凡禽獸草木蔬果率其屬督養戶栽
戶以時經理而畜殖之以供祭祀賓客宮府之膳羞凡
苑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關西南
至渾河並禁圃獵典簿司校文移良牧署牧牛羊豕蕃
育署育鵝鴨鷄皆籍其牝牡之數而課孳卵焉林衡署
典果實花木嘉蔬署典時藝瓜菜皆計其畦町樹植之
數而以時苞進焉　原　太倉署於周官有庾人下大夫
上士秦官有太倉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漢官儀云太倉公卿
太倉令一人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品第七月俸月二
十斛品俸與上太醫令同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
丞各一人北齊亦然後周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
丞六人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　增　宋史曰
宋京城諸倉總二十五名監官每界二人以京朝官及
三班使臣充元豐後二十五倉屬司農凡官吏軍兵祿
食及綱運受納封樁支用月具報數以報司農乾道五
年詔糧綱有欠從本寺斷遣南北省倉草料場和羅場

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鈞盾令
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唐
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數澤之物凡賓五載
置宋司農寺置內柴炭庫掌諸薪炭以給宮城及宿衛
班直軍士薪炭廩薦之物炭場掌儲炭以供百司之用
元史曰上都大都柴炭局隸宜徽院　原　導官署秦
周有舂人秦漢有令丞屬少府漢東京令丞主舂御米
及作乾糒漢書百官志云導官令一人六百石主舂御米又續百官志略云導官令掌諸御米粢糒
糒音備　屬大司農歷代皆有之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舂

碾米麴油燭之事 增宋史曰宋以後不置宋司農寺置都麴院掌造麴以供內酒庫酒醴之用水磨務掌水碓磨麥以供尚食及內外之用 元史曰元供膳司掌供給應需貨買百色生料至元二十二年始置隸司農寺置達魯花赤提點令丞等官其屬輔用庫大使掌規運息錢以給供需與中州油戶提領所歲辦油以供內庖尉州麴戶提領所掌辦白麴 原苑總監自隋而罷東西南北各有監及副監唐因之兼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 諸倉監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榮陽穀倉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監唐因之有監副監丞掌栽養園竹事 諸屯監隋置諸屯監及副監歲內者隸司農自外者隸諸州唐因之置監及丞掌營種屯田勾當功課畜產等事 增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置屯田打捕總管於延安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等官又置屯田打捕所於北京順帝至正十年置河北江南都總制營田使司其屬有屯田總管府凡五各路又有屯田萬戶府所置不一所領亦不專司農卿也 原驌驦廄令丞掌駕馭乘輿車馬 漢武帝軍官不常置又有理粟都尉桑弘羊爲之 均輸令按漢有之 加淳曰斡音管或作幹主均輸而推酒酤也晉灼曰此什筒轂之長官也均輸自有令領師古曰如說近是也縱作幹亦通幹謂幹事耳非謂筒轂之幹也 初幹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增宋史曰熙寧六年以司農寺丞一員提舉諸路青苗事兼領常平廣惠倉及農田水利差役事 元史曰至元二十二年始置隸司農掌勸課農桑興舉水利凡民間遺屬官出視諸路力有不給及水旱災傷乃置幹當公事官以葉康直等四人爲之九年以幹當公事官所至輒用喜怒罷之從熊本請也 原籍田令按周爲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置令掌耕園廟社稷之田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農爲官有籍田令丞 東京及魏並不置晉太始十年復置社稷事云籍田令丞陳因之隋諸

曰籍田令丞之 詩其來行聞旋不過十里凡宗廟祭祀所藉穀及蠶神之謂於是爲戶口足以富縣所用縣官及蠶神之謂於是爲戶口足以富縣所用縣官及事費臨履所供至重也 江左省宋文帝元嘉中又置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藉田令掌帝藉耕耨出納之事植五穀蔬果藏冰以待用元豐三年詔藉田令隸太常寺渡江初闕紹興十五年初除康與之爲藉田令 原典農中郎將 典農校尉並曹公置晉武帝太始二年罷農官爲郡縣後復有之隋煬帝罷典農官 勸農謁者梁武天監九年置視殿中御史自驌驦廄以下盡屬司農今並無 增唐書曰中宗朝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

劾奏其奸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奈何繩之傅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傅弓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　宋史曰熊本判司農寺丞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可喜也　又曰王覿熙寧間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　楊誠齋集葉顒字子昂遷司農寺丞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嘗至丞相府樞密王綸知其恬退而未知其德性一日官誥院失錦令治之顒請寬慢藏之罪於是綸大喜謂其容曰葉寺丞介而通嚴而恕眞重器也　宋史曰神宗

患司農圖籍不備選官整宇文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　又曰孫覽知尉氏縣有屯將漏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覽馳往呼諭安之已而屯將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欲引覽自助覽拒不答　又曰王自中少負奇氣淳熙中登進士第爲分水令樞密王蘭薦之召對帝壯其言改秩爲籍田令　又曰乾道中謝深甫知處州青田侍御史葛洪等交薦之孝宗召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

太僕卿一少卿掌載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爲之領五監六廄皆有令或曰六廄謂未央承華騏驥龍馬駒駼六廄也馬皆萬匹武帝末文景蓄積益多內外殷盛高廄馬有四十萬匹他苑三十所以郡國配合之又有八牧師苑在外三輔太僕牧師菀令分部主之時匈奴數寇邊邊郡騎士良家子弟習騎射者皆補羽林及期門以備擊匈奴其後以萬騎將軍李廣利擊匈奴發十萬騎私從馬不與焉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亦馬少無以戰往往於是漢久不北擊匈奴凡十四萬匹新失大將軍青絕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典牧乘黃驊騮龍馬等廢令自元帝過江之後或置或省太僕既省故驊騮廢爲門下之職晉宋以來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則省齊亦然梁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廢陳因之後魏兼置少卿太武帝平統萬赫連昌河西水定草善乃以爲牧地六畜滋息馬三百餘萬匹駝駝特半之後復以每歲自河西徙牧牆恒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左右牧乘黃車府署卿及少卿各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加北齊煬帝加署少卿一人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爲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元

年改爲司僕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馭五輅少卿本一員景雲元年加一員領乘黃典廢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貞觀初僅有十九所龍朔二年始令太僕卿一人掌之隴右十八年間馬至七十萬匹開元二十四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牛十一萬二千口是年有牛二十萬六千口分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十八監跨鄜渭泰原四州之地猶爲隘狹更析八監爲十五監初置思文苑校龍右諸牧監方千餘里供乘散泛并擇良馬差次其高下歲終鈞會六閑上下而賞罰焉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至天寶末有馬四十三萬匹

漢書百官表曰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廄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騄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諸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酮馬應劭注乳馬取其汁酮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文類曰所主總酮雜合非上選所別異之馬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韋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酮取其上肥因名酮馬今梁州亦名馬駱爲酒馬酮音洞

漢舊儀曰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蓋謂衆僕之長曰太僕秦因之掌輿馬歷兩漢魏及晉西朝咸置之至東晉元帝省之後復置至成帝又省之并入宗正宋齊因之五代史百官志云梁又置之加卿一字曰太僕卿後皆因之唐初因之後改司馭司僕神龍初復舊

增 宋史曰太僕寺掌車輅廢牧之令國有大禮供其鞶轡屬車前期戒有司教閱象馬凡儀仗既陳則巡視其行列后妃親王公主執政官應給車乘者視品秩而頒之總國之馬政凡閱馬差次其高下歲終鈞覆帳籍以上駕部若有事於南北郊升輅則卿授綏舊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邦國廢牧車輿之政令分隸羣牧司騏驥院諸坊監本寺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給大中小祀羊元豐官制行始歸本寺

元祐二年詔外監事令本寺依羣牧司舊法施行應內外馬事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更不經尚書省及駕部崇寧二年詔太僕寺依舊制不治外事歸尚書駕部應馬事上樞密院所隸官司中興後廢太僕寺并入兵部

又有羣牧司制置使一人景德四年置先以樞密使副爲之咸平三年以兩省以上官充副使一人以閤門以上及內侍都知充都監二人以諸司使以上充判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內外廢牧之事周知國馬之政而察其登耗焉凡受宣詔文牒則以時下於院監大事則制置使同簽署小事則專遣其副使都監多不備置判

官都監每歲更出諸州巡坊監點印國馬之蕃息者
績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太僕寺及諸牧監又曰金
不置太僕寺而尚廢局屬殿前都提點司明昌四年置
諸羣牧所又提舉圍牧所泰和三年隸各路統軍司
又曰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匹受給造作鞍轡之事二
十四年又別置尚乘寺以管鞍轡而本寺止管阿塔思
馬匹二十五年隸中書至大四年定太僕寺卿少卿等
官 又曰尚乘寺掌上御鞍轡輿輦阿塔思羣牧騸馬
驢騾及領隨路局院鞍轡等造作收支行省歲造鞍轡
理四怯薛阿塔赤詞訟起取南北遠方馬匹置卿少卿

等官 又曰明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永樂元年
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爲太
僕寺於是順天等府及山東河南馬政悉屬於北惟兩
淮及江南北仍屬南京 至弘治時屬於南者印烙不至
悉與於北矣 太僕寺卿一人掌牧馬之政令而聽於兵部少卿三人一佐
寺事一督營馬一督畿馬寺丞八人分理京衛畿府及
山東河南六郡馬政 又曰行太僕寺洪武三十年置
山西北平陝西遼東等處行太僕寺藩臬不得預馬事
考馬官苑馬寺亦如之 又曰苑馬寺永樂時置於陝
西甘肅後遼東亦有苑馬寺

原 帝王世紀曰穆王即位命伯冏爲太僕冢尚書君牙
伯冏二篇是也 漢書曰夏侯嬰爲沛公太僕長奉車
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世以太僕事惠帝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與東牟侯入
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復爲太僕 又曰公
孫賀字子叔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初爲太僕後
八歲代石慶爲丞相子敬聲代爲太僕父子並歷公卿
上林賦孫叔奉樂歌公孫弘注曰孫叔者太僕賀也 東觀漢記曰祭肜字次
孫楷力過人嘗貫三百斤弓入爲太僕從至魯明帝指

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 續漢書曰趙
岐字臺卿獻帝以爲太僕特節安慰天下 王隱晉書
曰武帝以羊琇爲太僕卿遜位加特進 晉書贊曰郭
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廢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
濟事 增 唐書曰郭元振爲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
御令行禁止道不拾遺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
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
爭具壺漿歡迎 宋史曰司馬池通判留守司樞密使
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馬價池
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

人利用驚曰吏治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輦負者皆入　又曰內侍皇甫繼明給事韋獻太后閤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從附會爲奏池獨不可書數之王引咎先是淮安鳳陽諸郡饑饉馬俱小弱緒察其故咸與交兒省費至於萬緡民賴之不破產者千餘家　又曰金弼爲太僕少卿慨然以馬政脩舉爲已任屢奉命督理虧耗者自衛使郡守而下悉聽決無不初命弼往視定築二城用養天閑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便往來詔嘉納之　又曰弘治間張謙陞南京太僕寺卿一以正率下剗除積弊馬政便民四事多見施行　又曰南太僕署在滁陽地僻事簡嘉靖間胡鐸以順天府尹改官南太僕優游職業閉門著述　又曰嘉靖朝田濡爲南太僕寺馬政之弊也南畿苦賦北畿苦養濡請以額馬賦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之北寺即有電只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有所蘇息上嘉其議行之後二十餘年山東河南

相踵以請數省民不困而同寺有餘藏常輸以給邊其議蓋自濡發之　又曰周仕嘉靖中以高州守薦爲陝西苑馬寺少卿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

太僕卿三

原　前驅　馭駕　禮曰太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如令尹引也道而居左（鄭元注云前驅如令尹引也道而居左）

白馭不騎　漢書曰太僕周官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大事出入駕馭則馭小駕則馭（漢書曰太僕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大事出入駕馭則馭小駕則馭）

興數馬　漢舊儀曰帝梢梁詩太僕曰牧馬苑令一人秩六百石（漢舊儀曰帝梢梁詩太僕曰牧馬苑令一人秩六百石）

次孫清　子尼儉　漢書曰金日磾子賞爲太僕（漢書曰金日磾子賞爲太僕）

元省費　續漢志曰馬援爲太僕（續漢志曰馬援爲太僕）

封還制書　不易賜馬　唐書曰劉昌爲四鎮北庭度使于上原累遷少府監兼御史大夫後進大僕卿給事中章弘景以貴人後進大僕卿內文耀門外列戟宗尹以恭儉自守（唐書曰劉昌爲四鎮北庭度使于上原累遷少府監兼御史大夫後進大僕卿給事中章弘景以貴人後進大僕卿內文耀門外列戟宗尹以恭儉自守）

高第入代　趙壹書曰馬融爲郡大守以高第入代（趙壹書曰馬融爲郡大守以高第入代）

拜衛山拜太僕視事滿十萬以上　後漢書曰馬援爲伏波將軍還拜衛山拜太僕視事滿十萬以上）

馮魴高第　馬　後漢書曰馮魴爲太僕高第（後漢書曰馮魴爲太僕高第）

元帝以策數馬其手口六歲爲上駟如此　漢舊儀曰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旌其政　次孫清　子尼儉　漢書曰金日磾子賞爲太僕（漢書曰金日磾子賞爲太僕）

兄弟中最爲簡易而猶如此　建路鼓　漢舊儀曰太僕掌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旌其政（漢舊儀曰太僕掌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旌其政）

藏兵　乘輿　周禮曰太僕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旌其政（周禮曰太僕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旌其政）

宋史曰呂公弼爲太僕使英宗居藩邸公弼不可至是帝謂曰卿爲舊牧使英宗居藩邸公弼不可至是帝謂曰卿爲舊牧使英宗居藩邸

事咸省諸費　漢書曰馬援爲太僕（漢書曰馬援爲太僕）

行營兼度支　唐書曰劉晏爲度支鹽鐵轉運使于上原累遷少府監兼御史大夫後進大僕卿給事中章弘景以貴人後進大僕卿內文耀門外列戟宗尹以恭儉自守（唐書曰劉晏爲度支鹽鐵轉運使于上原累遷少府監兼御史大夫後進大僕卿給事中章弘景以貴人後進大僕卿內文耀門外列戟宗尹以恭儉自守）

蔣擘數言便宜　傳元陳事精灼　東觀漢記曰蔣擘字子尼爲太僕居列卿位食俸賜牧牛羊以恭儉自守（東觀漢記曰蔣擘字子尼爲太僕居列卿位食俸賜牧牛羊以恭儉自守）

守清近之臣　居僕御之任　宋史曰呂公弼爲太僕使英宗居藩邸公弼不可至是帝謂曰卿爲舊牧使英宗居藩邸

綱不舉而行而常只發容也梁松為請託免張閭以簡質聞梁松為請託免張閭以簡質聞

晉書曰張閭為太僕東平王蒼聘閭為中大僕東平王蒼聘閭為中大僕東平王蒼聘閭為中大

命斯允在德而舉其名必彰具官王希傳門承舊閥閱
蘊通才立言可以敏事爲政可以居劇登於副尹聲滿
於宇人試乃列卿眷踰於數馬中車是屬建鼓攸司爰
賴服勤宜膺邦寵可太僕卿勳封如故　孫逖授王昱
太僕卿制曰門下列敍允卿正於羣僕允膺茲命必藉
兼才具官王昱韜是明斷資其理識成務有餘奉公不
撓自持軍律兼安使車能啓刑書以懲貪吏到官未幾
除惡已多類能則然賞善宜及俾升榮於左馭仍受任
於北京

增 封駁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劉士涇除太僕卿制書

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
惟月應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履陳萬年之
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成里常人班敍散秩
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
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
待常厚今叨顯任誠爲謬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敕
未敢行下

太僕卿官屬一 丞 主簿 典廄署 典牧署

按杜氏通典曰太僕秩秦漢有兩人後漢一人 漢書張敞守子

高爲太僕丞　魏晉因之東晉或省或置梁有丞陳因之後魏
北齊丞一人隋三人唐因之
僕寺置丞簿各一人　元罡承
行太僕寺及苑馬寺丞無定員
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唐因之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太明置寺丞八人

原 主簿梁置一人

設主簿明置主簿一人勾省文移

增 續文獻通考曰元不

僕有未央廄令魏改爲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
名

晉以下因之宋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歷代皆有悉掌乘輿唐令丞各一人掌乘輿車輅典
廄署於周官有校人圉師趣馬掌十二閑之馬漢西京
太僕有龍馬長東京有未央廄令掌乘輿及宮中之馬
魏爲驊騮廄晉有驊騮龍馬二廄自宋以後分驊騮廄
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廄及內外等廄陳因之北齊有驊
騮左右龍等署後周有左右廄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齊
唐改龍廄爲典廄署令二人丞四人掌在廄繫飼馬牛
及雜畜事　典牧署於周官牧師下士四人掌牧馬而
頒之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漢官解詁在諸牧監篇魏晉以下因之隋
有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唐有乘黃等四署令丞各
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腊腊之事　諸牧監漢太僕有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額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牧典牧上士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唐初因之分曰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

【增】宋史曰太僕寺所隸官司十車輅院掌乘輿法物凡大駕法駕小駕供奉輦輅及奉引屬車辨其名數與陳列先後之序　左右騏驥院左右天駟監掌國馬別其駑良以待軍國之用　鞍轡庫應奉御馬鞍勒及以鞴鞦給賜臣下　養象所掌調御馴象駝坊卑駝致遠務掌分養雜畜以供負載般運　牧監元祐初置左右天廄坊聽民間承田牧地紹聖初置孳生監中興後廢太僕并入兵部　元史曰資乘庫置提點大使等官掌收支鞍轡等物隸尚乘寺　元史又有御監等官掌畜馬及申駒數元豐末廢畿內牧馬隸中宮仍置廄牧監置卿少卿等官三年監牧不滿太僕寺

太僕卿官屬二

【增】明歸有光馬政職官志曰唐六典敘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廢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輿廄輿牧車有司若又諸監牧之官屬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倣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廄天廄坊騏驎院後置羣牧司廢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如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局內廄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廄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遵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遵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

苑馬之設最盛惟不領於太僕與古異　明會典曰馬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部凡太僕寺南京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各以地方分屬而少卿之巡視提督寺丞之分管亦各有分地凡各屬皆有管馬官府以通判州以判官縣以丞簿衙以指揮所以千百户弘治十八年令各州縣馬不及五百匹者罷管馬官以掌印官帶管此馬政之大概也若內廐馬匹則領於御馬監部寺不得與云

車府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有車府令以趙高爲之歷代皆有漢魏屬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太僕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馬

車府令二　未央廐令

原趙高強力　史記云秦王閒趙高強力通法獄舉爲中車府令　太僕屬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僕屬官有車令諸車馬　主乘輿車　續漢書百官志云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及廐中諸馬　主乘輿馬　又云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廐中諸馬　曹褒篤學　東觀漢記云曹褒篤學有大度舉孝廉拜車府令綏朝服進賢一梁冠官品第七晉百官表注云車府令銅印墨綬　上官憂不在馬　漢書上官桀傳云禁遷未央廐令上體不安及食見馬輒上大慙曰今以我不復見馬幾上大慙曰今以我不復見馬數日夜憂思誠不在馬淚數行下後漢書吳良傳云永平中車駕出而信陽侯陰就下突禁衛以忠

鴻臚卿一　少卿拜載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又有象胥干寶注云若今鴻臚也　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爲重數徐廣曰一作典客　漢改爲鴻臚　應劭曰郊廟行禮贊導九儀故曰鴻臚　景帝二年令諸侯王嗣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　應劭曰皇帝迎諸侯王諸侯皆蜀大行人小行人之官也　以客禮待之　後漢大鴻臚卿一人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迎典策誄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　應劭曰大行人小行人之官也　以客禮待之　後漢大鴻臚卿一人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迎典

東晉至於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宇仍
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常導護贊拜職官錄曰舊但
中視中書侍史部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卿少卿各一
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有蕃部中大夫
掌諸侯朝覲之敘有宮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文
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
儀崇元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唐龍朔二年改鴻臚
為同文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賓神龍初復舊卿
一人掌賓客吉凶儀之事及典諸蕃少卿本一員景龍二
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　韋昭辨釋名

曰腹前肥者曰臚比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為心體
王侯外國為腹臚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事宜
賓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　東觀漢
記曰大鴻臚秦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大行丞一人
大行丞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又
有中都官外食以下功次相補　宋史曰鴻臚寺舊
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充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等官
掌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及四夷之山澤中都利廟道
釋籍帳除附之禁令屯外國君長使价朝見辨其等位
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領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有

貢物則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冊即行其
禮命若凶儀之節宗室以服臣僚以品辨其喪紀而詔
其臨賻贈之制及具鹵簿儀物中興後廢鴻臚不置并
入禮部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鴻臚寺置卿少卿
等官又有北面客省南面客省局置使副使等官
金以鴻臚寺分屬宣徽院客省引進閤門諸使而鴻臚
寺不設　元以禮部會同館掌接伴引見外國之來朝
貢者以通政院廉給司掌各省四方邊遠使客飲食供
張等事而鴻臚寺不設　明洪武初置侍儀司九年改
為殿庭禮儀司三十年始改鴻臚寺設卿一人少卿二
人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凡日朝朝望大朝會宴
享經筵進曆進春冊封祭祀傳制奏捷外國見謝辭率
其屬而供事焉　永樂十九年定鼎北京在留都者加
南京二字南京正卿例用科目出身而在北者多以監
生選鳴贊出身者累資陞正卿至嘉隆後方以科目出
身者推陞其別途出身者太常寺至少卿而止鴻臚寺
至左少卿而止

鴻臚卿二

原　漢雜事曰蕭由為陳留太守入為鴻臚卿不任賓贊
乃還官　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墾

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
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
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　魏略曰常林性既清
白當入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性
閑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揖人吏聲不以爲可林嘗夜
過吏不勝其煩嗷嗷呼嗷嗷其明崔出門與林語曰聞
卿爲社尉爾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君不爲廷尉昨
夜何故考囚乎林慚笑　又曰韓宣字景然明帝時爲
大鴻臚始南詔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
位亦稱職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

易相如　蜀志曰後漢杜瑜字伯瑜後主立爲大鴻
臚爲人靜默少言閉門自守不與外事　晉令序事
曰鴻臚職主故事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
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也不審於爾宜否　吳志曰
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
拜大鴻臚使於晉吳主孫皓謂曰南北通好以君有出
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
延聘之美廉鋒淬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
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
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魏書曰李安世

天安初爲主客令兼使劉纘來聘安世美容貌善舉止
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呼安世爲典客
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亡秦之官稱
於上國纘曰世異之況凡有幾也安世曰周爲掌客秦
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若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
勤亡秦　隋書曰蘇夔字伯尼陽公方勤遠略朝貢前
後相屬帝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遐陬奉服親禮
華夏鴻臚之職須簡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
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
　唐書曰宇文士及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輦奉御

從幸江都遷鴻臚少卿後歸高祖　高祖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
鴻臚卿日本使當遺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爲書以貽之
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匹
可致　又曰賈耽字敦詩爲汾州刺史七年政有異績
召授鴻臚少卿後至平章事　又曰永泰初高渙爲鴻
臚卿日本使當遺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爲書以貽之
　宋史曰景德間戚綸判鴻臚寺綸以三公尚書九列
之任唐末以來有司漸繁綱目不一宜采通禮六典令
式比類沿革著爲大典時論稱之　又曰孔宗瀚元祐
初以司農少卿遷鴻臚卿上言孔子之後襲封者請不

兼領他官終身在鄉里從之　明獻徵錄曰英宗復辟擢楊宣爲鴻臚寺少卿兄朝廷宴享朝賀大禮皆出職掌宣脩幹美髯奏對明暢日見寵遇憲宗立陞鴻臚卿時荊襄軼寇劉千斤伏誅我帥械繫餘黨多誤陷於辜者宣亟上章論救大要欲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有詔法曹詳鞫竟得矜宥（英宗復辟年號）（矜宥省故也）又曰正德庚午關劉瑾擅權張永奏瑾大惡詔多官廷勘馬蔡震詰瑾考掠成獄時王希孟爲刑部主事讀獄辭慷慨感聽者悚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一清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擢如此者

鴻臚卿

原　掌蠻序客（上詳通類）（下詳職官部）

人莫陳寇在雄朱寇襲參施延（延公）（延公）悉長（東觀漢記曰陳紀字元方遭父太丘長寇攻其城以馳風俗素紹以太丘公德（謝承後漢書曰陳紀字元方遭父太丘長寇攻其城以馳風俗素紹以太丘公德）至行表上尚書圖畫百城令畢爲三公天下以爲公德）紀不受拜大鴻臚卒官（范曄後漢書）悉

鴻臚卿

增　授郡綏　主齋祠（前漢禮樂志曰皇丁祠王制定祭天地之主齋祠備典）

掌四方夷　賛九賓禮（上詳通典）

鴻臚卿

九賓　羅條百職（漢揚雄太玄經曰羅條貫類）　賜連環詩　建高士堂（獻徵錄云鴻臚卿揚大寒暑風雨未當一日閑朝前後賓甚多御製連環詩一統志曰賜光珠愚也又云賜文與江山人居江之陽光珠愚也又云賜文與江山人居江之陽光珠愚也）

至建高士堂以居之

原　韋處議貢舉　崔林求故事（後漢韋處字孟度高陵人）

大鴻臚是時薦舉者多言部國貢舉卓非功次故守藏之人持心近厚銀守藏錄（孟子曰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而吏受其貨財（謝承後漢書曰崔林字德儒爲大鴻臚時鄙荒王莽擅權遣侍子來朝朝廷患非真的道路遠送所遣子來朝間使遠賓無益事爲損滋多勞所香民資林恐所香民資無益事爲損滋多勞所香民資無益事爲損滋多勞所香民資無益事爲損滋多勞

局開事省 [illegible]

鴻臚卿五

原 [illegible]漢揚雄大鴻臚箴曰蕩蕩唐虞經通陰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盡爲上下雖條百職人有才能條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蹶職德慢道署非其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郊

增 明宣宗鴻臚寺箴曰祇祇萬邦咸統於一朝覲會同其儀有秩洛爾鴻臚卿貳蚤屬時惟爾官必莊以肅必考於度必協於中無簡無煩

周旋雍容惟動以周惟一靡懈敬慎爾儀庶光爾職

原 碑漢邯鄲淳鴻臚鍾紀碑銘曰內苞九德外兼百行以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已然後研幾道藝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允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處畝畝天子屢聞

增 制唐常袞授蔣渙鴻臚卿制曰朕方脩文德以撫外則重譯稟正朔之事九儀相贊之職正用髦俊俾之典領具官蔣渙顏子之德行張仲之孝友能積其厚以業

於身恭儉之訓可以軌俗學通文緯高視一時時屬遠人之敘參授大賓之任韓璧以宿德而拜陳紀以至行而遷求舊任賢正當此選待遇諸國宜約故事使有準以明等威也可檢校刑部尚書兼鴻臚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增 銘曰許宗魯鴻臚寺少卿胡待慕志銘曰陟卿禮寺左肅朝章寅恭贊導乎百司軌度儀刑乎四裔瞻天咫尺身依斧扆之榮揖日周旋晉接冕旒之貴叔孫創禮體統正而朝廷尊公西定訓施對詰而賓客悅

原 杜氏通典曰鴻臚丞秦曰典客丞漢爲鴻臚丞屬之魏晉亦然梁陳後魏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唐因之有二人主簿一人

增 宋史曰元豐官制鴻臚寺丞主簿各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鴻臚寺左右寺丞各一人主簿一人

原 典客署周官有掌客漢改爲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令掌客館令丞後魏改大行令爲客館令晉改爲典客宋分置南北客館令齊梁陳皆有客署後周置初曰典客監太和中置主客令北齊有典客署置令丞又曰典客署置令丞

煬帝改為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
後蕃客朝貢宴接送迎及在國表狀　司儀署周官在
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理禮郎自後無聞後魏置
司儀官北齊置署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員隋如北齊屬
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　增宋
贊導奉之事　又曰禮賓院掌北諸國朝貢館設及互
市譯語之事　又曰懷遠驛掌南諸國貢奉之事　又
曰中太一宮建隆觀等各置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

葺治事　又傳法苑掌譯經潤文　又左右街僧錄司
掌寺院帳籍及僧官補授事　又同文館及管勾所掌
高麗使命　後廢為臨時館接　增宋
鴻臚寺官屬有　增宋實署丞一人司儀署丞一人鳴贊八
人序班五十四人又設通事司實與外國朝貢辨其等
而敘其禮儀司儀典陳設引奏禮儀皆以署丞領之　增宋
贊贊禮凡內贊通贊對贊接贊傳贊各供其事序班侍
班糾儀引人舉案及傳贊　後魏太和中又改少府為太

為正卿政體質魁梧音吐洪亮日侍廷傳而禮制習熟
動無所失及年既老恭敬愈甚故累朝寵眷遂以諸生
至九卿

太府卿一　少府監載

原　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
貨賄之入頒其貨賄於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
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
府藏及關津市肆陳肉之征後魏太和中又改少府為太
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

之職及職業乖入京藏以此之類是為庶府未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等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分豎兩京都事太極元年人加一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六典曰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貨財之事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出納而審其名數以給官吏之祿秩賞賜之事凡財物之出入皆行文符而勾檢之凡金寶之屬入庫者則封而藏之有別敕則不封其餘財物皆隨其多少而為之節度凡庫藏出納之數皆三分其月而一校之歲終則大校之凡財物給用之數皆以本司本寺但掌供祠祭祭祀之事凡四方貢賦百官祿給皆隸三

二年權判中丞太府出納如故　又曰楊國忠判度支明皇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面賜國忠金紫權太府卿國忠專錢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　宋史曰孝宗時廷臣上言四川歲羅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羅也孝繁時以倉部郎總領四川財賦乃詔罷與制置使范成大同相度繫請變科羅為官糴歲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眠時不使虧元忽之價出納眠量勿務取圭撮之贏訖如其議民樂與官為市遠邇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羅始知有生之樂范成大驛言閫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羅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科羅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權罷

為太府少卿　又曰光宗朝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太府少卿彭龜年為太學博士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營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

太府卿三

增　夏卿　臧府　通典曰漢太府令掌金帛諸貨幣之藏

孫詔節　尹卿筆　閒卿史記太府令後魏孫詔為司農少卿帝召問卿何老對曰臣年雖老臣節不衰帝曰善遷太府卿

崔珙威名　龔鞏嚴慤　唐書曰崔珙為司農少卿時鄭注為太僕卿珙不與候之及注敗珙坐貶江陵掾

職　司府　古名少府　唐曰司府　藏府　周禮其貨於王府　漢曰大司農之府　晉曰太府　後魏曰藏府　隋曰內藏　唐曰太府

請終制　唐開元初表不起乃降敕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省表循環悉至畢更俊省後命使北死孝宗訪其孫一地曰

不掩人功　宋史曰王之未棣者三人官之將其一地曰

固　原位列月卿職司天府居監臨之官典出入之務　漢用公勤任先

月掌財用於五庫我有司存　白帖

太府卿四

天府居監臨之官典出入之務　漢用公勤任先　原位列月卿職司

祭議　魏推清白選在常林　領貢獻於四方彼無虛

太府卿五

財賦納於左藏四時以其數聞　翰苑新書

制曰門下九卿之重參

理於佐邦六府孔脩頒貨於列職歷代名非高選具官名崇貴忠謹良實居簡而向方能用晦於精辨亦體微於剛貞峻節孤立清心確然以長才之有餘應群務而多適擁旄乘塞周歷大藩薄於戰功經以事典用明財富之教必厚豐財之德自頃艱阻有司曠廢府寺寂寥卿府虛設寖成其弊朕甚懼焉今再舉舊章各歸其局出納之地眷求惟精兼領三尚之煩以禁四至之列可行太府卿散官勳如故　白居易授裴武太府卿制曰敕聚九州之賦辨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孰為主者外府上卿務殷秩崇不易其選具官裴武有通敏之識有倚辦之才以茲器用早膺任使小大之務罔不勵精累有勤績存乎官次而受藏之府國用所資若非使能何以集事俾升顯列仍委劇務爾宜率其官屬欽乃職司會幣藏出入之要修權量平校之法以導成式無使改易謹而守之斯為稱職

增記宋耿秉太府寺廳壁記曰周官三百六十名存於今而職不異者太府一官耳周制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設屬若是其衆以其事繁而職重歟故鄭氏謂為主治藏之長秦漢迄隋并置不常上下千載何寂寂無可紀也豈出納之吝僅云有司他非所及耶抑卓偉之才偶不相值耶若曰士舉不建古則焉取厚誣獨唐開元中楊隆禮任職二十年有公清之譽性特訥密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無不精麗吾猶憾焉以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國初省部寺監惟以寄祿寺則光祿太常宗正衛尉司農大理或以卿或以貳或以丞各寓一階別設主判之官以典事惟太府則否其職悉入三司諸按故主判之任罕置逮元豐釐正中更多故歲久莫詳高宗中興駐蹕臨安任職者始可以歲月考

太府卿官屬一丞　主簿　右藏庫使　常平署　太府官屬

原杜氏通典曰太府丞於周官為太府上士之任自後無聞梁太府丞一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太府丞唐因之有四人　主簿亦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後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唐因之減一人

增宋史曰元豐官制置丞一人崇寧中置藥局又添丞一人紹興三年減罷建炎罷太府寺紹興元年復以章億守太府寺永續添置三人紹興四年復置太府寺共三丞　續文獻通考曰金置丞二人元置五人有經歷知事照磨無主簿

原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

大掌市之理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漢則河南尹屬官雒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則并陽尹管之宋齊因之梁始兼太府陳因之後魏有京邑市令北齊則司州牧牧領東西市令丞後魏司市下大夫隋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隸太府唐因之每市令一人丞二人　平準署周官有賃人中士下士主平定物價泰邑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又置平準令漢門之秩六百石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官者為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惟掌染順帝即位以帝諱準故

改隸太府唐因之令一人掌官市易　左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上士中士掌邦財之幣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也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盛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知庫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藏北齊曰左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初北齊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二人掌錢帛之出納凡庫藏之物金銀錢帛錦綵皮革羽毛筋角脂蠟丹漆之屬皆辨其名物而受藏之以法式頒之以法式凡官物之出入皆有文簿以會計之餘積以待邦國賜予之用春宮庫掌供內廷金玉珠寶衣服以備頒給賜予元豐庫受諸路轉輸及當平錢物凡封樁者皆入焉布庫掌受諸路布帛及當平錢物凡封樁者皆入焉茶庫掌受諸路茶及當平錢物凡封樁者皆入焉雜物庫以備官給之用糙料院以法式頒諸司諸軍廩祿本料雜計司審其給受之數以法式驅磨以上下眾以平百物以通邊雜買務雜賣場以供宮廷所需以交幣餘之物而貨於都提舉市易司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收舟船木筏之征店宅務

掌官屋邸店出僦修造之事權貨務掌折博鮮斗金帛之屬交引庫交引錢鈔抵當所聽民賈取香藥庫石灰場以通出納和劑局惠民局以濟民疾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府監官屬左右藏庫使支應所都監太倉使酒坊使典給署市賣司平準務各使皆隸焉

又曰元太府監掌出納御用諸王鞍匹紗羅香貨藏庫提點大使副使掌出納御用諸王鞍匹紗羅香貨及收支金玉幷和買紵絲羅布絹絲錦木棉衣服等物

太府卿官屬

原 漢書曰趙廣漢廣漢潔下士有名譽州郡聚茂才爲平

增 唐書曰天授中裴守貞爲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 宋

史曰李昭傳參知政事李光幼子也光南謫之日才六歲以光還表恩蔭官至太府丞韓侂胄欲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孟傳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秘書監

設官部三十四 秘書監 少監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著作佐郎 殿中監 丞 尚舍局 尚乘局 尚藥局 尚輦局 尚衣局 尚食局 尚藥局 尚沐監 秘書監一 少監并載

原 杜氏通典曰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熙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後省魏武帝又置秘書令典尚書奏

監並爲令唐武德初復改爲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爲蘭臺改監爲太史少監爲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秘書省爲麟臺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秘書少監爲二員通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爲別曹而秘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職籍以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都邑置附寺之以秘書者及御史臺秘書省事）魏王置秘書令掌圖書秘記故曰秘書監後漢桓帝置也（漢官儀秦有秘府圖籍掌於御史中丞及蘭臺令史掌之）武爲魏初學記曰按秘書監後漢桓帝置也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爲之（魏晉以後爲秘書監秦分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秘府圖籍粲然畢備）掌圖書秘記故曰秘書監後省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當中書之任則知中書本尚書之職漢官及晉職儀秦漢置尚書通掌圖書秘記事見前卷之二）而秘書本中書之任（晉中書監令掌尚書奏事當中書之任則知中書本尚書之職漢官及晉職儀秦漢置尚書通掌圖書秘記事見前卷之二）初漢制尚書中書屬少府（漢獻帝初平三年始置中書令掌尚書奏事當中書之任則知中書本尚書之職漢官及晉職儀秦漢置尚書通掌圖書秘記事見前卷之二）而秘書本中書之官故魏初猶隸少府及王肅爲監以爲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之職安可復屬少府自此不復焉唐改曰蘭臺又改名太史又改曰麟臺（秘書即蘭臺即麟臺即太史皆漢官名見前卷之二）龍朔三年罷紹興元年復置舊秘書監在殿中東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唐以秘書省爲麟臺以右文爲名改集賢殿修撰爲右文殿修撰建炎三年罷紹興元年復置舊秘書監在殿中東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唐以秘書省爲麟臺以右文爲名改集賢殿修撰爲右文殿修撰建於禁中至是始置於天井巷之左少監游操權秘書省建於禁中至是始置於天井巷之左少監游操權秘書省建於禁中至是始置於天井巷之左少監游操權秘書省

中楊佶嘗居此職金祕書監以著作局筆硯局書畫局
司天臺隸焉監少監丞各一員祕書郎二員通掌經籍
圖書校書郎一員以翰林官兼掌校勘在監文籍筆硯
局直長掌御用筆墨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直應奉兼書
畫局直長掌御用書畫紙札著作局著作郎著作佐郎
各一員掌脩日曆宋制惟日曆非編脩官不預今著作
元制祕書監掌歷代圖籍并陰陽禁書設卿四員大監
少監各二員監丞二員典簿一員其屬著作郎二員著
作佐郎二員校書郎二員辨驗書畫直長一員延祐元年定置卿四員叅用官者二人明不設祕

書監圖籍禁書藏之內府

祕書監二

祕署 仙室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青藜杖叩戶而入曰我太一之精也名曰藜光因以杖畫地讀之盡一夜盡其書向受而誦之一字不忘向既出老人忽然不見向以為仙人也

增 未天大蓬 祕閣最宏壯閻立本為主客郎中引見於蓬萊宮

病坊 華省 顏魯公曰唐以祕書監曰大蓬祕閣曰病坊曰華省

著陽秋 典文字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為祕書郎著晉陽秋二十卷其書多直筆敘事有條理

撰皇覽 次竹書 魏略曰苟勗字公曾為祕書監太康中領著作郎撰皇覽五十卷

萊殿 延閣 祕府 劉向別錄曰臣向校讎中祕書太常薛宗護都水使者光護匠大匠谷永護三輔中郎將五人分別條署以類相從為中經向以考校經傳諸子詩賦書已定向乃集為敘錄而奏之又別錄曰臣向所校讎中祕書太史書二種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之祕書以考校太史書以相應中興書曰祕府在南宮中蘭臺之上

增 羣玉峰 蓬 可設羅寧抱 劉向別錄曰臣向校讎中祕書得鄧氏之門人所藏曲永所獻詩序一篇臣向以為中興書曰孫柔字季和隱居廬山故謂之羣玉峰

祕書監

祕書監圖籍禁書藏之內府

祕書監二

祕署 仙室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青藜杖叩戶而入曰我太一之精也名曰藜光因以杖畫地讀之盡一夜盡其書向受而誦之一字不忘向既出老人忽然不見向以為仙人也

增 未天大蓬 祕閣最宏壯閻立本為主客郎中引見於蓬萊宮

病坊 華省 顏魯公曰唐以祕書監曰大蓬祕閣曰病坊曰華省

著陽秋 典文字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為祕書郎著晉陽秋二十卷其書多直筆敘事有條理

撰皇覽 次竹書 魏略曰苟勗字公曾為祕書監太康中領著作郎撰皇覽五十卷

萊殿 延閣 祕府 劉向別錄曰臣向校讎中祕書太常薛宗護都水使者光護匠大匠谷永護三輔中郎將五人分別條署以類相從為中經向以考校經傳諸子詩賦書已定向乃集為敘錄而奏之又別錄曰臣向所校讎中祕書得鄧氏之門人所藏曲永所獻詩序一篇臣向以為中興書曰孫柔字季和隱居廬山故謂之羣玉峰

增 羣玉峰 蓬 可設羅寧抱 劉向別錄曰臣向校讎中祕書得鄧氏之門人所藏曲永所獻詩序一篇臣向以為中興書曰孫柔字季和隱居廬山故謂之羣玉峰

少物金元十六年太子以書德召見侍講一日開奏為多十八年除秘書監

掌秘書　王肅論秘書表云秘書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宜次御史下遷比尚書郎上秘書監也

東壁東觀　蘭臺麟臺

臺　漢書曰石氏星經曰東壁主文章

增　掌儒術

命宣明史籍　傳暢晉書監典籍潛書

預朝政　魏書曰劉放孫資並為中書監令預朝政

假直秘省　魏書曰荀勗為秘書監時有奇才異學者皆引而進之

博古詳敏　荀勗通博古今詳敏有識

總領秘書　晉書曰荀勗為秘書監所有奇書異圖皆藏之內外屢有遺闕勗隨缺補之

得與內宴　宋史曰太平興國三年詔三館書籍重圖上必遣使寫副本以備三館學士皆與焉

省數者舊　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省數舊文刪其煩重以為新書

上官體員外監　上官儀貞觀初為秘書郎與弟庾抗等俱以文詞知名時人謂之上官體

左忠臣　臺閣散地　唐書曰太宗嘗數五品去聖遠語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經籍

多識古事　晉書曰束晳博聞多識

人謂杜征南祺征三年丁憂在家著春秋釋例及盟會圖又注左傳行於世

孔晁著書　晉書曰孔晁博學多聞為太常博士

一時之選　晉書曰荀勗為秘書監一時之選

制草立就　晉書曰荀勗為秘書監少時作

執經從行　晉書曰王安中整為秘書郎著作郎三豆轉延安中作

疏留劉放　魏書曰劉放孫資並為中書監令放以年老疏留

掌國史　王隱晉書云賈逵字景伯東平人也父徽字元義掌國史逵幼而聰敏博學洽聞尤好古學

增　秘閣遺逸　晉謝靈運為秘書監撰晉書鈔謝混表薦靈運文義之美

原　以辨經緯　北堂書鈔秘書監撰晉書鈔謝混表薦靈運文義之美

增　三入東觀　後漢書曰伏見博士議郎校書郎中馮衍才學洽聞

流洲通籍　合璧事類向父子世典史職淺所敢比

規諷得失　唐書曰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引之入臥內每有政事得失必在規諷

修書學士　又曰明皇時諸儒侍臣多以書學召入麗正修書院

秘書外監　又曰開元初宋璟等分部撰次según可封建藏書之策置麗正書院使學士更直侍講及懷集異聞

勝汝枝頭乾　石林燕語用俗語也諺曰勝汝枝頭乾

秘書不是監　翰苑新書云秘書監多文士後魏伊馥為秘書監二省多諸

藏書之府　天下藏書之策置秘府謂秘書之外別有藏書之府

原　秘府謂秘書　說文云秘府之書也

增　秘省多文士　後魏書世祖詔曰秘省多文士

之圖　說文志云孝武世建藏書之室及諸子傳說皆志於是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增　秘書藏書之府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省多文士　後魏書世祖詔曰秘省多文士

原　藏書之府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請謁宗海曰君作白頭老病人眼昏為監秘書

而眼何以賀老病人眼昏為監秘書

之頭乾　筵遇乾之言　翰苑新書云唐太宗貞觀之初置弘文館學士分為四部有書萬餘卷

在禁中　唐六典云漢書東觀亦在禁中

雅好修飾　武后召王綝為秘書監以上

如尚書丞郎　少監職當侍從

欲重此選　大夫氣味有文學

更迭補外　會要曰乾元元年詔秘書監已下

白頭老監　謂其子勸之學賢子

同在館閣　東都事略宋白為秘書郎直館閣與父

詢訪舊事　又曰真宗時郭贄為秘書少監詢訪舊事

圖書養性　宋史曰徽宗好書畫作圖書養性之說

典校　又曰仁宗天聖初除龍圖閣學士王綝之為秘書監

蓬島窺國史　代謝億為秘書監典校蓬島之書

員才凌　樂史為秘書少監自龍圖閣直學士王綝之為秘書監典校蓬島之書

一篇成　樂史為秘書少監自龍圖閣直學士王綝之為秘書監典校蓬島之書

原註宋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曰前植慕端撰客步躡
先迷豪立非擇方刻意將窮快伊昔謝多幸秉筆侍兩
闈雖漸冊賤施未詶元素眄徒謝良時誠王道奄昏羅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
嚴聽緒風攀林結留髮跂予問衡嶠曷月晚泰稽皇聖
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崔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
故里幽門尸蓬蓽茅茨昔宇高棘開舊畦物謝時既
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敦前睦興玩究新懷芬馥歌蘭若
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梁吳均贈柳
祕書詩曰薩無與丹桂奇心復奇晉已蔽蒼龍門又影
鳳闕紫雲依夜來清風扶曉發鴻鷺若上天寄聲謝
明月　劉孝綽校書祕書省詠懷詩曰終朝守玉署方
夜勞石扉未能奏絺綌何由拂圖坐紛紜何足詶
珠璧暉偶懷筆卓是良知高蓋非說言謝端木無為陳
巧機　沈約奉和竟陵王抄書詩曰教微因地鄉仁後
屬貞期義乖良未遠斯文喚在茲超河綜絕禮冠冕級
論詩披騰辭靈冊動酌體訪深疑澄流點往性泛略引前
滋漢壁含遺篆名山多逸詞綠編方委閣素簡日盈輜
空幸叅鴻寫比秀瓊芝抽流既知廣復道還自嗤
庾肩吾和劉明府觀湘東王書詩曰陳王擅書府河間

富典墳五車方累篋七閣自連雲松轅鄉連芳帙氣柏
煙斗通　起廚文羽陵青簡出嶋泉綠字分方因接遊聖
暫得奉朝聞峰樓霞早發林殿日先曛洛城復接眼歸
軒畏後羣　周庾信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曰止戈
與禮樂脩文盛典謨壁開金石篆河浮雲霧圖芸香上
延閣碑石向鴻都詔書徵博士明經拜大夫璧池寒水
落學市舊槐疎高談娛白馬雄辯塞飛狐月落將軍樹
風驚御史烏子雲方汗簡溫舒正削蒲連雲雖有閣終
欲想江湖　增　唐鄭谷祕閣伴直詩曰祕閣鎖書深墻
南別晚岑吏人同野鹿庭木似山林淺井寒無入迴廊

盤鮮侵閣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　白居易祕省後廳
詩曰槐花雨罰新秋地桐葉風驚欲夜天晝日後廳無
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　宋呂祖謙車駕幸祕書省詩
曰紫青丹極與天鄰闕乾坤繫笑顰獨為斯文回一
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
陳豐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處在彝倫　劉克莊賜秦
祕監詩曰近日頻聞有峻除人傳君相重師儒細蒭坐
稔方輪講羣玉峰高未要扶別後曾過東閣否新來已
乞鑑湖無幾時供帳都門外真寫先生作畫圖　黃庭
堅和孫少監詩曰道山鄰日月清趨深牖戶同舍多望

郎閣官無窘步少監麋鑿娑宿昔廊廟具行趨補袞職
補缺我王度　朱子寄胡文定及劉恭父詩曰先生去
上芸香閣閣老新裁多角冠留取與人臥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

原 晉戴後漢崔瑗東觀箴曰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
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
倚相見寶荊國以安何以季代咆哮不虞在強奮矯戕
彼逢干衛亞監謗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
坑儒嬴反為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吁嗟後王曷不斯
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夏終殷孳周聃晉泰或笑
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荊

楚麥秀之歌僭載不廢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原 唐太宗正授顏師古秘書監詔曰秘府望華史官任重選衆而舉歷代攸難守祕書監顏師古體業淹和器用詳敏學該流略詞兼典麗職司圖書亟經歲序朱紫既辨著述有成宜正名器允茲望實可秘書監

增 制唐李嶠授王方慶麟臺監制曰鷺臺芸閣秘文建山輿府是為國重尤切帝難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王方慶鐘鼎高門簪纓舊德學富古今才優舒向自參機密亟改涼暄西垣掌誥雖謨猷東觀屬詞更資通博宜輟鳳池之省俾緝麒麟之署可麟臺監仍監修國史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蘇頲授馬懷素秘書監制曰黃門通睠文籍墳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繩左散騎常侍常山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舒向之風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鬱成章麗而有則自朝趨瑣闥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淵色故可以發揮祕奧詳覈異同可秘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白居易授許季同祕書監制曰敕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為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於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博雅掌圖籍由廷尉而長祕府論者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為比不亦多乎可祕書監餘如故

原 袁晉華嶠謝祕書監表曰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擬蹟

增 記宋張宜館閣續題名記曰上即位之五年實紹興改元歲在辛亥二月詔以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其復祕書省直監及少監丞著作郎佐校書正字等以待四方儁傑之士又參酌舊制校書郎正字召試學士院而後

命之自是採求闕文補綴漏逸而四庫書籍亦云略備矣越三載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脩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官侍從官充脩撰明年詔倣唐十八學士之數監少丞外置著作佐郎秘書郎各二員校書郎正字通十二員立為定額又明年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而校勘官或以他官兼之至紹興九年脩徽宗皇帝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以本省官或他官兼檢討以脩撰官如史館例明年詔罷史館并為實錄院以正名實而著作局惟纂脩日曆焉凡在茲選均謂之館職所以蓄儲英髦以備任使臺

諫禁從於此乎取之

秘書丞一

原 杜氏通典曰秘書丞魏武帝置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黃初中欲以何禎為秘書右丞以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劉放為左丞孫資為右丞後省晉復置秘書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王公綬司馬彪續漢志曰秘書丞武帝置掌圖書秘記宋為黃綬餘與晉同齊梁尤重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為之

梁劉孝綽除秘書丞啓 梁昭明太子簡吳郡人遷秘書丞武帝曰秘書丞天下之選也

陳隋印綬與齊同歷代皆有為之者

清宮以知處銓定有名籍也

後周柳虬為秘書丞明日太后對宰相誰可為秘書丞者余以虬之

又曰宋元嘉三館閒雖有學記曰案秘書丞魏官也齊職儀云初漢獻帝置秘書令有丞二人蓋中書之任也穆帝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以秘書右丞孫資為中書令而秘書改令為監別掌文籍自置丞一人多以秘書郎遷之其後何禎上許都賦帝異之拜秘書郎後月餘禎關事帝問曰吾本用禎為丞何故為郎案主者罪遂改為丞時秘書本有一丞尚未轉遷以禎為右丞右丞置自禎始也至宋省一丞後代並因之

原 鹿車銅印 王肅表秘書丞一秘書郎乘鹿車猶用尺表忍非陛下崇儒之本意 史令尚書四侍御史侍御史乘駕車奏事用尺不得朝服與近日月奏

文賦 王肅論秘書表云黃龍中議秘書丞郎與博士議魏略曰嚴苞以高才黃初中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帝甚異之

增 職清華 兼史事 晉宋史曰徽宗即位詔中書省集見行事可以垂法後世者編之於外將以損聖德流入蓼莪之詩乎

周書柳虬為秘書丞時秘書監牛弘始令虬與諸儒撰定五禮虬乃上疏曰竊以禮經殘缺年代已遠自漢以來諸儒所記各有乖異今之所撰實多疑滯若不博採眾說廣為異同恐後人猶有所惑

補諫職 眞秘書丞 唐龍朔二年改秘書丞為蘭臺郎

素劉向校書也

原 雖有文才 編觀今古 王隱晉書曰荀紹字宗先博學有文才又曉音律山濤啓武帝可為秘書郎帝又曰廣陵少好學有文才轉秘書丞編觀古

遷比黃門 位次議郎 王肅論秘書丞職武帝

今閣見黃門郎又云比黃門之選比與門下諸士議郎同

啓定四部 詔參

秘書丞掌四部之書詔庶預晉書何楨字元幹為秘書丞定四部之目

增 司文天閣 召試翰林 梁選王仲寶

特詔為秘書丞天閣宋史曰淳化初寇準掌書命召試翰林第居優擢

召對除授 分局採借 起家為

又曰淳化中蜀寇敗命查道以著作佐郎召對崇政殿賜坐道清潔之狀三年

原 出宜為郡 王肅云宜比向書郎出則宜為郡階

承龍令 為後進冠冕 王隱云王導字茂弘起家為揚州刺史遷尚書郎出為宜都太守後進少有美譽詔

增 分局採借 東觀 將軍曹休來朝時借

晉張敞太元十八年為秘書丞分局校書郎張敞太元十八年為秘書丞文帝謂朝臣曰綾入為秘書丞時以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舉為秘書丞提點五房

起家為 此君可共談 親略 薛夏 中令 詔

分局採借東觀將軍曹休來朝時借秘書郎

入東觀坐定帝顧謂休曰此君可共談未有所論而天水薛夏博洽通引證也可謂其見

惟得此一人 非承平故事 宋史曰班固中興以來為秘書郎典校秘書十餘年遷郎中

惟得此一人無比我平

陳惟為尚書郎 宗 為中書舍人 非承平故事乃改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復中書舍人時崇吉

提點五房事 又曰太宗

提點五房事 又曰太宗

朝中改為閣書宋咸亨初復舊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

初學記曰秘書郎魏官也初漢獻帝置秘書令有丞郎蓋是中書之任魏文分秘書為中書而秘書別掌文籍領秘書丞及秘書郎中郎其任也至宋除中字直曰秘書郎此職與著作郎自置以來多起家之選在中朝或以才俊歷江表多仕貴游而梁世尤甚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言其不用才也至北齊又加中字至隋又除中字代史百官志出齊職儀及五唐初因之天授初曰麟臺郎神龍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宋初為寄祿官元豐後始置秘書校書郎晉宋以下無聞至後魏有秘書校書郎北齊亦有校書郎後周有校書郎下士十二人屬春官之外史隋校書郎十二人煬帝初減二人尋更增為四十人唐置八人掌讐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秘書省為最

閣經籍圖書則秘書郎主之元祐四年秘書郎並除陞朝官知縣以上資序人任滿除集賢校理

原杜氏通典曰秘書郎掌讐典籍刊正訛謬各於其職隸於長親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

增文獻通考曰宋初為寄祿官元祐初立試中人除館職法選人除正字京官除校書郎建炎初罷紹興復置必召試學士院而後用之

原杜氏通典曰秘書正字後漢桓帝初置秘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其後監令掌圖籍之紀監述作之事不復專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蓋令監之遺職校書之通制歷代無聞齊集書省有正書北齊秘書省有正字隋置四人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輕重與校書郎同貞元八年劉伯芻為閣臺令史與班固陳宗之共典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

增文獻通考曰元豐

增 謹畏　簡素　唐書曰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庾音博洽好學博覽墳籍尉冠能翻說蹈每綴辭之自號李浪子嘗為文語曰賈逵為之語曰閭里白童子時入太學不休賈長頭李浪子嘗為文語曰賈逵為之語曰閭里白童子時入太學不休賈長頭

約束　唐書曰蕭嵩貴戚結交權傾中外為秘書郎兄時收與兄弟謹畏不敢通賓客

文章　又蜀志曰郤正字令先安貧樂道秘書郎時著論名家年少慕之多不問比屋或三年不與之語

浮靡　王隱晉書曰郭默字思元好學博覽墳籍尉冠能翻說蹈每綴辭之自號李浪子嘗為文語曰賈逵為之語曰閭里白童子時入太學不休賈長頭

著述　晉中經簿中書今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賦三都　著中經　又曰左思字太沖棄筆三都賦成人咸以所見不博求

朱紫　漢榮利上詳列傳美書下詳玉美書

掌三閣　文士傳曰張純為秘書郎以好學博覽墳籍尉冠能翻說蹈每綴辭之自號李浪子嘗為文語曰賈逵為之語曰閭里白童子時入太學不休賈長頭

定四部　下詳部通典

別舊　為秘書郎詳刪舊文志　下詳部通典

廢美書　刪舊

註前經　試館職　韓愈答柔之書曰秦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表請增置學士以本官兼之謂之館職

九齡調崔羣擢　唐書曰張九齡始與崔日用李適之齊名時稱為開元四傑九齡為中書令奏羣為秘書郎日用為左拾遺適為太子中允皆兼集賢院校理

高第　又曰崔羣字敦詩清德峻望進士策甲科制舉賢良方正高第

輔才　又曰崔羣字敦詩清德峻望進士策甲科制舉賢良方正輔才授秘書郎兼集賢院校理

對擢　書記曰張九齡始與崔日用李適之齊名時稱為開元四傑九齡為中書令奏羣為秘書郎日用為左拾遺適為太子中允皆兼集賢院校理

兄以詩　唐書曰張九齡始與崔日用李適之齊名時稱為開元四傑九齡為中書令奏羣為秘書郎日用為左拾遺適為太子中允皆兼集賢院校理

得罪五年不得調　唐書曰張九齡始與崔日用李適之齊名時稱為開元四傑九齡為中書令奏羣為秘書郎日用為左拾遺適為太子中允皆兼集賢院校理

宰相　唐書曰張九齡始與崔日用李適之齊名時稱為開元四傑九齡為中書令奏羣為秘書郎日用為左拾遺適為太子中允皆兼集賢院校理

檢通郎　撰雞林　又曰司馬康字公休敏學通達人以康為上第又曰王原字光修資治通鑑書成上之賜名曰資治通鑑

讀未見書　儻前代事　隋攻陳入姚察家得其所著漢書後漢書訓纂庭誥又梁陳史及編次所撰文集

諫徵行　改使館　宋史曰李沆為相王旦參政寇準樞密院事沆每奏事上前多所裁決準不能平旦數以為言沆曰宰相上佐天子下撫百官若事皆關白中書則政歸多門矣

在校文　官惟司典　白帖

王安期對策　殷仲容書舊

職在芸臺　職

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下皆應曰不知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禹用波相矣赫然怒曰范某侵已奏不重責竊無以息浮言遂編管柳州又曰范某如此已召奏試秘書省正字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館待特虛秘書省以處之如聖旨亟召李相趙鼎曰金使居之乎鼎曰諫官所以論天下事今諫官不肯論事而使之館金使何以塞其口乎檜又曰秦熺年少未諳事體鼎曰熺雖年少已為正字秦檜幾至中書舍人自布衣至此豈可以年少為辭乎檜不悅鼎遂引去

久被紲紲疑仍懼魯魚之謬

久被紲紲疑仍懼魯魚之謬

試策媚京以書責檜

試策媚京以書責檜

又曰秦檜竊學蔡京復相即對曰熙豐之政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紛更是以天下不安紹興之初一以元祐紹聖之紛更為戒故人心大定今日之事正當以紹興為法檜默然久之曰秦熺年少不足以副陛下之意陛下曰卿言是時秦熺為秘書郎安得為少檜曰秦熺雖為秘書郎實與聞國政陛下曰然檜曰秦熺年雖少於天下事已諳練矣陛下曰卿言是時秦熺為秘書郎安得為少檜曰秦熺雖為秘書郎實與聞國政陛下曰然檜曰秦熺年雖少於天下事已諳練矣

德業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紛更是以天下不安紹興之初一以元祐紹聖之紛更為戒故人心大定今日之事正當以紹興為法檜默然久之曰秦熺年少不足以副陛下之意陛下曰卿言是時秦熺為秘書郎安得為少檜曰秦熺雖為秘書郎實與聞國政陛下曰然檜曰秦熺年雖少於天下事已諳練矣

甫除秘書郎即除秘書省正字未幾至中書舍人自布衣至此豈可以年少為辭乎檜不悅鼎遂引去

甫除秘書郎即除秘書省正字未幾至中書舍人自布衣至此豈可以年少為辭乎檜不悅鼎遂引去

待從纔九月又曰秦檜合議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李相趙鼎曰金使居之乎鼎曰虜之情叵測萬一渝盟不肯歸我河南陵寢之類如圭廣干王平秦熺改館

待從纔九月又曰秦檜合議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李相趙鼎曰金使居之乎鼎曰虜之情叵測萬一渝盟不肯歸我河南陵寢之類如圭廣干王平秦熺改館

同省十餘人合議以書責檜又曰秦檜竊學蔡京復相即對曰熙豐之政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紛更是以天下不安紹興之初一以元祐紹聖之紛更為戒故人心大定今日之事正當以紹興為法檜默然久之曰秦熺年少不足以副陛下之意陛下曰卿言是時秦熺為秘書郎安得為少檜曰秦熺雖為秘書郎實與聞國政陛下曰然檜曰秦熺年雖少於天下事已諳練矣

同省十餘人合議以書責檜又曰秦檜竊學蔡京復相即對曰熙豐之政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紛更是以天下不安紹興之初一以元祐紹聖之紛更為戒故人心大定今日之事正當以紹興為法檜默然久之曰秦熺年少不足以副陛下之意陛下曰卿言是時秦熺為秘書郎安得為少檜曰秦熺雖為秘書郎實與聞國政陛下曰然檜曰秦熺年雖少於天下事已諳練矣

官六人上之遂謁告去

官六人上之遂謁告去

疑仍懼魯魚之謬

疑仍懼魯魚之謬

並見前秘書郎久被紲紲疑仍懼魯魚之謬條

並見前秘書郎久被紲紲疑仍懼魯魚之謬條

以上翰苑新書

以上翰苑新書

正字新書

正字新書

原芸閣典校

芸署校讐

並見前秘書郎芸署校讐條

並見前秘書郎芸署校讐條

增不肯調曰唐書竇群不肯調者十年故舉溫造而諸儒稱之

增不肯調曰唐書竇群不肯調者十年故舉溫造而諸儒稱之

而不要

而不要

唐書曰李泌不要官司給廨宅起於七品

唐書曰李泌不要官司給廨宅起於七品

望不過此

望不過此

又曰太宗命吏部考文本擬官吏部奏不過此

又曰太宗命吏部考文本擬官吏部奏不過此

王謐有美舉

王謐有美舉

晉中興書有美稱字伯仁少有重名

晉中興書有美稱字伯仁少有重名

周顗有重名

周顗有重名

南史曰顗風流俊邁善談玄理

南史曰顗風流俊邁善談玄理

增東觀十年不調

增東觀十年不調

後漢志曰馬融博通經傳才高博洽為世大儒

後漢志曰馬融博通經傳才高博洽為世大儒

王凌留秘閣史

王凌留秘閣史

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遷尚書郎

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遷尚書郎

增歸朝特授秘書郎

增歸朝特授秘書郎

十載以右拾遺召安祿山入朝未歸舊廬陳山反使范陽掌書記俊潛察祿山有異謀乃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廣平王平東都後

十載以右拾遺召安祿山入朝未歸舊廬陳山反使范陽掌書記俊潛察祿山有異謀乃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廣平王平東都後

綰脫郎遷

綰脫郎遷

唐書曰甄濟少孤好學無所不通潞帥田緒厚幣迎之濟不為屈緒子孫皆為節將

唐書曰甄濟少孤好學無所不通潞帥田緒厚幣迎之濟不為屈緒子孫皆為節將

郁正博覽墳

郁正博覽墳

又曰崔群少孤好學實元中以非急務

又曰崔群少孤好學實元中以非急務

復禮鄉

復禮鄉

唐書曰甄濟少孤好學無所不通潞帥田緒厚幣迎之濟不為屈緒子孫皆為節將

唐書曰甄濟少孤好學無所不通潞帥田緒厚幣迎之濟不為屈緒子孫皆為節將

不暇請託

不暇請託

唐書曰李建貞元中以建謂帝曰卿不肯調者十年故舉溫造而諸儒稱之

唐書曰李建貞元中以建謂帝曰卿不肯調者十年故舉溫造而諸儒稱之

為史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抱書帝曰卿不暇請託

為史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抱書帝曰卿不暇請託

賜秘書副

賜秘書副

又曰太宗命吏部考文本擬官吏部奏不過此

又曰太宗命吏部考文本擬官吏部奏不過此

入紅蘭省

入紅蘭省

元稹酬白居易詩曰受詔入紅蘭省

元稹酬白居易詩曰受詔入紅蘭省

聚云游藝游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

聚云游藝游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

遷下平事文類聚

遷下平事文類聚

御史院視故書即得

御史院視故書即得

能說書記者上器其

能說書記者上器其

能說書記者上器其

能說書記者上器其

以非急務

以非急務

玉海蓋為

玉海蓋為

校書郎

校書郎

賜秘書副

賜秘書副

賜童子出身

賜童子出身

宋史曰秦熺年十二賜童子出身

宋史曰秦熺年十二賜童子出身

脩書成

脩書成

東都事略曰范祖禹

東都事略曰范祖禹

十九授校書

十九授校書

宜在朝廷

宜在朝廷

又曰李泌年十九授校書郎

又曰李泌年十九授校書郎

由父任

由父任

宋史臣

宋史臣

宋庠父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書成上嘉之曰卿之用心非一日之勞也宜有以報之庠固辭不及也由是頒祿益優庠久致其官而後歸而郡國之士從之游者益衆

按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秘書省正字掌制手詔自此始

朋字未正雜鮮明皇時幸蜀有人獻玄宗畫真者上嘉其工而朋字未正帝大奇之

先天中是選由是三年而登科者滿天下陸秘書省正字

梁顥有子又曰梁適翰林學士知制誥

文字生知宋史曰雍熙初楊徽之張洎等奉詔刊定古文字畢成上嘉之曰卿等用心精密神助文字性知過人厚遇之張洎亦曰王朝并州人少客開特才及第嘉補秘書省正字

先朋字未正雜鮮明皇時幸蜀有人獻玄宗畫真者上嘉其工而朋字未正帝大奇之

進鈞禮唐書曰蕭穎士開元間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省正字於時裴耀卿張說張均宋遙皆處先進

豪健特才又曰進士第王翰并州人少豪健特才及第嘉補秘書省正字

與鈞禮唐書曰蕭穎士開元間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省正字於時裴耀卿張說張均宋遙皆處先進

器其才豪健特才又曰進士第王翰并州人少豪健特才及第嘉補秘書省正字

與鈞禮唐書曰蕭穎士開元間舉進士對策第一補秘書省正字於時裴耀卿張說張均宋遙皆處先進

三洪齊名文字生知宋史曰雍熙初楊徽之張洎等奉詔刊定古文字畢成上嘉之曰卿等用心精密神助文字性知過人厚遇之張洎亦曰王朝并州人少豪健特才及第嘉補秘書省正字

三洪齊名文字生知宋史曰雍熙初楊徽之張洎等奉詔刊定古文字畢成上嘉之曰卿等用心精密神助文字性知過人厚遇之張洎亦曰王朝并州人少豪健特才及第嘉補秘書省正字

梁顥有子又曰梁適翰林學士知制誥

洪名滿天下陸秘書省正字

子也少孤書幀父遺文及白箸以進真宗

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

設官部

秘書郎

增詩唐李商隱代祕書贈弘文館諸校書詩曰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飛霜後無限紅

梨憶校書　陸龜蒙寄韋校書詩曰萬古風煙滿故都清才搜括妙無餘可中寄與芸香客便是江南地里書

宋賀方回寄黃魯直校書詩曰材如杞梓各稱良海內知名獨豫章終歲且留天祿閣入看應號紫微郎

增制唐元稹授張籍祕書郎制曰敕張籍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而又居貧晏然廉退不競俾任石渠之職思聞木鐸之音可守秘書郎　白居易授王建祕書郎制曰敕太府丞王建太府丞與祕書郎品秩同而祿廩一今所轉移者欲職得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麗以則建爲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輩流亦不易得帑藏之吏非爾官也而翱翔書府吟咏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增狀宋朱子辭免祕書郎狀曰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既憐其愛君愛國粗有畎效敢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以不可終辭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貪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以罔市利者

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

原 彈文梁沈約奏彈祕書郎蕭遙昌文曰謹按兼祕書郎臣蕭遙昌盛威茂年升華祕館淑慎之迹未彰違情之容已及宜寘徽網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遙昌所居官

增 記唐權德輿祕書郎壁記曰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祕書魏晉之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國初思漢庭延閣之制薄江左貴遊之選始以李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今年春衆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在昔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叔祖刑部皆由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詩兄或解巾以司雠校或功次而奉朝請含章簉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

著作郎一

原 杜氏通典曰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

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爲官員也 蘇冕會要曰後魏孝文改官制置著作郎及著作佐郎東魏 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省專掌國史 魏明帝時中書省典著作 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令祕書既典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爲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別自置之著作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詔之大著作專掌史任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宋齊與晉同梁制一梁冠而無印綬後魏北齊並有著作郎後周爲著作上士二人掌綴國錄屬春官之外史隋於祕書省置著作曹著作郎二人唐爲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亦屬祕書省龍朔三年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脩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 初學記曰案著作郎魏官也魏晉之際多中書兼國史之職史官在焉故魏代王沈爲中書著作郎晉初繆徵爲中書著作郎並是也

唐初因之 增 文獻通考曰宋舊爲官 元豐正名掌脩纂日曆 初隋林希爲大著作佐郎爲小著作佐郎一時選曰曆所載祕書省著作郎後爲本朝著作郎佐郎掌以宰相時政記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會集脩撰爲一代之典舊於門下省置編脩院專掌國史實錄脩纂日曆官制行屬祕書省國史院 續文獻通考曰金

元因唐制爲著作局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亦隸於秘書監至明此官不設

著作郎二

緣 待詔　刊石　晉元興二年係漢故事召陳郡王隱時論著作省班次佐郎也晉中興書曰孫綽爲散騎常侍領人著作轉廷尉卿於時才筆之士綽爲冠冕故品王郎而後刊石　才筆　史法　上詳

白帖　司文籍議　晉以文學爲之　上詳

限斷　祕書監丞通典唐所謂爲著作郎晉書曰陸士衡以文學爲著作郎謝靈運亦爲著作郎在著作八年

列學士　爲史官　唐書曰太宗爲太策以上將軍文學十八學士之列　下詳

初學記注

祕省　史才　白帖　司文籍議

編御製　陳中道　唐書曰著作郎陸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太宗謙讓不許宋史曰揚時字中立師事程頤程頤稱其學者號龜山先生倉有使高麗者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陳元祐政事皆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稟復上詳通典注宋史曰孝宗時黃冶容由祕書郎遷著作郎上論記臣祕閣可及之

重　蘭臺兼領　祕閣儲英　宋史曰楊時公卿用行黃冶容論記臣祕閣可及之

原 職閒稟

重　書過記功　部謂纂集四言詩啓云臣少學博士祭酒幕府度材分職閒稟著作郎職閒稟著作不繼朝廷文翰多爭不曉事勢貴多功勞久跡之事

原 料簡四部　晉陽秋云孝武好覽文藝著作部書凡三萬六千卷混亂滋甚徐邈民料爲四部大著作郎於時典籍

作四部　晉中興書云李充爲大著作郎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祕閣以爲永制

增 潔身不就　唐書曰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博涉文史貞觀初爲秦府學士太宗謂曰卿身兼數職宜擇人代之對曰臣聞君子愛人以德不可以官私授陛下以臣有文才過聽置之左右臣之受職豈徒然哉

直筆東觀　詔中書令兼著作郎修國史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欲曰臣欲得直筆東觀觀早出銀青光祿大夫門下省機密事務參議得失

子翼署人　子翼字季節高平昌邑人博學有識量初爲著作郎上疏曰臣聞古之王者莫不建史官以記功書以垂訓故善惡靡隱則勸戒著明是以人君舉動必書言行有錄自非聖哲孰能無過若不記其事則闕於監誡

元與浮屠　晉書曰佛圖澄本姓帛氏西域人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存弘法以晉建興四年至鄴大興佛教遠近輻湊不遠千里而至者蓋以百數

成宋朝左右史記言動之說時攻之要以授東觀會不成書

宗嘉祐發解第一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室獨異等改著作郎六品

原 官在芸香職惟筆削白衛頭典

著作掌修志領頒述撰述撰十篇好古文詔與著作又為祕書監兼領著作郎以中

王沈典著作侍中典著作照證撰述撰十篇好古文詔與著作又為祕書監兼領著作郎以中

壽之實錄也

荀勗領著作晉書云勗領著作照證撰述撰十篇好古文詔與著作又為祕書監兼領著作郎以中

晉中興書太康孫錄云孫盛字安國以祕書監領著作及陳壽著作並領大

謝沈有史才晉中興書太康孫錄云孫盛字安國以祕書監領著作及陳壽著作並領大

著作照晉書二十餘卷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左傳預

張載不經史不經史能作旨書

崔孝伯後魏書曰雖頗宗儒雅而著作之任固自足司徒等之才職自

委悉若欲取古人班馬之流能撰等

求之當代文學之能撰新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高祖嘗謂顯宗及

子翰就諸佐郎並名家年少

原 非蘇軾不可

天曰撰當云風風

將九子何言辭母

著作郎別曰

非蘇軾不可與宰執講更官制至

王華閱見銓云神宗承

常欽呼為妹母

陽子翊之

史我天時已老

原 楊彪著作東觀

多文著作東觀漢書云楊彪與著作侍講東宮其

植蔡邕等著作侍講東宮其

領著作侍講東宮其

所論說多見稱述

庾亮侍講東宮

亮拜中書郎別傳云

著作郎四

原詩 北齊邢子才酬魏收冬夜直史館詩曰年病從衡至動息自不安兼以未能飽重裘詎解寒況乃冬之夜

緘金匱石室之文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曆而已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遷中書為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祕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撰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沈以侍中兼之衛瓘以尚書帶之至於有晉若史才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虯隋則虞綽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兹才脩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同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惟碑誌祭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為郎官或上遷祕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唐之建宮闕非俊乂若虞永興德潤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

著作佐郎一

原杜氏通典曰著作佐郎魏置亦屬中書晉佐著作郎八人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祕書監自調補之太元四年詔祕書監復舊又問纂集云郗湛謂祕書監筆憎曰比勢貴多爭不著作祕監自調也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歷宋齊以來遂廢宋齊以一人宋初以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宋齊以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官制與大著作同陳氏為令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佐郎北齊有著作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中士四人掌綴國錄隋於祕書省置著作曹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為十二人唐為著作局置佐郎四人（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今減一人掌同校書）亦屬祕書省（自宋以後二十六年亦置二人）

著作佐郎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任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同掌讐校書籍若本局無書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今減一人掌同校書）初學記曰案著作佐郎魏代置掌貳大著作郎脩國史初俱隸中書謂之中書著作佐郎晉惠帝時與大著作郎同隸祕書後代因之（出宋書百官志）唐因之（張華博物志南史尹弘不拜著作佐郎弘以宋太史但掌天文轉著作佐郎已其間記撰遠悉在著作江左王導表著作為史官是也）

著作佐郎二

原 西觀南郊晚眺　張隱文士傳曰東晉宇慶元康四年除著作佐郎象權稽郡府八月除著作佐郎晉紀及十志以爲著作郎撰晉中興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作西觀撰晉書創三帝紀及十志以爲著作郎撰晉中興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璞太興元年秦南郊賦中宗嘉其才以爲著作郎撰晉中興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難限斷賦瀠汜　晉紀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放縱不拘時人號曰江東步兵

張載字孟陽作瀠汜賦太康中爲著作郎

言談終日深相貴重載遂作瀠汜賦

撰三國創十志　張華別傳曰華博聞強記都講周覽傳記無所遺忘

事同都講

增 嗜漢書議郊祀　唐書曰薛俊開元四年進士解褐授著作佐郎俊好學著作林又曰范純仁以著作郎兼脩國史

舊漢書曰薛俊開元中著作佐郎集賢院學士

原 善規益悟進取　又曰王質善議論博學益勤又以書命中使特徵著答如前示著作佐郎

文章緣起曰杜篤善規益悟進取

原 傅元獻賦　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父咸魏太僕玄少知名起家爲著作佐郎

增 文學選　天子門生　唐書王義方五歲父玩每旦令誦之等身書課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著作佐郎

夏湛壙書　善著述階著作佐郎　上詳賦瀠汜著述主

原 夏侯湛等多好學徵拜著作佐郎

張華別傳曰華博聞強記無所不見時人號爲書簏

作即壙書見誌所已書

增 文學選　天子門生　唐書王義方曰臣去歲冬初雲陽丁縣永耳今年春及陸下授臣著作佐郎二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第一時擢上

宋史曰賈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玩每旦令誦之等身書課十五舉進士第一時擢上

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十五舉進士第一時擢上

著作佐郎

著作林　又曰范純仁以著作郎兼脩國史

勤使撰其罪狀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罪狀輕者視所植多寡

原 並有史才　晉書曰華譚爲祕書監時晉陵朱凱吳郡吳震等以單貧著作佐郎並有史才

晉書曰華譚爲祕書監時晉陵朱凱吳郡吳震等以單貧著作佐郎並有史才

典治文義　武石瑞紀著作郎丘衆表稱世祖皇帝擢臣員薪之中授臣著作郎典治天下文義

皆稱職　晉書曰敬搖貞觀中授著作佐郎典治天下文義

師古孔籍建撰次隋史詔搖著作佐郎

著作佐郎

奉詔至家　又曰陽城隱中條山

文筆法爲意詣家字體洞達飭辭致之府不起乃就其家至其著答詔書筆迹如前示之欲辟致之府不起乃就其家至其著答詔書筆迹如前示之

太盡善也太宗嘗稱其故著曰帝王詔令宜須雅正辭義可傳後世著作佐郎李百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加著作佐郎

中使使亭泌數慰勉命以著作佐郎召泌入對泌陳古今興廢稱善別不敢留心前代

矣久之復以問著著曰功已玉矣非臣所能及其後實

禮習日遷著作佐郎

賜緋加著作佐郎直御書院轉運宗聽使改侯涉以名聞召見

原 善進取　又曰王質善議論博學益勤又以書命中使特徵著答如前示之

著作佐郎

壽

陝諸寇使亭泌數慰勉命以著作佐郎召泌入對泌陳古今興廢稱善別不敢留心前代

舊諸朝語以著作佐郎召泌入對泌陳古今興廢稱善別不敢留心前代

家城封還詔書　宋史曰呂文仲入朝爲少府監丞

還詔書　著作佐郎　唐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輒召

便殿讀古碑　頌隋太平御覽載文苑英華改

文仲讀之會令讀文選又令讀江海賦皆有稱賞

草定書疏　晉時公卿表疏多相因襲有晉宗

又曰楊德爲著作佐郎太宗知其貧屢有賜

在京府設之爲首僚

即中書疏爲檢草定

兩策制科　又曰張方平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遷著作郎召試館職仁宗曰是準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

尚書　尚食　尚藥　尚舍

殿中監丞　尚乘

原 杜氏通典曰舊置殿中監官晉宋並同齊有內外殿中監各八人梁陳因之其資品極下後魏亦有殿中監北齊有殿中局置監四人屬門下省掌駕前奉引隋改

爲殿内局置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内監名以爲殿内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食即舊御府）尚舍（即舊局）尚乘（領左右六閑及諸閑）尚輦等六局（漢蕭望之曰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舍尚乘尚輦尚冠尚衣尚藥）置六尚（隋唐曰尚書若今殿中之任）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置直長以貳之屬門下省唐改爲殿中省加置少監二人丞亦二人其官局職任一如隋制爲一司不屬門下龍朔二年改殿中省爲中御府改監爲中御太監少監改丞爲中御大夫咸亨初復舊　丞隋置一人唐加一人（增文獻通考）

獻通考曰宋制殿中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舊有六尚之局名別而事存今尚食歸御厨尚藥歸醫官院尚衣歸尚衣庫尚舍歸儀鸞司尚乘歸騏驥院内鞍轡庫尚輦歸輦院皆不領於本省元豐正官制置監少監丞各一人監掌供奉天子玉食醫藥御帳衾褥舍次之政令少監爲之貳凡總六局又置提舉六尚局及管幹官一員舊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判二十四人（尚冠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奉御各二員）明奉御諸事俱屬内侍此官不設（增杜氏通典曰尚食局奉御始秦置六尚有尚食焉（如淳曰謂掌天子之物旨尚）後漢以後并其職於太官湯官北齊門下省又有尚食局置典御二人後周有尚膳上士中士凡進食先嘗之隋分屬殿内改典御

爲奉御有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膳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六人唐因之減置五人 增文獻通考曰尚食掌供御膳羞之事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膳工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尚膳殿中司屬有尚食局奉御元主奉烹調者曰博爾赤 原杜氏通典曰尚藥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後改爲奉御而屬殿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醫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四人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尚藥掌和劑診候之事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醫師 原杜氏通典曰尚舍局奉御周禮有掌舍掌王行所止之處帷幕幄帝之事漢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護之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內監改殿內局爲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扆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而減二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尚舍掌次舍幄帝之事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幕士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殿幄局有寢殿殿中司屬有尚舍局奉御 原杜氏通典曰尚乘局奉御自秦漢以來其職皆在太僕北齊太僕則乘黃車府令丞掌之煬帝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驊騮署有奉御十人管十二閑馬隋煬帝取之置尚乘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四人龍朔二年改爲奉駕大夫咸亨元年減二人先是別置廄使因

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鞎羽蓋古謂人輦爲輦秦以來萬乘車輦其制始皇乃去其小如一時人數其數識之漢代通爲人君之輦後漢有乘輿大輦以載天子小出則乘之及晉正左考武太元年中謝安乘而作大輦以載武帝高大小二輦與車同作及晚益侈甚武帝高大小二輦與車同作及晚益侈甚武太后之輦後周則司車輅主之隋又有六輦大小如一時人數其數識之漢魏晉並太僕屬官車府令掌之東晉省太僕遂隸尚書駕部宋齊梁陳車府乘黃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則乘黃車府令兼掌之後周則司車輅主之隋又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

四人隋置唐因之

增 文獻通考曰宋尚輦掌輿輦之事元豐中神宗欲復建此官而度禁中未有其地但詔御輦院不隸省寺令專達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殿中司有尚輦局金有尚輦局使（各一員）副使（各一員）直長（各一員）元侍正府尚飾奉御兼尚輦

尚衣監一

原 杜氏通典曰尚衣監奉御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屬少府後漢有掌官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晉屬光祿勳江東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尚衣監

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其後又置初宋氏用三品勳位明帝改用二品准南臺御史掌金銀綵帛凡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宮梁陳其職隸在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分屬殿內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三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減二人

增 文獻通考曰宋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下有衣徒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尚衣裁造殿中司有尚衣局奉御元侍正府掌內庭近侍之事奉

御二十四人為尚冠尚衣尚舄尚沐尚飾尚輦各奉御二員副奉御二員明此官不設

尚衣監二

原 陶正　復陶　陶正也主君上之衣服

服官　漢元帝詔罷南三服官注春為夏服冠幘為夏服

物害女工之物宜皆止無作納成也　止害女工

春四時之宜　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　法天地之數

天子王侯有土之君及光人能法天子之大禮臣請去之中謂者趙舉秋貢禽冬奉一時制注云各主一時祠物朝祭事

三老五更一

杜氏通典曰三老五更者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耆德遐我黃耇之言則周所貴五者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世長久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通改更已也故三老五更皆取有道夫婦三從五事者也楊雄元包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之稱也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深明孝悌之義也三公設凡九卿正音整音井音敬也使者安車輦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太尊故也　後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安帝以袁逢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安帝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鴟鳥銜之鴟者不畏老人之不附地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將崇先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爲三老元字伯仁游明根爲五更明根字遠志帝再拜三老肅拜鄭衆安但傅下手今時揖拜是也揖音於反即今之揖也給三老上

公之祿五更元卿之祿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傳燕國公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大司徒楚國公寧升階正爲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用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其餘歷代皆無

三老五更二

後魏崇至敬　魏氏春秋云甘露二年詔曰古者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　若講師續漢書云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一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皆服絳紗大袍單衣皁緣中衣冠進賢扶下緣五更亦如之　桓榮尚書賜爵東觀漢記云明帝永平二年論功行賞榮子桓榮尚書授漢記十有餘年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二千戶　王祥秉義又云三老帝山參李躬學明賜爵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　王祥秉義晉公卿禮秩云甘露二年詔曰五更帝師之官祥秉義厚國鄭小同温恭孝友魏氏春秋云小同温恭孝友內侯王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祥方可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邑二千戶於是天下乃觀平舉司徒行古禮

杜氏通典曰孫卿在齊為三老稱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人則老者一人掌酒以祭酒為稱漢之時中興轉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蓋本曰僕射任之元長古者實得主人敬

教弟子光武改僕射行祭酒　齊職儀曰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生師事祭酒執經葛巾單衣終身致敬

文獻通考曰宋國子監判監事二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凡監事皆總之祭酒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小學之政令凡諸生之隸於太學者立三舍法崇寧立辟雍置大司成一人爲師儒之首總辟雍太學之政令位諸曹侍郎上宣和罷中興初并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置國子監十二年置祭酒太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國子監太祖置於上京中京國子學隸焉官曰祭酒司業監丞主簿　金海陵天德三年初

置國子監國子學太學皆隸焉　元世祖至元初以許衡爲集賢館大學士國子祭酒教國子與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員選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爲國子生隨朝三品以上官得舉凡民之俊秀者入學爲陪堂生伴讀至元二十四年始置監祭酒司業掌學之教令皆德卓望重者爲之皇慶二年置崇文閣於國子監外別有國子學蒙古國子監准漢人國子監例置官亦同　明太祖吳元年定國子學官制設祭酒等員十年置中都國子學十四年更定祭酒一人司業二人其屬監丞二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二人學錄七人典膳二人掌饌二人上舍生二十人正義生二十人內舍生三十人正義生三十人外舍生四十人正義生四十人　文獻通考曰宋元豐正官名置司業一人紹興十三年始復建太學隆興并省司業不與祭酒並除乾道七年乃並除如故遼金元皆設明置二人上幸太學祭酒

十八款於監仍令天下各學勒臥碑以示諸生成祖永樂元年設北京國子監列爲二監至十九年定鼎北京於留都加南京二字二監雖並列而治法本原實始於南　國子司業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爲名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龍朔二年改爲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國子祭酒二 司業 博士

原 蜀志秦宓傳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秦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 晉中興書云杜夷素以儒林祭酒 增 前秦錄曰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於東序祥爲儀禮祭酒處於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 隋史曰隋元善賜爵江陽縣公後遷國子祭酒帝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以諷諫上悅曰聞江陽之說更啓朕心

唐書曰張後胤以經授秦王及太宗即位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胤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從之 又曰褚無量字弘度擢明經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中宗將南郊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等上書引禮固爭不得及明皇爲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即位遷國子祭酒 又曰太宗以孔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觀釋菜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先是與顏師古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正義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 又曰韓愈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又曰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廩從之

宋史曰宋初崔頌判國子監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史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甚重之 又曰邢昺咸平中爲國子祭酒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斯儒者逢時之幸也上方興起道術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呂公著爲祭酒所舉學官如王回吳政姜潛張載皆一世大儒王存顧臨爲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臨盛僑亦顯於世處士陳頤隱居不仕公命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爲太學正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 又曰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

吳敏乞用楊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　元史曰許衡爲中書左丞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久欲開太學乃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儁開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來觀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

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詩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又曰許衡告老去以王惲爲國子祭酒祭酒之制實始於此　明獻徵錄曰洪武時太學初成中外咸貢生徒日夥適選悛者掌之師生相訐敎尼不行十六年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監祭酒請於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上慮功臣子弟有不服朴罰者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受敎矣八十卒於官上自製文遣官致祭其後歲辛未太學生有連坐大辟者上思訥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訥門上每聚訥爲敎國子者楷法正統六年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鼓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喚起讀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諸生貧病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

國子祭酒三　司業

傳經　講學　載道　旁通　儒宗　散地

後周盧詡有名於時文帝以下詳其名詡即稽留國子祭酒之子也　唐曰書宋時楊名乙傳經者無忘結綬　漢韓愈爲國子博士作師說以貽之　天下名儒皆出其門　漢書儒林傳序六藝之道以在散地而遠之　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虎闈之右　淮南子太學所以明人倫也　後漢書曰張純字伯仁以子建元年襲封博德侯建元元年以文學徵入虎闈　黃圖云元始中起明堂列辟雍於此　晉書曰張純字伯仁以子建元年襲封博德侯建元元年以文學徵入虎闈　黃圖云元始中起明堂列辟雍於此

清官後　儒宗師表　散地市

王元長曲水序入虎闈　晉書出物於此市買

之酒帝曰實為未易元史曰李冕國子祭酒朝廷大儒帝每幸學冕必先進講帝亦為之降榻冕進曰陛下天子也進退百官師道之尊也陛下不為師禮則天下傚之師道何以立帝悟其言詔羣臣有能發明經義者賜以上尊冕一品以下皆賜以次冕既歸帝亦不為動唯耶律楚材立進曰帝師釋迎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諸各迎其師帝笑而起也

道人宜素業士

漢擢荀卿晉選劉毅

懷珍異判祥瑞

陳書曰徐孝克與兄孝陵俱以學行著名梁簡文為晉安王時引為賓客及即位以孝克為太學博士孝陵為國子博士並侍講禁中孝陵講老子孝克講禮記各盡其業帝每宴集公卿輒令二人論議以為樂孝陵善於老子孝克善於禮記故當時稱為二陸

遵使起之於家

唐書曰王珪中部人貞觀六年請老致仕詔許之每四時朝會常引坐與論政事及賜宴必預焉

道足以鎮雅黜浮學

宋元美陽城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時博士多出其門明經干祿以師道自任時北海李寬客漢上以原憲許之城為司業且乞寬旋踵而還城時為諫議大夫上疏論之以為寬之德行不及原憲而城之黜寬有甚於原憲城之為師不及仲尼而寬之從城有愧於子貢城之道不足以鎮雅黜浮學寬之德行不足以起頑立懦城之為師不足以重道寬之從城有損於為人城之為諫議大夫不能正己而能正人城之為諫議大夫不能正己而能正人城之為諫議大夫不能正己而能正人

寅賁高閭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時博士何蕃等二百人頓伏堂下城出與語時閭寅為四門博士年二十四城為之降階延與為友閭寅感城之義遂行束脩之禮以師事城城亦盡心教導閭寅後官至太學博士

為司業三人皆高年

明吳原博敦樸篤實趙民望李祐俱以原憲稱洪武十五年與杜寅為四輔官洪武三年以太子賓客徵原博為國子祭酒民望為國子司業祐為司業寅為太學博士皆以年高德劭為四輔官

成均國子監也太學亦國學也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為終身觀祭酒曰人居官

宋綺與時閻為司業且乞業既臨講經義之法新學成奏請試之綺試者六千人閻為首閻下為師儒之首不能幸太學秦譙執經問難秦譙執經問難於是帝幸太學秦譙執經問難於是帝幸太學秦譙執經問難於是帝幸太學

願使我為祭酒終身不退也　久不調　明獻徵錄曰陳敬宗光世永樂時為南京祭酒年生員介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但有至

生員介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但有至

神武者而敬宗獨久不調意頗如也

學晉詩公冀云裴頠惠帝時拜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閣以寫五經令甫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

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閣以寫五經令甫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

興國學　晉中興書陳郡袁甫經喪亂學校陵遲上疏求立學從帝

興國學　晉中興書陳郡袁甫經喪亂學校陵遲上疏求立學從帝

之國學之興也　劉毅博學多聞　晉公卿表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博學多聞其以智為國子祭酒　戴達遠縣　晉中興書曰戴達為祭酒達為

以智為國子祭酒　戴達遠縣　晉中興書曰戴達為祭酒達為

諸有遠縣墮廢學業發蒙胄子　庾純儒行訓導國子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諸有遠縣墮廢學業發蒙胄子　庾純儒行訓導國子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後進之家　庾純篤學好古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後進之家　庾純篤學好古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也宜訓導國子　敦說詩書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也宜訓導國子　敦說詩書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素陽城遺愛暘云帝求敦說詩書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素陽城遺愛暘云帝求敦說詩書　晉百官名曰庾純字子嗣潁川鄢陵人博學有才識為祭酒純為

成均皆退作則勉言是師儒之設官　命樂正　宋蘇轍除成均司業制云命樂正

成均皆退作則勉言是師儒之設官　命樂正　宋蘇轍除成均司業制云命樂正

正之官輔司成之位往往祖敬歐陽修世

正之官輔司成之位往往祖敬歐陽修世

遠成均之流博美物世

遠成均之流博美物世

祭掌禮儀　唐韓愈三星行記曰國子祭酒掌禮儀

祭掌禮儀　唐韓愈三星行記曰國子祭酒掌禮儀

貳成均　唐柳宗元送國子司業李君序曰成均之貳

貳成均　唐柳宗元送國子司業李君序曰成均之貳

為國子司業掌以經術訓導生徒

為國子司業掌以經術訓導生徒

詩視元年博士特下制曰禮儀國家所重司業年叔夏太子也今視敛明

詩視元年博士特下制曰禮儀國家所重司業年叔夏太子也今視敛明

等博士未甚明成均司業掌以參掌貳弘典式自今

等博士未甚明成均司業掌以參掌貳弘典式自今

涉禮經多所該綜主簿叔夏等以定說然後奏

涉禮經多所該綜主簿叔夏等以定說然後奏

詩視禮　唐韓愈送陳秀才彤序曰國子司業博士分掌六館之教

詩視禮　唐韓愈送陳秀才彤序曰國子司業博士分掌六館之教

及修文學士品編為後工部尚書張錫為設客

及修文學士品編為後工部尚書張錫為設客

唐韓愈山惲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晏近臣

唐韓愈山惲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晏近臣

舞綾特作大曆中授國子司業時皇太子

舞綾特作大曆中授國子司業時皇太子

虞舞給事中李行定歌為黃門侍郎張治為黃

虞舞給事中李行定歌為黃門侍郎張治為黃

山惲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末單中書

山惲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末單中書

今李憲惟以其近規止誤之帝嘉其直下詔褒

今李憲惟以其近規止誤之帝嘉其直下詔褒

崇敬　建議　又歸崇敬以仲秋月於國子監為大

崇敬　建議　又歸崇敬以仲秋月於國子監為大

官名不稱請改國子祭酒之名非學及學

官名不稱請改國子祭酒之名非學及學

曹掾屬以上同業

曹掾屬以上同業

國子祭酒五

陽城下遷又陽城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

陽城下遷又陽城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

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凡學者

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凡學者

乎明日陽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

乎明日陽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

孝務德行升堂上就區區不率教者屏

孝務德行升堂上就區區不率教者屏

往所皆有法度　經義課試之始　宋高紀國子

往所皆有法度　經義課試之始　宋高紀國子

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使

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使

先王敦太學准溝洫而已國初循

先王敦太學准溝洫而已國初循

始以經術造士浚罷詩賦又慮不

始以經術造士浚罷詩賦又慮不

今宜以經學為主而加詩賦各

今宜以經學為主而加詩賦各

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為一場

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為一場

其法以論次之太學生滿及御

其法以論次之太學生滿及御

試補入內舍生滿二年試補上舍生

試補入內舍生滿二年試補上舍生

國升補之制　宋史郡國士稟於州縣

國升補之制　宋史郡國士稟於州縣

制所立學皆隸國學以上同

制所立學皆隸國學以上同

國子祭酒五

表荐王融為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庠均義重

表荐王融為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庠均義重

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芬畹

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芬畹

情不自朱藍何遽素絲之質況臣仁懇富似德謝潤身

識陋令經器非畫重何以昇墜道於殊年反斯文於遙

日將使良璣脩竹無增瑩羽敬遜務時遽謬星歲　又

表曰臣聞脩龍方湛弱露霑而取覆縣衡紀正輒塵委

而必移況臣才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水飲水旌縣

輪鞏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後魏溫子昇為安豐王延

明讓國子祭酒表曰臣聞寶劒未砥猶之切玉之功美

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

金至於數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候酌懸鐘待叩必須

琢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為式垂三行於黃游揚六藝

於胄子而臣學愧聚沙問憨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於旒纊官青衿何仰序蟻學稱為敎化之宮西膠席門實應文章之宿論姬孔之制度談夏商之損益方期道興隆業有可發明豈伊曲學謏聞所堪尸忝伏望俯停庸瘵改命耆儒則拾凡肆筵還知入廟之禮衮衣搏帶不濡在梁之翼

監丞一　主簿　典籍

原 杜氏通典曰監丞隋置二人唐一人 增 文獻通考曰宋遼一人金二人明昌二年增一人兼提控女直學元一人專領監務明置二人監丞坐繩愆廳參領監事凡師生怠敎不率敎及廩膳不潔並糾懲之而堅明其約束師生有過書而識之建文時陞監丞為堂上官永樂初復舊仍為屬官一人唐因之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置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選人充掌文簿以勾考其出納元置典簿一人掌提調諸生飲膳與凡文牘簿籍之事明因之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季報課業

監丞二　主簿　典籍

增 南丞改北 明獻徵錄王廌敎北監事條曰北監舊南監也永樂中改北以北平為京師也南京國子監稱南監故南丞改北

泰改北認報可漸兼程以往經理助敎顯降意下之協舉學舍勸懲淑慝百廢具興轉泰所不逮泰舊為南監助敎陞南京國子學錄勤於陳迪執經從學諸生聽講又為通集大學諸生課業諸生感激奮勵後進於是諸生服其不以頓為能盡職敎數千人獻字千道舉薦數百輪番講說待以賓禮進監丞滿九載陞翰林院檢討仍管監丞事

增 宋史曰翰維字持國仁宗慶曆二年進士甲科調揚州推官通判泰州召為國子監直講遷殿中丞知制誥同修起居注翰維為人剛簡有大節在朝論事無所回避嘗上疏言天下之治在於得人而人才之興在於養士養士之法在於敎化敎化之本在於興學校選舉之要在於敦行義抑僥倖其略曰臣聞古者庠序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三代之興皆由此道漢興因秦之舊郡國置五經博士設科以勸學者庶幾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親呵責之重之亟稱其孝仕不近利學不近名趙魯之間其俗尚質厚多通經術其材質下者不過為農賈而已其上者則敦龐好學嗜古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備侍講之選庶幾風俗除陋國子監主簿兼書庫官以京朝官充宋史職官志國子監有書庫官一員以上監丞掌經籍之出納以時曝涼之而謹其扃鑰以備檢討管監丞事

兼書庫官

增 宋史曰韓維字持國仁宗慶曆二年進士甲科調潁州推官通判泰州召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知太常禮院檢討仍管監丞事

力學多通

唐書曰褚遂良字登善河南人父亮陳亡仕隋為秘書郎遂良博涉文史善隸書貞觀初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

論事不合

宋史曰王素字仲儀太原人父旦真宗朝為樞密使素以蔭為太廟齋郎調乾寧軍判官時軍不和素為人敦厚不合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成儒名盡子職

明獻徵錄曰北齊置隋因之唐改為國子學置助敎一人以教生徒江左及宋並十人周禮春官有大胥小胥周禮儀禮左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敎分掌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敎舊視

南臺御史品服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置十人隋置四人唐國子助教三人諸府州縣各有助教職員府州二人大醫一人學生各有差

學並置助教金國子學助教二人太學助教四人元國子學助教四人分掌各齋生員明置助教十五人與學正學錄坐正義崇志廣業脩道誠心率性堂專職教誨嚴程課講解經義文字約之規矩　學正學錄續文獻通考曰宋國子正錄大觀初置掌行學規糾不如規者罰之太學正錄仁宗朝胡瑗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熙寧末與三舍始遷官為正錄如學官之制正錄各五人元置學正學錄各二人督習課業明因之置學正十人學錄七人其職掌與助教同

助教二　學正

唐書曰蓋齊名單儒生令狐德棻問難大協劉焯劉炫孔穎達之間蓋生又達所泰坐又達所泰坐所受學劉焯劉炫所受學劉焯劉炫皆出儒意表執大奇之問蓋生所為師抗曰可謂以多問為師乎炫曰此生發出自天然以多問為師乎炫曰此生發出自天然以多問為師乎炫曰此生發出自天然

近臣有萬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擢為翰林國史院修撰以學士承旨請老既久謝上問曰卿在外文學復有如謝伯衡人也謝伯衡以微疾扈上許而亟微之前就二十一年會試復特伯衡為人拘靜寡欲容貌不踰

諸儒陪祀應制又薦執宇所編

中人集六藝為國子學生日尚充長於詩洪武五年夏至端午宮召宋濂等十二人入趨上第為國子學生日尚書宮召宋濂等十二人入趨上將有事於北郊翰林學士承旨劉基學士承旨詹同禮部尚書陶凱

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元端章甫冠　又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爲高第朝賀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弟子稱門人　應劭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於古今士者辯於然否孝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　增文獻通考曰宋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熙寧改爲太學博士元豐定制亦無國子博士大觀元年乃置國子博士四員國子正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道中興後置國子博士二員　續文獻通考曰金國子博士二員分掌教授生徒考校儒人普述教官所業文字　又曰元國子博士二員掌教授博士五人坐博士廳分經訓教　原太學博士杜氏通典曰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人謂之太學博士品服同國子博士梁置大學博士八人陳因之後魏亦然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博士十人後周置太學博士下大夫六人隋初置太學博士五人仁壽元年罷國子惟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大業三年減置二人唐因之助教後魏置北齊亦有之置二十人後周曰太學助教上士隋又曰太學助教五人大業三年減三人唐因之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宗嘗謂侍中弘文館大學士等眞績得千五百卷命整治御府古書鍾王等眞蹟得千百卷無人可以論書故侍讀苟以金帛購求遺良下筆題跋甚得王羲之書頗天下爭貢古書以備論議時莫能評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

獻通考曰宋太學博士元豐改直講爲之紹聖元年令太學博士正錄令國子監長貳薦舉召試而後除紹興十二年置太學博士三員　原杜氏通典曰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爲之唐天寶九載置四門博士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曰天子設四學鄭元注同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北齊二十人隋五人唐三人助教北齊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則五人唐因之直講四人唐初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爲四員大成二十人唐置取貢舉及第人簡聰明者試書日誦得一千言并日試策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后長安中省而置直講定爲四員　又曰律學博士晉置屬廷尉衛凱奏請律學博士轉相教授東晉以下因之梁曰胄子律博士屬廷尉陳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八人唐因之而置一人移屬國學置助教一人而從九品上　又曰書學博士唐置三人又置典學二人貞觀六年正月命整治御府古書鍾王等眞蹟得千五百卷無人可以論書故侍讀苟以金帛購求遺良下筆題跋甚得王羲之書頗天下爭貢古書以備論議時莫能評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

博士二人 與學

博士二

典儀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能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 漢書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應氏世傳曰殷亮字子華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李郃別傳曰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辭不能盡施用輒有策詔褒賛爲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卿以爲非所以敬儒德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

博士二人 與學

博士二

典儀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能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 漢書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應氏世傳曰殷亮字子華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李郃別傳曰郃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辭不能盡施用輒有策詔褒賛爲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卿以爲非所以敬儒德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

引博士公府長史前 東觀漢記曰桓榮授皇太子經每朝令榮於公卿前說經上曰得卿幾晚因除博士又曰薛漢字子公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子弟自遠方至者著爲録 范曄後漢書曰董均字文伯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均參議多見從用爲當世通儒

後周書曰熊安生字植之初仕北齊爲國子博士周武帝入鄴安生遂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財發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悦賞賜優厚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

五京 隋書曰馬光隋開皇初高祖徵山東文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龍實士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 唐書曰徐嶠字文遠博通五經時著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帶千人文遠從之質問

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覆研辨嗟歎其能賓戚楊元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後歸高祖仍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親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講難風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　又曰陸元朗字德明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　又曰鄭虔以私撰國史坐謫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閒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壻麻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又曰韓愈再爲四門博士才高數詘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　又曰歸崇敬擢明經調國子直講舉博通墳典科對第一遷四門博士　宋史曰宋庶士王昭素博通九經著易論三十三卷太祖徵爲國子博士令講乾卦九五飛龍在天敛容曰此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因示諷諫太祖大悅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　又曰孔維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還禮記博士十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　又曰李覺字威熙太平興國中舉九經起家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懼乎覺曰國家萬里列郡四百地里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還國子博士　又曰鄭虔孫奭字宗古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邪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　又曰太宗時判國子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通春秋者未習禮記習周易者不通尚書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強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從之　又曰胡瑗字翼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先是瑗教授湖州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

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雖不識者知其爲瑗弟子也　又曰孫復字明復范仲淹富弼薦其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既通判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仍留直講　元史曰尚野字文蔚大德間爲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明獻徵錄曰趙撝字本初洪武六年除國子博士既教胄子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上二日御奉天殿做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論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做頓首謝歸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二十五人命做領而頒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做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

博士三

增給札　被酒宋史曰徽宗時陳暘爲太學博士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　又曰鄭忠怨周廣順中爲宗正永興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籍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怨吐臺吏脅其妻毀之坐服　稽同

異辨然否　漢官解詁云博士下詳議疑滯　漢書云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元帝初即位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翼見天子敬爲後進博士上疑問得失諸儒莫能與抗有詔公卿議翼奉對曰臣聞治亂之端在於所用貢禹薛廣德兒寬孔霸皆明於政事故位至公卿名顯後世傳

用質疑滯　漢書云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元帝初即位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翼見天子敬爲後進博士上疑問得失諸儒莫能與抗有詔公卿議翼奉對曰臣聞治亂之端在於所用貢禹薛廣德兒寬孔霸皆明於政事故位至公卿名顯後世傳

儒通尚書　仲舒治春秋漢書云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講授弟子以久次相傳或不見其面

儒者高之　漢書云公孫弘字季次齊人也家貧牧豕年四十餘學春秋漢記云范叔孫通博士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論述禮義以匡救之

學人遠至　後漢書云周燮字彥山汝南慎陽人也家貧親幸篤老燮躬自耕養學者自遠方而至

會叔孫起朝儀　初踐阼志云高皇帝即位悉去秦儀法與羣臣約法三章又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問東觀　後漢書云明帝永平中詔班固典校秘書

災異問子思　大議訪范叔　後漢書云范升字辯林代郡人也建武中爲博士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論述禮義以匡救之

高堂議饗　漢書云高堂生魯人也傳士禮十七篇

延問得失　漢官解詁云博士下詳議疑滯　漢書云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元帝初即位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翼見天子敬爲後進博士上疑問得失諸儒莫能與抗有詔公卿議翼奉對曰臣聞治亂之端在於所用貢禹薛廣德兒寬孔霸皆明於政事故位至公卿名顯後世傳

合同異　漢官解詁云博士下詳議疑滯　漢書云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元帝初即位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翼見天子敬爲後進博士上疑問得失諸儒莫能與抗有詔公卿議翼奉對曰臣聞治亂之端在於所用貢禹薛廣德兒寬孔霸皆明於政事故位至公卿名顯後世傳

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黑谷驛流民奉使稱旨江統學業知名以高第爲博士　朱雲啓堂論難　漢書云朱雲字游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說元帝好之令充宗與諸儒講論五鹿充宗家富奢侈賓客滿堂雲口辯音動左右既論難連往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　子華重席講學　漢書云朱雲字游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說元帝好之令充宗與諸儒講論五鹿充宗家富奢侈賓客滿堂雲口辯音動左右既論難連往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　孔光奉使稱旨　

晉 射策甲科 漢書云匡衡以射策甲科爲博士

古之立太學將以成先王之業處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宣明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

晉 瘦羊博士 東觀一漢記云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教羊博士

分肉宇固取瘦者自是不復爭後召會上言制樂緒漢書云魯恭爲博士所在京師稱善

晉 道之淵藪 文選志云高柔字文惠明帝時博通群書云魯恭爲博士忠忠生武及安治安國少學於博士申公受詔撰定五經論議

晉 端委佩玉 中晉公卿禮義所寄 **晉** 咨訓國子 中晉公卿禮義所寄 **晉** 闡弘胄子 中晉公卿禮義所寄

晉 長於樂府 唐書曰張籍第進士爲太常博士與韓愈善愈薦其樂府詩曰張籍博士樂府詩名爲遍國子博士每有公事輒令籍爲詞章辭旨精深

晉 孔氏世爲博士 東觀漢記云高柔字文惠明帝時博通群書云魯恭爲博士忠忠生武及安治安國少學於博士申公受詔撰定五經論議

晉 當代稱博物 王隱晉書曰張華爲博物洽聞無所不見

晉 被詔獨進 後魏崔浩傳曰浩始進道之淵藪

晉 稱九經庫 又曰谷那律貞觀中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輒令那律爲九經庫

晉 顧見講坐 宋史曰諸儒講說太宗皆自臨聽

晉 說經苑中 又曰真宗嘗訪講論正於苑中說尚書至堯典正義

晉 書畫博士 博士徐璜字昌國始興濡須人學多編博又不熟而不能其職已而降爲五經博士

晉 祇候詞章 大明職官志云詞章掌文史應對

晉 書畫博士 又曰米芾召爲書學博士詔賜金紫

晉 長卿以詩教授 梁書曰張率字士簡弘實子

晉 孔子如朋友 如元史許衡傳

晉 弟子如門人 同上

晉 張禹經學精習 漢書張禹傳云禹爲博士論語尚書

晉 魯平兼通五經 魯恭平兼通漢記云魯恭字君平東海人

晉 張元兼通數家 又云張元字君通數家爲博士

晉 陳元博士第一 華陽國志曰陳元字長孫巴郡江州人

晉 憑解經不窮義 晉中興書曰陳元博士范升奏以不得憑解經義不窮義

晉 兼講五業並授 魏略曰徐邈拜博士又不於時太學初立好學博士詔賜金帛應對便旨敷奏詳悉講五業並授

晉 曹褒陳制禮儀 後漢書曰曹褒博學洽聞事無巨細咸取正焉

晉 長卿以詩教授 梁書曰張率字士簡弘實子

引證至老猶好學
盧浮脩行明經名曰盧生云武帝太熙元年爲國子博士
增貢至請廣學員焉書曰盧生博通大明得儒士之體
子博士員數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生員百人宗時貢至議令郡國
使者舉修德孝悌者歲里舉一人太學給博士領之召置生
所以其下本傳孔頴達序推焉漢者多
議老師宿儒耻出其下
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又詔公卿各舉所知高第孔頴達大業初舉明
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皆出其下隋書頴達傳
國子祕書學士劉炫河內柳顧言等咸推敬之頴達
咸家得免

博士五

增詩唐杜甫贈鄭虔博士詩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
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
有道出羲皇吾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
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羅
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
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
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
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
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
此意悽愴生前相遇且銜盃詩曰平生擾擾復膠膠學省重來歲又交騎馬醉遊官
長罵讀書慚被學生明何爲羞懇米五斗便可經營把
一節好買江干千個竹待看煙雨長春梢　明祭酒陳
敬宗贈典籍趙魯詩曰充棟羣書萬玉林縱觀窺聖
人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綠琴但學古人敦
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
好音
增敕明太祖敕國子監博士錢宰致仕敕曰朕昔勘定
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
不從學教之以經史六藝明體適用布列中外以共保
太平於無窮國子學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
學數年綽有成效腕方嘉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
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
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
望焉
原筴漢揚雄博士筴曰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爲辟雍
圜有學校侯有洋宮各有攸敬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
營其軌勛於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
人與讓虞芮質成公劉斁行濟而濁斯清官樂其業
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緣俗莫美於斯化故孔子觀夫人
之學而知爲王之易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陪
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破王迹而坑
術士

源 梁丘遲爲王博士讓表曰臣聞撫應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亡雜吹齊雅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汙文質無廉疎達謝於谷杜浹洽乖夫劉楊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故之業

增 記 唐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曰周人置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尊爵賢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所以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國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楹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屬簡試焉

學生

弟子兩科　補文學　郭憲遊志太學博聞通祕與光武論之　孔嵩遊集帝學神山與范式俱在太學

下牀以拜仇香後漢書仇香傳云香在太學符融與朝林爲　仇香不與賓言又

與賓客論奇之乃過與之語香高獨　漢末至五千

庶通二經者　補文學掌故　通一經稱弟子

一經者　上書以請秘康王麗晉書云晉文王

稱弟子　唐太宇寺太學四門學小學三學生至三

堂八千餘人千二百四方秀又挾藻員素堂集京師文

治壞就　就於是新豐高昌百齋吐蕃高麗等國並遣

子弟入學故詩雍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

聞也　能通一經入貢唐書云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

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

能通一經署吏又云其三學諸生

諸生閉之空舍又云

何晉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周二歲乃給復不許凡五歲憶然以親老不自安攜諸生去共閒舊空舍中衆共狀貌異白陽城請留之

伏閤請留李弘字少陽做憲宋史曰陳東

東民從者數萬伏闕上書請誅蔡攸李綱總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

京師成等六賊及羅李擬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請

軍民從者數萬擁登聞鼓論奏六賊罪狀以聞入太學數日

因西台命綱入撫領行營遣抱論乃稍引去高宗即位東

復上書爲汪伯彥等報之

上書攻賈似道又曰葉李字太白少有奇策補京學生時賈似道入相益驕恣自新舍生陳宜中外無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陳東上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大怒謫以別爲書薦其人故事侍

淵鑑類函卷九十五

設官部三十六　學士

又改監少監並爲令唐武德初置軍器監廢少府監貞觀元年五月分太府中尚方織染坊置署少府監龍朔二年改爲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尚坊監神龍元年復舊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少監一人從五品

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射中書侍郎左右丞諸曹郎中員外郎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主爵都尉太子中庶子洗馬中舍人太子舍人左右衛率府長史司馬倉曹參軍錄事參軍諸衛將軍諸王公府傅相諸州刺史諸大都督府長史司馬諸軍諸鎮副使諸州別駕諸縣令諸軍諸鎮副使諸州別駕諸縣令諸軍諸鎮副使諸州別駕諸縣令

衛尉江左以來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治南治各置令丞二人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治令或置治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治東治重西治則宋齊北齊諸治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有掌冶署令丞唐於京師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 暴室丞 後漢暴室主理之其屬有暴室嗇夫 漢平帝置主治婦人疾病者掖庭暴室嗇夫是也 海丞 漢平帝置主治婦人有罪流徙

說守法乃徙為太僕也　楊阜數諫曹爽爽不聽阜每朝廷會議常憤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阜已仕數年家貧乞避位歸家給車馬賜穀千斛

常林性清白魏志曰常林字伯槐河內人為少府時省漕運常以農閒時勸民出糞治田每歲收常過人

兼領將作少府唐書曰韋弘機為將作少府司農卿時省漕運常以農閒時勸民出糞治田每歲收常過人

詔為將作少府詳書少府監

少府權領鉤考宋史職官志曰少府監掌百工技藝之政令凡內外造作之事悉總之

英華為少府監

蔡義以光祿大夫為少府義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公孫賀儒學為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光六年公孫賀以淮陽太守為少府

鮭陽鴻名儒拜少府孫為世名儒水乎中將少府鮭陽鴻字孟卿東觀漢記曰鮭陽鴻為少府

孔融以將作大匠為少府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建安中將作大匠為少府

索元駿遷少府每朝會詩對類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難名而已

少府監三

錢漢揚雄少府箴曰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帛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瞰嗜至於耽樂沉湎而妲妹作崇其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嘗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符節令御府上方諸令并載

符節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屬官有符節令有符節令御府令尚方令尚符節令考工令

掌器物漢書百官志曰符節令領尚書符璽郎中四人主符節事

主作器械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屬官有若干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一人主符節事續漢書百官志曰符節臺率一人六百石為符節令

主作器械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少府屬官有若干人六百石為主作器械續漢書百官志曰主作器械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劑用諸物及封泥

珍玩是聚崔寔曰尚方令藏之玉府九貢是鐘珍玩是聚

主御紙筆墨又曰尚方令掌作紙筆墨

主作衣服續漢書百官志曰御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作衣服及諸刀劒玩好器物及金工作器也

領符璽郎漢舊儀曰符璽郎四人秩六百石掌符節臺璽及尚書劑用諸物及封泥

宣命重

威漢舊儀曰周禮有典瑞掌節之士蓋所以宣命重威為國信者也

將作監漢舊儀曰將作大匠掌治宮室宗廟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後漢志注曰古者樹以利器用雄有五種故曰五雄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為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後漢志注曰古者樹以

修作監

修內司東西八作司

掌繕塗

掌營構

掌雕飾

掌畫

掌泥

掌事務

中校署左校署

東園主章令右校署

竹木務

材場

作坊

所

物料庫

甄官署掌甄瓦之事宋齊北齊隋皆有之唐因之掌營甄石瓷瓦　中校署令秦漢有自後無唐置令丞各一人掌丹堊雜兵仗廢牧　東園主章令漢有之武帝更名木工曰東園主章掌材以供東園匠東園匠官名主作陵內器物屬少府唐無　增　文獻通考曰宋將作監判監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匠工之政隸三司修造案本監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鎮石炷香楚版幣之事元豐正官名置監少監各一人丞主簿各一人掌宮室城郭舟車營繕之事凡出納籍帳歲受而會之上於工部所隸

官三人以京朝官及內侍三班使臣充　退材場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掄其長短曲直中度者以給營造及薪炭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簿籍場掌抽算竹木蒲葦以供簾箔之用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充建炎初與少府俱并歸工部紹興三年置將作監少府事總焉隆興初宮室無所營繕職務簡省百工器用屬之文思院上下界隸工部本監惟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乾道以後人才盛多監少丞簿無闕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借徑於此號為儲才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　續文獻通考曰金將作監不設元將作院置院使七員又置同知同僉院判以下等員掌成造金玉珠翠冠佩器皿織造剌繡等事而修建宮殿事務中統二年立宮殿府尊掌營繕至元十九年以其事屬大都留守司將作所屬歸之明不設

原　漢書曰將作大匠馬延年成帝以勤苦賜秩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建武八年始置將作大匠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真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應慎字仲華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暴露朝會邂逅事不肅給昔晉國霸之盟主耳金玦內侍三班使臣充　退材場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掄其長短曲直中度者以給營造及薪炭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簿籍場掌抽算竹木蒲葦以供簾箔之用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充建炎初與少府俱并歸工部紹興三年置將作監少府事總焉隆興初宮室無所營繕職務簡省百工器用屬之文思院上下界隸工部本監惟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乾道以後人才盛多監少丞簿無闕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借徑於此號為儲才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　續文獻通考曰金將作監不設元將作院置院使七員又置同知同僉院判以下等員掌成造金玉珠翠冠佩器皿織造剌繡等事而修建宮殿事務中統二年立宮殿府尊掌營繕至元十九年以其事屬大都留守司將作所屬歸之明不設

原　唐書曰姜師度為將作大匠師度喜采漕所在徭役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又曰楊務廉為將作少匠以工巧進宰相素恕已恐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忠信嘉謨不閑而專營下以媚上不厎之無以啗德乃授陵州刺史　又曰開元時郭虔瓘請募關中免萬人擊餘寇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從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驟勇以空畿甸從之　胡濙菴集曰李大有字仲謙

除將作監丞營繕不奪忤用事者意奪其官上察其不
阿詔勿奪西北用兵國力大屈朝廷署司講議以漁利
又詔天下計稅輸免夫錢百姓騷然公極言其不可

將作監三

將作監

解褐授　進對除宋制進士解褐授將作監丞對皆第一故事將作監丞正而少卿第一人始進士第一人授將作監丞第二人將作監丞第三人將作監主簿第四人將作監主簿第五人將作監主簿也　朱史曰淳熙元年以將作監丞兼權工部侍郎

淳爲橋梁　灌河收粟　地扇書曰監立橋梁大宗伯通其不可通乃通之橋梁賜也　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河以灌河澤灌地扇書曰監立橋梁大宗伯通其不可通乃通之橋梁賜也　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經構宮室　營繕漢書百官表曰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

原　宋制進士解褐將作監丞如李建中第一故事將作監丞正而少卿第一人始將作監丞第二人將作監主簿第三人將作監主簿也　朱史曰淳熙元年以將作監丞兼權工部侍郎

下見楊雄大匠賦

原　案　作宗廟

築

也明皇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且將作大匠來上輕徭治宮室無所營繕記

執國政　宋史曰隆興初以不作職務不治簿事　朱希真曰許久閑以不作職務不治簿事記

亦復不許備以丞兼治監事　由簿上執國政者人將從之

者九人亦河南盛矣

漢尊任隗始爲置員　晉寵王彬且聞賜爵

將作監四

原　豪猾累跡　華嶠漢書曰豪猾累跡犯禁宗室以下莫能禁也　史累跡犯事五年者貲以上徙邊

躬親作事　漢書曰京師承後漢書曰京師承敝後百官多闕躬親作事

行病徒　續漢書曰疫癘行病徒多死

勤勞賜爵　漢書曰將作大匠勤勞賜爵

將作監五

原　蔽漢揚雄將作大匠箴曰佩佩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節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咏宣王由儉改奢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象而閻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樣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戒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軍器監　主簿　甲掄著　丞　東西作坊　甲掄著　坊場　史角場　門

杜氏通典曰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唐武德初

置軍器大監貞觀元年罷軍器監大監置少監後省之以其地隸少府監為甲弩坊開元初復以其地置軍器使至三年以使為監更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一員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復隸少府為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於北都置軍器監亦皆以太原尹兼領天寶六載復於舊所置軍器監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丞主簿各一人唐置甲坊署令丞周禮考工記曰函人為甲脩少府有甲鎧署唐改為弩坊署令丞周禮司弓矢掌四弩脩有弓弩署唐改為

【總】文獻通考曰宋軍器初領於三司胄案官無專職熙寧六年廢胄案乃案唐令置監擇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所隸官屬四　東西作坊掌造兵器旗幟戎帳什物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　作坊物料庫掌收鐵錫羽箭油漆之屬　皮角場掌收皮革筋骨以供作坊之用置官與東西作坊同建炎歸并工部紹興復置長貳各一員隆興初詔軍器所已隸工部本監惟置丞一員乾道後置監少監及簿淳熙初詔戎器非進入毋輒出所由是呈驗寖省嘉定以後事最稀簡特為儲才之所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五冶官金承安二年設軍器監泰和四年罷復并甲坊利器兩署為軍器署置令丞直長隸兵部至寧元年復為軍器監大監貞觀少監後省之為置監少監丞直長掌修治邦國戎器之事元初為武備寺掌繕治戎器無典受給置卿少卿等員至元五年始立軍器監二十五立衛尉衛尉院二十一年改監為寺與衛尉並立明製造軍器等事俱屬軍器局及虞衛司隸工部不設監

都水使者　水河渠署　主簿　弁攝署

【原】杜氏通典曰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澤之禁漢武帝元鼎元年初置水衡都尉師古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上林之官也掌上林苑水衡都尉主船官也蓋有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曰主若今苑監後漢光武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貙劉粉名以祠百神及事訖省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目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及置左右使者以領之劉向為太都水使者晏也三輔都尉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并置河隄謁者漢之水衡都尉本主上林苑魏氏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而河隄為都水官屬元康中復有水衡

賊入洛陽都水使者裘濟先出督運得免江左省河隄
諸公謂山陳謂宇太和有
水使者各陽記云所金隄謂
都水使者置

宋都水使者銅印

墨綬進賢兩梁冠與御史中丞同孝武帝初省都水臺
龍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孝建元年復置齋有都水臺使
者一人梁初與齋同天監七年改都水使者爲大舟卿
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因之後魏
初皆有水衡都尉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官至永平二
年都水臺依舊置二使者北齊亦置二使者隋開皇三
年廢都水臺入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爲監

更名使者亦爲監煬帝又改爲使者尋又爲監加置少
監又改監及少監並爲令領舟楫河渠二署唐武德八
年置都水臺後復爲都水署置令隸將作貞觀中復爲
都水監置使者龍朔四年改都水使者爲司津監丞咸
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都水監爲水衡置都尉神龍
元年復爲都水監置使者二人分總其事不屬將作領
舟楫河渠二署唐武德八

道司隸馮分治監事規措黃沁河衛州置司監掌川澤津梁舟楫河渠之事與定五年兼管勾沿河漕運事少監以下皆同丞工員內一員外監分治貞元元年置掾掌與丞同外監分治勾當官四員準備分治監差委正天二年外監東置歸德西置河陰元都水監掌治河渠并隄防水利橋梁牐堰之事都水監二員少監一員監丞二員經歷知事各一員又河南山東都水監至正六年以連年河決為患置專治疏塞之任設官品秩同又行都水監九年又立河南山東等處行都水監其大都河道提舉司隸都水監河防提舉隸行都水監明設都水司官掌河道一切事屬工部

內侍省　內給事　內寺伯　內謁者　內常侍　內閤局　內宮闈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內飛龍局　內弼局　內藏庫　內織染局　內浣衣局　內尚方局　內鞍轡局　內官監　並

原杜氏通典曰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中宮之長宮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戰國時有宦者令趙高掌宮寺人掌王宮寺人之職也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作衛尉少府各一人後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作為大長秋顏師古曰大長秋者皇后之官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闕衛尉在少府上之數是也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也後漢常職掌奉中宮命凡給賜族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物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族姓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侍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冀舊儀曰秩千石得出入臥內掌法省中省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最譏禁曰省小黃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迭相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左悺唐衡徐璜單超具瑗也同日為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宦者鄭衆蔡倫皆有傳衆多受寵幸和帝一心王室是常與議帝時中常侍蔡倫數伝詔令又宦者曹騰順帝時為中常侍封費亭侯用事省內名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賢有清儉之節好樂人物又宦者孫璋左悺唐衡徐璜單超具瑗也

爲太尉奏請免中常侍候覽貝瑗等官尚書名對乘輿漢制有故事否東使對曰春秋麗鞾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鄧通嬖申屠嘉名賤文帝時之漢制嗷三公之職無所不統而不得已遂免覽官制瓌國及秦絕大誅宦者之後永巷宰中外雜錯醜聲著聞魏改漢制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宮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復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官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皆選士人爲之北齊有中侍中侍中省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閤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爲之秋內常侍卿舊中常侍煬帝改內侍省爲長秋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閤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年改爲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掌知宮內供奉中宮駕出則次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勅內侍五品以上者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　內常侍六人從四品掌侍從贊相禮儀宣傳詔令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閤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神龍元年以後增置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從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宮門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施行不得輒使信中使宣勅即遵行　內給事周禮內給事中給事中侍中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散騎侍郎後魏有此官北齊有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閤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閤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年改爲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掌知宮內供奉中宮駕出則次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勅內侍五品以上者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　內常侍六人從四品掌侍從贊相禮儀宣傳詔令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閤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神龍元年以後增置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從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宮門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施行不得輒使信中使宣勅即遵行　內給事周禮內給事中給事中侍中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散騎侍郎後魏有此官北齊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

年 攝 宋史曰宋罷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初有內班院
淳化五年改爲黃門九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
侍省號爲前後省而後省供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
親近者隸入內內侍省尤爲親近通侍禁中役服
品者隸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副都知押
都知副都知押班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
殿頭內侍高品內侍省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
以二百八十人爲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選

補則爲內侍黃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
副都知次遷都知都知遂爲內臣之極品其官稱則有內
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元豐議改官
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
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
政和二年始遂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客省使正侍大夫
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慶
使中衛大夫易宣政使供衛大夫易昭宣使供奉官易
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內
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內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內侍高班

而黃門之名如故其屬 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
內侍省充掌案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
中之用 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與內
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察之 合同憑由司
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
具名數憑由付有司準給 管勾往來國信所管勾官
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北使介交聘之事 後院勾當
官無定員以內侍充掌苑囿池沼臺殿種藝雜飾以備
游幸 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娶之名物 龍
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藏祖宗
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崇奉之 軍
頭引見司勾當官五人以內侍都知押班及閤門宣
贊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
步兩直軍員之名 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內侍押班
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伎以事上者
皆在焉中興以來深懲內侍用事之弊嚴前後省使臣
與兵將官往來之禁著內侍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
之令紹興三十年詔內侍省所掌繼務不多徒有冗費
可廢并歸入內內侍省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近侍
局設於侍御司南面內省官曰內省使內省副使其內

侍省官曰黃門令曰內謁者曰內侍省押班曰內侍左右廂押班曰內侍都知曰左右承宣使其上京東京各有內省司各置省使與省副使金內侍職入於衛尉司內內侍局中常侍入於宣徽使而內侍省不設元內侍省亦不設其職不專宮禁事即文階亦授之　奔山堂集曰明吳元年置內使監設令丞奉御內使典簿等官三年改定內使監御用監秩皆從三品其官令從三品丞正四品皇門官秩從四品正從四品副正五品春宮門官正副同十七年更定內官諸監庫局及外承運等庫局品職　尚宮局尚宮一人正五品司記司言司簿司閨正六品掌記掌言掌簿掌閨正七品女使六人　尚衣局尚衣一人司籍司樂司賓司贊掌籍掌樂掌賓掌贊女使二人　尚服局尚服一人司寶司仗司衣司飾掌寶掌仗掌衣掌飾女使二人　尚食局尚食一人司饌司醞司藥司饎掌饌掌醞掌藥掌饎女使二人　尚寢局尚寢一人司設司輿司苑司燈掌設掌輿掌苑掌燈女使二人　正功局尚功一人司製司珍司綵司計掌製掌珍掌綵掌計女使二人品皆與尚宮同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一人正六品女使二人　內官監通掌內使名籍總督各職凡差遣及關員具名奏請設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從六品典籍一人正九品　神宮監掌太廟祭器及祭祀灑掃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正八品　尚寶監掌御寶圖書凡用御寶則奉請然後付尚寶司官用之畢則捧入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　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衣服鞾履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奉御四人正八品　尚膳監掌御膳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奉御四人正八品　司禮監掌宮庭禮儀凡正旦冬至等節命婦朝賀等禮則掌其班位儀注及糾察內官人員違犯禮法者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　司設監掌御用御馬監掌御廐馬匹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　直殿監掌各殿灑掃陳設設令一人正七品丞四人從七品小內史一十五人　宮門承制掌傳奉宣召設奉御五人正八品又宮門守門官掌宮門灑掃時其開闔譏察出入設門正一人正八品副四人從八品　內承運庫掌宮御金銀段疋等物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　司鑰庫掌皇城各門管鑰設大使一人正九品一人正五品司正一人正六品女使二人　內官監通掌內使名籍總督

帽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十人從九品　針工局掌造內府衣服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織染局掌織染段正設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　顏料局掌燒造銀硃等項顏料設大使一人正九品以上皆於內官內選用二十八年重定內官監司庫局與諸門官并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秩須皇明祖訓遂為定制內官監掌牧養牲生大使一人正九品　司牧局掌牧養牲生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十一曰神功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殿曰直殿皆設太監一人秩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六品三十年又置都知監秩正四品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

大長秋

原　掌皇后家籙事百官志曰秦曰將作官景帝更名大長秋秩二千石掌皇后太子家或用宦人刻之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非天子卿皆以給使令釋名曰長秋主宮中凡物以春生秋成欲使中宮之始長諸者欲其久也如此故為名雖皇后榮緒皆書曰吳彭為交州刺史徵拜衛尉二十餘年威恩宣著遠州寧鎮二

靜曰表未代徵為大長秋　孫和以妾免官為庶人禁錮也

內謁者監

原　杜氏通典曰內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三人主報中章後趨北齊皆有中謁者僕射隋內侍省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唐因之

淵鑑類函卷九十六

設官部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

大夫 資政大夫 中奉大夫 嘉議大夫 中散大夫 朝請大夫 朝議大夫 奉訓大夫 承議郎 宣德郎 承務郎 文林郎 承奉郎 修職佐郎 迪功佐郎 登仕郎 從仕郎 附

特進 榮祿大夫 正奉大夫 通議大夫 中大夫 中憲大夫 朝散大夫 奉直大夫 朝議大夫 通直郎 朝請郎 給事郎 迪功郎 將仕郎 附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正議大夫 中大夫 中憲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奉議大夫 朝奉郎 通議大夫 中大夫 亞中大夫 朝議大夫 通奉大夫 朝議郎 通議大夫 朝散郎 通奉大夫 朝請大夫 朝奉大夫 朝請郎 通直郎 朝奉郎 奉議郎 通奉大夫 朝散

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隨其舊職或檢校官加節度使出判大藩通謂之使相故事宰相去位例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普以開國舊臣在相位久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其後呂夷簡王欽若罷相皆以爲例元豐新官制始改爲開府儀同三司　續文獻通考曰遵散官無考　金從一品上曰開府儀同三司中曰儀同三司　元開府儀同三司皆正一品　明無此官

開府儀同三司二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昭明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拜授袤推讓上送印綬至於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　又惠帝元康元年詔曰王戎清虛履道謀猷沖遠歷歷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機衡文才允敘將澄清風俗顯一羣望宜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以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增唐書曰尉遲敬德封鄂國公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　又李勣永徽元年求解僕射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　又長孫無忌進尚書右僕射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　又李光弼相州之敗帝以僕固懷恩違令獲罪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　宋史曰潘美初爲北院使太平興國初改南院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又范純仁徽宗即位以觀文殿大學士召之純仁歸養疾帝許之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御書碑額曰世濟忠貞　又趙雄字溫叔孝宗時拜右丞相改知江陵府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改帥湖北　金史曰豫王永成世宗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二十五年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　元史伯顏驛名至自大同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於上都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劒立殿陛陳祖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竇訓宣揚顧命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大傳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時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醫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又拜住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祿大夫五年進金紫光祿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議大政必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何爲拜

住徵笑曰公試言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

開府儀同三司

原 班同三事并通典杜氏

詔給親信五人王儀留書元康元年中書監張華歷

代心膂歷三司皆詔給親信五人晉書曰張華歷

魏晉咸寧無度諸言得官者數百人有儀同之號

開府千餘儀同無數晉書曰烏丸突騎三千人加

儀同之目太和中又增其數百人魏略曰太和中

增置儀同千餘人

增 晉職官表曰開府儀同三司魏晉以來始有其

號

原 等祐文武佐命

詔曰年時歷位文武憲帝元年詔曰張華

張華虛沖挹損

年詔曰張華

王戎清虛履道

晉書

李靖不辭衰疾

唐書

張說以左

人也登秉樞衡位極國侍晉惠即位進開府儀同

三司帝將代劉淵入曰公南征北討李雄進屠高

密未聞有也司帝曰然考前代加開府儀同三司

者皆以德高勳重故爾今之所加不亞於昔

王戎清虛履道晉書

李靖不辭衰疾唐書

張說以左丞相加授又曰張說字道濟一字

說以大子賓客加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代說入曰

公南征北討李靖進屠高麗未聞有也說不悅曰

說雖不才以中書侍郎兼修國史二十年為朝廷

所重今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散秩遂其所執以彰

明主之不亞於昔

李靖不辭衰疾唐書

張說以左丞相加授又曰張說字道濟一字

說以大子賓客加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代說入曰

公南征北討李靖進屠高麗未聞有也說不悅曰

說雖不才以中書侍郎兼修國史二十年為朝廷

所重今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散秩遂其所執以彰

明主之不亞於昔

高儉履輔監國

唐書曰高儉字士廉太宗

太子監國命

世忠以人功臣進

漢書曰朝廷以功臣進

安丙鎮蜀錫命

又曰安丙字子文以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進

金印紫綬命銀青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閤門舍人齎

詔就錫之

學士封還制書

又曰王儉字仲寶舍人兼

直學士院能大制筆翰為當時冠冕歷官與文宮同

三司四數並辭不拜

開府階宜叅子

文獻通考曰按唐宦者叅預朝政給事中參中書

三年進開府儀同三司

詩 周王褒別裴儀同詩曰河橋望行旅長亭送故人

曰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空

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茅

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防匈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增 唐杜甫贈哥舒翰開府詩

路皆兄弟千里念相親

述理懷明濟勤節不奪長才有餘遑中絕塞久眡戎幕東師前部仍領藩條摧光陷堅勝捷相繼軍吏緩帶邊人反耕緬思忠勞益用嘉歎宜進秩於八命更褒封於五等

魏章齊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理遂乃班同袞章變和台曜外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爲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處紫霄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既無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牧三邊非勞士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遶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懼茂弘先佩印綬常羞叔度

魏表梁王筠爲王儀同讓表曰執玉獻金卒先五等親冕迎輅光導百辟坐階遠大遂致隆滿自位昇朝首職冠禮闈辭滿之願將際致仕之請方表而思渥恩膏昭獎必被寵章爰降朝野驚矚是以安石歸於囿請元規終以致讓況臣才質空疎器量庸淺而可以妄參鉉席覩貌槐庭　沈約爲始興王讓儀同表曰徒塵翠幄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暢下情況高凝萬石爰均八命而實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

送白雲拜承明而無日

魏墓志梁簡文帝儀同徐勉墓志銘曰朱弓表瑞寶劒傳恩攸歸長瀾斯注瓜牖含輝舉直斥僞校名責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

特進一

魏杜氏通典曰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五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　後漢皇后父兄率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　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親第加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儔而實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無官定體也

二漢及魏晉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更卒太僕羊琇
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
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
車服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
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
康三年始賜秦綺五十疋絹五十疋綿百五十斤元
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騎八人及田客食俸
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給安車黑耳駕駟一人騶唐御一人無章綬
齊時位從公陳固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閒者
居之　隋文帝以爲散官不理事煬帝即位廢特進官
唐爲文散官　傳咸集曰特進執皮帛坐侍臣之下
齊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增文獻通考曰
宋制左右僕射爲宰相官元豐更官制乃以特進換之
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進宜執璧繼公
續文獻通考曰金從一品內中次曰特進下曰崇進
崇進右金紫所增無　元因之特進崇進皆正一品　明正一品
文武勳俱左右柱國階俱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
進光祿大夫　奉山堂別集曰明制階以特進爲重而
勳尤以左柱國爲崇特進而止柱國者有之未有左柱
國而不帶特進者也獨嘉靖十五年加武定侯太師左
柱國而不帶特進亦制之一變矣

增唐書曰唐儉爲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　又
高儉爲吏部尚書進封涼國公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
加特進　宋史曰王安石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
殿大學士換特進　又陳執中代蔡京爲相爲尚書左
丞加特進制下大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
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
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
碌碌庸質初無過人是猶以奄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文獻通考曰政和後詔昂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
中以門下侍郎詔昂特進皆失其制詔昂詔曰詔昂
論事敢先陳大夫特進

今復特進非宰相不除　又葉夢鼎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
詔著作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
兼樞密使

特進三

增必與定議漢書張禹傳曰禹以特進爲天子師就第
賜安車駟馬位在諸侯王上傳曰禹薨賜黃金百斤
政必與定議　加崇諸侯晉公卿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舉吏如五府後漢永光三年以太尉竇
漢書諸侯王位以特進給　舉商女爲皇后妹爲貴人加高位特
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梁商安車駟馬後漢書梁商傳曰詔以特進
駙馬都尉　趙典布被瓦器後漢書趙典傳曰詔典尊爲國師位特
進崇安車駟馬　見禮如三公
駙馬都尉　梁商安車駟馬後漢書梁商傳曰詔以特進爲天子師就第
賜安車駟馬位在諸侯王上傳曰薨賜黃金百斤
入則極言正諫　又曰陳識稱特進入則極言正諫正辭
而貨　又曰陳識稱特進入則極言正諫正辭直言
賓客語不及國事

增 制 唐元稹授李光顏加階特進并賜一子官制曰五原居宥夏靈慶之中當蛇豕豺狼之窟將搤咽喉之要爰授腹心之臣厥有成功宜加茂典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李光顏氣敵三軍心師百行叱咤則風雲迴合開宴而樽俎周旋蓋文武之全才眞古今之良將是以淮蔡之役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居最朕以藩閫尚警馬嶺猶虞五餌之詐可羞百雉之防爰度惟爾良能果諧予願比命有司褒乃實効佥曰古諸侯勳德優盛則就加特進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則有朝請一子以異之子嘉乃勤兼用兩者茲謂上賞爾惟欽哉可

曹洪以驃騎位特進

鄧禹罷三公位特進

張浚以却敵除樞功制除特進

趙鼎志曰文后父毛嘉以官廕列侯曾洪以驃騎位特進

內閣

葵以安撫加士判潭州胡南安撫使加特進

又曰趙葵歷右丞相以觀文殿學士同正德間楊廷和梁儲同在內閣亦同鄉在內閣三公以列侯就第位

又曰張浚以却敵功制除特進

趙鼎志曰文后父毛嘉以官廕列侯曾洪以驃騎位特進

參議朝章國典唐書曰觀徵在尚書省參官餘如故

特進 宋史曰趙鼎歸

特進宰相階官

病數辭乃拜特進知門下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會稽上書言時政泰檜忌其復用乃嗾王次翁論之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雖請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

謫居興化軍

源 梁孝元帝特進蕭琛墓志銘曰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賦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停三篋已研金匱兼探玉牒石詞既擬癰社兹同桃李成徑松柏爲叢天地長久永扇高風 陳江總特進光祿大夫徐陵墓志銘曰耕耘書圃弋獵文場築思綺合尺牘大牘繡揚辭奏太史筆利千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黃奉使巡採絕域遐深市朝遷貿陵谷相侵形寄玉牘名宣琴附高排閶闔轉雲路年踰致仕歲及懸車夜漏方盡馳光復斜平原出宿庠序爲家隴愁宿霧松悲閒鳥地迴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送挽疇襄行役共止河梁子因病免君事遠將痛心期之徂謝慟時代之銷亡藁鐫石於元冢留清風於故鄉

大夫總載

源 食菜陸佃埤雅曰頒氷理家者不敢失問太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乘軒聘杖以上俱立家大夫立家問富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衣天子大夫之服注羔黑裘也羔裘美其大夫之詞注

增 毳衣

源 主

綱紀春秋漢舍筆曰少微大夫位主期紀也法山陵又曰二十七大夫法山陵也

通人事說苑曰大夫出入與民同利通於人事也

參國體許下溫故知新

注掌論議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諫大夫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二千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如故掌應對續漢書百官志曰凡大夫無員數掌論議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無員數掌論議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之喪則掌弔多以為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加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詔文帝以揚雄為光祿大夫陽侯秩中二千石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薨

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如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大三司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茭綿五十疋錄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據舊齒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以來無員以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

梁時王騫之為銀青光祿大夫樂安任遐為光祿大夫金置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祿大夫金置正二品下曰銀青光祿大夫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梁猶屬光祿煦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祿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為兼官後魏有光祿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北齊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唐初猶有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中奉大夫三階宋大觀間新置金為從三品元為文散官按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尊崇之也後魏定令祿因位授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為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　漢官儀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古官

也銀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駁亮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

續文獻通考曰宋元豐更官制以金紫光祿大夫換吏部尚書左丞時宰相王珪任五部尚書以疎久不遷官因改官制乃特授銀青光祿大夫　金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上曰光祿大夫元正一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一品曰光祿大夫明正一品授特進光祿大夫榮祿大夫金置正二品下曰銀青榮祿大夫從二品下曰榮祿大夫元正一品下銀青光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明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資政大夫資善大夫三階皆金置為正三品元為正二品明因之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　正奉大夫通奉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資德大夫中奉大夫三階宋大觀間新置金為從三品元為從二品明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加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氏通典曰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議論之義唐因之續文獻通考曰宋元豐間更官制以正議大夫換六部侍郎并作一等以通議

大夫授給事中而嘉議大夫則金所置也金爲正四品元爲正三品明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光祿大夫二

原 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蒼頭盛兒傳呼甚寵蕭望之守門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乎望之曰人各有志　又元帝以少傅周堪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樊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

祿大夫賜歸家所在縣給醇酒牛一頭酒三斛　魏志曰黃初四年光祿大夫楊虡詣闕上書陳宜令太平御覽曰晉王薀字修仁烈宗將納后訪于公卿對曰王薀地望可與國婚后既立徵拜金紫光祿大夫　又晉顧和字君季榮族子也二歲失父總角便有清操弱冠知名榮雅器之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祿大夫又遷左光祿大夫

唐書曰魏徵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冶鍛而爲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　又李靖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薁落勃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辨頓首謝帝辭曰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右光祿大夫賜絹千疋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　又劉洎字思道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于是尚書復治如舊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　又郭曖尚昇平公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遍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其罪進曖光祿大夫　又裴度平淮西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晉國

公　宋史曰元豐官制行王珪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及哲宗立進金紫光祿大夫　又留正慶元時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自是彈劾無虛歲乃責授中大夫分司西京明年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俄復觀文學士金紫光祿大夫　又謝深甫字子肅慶元時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右丞相累乞避位寧宗曰卿

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　元史曰伯顏乎宋又擒友者乃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　又李孟請告歸葬其父母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延祐元年進金紫光祿大夫　又李好文爲翰林學士承旨皇太子深敬禮之屢引年乞致仕至再三遣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事仍以一品祿終其身　又尚文爲尚書右丞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光祿大夫　奔山堂別集曰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長徐達皆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常茂馮勝李文忠鄧愈皆榮祿大夫右柱國　又世宗初曰卿年近九旬體候康泰全名威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又勅諭光祿大夫大學士謝遷曰行將起卿子家得聞猷告以輔朕不逮

光祿大夫三

漢　次丞相　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爲光祿大夫秩中一千石位次丞相　亞九卿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爲光祿大夫秩中一千石位亞九卿　給牀帳　晉紀曰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爲人謙儉不用光祿大夫言　登賢俊　續漢書百官志曰光祿大夫掌賜延登賢俊　給牀帳　晉書曰夏侯湛字長公爲光祿大夫時昌邑王嗣立數出遊戲湛上書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湛爲妖言縛以屬吏也　三門施行馬　長公當輿　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湛爲妖言縛以屬吏也　子

橫斷埶到三輔憲諫曰天下未定車駕未可巡行憲乃留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止到汧遭賴川兵起乃還　上曰朝不用光祿大夫言　樊宏謙畏　華嶠漢書曰樊宏字靡卿光祿大夫也　魯芝清約晉錄曰芝爲光祿大夫上服絹三百疋不受　又李好文爲翰林學士承旨進宏爲人謙畏特位光祿大夫陛下御爵非苟恩所當　秩二千石　漢書貢禹傳曰禹字少翁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　出則奉車　漢書曰霍光字子孟爲光祿大夫奉車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之實踰骨肉　出則驂乘　又曰金日磾爲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所用爲光祿勳出則驂乘入則侍中　入朝不趨　晉中興書曰袁敬仲爲光祿大夫朝見乃敘其事中賜帝以其年老成樂聞嘉言趨汝懼盲以勉爲公倚之加親敬名用老成樂聞嘉言趨汝懼盲以勉爲公倚之加親敬名用老成樂聞嘉言趨汝懼盲以勉爲公倚之加親敬名用　尚書存問　晉中興書曰袁敬仲爲光祿大夫時帝以其年老成樂聞嘉言趨汝懼盲以勉爲公倚之加親敬名用　賜几杖　漢書曰疏廣爲光祿大夫上疏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　賜安車駟馬　漢書曰疏廣爲光祿大夫上疏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　賜策書　漢書曰疏廣爲光祿大夫上疏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　賜束帛

滿加特進光祿大夫

原 主父言世務漢書曰主父偃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謁曰公等為郎中僅數上書言事還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遷為郎中侍中四歲中大夫歲中四遷為謀議大夫

吾丘對寶鼎漢書曰吾丘壽王傳曰壽王字子贛為光祿大夫侍中甘泉宮臣留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寶鼎式幽合通上帝嘉之萬見宗廟武帝嘉之萬見宗廟武帝改為光祿大夫

大于太于成于文武應鼎為周公德澤上洽天下治成于文武應鼎為周公德澤上洽天下治

所不通上天報于周公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至于孝宣承而用之

繼嗣亦昭德顯行積恩施惠祖業功德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

于彭城而不能得天所以與漢適漢適為之出北天之所以與漢適漢適為之

又曰灌嬰數力戰拜為中大夫以騎將從擊項羽及定諸侯為太尉

大夫案漢武光祿大夫也

內遷東海太守

服出而試之三老臣願為光祿大夫侍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不捕令徙為光祿大夫侍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勤切諫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

周堪領尚書又曰堪為河東太守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敞力戰拜為京兆尹

汲黯數切諫又曰汲黯為中大夫以數切諫

灌嬰數力戰

錯高第乃遷晁錯高第乃遷中大夫

晁錯為中大夫以數切諫

原 主父言世務漢書曰主父偃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謁曰公等為郎中僅數上書言事還

為郎中侍中僅數上書言事還

鄧晨監諸將後漢書曰鄧晨字伟君為人篤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受命晨知其意為之完與謀議

少公等圖讖言劉秀當受命晨知其意為之完與謀議

于武帝與兄信俱為侍中帝數問以得失信常稱晨長者晨亦數稱信美

常惠勤勞拜漢書曰常惠為河東太守

常惠勤勞拜

少時家貧自耕墾田應曰惠少時家貧自耕墾田

擊匈奴徵為光祿大夫

昭帝監政徵為光祿大夫

募隨軍中監蘇武使匈奴

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

能徵漢書曰谷永待詔公車為上第永既陰為大將軍永奏書

王鳳為大將軍永奏書

謝罪曰永斗筲之才曾無一日之勤陛下不棄其狂言擢之單于之使則拘留十餘年

增 以人待郎進階宋史曰孫何字和父元祐時為門下侍郎高麗政融留館舉太皇太后曰卿先朝所用力日寡狀甚嘉之其以人待郎進階

帝東宮時舊臣今新即位可也固感文書手詔治之

加銀青留相金史曰張萬公字良輔幼聰悟讀書堂已

一室勝公曰張萬相公讀書堂

而萬公生四歲以高告加銀青光祿大夫

國禎字進之世祖存潛邸以數上章進之世祖即位錄前勞遷禮部尚書

南陵密皆得參預朝夕未嘗有所為則皆知名士帝與共治

世祖即位錄前勞遷禮部尚書

發諫官建舉校等事多施行

近臣言及舊臣輒曰朕昔出征同甘苦今陛下得閑暇始乎后稷長于公劉

者惟御數人在爾甚佳而不名賢大臣因謂國

進見希呼為謝光祿而不名

內外諸王大臣皆以病乞骸骨不

夫皇慶間為翰林學士承旨

臣獨視且勞之曰卿世

少留如別朕心以次能大請蓋

上尊命廷臣

灌嬰數力戰

錯高第乃遷高第乃遷中大夫

晁錯為中大夫以錯計

第乃遷中大夫

當時有百錄中人推錯為

劉文有武吳兵法所知又問何如對曰文有武

漢武改中人推錯為

光祿大夫陳宮文武權拜會稽太守

即北何郡對曰相文有武有文武權拜會稽太守

答曰文為顯氏春秋武為

武

賜上尊命餽程銀又曰

原 龔舍為渤海太守

龔舍為渤海太守

賀循儒

賀循為太常博士

賀循為太常博士

徐自為

徐自為五原築障漢書曰徐自為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千餘里築城障列

五原築障

趙熹宣力特授宋史曰趙熹字叔平元年舉二州校尉延世隨例六日立

決黃河延世長于計策功河決瓠子熹以延世校尉從

延世河決塞隄漢書曰延世三十六日成河決河隄使者

王鳳為大將軍永為大司馬

王鳳為大將軍永為大司馬

陵朝論歸美晉諸公贊曰武帝嘗與侍中論陵降事帝意甚悔之朝論為右

晉中興書曰賀循為太常博士

晉中興書曰賀循為太常博士

者為禁儀同三司帝親臨軒拜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常袞散官無封唐書曰常袞為中書舍人

唐書曰常袞為中書舍人

口不能言而指麾左右扶持

流戚太子親臨者三焉往臨

常袞為中書舍人

常袞為中書舍人

幸相無能出其右者

幸相無能出其右者

趙熹宣力特授

趙熹宣力特授宋史曰趙熹字叔平元年舉二州校尉延世隨例六日立

幸相自報國光備員相無能出其右者

延世河決塞隄漢書曰延世三十六日成河決河隄使者

五原築障

五原築障漢書曰徐自為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千餘里築城障列

身至虛駒故師古曰駒少也音如字又音俱句反
高名也駒音俱句反
言楚詞武帝甚悅又朱買臣傳
曰嚴助貪幸
為中大夫
舉賢良武帝嘉之又董仲舒傳曰
武帝即位詔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
對策為第一制曰朕夙夜惟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
悉心陳朕之過悖而不德以前人之業是以天地未應陰陽
錯繆氣或不和災害數臻羣生蒙其殃朕甚為子大夫恥
焉
論辨便宜大臣數屈
又張湯傳曰湯中大夫國家便宜令助與大臣辯論於上前
文學之士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帝以為能使人主自納於
道也
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悉心陳朕之過悖而不德以前人之業是以天地未應陰陽錯繆氣或不和災害數臻羣生蒙其殃朕甚為子大夫恥焉
對策為第一制曰朕夙夜惟大道之

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遂爲定制其後又以太中大夫以上爲侍從官（元豐中自太中大夫至金紫山六階皆之五部尚書今爲一官是十一官并爲兩官其後增置兩員正左右丞左右諫議祭酒四官爲兩官其奉正上推寧執侍從乃得遷）金爲從四品元明爲從三品　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爲光祿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唐又置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敘）　宋元豐更官制以中大夫換祕書監而殿中監本一等其時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祕書監神宗以太中大夫爲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是時拜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爲左右丞兩人寄祿官皆未至大夫元置金增置少中大夫守之金元明品同上

亞中大夫元置金增置少中大夫元延祐改亞中大夫金從四品上曰太中大夫中大夫下曰中大夫少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元從三品上曰太中大夫中大夫下曰中大夫少中大夫下曰亞中大夫明從三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　原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曰光祿中散大夫無員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寵秩與太中同陳置亦有之唐又置之）　增宋更官制惟光祿大夫及中散大夫中憲大夫朝議二大夫分左右金元以後無　中議大夫中憲大夫中順大夫金增置正五品上曰中議大夫中曰中憲大夫下曰中順大夫元爲正四品明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爲名唐因之　原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唐因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五品上敘）　增宋金元俱有明無　朝列大夫金置舊隋置散官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今並爲文散官　增又

績文獻通考曰宋金元俱有明無　朝列大夫金置舊曰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改朝列金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元因之爲從四品明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散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奉政大夫奉議大夫金增置元改奉政爲朝改明如金制金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元正五品上曰朝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明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　奉直大夫奉訓大夫金增置元爲從五品明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

太中大夫二

原數存問東漢記曰況爲太中大夫病居東門假舍人號東門君帝數存問　數引

見又曰張純字伯仁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一日數四純引據古義以次對之又曰宋敞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博學洽聞禀性清潔不苟合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賜錢三十萬

增　示優異

右所至所以得以示優異之歲月識之而百官及朝廷皆知其賢也

給安車傳子

漢書曰鄭崇與哀帝舅孔鄉侯傅晏同日封侯崇謂晏曰君侯以一縣戶侯與我俱蒙恩澤我門戶小不堪當君侯門戶大宜蚤避之晏不從後崇坐與晏交通貶爲庶人崇乃上書乞骸骨上賜崇安車駟馬黃金二十斤

一階

無錄當時名臣

晉書曰李胤字宣子爲侍中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胤雖年踰八十守志彌篤高潔清素每朝會車駕將發胤輒先在門下以候車駕及入門又在車前以候車駕其恭敬如此

橋元謙

張璠漢紀曰橋元字公祖爲太中大夫及辛家事發元謙下士獄考竟免官歸鄉里

進一階

魏書曰李朝爲侍御史執憲憲肅然百僚畏之朝以年老乞骸骨詔曰朝執憲不阿百寮憚之其賜爵關內侯進一階

獨行君子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八尺美鬚眉與兄邴原俱遊學時人謂之一體忠臣

友黃憲

謝承後漢書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父舒爲牛醫憲少而貧賤恬於樂道不慕榮利郡舉賢良公車徵不就

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太中大夫邴原太中大夫管寧皆應選

唐書曰劉文靜爲太中大夫行侍中事時突厥頡利可汗屯渭北文靜與之盟於便橋頡利歸其所掠人畜財物

累遷太中大夫

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累遷中散大夫時賈逵馬融鄭玄通儒名士皆集會勗與論難數事帝善之

又曰宋敞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博學洽聞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東萊太守缺以敞補之

與御史中丞劉毅同

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也少有大志雄豪任氣與魏宗室曹爽等友善爽誅毅以故吏免官後爲南陽太守

賜錄一縣

晉書曰李胤字宣子爲侍中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胤雖年踰八十守志彌篤高潔清素每朝會車駕將發胤輒先在門下以候車駕及入門又在車前以候車駕其恭敬如此

一體忠臣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八尺美鬚眉與兄邴原俱遊學時人謂之一體忠臣

最爲高大

魏略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諸儒相論議

東漢書曰太尉李固與大將軍梁冀不平冀誅固固子燮逃竄固門生故吏莫敢收藏燮乃變易姓名爲酒家傭時人莫識

朝廷訪鄭興

漢書曰太中大夫鄭興博通古今好左氏春秋建武中徵興與議郎陳元俱詣公車拜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文帝悅賈誼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餘最爲少年諸老先生未能言誼書頗誦詩屬文帝悅之超遷至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兵敗又閉門不納

宋史曰理宗時王福州居安以兵事往閩門不納福州以聞詔罷福州安撫使

最爲高大

名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手足疾乞骸骨

漢書曰龔勝爲太中大夫數上書乞骸骨上賜勝安車駟馬黃金二十斤

陵遷中散大夫時賈逵馬融鄭玄通儒名士皆集會勗與論難數事帝善之

又曰宋敞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博學洽聞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東萊太守缺以敞補之

左氏東萊洛陽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

與御史中丞劉毅同

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也少有大志雄豪任氣與魏宗室曹爽等友善爽誅毅以故吏免官後爲南陽太守

賜錄一縣

晉書曰李胤字宣子爲侍中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胤雖年踰八十守志彌篤高潔清素每朝會車駕將發胤輒先在門下以候車駕及入門又在車前以候車駕其恭敬如此

一體忠臣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八尺美鬚眉與兄邴原俱遊學時人謂之一體忠臣

最爲高大

魏略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諸儒相論議

東漢書曰太尉李固與大將軍梁冀不平冀誅固固子燮逃竄固門生故吏莫敢收藏燮乃變易姓名爲酒家傭時人莫識

朝廷訪鄭興

漢書曰太中大夫鄭興博通古今好左氏春秋建武中徵興與議郎陳元俱詣公車拜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文帝悅賈誼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餘最爲少年諸老先生未能言誼書頗誦詩屬文帝悅之超遷至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兵敗又閉門不納

宋史曰理宗時王福州居安以兵事往閩門不納福州以聞詔罷福州安撫使

最爲高大

名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手足疾乞骸骨

漢書曰龔勝爲太中大夫數上書乞骸骨上賜勝安車駟馬黃金二十斤

陵遷中散大夫時賈逵馬融鄭玄通儒名士皆集會勗與論難數事帝善之

又曰宋敞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博學洽聞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東萊太守缺以敞補之

左氏東萊洛陽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

與御史中丞劉毅同

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也少有大志雄豪任氣與魏宗室曹爽等友善爽誅毅以故吏免官後爲南陽太守

賜錄一縣

晉書曰李胤字宣子爲侍中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胤雖年踰八十守志彌篤高潔清素每朝會車駕將發胤輒先在門下以候車駕及入門又在車前以候車駕其恭敬如此

一體忠臣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八尺美鬚眉與兄邴原俱遊學時人謂之一體忠臣

最爲高大

魏略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諸儒相論議

東漢書曰太尉李固與大將軍梁冀不平冀誅固固子燮逃竄固門生故吏莫敢收藏燮乃變易姓名爲酒家傭時人莫識

朝廷訪鄭興

漢書曰太中大夫鄭興博通古今好左氏春秋建武中徵興與議郎陳元俱詣公車拜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文帝悅賈誼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餘最爲少年諸老先生未能言誼書頗誦詩屬文帝悅之超遷至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兵敗又閉門不納

宋史曰理宗時王福州居安以兵事往閩門不納福州以聞詔罷福州安撫使

最爲高大

名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手足疾乞骸骨

漢書曰龔勝爲太中大夫數上書乞骸骨上賜勝安車駟馬黃金二十斤

陵遷中散大夫時賈逵馬融鄭玄通儒名士皆集會勗與論難數事帝善之

又曰宋敞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博學洽聞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東萊太守缺以敞補之

左氏東萊洛陽見上嘉曰君叔南陽之傑士也

與御史中丞劉毅同

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也少有大志雄豪任氣與魏宗室曹爽等友善爽誅毅以故吏免官後爲南陽太守

賜錄一縣

晉書曰李胤字宣子爲侍中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胤雖年踰八十守志彌篤高潔清素每朝會車駕將發胤輒先在門下以候車駕及入門又在車前以候車駕其恭敬如此

一體忠臣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八尺美鬚眉與兄邴原俱遊學時人謂之一體忠臣

最爲高大

魏略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諸儒相論議

東漢書曰太尉李固與大將軍梁冀不平冀誅固固子燮逃竄固門生故吏莫敢收藏燮乃變易姓名爲酒家傭時人莫識

朝廷訪鄭興

漢書曰太中大夫鄭興博通古今好左氏春秋建武中徵興與議郎陳元俱詣公車拜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文帝悅賈誼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餘最爲少年諸老先生未能言誼書頗誦詩屬文帝悅之超遷至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

兵敗又閉門不納

宋史曰理宗時王福州居安以兵事往閩門不納福州以聞詔罷福州安撫使

最爲高大

名曰太中大夫昭拜執金吾以其最爲高大

手足疾乞骸骨

漢書曰龔勝爲太中大夫數上書乞骸骨上賜勝安車駟馬黃金二十斤

帝待以師傅之禮致仕秩與卿同見門亦施行焉

定官名興禮樂

漢書曰賈誼遷太中大夫秦為漢興三十餘年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誼乃草具其儀法

擢通負還流人

宋史曰韓忠彥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上用其言數下詔天下通負還流人而曾布為右相惡其忠直數言多不協言事者皆以忠彥罪將為

使南越尉佗稱臣

越王奉令佗稱臣奉漢約束漢書曰陸賈使南越尉佗即為南part令除帝制黃屋左纛稱曰聯與漢天子同號故秦時侵王冉駹夜郎西僰僰侯皆為臣妾

會東郡盜賊請降績

漢書曰蓋寬饒為太中大夫東郡多所舉薦大夫以為南part令法令明白吏不得為姦東郡盜賊九千餘人皆詣寬降

徵詣明堂問治亂

漢書曰陸賈使南越尉佗知為一國事每日有朝諸侯不能加建初元年四月兩省以朝會不在多日分為左右部使諫大夫各一人食祭酒之間苦論之所言皆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策默然

名見宣室對得失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能誦詩屬文吏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

諫議大夫一

杜氏通典曰諫議大夫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諫議大夫秦官也漢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無常員皆名儒宿德為之掌光祿勳後漢書曰來歙父仲京帝時為諫議大夫談矣亦無常員二漢並屬光祿勳卑處宇孟達上疏曰諫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識變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無聞矣

增宋史曰宋門下省置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

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國初雖置諫院知院官凡六人以司諫正言充職而他官領者謂之知諫院正言司諫亦有領他職而不預諫諍者　事文類聚曰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爲諫垣之長專言責焉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靖康元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爲定制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鼓院隸焉紹興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原置局處使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諫院無所屬設左右諫議大夫皆正四品省不設此官

諫議大夫二

元諫院掌規諫遺闕左右各立諫議大夫明諫議屬臺

原 方正

漢書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深為諫議大夫後遷光祿勳

忠謇

孔光方正好古博學為諫議大夫謝永後遷光祿勳

直諒

漢書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深為諫議大夫後遷光祿勳

慎言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時為諫官上疏論事中外傳誦

明經

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為諫議大夫

獻頌

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為諫議大夫

增 置印

唐大曆十二年皆模印署諫官所上封章素人且先密知請別賜諫院印

請紙

唐大曆十二年皆模印署諫官所上封章素人且先密知請別賜諫院印

原 好事從遊

漢書曰揚雄不登兩府好事者諫議大夫劉歆嘗與雄遊歆為侍中貴幸雄為郎位不過侍從歆嘗從雄學奇字

持節

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為諫議大夫以使匈奴持節出關

直舍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延入臥內賜以直舍

止臺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原 論得失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陳讜言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王賀行昏亂吉上疏諫賀

改秘書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仍乘高車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奉朝請

宋史曰東中書舍人通實近臣不得一事朝請許則可以采聞曰東中書舍人通實近臣不得一事朝請許則可以采聞

聞奏事

宋史曰東中書舍人通實近臣不得一事朝請許則可以采聞

原 天子納善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好事從遊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持節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直舍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止臺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原 論得失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陳讜言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王賀行昏亂吉上疏諫賀

改秘書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仍乘高車

漢書曰張禹為諫議大夫遷光祿勳用事中傷史丹丹時為諫議大夫與丞相王商共止丹

南陽　作賦東觀　上詳乘高車注　帝嚳華陽國志曰明帝召入作東觀賦銘進拜諫議大夫　上詳作賦東觀注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為諫議大夫褒從駕所幸之宮觀輒為歌頌論者以為辱廟不慤　德陽　名入作賦　從幸為歌　謙遜　接人　質樸　守正　漢遊下士出焉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議大夫　又曰夏侯勝字長公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勝為人質朴守正商易七藏傷見時政謬上為君相宇子前亦以是親信　增可兼起居舍人李瓚兼起居郎今諫官兼掌制誥李石曰補遺良以馮定策論李石曰補遺良以馮定策論李石曰補遺良以馮定策論

末史曰程琳字天球以右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以人參政琳為人剛正不屈吾輩矣

諫議大夫掌論議職在規諷凡所薦人皆人望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意旦曰旦曰敏中亦拜參知政事

故事入直仁宗曰時為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每進讀至前言往行及君臣相與之際必反覆開釋以盡上意

愚而不正者是益兩參政史

愚而正者是益兩參政史

惟愚而不正者不若用愚而正者也

諫議大夫四

唐杜甫贈鄭諫議詩曰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武元衡送張諫議赴闕詩曰

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管煙漠漠雲愁江館雨瀟瀟鴻鴻得路爭先翥松桂凌霜貴後彫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門關外老漁樵

詩曰百年看是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三徵不起聽青山　宋王安石送鄆州知府宋諫議詩曰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俊雲翼首誰潛德望完圭角儀刑壯陸簫徐鳴茗玉珮盡校碧牙籤綸扉清光注鑾坡茂渥露文臣誠得主政癢尚煩砭

右府參機務東堂贊景炎廟謨資石畫兵略倚珠鈴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化洽蒼黔進律

得與其朴智而駑不若用愚而正者也

是益兩參政史

宋史曰王安石在臺閣時從容論事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于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惟請舉行公比論遂列奏不許

喜諫議得君

後漢書曰張益兩參知政事矣不許

晉惠帝為諫議大夫時賈后專政王室多故惠帝不能親萬機委任城王登登委任諫議大夫楊伯仁伯仁對曰臣入直禁中上閤其勞兒法上時德量有大略左諫議大夫高德温天授聖明不正如何伯仁曰臺官糾不正如何伯仁對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

明洛水必不入

校獵塞之宣曰昔虞公卜洛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益入城門今數為災異公不可解為萬人之過無益水必不入言絕而已以讓災異公卜洛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益入城門今數為災異公不可解為萬人之過無益水必不入言絕而已以讓災異

諫議大夫

諫約人不宜設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頓首明年元會禪自支解易牛馬頭會作之于庭安帝嘗為災谷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仲統之孫也朝廷退也

昔王尊知水必不入言絕而已以讓災異十固辭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頓首明年元會禪自支解易牛馬頭會作之于庭安帝嘗為災谷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仲統之孫也朝廷退也

諫約人不宜設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頓首明年元會禪自支解易牛馬頭會作之于庭安帝嘗為災谷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仲統之孫也朝廷退也

帝王之庭不宜設此尚書陳忠劾奏禪迭相朝廷退也

朝章舊疏恩物議會通班三殿窶徙部十城兼首路龍旗盛提封虎節嚴領春回紺幰問俗卷彤檐舟楫商嚴命熊羆渭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原】後漢崔寔諫議大夫箴曰於昭上帝迪茲既哲匪於水鑒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訊政以不紛昔在大禹拜昌言癸辛暴戾虐及於天逮于周厲慢德不錮照照爵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鼠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遠止潰乃滂滂溥漫尚寨言擁爲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敢告執翼

【增】論唐韓愈爭臣論曰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原】杜氏通典曰通議郎隋置散官唐因之並隋置散官唐因之出身以八品下敘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朝議郎隋文帝改爲宣德郎煬帝改爲通直郎唐改通議爲奉議郎龍朔改爲朝議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通議郎隋置散官從四品下煬帝改爲通直郎龍朔改爲朝議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朝議郎隋煬帝改爲通直郎唐改爲奉議郎龍朔改爲通議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朝議郎隋置散官從四品下煬帝改爲通直郎龍朔改爲通議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奉議郎隋煬帝改爲宣德郎唐改爲朝議郎龍朔改爲奉議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奉議郎隋置散官正六品上煬帝改爲宣德郎唐改爲奉議郎龍朔改爲朝請大夫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通直郎隋煬帝改爲宣教郎唐改爲通直郎龍朔改爲給事郎

【增】宋政和間避宣德門改爲宣教郎金元無明正

【原】杜氏通典曰通直郎隋置散官正六品上煬帝改爲宣教郎唐改爲通直郎龍朔改爲給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宣德郎隋置散官唐因之出身以八品下敘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宣德郎隋置散官從六品上煬帝改爲宣教郎唐改爲宣德郎龍朔改爲朝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宣教郎隋煬帝改爲宣德郎唐改爲宣教郎龍朔改爲朝請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宣教郎隋置散官從六品上煬帝改爲宣德郎唐改爲宣教郎龍朔改爲朝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承德郎隋煬帝改爲承奉郎唐改爲承德郎龍朔改爲承奉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承德郎隋置散官從六品下煬帝改爲承奉郎唐改爲承德郎龍朔改爲承奉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承奉郎隋煬帝改爲承德郎唐改爲承奉郎龍朔改爲奉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承奉郎隋置散官正七品下煬帝改爲承德郎唐改爲承奉郎龍朔改爲奉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奉仕郎隋煬帝改爲承奉郎唐改爲奉仕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奉仕郎隋置散官從七品下煬帝改爲承奉郎唐改爲奉仕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奉仕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七品下煬帝改爲奉仕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佐郎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佐郎隋置散官從七品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七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文林郎隋置散官唐因之出身以正八品下敘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文林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文林郎龍朔改爲承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承事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承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佐郎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承事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佐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承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登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登仕郎龍朔改爲宣義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登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登仕郎龍朔改爲宣義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宣義郎隋煬帝改爲登仕郎唐改爲宣義郎龍朔改爲登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宣義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登仕郎唐改爲宣義郎龍朔改爲登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承務郎隋煬帝改爲宣義郎唐改爲承務郎龍朔改爲儒林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承務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宣義郎唐改爲承務郎龍朔改爲儒林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儒林郎隋煬帝改爲承務郎唐改爲儒林郎龍朔改爲儒林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儒林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承務郎唐改爲儒林郎龍朔改爲儒林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儒林郎隋煬帝改爲儒林郎唐改爲儒林郎龍朔改爲儒林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儒林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儒林郎唐改爲儒林郎龍朔改爲儒林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文林郎隋煬帝改爲儒林郎唐改爲文林郎龍朔改爲文林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文林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儒林郎唐改爲文林郎龍朔改爲文林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宣德郎隋置散官唐因之出身以正八品下敘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宣德郎隋置散官從六品上煬帝改爲宣教郎唐改爲宣德郎龍朔改爲朝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宣教郎隋煬帝改爲宣德郎唐改爲宣教郎龍朔改爲朝請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宣教郎隋置散官從六品上煬帝改爲宣德郎唐改爲宣教郎龍朔改爲朝請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承德郎隋煬帝改爲承奉郎唐改爲承德郎龍朔改爲承奉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承德郎隋置散官從六品下煬帝改爲承奉郎唐改爲承德郎龍朔改爲承奉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承奉郎隋煬帝改爲承德郎唐改爲承奉郎龍朔改爲奉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承奉郎隋置散官正七品下煬帝改爲承德郎唐改爲承奉郎龍朔改爲奉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奉仕郎隋煬帝改爲承奉郎唐改爲奉仕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奉仕郎隋置散官從七品下煬帝改爲奉仕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奉仕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七品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佐郎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佐郎隋置散官從七品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佐郎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佐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郎唐改爲將仕佐郎龍朔改爲將仕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從八品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原】杜氏通典曰將仕郎隋置散官正八品下煬帝改爲文林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有金元明無

【原】將仕郎隋煬帝改爲將仕佐郎唐改爲將仕郎龍朔改爲將仕佐郎

【增】宋無

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爲宿直者也因此爲名唐因之

官金元以後無 原 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爲宿直者也因此爲名唐因之 增 宋自通直郎以上係陞朝官 原 宣義郎隋置游騎散官唐改爲宣義郎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爲宿直者也因此爲名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陳並有奉朝請爲名唐因之 增 宋至明俱有 承

事郎古無此階宋元豐改官制以承事郎爲狀元及第出身 增 宋有

宰相任子之初官金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 原 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

元爲正七品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儒士 增 宋有金元無

出身 原 宣義郎隋置游騎散官唐改爲宣義郎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爲宿直者也因此爲名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明正七品內宣義郎吏才幹出身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給事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承奉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無給事徵事元豐更官制以承奉郎爲執政任子初官金從八品有徵事郎 增 宋有金元無

元爲從七品明改爲徵仕郎 從仕郎金置從八品上曰徵事郎下曰從仕郎元爲從七品明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修職郎迪功郎宋所更定金元無

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宋所更定金元無 修職佐郎迪功佐郎明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 原 登仕郎唐置 將仕郎隋置散官唐因之自通議以下金

階散官其階視正從九品上加一分階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德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廕者依本品遞降一階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教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定從九品上加二階八品以下加一階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務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三品皆以恩舊特敍入官以上加三階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節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五品者多至進敍有差計本階至正從九品止每三年一轉乾封以後省臺寺監之官新文散官以入朝官爲準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義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年數多少進敍有差計本階至正從九品止每三年一轉乾封以後省臺寺監之官新文散官以入朝官爲準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信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初省臺寺監之官新文散官以入朝官爲準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義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三年始授而易之以典簽領爲二十四考者一 增 宋有金元無 原 宣教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增 宋有金元無

職神宗元豐考定文獻通考卷九十七 選舉 三七

內歷儀三年初考稱職與陞授散官又歷俸三年再考
功讀顯著者方與加授散官若考最平常者止與初授
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之類非特奉
旨者不與

議郎

原 令說尚書續漢書曰桓榮字子春少學長安習歐陽
尚書善之拜爲議郎

使祠陵廟益部耆舊傳曰李尤字伯仁爲議郎安帝
寢疾使尤祠陵廟還奏稱旨

德行高妙東觀漢記曰高妙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清苦謝承後漢書曰石包字延博爲諸生篤行清苦學五經徵拜議郎

秩比六百石續漢書曰議郎秩比六百石特徵
賢良方正敦朴有道第公車對策高第爲議郎

明經學漢書曰孔光治尚書博士弟子二人不屬署不直事
年未四十聚爲議郎尤明也

名馴有志行東觀漢記曰名馴字伯春以志行稱鄉里
能講經學有志行

儒學拜又曰甄宇字子晉以明經爲博士諸侯王郎中令
孔光

劉淑諸儒之表謝承後漢書曰劉淑字仲承學貫五經
教授門徒數百人

趙喜質樸純粹晉起居注太康中詔曰議郎趙喜學行
質樸純粹

吳良疏薦爲議郎後漢書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
良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職事見良髮髮皓然衣冠甚偉
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何薦韓伯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

張承以方正拜謂承學能屬文安帝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

童子郎

原 謝廣通經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與博士使
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廩祿汝

南濟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雖
生素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雖
魏志曰司馬朗字伯達年十二能誦論語尚書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
以其身體弱小疑朗年幼問朗曰朝之內外畏世長者
大門鍾聲體弱無即高之風揚年幼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末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七年尚書僕射諸葛恢奏恭皇后今當山陵依舊公卿
六品清官子弟爲挽郎非古也漢書百官志曰輀車挽柩
逸白素衣竹委貌
冠都布衣也

六品子弟晉要事曰咸康

士

能治上官周書曰人生成人能治上官弼之士人

使不辱命論語孔子曰行
已有恥使于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也

通古今說文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
推十合一爲士

雜然否今雜然否謂之
不由士起是以發時論爲天子必先試于士故士冠
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案士冠禮注曰元子世子
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貴以曰天子之元子與士庶
士而冠其行事猶依士禮也故云猶士也元子尚不
得生而貴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

設官部三十八 東宮官總載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增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少保 增 太子中允 太子中舍 太子舍人 通事舍人 附 司直 附 左右贊善 中舍人 太子洗馬 崇文館學士 文學 正字 校書

東宮官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中心也懌悦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古養者長成長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諭其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入時也漢制太子出入禁門有司以兵衛之

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人亦統六局六局之中唯吹簫鼓角典設隋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如諸監並為部屬為永制也右春坊置

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孝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罷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北齊已有以分統諸局北門下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師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唐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龍朔二年以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咸亨初復舊景雲元年又改為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人亦統六局六局之中唯吹簫鼓角典設隋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如諸監並為部屬為永制也右春坊置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內坊二人掌儀內謁諸制敕物局小吏各有差因隋制也增文獻通考曰宋東宮有六傅下至率更令僕古官存而無職司至道元年建儲闈置賓客二人左右庶子諭德中舍各一人並以他官兼充左右春坊錄印置吏員及太子登極則省春坊司其朝皆然真宗在東宮建堂習射名繼照堂有勾

當官三人以記室參軍及內特先仁宗在東宮肄學建堂名資善堂有都監一人以入內都知充侍讀宋史曰資善堂有翊善贊讀直講說書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資善堂小學教授等官翊善贊讀直講皆舊制說書而下中興以後增置資善堂自仁宗為皇子時為肄業之所每皇子出就外傅選官兼領元豐八年哲宗初開講筵詔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人宿直靖康時詔皇太子出就外傅就資善堂置學舍令國子監供監書至紹興時孝宗封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講先是宰臣趙鼎得旨於宮門內造書院至是始成以為資善堂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以左史范沖充翊善右史朱震充贊讀時稱極選孝宗淳熙七年皇孫英國公始就傳詔置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一員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東宮三師府太子賓客院太子詹事院左右春坊司經局太子家令寺太子率更寺太子僕寺太子左右衛率府北面有皇太子惕隱司掌皇太子宮帳之事著帳郎君院內設皇太子祇應司金天德四年始定制宮師府三師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皆隸焉左右論德為東宮僚屬有左右贊善司經正副典食令丞屬詹事院掌飲令丞屬宮師府內直郎家令丞僕正左右衛率府皆屬宮師府

元大德十一年置宮師府至元十五年初立詹事院以完澤為右詹事賽陽為左詹事副詹事詹事丞院判各二員別置宮臣賓客二員左右諭德左右贊善各一員校書郎二員中庶子中允各一員三十一年大子薨乃以院之錢糧選法工役悉歸太后位下改為徽政院以掌之天曆元年改為儲慶使司未幾改為儲政院置院使僉院同僉院判司議長史等官至正十三年復立詹事院順帝至正七年立端本堂以李好文為太子諭德歸暘為贊善張仲為文學皇太子以是日入肄業脫脫領端本堂事端本堂虛中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有家令司置家令丞各二人典膳署珍藏文成供須三庫柴炭局備用庫嘉醞局典倉署備物等庫皆屬焉左右衛率府置率使副使僉事等官至大元年撥江南行省萬戶府精粹漢軍為東宮衛軍凡侍衛總管儀衛等司皆屬焉明洪武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名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諸儒專經面授分番夜直已而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又選才俊之士日充伴讀是時東宮官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詹事左右詹事丞左右率更令率府使副使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

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設左右司直郎左右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又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始置詹事院二十五年改院爲府置詹事一人少詹事二人丞二人其屬主簿錄事各一人通事舍人二人其左右春坊置大學士一人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一人司直郎清紀郎司諫各一人司經局置洗馬一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本府堂上官與翰林院官互兼職事凡講讀纂修考試等官皆與本院同坊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統之自永樂定鼎北京以後南京詹事府不設官止設主簿一員

東宮官總載二

原詩宋顏延之直東宮谷鄭尚書道子詩曰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闕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原箴晉溫嶠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臣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單厥情入學齊盛言稱先坐不以言自臧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孟孟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風興宴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傅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論明王鑒論東宮官曰今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爲君今則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國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

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時時賜宴賦詩講論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邸宴勞東宮之官如家人父子有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遂明之喻則本朝之初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沖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名爲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起居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宮僚有失從三師糾正之斥逐邪人不使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原　杜氏通典曰太子師保二傳殷周已有二傳爲太傅少傅詩小弁篇太子之傅以刺幽王弁音步干反逮乎列國秦亦有之孝公時商鞅變法選太子師傅是也漢高帝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賈誼爲少傅勝素服五日以報師恥之義可出入周狗之義可以報師恥之義可以報師恥之義可以報師恥

係之始也丁謂燕少師馮拯燕少傅曹利用燕少保是時實爲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爲致仕官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其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本官至尚書即除少傅丞郎給諫只除少保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矣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樞密曹利用兼賓客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燕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獻太子立並置二相錢左相改兼少師史右相兼少傅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東宮三師府金東宮宮師府三師三少掌保護東宮道以德義哀宗爲太子時春宮所擬師保贊諭之臣多非其人完顏素蘭上言太子天下之本正本之道在選人以輔導之耳陛下更選賢如周召之徒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從之元置宮師府立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官明置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從一品以道德輔教太子而謹護翼之太子少師太子少保正二品奉太子以觀三公之道德而教諭焉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侍太子規誨贊相禮儀而先後之皆爲東宮而不列於詹事府或曰東宮公孫也

禮曰樂正司業父師也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主也司業以成也　尊敬師傅之門興尊師傅又漢詔曰尊敬師傅又漢詔曰古之王者太子生而見正於其左右設三公三少以輔翼之所以養太子之德也　禁嗜慾諸侯之子慾有嗜慾非禮之物以蠱其志而誘之於邪者使賈誼書曰文王爲太子天下之本正本之道在選人而輔翼之而誘諸道也　賜金漢書疏廣疏上皇太子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金五十斤　褒善漢書疏廣疏曰古之王者太子生而見正於其左右設三公三少以輔翼之所以養太子之德也　訓導漢書疏廣疏曰古之王者太子生而見正於其左右設三公三少以輔翼之所以養太子之德也　羽翼之賢漢書疏廣疏曰古之王者太子生而見正於其左右設三公三少以輔翼之所以養太子之德也　講於宣武山濤傳詳　崇敬師傅晉書賈充傳充時有司奏東宮二傅禮隆不同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敬前世之令典也何論乎其今與不臣其今太子拜之即置輔弼之任唐書太宗謂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成王幼小周召爲師是也　迎於崇賢晉故事皇太子謁廟迎師傅　禮遇漢書疏廣疏曰以事而輔翼之而諭諸道也保諭諸道也者換言之以事而輔翼之而諭諸道也　輔翼禮曰師保教之也　尊敬師傅又漢詔曰

不受兼官　宋史員宗未聞李迪憤然不受兼官迪以為不可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迪進曰東宮屬不當增置願陛下不受此命　五辭制命　時元史許衡王文統必以以以之義為本文統乃進為平章政事許衡進退必以以以之義為本文統乃進為平章政事許衡進退必以以以之義為本文統乃進為平章政事許衡進退

作箴曰東序養德震方主器三善既備萬國以正姬周長久實係元良嬴秦短祚亦由少陽

太子太師

原 九德六行薛綜注禮記云先王之建立太子必擇九德之博六行之博詳白帖

德與卿同

晉官品令云太子太師品第三銀印青綬風水舊王導公禮秩與卿同

位在卿下

教事論

忠謇貴重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與魏王泰爭寵泰有才辯承乾遣刺客刺泰太宗知之召承乾泣數之因謂侍臣曰我之愛子豈不欲其富貴但以四海為重耳若使泰得罪天下必歸怨於我我豈得安乎因拜泰為太子太師并使泰總統兵馬及諸衛仗乃建言遣泰出閤及州縣囚徒死罪已下皆降免之時朱雀門外武德田地本納入官詔

太子太師

名德

唐書曰閻立本為太子太師立本素無學術每上朝不知所言及出又不知所說時人為之語曰閻公不說話一日勝一日又曰閻公不說話說話轉更差

太師名德

唐書曰閻立本為太子少師立本素無學術每上朝不知所言及出又不知所說時人為之語曰閻公不說話一日勝一日又曰閻公不說話說話轉更差

盧鈞八十

又曰盧鈞年八十餘為太子太師帝元日大宴會鈞守常山不預吾兄也吾年且八十後已當受若等賀邪而

詔崇賢門總藏六傳 集詹事

唐書曰為定襄太子詹事府會尚書省定掌禮儀高集事多其正

王溥三遷

宋史王溥傳開寶十年作相一年遷太子太傅中謝日太祖以溥少傳并領太子少傅如儀旨吐洪輝加太子太保服闋加太子太師中謝日太祖以溥少傅并攝衆事以太傅少師

弟能得回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石奮以恭謹無比遷太子少傅　鄧禹以名臣拜太傅　漢書孝明皇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東宮周旋顧問甚有優寵　仲翁深見器重　漢書廣兄子爲少傅初太子外傅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家上以問廣對曰太子宜親近師友今官屬已備若親疏外家非所以廣德也太子謝曰此非臣等所能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復吳志程秉以名儒徵拜太子少傅　王導以驃騎領軍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事　王導以司空行　晉百官公卿表注晉王司空行太傅事　王導爲太傅朝廷大事皆與參決　晉王導傳爲太傅初帝幼長宮中事無大小悉以諮之　晉書王導傳太傅加侍中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王導傳帝以導有疾不朝詔曰太傅及諸王公以下皆當朝會太傅不朝朕何以堪之　張湛稱疾不朝　漢書張湛傳湛稱疾不朝門下掾白有所處湛怒曰門下掾欲令我出邪　賀循正定制度　晉賀循傳循所正定朝儀百餘事　李熹訓導盡規　晉書李熹傳在位累年訓導盡規　張溫文辭占對　吳志張溫傳溫少修節操博聞之問曰溫今與名對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耳　晉書賀循傳循為太傅朝廷每有疑議輒訪問焉　晉賀循傳循為太常宗廟制度皆循所建　士廕朝望國華　唐書高宗紀貞觀四年詔為太子少師以足疾賜肩輿至閤乃步　唐書高宗紀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肩輿至閤乃步　聽政侍坐　又每聽政必治禮與房玄齡王珪侍坐　唐書王珪傳珪與房玄齡侍坐論天下之務　讓不敢謁　又房玄齡加太子少師固辭不受詔為太子置別館以為賓客講習之所　舊德保護　舊唐書韋挺傳挺為太子少師與蕭瑀俱以舊德為皇太子所敬　黃門少師　後魏郭祚傳祚為黃門少師　舊德保護　北齊書崔暹傳暹為太子少師與侍中崔季舒俱以舊德為後主所敬　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　漢書夏侯勝傳勝上疏曰竊見後將軍上官桀父子驕淫不制數犯大法宜以時誅桀等以防萌芽桀等懷怒遂為燕王所譖誅桀等勝以此益重　蕭望之以論語授太子　又望之傳望之為太傅受詔撰論語說兼禮服授太子　輔翼歸道　詳太傅總載　教諭德成　詳宋宮朝嬰夕

側楚語鍾儀曰其爲太子也朝于嚴而夕于寢　以德導人　宋之問上三師以德導表　公爲太保　大戴禮六本篇公爲大保保護其身體也　陳略　爲太保臧榮緒晉書曰孝懷帝以劉寔爲太保　寔以太尉領晉諸公贊曰賈充以太尉領太保　賈充以太尉領太保　晉書曰孝懷帝以劉寔爲太保　劉寔以開府加驃騎將軍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事　王導以驃騎領軍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　晉王導傳導以驃騎將軍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　預擇師保之任　又元景七年上謂輔臣曰朕子年未弱相晉寵異之即令分置一班司空執經二年罷令太子後漢書梁冀傳冀以侍中領太子太傅及敗免　步輿至閤　唐書高宗紀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肩輿至閤乃步　步輿至閤　唐書高宗紀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肩輿至閤乃步　聽政侍坐　又每聽政必治禮與房玄齡王珪侍坐　唐書王珪傳珪與房玄齡侍坐論天下之務　讓不敢謁　又房玄齡加太子少師固辭不受詔為太子置別館以為賓客講習之所　舊德保護　北齊書崔暹傳暹為太子少師與侍中崔季舒俱以舊德為後主所敬　黃門少師　後魏郭祚傳祚為黃門少師　舊德保護　舊唐書韋挺傳挺為太子少師與蕭瑀俱以舊德為皇太子所敬　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　漢書夏侯勝傳勝上疏曰竊見後將軍上官桀父子驕淫不制數犯大法宜以時誅桀等以防萌芽桀等懷怒遂為燕王所譖誅桀等勝以此益重　蕭望之以論語授太子　又望之傳望之為太傅受詔撰論語說兼禮服授太子　輔翼歸道　詳太傅總載　教諭德成　詳宋宮朝嬰夕　右趙憬弓與御史王顗俱善憬每聽政事之時有狀弓僕射黃門侍郎各一人掌侍從獻納糾正違闕　舊唐書趙憬傳憬與王顗俱善憬每聽政事之時有狀弓僕射黃門侍郎各一人掌侍從獻納糾正違闕　德暗百官志梁三少各一人掌以三師之道德暗百官志梁三少各一人掌以三師之道　眞任少師不兼他職　金史太宗紀石珥字子美世宗時為太子少師珥辭以師保之任當盡心輔導太子不當使知政事或諧之曰珥知政事命太子習知政事珥拜左丞兼太子少師固辭東宮世宗察其無他職乃許之　請命太子習知政事　觀三師之　述聞之耳之東宮自僧錄左善世進為太子少師而無他職又勅云師保之任當盡心輔導太子不當使知政事珥拜左丞兼太子少師固辭東宮世宗察其無他職乃許之　觀三師之　述聞之耳之東宮自僧錄左善世進為太子少師而無他職又勅云師保之任當盡心輔導太子不當使知政事

之輔以卿佐左右謁侍太子少師賢禪益良多今建儲嗣宜令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地必於正直成德尚道之士以此考之不兼他官不領他職爲其任也

太子少傅

輔導爲職

漢疏廣爲太子少傅與兄子受爲太子太傅朝夕以禮讓相勸勉

悉主官屬

又少傅

不朝朝望

統受閫

雅置酒

王丹正直

與卿同班

欲與結交

輔導東宮

八歲置傅

後漢桓榮爲少傅時年八歲爲置經典以導其志

代作

接以賓友

不教受職

元封中爲帝師作帝師

固辭徵拜

匡衡陳便宜

張良立奇策

二傳古不臣拜

秦西巴放麑

孟孫名爲子傳

周伯仁疏讓晉爵

三世傳東宮談者歎

巨源雖疾乘輦導入

上疏歸道以書辭謝

父子爲師傅朝

不如抽誠樂羊以有說秦而巳以有罪益悟功見

太子少保

增 知公直士唐書李綱在東宮隱太子寵狎之機間頻諫不聽遂乞骸骨帝曰卿爲朕留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事綱頓首曰濫仁賊也志殘殺久矣帝自代臣言如持水納石敢次厚誣耶綱曰陛下功成德厚東宮又與臣義如父子臣言是以水納石帝悅即日拜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保

謝曰知公直士李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事綱頓首曰濫仁賊也志殘殺久矣帝自代臣言如持水納石敢次厚誣耶綱曰陛下功成德厚東宮又與臣義如父子臣言是以水納石帝悅即日拜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保

手勅不名又綱之上書太子言陛下欽遜以避上心不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事其父今陛下春秋鼎盛而太子覽書不得所爲益縱肆無度量非養德之道也帝覽書不悅綱名聞益著

故宜聽受朝政與朝廷大臣講論治道之要以爲太子監國之漸乃除太子少保李綱爲東宮師太子樂儒而好禮敬重其師綱每進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不允仁宗爲皇太子李迪除太子少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燕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王曾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無不決于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沖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十

九年詹事院外別置宮臣賓客二員後改設儲政院諸員皆廢至正十三年冊立皇太子復置賓客二人元史曰至大元年仁宗在藩邸開宮師府姚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誠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初徵儒士王本杜敬趙民望吳源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尚書上

太子詹事一 丞 主簿 司直 郎

原 杜氏通典曰詹事秦官也掌皇后太子家事也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官曰詹事位在九卿後漢志皇后宮比照太子宮詹事位在長秋上亦宦者生中諸官漢奉引說罷宦者陳留王中常侍其所在以名官漢超兼職吏一人奉引說皆超兼職吏一人奉引說皆

少詹事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世宗時詔太子詹事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實聞元至正十三年復立詹事院置詹事三人同知詹事二人副詹事二人仁宗延祐六年監察御史李庶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改立詹事院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從之明詹事以輔導東宮爲職凡侍東宮講讀暨坊局翰林院番直凡講讀畢又奉上所處分府部軍政要務及撫諭退方恩義率其僚屬暨坊局陳說于東宮府院官得互兼凡試士修書皆與焉坊局亦如之 原 杜

氏通典曰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晉隨詹事省置至晉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傳過江多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置一梁寇皂朝服銅印墨綬後魏北齊並有之其所出入唯記母命已不令官條開知詔曰自此以後非朕手勅令旨太子必請手勅令旨下成知乃出宮宮皆在直從王第底門下隋初置一人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帳朝集假使分判府事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詹事府主簿一人錄事一人考曰元詹事府置丞二人成宗大德二年初裕宗崩朝議欲罷詹事院張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遂止明置丞二人掌文書以贊詹事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晉始置自後歷代皆有唐因之掌付事勾稽監印紙筆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詹事府主簿掌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錄事佐之通事舍人二人主簿一人錄事一人通事舍人掌東朝參謁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

原杜氏通典曰司直二人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今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官府察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詹事府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左右春坊各置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一人司直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清紀郎參佐之司諫掌箴誨鑒誡之事以拾遺而補過焉

太子詹事二

原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為詹事帝母弟梁孝王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位於王太后勸之嬰引卮進上曰天下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王太后因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也

詹事　又昭帝元鳳中以韋賢為詹事　又漢文以鄭當時為景帝字次孺宣帝以經授太子為詹事　又孝哀元壽元年馬宮為詹事　王珉荅徐邈書曰詹事彈劾一宮如尚書令中丞也　俗說曰江夷為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覓比例准對曰准當出外尋訪准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謂公之子恐非其例事遂不行

增南史曰孔奐為吏部尚書陳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令陸瑜言於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者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鑒識性敦敏可以居之

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廊王秦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土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　舊唐書曰劉憲景雲初遷太子詹事時明皇在東宮雅意經籍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義而已侍讀諸無量經明行修宜名問以察其言　太平御覽曰蘇弁德宗時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仗彈之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敘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所彈　宋史曰真宗末二府大臣皆兼東宮官張士遜遂換太子詹事權密副使遷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彥穎升詹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　又王十朋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

金史曰楊伯雄字希雲登皇統二年進士大定初顯宗爲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之起爲少詹事兄子蟠爲左贊善時論榮之　又伯雄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楊詹事以媿之　元史曰王約字彥博成宗時歷仕禮部尚書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解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仁宗復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舊又命取西安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行省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欲取福建繡工童男女六人約以爲動擾不宜乃止家令薛居敬言陝西分地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肯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爲飛龍之事可乎遂寢不行　獻徵錄曰吳寬爲詹事府詹事奏少間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問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

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口晉謙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正道所得為多也　又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又張元禎孝宗朝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掌詹事府事上疏勸經筵宜設太極圖西銘東宮兼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親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太子詹事三

淵鑑類函卷九十八　太子詹事三

領護軍　晉書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常謂帝曰光祿勳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即位琇為領護軍太子詹事仍為中記室張說女婿盧氏貴於朝南陽公主求宜候父下朝而白之說不敢仰視但為左右所聞而已主入白父曰婿不得詹事也　得詹事　晉書謝混為尚書僕射領選混風韻疏朗善自標置為世所重混從弟瞻與混俱總角齊名瞻每以混為勝

總　想司之任　晉書武帝居東宮時衛瓘為太子詹事瓘嘗因侍坐從容言曰臣昔侍東宮見漢宣帝為皇孫時所用太傅疏太子詹事少傅疏少詹事皆以德義為先臣每以為法帝深納之

增　送公錦還　唐書張行成為太子詹事時監國即行成之舊第也貞觀中東征太子留守定州監國乃令百司奏其事行成悉決遣之

舊視領護　晉令云舊視中領護之職　成輟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之舊第也貞觀中東征太子留守定州監國乃令百司奏其事行成悉決遣之　本邑太子謂行成曰遠公東征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之舊第也貞觀中東征太子留守定州監國乃令百司奏其事行成悉決遣之

先人墓　唐書徐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遷堅太子左庶子遷侍郎堅以攸暨主壻不許又以妻喪請墅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進禍耳新機

同日超授　唐書黃門侍郎蘇頲與中書侍郎蘇瓌同日拜相頲為瓌子瓌為頲婿故事婿不與妻父同省頲瓌不以為嫌

固辭機密　唐書蘇瓌為中書令頲為中書侍郎瓌頲兄弟同在兩省瓌每有表疏頲為之潤色或頲為之瓌亦如之兩人同心協力以輔朝政

入參出掌　元史完澤以大臣子入參帷幄出掌詹事

太子詹事四

制　唐常袞授郭曜太子詹事制曰門下正于宮僚以視邦憲務兼內外選重古今某官子風聞禮訓孝悌信讓清公仁厚端莊慎獨如有大賓之容沉靜少私澹然儒者之行濟以才識達于公方素多歷職之稱用叶居家之理士林推重朝野洽聞待以客禮既任賢于調護委之官事更持綱于彈糾

東宮聖功圖　唐書張說為太子詹事上疏請畫古聖賢事為圖以備在朝講讀之備

原　下寬裁斷切實　王恭清操過人　唐書王恭為忠王府長史時王為中書令頃之兵部尚書缺王謂恭曰太子賓客事務閑太子賢不肯為恭曰王公貴人皆以子孫為念王公若以恭為太子賓客恭當盡心以輔導之王從之恭既至東宮德之備在朝廷稱述之

不求聞達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幼而不名論者曰在詹事而不求聞達之義也

增　勿以資屈為嫌　唐書李揆為太子詹事時由重望也嘗謂人曰吾非求高進禍耳新機

講讀非詹事職　宋史宋祁為太子詹事兼侍讀學士修文館學士侍宴帝詔學士等賦詩祁獨不賦帝遣問之祁曰臣以詹事兼侍讀非職也

梁孔稚圭讓詹事表曰太子霞駕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咯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寶映貴于西京陸曄風素于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梁陸倕除詹事免讓表曰中陽白水徒庇微軀送珥抱薪未聞成績陳席不棄故劒無遺遂宣時髦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蓽門攀成爽塏儲端華重寶異恒司南章馬宮已擇儒雅寔賢許商爰取姻戚白旆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若何叨越也陳江總謝宮為製讓詹事表啓曰如攀珠樹徒仰照匣之輝若踐玉田不知照廡之價芙蓉之水亟奉北園迷迭之文屬陪南館久降噓枯之旨許賜凌雲之筆清夜讌斯謂言善戲黃金然諾並遂殊寵年齊柏寢豈報恩榮紙磐闌臺未書棟戴

宋周必大辭兼太子詹事奏狀曰竊惟儲端華重今昔所同漢韋賢質樸篤學始膺委任唐李勣至以舊長史屈階資而為之近歲以來非老成端諒為世所推則必於近臣中擇嘗任王府講讀及宮僚者就兼是職苟或異此寧慮厥官臣行能淺薄既無素望又非舊人驟預選掄實駭聲聽伏望重青宮之屬軫黃屋之恩朝多英望亦有舊僚改而命之庶叶公論

凡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為親近之官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參選若釋褐朝服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王宮十四年又詔還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畧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為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爲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劉行本爲左庶子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爲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自書疏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奏事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皆名目無以別貴賤今凡廳稱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官秩未有制式咸以來列書疏末有制代以來列書疏末有制式咸以來列書疏末有制式咸以來列書疏末有制式咸

沖曰所以久留陽於承華欲使太子微有瑕疵法耳
太平御覽曰隋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虔已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令以紘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　唐志曰杜正倫爲太子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既委以監國不在日前知卿志懷貞愨能執直道故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加委任輕重也　又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述古來儲貳之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賜綵物三百段　唐書曰房元齡太宗平內難爲皇太子擢右庶子　又皇甫鎛字齊卿憲宗時鎛爲相鎛任河南少尹見權勢太盛每極言之鎛不悅乃求分司爲皇太子左庶子鎛敗朝廷賢之　宋史曰仁宗出閤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張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王友遷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

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　又郎亢爲潁王府翊善及東宮建爲右庶子　又高宗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詔建王府置直講一員史浩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及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　獻徵錄曰鄒緝字仲熙永樂間爲左庶子卒于官子循爲翰林待詔宣德八年當受勅命循乃疏言臣父緝先在翰林事文皇帝復兼春坊事昭皇帝于東宮歷二十年不獲生受誥命今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乞特賜之上諭吏部尚書郭璡曰當皇祖時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正益良臣也其特與之誥命不爲例　又曰周述永樂時進左春坊論德兼侍讀從皇太子居守南都上論之曰汝素厚重尤資匡弼太子雖聰明純謹然智或未逮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意仁廟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于人心述力爲多宣德中陞左庶子　又童承敘嘉靖間爲講官上御文華殿承敘進講周書立政篇極陳王業艱難周公夾輔之

忠詞意婉切上改容聽焉及冊正儲位乃以承敎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侍輔導之選也

太子中庶子三

職　職如侍郎續漢書百官志太子中庶子職如侍郎

國家故事劉公卿列傳疏子孫爲中庶子

漢書馬宮傳上疏曰臣聞太子宜親師傅而已

晉書王戎傳戎字濬沖爲太子中庶子

宋書史臣曰晉氏中庶子職如侍郎

南齊書百官志太子中庶子職如侍郎

梁書徐勉傳勉字修仁爲中庶子

陳書周弘正傳弘正字思行爲中庶子

後魏書官氏志太子中庶子從四品

後周書百官志太子中庶子從四命

隋書百官志太子中庶子從四品

唐書百官志太子中庶子從四品上

衛太子家

班固漢書衛太子傳太子立爲皇太子

野王通詩

漢書馬宮傳太子家令野王字君卿

劉輔侍講

東觀漢記劉輔字君仲爲中庶子

侍從十年

晉書史臣贊曰侍從十年管綜門下

管綜門下

王坦之傳坦之字文度爲中庶子

校德東宮

王坦之傳坦之以時之美中庶子輔導東宮

東宮顯選

又中庶子缺宜得俊才不可不慎其選

宜得俊茂

晉荀勗傳勗爲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補其闕

純粹篤誠

又中庶子缺宜得純粹篤誠者以補其闕

沉靜履素

晉荀崧傳崧爲中庶子沉靜履素

才行優著

晉王隱傳隱爲中庶子才行優著

甚相親愛

晉書殷仲堪傳仲堪博考武帝名臣與中庶子甚相親愛

班同三舍

後魏書典職志中庶子班同三舍

天朝受命

後魏書官氏志中庶子天朝受命

入侍儲幄

後魏書官氏志中庶子入侍儲幄

正始

後魏書官氏志中庶子正始

遺風

後魏書官氏志中庶子遺風

正始

後魏書官氏志中庶子正始

許敬宗

舊唐書許敬宗傳敬宗高宗在東宮爲右庶子

太子

元素直言

又張元素爲左庶子

吳兢諫徵

吳兢傳兢爲左庶子時太宗又皇甫德參等數有進獻兢上疏諫

出入陪從

又中宗爲太子時出入陪從

密勿舊勞

中宗制錄明皇誥特宥太子中庶子

侍從舊勞

中宗制錄明皇誥特宥太子中庶子

令旨授經

又明皇制令旨授經

宜用儒選

又志功左庶子

才行優著

又中庶子

沉靜履素

晉荀崧傳崧爲中庶子

秦寵蒙悟

晉秦秀傳秀爲中庶子

晉尊孔演

晉孔演傳演爲中庶子

顏含操行

晉顏含傳含爲中庶子

徵命

晉書殷仲堪傳仲堪博考武帝名臣與中庶子甚相親愛

山濤用

晉山濤傳濤爲中庶子

陶侃孝廉

晉陶侃傳侃爲中庶子

拜

晉書傳

喜好學選

晉書傳喜少好學

王隱著書

晉王隱傳隱爲中庶子

才行優著

又中庶子

荀綽喜文學

荀綽傳綽字叔業潁川人有高節

文義遷

王隱晉書云荀綽字叔業潁川人有高節

祖納文

晉祖納傳納字士言

元素直言

又張元素爲左

吳兢諫徵

吳兢傳兢爲左庶子時太宗又皇甫德參等數有進獻兢上疏諫

參典機

又中宗景龍三年以參典機密

劉秩博學

劉秩傳秩字宗之開元中爲太子中庶子

大臣薦王商

漢書王商傳商爲太子少傅

鮑勛有高節

魏書鮑勛傳勛爲中庶子

荀緯喜文學

荀緯傳緯字叔業潁川人有高節

祖納文義遷

王隱晉書云荀緯字叔業潁川人有高節

陶侃孝廉

晉陶侃傳侃爲中庶子

顏含操行徵命

晉顏含傳含爲中庶子

山濤用

晉山濤傳濤爲中庶子

色不燒素坊右庶子

增 諫院兼宮坊文獻通考明洪武初人者仿劉靜賢湯諫院右司諫冬又洪武時以義門勉部事

義門授庶子員五人秩六百庶務汎注漢官表云庶子秩六百石

增 宋璟以宰相兼庶子擇朝士補少列求史侯君集以秦府十八學士為太子右庶子選僚佐為輔導人自宗室外戚名揭徽之則澤乃對便殿論以

吳兢以舊學

杜門六年故

有此拜命辭素朝廷宗儒碩學莫出其右

有鶯來翔王珣被令為賦云王珣字方叔弘時少

蔡穎博弈太子命曙論之字弘時少

文昌珥金貂于武帳文雅與綺對發相宣遠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迴昌儲之賀追咲徐幹亦降魏而之書妄發荅酬為錦云爾七略百家一藏九部成誦其心該天其口勝策無倫高屏誰儔榮琵枕采雲斜摧鋒宋郊淪鼎洛水沉鐘元屏不言

增 賦唐右庶子李百藥贊道賦曰顧三善而未弘祇四德而為行每趨庭而聞禮常問寢而資敬既雕且琢溫故知新唯忠與敬曰孝與仁則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者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文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

修敘于京緘鄒韓子之所賜重經術而爲寶自禮賢于秋實足歸道于春卿異洞簫之娛侍殊飛蓋之緣情

中允右贊善　左右論德　司議郎附

原 杜氏典通曰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也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爲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成亨初復舊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監封題職擬黃門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內允太子薨位而官復舊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中允實有職業遼右春坊內有太子中允位次庶子之下元置中允二人明左右春坊中允各一人正六品在左右論德之下 原 杜氏通典曰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三年改爲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白爲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 增 續文獻通考曰遼左右春坊內各有太子贊善大夫金左右贊善掌贊

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論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論職比常侍 增 續文獻通考曰宋左右論德各置二人不常設詳庶子內遼左右春坊內各有太子論德金左右論德各一人明左右春坊論德各一人從五品在正五品庶子之下中允贊善之上蓋左右春坊大學士典東宮上奏請及下啓箋諷讀之事審愼而監省之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奉其職而從焉 原 杜氏通典曰司議郎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箴誡乃于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爲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 增 續文獻通考曰遼左春坊內有太子司議郎元儲政院置司議二人明左右春坊內有太子司議郎元儲司諫各一人

諭德中允贊善一 增 司直郎　司議郎附

原 杜氏通典曰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論 增 東齋紀事宋左右諭德掌翊衛東宮白令 清 班之有駙馬都尉之貴又元類制東宮官屬之有諭德繡上亭 修整 宋史翟正每中書省人先宗班優秩所選非朝觀見留爲太子白東宮朝觀見留可知乃請于上蓋太子法正右論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

德忠實名之使者及門而宗道在肆中飯歸中使復至曰真宗先入曰與之約曰上若賓告飲酒人之常情數君臣子之大罪中使何事宗曰但以為忠實嘉之可任也

辭樂章

宋仁宗在東宮嘗命宗道為論德一日真宗又命之使者及門而宗道在肆中飯歸中使復至曰真宗先入曰與之約曰上若賓告飲酒人之常情數君臣子之大罪中使何事宗曰但以為忠實嘉之可任也

辭樂章

大凡禁中所進情實樂非講讀官所當預

書酒誥

大凡禁中所進情實樂非講讀官所當預

書酒誥

宋乾道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尚酒誡

宋乾道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尚酒誡

輪日入宮

子諭德輪日入宮

經筵真宗名元講經筵善堂及乃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王旦

經筵真宗名元講經筵善堂及乃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王旦

又命傳成宗子諭德也

又命傳成宗子諭德也

扶而出

子元史李謙字受益至元十八年除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東宮陳十事以進諫宗嘗世祖深加嘉重賞賜坐便殿從容問曰聞卿不飲酒然能為群強飲乎謙又奏養直宇無集賢院侍講學士扶掖而出

啓沃誠至

啓沃誠至

端本堂經訓

端本堂經訓

又李謙至元時以集賢侍講學士兼太子左諭德也

又李謙至元時以集賢侍講學士兼太子左諭德也

屏麈以見

元史許有壬謝賜麈尾表

屏麈以見

元史許有壬謝賜麈尾表

遵度恭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上作七言詩以寵之儲宮建日入見方賜麈以為樂遣門左

遵度恭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上作七言詩以寵之儲宮建日入見方賜麈以為樂遣門左

右屏

右屏

精簡宮僚

宋齊丘萬其賢退太子左諭德也

精簡宮僚

宋齊丘萬其賢退太子左諭德也

賜

字受益至元十八年除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東宮陳十事以進諫宗嘗世祖深加嘉重賞賜坐便殿從容問曰聞卿不飲酒然能為群強飲乎謙又奏養直宇無集賢院侍講學士扶掖而出

賜

字受益至元十八年除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東宮陳十事以進諫宗嘗世祖深加嘉重賞賜坐便殿從容問曰聞卿不飲酒然能為群強飲乎謙又奏養直宇無集賢院侍講學士扶掖而出

啓沃誠至

又啓至元時以集賢侍講學士兼太子左諭德也

啓沃誠至

又啓至元時以集賢侍講學士兼太子左諭德也

端本堂經訓

又李至元時以集賢侍講學士兼太子左諭德也

端本堂經訓

又李至元時以集賢侍講學士兼太子左諭德也

論德中允贊善

論德中允贊善

論德中允贊善

論德中允贊善

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人官非論職不當先練官司言事會汗漫將攄居易批事謂其浮華無行既江州司馬錄天台徐普遠字鮮古盧大琴傳在集間程司直遷左贊善仁恭大節文詞不已自為文以祭及贈太子賓客於古先生及其幸甫將下少保謚

注戒子篇

太宗玉東宮出藏子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啟夫年子五開王陽明講畢篇請八年廷對策第十中心即授左春坊左贊善陸贄預選侍東宮朝儀作旨免謁拜左春坊左贊善陸贄預選侍定東宮朝儀作旨免謁拜左春坊左贊善陸贄預選侍士請益者日衆舍謂市隱居石洞西旁絕死生之士不能得令人知之夫豈不知下致良知非現成良知不知作現成良知其所以修松原良知非現成良知不知作現成良知其所以修松原良知非現成良知不知作現成良知其所以修松原

器之長施及童蒙綵有餘裕敢行朕志宜即安之

增 表唐皇太子請置史職表曰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閒肇建此官劉啓升儲憲章斯義故能通溫玉裕聲聞宸宮上有慈于皇情下無虧于物議臣以幼年夙蒙天獎趨紫宸以謹禮仰黃扉以承歡肅恭馳通恐或乖方晨昏視膳庶有違舛家泉始達必俟後乘之觀離光未融燭前星之曙是以風興夜寐內省多憂延首謹言冀開竜睞而翻晉以降不置此員杜絕箴規何其謬伏惟陛下窮神精古尚擇賢之言元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況臣沖貌未涉藝文出自深宮便請監撫之重罕從枝葉識紘誦之宜一德有徵始憂睿念三朝登儀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事願開史職用司箴誡是使緘縢載陳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建不逮

增 晉元李好文上宰相疏大子諭德書曰自非德堪模範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成閒奧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流備仰成國家之政事而某天資本下人望素輕庶虞託負荷誠難

中舍人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中舍人晉成寧初置舍人四人以舍人

才學之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凡奏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直臣名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故能通溫玉裕聲聞宸宮上有慈于皇情下無虧于物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坊事擬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讓忠改爲內舍人太子遊位而官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

增 文獻通考曰宋中舍人舍人至道天禧建儲各置一人神宗欽宗登儲位皆置中興後省嘉泰初始除

王元實後以館職任伯起燕之慶元令太子舍人與中舍人皆從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之上然故事未嘗除 續文獻通考曰遼右春坊內有太子中舍人位次右庶子下金元以後不置

中舍人二

原 治文書中舍人與文 成寧加名 注咸寧初置中舍人職

晉中興書曰舍人典中書詔命如中書郎 典文疏王珣荅陳忠

似黃門任掌與王珣書才藻傳亮文帝誌陸雲字士龍性清正有才藻

秀望稱其詳太子舍人也 陸雲

舍中人 杜錫數諫太子 王隱晉書杜錫字世嗣爲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數進陳防

懷大子　張敞不答千秋　北堂書鈔吳地志張敞字弘源為東宮中舍人不輔會稽王嘆人稱千秋曰中舍人名望久滿此侍公坐當盡地言敞正色不為答

太子洗馬一

【縣】杜氏通典曰洗馬秦官漢亦曰洗馬又按漢書汲黯並為太子洗馬安文保子司馬安宣九卿後漢員十六人職比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吳越邱中浦）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高山冠非乘從時著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擬秘書郎進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餘後漢同（唐馬總洗馬宋與晉同齋置一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為清選皆取甲族時論以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為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為桂坊一云改司經局為桂坊置桂坊及經史圖籍判局事【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司經局有太子洗馬屬左春坊金司經正八品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明司經局洗馬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凡天下圖冊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制典圖書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佐洗馬

太子洗馬二

【縣】先馬漢百官表如淳曰洗馬前驅也國語先馬而走為洗馬（吳越邱中浦）宋太子洗馬李聞祖母劉氏以孝聞（晉起居注武帝制）掌國籍晉起居注武帝制洗馬八人掌國籍典文書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洗馬前後與文書侍才也（如謁者）擬秘書（並詳前杜氏通）典洗馬清道（如謁者）以嚴兒憚（漢百官表曰洗馬以嚴兒憚漢太子洗馬大子以下洗馬以嚴兒為名）句踐執戈（韓子云句踐入宮吳執戈為吳王夫差先驅）宋與晉同齋置一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為清選皆取甲族時論以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為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為桂坊一云改司經局為桂坊置桂坊及經史圖籍判局事【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司經局有太子洗馬屬左春坊金司經正八品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明司經局洗馬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貯本

若注東宮先馬一時之高選（晉書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母劉氏老無人供養辭不就）今之清選（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恆以才弱冠拜秘書丞與山濤書以為玉人辟命屢以弱冠登朝音義曰弱冠謂年二十也）以才辨名（晉書李密字令伯為太子洗馬）以人（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恆以才弱冠拜秘書丞與山濤書以為玉人辟命屢以弱冠登朝音義曰弱冠謂年二十也）以弱冠（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恆以才弱冠拜秘書丞與山濤書以為玉人辟命屢以弱冠登朝音義曰弱冠謂年二十也）拜（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恆以才弱冠拜秘書丞與山濤書以為玉人辟命屢以弱冠登朝音義曰弱冠謂年二十也）風神（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恆以才弱冠拜秘書丞與山濤書以為玉人辟命屢以弱冠登朝音義曰弱冠謂年二十也）雅量弘裕（傅咸別傳咸為太子洗馬）清身潔己（晉書王隱晉書李密字令伯為太子洗馬）辨名（王隱晉書李密字令伯為太子洗馬）論其才（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考其行（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至階不就（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久之為太傅西閤祭酒（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拜太子洗馬（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少重仲兄（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結字仲己（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性篤厚（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叔雅量（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弘裕（傅咸別傳咸為太子洗馬）友人魯仲（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思心遲遲（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職事修理（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思泰按斯職（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思心遲遲（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與此太子同班共事也（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篤敏有思（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思納篤敏（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有思（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思相（晉書衛瓘傳瓘子恆為太子洗馬）今東宮洗馬【增】引為洗馬才經文雅（荀氏家傳云太子洗馬）徵為洗馬（唐書魏徵傳徵與裴矩走入關隨太子引為洗馬）

入崇賢奇才殊豔逸將別愛流連驅車命鏡管拱坐面林泉池寒稍下鴈木落久無蟬霧侵山扉月霜開石路煙高譚無與慰遲爾報華篇

太子舍人一通　舍人

原 杜氏通典曰太子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能通經術明於文法者為之後漢無員吏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如出則次直從行太子舊曰舍人及晨明太子之親馬侍郎乃將庶子官屬始理事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梁劉杳字仕深為舍人及晨明太子晏駕宮建鴻人例無仕者勅將留為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帝改為管記舍人減四員唐復為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啓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為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舊

增 唐六典曰凡皇太子進表如諸臣之禮諸臣及宮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於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與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

原 杜氏通典曰通事舍人屬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內典書通事舍人二

原 詩梁王筠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詩曰龍樓實九重薄寒起殊早玉階注清露銅池結秋潦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之子擅文華縱橫富辭藻舒錦慙光顯握珠謝奇寶媿予非工文何用披懷抱　陳江總贈洗馬表朗別詩曰賈誼登朝日終軍對奏年校文升廣內撫劒

人掌宣傳令旨內外啓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爲宣令舍人八員唐復爲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

增 續文獻通考曰明

詹事府屬通事舍人典東朝參謁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

太子舍人二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洗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諸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魏略曰張茂上便宜擢爲太子舍人 山濤啓事曰臣近舉氾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爲大臣欲以慰後閒之士 又曰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理人有益臺閣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一作無不知 盧浮高朗經傳有美于華起家爲太子舍人 宋書曰王僧達善屬文帝召見德

陽殿拜舍人

太子舍人三

備緇衣 班固漢書便宜行事者得以緇衣行 舍人緇衣領此也 掌表啓劉劭漢制云宜遊師傅將相子孫備緇衣太子舍人掌表啓晉置十六人掌表啓 課乙科漢書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王莽

東政治課乙科通者二人爲太子舍人

德望靡位 名臣傳荀緯字德望位止太子舍人

顧望不決 高誘淮南子注顧望猶豫也

舉秀才 桓氏家傳曰桓元始爲秀才舉孝廉與潘岳同時太冏子純名人聚都爲謠曰潘岳翟子純 潘岳神形清雅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 華譚言語清辨 譚字令思少以名譽爲太子舍人 輔性寡嗜慾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一作無不知盧浮高朗經傳有美于華起家爲太子舍人 坦才名獨步 晉中興書名士有才名獨步東宮舍人 孝若秉心居正 東晉孔氏志怪云坦字孝若太子舍人 祖納文義可觀 晉諸公贊曰納字士言有樣行以門通遷東宮舍人 季長校書 漢書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王莽

東觀漢記明帝永平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子舍人校書東觀也事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義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為知本其師不能以此三德教太子舍人職也

晉書摯虞少學博洽著述不倦以撰集為事著文章流別論及決疑要注行於世

許元伯傳元伯有集撰文章流別論及決疑要注行於世

晉書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博洽多聞著述不倦以撰集為事著文章流別論及決疑要注行於世

晉書摯虞傳虞少學博洽著述不倦以撰集為事著文章流別論及決疑要注行於世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博洽多聞

太子家令一承主簿食官署

原杜氏通典曰太子家令秦官屬詹事漢因之有丞主倉穀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

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傅主倉穀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爲太子三卿太康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內苗褥牀几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庫內鹽米車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爲之沈約爲齊太子家令文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常侍黃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領內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

爲司府令唐復爲家令寺置家令一人唯不主刑法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爲宮府寺家令爲宮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令各一人丞各一人　丞漢家令有丞後無聞宋書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後並有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宮府丞咸亨元年復舊掌判寺事　主簿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隋亦然唐因之掌印并及勾檢

食官署令丞漢詹事屬官有食官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子食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屬詹事掌廚膳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有食官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飲膳之事　典倉署令後漢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聞後魏有之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醯醢庶羞之事　司藏署令晉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東宮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仗庫與作二局丞隋家令統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

掌藏庫財貨營繕之事　增文獻通考曰宋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內侍兼仁宗神宗升儲位並有之中興後孝宗光宗正儲位及莊文景獻太子皆置其官記纂淵海元朝東宮有太子詹事府而無職司故官府下至傳令承受亦有皇太子令史之名丞主簿又有典簿之職司掌太子供帳令丞各二員照磨一員掌皇太子飲膳之事元因之　司倉金置司倉副掌倉庫藏財貨出入之事元因之　明不設　司藏金置司藏副掌庫藏出納薪炭等事　儲膳司元置卿少卿丞主簿照磨一員改宮正司後復舊　延慶司掌修建佛事使二人同知一員副使典簿各二員照磨一員後置卿丞等員　典用監卿四員大監少監丞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掌供須文成藏珍三庫內府供給段疋寶貨等物　典寶監卿大監少監丞各一員

太子家令二

掌刑法　具威儀唐書官品志云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文類聚引東宮舊事凡皇太子備禮出入則車具威儀先諸臣以導引繕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家令一人秩千石職知飲食文類聚云晉太子家令一人帝詔曰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吏部郎事文類聚云後主為太子時通典遼史曰遼太子家令寺設家令丞周為家令後王朝出入則執轡增廣聞見樂周上議諫類聚云唐制太子家令掌飲膳供帳倉庫營繕之事元史曰元家令掌供太子湯藥飲食之器而嘗之宮臣之有奴婢師是春文意太子宮中客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問議狀中客沈對曰惟議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問之對曰太子家令兼管書記文類聚云梁徐摛為太子家令兼管書記文體既別春坊事務不拘舊例摛為東宮流動為入居東宮流動為入見影斜方出舊是太子家令元史云太子家令司典簿宮正司後復舊　延慶司掌修建佛事使二人同知一員副使典簿各二員照磨一員改宮正司後復舊　典用監卿四員大監少監丞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掌供須文成藏珍三庫內府供給段疋寶貨等物　典寶監卿大監少監丞各一員掌寶璽符節

太子家令三

服勤守恪元史云秦起上言東宮官屬以勤恪為先又云王倚朝廷是時以勤恪為先元史云王倚年弱冠大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侍東宮倚達見信任有諮對太子裁決天下事倚知無不言言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

輔導德義元史云家令司典簿宮正司掌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祖逖良家子入侍東宮倚以充選侍服勤守恪

贊謁如司農　品比廷尉漢百官表云太子家令秩千石職知飲食文類聚云後主為太子時通典云梁有家令丞各一員

陸亮忠心　補吏部郎事文類聚云晉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吏部郎事

嫻識座客　文號宮體事文類聚云齊文惠太子宮中多士約特嫻識座客文號宮體

影斜方出、休沐不歸事文類聚云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流動為入見影斜方出舊是太子家令

服勤守恪元史云秦起上言東宮官屬以勤恪為先又云王倚朝廷是時以勤恪為先元史云王倚年弱冠大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侍東宮倚達見信任有諮對太子裁決天下事倚知無不言言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

輔導德義元史云家令司典簿宮正司掌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祖逖良家子入侍東宮倚以充選侍服勤守恪

贊謁如司農　品比廷尉漢百官表云太子家令秩千石職知飲食文類聚云後主為太子時通典云梁有家令丞各一員

陸亮忠心　補吏部郎事文類聚云晉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吏部郎事

嫻識座客　文號宮體事文類聚云齊文惠太子宮中多士約特嫻識座客文號宮體

影斜方出、休沐不歸事文類聚云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流動為入見影斜方出舊是太子家令

疏受恭謹　進品第五晉起居注云太康八年詔太子家令進品第五

東宮達官　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太子家令以奇辯幸太子家令以下皆是時勾奴強數寇邊上疏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上言兵以崇之儲宮宜以達官也

太子率更令一　永

原 杜氏通典曰太子率更令秦官掌刻漏故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掌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而屬詹事宋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爲司更寺改令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唐因隋掌判後漢率更置丞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

增 記纂淵海 太子率更令

禮樂刑罰之事 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疎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爲馭僕寺改令丞漢有太子廄長丞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

原 清賢士物理論云令呂子率更令 嚴毅清高物理論云呂子

賢士也爲太子率更令有人就之宿者而非其數度云云 職似光祿勳詳通典 秩與

增 博物

衛率同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子率更令其進品第五秩與衛率同 增 博物

法唐書云歐陽詢初從王義之書後論勤過之國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一 承 主簿 典牧監 副僕正 殿牧署 閑正

原 杜氏通典曰太子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太子廄長一人亦主車馬後漢因之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率更令

朝其非太子朝日即令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車馬兼主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疎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爲馭僕寺改令丞漢有太子廄長丞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

車馬魏晉因之齊東宮屬有內廄局外廄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則曰廄牧署令丞唐因之掌車馬閑廄牧畜之事

增 記纂淵海曰宋無職司 遼史曰遼太子僕寺設太子僕丞主簿 元史曰元太子僕正掌車正牧弓箭儀物事又太子副僕正掌貳僕正 典牧監元置卿大監少監丞各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掌孳畜之事

太子僕二

增 親馭 番休 六典曰皇太子之車輅三一曰金輅二曰象輅三曰四望車太子備禮而出

則奉廢牧令進輅僕御進副車休太子不駙志事為唐書于志序博東宮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僕主輿

如太僕 擬宗正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僕主輿馬 唐書于志序博東宮

太子僕三

原 太子僕主車馬 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 蔣顯為太子僕鍾會愛其才學 魏志云蔣顯為太子僕鍾會愛其才學

太子左右衛率一 官屬一班

原 杜氏通典曰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東宮置衛率初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為前後二衛率 晉志曰凡太子出入前衛率在前後衛率在後

武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 李靖為中書令行左衛率時兵部尚書副率二人掌貳長史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曹曹以上諸率府並同 錄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勾稽監印倉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糧廩膳羞田園公廨過所監藥等事 兵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府內衛事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 公廨營造罪罰長史以下官局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

胄曹參軍各一人隋置為鎧曹唐長安中改為胄曹掌軍器儀仗

親府勲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梁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率坊各領騎官備身員外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隋左右衛率下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唐則曰親勲翊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

增 文獻通考曰宋制左

唐置録事兵曹參軍各一人右衛司禦清道監門內率府率率府副率不常置中興後惟監門率府副爲環衛階官 遼史曰遼置同唐

續文獻通考曰金左右衛率府掌周衛導從儀仗屬宮師府 事文類聚曰元置太子左右衛率府率掌同衛

導從儀仗事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置皇太子左右率府都督同知後罷

太子左右衛率二

增 總諸曹事 備東宮官屬 親勲翊三府及廣漢等五府屬焉副考爲之貳 文獻通考云遵制太子上有師保下有府率東宮情官 王琳並徵 謝莊獨秀 沈約宋書云元嘉中以王弘並徵爲太子中庶子謝莊爲太子右衛率副莊爲太子中庶子 事文類聚云秦漢爲左右衛率晉因之 南平王獻未赴鴈門普詔舊臣爲默淑文冠當時作賦 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江東無秀若無神亦一時之傑 其賦 褚翜材藝

時製宮體爲後進模範 增 鄧恢爲黃門領 吳隱以博士爲晉中興書云鄧恢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列宗以爲有蕃伯之望擢爲雍州刺史 晉書云吳隱以太學國子博士爲左衛率 裴康裴楷並爲名士 石崇孫尹皆其選也 忠篤有武才文

太子左右衛率三

視中丞唐書官品志云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 各置尉 唐書官品志云左右衛率領親衛翊衛冠作德等七營各置尉四營二率各置尉 身居三職 事文類聚云唐李太亮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爲皇太子兼左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 宿衛以太亮善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爲親信太亮每當直必通宵嚴寢太宗勞之曰

當公宿直良便安卧 年直十六年 元史云郝天挺字景文先太子宿衛 爲左右

衛率 徐邈建元爲前衛 晉中興書云卞壼降右衛率時賊侯過淮境者公卿舉郭也 將遵邊境 晉中興書云卞壼降右衛率陵吳其子恩寵莫比陵儉文並驍勇少失父以材藝地幹出名山堂肆考云東海徐陵父摛爲太子左衛率陵以其子

卞郭可式

太子前衛率 徐超建元

四率精兵萬人 晉制有左右前後四

左令一人秦始分置左右 晉公卿禮秩云晉武置衛率一人領兵各五千人也

泰始分置左右 晉公卿禮秩云晉武置衛

爲右衛率清和履正從容顯門動可觀探也 荀民家傳云瑩字茂仲山壽舉

荀民一時儁彦

性端雅一時儁彦 晉書云徐邈字先民安

主門衛秩千石 續漢百官表云衛率主門衛秩千石

云衛率一人主門衛士

領護 晉令云左右衛率品第五舊視中領護

第五舊視中領護

順匡救拾遺補闕咸榮綺列宮朝夕入見附順匡救拾遺補闕掌諫諍侍衛威重宜得其才（山濤啓事云孫毓爲前衛率在東宮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河東大守趙王倫清貞信義皆其選也）

太子左右司禦率

【宋】杜氏通典曰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爲左右武侍率唐復爲左右宗衛率府置率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副率以下職掌亦同他准此）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置率各一人掌所候

太子左右清道率

【宋】杜氏通典曰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所候伺姦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煬帝改開府爲左右虞候率府職擬左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清道衛神龍初又爲虞候率府開元初爲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所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增】文獻通考曰宋至道元年東宮置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主贊引眞宗登位省仁宗在東宮復以

郭承慶夏元亨爲之登位復省遼史曰遼有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金元明不設

太子左右監門率一

【增】杜氏通典曰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爲監門將軍唐復爲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垂拱中改爲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籍帳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二曹參軍各一人【宋】史曰左右監門官存而無職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有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金有左右監門掌門衛禁錮　事文類聚曰元置各掌門衛禁　明不設

太子左右監門率二

【增】選才儁士元史云高祖至元初立熊王爲皇太子選才儁士充官屬以輔之（事文類聚云隋文帝置各有直長十人煬帝改爲宮門候）

改爲宮門候事文類聚云隋文帝置各有直長十人煬帝改爲宮門候左右監門率各一人掌所候

率屬牙門左右事文類聚云唐左右監門率府掌東宮諸司應以籍入于宮殿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隨之法凡東宮內外門之守者並司其出入于宮禁者皆以籍傳爲據左右監門率府掌東門司門出入則依圖籍之法率其屬于牙門之左右以爲捍守

太子左右內率一

杜氏通典曰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所領千牛以下與千牛衛同　禁內侍衛咸亨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遼史曰遼有太子左右內率府與禦率府同　金元明不設

太子左右內率二

雄孝行　備宿衛　唐書云永淳中以瘴人元讓爲太子右內率府長史雄孝行地讓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遷不求仕躬親藥膳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盧于墓側蓮隧不揚木菜食飲水而已咸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盧于墓側蓮隧不揚木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至是泌察使奏讓孝悌異由是擢元史云張九思以父蔭當補外仕特留不遣江南說平宋廣之以主之九思入備宿衛恪勤皇居乘輿一見奇之以父蔭當補外仕特留不遣江南說平宋廣之以主之金帛內府而分于東宮者多置都總管府以主之

判諸曹官吏　奉太子弓矢　太平御覽云左右內率掌供奉太子弓矢而進各退立於位執射左內率掌其中否

太子門大夫一

杜氏通典曰秦有太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漢官儀曰安帝時太子謁四府掾屬職比郎將廟門大夫秦從寇兩梁寇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併統伶官隋煬帝改門大夫爲宮門監唐初爲宮門大夫今宮門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宮門殿門管鑰及啓閉之事丞貳之　遼史曰遼置宮門局設宮門郎

太子門大夫二

張謹錯遷博士　金欽舉明經　漢書云景鑄受尚書伏生所遷田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金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

通遠近牋表　六典曰宮門郎掌內外宮門管鑰之事凡宮殿門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開每鼓終行籌早晚開若皇太子不在則開東宮正門生先一刻早晚應經所由門生先一刻早晚應經其宮城使宿衛人應入宮殿者各於左右廂便門出入至皇太子還仗乃關晉書云門大夫局惟公車令班同中舍人主通達近

掌內外管鑰　唐書見上晉書龍朔二年唐

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事丞貳之 魏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那文偉啓曰竊見皇太子饍進太宰之宰不得不嘗則死之義不書則不書則死之義不嘗則不敬膳不常按見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睹文明者千令史難問官宰書奏職奉儲所司不敢違死謹中禮經進申戒膳其年右史臣進撰數人焉宗曰那文偉嫌我兒不端書邪宜與內人同處甚可用道拜焉

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丞貳之 內直郎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內主璽主衣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監一人隋如北齊制唐內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緻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之 典設郎南齊置置居局齊庫丞一人梁齊內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齊師局有太子齊師內閣師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 增事文類聚曰元置太子典食令典食丞掌侍奉殺饌又掌飲丞各一人掌奉香藥酒等事 明里子裕宗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命裕宗令從人十人行賞賜金縷衣一襲 藥藏郎元史曰元置太子侍藥太子奉醫藥帶承奉醫藥在門下坊又置典醫監領東宮太醫修合供進藥餌達魯花赤二員卿三員丞二員經歷知事各一員其屬廣濟提舉司一行內直郎事文類聚曰元置太子侍正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丞隋侍丞輔丞之事

太子旅賁中郎將

杜氏通典曰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爲翊軍後或改或省

皇太孫官屬

杜氏通典曰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將置府僚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文惠立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前代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

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記司録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爲疑竟不補授而止

府官　元史曰元至元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王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

在軍政肅然　續文獻通考曰明成祖時命內閣胡廣等輔導皇長孫永樂九年皇太子命楊榮等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又傳上命令翰林院吏部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尚書蹇義及楊士奇舉侍郎儀智上喜之令侍太孫講讀

淵鑑類函卷一百

設官部四十　諸王國郎中令　諸王國侍郎　諸王國典仗　諸王國中尉　諸王國典祠　諸王國典衛　諸王國典樂　諸王國典醫　諸王國典膳　諸王國典服　諸王國典祭酒　諸王國典書　諸王國典儀　諸王國典謁　諸王國典門　諸王國典閹　諸王國典牧　諸王國典苑　諸王國典倉　諸王國典庫　諸王國典工　諸王國典藥　諸王國典寶　諸王國典冠　諸王國典綵　諸王國典珍　諸王國典膳正　諸王國典服正　諸王國典祭酒正　諸王國典書正　諸王國典儀正　諸王國典謁正　諸王國典門正　諸王國典閹正　諸王國典牧正　諸王國典苑正　諸王國典倉正　諸王國典庫正　諸王國典工正　諸王國典藥正　諸王國典寶正　諸王國典冠正　諸王國典綵正　諸王國典珍正　諸王國典膳副　諸王國典服副　諸王國典祭酒副　諸王國典書副　諸王國典儀副　諸王國典謁副　諸王國典門副　諸王國典閹副　諸王國典牧副　諸王國典苑副　諸王國典倉副　諸王國典庫副　諸王國典工副　諸王國典藥副　諸王國典寶副　諸王國典冠副　諸王國典綵副　諸王國典珍副　諸王國典膳丞　諸王國典服丞　諸王國典祭酒丞　諸王國典書丞　諸王國典儀丞　諸王國典謁丞　諸王國典門丞　諸王國典閹丞　諸王國典牧丞　諸王國典苑丞　諸王國典倉丞　諸王國典庫丞　諸王國典工丞　諸王國典藥丞　諸王國典寶丞　諸王國典冠丞　諸王國典綵丞　諸王國典珍丞　諸王國典膳副丞　諸王國典服副丞　諸王國典祭酒副丞　諸王國典書副丞　諸王國典儀副丞　諸王國典謁副丞　諸王國典門副丞　諸王國典閹副丞　諸王國典牧副丞　諸王國典苑副丞　諸王國典倉副丞　諸王國典庫副丞　諸王國典工副丞　諸王國典藥副丞　諸王國典寶副丞　諸王國典冠副丞　諸王國典綵副丞　諸王國典珍副丞　諸王國典膳副丞　諸王國典服副丞　諸王國典祭酒副丞　諸王國典書副丞　諸王國典儀副丞　諸王國典謁副丞　諸王國典門副丞　諸王國典閹副丞　諸王國典牧副丞　諸王國典苑副丞　諸王國典倉副丞　諸王國典庫副丞　諸王國典工副丞　諸王國典藥副丞　諸王國典寶副丞　諸王國典冠副丞　諸王國典綵副丞　諸王國典珍副丞

諸王國郎中令　諸王國侍郎　諸王國典仗　諸王國中尉　諸王國典祠　諸王國典衛　諸王國典樂　諸王國典醫　諸王國典膳　諸王國典服　諸王國典祭酒　諸王國典書　諸王國典儀　諸王國典謁　諸王國典門　諸王國典閹　諸王國典牧　諸王國典苑　諸王國典倉　諸王國典庫　諸王國典工　諸王國典藥　諸王國典寶　諸王國典冠　諸王國典綵　諸王國典珍　諸王國典膳正　諸王國典服正　諸王國典祭酒正　諸王國典書正　諸王國典儀正　諸王國典謁正　諸王國典門正　諸王國典閹正　諸王國典牧正　諸王國典苑正　諸王國典倉正　諸王國典庫正　諸王國典工正　諸王國典藥正　諸王國典寶正　諸王國典冠正　諸王國典綵正　諸王國典珍正　諸王國典膳副　諸王國典服副　諸王國典祭酒副　諸王國典書副　諸王國典儀副　諸王國典謁副　諸王國典門副　諸王國典閹副　諸王國典牧副　諸王國典苑副　諸王國典倉副　諸王國典庫副　諸王國典工副　諸王國典藥副　諸王國典寶副　諸王國典冠副　諸王國典綵副　諸王國典珍副　諸王國典膳丞　諸王國典服丞　諸王國典祭酒丞　諸王國典書丞　諸王國典儀丞　諸王國典謁丞　諸王國典門丞　諸王國典閹丞　諸王國典牧丞　諸王國典苑丞　諸王國典倉丞　諸王國典庫丞　諸王國典工丞　諸王國典藥丞　諸王國典寶丞　諸王國典冠丞　諸王國典綵丞　諸王國典珍

卿與大夫一命（不言之也此卿命則異大夫爵同）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下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卿位爵大夫爵同在上耳至於周衰諸侯失制號令自己其名不一於是正卿當國謂之相而楚謂之令尹其他異同難悉數矣（孫卿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祿益厚而愈恐人莫我怨也）

（施命博物為不便為從下人以從上皆令食邑）

（史記曰楚民俗好卑車王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馬車先貴仕者然後民乃從之故貴仕焉）

（民忠自高其車此不敬而不治知非己之罪）

（子產為鄭國相一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畝各有封洫）

（論不歸而年上無尺籍乃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誅之羊豕不二價男女行者別於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下爭利）

（者不得取小客有遺又孔子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福至君喜何也曰有之不受福曰以嗜魚故不受相也食魚而美我其謀棄而魚不受也食魚而美我其謀棄而魚不受相也）

（之所善安所售乎）

漢制凡諸侯王官其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惟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及七國作亂之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

國如故員職皆不得自置漢初王國有傅（掌輔導王初曰太傅後除）中尉（掌武事）郎中令（太初改為光祿勳）內史（治國民如郡太守）中尉（掌徼循京師）郎中（宿衛侍從）僕（本曰太僕改曰僕）文學（宋志云前漢王國已置文學）大司農（太初改為大農）衛士長（掌衛士）太倉長（掌受郡國委輸）等官（景帝省之）餘略與王

初侯王有丞相兼有相國被史記周勃破燕王盧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景帝省之

國同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本制列侯乃得食邑七大夫即公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物事（一戶之內）皆不得賦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級千錢（賈誼曰價）後漢王國有傅（如師不臣）相（如郡守二千石）內史（如郡中宿衛官）中尉（如光祿勳）僕（主車）侍書（奉使至京都）謁者（掌賓贊）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太僕屬官為總署）郎中（其給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國政三月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猶未有同皆予之以歸）

（王治民如令長不臣此但為限）其官隨國大小為增減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此家臣也理家事）不滿千戶則不置家丞舊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魏制）

王國有保傅相常侍侍郎郎中令中尉大農文學友謁者大夫諸雜署令丞

晉制王國更置戶邑皆中尉領兵（王敬以備時王家人未食皆出自御府乃素組帙迄自供遂求紀之）

（武帝初置一人蓋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典書令丞文學（東晉王國有傅文學人郎中令）

中尉　大農爲三卿　左右常侍大國各二人次國各一人掌贊相故替　内史　關太守爲内史又晉書曰改國相爲内史　將軍大國上中下三將軍領兵五千人次國上下二將軍各一人領兵三千人小國一軍領兵二千人　典祠典衛學官令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等其後省相及僕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公侯以下國官屬遊減晉書曰詔以壽光公爵小及朗陵公何曾國皆置郎中令又曰元帝初渡江即晉王位諸參軍事悉置諸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百官人時人謂之百官　宋制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爲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晉王國有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掾主簿録事功曹記室户曹兵騎法士等曹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内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頴有師記室參軍笑曰記室之委領通才能改備爲之自

典籤等員副王則無師友諸王公以下置場帝更名王國爲諸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國爲名改國令爲家令餘以國爲名者皆去之　唐制親王府各置官屬三府及國官貞觀十六年凡府官國官王未出閤者不置領親事帳内二百人以四考爲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虢王元慶俱以會暴爲吏人所患有投其府官者皆比之語曰事向倉崖家白不事江賬荊蕭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后天授二年又置王孫官員親王府置傳一人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諮議參軍一人掌撰文章王師景雲二年改爲傅庶事友一人陪隨左右拾遺補闕文學二人掌撰文章經史各一人接引賓客長史司馬各一人通判功倉屬

寀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通減之王國置郎中令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通減其員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爲清濁或爲超司補用亦有府榮榮排擬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賓遊宴賞時優閒從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寮佐等或亦得預催督若其駈使便有職務其庶弟多自備立非氣類者准利是求暴物亂此之類　後魏諸王侯亦各有師友文學侍郎掾屬舍人等官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備之門咸陽王倚乃取任城王隸户爲之深爲孝文所責　北齊諸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晉宋梁制不異　後周皇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吏閥閭隋制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掾主簿録事功曹記室户曹兵騎法士等曹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家令餘以國爲名者皆去之凡府官國官王未出閤者不置領親事帳内二府及國官貞觀十六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爲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虢王元慶俱以會暴爲吏人所患有投其府官者皆比之語曰事向倉崖家白不事江賬荊蕭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后天授二年又置王孫官員親王府置傅一人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諮議參軍一人掌撰文章經史王師景雲二年改爲傅庶事友一人陪隨左右拾遺補闕文學二人掌撰文章經史各一人接引賓客長史司馬各一人通判功倉屬

一人通判兵騎法士四曹主簿一人掌表啓宣敕命記室參軍二人掌書疏行錄事參軍一人勾檢功曹倉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參軍各一人各有所主參軍二人行參軍四人掌出使及雜檢校典籤二人宣傳敕命親事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掌守衛陪從執仗親事執弓刀執乘輿親事各十六人供進儀衛親事三百三十三人帳内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三人掌儀衛陪從兼知殺駙馬帳内六百六十七人親王國置公文掌等署式國令一人大農二人通判國司尉二人分判丞一人監印勾稽小吏有差若府主薨則諸府佐親事帳内過葬追退雖無妻子亦準此其國官聽終喪若有緦爵者聽其週事

師傅

師傅係以兼官爲之而無定員又有翊善直講贊讀記室及諸王宮大小教授等官　遼史曰遼王傅府置王傅親王内史府置内史長史參軍諸王文學館置諸王教授諸王伴讀又有王子院掌王子各帳之事置王子太師王子太保王子司徒王子司空王子班郎君又有王府近侍王府祗候親王祗應司　金史曰金親王府屬官傅若親王在外不兼本宗節鎮同知府尉本府長史明昌三年改掌管勾兼總統司事文學二人掌贊導禮義廣學問

子賓府

兗陵郡

文學館

大山

王侯官屬總載三

西邸

資善堂

子賓府

兗陵郡

文學館

夢極兼領其不稱王府而以賓衙以未出閤也遂留王府給事潛邸元云赫經憲宗三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又云羅思慶總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留居藩府時澄入見嘉其容止安詳留居藩邸上書諫之曰臣恂王之門不可曳長裾手清切藩房雍容王府元史云謝澄出入王府以清切稱其官而不名輝玉塵以雍容出琪水制巍峨合聲事類云晞彼潛邸高選經佐出除乾元之制山延安郡王出閤當讓官僚合聲事類云宋仁宗詔執政曰司馬光有重名宜為郡王安用舞文昭武穆宜多信厚之風又云宋仁宗就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公薦王珪韓維等一日內侍以宮樣敘進維曰王安用舞文元之高選君實重名安用舞文昭武穆宜多信厚之風又云宋陳後山在善安郡又云取韓愈諫張建封書以振頹風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枚叟哉

王王即為諭全文不遺一字公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諫社稷之福也

王侯官屬總載三

王侯官屬總載三

晉秦王友王海云秦王有友于志寧諫賓綸舊景記唐紘頗思曾文學姚思廉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王薄薛收李道元與褚遂良韓王元嘉杜如晦杜楚客

爲太傅

諸王傳二

增 改名太傅 續漢書百官志云王傳一人秩二千石漢初立成帝改名太傅 避諱曰傳傳即師也避景帝諱故曰傅傳武帝初置亦謂之師 以謙自牧 元史云李世宗命傅成宗於藩邸所至以謙自隨 獻正心圖 成化銀記云性彥良以爲輔導右傳上親製記文以賜之古之賜莫先於格心乃製正心圖以獻晉王 宜進秩於高位 俾升榮於近傅 俱詳方王傳等制 擇才以佐諸邸 選士以列東朝 元稹朝散大夫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王傳制 兼八座以傅予愛子 亞九卿而立我明庭 薛廷珪授部侍郎知制誥王傳制

詩 元黃滔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詩曰春風朱邸雪輕軺龍庭會祭包茅貢豹尾宸居佩玉朝下土微臣今老矣淹留敢望小山招

制 唐薛廷珪授太子賓客王贄等諸王傅制曰敕具官王贄等朕聞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二公以教訓之由古道也今丞相言爾贄等並老於文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知禮樂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入參冀馭望苑琢磨羽翼朕有冀焉或授正卿或加峻級宜旌優異往傅童蒙

諸王師一

增 講孝經 居師道 孔帖云趙洪智入爲陳王師講考經百福殿舉五孝爲王誦之 避諱曰 增 以謙自隨 元史云李珪爲東宮諭德考云唐太宗以王珪爲魏王泰師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劉寔以祭酒遷 阮孚以尚書領師 晉書云孚廣陵王師 涵集爲吏部領東郡王師

諸王師二

晉武初置 晉武初王國有郎中令大農典農中尉諸曹掾屬景帝諱故曰傅 避景帝諱故曰師 王肅爲昌邑王師聘帝崩昌邑王即位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式亦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三百篇諫 漢書王式字翁思東海人治魯詩事博士以詩三百五篇爲王反覆誦之危言以諫陳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指以闇亦得誅死論 王琨爲武陵師 齊王冏爲宰相居洛陽用東海迎吏琨設官部 王楙爲燕王師 山公啓事曰王楙王師時王倫簒逆楙爲燕王所害 王琨爲武陵王師時王倫簒逆琨爲武陵王所害

諸王師三百篇諫 漢書王式字翁思東海人治魯詩事博士以詩三百五篇爲王反覆誦之危言以諫陳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指以闇亦得誅死論 王楙爲燕王師 山公啓事曰王楙王師時王倫簒逆楙爲燕王所害 王琨爲武陵王師時王倫簒逆琨爲武陵王所害 增 爲使誦之曰語師三歎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亡東漢者官何容復尊之遂不果其事

增 制 梁沈約授王績蔡約王師制曰具官王績華宗冠冑器質詳和蔡約清源素範體業倫正訓茲藩國僉議攸在 唐蘇頲授柳沖兼溫王師制曰具官柳沖族茂汾鼎價珍垂辭雅負通才簡閱遺訓探六經之奧如叩鴻鐘窮百氏之源若披明鏡挾輿切問侍從增榮擁篲崇儒師資佇德

諸王相一

閉閤自責　行縣講經　東觀漢記上曰宗英陳留人遷睢陽令政惟仁簡以和解自是爭訟省息魯相行縣三老執轡啓曰願借車馬隨後所領亭傳講經自書或身到閤里重相和解民有爭訟不忍欺者輒閉閤自責

臣今與汝比肩既不
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諸王友一

增 霍府二賢 淮南二公山 室肆考云唐郎餘令鄭州人擢進士第授霍王府參軍王薨皆入府 目爲

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曰卿家二賢皆入府兄王侯官爲二

長者 待以客禮 記纂淵海云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度並充壽春郡王府賓友時

王好學善屬文遊士多往依之時爲河北轉運使兼管內勸農使兼安撫使並充壽春郡王府賓友時士人指紳目爲長者即召至公館待以賓禮之始自此始 更列

元史云祖在晉昭召雅至其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教授世子經 茂秦稱先生 列朝詩集云謝

乃爲書數千言陳之世祖奇之益 孝孺稱正學

據字茂秦睢一日寓居翰下遊康王賓禮之秦晉諸藩爭延致河南北皆稱謝據先生 又云蜀獻王之國祕

卽聘漢中教授方孝孺爲世子傅待以賓師之禮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方正學之稱自此始 更列

曳裾之寵 宜在從車之列 白居易授蕭仲循鄧王友王稽薪慶王友制

友制

諸卫友二

會稽王友 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尚爲會稽王友 南陽王友 山公啓事曰近啓脩武令劉訥非稱居以爲宜蒙此者是也不當及不當固可用不用

司徒左西屬

除滕王友 北史曰蔡大圜湘東王繹除滕王友迴書問大圜曰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帝爲世祖紀章帝爲聽宗紀殿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不隱蓋不彰亦安得不隱之如有不子爲父隱直在其中韓國之隱抑有禮也 以浩爲

增 郝處俊轉滕王友 孔帖云郝處俊

雨晴沙際白翎飛名王禮幣來青海弟子紘歌近絳帷
太乙終憐劉向苦高車駟馬遲君歸

諸王國郎中令一

原 秩千石 乘六傳 續漢書百官志注曰中尉諸侯王其郡爲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按郎中
福儒官也 漢書曰周制諸侯王置郎中令張武等秉六傳論長安 隗禧儒者
顧榮秀望 魏略云隗福少好學爲謁王郎中令王宿聞其儒者雷虛心從學禧亦敬奉以投王由是
大得賜遺 晉中興書曰顧榮不屬而心服榮時在洛者嗤陸機機陸雲
又榮三人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上以榮南土秀望
補吳王郎中令

諸王國郎中令二

原 令善媿人 漢書曰義逐字少卿山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
忠厚雕蟲有大節內謙沖於王外貴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寒忘己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
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吾得其人中令高祖雖其人謂傅亮曰令媿也既而悔之
原 詩晉潘尼贈吳王郎中令陸士衡詩曰東南之美粲惟廷州顯允陸生於今鮮 作儔振鱗南海濯翼洪流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崑山
何有有瑤有琨及爾同僚具惟近臣子涉素秋予登青春媿無老成厠彼日新祁祁大邦惟桑與梓穆穆伊人
南國之紀帝曰爾諸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續 表晉陸機詣吳王表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
抽引達人綏慰遐外故太傅取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
以臣爲郎中令

諸王國中尉一

原 主盜賊 戒子孫 後漢書百官志注曰中尉職如都尉主盜賊 漢書曰王吉爲昌
邑中尉以數諫王得減死罪爲王國吏及子駿遷諫大夫 駿戒子孫 王吉
續 常時稱遷 漢高初置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以任俠自守 漢書曰鄭當時爲魯中尉
甘高帝初置中尉武職 分判國司 下掌分判國司事宋無其官 又云元狩五年分判國司
從五品掌營繕修檢校門禁 總統府事 又云元狩五年分判國司事宋無其官 又云元狩五年分判國司
子陽賢良 韋元成禮讓 漢書曰韋玄成字少翁山陽人也以明經爲
子怀恍 威王甚憚焉 太理征 王中郎反於新亭敗以身方罪免官數歲太子不恍
如郡都尉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成帝綏和元年以中尉如都都尉 比二千石
綏漢書百官志云皇子封王其郡爲國置中尉一人比二千石 以檠非常 後漢百官表云武帝

太初元年改定制更名執金吾以禦非常

司執姦邪

公孫初見賜金

漢書曰弘弟孝王招延四方豪傑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郎將

邵弘不媿屋漏

湖氏縣侯傳云邵弘字德裕爲琅邪王

徐偃治民廢節

史記曰魯申公弟子毛萇　邵思邵

元成講論同異

漢書曰韋元成爲五經諸儒講論同異於石渠閣

諸王國常侍一

州舉秀才　狀出郡倅

晉書曰甘卓字季思都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陸雲朝臨川丞後爲常侍狀出郡倅故制焉

諸王國常侍二

龔舍聘爲常侍

漢舍傳云楚人入朝舍高不得已隨王駕國

虞預轉爲常侍

晉中興書會稽虞預有才辯琅邪王常侍

獻納臧否

晉起居注云成帝延熹三年大國置左右常侍營相威儀獻納臧否

諸王國侍郎一

王肇文筆　孫秀校才

晉書曰王肇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王侍中孫盛晉陽秋云孫秀爲趙王倫侍郎劉弘爲琅邪內史知秀於倫嗟爲所信弘謂人曰孫秀蛟才其志難滿

諸王國侍郎二

通傳敎令

晉百官未注云侍郎服武冠幘或傳敎令大國置四人小國置二人

趙定鼓瑟相謂歌論曰宣帝元康中趙定梁國龔德樂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樂雅琴者渤海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日王賜金千斤爲中郎將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與諸子遊

鄒陽枚乘嚴忌

鄒陽枚乘嚴忌皆以文辯著名於時梁孝王聞其名並召之

鄒陽枚乘嚴忌

鄒陽枚乘嚴忌皆以文辯著名於時梁孝王聞其名並召之

與諸子遊

鄒陽枚乘嚴忌皆以文辯著名於時梁孝王聞其名並召之

諸王國侍郎一

鄒王稱相如　府中號學直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等並至王府典籍與議

諸王國典一

諸王爲

諸王國典二

改爲治書職

漢官解詁云漢制典書本曰尚書改爲治書職又改爲典書

令留起居注云晉武置

典衛王宮

又云晉武置學官典書令掌國教

詔選典令

又云太康二年秀異典書令詔未差選敏才皆補廷之事非國典也其令自上請之

明經高第

新唐書云唐休璟舉明經高第

諸王國典

詔第爲吳王府典籤

諸王國常侍傳部　十九

諸王長史一

傾都酬接

晉書曰劉惔爲琅邪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惔曰與猖獗小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宮牛馬羣城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惔見越機辯畫越傾都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越敗惔晚爲晉所知越薨惔以下邳內史還琅邪王東海王越薨惔以下邳內史還琅邪王東海王越薨惔以下邳內史還琅邪王東海王

恪王敬禮之改越府右長史一府賢之凡
歲又云劉環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請待臣曰谷王
年少冀無人奉何諸大臣泰曰輔幼當非忠勇誠
直不能閽門使劉環其人也上頷之即日授谷王長史
教提調肅邊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又云蕭用道爲晉
江王府右長史從王之國桂端禮仁遵義廣智四門
藏以進
梁溥介直周積
温和敬信又云梁溥爲秦府右長史臨事介直白王以下咸
色溫氣和
獻詩寓規進賦寓諷
敬之禮遇厚又云張景明爲秦府左長史從王之國桂
林作
梁溥介直周積
啓沃良多又云周積爲德府長史臨事介直白王以下咸
敬信
獻詩寓規進賦寓諷
又云張景明爲秦府左長史從王之國桂林作
梁溥介直周積
爲右長史景明纔善最升左長史改徽府兩輔親藩
以寫規諷又云吳稷以進賢正直引諸歸正進賢王箴
諸王長史
越府稱三才竟陵謂二佐
左長史越說總錄以輿爲上佐義容滿筵文素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憊上或以夜繼之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倫時人服其能比之陳蕤時人稱越府有三才爲名大才劉輿長才梁趨庶才齊書
諸王長史
越府稱三才竟陵謂二佐
左長史越說總錄以輿爲上佐義容滿筵文素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憊上或以夜繼之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倫時人服其能比之陳蕤時人稱越府有三才爲名大才劉輿長才梁趨庶才齊書
諸王長史
陸慧曉建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請王融曰朱門應仁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我兄新登臨慕故長史王畏其善謀之事諮而後決府中大小無不關白慧曉每朝服坐府門外賓客滿堂考文辯理剖判如流王甚嘉之
諸王長史
陸慧曉建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請王融曰朱門應仁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我兄新登臨慕故長史王畏其善謀之事諮而後決府中大小無不關白慧曉每朝服坐府門外賓客滿堂考文辯理剖判如流王甚嘉之
諸王長史
是未有前例云唐太宗轉李勣爲并州都督長史徙吳王恪故有此除雖屈以母老納政歸侍可勿悒悒也
諸王長史
是未有前例云唐太宗轉李勣爲并州都督長史徙吳王恪故有此除雖屈以母老納政歸侍可勿悒悒也
諸王長史
日兩賢同時使
諸王長史
日兩賢同時使
詹事轉太子詹事兼夏官尚書
詹事轉太子詹事兼夏官尚書
伯賢白雲裘殿卿梁園集
伯賢白雲裘殿卿梁園集
伯賢白雲裘殿卿梁園集王府長史在王門構第名安老堂
伯賢白雲裘殿卿梁園集王府長史在王門構第名安老堂
著蒯燈新話著漢史筆記
著蒯燈新話著漢史筆記
著蒯燈新話著漢史筆記
禮士最謙賢王南齋德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爲構第名安老堂
禮士最謙賢王南齋德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爲構第名安老堂
懸牌曰攄忠槐獻錄云陳南寶共武二十二年晉安王好學
懸牌曰攄忠槐獻錄云陳南寶共武二十二年晉安王好學
懸牌曰攄忠槐獻錄云陳南寶共武二十二年晉安王好學
又云謝朏中水樂中楚府右長史在王門
又云謝朏中水樂中楚府右長史在王門
又云謝朏中水樂中楚府右長史在王門
又云鞏佑洪武中爲周府右長史風情麗及樂府歌辭爲時傳誦
又云鞏佑洪武中爲周府右長史風情麗及樂府歌辭爲時傳誦
又云鞏佑洪武中爲周府右長史風情麗及樂府歌辭爲時傳誦
又云蕭穎士著蒯緱賢注
又云蕭穎士著蒯緱賢注
又云蕭穎士著蒯緱賢注

我根塵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跼蹐好學
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令荒蕪欲慙秦
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元老更疎猶當距楊
墨稍欲懲荊舒　元郭鈺和寄龍長史詩曰扇外風塵
素不干湖光遙送酒船寬錦牋傳草春詞好銀燭燒花
夜枕安四海交遊空老大百年世事半悲歎子真谷口
深相憶黃獨無苗深雪寒　虞集訪杜弘道長史不值
詩曰雨浥輕塵道路乾朝回隨處借花看牆東千樹垂
楊柳飛絮時來近馬鞍　明秦府長史羊大方端禮樓
進講奉敕賦詩次繆紀善韻詩曰百二河山重鎮雄金
城環繞宛如龍南樓勢插金冥表東井光連紫極中書
演九疇宣帝範詩歌二雅正王風儒臣進講思陳戒敢
學揚雄賦漢宮　何景明答雷長史詩曰十載寒氈鄭
畫師風流文采更堪思朱門鼓瑟官仍達青殿揮毫出
每遲百里風煙還薄暮孤城雨雪已多時極知歲晚傷
心切起倚官梅自詠詩　又送雷長史詩曰形管先朝
隨帝子白頭今日奉王孫漢庭亦羨相如美楚客重看
賈傅尊花下圖書開玉殿日高琴瑟在朱門十年享閟
淮西宴腸斷梁王雪夜尊　李夢陽送王長史入覲詩
曰帝里花應待王筵醴暫違舟從春水上人是錦衣歸

日月瞻新衮風雲壯舊畿解朝君即返莫賦北山薇
李攀龍苦熱憶許長史詩曰河朔風流避暑年平臺此
日更翩翩客惟枚叔元稱吏主是梁王雅好賢兔苑近
舍嵩少雪雁池遥動廣陵天故人苦熱心同渴安得金
漿共爾傳　又許殿卿擢左長史詩曰萬里襜帷遇主
恩長裾一再歷寒溫諸侯賓客梁園盛帝子官僚相國
尊誰為從菊驂駟馬自應虚左過彝門況兼詞賦凌雲
氣漢署風流那可論　沈明臣送周象賢赴襄國長史
詩曰送君芳草路落日且徘徊倚相元官楚襄王故愛
才地當巫峽盡天入漢江迴莫學長沙傅湘纍弔不回
峨嵋令看帝子過礪指恒山為泰岳帶環滏水作黃
河朝廷禮數元王異賓客文章宋玉多在昔曳裾應不
賤休從華髮怨蹉跎

制　唐蘇頲授崔子源岐王府長史制曰具官崔子源
地緒清茂風襟亮拔有如綆之直懷匪石之心學不為
人文能飾吏憲曹白簡秋集曾飛禮閣青縑晨兒就列
睠於藩邸親則舅甥俾踐端容宜膺錫命　元稹授薛
昌族等王府長史制曰敕建邦之王府置長史司馬以
紀掾屬之秩序而稽其職業也前寧州刺史薛昌族前

泌州刺史烏重儒等皆勲伐之子孫並良能之牧守朕河山在念肯忘奬勞簡邸求才實思高選昔阮孚以嘯詠自樂龐秀有忠烈可嘉更任王宮成稱國器今之榮授其在茲乎佇移汝理郡之方以助予維城之固

增碑唐張說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曰公諱某字某武威姑臧人也承禮樂之峻宇稟清醇之上姿童而典學冠而好古貞觀中拜饒州刺史遷蘇州司馬遷滕王府諮議其所在也使者升聞其所去也邦人頌德且有兼官之拜固實大宗之屏宜享三壽以諧百工天難謀斯不可黷已

推高

王府諮議一

增曳裾　束帶　元稹之授王府諮議制可使束帶曳裾為吾謀者

錄云蕭何為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常隨何曳裾入言事

白居易授李晟司空兼中書令食邑實封等制自驅原王府諮議制擢授曳裾之賓

增官陞王邸　事王府諮議制　官陞王邸事王府諮議

王府諮議二

增官被王門　諮議官被王門

增制　唐元稹授郭皎冀王府諮議制曰敕郭皎材任爪牙姻連肺腑領轅門之右廣假桂苑之元寮風著威名當頒勇爵元戎啓狀慶澤覃恩宜輟豹韜之雄以資雁沼之畫

增碑　唐孫逖滕王府諮議杜公神道碑曰公諱義寬東都洛陽人也承萬種之遺訓體清醇之上姿童而典學冠而好古貞觀中拜饒州刺史遷蘇州司馬遷滕王府諮議其所在也使者升聞其所去也邦人頌德且有兼官之拜固實大宗之屏宜享三壽以諧百工天難謀斯不可黷已

王府司馬一

增潘寄　憲察　常袞授李友信蜀王府司馬制久淹海隅尋易箸寄　杜牧授康從周蜀王府司馬制屯據要害制馭恩威　超宗怨望　王晞遨遊　王晞遨遊山室肆考云南宋謝超宗司馬制示恩讎

增官陞王邸事王府諮議制　官被王門　張說授李晟吾榮王府諮議官白帖云麗

秀爲司馬位加輔國將軍新唐書云表恕已知相王府司馬與諫上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

蘇慎行美名　劉禕之師矩

重之　孔帖云劉禕之祖父家忠孝朕子勉卿師矩皆相王府司馬博學有美名秦王潼在藩不扶而直也

王府司馬二

蘇良嗣諫王事文類聚云蘇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衆良嗣悉劾罷之

潘好禮諫王　新唐書云潘好禮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好遊獵好禮諫王不聽乃臥馬前呼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畢獵以損人要先聖殺司馬然後罷所爲王慙爲還

詩元貢師泰送淮王府蒲司馬西還詩曰重弓滿引功最多白狼西來獻天子腰間玉龍鱗甲紫寶書緘泰鳴鏑和鞿身躍馬渡黃河日高射獵王半醉軍中司馬動宸京黃封御酒貂邊庭弦蒲洞鞘幾千里芳草萋萋春似水鳥聲山色不勝情枚生作賦才難比

制唐蘇頲授田幹之溫王府司馬制曰具官田幹之聿脩厥德孝稱於百行無玷斯言慎比於三復文儒每動宸京黃封御酒貂邊庭弦蒲洞鞘幾千里芳草萋萋固其業清白用傳其範拜郎仙署已題京兆之名爲相春似水鳥聲山色不勝情枚生作賦才難比龍藩式贊河間之美

碑唐李華慶王府司馬徐府君碑曰君諱堅字某東海郯人也父大理卿有功君直溫秉廉深於德行祖考之訓叢乎厥躬歷邵王府户曹後爲岐王府司馬轉慶

王府侍讀

元度德業　思廉節義　周書曰楊汪字元度勤學多識徐陵元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言及隋亡之事歎曰此思廉不預兵刃以明大節求之古人亦何以加也因以物百段處其書

王府侍讀同

王府侍讀論德業優洽之務生也　唐書曰姚思廉初爲代王侑侍讀義師入京城時府僚驚懼思廉特不離其側義師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兵本匡王室勳等伊周不宜無名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太宗居藩引爲文學及親征徐元朗思廉並侍從之事歟曰此思廉不預兵刃以明也因以物百段處其書

王府侍讀　新唐書云丁公著爲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歷侍四王

周諸王侍讀四王　才如仲宣、職兼詹事　韓愈云徐揚高祖之門從容經席王粲游處拾曰我欲求一文學傑長兼有行者今與晉安王粲游處拾曰匠外弟徐幹小若不肖貌乃以寫焉此近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無問其容短小若不肖衣冠焉侍讀山堂肆考曰宋周必大辭免兼太子詹事奏狀近來以來必於近臣中擇書識以來必於近臣中擇書任王府侍讀者就兼是職

王府侍讀二

無定員　王海云侍讀無定員　改官名　記纂淵海云徽宗政和七年張大亨奏竊見講讀之官在天子謂之侍講侍讀而在諸王府者亦有侍講侍讀官號比版稱謂相承詔諸王府侍讀改爲贊讀

新講改為直講 閉影朱門 又云深陶弘景為諸王侍讀臨在朱門閉影不交外務羅以披閱為事

承恩兩宮 山堂肆考云唐徐岱充皇太子及舒王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

王府直講一

侍講 師範 寘禮 新苑新書元和初太子敘文曰歸登宮寮宜特講承華師範磐石可克諸王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講沈錫泰為王友命汪荅拜以示寘禮冷

賜札 掌苑云至道二年以孫爽為諸王府侍講賜紫衣大猷在王卿讀資治通鑑書

山堂肆考云宋張大猷在王卿讀資治通鑑書李淇兼王府直講在王府因事以乃見之王亦愛重公他日補外屢年

勸講親賢 因事書冊 冰制云勸講新書李淇親

賜紫 新苑新書李淇兼王府直講在王府因事以乃見之王亦愛重公他日補外屢年元史云

皇嘉納暇日 又云李洁兼

賢之地 時政書之於冊上或見

乃歸王忻然曰

李直講來矣

命皇子從學 孫爽賜紫 大猷

為潛邸說書 命皇子從學 孫爽賜紫 大猷

仁宗潛邸說書 仁宗居懷慶坊貞觀之道 又云宗實居懷貞之道以玉帶銷之曰此金玉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為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

王府直講二

高選經佐 時彼籍即高選經之制 常參官充 翰苑新書云太平興

常參官充 翰苑新書云太平興國四年別置侍講以四常參官充 校正九經 又云孫奭為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 展閱五經 山堂肆考云唐蕭德言展閱五經必留東宮為晉王時論德言講經授業及升東宮仍兼侍讀又云彭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曰母不能制其子問盡說何如

說宗朱熹 能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也自後每講必問盡說何如

王府翊善 紀善附

置一人 為兼官 翰苑新書云太平興國四年置翊善一人 又云孝宗初就傅范元

長以待制兼資善堂翊善 是兼官 翰苑新書云太平興國四年置翊善一人 又云孝宗初就傅范元

後趨江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 假山 進渾儀 又云姚坦為翰林侍講學士兼侍讀直講而已 諫官 申翊宗藩 曾慥類說申翊宗藩曾慥類說云申翊宗藩曾慥類說云

見而山安得假山 稅擬人難皆白流滿身此假山 民租賦所出非血山 而何太宗不為假山 民如此何以山為命哉 以山為命哉之

王翊善請以世務備之曰學士當建考古今事業為上者上曰傷

王府記室參軍一百

掌書檄　委文翰

記室參軍掌表啓書檄之事

承慶補雍王參軍又云唐睿武德初為秦王府中文翰悉委之又云秦王征討掌書檄經王記室參軍王宗室集埏必怡然下筆令色之甚獨不攖於心即王府記室參軍端拱中認王府官屬知之其行戮優階以官名上所為文常自寫以本官知制誥又云歷代以來曹參軍通民社擊判決內議時稱其經綸參以倉曹為將兵曹參軍事引為腹心如蕭王引馬援為掾之類是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右論德眞宗即位擢陳薦爲翰林學士召爲王府記室參軍及講說帳中常見許重元史云董文用世祖在潛命文用主文書講說於世祖前世祖從伐宋及陞渾旅文燮悉出其手又云張珪廉希憲薦

王府大小學敎授

南宮　北宅　孫嬗苑新書

是環衛之職以朱昂孫是兼南宅敎授張蔚兼北宅敎授嘉祐以來置諸宮敎授員闕選南北宅敎授南宮者太祖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宅者

三省各選六

則三省各選京朝官有出身年四十以上書充之館閣新書云宮敎授以職見舉英宗在藩邸重之爲宗室六曰進德六曰崇檢仁宗命分寫編賜宅殘英宗書又云劉章睿興中陳聖賢出處兼善安恩平兩王府敎授事玉牒則數以經義落迪之所以經義落迪自此始

眞天子門生　與講官賓主

宋史曰慶曆二年以趙槩等爲侍讀學士王洙等爲侍講學士置講官自槩始

選履行端慤　舉士行模厚

仁宗幸太學謁先聖先師遂臨講筵命講官說經義畢賜坐茶又云治平四年詔命兩制舉館閣校勘以上各二人及引對上曰卿等所舉皆行義著聞朕甚嘉之

王府官屬雜附

山堂肆考曰漢王駿吉子也遷趙王內史不願爲王府屬即棄官去　新唐書曰丁志寧識褚亮於囚中遷

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完與同列　玉海曰沛王召王勃爲府修撰論次平臺秘略　山堂肆考曰唐韋湊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曰韋子識遠文優吾恨晚得之　元史曰陳佑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穆王府署佑爲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鋌錦衣一襲王分土陝洛表爲河南府總管　列朝詩集曰桂衡洪武中授谷府奉祠刻意於詩日課不輟　又曰寧獻王弘獎風流海寧胡奎以儒雅名請爲世子師傅者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

官職部四十一　將軍總載大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將軍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二十五人爲軍　故夏書曰六事之人誓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爲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魏獻子爲政減六卿爲四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號左傳曰晉侯以魏子爲將軍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喪既葬而後越人來弔又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衛靈公之無道也文子爲衛之將軍至秦將軍之名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其比公者四謂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衛將軍掌京師兵衛四彝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二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後漢志曰其前後雜號將軍皆主征伐事記曰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皆隨東西南並後漢末有之鎮北號置四平止於喪亂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宿衛晉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宋典服志曰驍騎衛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皆金章紫綬武冠帶劍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鹵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齊以二衛左右四軍前後左右將軍之號左傳曰晉侯以魏子爲四軍謂之四軍五校即漢之五校

驍騎游擊積射彊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將軍又禮記曰將軍冠武弁纓被甲搢笏門之右將軍冠鶡尾金附蟬纓黃金飾劍從車十乘從騎百匹出入殿門公車令從其後入殿門宂從僕射非其職也漢官儀曰宂從僕射掌諸宂從僕射宂從僕射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梁武帝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三十四班通用四征四中爲二十三班中謂軍營之間外八鎮爲二十二班東西南北前後左右前後八安爲二十一班東西南北前後左右前後四平四翊爲二十班四平東西南北前後左右前後凡三十六號爲重號將軍

又有五德將軍（忠勇軍師宣惠果毅智武仁威勇武信武嚴武謂五德將軍）以班多者為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於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序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將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衛為三將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事詳柱國將軍篇）凡十二大將軍（元賢元育元毗侯莫陳順宇文邕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騎楊忠王雄此十二大將軍）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自大統十六年以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後周武帝三年改諸軍軍士並為侍官（隋煬帝以左右衛舊名左右屯衛改左武衛為左武候衛改左右候為左右侯衛）凡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每衛各置長史錄事參軍司倉兵騎等參軍員外將軍人總名備士）蓋魏周十二大將軍之遺制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為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王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為元武軍醴泉道為玄武軍富平道為敦煌軍高陵道為青龍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招搖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天節軍宜州道為天統軍涇州道為威遠軍渭州道為神武軍長安道為鷹揚軍丹鉛軍同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招搖軍岐州道為天節軍幽州道為天統軍宜州道為威遠軍涇州道為神武軍醴泉道為鷹揚軍富平道為敦煌軍高陵道為青龍軍華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招搖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天節軍宜州道為天統軍涇州道為威遠軍渭州道為神武軍長安道為鷹揚軍丹鉛軍同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招搖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天節軍宜州道為天統軍涇州道為威遠軍渭州道為神武軍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其餘驃騎車騎將軍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彊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隋之）左右驍（隋之）左右武（隋之）左右威（隋之）左右領軍（隋之）左右監門（隋之）左右千牛（隋之）左右金吾（隋之）左右武候（隋之）左右金吾總謂之雜衛）將軍總三十大將軍各一人（左右衛及左右金吾之四衛其餘謂之諸衛）將軍各二人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左右千牛衛將軍各一人餘衛各二人）皆有衛署（開元十二年張說奏

以三衛第五尺八兵十二萬人謂之番上每分番自此以後遂不復簡點）置其餘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等九將軍並為五品以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敕往者衛士計戶取充使二十一入暮六十出軍既憚劬勞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五以上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以後羽林飛騎先於衛士中簡擇開元十一年二月敕同華兩州精兵所出地資雜穀不合外支自今以後更不得取同華兩州兵防

文獻通考曰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

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左丞蕭嵩與州刺史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肅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各置大將軍一人統軍各二人將軍各四人後唐長興三年敕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以下指揮宜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廂應順元年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清泰元年改捧聖為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宋朝承前代之制有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左右驍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並為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為之亦為武臣之贈與大將軍以下又為武臣責降散官政和中改禁旅則有殿前司都副指揮使侍衛步軍馬軍都副指揮總之至孝宗時始令節度使領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領左右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各衛有大將軍又有上將軍次有將軍之職下有折衝都尉果毅都尉

二職北面大將軍府統所治軍之政令官曰大將軍曰上將軍曰將軍曰小將軍外有大詳穩司與大將軍府並官曰大詳穩曰都監曰將軍曰小將軍曰軍校曰隊帥所屬有護軍司官曰護軍司徒有衛軍司官曰諸司徒有諸路兵馬統署司官曰諸路兵馬副統署司官曰諸軍府大將下有東都省分掌軍馬之政官曰東都省太師有西都省分掌軍馬之政官曰西都省太師屬大詳穩下　金諸衛有上將軍正三品大將軍從三品次將軍正四品章宗泰和六年伐宋權設平南撫軍上將軍正三品平南冠軍大將軍從三品次平南龍驤將軍平南虎威將軍平南溫江將軍珍寇中郎將珍寇郎將珍寇折衝都尉珍寇果毅都尉凡九階軍還罷　元不設　明設挂印將軍稱鎮守者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遼東曰征鹵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鎮西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薊州淮安鎮守漕運總兵以畿內故不得挂印稱將軍有大征討遣總兵則挂平賊將軍平邊將軍平鹵將軍征羣將軍征鹵將軍副將軍印行事事已納印　王世貞史料曰按洪武中命大將軍儀大將

軍拜前諸將拜後先授節次授鉞訖出勒所部建牙鳴鼓角正行列擎節鉞鼓吹前導百官以次送出其盛如此今將軍有敕有銀印而無節鉞非將軍而總兵者有敕有關防而無銀印又曰將軍挂印者事權甚重可以生殺人而大將軍爲尤重洪武元年以徐中山爲征虜大將軍至十七年卒雖以常開平李岐陽之才且董然不過副將軍而其他有征南征北征西征戎之重寄亦不過將軍而已傳頴公之平雲南鎮北邊張英公之三下交趾統衆多者至八十萬少亦三十萬然皆不得挂大將軍印也

增 丈人

長子　易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又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文武　顯允　詩經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元老　干城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將兵

將兵總載二

推轂

漢書馮唐傳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曰吾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肯而推轂遣將乎

鐵虎　水龍

又曰古王者之制以閫以外將軍制之　匈奴哉　又曰唐李靖爲代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屯於白道靖以精騎一萬出馬邑趣惡陽嶺直入其牙帳頡利不虞大軍之至以爲天兵降也衆大駭莫知所爲遂棄牙帳而走靖率輕騎追擊之至陰山俘男女十餘萬口以歸　合辟事類　又曰唐高宗時光弼爲安西都護統兵討阿史那賀魯賀魯悉衆拒守光弼分軍爲左右翼夾擊大破之賀魯以數十騎遁去光弼追擊之至金牙山賀魯與其子咥運等皆降　龍人　謂之鐵虎志曰凡將出必西面戒之廟發斧鉞授斧者曰自此以下軍中皆聽將軍之命將軍既受斧鉞還入廟門引斧鉞復授開府者曰自此以下軍中皆聽開府者之命

授鉞

合辟事類　又曰唐李靖爲行軍總管帥師以中行也　文武　顯允　詩經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元老　干城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推轂

漢書馮唐傳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曰吾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肯而推轂遣將乎

鐵虎　水龍

又曰古王者之制以閫以外將軍制之　匈奴哉　又曰唐李靖爲代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屯於白道靖以精騎一萬出馬邑趣惡陽嶺直入其牙帳頡利不虞大軍之至以爲天兵降也衆大駭莫知所爲遂棄牙帳而走靖率輕騎追擊之至陰山俘男女十餘萬口以歸　合辟事類　又曰唐高宗時光弼爲安西都護統兵討阿史那賀魯賀魯悉衆拒守光弼分軍爲左右翼夾擊大破之賀魯以數十騎遁去光弼追擊之至金牙山賀魯與其子咥運等皆降　龍人　謂之鐵虎志曰凡將出必西面戒之廟發斧鉞授斧者曰自此以下軍中皆聽將軍之命將軍既受斧鉞還入廟門引斧鉞復授開府者曰自此以下軍中皆聽開府者之命

授鉞

合辟事類　又曰唐李靖爲行軍總管帥師以中行也　文武　顯允　詩經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元老　干城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推轂

漢書馮唐傳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曰吾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肯而推轂遣將乎

鐵虎　水龍

又曰古王者之制以閫以外將軍制之　匈奴哉　又曰唐李靖爲代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屯於白道靖以精騎一萬出馬邑趣惡陽嶺直入其牙帳頡利不虞大軍之至以爲天兵降也衆大駭莫知所爲遂棄牙帳而走靖率輕騎追擊之至陰山俘男女十餘萬口以歸　合辟事類　又曰唐高宗時光弼爲安西都護統兵討阿史那賀魯賀魯悉衆拒守光弼分軍爲左右翼夾擊大破之賀魯以數十騎遁去光弼追擊之至金牙山賀魯與其子咥運等皆降　龍人　謂之鐵虎志曰凡將出必西面戒之廟發斧鉞授斧者曰自此以下軍中皆聽將軍之命將軍既受斧鉞還入廟門引斧鉞復授開府者曰自此以下軍中皆聽開府者之命

齎斧

又曰韓信拔趙機立漢幟　提鼓援枹

援枹將軍乘鼓抗旌　馬箠下城　枕席過師

數城趙先國傳曰信威千里從枕席之上過師

漢高帝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漢記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緣馬臥會暮鼓罷士皆去

投鞭　燕頷虎頭　蚓鬚猿臂

晉文公籍秦穆公之力而反國

晉書曰郭知運超燕頷虎頸合符事類曰郭知運超燕頷虎頸

又曰郭知運蚓鬚猿臂

七縱七擒　八遷八克

柳氏家傳曰柳公綽八陣以旋武侯之遺法

周瑜傳曰瑜與曹公相拒赤壁公軍大疫公引軍退瑜追擊之公復遣曹仁將兵北渡瑜復擊破之

坐帷講誦　據鞍顧盼

漢掌故傳曰東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

後漢書曰馬援既平交阯援上書曰臣願乘騏驥以驅敵

指麾三軍　談笑賦詩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闕誤能覺之

晉中興書曰謝安與孫興公等泛海風起浪湧孫流涕而還安神色不變命取詩來詠之

解鞍誘敵　駐節勞民

史記曰漢李廣為上郡守匈奴數千騎出幸遮廣廣乃縱百騎出陣二里所止解鞍

後漢書曰鄧禹以會稽句章縣土地卑濕民庶困窮乃教民種植五穀麻豆又勸以牛耕墾田倍多

投鞭　燕頷虎頭　蚓鬚猿臂

晉書曰郭知運超燕頷虎頸

又曰郭知運蚓鬚猿臂

七縱七擒　八遷八克

柳氏家傳曰柳公綽八陣以旋武侯之遺法

周瑜傳曰瑜與曹公相拒赤壁公軍大疫公引軍退瑜追擊之公復遣曹仁將兵北渡瑜復擊破之

坐帷講誦　據鞍顧盼

漢掌故傳曰東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

後漢書曰馬援既平交阯援上書曰臣願乘騏驥以驅敵

指麾三軍　談笑賦詩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闕誤能覺之

晉中興書曰謝安與孫興公等泛海風起浪湧孫流涕而還安神色不變命取詩來詠之

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賢儒老將中軍之功乎

漢書曰宣帝時先零羌背叛以梁地委之趙充國以為不如捐此地而還

投兩吉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

史記劉屈氂七十餘城說論信若軍以為北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

踰老臣　解鞍誘敵　駐節勞民

史記劉屈氂七十餘城說論信若軍以為北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

不如賢儒　無坐帷講誦　漢掌故傳曰東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

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聖達節士指揮三軍談笑賦詩

山堂肆考曰東漢馬援既平交阯援上書曰臣願乘騏驥以驅敵帝笑曰聖達節士指揮三軍談笑賦詩

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為北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

生一士揮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說論信若軍以為北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

生雖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後漢書曰鄧禹以會稽句章縣土地卑濕民庶困窮乃教民種植五穀麻豆又勸以牛耕墾田倍多

踰老臣　解鞍誘敵　駐節勞民

史記劉屈氂七十餘城說論信若軍以為北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

不如賢儒　無坐帷講誦　漢掌故傳曰東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

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聖達節士指揮三軍談笑賦詩

山堂肆考曰東漢馬援既平交阯援上書曰臣願乘騏驥以驅敵帝笑曰聖達節士指揮三軍談笑賦詩

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為北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

生一士揮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說論信若軍以為北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與安

生雖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後漢書曰鄧禹以會稽句章縣土地卑濕民庶困窮乃教民種植五穀麻豆又勸以牛耕墾田倍多

出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誠以括代頗間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代頗相如使括將

律老弟美為幽州刺史善治兵突騎最之謂之南可汗

性節儉不好聲色不貪權勢至於行兵常放其父金之法

史記曰漢李廣為上郡守匈奴數千騎出幸遮廣廣乃縱百騎出陣二里所止解鞍

後漢書曰鄧禹以會稽句章縣土地卑濕民庶困窮乃教民種植五穀麻豆又勸以牛耕墾田倍多

投鞭　燕頷虎頭　蚓鬚猿臂

晉書曰郭知運超燕頷虎頸

又曰郭知運蚓鬚猿臂

七縱七擒　八遷八克

柳氏家傳曰柳公綽八陣以旋武侯之遺法

周瑜傳曰瑜與曹公相拒赤壁公軍大疫公引軍退瑜追擊之公復遣曹仁將兵北渡瑜復擊破之

坐帷講誦　據鞍顧盼

漢掌故傳曰東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

後漢書曰馬援既平交阯援上書曰臣願乘騏驥以驅敵

指麾三軍　談笑賦詩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闕誤能覺之

晉中興書曰謝安與孫興公等泛海風起浪湧孫流涕而還安神色不變命取詩來詠之

解鞍誘敵　駐節勞民

史記曰漢李廣為上郡守匈奴數千騎出幸遮廣廣乃縱百騎出陣二里所止解鞍

後漢書曰鄧禹以會稽句章縣土地卑濕民庶困窮乃教民種植五穀麻豆又勸以牛耕墾田倍多

曰宋楊沂中統制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進勇於戰鬭書對御騎上曰好漢進鬭之利好漢吳進字作背心每鬭兵來則披以示來

一軍皆驚　萬衆莫抗　史記漢吳楚舊何曰信也一軍中爲皆驚所擊也晉書王濬傳濬之中流萬衆莫有鬭志杭者三軍莫不數服

燒舸敗魏　馳鎖降吳　三國志吳主傳採等與劉備并力連船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使於赤壁放火燒其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晉書曰又作鐵鎖橫截之又作火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諸船同時發火烈風猛起火船徑進突入北軍二里盖以十船載茅蕭灌油其中先以書遣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操軍皆延頸觀之謂風便至也而反以十船繫鐵錨隨後繼進去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大壞退還南郡

簡何能臥牀　霍閃電刀痕箭瘢　又曰唐長孫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千騎則可爲安盧策矣　晉書曰武帝甚器重之每與論軍國大事及行軍總管簡何能臥牀兵大至焉能安枕乎

不肯採　簡能收　史記曰楚漢相距滎陽間其弓聲隱隱如雷霆楚兵以強弩射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其西曰陛下以功擢臣臣由此得至今各探之宗不肯言　晉書曰先生有命宣可難就遠爲拒後戰勢赤精子也　漢書曰東漢馬援曰今匈奴擾邊願乞一將以擊之宗室忠良亭侯功名竹帛可傳後世　又曰宋祁奏曰其弓聲隱隱如雷霆虜見其走馬稱爲開電

在即墨　亞夫居細柳　田單在即墨坐不動令人誑燕曰齊城不下所懼者燕將割其鼻於城上與城相聞語未絕而不動　史記曰漢文帝後元年以周亞夫爲將軍屯細柳以備匈奴　晉書曰夫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還之望是以無生還之意

變幟秦軍　持幟立趙　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以計之復命張耳陽爲失信間出井陘口背山而陳之趙人望見大笑既明戰於河陽分遣諸將以刀五山堂肆考曰漢張守珪以可汗誤引去守珪乘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

留涅勸軍　將聞疾痛　宋史曰曹彬征南城將陷忽輟食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非藥石所愈也惟諸君誠心自誓彬即稍念之又曰石守信等與太祖宴飲酒酣太祖屏人語曰天命有在人不可強但爲子孫立長久計耳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憐臣至此願指其西曰以此賜臣子爲永業以報陛下不報寡人明矣曷爲

猶存仁宗敕書傳樂隊之意不開門第臣所以有今日之舉

岳飛神算　立信長策　山堂肆考曰宋紹興中岳飛清淮軍節度使已招降么黃佐將領計之復命張俊現師潭州飛曰俊電防秋飛曰俊遣去是夜擒賊營略其衆數萬么起水死果八日而俊書至潭州又降又破賊又計之曾朝議召俊回俊曰何言之易耶飛遂如鼎沸飛說萬么曰宋江之信威亭侯宗室忠良如此其事如此倘外尚又曰宋江之信威亭侯宗室忠良如此其事如此倘外尚以淮東西二府以淮分東西二府以淮其事如此倘外尚以淮東西二府以淮其事如此倘外尚又曰宋江之信威亭侯宗室忠良如此其事如此倘外尚以淮東西二府以淮

簡何能臥牀　霍閃電刀痕箭瘢　又曰唐長孫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千騎則可爲安盧策矣　晉書曰武帝甚器重之每與論軍國大事及行軍總管簡何能臥牀兵大至焉能安枕乎

不肯採　簡能收　史記曰楚漢相距滎陽間其弓聲隱隱如雷霆楚兵以強弩射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其西曰陛下以功擢臣臣由此得至今各探之宗不肯言　晉書曰先生有命宣可難就遠爲拒後戰勢赤精子也　漢書曰東漢馬援曰今匈奴擾邊願乞一將以擊之宗室忠良亭侯功名竹帛可傳後世　又曰宋祁奏曰其弓聲隱隱如雷霆虜見其走馬稱爲開電

在即墨　亞夫居細柳　田單　在即墨坐不動令人誑燕曰齊城不下所懼者燕將割其鼻於城上與城相聞語未絕而不動　史記曰漢文帝後元年以周亞夫爲將軍屯細柳以備匈奴　晉書曰夫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還之望是以無生還之意

變幟秦軍　持幟立趙　韓信　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以計之復命張耳陽爲失信間出井陘口背山而陳之趙人望見大笑既明戰於河陽分遣諸將以刀五山堂肆考曰漢張守珪以可汗誤引去守珪乘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

留涅勸軍　將聞疾痛　宋史　曰曹彬征南城將陷忽輟食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非藥石所愈也惟諸君誠心自誓彬即稍念之又曰石守信等與太祖宴飲酒酣太祖屏人語曰天命有在人不可強但爲子孫立長久計耳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憐臣至此願指其西曰以此賜臣子爲永業以報陛下不報寡人明矣曷爲

史記曰韓信張耳擊趙聚兵井陘口夜半傳發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利必離其壁若疾入趙壁而易之

喬蕤與龍軍戰其子奉叔已得出盤龍不知陷陣盤旋數合乃東西稱善奉叔見其父被圍不顧奉叔時已得出復還馬入陣父子二枚手殺數人龍軍大敗高帝嘉盤龍功送金千斤

後漢書李廣傳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將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能威震則萬物伏

周亞夫為將軍細柳先驅至軍門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天子為至中營亞夫不聞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文帝曰此真將軍矣

飛將軍

史記曰漢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入殺數千人廣乃使南陽騎進明在旁擊之廣亦自射殺數人匈奴大入急於追明追明具以廣所教戰法曰匈奴雖眾犯我鋒而出旁左右而陷之此不過數百人不足盡滅耳於是匈奴遂引去廣軍亦罷歸

將軍之號

漢書曰漢文帝時匈奴入邊周亞夫為將軍細柳先驅至軍門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天子為至中營亞夫不聞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文帝曰此真將軍矣

周禮曰王六軍將皆命卿鄭注云凡軍將皆命卿自卿以下能任其事者使為之

將軍周官

周禮曰王六軍將皆命卿鄭注云凡軍將皆命卿自卿以下能任其事者使為之

真將軍

又曰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為將軍細柳先驅至軍門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天子為至中營亞夫不聞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文帝曰此真將軍矣

指揮進明

淵鑑類函曰漢高祖為滎陽被圍使人出與楚約和楚許之高祖乃使女子二千餘人出東門楚兵皆東面觀高祖因得與數騎從西門出走使人傳呼曰今兵糧盡矣願王出降楚乃大喜四面皆呼萬歲高祖遂出走

挺身說紇

唐書曰薛萬徹為大將軍每朝會萬徹手責以負約萬徹為長揖謝之萬徹曰吾為復國讎所以屈耳今誓不與汝俱死萬徹亦下馬與戰萬徹所向輒破

大將軍一官屢并加

無則必亂

孫子曰千萬之軍以一日忘此所軍之號由來遠矣

征不服

漢書李廣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將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能威震則萬物伏

親戎引枹而鼓

說苑曰田單為齊將上將軍攻甚不下明日復攻甚不下明日親自引枹而鼓

出征授鉞朝堂

漢書曰夫遣將出征授節鉞於朝堂

杜氏通典曰大將軍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擄其大將軍屈匄是矣漢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軍又置為大將軍每朝會與丞相分庭抗禮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大將軍加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為一官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自為一官和帝時以竇憲為之舊大將軍加於其上

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為一官

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大將軍自為一官大司馬不加於其上和帝時以竇憲為之舊大將軍加於其上

憲為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御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憲初為此官威震天下尚書以下欲拜之伏extant數歲尚書令轉稜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後梁冀為之官屬倍於三公

自安帝政理衰闕始以嫡舅耿琯為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梁冀別傳云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蜕門謁者將引增損舊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風俗通曰桓帝初中郎淳于伯通平黃巾自有平不過亭侯強及大姓被害武守曰游平爲大將軍印綬所加成册其人漢末猶在三公上魏黃初中又有上大將軍以曹真爲之吳亦以陸遜爲上大將軍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至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及伷薨復如舊冠綬佩服與大司馬同宋唯彭城王義康爲之章綬冠佩亦與晉同齊以爲贈梁有之陳以爲贈後魏北齊爲二大與大司馬同至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唐貞觀二年九月敕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今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左右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並同六軍統軍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以後內外文武閥官於文武班中材望相當者參敘仍待以後各依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仍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亦宜加給稍令優重漢不見官屬後漢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賈憲爲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大太傅屬官）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四十人及鼓吹（應劭曰鼓吹二十人非員）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伾伾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魏以司馬景王爲大將軍置掾十人別無屬官其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皆驃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皆爲位從公品秩俸賜亦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宋大將軍車騎驃騎衛將軍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參軍一人又各置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等將軍凡加大字位從公長史司馬諸官屬亦同公梁因之諸將軍優者亦然陳爲贈官無僚屬後魏大將軍僚屬如二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隋以後無（增王世貞史料曰吳元年徐中山達以中書左相國挂大將軍印平吳還上之）

史記曰武帝伐匈奴以衛青爲大將軍位在諸公上公卿皆拜唯汲黯獨揖有言大將軍尊貴不宜爾黯曰大將軍有揖客獨不貴耶青聞之愈重黯　漢書曰武帝以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田千秋爲丞相及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相位謹厚有重名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有所言　後漢書曰詔鄧騭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東帛乘馬　應劭漢官儀曰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　又曰梁冀爲大將軍以三世姻媾援立之功官屬皆倍餘府　魏志曰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高文惠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宮太傅謂之曰君爲周勃矣　後魏書曰莫題有謀策爲大將軍平慕容麟賜爵東宛侯後太祖欲廣宮宇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以題機巧令監定焉　陳思王輔臣論曰知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乎敵中表條暢恭以奉上愛以接下納言左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也　晉志曰大將軍於官不置屬官

如三公　次丞相　漢書百官志曰頌帝以皇后父爲大將軍如三公府置長史司馬中郎掾二十九人　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將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鎮撫四夷　威鎮北州　漢書百官志曰頌帝以皇后父爲大將軍如三公府置長史司馬中郎掾二十九人　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將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鎮撫四夷未易戢　續漢書曰吳漢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遣謁者監其軍事漢不肯受謂謁者曰吳漢爲大將軍在軍號令不得有所廢置謁者還以狀聞更始即日徵漢還漢出門上車而去不與更始相聞之　後漢書曰鄧騭以大將軍出屯漆邨擊羌於冀縣騭與羌戰於街亭諸將多欲引退騭乃激勵將士手執鼓枹親當矢石士卒皆殊死戰羌遂大潰　魏志曰夏侯淵爲大將軍屯在軍號令明審賞罰必行戰勝攻取所向無前　晉陽秋曰羊祜爲大將軍鎮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而歸之　威鎮北州　魏志曰夏侯淵爲大將軍屯在軍號令明審賞罰必行戰勝攻取所向無前　晉陽秋曰羊祜爲大將軍鎮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而歸之　常居門下　恭以奉上　漢書曰吳漢爲大將軍常居門下不能以辯自達師弟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進見親席門下　後漢書曰耿弇爲大將軍北伐蜀命弇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儀穿弇馬足陷於是輒斬儀以謝衆　魏志曰鍾會伐蜀至劍閣聞之莫不震慄有功王室猶不厚賞會曰鍾士季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路遐爲將軍兵馬屬會會服遐衣冠於是遐始懽喜會曰鄧芝爲大將軍道路所濕書佐欲取芝履覆遐路遐尚於官不苟於取素儉儻然不

治私產妻子不免寒寂　梁椿撫納

敎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將士莫不用命　三郡皆平　萬口來降

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具進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自來救援早降爾全三郡皆平又曰孫峻爲大將軍龍鎭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於樂嘉峻與欽等及東興聞欽等敗兵進於彙皐欽請峻降峻南縣衆數萬口來降

所當皆破　每戰先登

寬擊尉遲於武陟所當皆破從攻周師於河陽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彥擊尉遲迥每戰先登及迥平以功

命使馳奏　遣人請事

事上勞之曰將軍忠義出乎天性雖古賁育之士不能過今所請事悉從所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所請事多可行者將軍宜行之

王操撫循　後周書曰梁椿爲大將軍性果敢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致敵場威振其名

三郡皆平　又曰孫峻爲大將軍龍鎭東將軍毋丘儉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於樂嘉峻與欽等

萬口來降　又曰曹真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南縣衆數萬口來降

所當皆破　每戰先登　梁椿撫循　王操撫循後周書曰梁椿爲大將軍性果敢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致敵場威振其名

三郡皆平　又曰孫峻爲大將軍龍鎭東將軍毋丘儉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於樂嘉峻與欽等

萬口來降　又曰曹真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南縣衆數萬口來降

明張輔傳曰永樂四年命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征安南師次龍川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

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張輔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攻賊走之

命使馳奏　遣人請事

事上勞之曰將軍忠義出乎天性雖古賁育之士不能過今所請事悉從所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所請事多可行者將軍宜行之

明張輔傳曰永樂四年命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征安南師次龍川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攻賊走之

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張輔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

命使馳奏　遣人請事

事上勞之曰將軍忠義出乎天性雖古賁育之士不能過今所請事悉從所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所請事多可行者將軍宜行之

明張輔傳曰永樂四年命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征安南師次龍川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攻賊走之

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張輔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

所當皆破　每戰先登　梁椿撫循　王操撫循後周書曰梁椿爲大將軍性果敢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致敵場威振其名

三郡皆平　又曰孫峻爲大將軍龍鎭東將軍毋丘儉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於樂嘉峻與欽等及東興聞欽等敗兵進於彙皐欽請峻降峻南縣衆數萬口來降

萬口來降　又曰曹真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南縣衆數萬口來降

命使馳奏　遣人請事

事上勞之曰將軍忠義出乎天性雖古賁育之士不能過今所請事悉從所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所請事多可行者將軍宜行之

明張輔傳曰永樂四年命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征安南師次龍川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攻賊走之

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張輔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

命使馳奏　遣人請事

事上勞之曰將軍忠義出乎天性雖古賁育之士不能過今所請事悉從所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所請事多可行者將軍宜行之

明張輔傳曰永樂四年命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征安南師次龍川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攻賊走之

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張輔能薨輔代總其衆以進、、

總中外事　領宿衛兵

社爾爲右軍大將軍太宗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事

總中外事　領宿衛兵

社爾爲右軍大將軍太宗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事

總中外事　領宿衛兵

社爾爲右軍大將軍太宗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事

懷陸遜　敵憚王軌

吳志曰陸遜爲大將軍駐蹕之陣領屯前所向無敵

懷陸遜　敵憚王軌

吳志曰陸遜爲大將軍駐蹕之陣領屯前所向無敵

懷陸遜　敵憚王軌

吳志曰陸遜爲大將軍駐蹕之陣領屯前所向無敵

趙始受大名　號

漢百官志曰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畢婴並爲之

趙始受大名　號

漢百官志曰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畢婴並爲之

趙始受大名　號

漢百官志曰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畢婴並爲之

梁冀賜官騎　曹具爲喉舌

漢書曰梁冀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梁冀賜官騎　曹具爲喉舌

漢書曰梁冀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梁冀賜官騎　曹具爲喉舌

漢書曰梁冀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百官志曰順帝以皇后父梁商左右爲常侍曹大將軍也舊制大將軍薨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普植輔臣論曰納言左右爲常侍曹大將軍也舊制大將軍薨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百官志曰順帝以皇后父梁商左右爲常侍曹大將軍也舊制大將軍薨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普植輔臣論曰納言左右爲常侍曹大將軍也舊制大將軍薨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百官志曰順帝以皇后父梁商左右爲常侍曹大將軍也舊制大將軍薨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普植輔臣論曰納言左右爲常侍曹大將軍也舊制大將軍薨賜官騎及鼓吹將軍印綬冀以爲卿故遂爲大將軍

將兵鎮武威　率師平越

將兵鎮武威　率師平越

將兵鎮武威　率師平越

顧奮擊隴蜀　自請定漁陽

顧奮擊隴蜀　自請定漁陽

顧奮擊隴蜀　自請定漁陽

御座宴張裔　策書勞寇恂

御座宴張裔　策書勞寇恂

御座宴張裔　策書勞寇恂

令裨將　傳餐　命三軍趣食

令裨將　傳餐　命三軍趣食

令裨將　傳餐　命三軍趣食

六軍　賀婁授十鎮

六軍　賀婁授十鎮

六軍　賀婁授十鎮

趙　厲後漢書曰宮爲兵錄大將軍寶憲所遣將軍閻盛等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憲還京師威震朝廷遂擅權恣橫

趙　厲後漢書曰宮爲兵錄大將軍寶憲所遣將軍閻盛等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憲還京師威震朝廷遂擅權恣橫

趙　厲後漢書曰宮爲兵錄大將軍寶憲所遣將軍閻盛等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憲還京師威震朝廷遂擅權恣橫

尉遲督　三道進

尉遲督　三道進

尉遲督　三道進

州

【現】漢祖具禮拜韓信　袁紹耽玩下魏武

王欲召信拜大將軍信曰大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軍乃因以大將軍號召之如兒戲耳王從之

北堂書鈔曰魏武以大將軍讓紹紹為大將軍班在武下

【賢】汲黯　霍光愛楊敞

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耶

漢書曰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愛敞數稱之

【敬】宗族　趙充國

後周書曰趙充國為大將軍性節儉所得賞賜皆散與宗族

【事】生產　得祿皆散

又曰蔡茂為大司馬之人

【接】以師友之道待

後漢書曰鄧禹為大司馬光武每有大事輒與禹議

【清】約不

與賓客會飲酒酣後主劉禪起舞謂禹曰願大將軍為壽禹乃為禪離席跪曰願陛下與羣臣俱敬臣禹又曰願陛下與羣臣俱敬臣禹敬畢復坐

【官】部

【增】言至流涕　吳志曰陸遜為大將軍統兵拒蜀

遜自書陳蜀軍以自責辭旨懇惻權省之流涕

【流】涕之流　漢書曰霍光為大將軍秉政太常昌邑王賀即位光白太后廢賀以為漢宗廟不可以無主既廢賀而後以告群臣群臣皆驚曰非大將軍莫能安宗廟者

【設】壇場　漢書曰霍光為大將軍時上官桀等謀反光誅桀等後上以桀等反狀布告天下

【宴】享極歡　漢書曰霍光為大將軍時上官桀等謀反光誅桀等後上以桀等反狀布告天下

【賜】宴極歡　漢書曰霍光為大將軍時上官桀等謀反光誅桀等後上以桀等反狀布告天下

【位】在三公上　漢書曰杜延年為大將軍後以定策安宗廟封建平侯延年子為侍中諸曹典校呂產呂祿謀反延年與太僕王平及兵俱入未央宮斬呂祿呂產於未央宮門外

史圖勤誠著於文武美績宜於中外爪牙任切都輦寄深求賢審官不踰伯叔之國吐叶心共理佇觀兄弟之政

驃騎將軍一

晉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皆爲驃騎將軍開府置官屬騎時吏丁牧周相以客禮待之及琳帝即位數年復罷其官屬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初大將軍後附在梁雒號中亦有　陳後主以黃門侍郎傅縡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閣施行馬廳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　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　後周亦有之　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閣施行馬廳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　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　後周亦有之　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

衛上將軍爲武散官正三品下元武職三十四階驃騎衛上將軍正二品　會典曰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

驃騎將軍二

後漢書曰驃騎車騎衛將軍秩皆比三公辨云此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一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服武冠佩山元玉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征匈奴屢有功寵冠羣臣始置驃騎將軍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又曰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　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說曰何驃騎第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曰然第五之稱何必驃騎　按本傳何準兄充爲驃騎將軍兄弟中第五也　增　冊府元龜曰晉齊王攸爲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　隋書曰崔彭轉驃騎將軍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每謂彭曰卿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

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　明獻徵錄曰顧成爲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是歲命成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寇生擒賊首敬德斬之餘寇悉降　又曰朱榮爲驃騎將軍破梁兵多設疑兵臨城觀察其兵仗擊盡收其衆軍俱上繳兵符討平之後周書曰高祖宴公卿命騎射高琳賦詩琳詩云寄言車騎將軍勿使少年驕氣帝悅曰卿後必爲國之福也　梁書曰東平高祖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備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著于令　漢官儀曰漢置驃騎將軍位在公上次丞相　漢朝事曰董重爲驃騎將軍位在公上　議定制度　匡贊時俗　王綰奏書曰東平憲王蒼爲驃騎將軍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著于令　晉平宣帝紀曰帝以親重北堂書鈔曰王室每有議事上未當不見從名臣表曰王陵字文博太原祁人位至三公上將當世名士　高選佐史　漢書東平王蒼傳云蒼爲驃騎將軍置長史司馬驃騎將軍置長史四人位在三公上　虛己禮士　王隱晉書曰梁王肜字世回虛己之禮士衆心歸附　拓地二千　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置左右長史司馬爲高冠佩帶虎賁三百人從破匈奴過焉支山千餘里　出其不意　漢官儀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數與大將軍俱出定襄就訊獲醜虜七萬餘人封爲冠軍侯去病上書曰陛下制天地二千八百户益封去病五千八百户去病辭曰未能滅胡無以家爲也上爲治大第令去病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也　知其無備　北齊神武紀曰高仲密遣使請舉州來附神武以仲密所據北豫州刺史高慎爲北豫州大將軍慎接諸軍皆屬此時東魏太祖以仲密背叛又屯兵河陽神武親率衆圍之仲密不敢出其境內悉以兵授慎乃潛引東魏兵行達北豫城下多設疑兵仗以臨城觀察其虛實擊盡收其衆軍俱上繳兵符討平之後周書曰高祖宴公卿命騎射高琳賦詩琳詩云寄言車騎將軍勿使少年驕氣帝悅曰卿後必爲國之福也　梁書曰東平高祖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備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著于令　漢官儀曰漢置驃騎將軍位在公上次丞相　漢朝事曰董重爲驃騎將軍位在公上　議定制度　匡贊時俗　王綰奏書曰東平憲王蒼爲驃騎將軍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著于令　晉平宣帝紀曰帝以親重北堂書鈔曰王室每有議事上未當不見從名臣表曰王陵字文博太原祁人位至三公上將當世名士　高選佐史　漢書東平王蒼傳云蒼爲驃騎將軍置長史司馬驃騎將軍置長史四人位在三公上　虛己禮士　王隱晉書曰梁王肜字世回虛己之禮士衆心歸附　拓地二千　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數與大將軍俱出定襄就訊獲醜虜七萬餘人封爲冠軍侯去病上書曰陛下制天地二千八百户益封去病五千八百户去病辭曰未能滅胡無以家爲也　知其無備　北齊神武紀曰高仲密遣使請舉州來附神武以仲密所據

降咸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大飢亡在朝夕豪王率軍十萬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就戮咸於城邊埋脚駢騎射殺之至死詈色愈厲

楊紹中股田弘破骨

騎行前

周書曰楊紹為流失中郎將軍領江陵紹為輔國將軍從于謹圍江陵又曰田弘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又曰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領玉壁當齊氏之兵少為患孝寬乃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四百餘人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間諜之方集謀議之間齊兵二萬餘騎大將軍

鎮王辟也以欣同行軍有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

賀若敦伏甲冊府元龜曰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俄瑱於湘州時土人亞柬輕舟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及瑱兵人望見謂敦甲士出而擒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於中瑱軍兵人望見謂敦甲士出而擒之

李子雄伏甲冊府元龜曰李子雄爲驃騎大將軍初漢王諒亂煬帝拜子雄爲廣州刺史馳至幽州召募得千餘人皆伏甲請與騎二千來詣子雄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之鋒勇太守不如也遂身退致仕懇輿志遠留侯

攻河陰先登冊府元龜隋書曰梁臺爲揔平郡太守時侯景圍臺城梁臺遣騎大將軍孝先領軍入援景乃解圍孝先以功加上柱國

功多進柱國冊府元龜隋書曰韓洪仕周爲大都督高祖受周禪洪以功別封綏安縣侯

賀若敦伏甲冊府元龜曰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俄瑱於湘州時土人亞柬輕舟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

李子雄伏甲冊府元龜曰李子雄爲驃騎大將軍初漢王諒亂煬帝拜子雄爲廣州刺史馳至幽州召募得千餘人皆伏甲請與騎二千來詣子雄

攻河陰先登冊府元龜

功多進柱國

韋孝寬鎮玉壁時晉公護將東討使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後周書曰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時晉公護將東討使孝寬鎮長史辛道憲啓曰

達奚武鎮玉壁又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後周書曰達奚武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

不煩國家兵周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

高市貴幷州功冊府元龜曰高市貴爲晉州刺史從

源子恭豫州功曰又爲步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

樊叔略爲驃騎大將軍從高祖

略身先士卒隋書曰樊叔略爲驃騎大將軍從高祖

李遷哲身先士卒後周書曰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與

鉢洲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

驃騎將軍五

原誄晉張華魏劉驃騎誄曰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

公侯昭茲勳緒加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冰

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懇輿志遠留侯

心邁二疏風棄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旋聯翩以飄

颺旌繽紛以奄薄

碑唐呂元膺驃騎大將軍論公神道碑曰公諱惟賢字

角扞寇鋒刃既即大小數十戰摧陷堅陣泊王師失御

以智信保全所領之軍馳於靈武皇從肅宗與先父泊

乎昆弟立勳成効不可備述至德中授壽府典軍次授

左衛郎將賜紫金魚袋俄轉左監門率又遷左領軍衛

將軍又特進右領軍衛大將軍貞元十五年授驃騎大

將軍行左武威衛將軍上柱國並以疾終私第詔給鹵

簿鼓吹所以褒寵也

銘唐穆員驃騎大將軍劉海賓墓銘曰公諱海賓彭

城人也以義俠聞於汧隴之間泊天下兵興以身許國

累功百戰全生萬死歷官十七政至於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樂平郡王食實封五千戶充涇原節度兵馬使建中初拜驃騎大將軍後二年長安有朱泚之亂公與故太尉段秀實約曰公爲曹沫我爲荊卿期以一劾而復大駕故公先機而發有害其成段公與公是日幷命君子謂二公之死千古如生銘曰赫赫太保自天降忠見危致命有始有終偉哉段公與我同德將滅妖彗載清宸極天之方稔運奪其力悠悠青史異代悽惻

原 表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親侯（一作候服）就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巾還第不競龍驤之賞而天澤無涯名器總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爲上將神州之重實號中土故以殫歷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司隸絳節金吾緹騎況復任總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爲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蒼憲爲公主所申吳漢因羣臣之舉

車騎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翟灝曰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昭爲車騎將軍屯霸上）後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復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印紫綬次司空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府貴重賓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其儀從故事如太尉後梁冀爲之官屬倍於餘府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靈帝數以車騎過拜嬖臣及贈亡人（應劭曰漢官儀附見大將軍後）晉宋車騎衛不復爲四征所督（晉宋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後）魏制與驃騎同（位次介時並同）隋車騎屬驃騎府唐省之

車騎將軍二

增 漢書曰元光年以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吳志曰孫一奉魏以一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延熙六年遷爲車騎將軍涪陵國人殺都尉反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百姓安堵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

車騎將軍三

增 取河南地 登燕然山（漢書曰衛青武帝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數百級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遂取河南地爲朔

方郡路山遂登後漢書曰實憲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於稽洛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改驟騎班作儀同面

晉書曰賈充爲車騎將軍時吳孫秀陸拜爲驃騎大將軍武帝以充舊臣欲改班次使車騎居充下充固讓見聽之右宛固讓見聽之

後周書曰伊婁穆請加山之役力戰有功拜爲都督永相府參軍事委遣見聽之

漢書曰貫高等謀弑高帝事發逮捕趙王張敖敖廢爲宣平侯高帝以敖尚公主故赦之封爲車騎將軍

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於稽洛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問面

晉書曰賈充爲車騎將軍時吳孫秀陸拜爲驃騎大將軍武帝以充舊臣欲改班次使車騎居充下充固讓見聽之右宛固讓見聽之

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於稽洛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於稽洛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斬首四千將兵八百

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於稽洛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亞夫東擊吳漢發兵守滎陽亞夫使輕騎絕其後吳數挑戰終不出頃之吳奔壁東南隅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征相中魏將李興等冊府元龜曰吳楚反大帝遣使拜興車騎將軍以脇反大帝遣使拜興車騎將軍

軍以脇反大帝遣使拜興車騎將軍

然左大司馬右軍師

後周書曰李遷哲為車騎大將軍諸軍事太祖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

隋書曰楊素時北討突厥素為車騎大將軍父數總於大都督及素以竹策

帝命寬等略馬後鮮卑之潰兵往蒙輒之

平齊之後素請率父

洪賜金銀　裴寬賜金帶　源懷擒北蕃　裴行儉破西軍

後賜物萬段金銀各百斤

周書曰寬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周書曰寬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將軍鎮孔城時北齊伊川郡守梁鮒棄城遁妻家窗欽酗酒寬密知其謀多設計寬每擒知其情出兵掩擊無不克之永業有討謀其所部曰但奸慣孔城自外來者我悉擒之

帝嘉焉賜以本官加使持節

隋書曰源懷以本官加使持節

南寇常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

前出據北蕃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後周書曰達奚武為東道行臺武追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遣奚武追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

破西軍陣華州耕史密神武趣

周書曰源懷宣武時為車騎將軍

祚破西軍　源懷擒北蕃　裴寬賜金帶　洪賜金銀

達奚武覘敵　伊婁謙觀釁

太祖賜玉帶　武帝麥竹策

于烈願緩踶　王韶諫班師

東堂勢王壽　西堂餞桓神

與劉備同謀　與李玉帶為友

劉玫不預　源賀為長史

薦應奉為司隸　薦車湛為博士　請驟之

表霞憐為郡守

原 破單于登山紀功　珍羌賊獻捷振旅　上詳前登燕然山注　謝承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拜車騎將軍討平涼羌人靡有子遺率禁二州獻捷振旅

討武陵平定荊州　破黃巾威震天下　馮卿爲車騎將軍討武陵蠻巴郡板楯蠻叛應之　漢書曰馮緄字仲和爲車騎將軍至長沙賊聞悉降追擊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賜錢一億已前

府義真討叛羌　百官祖送軍事與長水校尉畎苓同征　又曰馬防字千乘行車騎將軍開府對掾屬四百人公卿百僚祖送漢書曰皇甫嵩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每軍行輒止須營壘備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乃嘗飲嵩乃嘗飲既破黃巾威震天下校黃巾餘類於廣宗又討張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獲首十萬餘人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兵不息但願得皇甫義真子不愁夫不得妻矣頼得皇甫安居孝孫征羌帝親幸

虛水羌叛帝親幸平涼羌暴超將十萬騎圍漢陽太守趙熹嬰城固守超攻之不拔乃分遣鈔三輔熹遣兵追擊大破之超等悉降

拜金日磾於臥內牀下　引張溫於崇德殿　漢書曰金日磾爲車騎將軍拜於臥牀下交語輔漢記曰張溫以司空拜加車騎將軍征韓遂兩辰引溫於崇德殿

車騎將軍　三七

車騎將軍四

增 安世深辭　漢書曰張安世宣帝初爲車騎將軍光祿勳以安世爲大將軍霍光兄弟親重安世每休沐歸舍輒與兄子及賓客飲博盡歡閭里之間各欲得其意以安世貴人多以珍物遺之安世門下大將軍來見兒輒引入臥內與婦飲食或時不在兄弟不知也安世自修謹慎不失大臣之節

從擊突厥　又曰王仁恭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

縱兵攻城　冊府元龜曰陳章昭達爲車騎大將軍帥師征蕭摩訶於江陵時蕭摩訶與周軍於峽山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上橫引大索絙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伸其索索斷纜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陣之

率衆拔城　北齊書曰堯雄出東魏爲車騎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以是肯寶爲豫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辛勤據南頓悉衆攻雄雄固守之一日拔其二城論賜甚厚及長史丘賓逼走獲其妻妾三千人皆備送京師

力戰有功　後周書曰達奚武爲大行臺都督從太祖擒賓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役武亟力戰有功加車騎將軍破沙苑之明年又與泰復弘農公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

力戰退之　晉府元龜曰李禮成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征涼州禮成以步騎數千拒帝禮成力戰退之帝圍晉陽禮成以甲數千從帝禮成乃退

當時名將　又曰魏鄧亮陷陣以功遷左大都督從擒實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役亟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亮每戰先登所向摧破魏公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

當時驍將　後周書曰達奚武字孝孫行車騎將軍開府對掾帶同征侯莫陳悅悅不異少引太祖謂曰卿等各舉所知孰堪此選武舉其府長史魏玄成曰臣觀悅之爲人輕而無謀好自矜大不達權變若以步騎數千出其不意悅可擒也太祖從之悅果敗

給三望車　宋書曰沈慶之孫文秀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三望車

給油絡車　晉府元龜曰南齊陳顯達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油絡車

所向摧破　梁書曰張安世宣帝初爲車騎將軍光祿勳以安世爲大將軍霍光兄弟親重安世每休沐歸舍輒與兄子及賓客飲博盡歡閭里之間各欲得其意以安世貴人多以珍物遺之安世門下大將軍來見兒輒引入臥內與婦飲食或時不在兄弟不知也安世自修謹慎不失大臣之節

增 梁椿屢有戰功　後周書曰梁椿同三司大都督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椿屢有戰功

原 馬防位同九卿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馬防行車騎將軍位同九卿班同三公

增 鄧鴻在九卿上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鄧鴻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

梁椿屢有戰功　後周書曰梁椿同三司大都督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椿屢有戰功

常善屢有戰功　又曰常善爲龍驤將軍魏文帝統初屢有戰功除涼州刺史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

設官部四十一 車騎將軍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

漢書曰韓信為相國破代左將軍破魏將軍豹於武泉北六月斬代相夏說破之因降曲逆以北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盡雁門代郡太原定食邑五千三百户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

又曰傅寬為車騎將軍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別擊陳豨軍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

設官部四十二 衛將軍 左右衛將軍 左右驍騎將軍 中衛將軍[並附] 左右武衛將軍 護軍將軍

衛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漢文帝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凡車騎驃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協為衛將軍兼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以後尤為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唐無之

衛將軍二

增 漢書曰文帝至渭橋羣臣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又曰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發中尉材官兵屬衛將軍軍長安 晉書曰虞潭為衛將軍貌如不武內實堅明

衛將軍三

增 學問優博 文雅有餘 三國吳志曰士燮為衛將軍領交阯太守既設庠序春秋為之講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詵問優恃又達於從政博全一郡以加之 西京雜記曰文君既寡以才貌聞於臨邛二十餘年雖富擬卓氏而躬操作與庸保雜居滌器於市中 宋劉毅為衛將軍在虛述有詔賦詩毅詩

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師法教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征討

晉書云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平吳之志以南夏開設庠序以講軍事祜每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冑常以戰伐為務開導信義以懷遠近又云祜之心欲人開布德化不貴尚威武故吳人悅而歸之祜卒之日南州市罷業而赴哭聲震野吳將陸抗每與祜對境交兵抗遣使饋藥祜服之不疑抗聞祜疾篤乃上疏請其醫療

陣

徵兵運糧

晉表奇傳後周書曰奇為涼州刺史時大軍計復東魏于邙山奇總督衆軍及齊神武等戰於邙山大破之

降附

馬隆

隆號惸羊祜薦隆為將軍從太祖破諸羌軍于陽武谷以功賜爵關內侯後又討叛羌軍于武威又討鮮卑樹機能於廣武金山斬其渠帥遂平涼州加授龍驤將軍都督涼州諸軍事及鮮卑吐谷渾等皆震懼並來降附者以萬計隆威恩信著遠人悅服仁德所感如此

開門伏甲

背城死戰

魏將軍從伊武戰少時為衛將軍從伊武討長孫子彥不利盡室沒於陣後為周文帝所獲子彥弟孫子秀伏甲士以待之子彥不知子秀為誰子秀曰長孫子秀也子彥曰汝兄弟好為計策今日之事何如子秀曰今日之事唯有背城死戰耳子彥曰善遂與子秀俱出子秀先登陷陣子彥繼之周文帝壯而釋之

衛將軍四

戴

素琳破呼延晏

冊府元龜曰戴素為北魏雍州刺史時大軍討復東夏素琳又破鹿苑將軍又破呼延晏於洛西斬晏及其子并其衆晏子逃走素琳追至馬頭山斬之

楊津以守城加

楊津為北魏都督南征諸軍事鎮南夏開設庠序以講軍事祐卒時梁將曹義宗入寇津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又云楊津為揚州刺史時梁將曹義宗入寇津為揚州都督南征諸軍事鎮南夏開設庠序以講軍事祐卒時梁將曹義宗入寇津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又云楊津為揚州刺史時梁將曹義宗入寇津為揚州都督南征諸軍事鎮南夏開設庠序以講軍事祐卒時梁將曹義宗入寇津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

費穆以擒將還

志曰全琮為衛將軍泝流討樊城加侍中假節都督諸軍事時魏將文聘守樊城琮攻之不能拔計算琮表楊津能計算琮表楊津能計算琮表楊津能計算琮表楊津能

先登陷陣

後周書曰扈琳為衛將軍從太祖破潁川長孫子彥不利盡室沒於陣後為周文帝所獲子彥弟孫子秀伏甲士以待之子彥不知子秀為誰子秀曰長孫子秀也子彥曰汝兄弟好為計策今日之事何如子秀曰今日之事唯有背城死戰耳子彥曰善遂與子秀俱出子秀先登陷陣子彥繼之周文帝壯而釋之

先驅後擊

文侯謂吳起曰兵法三軍之士未戰而喜者何也起曰君試觀之夫見如此者皆輕其死而貪其生見如此者皆重其死而愛其生

戰急擊

北魏書曰賀拔岳為衛將軍討万俟醜奴於渭南傍水與賊相持岳分置精騎隨地形便駐軍置之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先所置軍少賊衆多岳乃退走賊以為怯追岳岳乃回戰急擊之賊退

中軍總宿衛

晉起居注曰泰始元年置中軍總宿衛

衛軍掌兵衛

漢書百官志曰衛尉卿一人掌京師兵衛

左右衛將軍一人親衛官屬

中衛將軍一人

左右衛官屬

中衛將軍並開府

左右衛將軍若今衛北軍

宋昌領北軍 宣王

志曰文帝以司馬宣王二子征吳召宣王曰欲委以河南事

趙安世薦蘇武

漢書曰李陵降匈奴後單于壯其為人以女妻之生子通國三國吳

若今羽林等軍則勳驍入北軍是也初有衛將軍詳在本篇魏宋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分中衛爲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爲左衛賈序爲右衛並置佐吏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爲九十人陳因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煬帝改左衛爲左翊衛改武三衛曰武三衛煬帝改三衛爲三衛非舊制府皆無二府其所領軍士名爲驍騎唐復爲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掌宮掖禁衛將軍各二人貳大將軍督攝隊伍

長史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晉省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右衛各置長史一人唐因之 錄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初爲鎮東大將軍置錄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府有錄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大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錄事參軍官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錄事參軍一人唐因之

倉曹參軍各二人東晉元帝爲鎮東大將軍有倉曹參軍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與錄事參軍同置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參軍一人唐因之置二人

兵曹參軍各二人歷代皆與倉曹同置 騎曹參軍各一人魏司馬景王爲大將軍有騎兵宋武帝爲相有騎兵參軍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參軍唐初因之其後改爲鎧曹參軍宋武帝爲相亦有之齊有左右銀曹行參軍一人唐因之長安初改爲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參軍一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曹曹神龍初復爲鎧曹開元初復爲胄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宮十率府錄事及兵倉騎胄等曹參軍通謂之衛佐並爲美職漢魏以來諸將軍有長史以下官屬令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考其職位則全校微矣其下諸

衛官屬並同 左右親衛中郎將府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非今任也別詳中郎將左右郎將篇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之唐武德七年改關府中郎將親衛爲一府勳衛翊衛各爲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總判府事唐武德七年改親衛驍騎將軍爲之其勳翊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唐因其名武德七年改親衛車騎將軍爲之其勳翊二衛亦然掌二中郎將之職錄事參軍一人掌受府事兵曹參軍一人掌判府校尉五人

爲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爲之亦爲武臣之贈自大將軍以下又爲武臣責降散官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親衛有勳衛有翊衛而後有左右衛設官曰大將軍曰上將軍曰將軍曰折衝都尉曰果毅都尉曰金以舊合札猛安爲侍衛親軍立侍衛親軍司以統之其左右衛將軍親軍都指揮使司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隆鑌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隸山東河北蒙古殿者稱將軍　右衛隸樞密院秩正三品中統三年初置武衛至元元年改爲侍衛八年改爲左右中三衛掌宿衛屯從兼屯田國有大事則調度之定置都指揮使三員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經歷二員從七品知事二員照磨二員從八品所屬十有五　鎮撫所鎮撫二員　行軍千户所十秩正五品達魯花赤十員副達魯花赤十員千户十員彈壓二十員百户二百員知事十員　督軍千户所一秩正五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户一員彈壓二員百户十員　屯田千户所二秩正五品達魯花赤二員千户二員彈壓二員百户十員　教官二蒙古字教訓一員儒學教授一員掌諸屯衛行伍耕戰之暇使之習國字通曉書記初由樞府選舉後歸吏部　左衛前衛中衛後衛職掌官秩並同右衛俱隸樞密院前衛所屬多

神武執手　高祖同橋北與諸將書曰劉爲汾州刺史神武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多神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平鮮卑呆力戰有功爲左衛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孝貞初爲右衛將軍孝貞力戰有功爲都點檢　元多稱指揮使惟有鎮撫者稱將軍　右衛隸樞密院秩正三品中統三年初每點同樞而坐　躍馬繞城　先驅破敵　冊府元龜曰宋宗慤爲振威將軍沈慶之初謀北伐乃行辟車駕大將軍沈慶之初謀北伐乃行辟車駕及郊至躍馬繞城時曰我宗慤也東平入高右衛將軍助我破敵其衆云宗慤又從入朝每點同樞而坐　躍馬繞城　先驅破敵　冊府元龜曰宋宗慤爲振威

宇文度領右衛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與謝玄共輔幼主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瑜為右衛將軍蘇峻作逆遷宇文度領右衛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與謝玄共輔幼主晉中興書曰劉超字世瑜為右衛將軍蘇峻作逆偏遷天子世

吳隱之居清顯 來護兒甚親重

隱之為右衛將軍雖居清顯而祗肅大將常親執親特至尊書曰吳隱之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而祗肅大將常親執親特至尊隱之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而祗肅大將常親執親特至尊書曰來護兒煬帝即位遷右衛大將軍與高熲親重之隋

虞肅為明帝所昵 劉超為蘇峻不平

虞肅為明帝所昵頃王宗俱為明帝所昵頃王宗俱為明帝所昵及帝崩不預顧命出為右衛將軍與南譙及帝崩不預顧命出為右衛將軍與南譙及帝崩不預顧命出為右衛將軍與南譙

左右衛將軍三

眞將軍也

眞將軍也唐書李大亮為右衛將軍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曰每行夜自分當兩夜遣師中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眞將軍也

乃誠臣也

乃誠臣也大將軍從容曰來護兒為右衛大將軍從容曰來護兒為右衛大將軍從容曰來護兒為右衛大將軍攻雒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發軍法尚等以反間說護兒曰雒陽被圍心膽之虜為雒陽被圍心膽之虜為雒陽被圍心膽之虜為

對南掖門 列東掖門

對南掖門列東掖門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

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太守周撫討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吳興元帝又閱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追充軍事平封永昌縣開國公賜亮絹五千餘匹

固讓不受

固讓不受冊府元龜高祖踐阼以功遷中領軍時將軍皆從高祖平建康城內出者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及整駭乃誠臣也

崇平氏功

崇平氏功冊府元龜曰晉陵太守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書曰李崇自孝文時為都督北魏

虔璠破賊功

虔璠破賊功冊府元龜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右衛將軍唐朝將軍李演為

警巡七萃之勤惰爾爲其正盡得察之宜惜前勢無虧乃勤

左右驍騎將軍一 宮騎與左右衛同後改左右驍爲將軍

原 杜氏通典曰漢有驍騎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帝以李廣爲之後省後漢建武元年初改屯衛爲驍騎置爲中軍晉領營兵兼統宿衛梁以來其任踰重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閣並給儀從北齊州刺史昌義之首爲此職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驍騎曰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掌翊衛爲驍騎將軍素有名稱每大事相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 永平二年詔云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至隋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場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爲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別置焉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爲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 增 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驍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驍衛下設賜之後周書曰侯莫陳順爲驍衛將軍從太祖征討拜大都督西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子出次渭北魏文帝還長安以趙青雀反盟等奉魏太子留鎮

門下故有此迴換耳

左右驍騎將軍三

增 出鷹門 出北塞 漢書曰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鷹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病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取行十餘里廣佯死視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因抱以得其鞍推兒墮馬南馳數十里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匈奴日任城威王彭宇文性勇而驍騎將軍出北塞爲虜寇所圍王聞之曰我當獨與麾下數百騎突圍王聞之曰我貴也

增 賜寶鈿刀 賜金鏤帶 隋史那社尔爲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下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尔所得寶鈿刀并盤絲帶以高昌王所賜軍還太宗美其廉悍以高昌王賜之

教喻手曰河橋之戰卿有殊功便解所服金鎧玉帶賜之

隋書曰曹純以功拜柱國進爵為郡公增邑千戶轉左驍衛將軍賜女妓十人繒五千匹又曰史祥為左衛將軍其位上大將軍從征吐谷渾幸柔出閒道擊卑和之傍男女千餘口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大將軍又曰隋末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

唐屈突通仕隋大業中為左驍衛大將軍通將桑顗之逆通以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媿相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

劉文靜遣副將實琮等與通和通不從文靜遣通子仁壽於長安高祖謂曰通為隋盡節我甚嘉之

都督七軍經略四鎮

又曰魏曹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寧拒吳家遣之三軍服其勇鷙又云唐郭虔瓌為左驍衛將軍都督七軍討薛延陀等破之三軍於金山以仁行左驍衛大將軍兼北庭都護開元中以功拜右驍衛大將軍進封太原郡開國公俄轉安西副大都護鎮經略安撫突騎施等

匈奴避李廣 志元同亞夫

漢書曰李廣為騎將軍在北平都匈奴避之號曰漢飛將軍

唐書曰段志元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北門總管志元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營納使宣三至將軍處士及開門太宗夜使宣三至將軍處士及開門不納志元曰吾受中詔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元曰吾聞門不可夜開使者至曉太宗謂而歎曰真偽固停使者也志元曰吾聞將軍在外有所不受以安社稷此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馬成備北邊 劉桓攻中山

馬成字君遷拜揚武將軍屯緱氏治陰壑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守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者晝舉烟夜舉火以相告急成亦屯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劉桓為驍騎將軍攻中山

左右驍騎將軍四

為沃沮道總管

管時秦軍於蛇水之上大敗武勃就劉伯英曹總八萬眾圍高麗蓋蘇文益兵擊之孝秦不滅吾必不還伯英等何必汝我遂與其子一十三人皆死之

為弓月道總管

二冊府元龜曰隋孝秦為左驍衛將軍高麗將征高麗孝秦為沃沮道總管弓月處密叛以何力為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

為沙鉢羅道總管

冊府元龜曰唐何力為右驍衛大將軍永徽時道侯斤等以歸順為沙鉢羅道總管討平之

為鷹擊將軍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時突厥默啜為寇北邊又代驍騎將軍為鷹擊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部落為前鋒先受榮爵乃圖讓實官止參戎號

不願先受榮爵宣武末代蜀以諛以富貴自處

冊府元龜曰韓公武為大金吾將軍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甚恭謹不以富貴自處

左右驍騎將軍五

制

唐蘇頲授安金藏右驍衛將軍制曰具官安金藏家本孝悌身全忠懇往在周朝困於酷吏共誣良善故誘太皇不任楚毒並加刑憲金藏乃自刺心肺見其誠節因而寤主實賴斯人則洪演納肝田光吞舌求之既往未足為喻眷言酬德自可超倫彰其貞固之美拜以左驍衛將軍幷崔敬復左領軍衛將軍制曰國家之道文武相須故帶綬簪冠而處

將軍之位者必得雄俊之材以對我卿大夫具官楊約智則好謀勇而知禮臨戎之用以律甚明具官崔敬復涖事多能理煩益辨舉其成效可以在庭俾就衛環式昭奬勸使號令有嚴於宿衛謨明皆稱於職官劉吾雄俊之求以濟相須之道

輔國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爲之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米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　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爲輔師將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復故　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　唐輔國大將軍爲武散官

增 晉書曰王導爲輔國將軍導上牋曰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輒有鼓蓋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導乃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源取紊彝典謹送鼓蓋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憾　王隱晉書曰羊琇以輔國將軍開府儀同

輔國將軍二

增 定興州　略晉川　隋書曰李雄周太祖時爲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分州寇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　北魏書曰奚牧爲輔國將軍略地晉川獲慕容寶丹陽王買得及雜石奠

後單騎直入

本傳曰棠立使王氣壓賊領千人遣百騎爲輔國將軍討合肥初肥城未陷棠單騎直入賊大潰軍之時棠乘小輿殿後軍副拜并州刺史鎮壺關以公事徵還洛陽以軍功封平陶侯　晉書曰劉演爲陽平太守石勒以之演亂領勇士十人行北中郎將討勒以演爲輔國將軍假節後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廣固兵馬甚盛演招懷初附得衆七千人又爲勒所攻演懼其不備密爲之計勒乃解圍而去演遂保三齊勒不敢犯　又曰劉琨爲輔國將軍并州刺史琨之結固士心始終如一堅城之下攻陷世機今山國量其勢以攻則城乘勝至劉演走保三齊又謀至演下教曰無動志家素所有不得妄動違班師主賊必重來吾當以計破之不敢爲害也　又曰慕容皝以段末柸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遼東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封遼東公皝卒子儁嗣位加寧東將軍又曰張駿以宋混爲輔國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

設奇

晉元帝以周顗爲輔國將軍假節領軍屯廣陵以爲聲援　晉書曰祖逖爲輔國將軍時沈維等作亂逖以計誅之　又曰晉成帝以庾亮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江西諸軍事鎮武昌亮以蘇峻反徵之峻不受詔遂舉兵反亮與溫嶠陶侃等俱下峻將韓晃等率衆數萬來攻亮亮遣將軍趙胤等擊破之　又曰晉安帝以桓玄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荊江二州諸軍事玄既得志遂有篡奪之謀　又曰晉安帝以劉裕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揚徐兗青五州諸軍事裕既平桓玄之亂威震內外

申以盟約

宋書曰劉毅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毅既平桓玄之亂威震內外

謝玻堅寇

晉書曰謝安爲輔國將軍時堅將苻融等率衆數十萬來寇安以征討大都督總衆軍以禦之　又曰晉孝武帝以桓沖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荊江二州諸軍事鎮姑孰堅將苻堅率衆南侵沖上疏請自率衆西討堅聞之大懼

率軍赴難

晉書曰周顗在宋以士心始終如一堅城之下攻陷世機今山國量其勢以攻則城乘勝至劉演走保三齊又謀至演下教曰無動志家素所有不得妄動違班師主賊必重來吾當以計破之不敢爲害也　又曰慕容皝以段末柸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遼東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封遼東公皝卒子儁嗣位加寧東將軍又曰張駿以宋混爲輔國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

遣使告變

晉書曰周顗在宋以士心始終如一堅城之下攻陷世機今山國量其勢以攻則城乘勝至劉演走保三齊又謀至演下教曰無動志家素所有不得妄動違班師主賊必重來吾當以計破之不敢爲害也　又曰慕容皝以段末柸爲輔國將軍假節都督遼東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封遼東公皝卒子儁嗣位加寧東將軍又曰張駿以宋混爲輔國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

艦以膏焚橋 宋書曰劉勔之見賊舟艦衆多謂將軍龔祖曰賊艦首尾懸遠中山以小艦載草雉之以燒艦賊等爲火所逼悉退走 立館宇 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凡四方之賓客之館舍 斷塞關隘 勝代文末秀書曰元嘉元年秋七月魏太武帝南侵至瓜步江北悉斷塞津要 拔軍南奔 表請北代文秀書曰元嘉二

相副崇矩破封常清於潼關公追論破軍功又曰劉弇祖與宋超石大
破魏軍於平城又攻到定二萬克之高祖大事興士眾以寡克眾攻無堅
城聽古名將何以過此軍後轉右武衛將軍時居太行中兵參軍加建威將
軍領步騎五千鎮上黨之功追論討休之功昭爵都鄉侯食邑三百戶
南宋書曰虞丘進討休之有城功進爵為子
隋書曰李懋初仕周為武衛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賜爵
平原縣公追論破軍功

武衛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軍至隋宋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熊騎唐光宅元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

武衛將軍二

隋書曰李懋初仕周為武衛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賜爵平原縣公其制與隋同所掌如左右衛

武衛將軍

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武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金武衛軍都指揮使隸尚書兵部設官與驍騎同

遼南面有左右武衛設官與驍騎同

武衛將軍

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武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金武衛軍都指揮使隸尚書兵部設官都指揮使從三品大定二十九年以武衛軍六十人兵馬一員副都指揮使二員從四品副都一員從四品大定二十年置二員正職副都指揮使二員從四品初正五品承安三年降承安二年復 判官一員承安三年設 鈐轄司鈐轄十員正六品初設掌防衛都城警捕盜賊二都鈐轄四員從七品品職定員巡定二年增置宅都將二十員從九品大安十六年立名 掌管轄軍人防衛警捕之事承安元年設萬人內軍八千九百四十九人忠衛二百人隊正四百人

元世祖中統三年初置武衛掌管上都開平中統軍馬為左武衛將軍又曰武衛將軍二十員為左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位上開府皇中宮進取陳之策高祖善之於是賜物三千段 贈帛四百匹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

督宿衛禁兵

釋縛焚櫬東馬懸車

讀孫吳兵法

許褚遷武衛將軍督中軍宿衛禁兵初補所將為虎士等從征伐太祖以為壯士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都尉校尉者百人又曰高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後為左武衛將軍善於撫士

是以行軍總管鎮軍賜贈帛四百匹

【增】許褚宿衛甚親　曹操憂亡流涕

【增】領五百騎　北魏書曰宇文福孝文時為武衛將軍從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將士爭奮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將士閑習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增】破賊一萬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二萬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力戰功最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力戰勳最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增】領二百騎　北魏書曰宇文福孝文時為武衛將軍從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將士爭奮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將士閑習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增】破賊一萬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二萬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力戰功最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力戰勳最　北魏書曰宇文福為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至鄧城選兵簡將學攻城法突擊數十門習大破寶勤之以職為長史行軍諮議參軍崔惠景等率衆來救孝文敕福領高車甲騎五百騎渴澤路既絕水草賊遂圍之福身先士卒苦戰連日賊乃退走孝文時為武衛將軍計福功最賜帛二百餘匹遷

色袍乘六閑馬賜獅獸衣鞾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爲左右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大將軍等官尋改左右屯營爲羽林　光宅元年改威衛爲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右衛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威衛隸左右羽林陣衛本司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威衛設官與驍衛同　金制無考　元初制左都威衛使司秩正三品使三員副使二員僉事二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至元十六年以侍衛親軍一萬戶撥屬東宮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三十一年改隆福宮左都威衛使司隸中宮右都威衛使司設官同中統三年以世祖五投下探馬赤立總管府秩四品設總管一員二十一年撥屬東宮二十二年改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三十一年改隆福宮右都威衛使司秩仍舊左都威衛屬鎮撫所鎮撫二員都目一員行軍千户所千户二員副千户二員知事彈壓各一員百户二十員屯田左右千户二所千户二員都目一員彈壓一員百户每所二十員弩軍千户所千户二員都目一員彈壓一員資食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右都威衛屬鎮撫司同左行軍千户凡五所秩正四品千户五員副千户五員知事五員百户五十員彈壓五員屯田千户所秩正

五品千户二員彈壓一員百户七員都目一人廣貯倉秩從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撥典一人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至元二十九年立屯田府大德十一年增軍數立爲大同等處指揮使司後改中都威衛使司隸徽政院尋改隸樞密至治元年改爲忠翊侍衛都指揮使等官與左右中前後衛同

左右威衛將軍二

植性溫厚　音詞質樸　上同軍政之暇不倦經史嘗數幼學士貴自親中爲右威衛大將軍從幸岐陽賜宴士貴詩有理致自後恂恂和士貴詩詞質意論不文乞賜其假手　同明殿召見　元武

左右威衛將軍三

制唐錢珝授右千牛衛將軍李璠右威衛將軍制曰具官李璠等朕每據法座命百辟四募大和會於朝能率其屬建黃麾飛驤之旗立於陛前者有衛將軍之盛職也璠以忠謹之質周旋於藩邸之中以久得遷常為貳金吾矣武弁有列乃命陟居既曉玉鈐牌登環衛尚書之秩光寵並行　薛廷珪授右威衛上將軍制曰具官契苾璋尚齒酬勞固閑於茂典威衛上將軍制曰具官契苾璋因坐朝周視百辟有峨冠念功求舊式勸於後生朕嘗

擔珪華髮承弁鷹揚鴈立於墀庶之上者一旦便殿詢於宰臣且曰衛將軍璋也風號良將實著軍功嘗擁節旌兼聞善政自處之環衛委以腹心闊彼汙萊盡作文王之園化其士卒皆為君子之營而耆艾服勤班資不彌積歎達我聽聞俾升上將之尊不假三師之貴吾於爾輩無吝優恩勉服軒裳共致寧謐

領軍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初魏武為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為中領軍以史渙為之文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領

事惟景及魏因之後魏有領軍又有領軍將軍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宮殿之兵皆主之以高歸彥為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訴訟之事不置將軍惟有長史司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為左屯衛唐復采舊名置領軍衛分為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戒衛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左玉鈐衛神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宮掖禁備督攝隊伍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漢北軍有中候司馬候丞掌監軍門屯衛諸軍以下諸

設官與駿衛武衛威衛同　金元制無考

領軍將軍二

增 魏略曰太祖以史渙忠勇爲中領軍領禁兵　又曰太祖還長安以曹休爲中領軍　又曰太祖征孫權以尚書令陳羣爲中領軍　晉書曰吳隱之爲中領軍清儉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幷日而食恒布衣不完　晉中興書曰羊祜字叔子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　齊書曰蕭景先武帝少年時與景先共車行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先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爲領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屬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奉謝　梁書曰臧盾遷中領軍爲人敏贍有風力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盾復繼之

高堂隆集曰已詔書中領軍游擊宿青玉佩

領軍將軍三

原 總六軍　監五營　領軍　略　領軍將軍　驍騎　游擊　左右衛中郎將　人　統六百石　陳中郎　人　統六百石　左右監　左右校尉　左右司馬　中候之官也

增 給步騎　賜御馬　假軍以本鄉職　如其不爾　如其勞惟　自此　多妻　少以　及　見　北部書曰　安置營部分　又曰皮紫和　軍騎拉哭照　全軍而還由是獲濟除尚書令別封河西郡開國公　唯意所欲　一已不反

武力見知

全軍獲賞　勤苦于忠勤勞　軍陽廟　用令楙中領軍徵日夜勤苦備　事軍有以相報　又曰于忠宣　忠而陳寔　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　文武之任宜　勤其衆以退大新軍已書詔於　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曜不　當無憂　於上矣

謀殺宣王　推立安德

蔡徵勤苦于忠勤勞

隱右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殺之帝　於平樂觀以臨軍過允與左右　帝中管之官也

增 給步騎　賜御馬

原 紀

敗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門是課帝於平陽帝敗歸并州與唐多數級為領軍將軍後安德王延等奉帝於平陽帝敗歸并州與唐等推立安德王延為主改元延昌以周軍相攻頗久曰契走還鄴投司徒高歡為領軍將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之西降數千人自是平壑谷渾始以來內外頻有寇盜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有非准北實偏其外部曲也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有非准北實偏其外部曲也

東帶下車 晉卿府元龜曰晉陸子世子初仕為領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冒刃而前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拂席改服 北齊書曰草創後主於平陽帝敗歸并州與唐等推立安德王延為主改元延昌以周軍相攻頗久曰契走還鄴投司徒高歡為領軍將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之西降數千人自是平壑谷渾始以來內外頻有寇盜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有非准北實偏其外部曲也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有非准北實偏其外部曲也

敢死五百人 又曰唐契苾何為左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轉鬬數十里 又曰唐契苾何為左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宇帝奇之 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魯廣達為中領軍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土圓置陣與部頭鼓相聞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勵鼓死冒刃而前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隋軍數四為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如是者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轉鬬數十里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敢死五百人 又曰唐契苾何為左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冒刃而前 隋書平高熲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東帶下車 晉卿府元龜曰晉陸子世子初仕為領軍周武帝平晉山東士文謙多迎周師維士文開門自守

拂席改服 北齊書曰草創後主於平陽帝敗歸并州與唐等推立安德王延為主改元延昌以周軍相攻頗久曰契走還鄴投司徒高歡為領軍將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之西降數千人自是平壑谷渾始以來內外頻有寇盜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有非准北實偏其外部曲也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有非准北實偏其外部曲也

軍衛大將軍前右監門衛大將軍江繼美左領軍衛大將軍制曰具官李儁等王者之居率先警衛將軍之令必勝飛嚴儁與繼美皆以絳服青綬常立於西序矣在列甚謹其勤亦多我容頗稱於抱材家食且聞其處困故以左右領軍之命並而進之

增 宋書百官志曰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秦時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為中尉矣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於時為都尉矣漢書李廣傳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蓋

護軍護諸將軍哀帝元壽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東京省班固為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為相以韓浩為護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晉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大明二年復置魏晉江左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軍猶別有營也領護資重者為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 隋書百官志

曰護軍府將軍一人掌四中郎津輿駕出則護駕中護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麥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錄事參軍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各一人法田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又領諸關尉津尉

護軍將軍三

增 王隱晉書曰仰俊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子素食當時清淨內外肅然遷為中護軍 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七年詔曰中護軍職典武選宜得堪幹其事者

左衛將軍羊琇有明贍才其以琇為中護軍

護軍將軍三

原 宋禁兵 典武選晉起居注曰泰始七年詔曰中護軍韓皓典武官選事 晉諸將 總統諸軍陳平歸漢拜為護軍中尉與絳灌等謀誅諸呂平乃出奇計畫有所秘者輒以告平平以此得盡其謀 漢王疑召問平平為王之能用人故來歸大王臣深身來不受金無以為也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在尚在請收入官 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 魏晉江左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軍猶別有營也領護資重者為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 隋書百官志曰景王 與參謀議 問以時事 魏志曰夏侯玄遷中護軍與太傅司馬宣王俱入閤參謀時事 晉諸軍 賈充出征匈奴以班師之功進爵魏志曰夏侯玄遷中護軍與太傅司馬宣王俱入閤參謀時事 晉諸將 總統諸軍陳平歸漢拜為護軍中尉與絳灌等謀誅諸呂平乃出奇計畫有所秘者輒以告平平以此得盡其謀 漢王疑召問平平為王之能用人故來歸大王臣深身來不受金無以為也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在尚在請收入官 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 史記曰陳平歸漢拜為護軍中尉諸將盡賀平獨金 周顗失儀 都尉使參乘典為

子095-583

去城擁自從死而可迎之則
進往夏口保為將帥破之
陶侃破郭默從討桓謙
侃討破之　宋書訂閏五月以侃為征討都督會大破桓謙前後斬
獲及俘溺死者數萬人桓玄走尋陽侃率諸軍追擊玄玄
棄船步走侃遣參軍馮遷追及斬之
通上疏明帝曰微君吾弗聞善
可以無護軍　晉志曰前漢有護軍都尉後漢建武中省魏晉復置
護軍秦官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護軍都尉秦官掌軍
護軍將軍即退胡之類也
元嗣留鎮太祖曰安
子　原　魏書曰嗣字敬宗太祖征劉表嗣為撫軍將軍
留鎮鄴及征袁尚嗣為鎮東將軍留鎮鄴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
武士管籥皇甫謐曰護軍武士管籥
王導以趙泳為護軍
先主以法正為護軍　原　蜀志曰劉璋敗先主圍雒城龐統為流矢所中卒先主為之流涕諸葛亮以書曰法正為吾東行蜀之所以能定者正之謀也今不幸早亡吾將誰與計事乎
曹公引退
皋首數千　魏書曰張遼與王平俱鎮合肥遼以平軍少乃夜開門擊之平軍驚擾遼引退平不敢追
斬獲數千人　魏書曰張遼與王平俱鎮合肥遼以平軍少乃夜開門擊之平軍驚擾遼引退平不敢追
級晉書曰庾亮以王敦作逆以朱伺為征討大都督率諸軍討敦敦平論功行賞

原詩晉傳咸答樂弘詩并序曰安樂令樂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為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鉅平作宰是欽弓旌仍招嘉命爰集鸞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詔音鉅平遐遊屬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載邁乃延羣彥龍集鳳會亦既斯降萬里有賴聲發響應好盟傾蓋

前後左右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彝有長史秩千石

右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晉武初又置前軍左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謂四軍齊亦號左右前後四軍陳並有之北齊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唐無

增 王海曰漢五府趙充國傳神爵工年詔舉讓羌校尉時後將軍充國病五府舉辛湯充國奏不如湯兄臨衆詔用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　段會宗傳曰竟寧中五府舉段會宗為西域都護表時王商為右將軍　馮奉世傳曰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詔召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杜鄴傳曰與王音善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說音曰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　表曰左將軍始於後元二年上官桀右將軍始於元平元年王莽前後將軍始於元平元

前後左右將軍二

耿純就國　李通乞身

增 耿純始太守范制降之封東光侯純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吾事諸侯就國今亦然也　又

勠力固守　又曰北周侯伯勠力固守後功封千乘縣開國侯　歷

船大呼　把矟直刺

為來軍厲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諸軍皆集於是圍絡數重矟身自衝擊殺傷甚多水勢稍減賊乃退散我欲渡能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船大呼而渡　又曰北魏楊播為左將軍假前將軍至鄴雖師還認播為諸軍後淮未克播身自

敢妻為前將軍從太祖戰於邙山其部曰大丈夫當畏死從將軍乎我刀左手把矟直斫演莫敢當世隆被從後將軍又曰南齊柳世隆性愛尚書左僕射不拜世隆性愛

世隆不拜　鄧禹泣對

北魏啓太祖被問書帝給三千人問相父若何堅車駟將軍莫容乘之劉使者曰先帝知卿判執史翼之對曰翼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役使者曰先帝命垂乃用為虞武將軍何間太守　鄧禹誦詩

武陵蠻奏　東萊立宣帝　持節攻河

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光武御河北時前將軍右將軍又曰蜀諸葛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晉書曰趙充國字翁孫為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宣帝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為前將軍持節關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自以為入河東都到安邑渡河不關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觀漢記曰李忠字仲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　原 定策

解綬賜仲都　使兵隨滿寵

東觀記曰光武即位封東光侯純為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為前將軍持節關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自以為入河東都到安邑渡河不關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觀漢記曰李忠字仲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　原 定策

時緩上解所領以賜之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拜前將軍領豫州刺史曹休上表請寵宇伯寧拜前將軍領豫州刺史曹休上表請寵南兵都督揚州諸軍事次南兵

民變慕大小相率隨道路不可禁止

晉元定捻賈泰長孺獲明徹

冊府元龜曰北魏元定為沃野鎮將時破沙苑戰河橋定前後先登又曰遣秀長孺為左前軍與侯莫陳悅遇劉蠡升為聲援長孺乃緩奇兵大破之及稱軍還悅輕騎追躡長孺與戰常先登悅軍大敗悅乃收餘衆與長孺相持以待蠡升之救長孺又曰梁明徹為北魏將軍從征淮南時蕭衍將陳慶之率衆數萬來援徐州明徹與戰頻破之慶之退保固城明徹進圍之慶之數出兵挑戰明徹堅壁不動慶之糧盡引退明徹追擊大破之慶之收散卒數千人還梁

答書八十函取書數千卷

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曰至八十函焉祖北伐還在將軍征統萬緘連署數千表太武善之賈復食六縣

特軍珍寶順唯取書數千表太武善之賈復食六縣

李雄賜百口

又曰李雄領左後軍征吐谷渾雄與偽和綏洮河為賊所持綏與偽左將軍後定封縣侯即墨侯胡觀陽凡六縣

又曰漢馮奉世為右將軍後為左將軍

功名次充國　威猛亞雲長

又曰漢書曰李雄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威猛亞雲長軍居水草善射前後十年為右將軍

又曰蜀張飛為右將軍

雄壯威猛亞於雲長等

又曰李雄領左後軍征吐谷渾雄與偽和綏洮河為賊所持綏與偽左將軍後定封縣侯即墨侯胡觀陽凡六縣

常慮勤勞有功　師丹廉直守位

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遷為右將軍

又曰師丹以廉直守位

漢書曰師丹為右將軍

追楊盛於竹嶺　討祖悅於硤石

後將軍元定時仇池也公楊盛以陳泥平為堯陷祖悅於硤石盛引退依山執建節王鴻遣秦川氐及於竹嶺又曰崔延伯為後將軍遣趙祖悅偷據硤石延伯討之亮與都督崔暹兩道攻悅悅輕車來迎延伯與戰悅偽退延伯下馬步追悅悅回馬擊之延伯大敗悅乘勝追北

重甲跳三丈　兩騎攢數萬人

郭默為人勇健嘗身被重甲跳三丈高人莫不見時人號曰南齊周盤龍為右將軍盤龍亦跳三丈高時人號曰重甲跳三丈又曰晉

卿上
增威震華夏 蜀志曰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攻曹仁於樊時漢水暴溢于禁助仁會霖雨漢水大增羽遣將于禁陳羽又斬其旗鼓禁等降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都以避其銳初遼爲孫權所圍遼乃出兵突擊大破之權退保津口遼還屯合肥孫權後率大衆十萬圍合肥遼與戰破走權復入堅守魏氏春秋曰遼自朝至晡三戰三捷敵人奪氣自是之後張遼威名遠震逍遙津北吳人畏之小兒啼聞遼來聲止相恐
高頻得民和 舊唐書高頻爲幽州總管府司馬突厥入寇頻率兵拒之頻善於撫馭將士人皆樂爲用每與虜戰必先登陷陣以少擊衆虜甚憚之
寇儁得衆心 又曰北周寇儁爲幽州總管突厥入寇儁率兵拒之儁善於撫馭將士人皆樂爲用每與虜戰必先登陷陣以少擊衆虜甚憚之
劉康祖大戰 又曰劉康祖爲左軍將軍擊連戰大破之
武太戰一日一夜殺獲數萬 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大舉伐吳王濬自江陵順流而東所向風靡攻破夏口武昌等城又破丹楊水陸諸軍吳主皓遣其太子及上大夫張悌等率衆三十萬來拒王濬與悌戰於牛渚悌等大敗斬悌等首獲五萬餘級又破西陵督留憲等水軍於巴丘獲吳將伍延等又破吳將張咸於橋頭又破吳將陳慧於萬里悉獲其船艦甲仗皆燔燒之順流徑進所至莫敢抗者

增碑唐楊炯撰右將軍魏哲神道碑曰公諱哲字知人鉅鹿曲陽人也貞觀十五年起家補國子博士喬林場日驚白鳳於詞條辭水澄天驗雕龍於義窟班超慷慨常懷萬里之心季路平生每負三軍之氣十六年敕授左翊衛北門長上祿賜同京仍令爲飛騎等講禮鄧司徒之舊事馬上讀書祭征齒之前聞營中習禮宮花如錦還臨拜將之壇槐葉成帷復對閱軍之市自皇王眷命大帝應期運璇衡而制八方調玉燭而臨四極元菟白狼之野來奉衣簪蟠桃析木之鄉尚迷聲教太宗文皇帝操斗極把鈞陳因百姓之心問三韓之罪勝殘去殺上憑宗廟之威震華夏蜀志曰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攻曹仁於樊時漢水暴溢于禁助仁會霖雨漢水大增羽遣將于禁陳羽又斬其旗鼓禁等降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都以避其銳初遼爲孫權所圍遼乃出兵突擊大破之權退保津口遼還屯合肥孫權後率大衆十萬圍合肥遼與戰破走權復入堅守魏氏春秋曰遼自朝至晡三戰三捷敵人奪氣自是之後張遼威名遠震逍遙津北吳人畏之小兒啼聞遼來聲止相恐

而按部坐金城而勒陣駕鼈梁於聖海秦壬息鞭石之威泛鼇釣於仙舟愚叟罷移山之力然後風行雷卷斬將屠城寨丹浦之遥源伐黑林之與本王孫公子名震皂隸之臣深谷大山境入樵漁之圃二年詔加上柱國仍檢校安東都護道之以德齊之以刑威振六官風揚五部兵戈載戢無勞尉候之處桴鼓希聞寧有穿窬之盜仰太陽而晞湛露方預四朝臨逝水而急寒風俄悲二去紫闥生入判自無期緒服晨還竟知何日

四征將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四征將軍皆漢魏以來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東將軍漢光武建武中以馬隆為之征南將軍漢光武二年以馮異為之征西將軍漢光武中以祭遵為之征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為之別各一人魏黃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唐無

四征將軍二

原治軍整齊與士簡易華嶠後漢書曰岑彭論降朱鮪遣征南將軍岳軍整齊秋毫無犯又曰耿弇西征諸將軍出西城東北壯勇後漢耿弇字伯初為征南大將軍案行邊境勞勉將士簡易不煩又曰耿弇北征張步時城邑多反弇出其君長所賚賜以購募降者又曰蜀王相拷於渭南會亮卒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維令儀長其後反旗鳴鼓若將相向者宣王退於是儀結陣去又曰王昶宣王時為征西將軍與諸葛亮相持數年亮每有大事輒居前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鎮守襄陽開建學校修立陂堨以溉灌之利又曰晉杜預每有大事輒居前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南梁王保為征南大將軍鎮守貴州開調練士卒皆樂為用又曰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卿為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治關中雍涼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著先是羌胡屢寇邊境勞於討擊雍涼之人始皆保全者皆保父母妻子以死固守又曰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鎮守襄陽開建學校修立陂堨以溉灌之利又曰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鎮守襄陽開建學校修立陂堨以溉灌之利又曰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鎮守襄陽開建學校修立陂堨以溉灌之利又曰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四征將軍三

原案行邊境築城塢後漢書曰岑彭為征南將軍案行邊境築城起塢又曰耿弇為征西將軍遣案行河西郡縣修治障塞築城起塢參始末又曰北海王興為征南大將軍案行邊境築城起塢參始末

四征將軍四

原頻拔四城悉平六洞魏幕容廆又曰北海王興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

四征將軍五

原益脩攻備廣設方略又曰晉杜預每有大事輒居前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四征將軍六

原身不跨馬手不釋卷又曰晉杜預每有大事輒居前為征南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四征將軍七

原振旅建業傳首京師又曰晉杜預每有大事輒居前為征南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四征將軍八

原身不跨馬手不釋卷又曰晉杜預每有大事輒居前為征南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姜維結陣楊忠守橋被甲在前執兵以率

宣王相拷於渭南會亮卒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維令儀長其後反旗鳴鼓若將相向者宣王退於是儀結陣去又曰王昶宣王時為征西將軍與諸葛亮相持數年亮每有大事輒居前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身不跨馬手不釋卷

原又曰晉杜預每有大事輒居前為征南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益脩攻備廣設方略

原又曰晉杜預每有大事輒居前為征南大將軍之例不穿鎧馬射不窮逐明日復出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又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襄陽修德信以懷吳人吳人悅服

悉平六洞幕容廆

原又曰北海王興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頻拔四城悉平六洞

賞賜軍士

原又曰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治軍整齊與士簡易華嶠後漢書曰岑彭論降朱鮪遣征南將軍岳軍整齊秋毫無犯又曰耿弇為征西將軍與士簡易又曰後漢耿弇字伯初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治軍整齊與士簡易華嶠後漢書曰岑彭論降朱鮪遣征南將軍岳軍整齊秋毫無犯又曰耿弇為征西將軍與士簡易又曰後漢耿弇字伯初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治軍整齊與士簡易華嶠後漢書曰岑彭論降朱鮪遣征南將軍岳軍整齊秋毫無犯又曰耿弇為征西將軍與士簡易又曰後漢耿弇字伯初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治軍整齊與士簡易華嶠後漢書曰岑彭論降朱鮪遣征南將軍岳軍整齊秋毫無犯又曰耿弇為征西將軍與士簡易又曰後漢耿弇字伯初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治軍整齊與士簡易華嶠後漢書曰岑彭論降朱鮪遣征南將軍岳軍整齊秋毫無犯又曰耿弇為征西將軍與士簡易又曰後漢耿弇字伯初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治軍整齊與士簡易華嶠後漢書曰岑彭論降朱鮪遣征南將軍岳軍整齊秋毫無犯又曰耿弇為征西將軍與士簡易

征五溪六洞一百三十
七寨悉平朝獲功多
憲征西將軍印總兵鎮滇兵鎮守軍夏陽寶鎧白蠻牛羊以
爲戎服之費憲至鎮令一新昇峰附者撫之務存
其敝心璘從兄璘當斬有文武才由郡
指揮僉事又明沐琮征南將軍印繼鎮雲南撫
循吏兵官解征南將軍印繼鎮雲南撫
總兵官左都督充總兵官

至葛蕃山 克可渡河

又曰明時吐番所部使
考特其輔重命鄧愈
力備其巢穴愈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之愈分兵爲三
奔入愛其巢穴愈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之愈分兵爲三
州史料曰洪武十四年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
三十萬衆征雲南遂克昆明獲馬七星關以通畢節又
克可渡河部諸蠻望風降附乃東川烏
蒙芒部隨征西將軍討之愈分兵爲三
奔入愛其巢穴愈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之愈分兵爲三
州史料曰洪武十四年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
三十萬衆征雲南遂克昆明獲馬七星關以通畢節又
克可渡河部諸蠻望風降附乃東川烏
蒙芒部隨征西將軍討之愈分兵爲三

樓望三十 陣圖十二

冊府元龜

鎮徐州刺史石亨龍驤將軍徐元等守中州并造
船數百艘得賊諜知大海征北諸蠻將軍顧寧
等率兵三十萬出山西至古宜陽備甚嚴亨等
設伏擊之賊大敗追至葛蕃山斬首不可勝計
三奔并力備甚嚴亨等
設伏擊之賊大敗追至葛蕃山斬首不可勝計
三奔并力備甚嚴亨等
設伏擊之賊大敗追至葛蕃山斬首不可勝計
三奔并力備甚嚴亨等
設伏擊之賊大敗追至葛蕃山斬首不可勝計
三奔并力

約印三十城 脩牆七百里

上元之要爲獻文覽而嘉之以爲古今宜防備甚嚴亨等
設伏擊之賊大敗追至葛蕃山斬首不可勝計
三奔并力備甚嚴亨等
設伏擊之賊大敗追至葛蕃山斬首不可勝計
三奔并力備甚嚴亨等
設伏擊之賊大敗追至葛蕃山斬首不可勝計
三奔并力

稱義之清貴 白慶之忠謹

冊府元龜

西晉王義之爲東軍事王敦之亂義之遷守南軍事王敦之亂義之爲東軍事王敦之亂義之爲東軍事王敦之亂義之爲東

之魏張魯晉當陽之侯杜元凱並爲之鎮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各一人宋時四鎮與中軍爲雜號後漢劉表爲之魏文帝鄧艾並爲之鎮西將軍後會鄧艾同伐蜀降魏加大尤尚書令唐無

四鎮將軍二

開邊據險　鑿山通道

魏志曰劉靖爲北平太守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北平郡北近烏丸數爲寇害而民利之又地七百餘里宜耕墾以爲稻田上平軍屯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于灅水灅水流通引用不竭於是軍糧饒給乃勒石紀功凡所降集戶萬餘口又曰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險險要之地廣虜之所必爭也南北三更種而民利之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以屯田自隴西將軍艾以爲鎮西將軍艾自陰平由景谷至于灅水通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單自裹糧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成都

拓平西夏

又曰艾攻蜀軍于陰平艾子忠將兵趨成都艾子忠先登至成都劉禪降艾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假節開府儀同三司及禪太子已下百官將吏皆詣艾軍門艾解其縛焚其櫬延禪觀其倉庫府藏圖籍以禪歸命侯印綬與之又曰艾以禪爲安遠將軍率衆會于洛陽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以屯田自隴西將軍艾以爲鎮西將軍艾自陰平由景谷至于灅水灅水流通引用不竭於是軍糧饒給乃勒石紀功凡所降集戶萬餘口又曰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險險要之地廣虜之所必爭也南北三更種而民利之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以屯田自隴西將軍艾以爲鎮西將軍艾自陰平由景谷至于灅水灅水流通引用不竭於是軍糧饒給乃勒石紀功凡所降集戶萬餘口

深入鹵庭

又曰艾攻蜀軍于陰平艾子忠將兵趨成都劉禪降艾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假節開府儀同三司及禪太子已下百官將吏皆詣艾軍門艾解其縛焚其櫬延禪觀其倉庫府藏圖籍以禪歸命侯印綬與之又曰艾以禪爲安遠將軍率衆會于洛陽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以屯田自隴西將軍艾以爲鎮西將軍艾自陰平由景谷至于灅水灅水流通引用不竭於是軍糧饒給乃勒石紀功凡所降集戶萬餘口又曰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險險要之地廣虜之所必爭也南北三更種而民利之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以屯田自隴西將軍艾以爲鎮西將軍艾自陰平由景谷至于灅水灅水流通引用不竭於是軍糧饒給乃勒石紀功凡所降集戶萬餘口

告老遜位

上疏固辭詔不許

疏固辭詔

又曰晉周顗爲鎮東將軍時吳大將軍張悌等率十萬至壽春顗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孫峻等又曰晉劉弘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

擊破孫峻　討滅陳敏

又曰魏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時吳大將軍孫峻等率十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孫峻等又曰晉周顗爲鎮東將軍時吳大將軍孫峻等率十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孫峻等又曰晉劉弘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

告老遜位

上疏固辭詔不許

疏固辭詔

又曰晉周顗爲鎮東將軍時吳大將軍孫峻等率十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孫峻等又曰晉劉弘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

討滅陳敏　斬吳將軍

又曰魏諸葛誕爲鎮東大

浪逍　龍西王秉心誠亮　鎮東恪勤在公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關中內屬京畿外藩河北扞我崔南轄巴漢宜令素秉心誠亮思濟弘遠仗門素無華宅使軍兵作侵在公五十不營　曹休爲鎮南車騎將軍

寵臨送　鄧艾爲鎮西劉禪奉璽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將軍下邳人也少好騎射以善射爲太祖所愛常從征伐數有功太祖以爲虎賁中郎將

四安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安東將軍後漢陶謙曾爲之晉范陽王虓爲之　安西將軍後漢段熲鍾繇爲之　安南將軍元光元年以舉彭爲之晉元帝以王導爲之　安北將軍後漢來歙耿弇爲之晉以劉隗爲之　各一人後魏亦有唐無

四安將軍二

增　識蛇勢　挾獸腰　晉書曰魏平蜀之上要石爲八陣圖於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行相去二丈諸葛亮見之謂此軍營從太祖於龍門忠揚右拔其脣右拔其脣左挾其腰又曰吳孫權之盛爲安東將軍封燕侯鎮湖熟作築園池有夏侯淵之敗擒張郃之威振華夏帝大出設圍上表請降帝以爲無益盛不聽圍合之急乃潛渡陸口襲取南郡獲將士家屬以爲質權乃解圍退

仇池　魏文帝曰吳將呂蒙襲關羽羽敗走至臨沮望見蒙軍船艦旗幟皆偃息不動謂蒙軍將以爲無備而不知蒙已潛渡陸口襲取南郡獲將士家屬以爲質權乃解圍退

李崇許逃　古弼僞退　魏書曰李崇爲安南將軍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鎮壽春少有將略明元時爲冠所憚元魏曰吳眷少有將略明元時爲冠所憚尚書殷安南將軍虎賁中郎將封燕侯鎮湖熟作築園池有夏侯淵之敗擒張郃之威振華夏帝大出設圍上表請降帝以爲無益盛不聽圍合之急乃潛渡陸口襲取南郡獲將士家屬以爲質權乃解圍退又曰孫陽爲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鎮公安西將軍封建業侯假節加鼓吹後進爵爲王明元時爲冠所憚尚書殷安南將軍虎賁中郎將封燕侯鎮湖熟作築園池有夏侯淵之敗擒張郃之威振華夏帝大出設圍上表請降帝以爲無益盛不聽圍合之急乃潛渡陸口襲取南郡獲將士家屬以爲質權乃解圍退又曰孫陽爲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鎮公安西將軍封建業侯假節加鼓吹後進爵爲王

四安將軍三

增　爲寇所憚　魏書曰吳眷少有將略明元時爲冠所憚尚書殷安南將軍虎賁中郎將封燕侯鎮湖熟作築園池有夏侯淵之敗擒張郃之威振華夏帝大出設圍上表請降帝以爲無益盛不聽圍合之急乃潛渡陸口襲取南郡獲將士家屬以爲質權乃解圍退又曰孫陽爲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鎮公安西將軍封建業侯假節加鼓吹後進爵爲王　爲鄰所憚　又曰孫陽爲都督荊州刺史鎮公安西將軍封建業侯假節加鼓吹後進爵爲王　索綝有威恩　魏志曰晉索綝爲新平太守時雍涼多事綝撫循有威恩羌胡畏而愛之　古弼著威名　魏書曰古弼代郡人也少有將略明元時爲冠所憚尚書殷安南將軍虎賁中郎將封燕侯鎮湖熟作築園池有夏侯淵之敗擒張郃之威振華夏帝大出設圍上表請降帝以爲無益盛不聽圍合之急乃潛渡陸口襲取南郡獲將士家屬以爲質權乃解圍退又曰孫陽爲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鎮公安西將軍封建業侯假節加鼓吹後進爵爲王

進　虛淵徐行　晉書曰虛淵爲安南將軍時流民數萬口以步騎六十徐行而進未經五旬賊衆逃散降者羨溢萬計淵悉不問

可任大事　魏志曰晉文帝爲安西將軍後爲安東將軍時年少超居大位每事平日賜永康侯又曰晉文帝爲安西將軍後爲安東將軍時年少超居大位每事平日賜永康侯又曰晉文帝爲安西將軍後爲安東將軍時年少超居大位每事平日賜永康侯

端志能　博覽經籍　粗有辭義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車騎將軍東萊人也少好騎射以善射爲太祖所愛常從征伐數有功太祖以爲虎賁中郎將封燕侯鎮湖熟作築園池有夏侯淵之敗擒張郃之威振華夏帝大出設圍上表請降帝以爲無益盛不聽圍合之急乃潛渡陸口襲取南郡獲將士家屬以爲質權乃解圍退又曰孫陽爲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鎮公安西將軍封建業侯假節加鼓吹後進爵爲王

四平將軍一

【唐】杜氏通典曰平東將軍晉當陽侯杜元凱王濬等爲之平南將軍魏鍾會等爲之平西將軍晉以羊祜胡奮等爲之平北將軍晉以吳張悌等爲之吾以號拙爲之各一人並漢魏間置後魏亦有唐無

四平將軍二

【增】移檄赴難　乘傳發兵　鍾離牧反壽自武昌推陶侃爲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侃罷牧四方征鎮又曰劉遐周撫之超額列上書陳均墮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後鎮尋陽侃又曰南陳侯安都擊奇山安都戰克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侍中又曰周迪侯安都擊奇山安都戰克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侍中又曰周迪侯安都擊奇山安都戰克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侍中

助多獲　又曰南陳侯安都擊奇山安都戰克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侍中

智水軍討黃朗頻戰克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侍中

馬天助爲平東將軍

又曰北魏田益宗爲征南將軍梁郡太守又曰北魏陸俟爲平南將軍宣武公又曰北魏奚康生爲平南將軍

又曰南陳侯安都擊奇山安都戰克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侍中

又曰北魏元遙曰魯郡太守又曰北魏元明爲平南將軍

又曰北魏元志爲平南將軍

又曰北魏元志爲平南將軍

又曰北魏元志

為刺史又曰葉護為手南將軍涼州刺史領以望苗田二為西部刺史

鎮軍將軍以下一

原 杜氏通典曰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羣為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唐因之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為之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為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歷代並有隋文帝置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為散官武官上柱國以下為散號將軍以加況授居舊有職掌為散官唐因之

增 晉書曰元帝加李矩冠軍將軍輜車幢蓋封陽武縣侯宋書曰檀道濟為冠軍將軍高祖北伐以為前鋒

原 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及唐並有之 忠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 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 宣威將軍唐置 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唐因之

寧遠將軍晉置唐因之

增 晉書曰陶侃為寧遠將軍勤於吏職

原 游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唐因之 陳書曰周文育累功除游騎將軍

原 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韓說為之後漢鄧晨亦為之魏晉以來並有之 游擊將軍晉元帝以王導陳羣文帝謂敬豫章太守周訪陳武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造門不屑 據

陸抗上疏元謨陳說 將軍以下

增 以功增邑 抗表辭事 冊府元龜及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眾討之抗時為鎮軍將軍督荊州諸軍事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遊讌賦詩 曲躬敬長 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

曲躬謙遜

陸抗上疏元謨陳說 將軍以下

增 以功增邑 抗表辭事 冊府元龜及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總直行又曰唐張貴為左

來並有之 魏十騎有才學為游擊將軍諸葛沖子靚為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晉置懷化將軍諸葛沖子靚為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晉初精果有文武才唐因之又德特軍授蕃官

鎮軍將軍以下二

增 以功增邑 抗表辭事 冊府元龜及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總直行又曰唐張貴為左

遊讌賦詩 曲躬敬長 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

曲躬謙遜

陸抗上疏元謨陳說 將軍以下

增 以功增邑 抗表辭事 冊府元龜及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總直行又曰唐張貴為左

遊讌賦詩 曲躬敬長 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

曲躬謙遜

陸抗上疏元謨陳說 將軍以下

增 以功增邑 抗表辭事 冊府元龜及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總直行又曰唐張貴為左

遊讌賦詩 曲躬敬長 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又曰南梁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尚勝負公所嘗實

曲躬謙遜

陸抗上疏元謨陳說 將軍以下

增 以功增邑 抗表辭事 冊府元龜及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總直行又曰唐張貴為左

行邑

又曰敬則開關節度使則召領軍將軍以下三

入守朝堂表集起兵召領軍將軍沈攸之太尉荀萬秋等於宮內相應成厥

特發中寫敬則開關盡平敬則掩襲皆殺之

又曰北魏荔容白曜進攻升城之戰善騎射白曜表薦之皆令復業後白曜將軍薛洲刺史破薛常寶劉胡

又曰晉劉毅為冠軍將軍持節兗州都督青冀幽并五州諸軍事鎮石城毅既行經塹邑百姓安堵

又曰南齊王敬則為冠軍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等咸以敬則為心膂委以後事敬則受命之日南來珍貨諸軍各以北多之

又曰晉劉毅為冠軍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等咸以敬則為心膂委以後事敬則受命之日南來珍貨諸軍各以北多之

又曰南齊王敬則為冠軍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等咸以敬則為心膂委以後事敬則受命之日南來珍貨諸軍各以北多之

又曰晉劉毅為冠軍將軍持節兗州都督青冀幽并五州諸軍事鎮石城毅既行經塹邑百姓安堵

西朝議是之先鋒陷陣

一時先登陷陣

督錢塘軍事

領寧蠻校尉

督青冀軍事

領驍騎將軍

兼黃門侍郎

加寧遠將軍

任樂鵠以經略

命陽固爲節度

鎮軍將軍以下四

增碑唐戴少年鎮軍大將軍王榮神道碑曰將軍姓王氏諱榮太原人也高門有嗣美玉無瑕總角精乎兩經弱冠窮乎七略文武不墜剛柔得中肅宗皇帝美公先父有勤勞於國有訓導於家爰自妙年授公右龍武軍

公門雖承湛露之恩不易履冰之誡前後倫類莫之與京於是書芳踰於武經寫丹青於麟閣佩玉腰金朱門綵戟昔馬援有伏波之號班超揚定遠之名雖門望同途終華商別實豈若登壇柱國授鉞中朝畫列形庭慕嚴清禁渙汗之重執云比肩　張說冠軍大將軍郭知運神道碑曰公諱知運字逢時秉太白之精雷泉之靈猿臂虎口蚓鬚鴨瞬射穿九札劒敵萬人子卿路遙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入奉期門出寄分閫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遷厚恩深俄而六州羣寇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兵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班師臨洮講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

雜號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上漢以上將軍不可具載今錄其著者

船 漢元封三年以荀彘爲之

横海 漢元鼎六年以韓說爲之

材官 漢李息爲之

伏波 漢武帝征南越始置伏波者船官之號

輕車 漢武帝以公孫賀爲之

戈船 漢武帝以荀彘爲之

樓船 漢武帝以楊僕爲之

奮威 漢武帝以田廣明爲之

慶遼 漢武帝以范明友爲之

強弩 漢武帝以陳汤爲之

中堅 漢有之晉武帝泰始四年以王濬爲之

武牙 後漢光武以王常爲之

橫野 後漢光武以王常爲之

討逆 後漢末以孫策爲之

破鹵 後漢末以孫權爲之

討鹵 後漢末以孫堅爲之

安漢 蜀置以馬忠爲之

凌江 後漢獻帝置以曹公爲之

寧朝 魏以王軍爲之

龍驤 晉武帝置以王濬爲之

殿中 宋初置以黑稍爲之

黑稍 後魏于栗磾好持黑稍以自衛劉裕遣見稍曰黑公魔下明帝因授裕黑稍以備不虞

中堅 宋初置以黑稍爲之

橫江 吳置以陸口爲之

橫野 後漢光武以王常爲之

討逆 後漢末以孫策爲之

討鹵 後漢末以孫堅爲之

安漢 蜀置以馬忠爲之

凌江 後漢獻帝置以曹公爲之

寧朝 魏以王軍爲之

龍驤 晉武帝置以王濬爲之

殿中 宋初置以黑稍爲之

增 宋書百官志曰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後將軍號隆重者爲之

增 又曰宋世諸將軍號有功遷後將軍者爲之

增 自當一隊兼領二曹御侮將軍冠服與將軍同

牙門將烈爲之

增軍千人又李膺爲度遼將軍張遠域祭祀積射將軍秦始四年武帝以楊珧爲之

建威 漢元帝以甘延壽爲之

武威 王莽稱號曰九武人皆以征鹵將軍

九武 後漢建武中始以耿舒爲之

建武 後漢建武中以張飛爲之

揚武 後漢建安中魏武帝以曹洪爲之

武威 魏以武將軍

冠漢建安中滿寵居之其餘或是後漢及魏所置今則

能御之以功　統許昌軍爲虎牢將
又以王基爲荆州刺史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與征西大將軍鄧艾曰後自夏侯楙之非時進軍南安以某爲行監軍假節都督

絕

撫導新邦　禁勒所統（又曰李乘為鎮遠將軍有新都其有威惠邊境新士數招慰撫導度世為領達將軍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

拜輔吳　累遷散騎（又曰司馬在軍中戰衆有勞侍御至高祖時累遷散騎常侍）

特加四階　手賜百段（又曰桓溫為都督荊州刺史時元顯加四階手賜百段）

平鑒竭忠　柳楨守節（又曰平鑒性敦孝昌竭忠誠李雄未為邪朱榮撫軍仰武謚曰忠）

凌統恭敬　朱才精敏（又曰吳馬瑜為偏將軍世以年長數自敬服謂人曰與周公瑾交若欲與驍將軍過本縣步入寺門見）

破曲沃堡　擊渠注澤（又曰賈魏為無軍將軍與孝武西還乃與其兄善至城下與為金城戰於千秋又曰孫加為偏將軍又曰呂蒙屯皖田鄉數為）

切直悔慢　性度恢廓（又曰吳馬瑜為偏將軍世以年長數自敬服謂人曰與周公瑾交若欲與驍將軍過本縣步入寺門見）

未動聲勢　知尋陽已破（周宇周訪子不肯聲言乃取諸將故鼓頌文書）

置車中攻城（為賊所圍甚急得書大驚即夜發兵又七戰皆破之）

從蜀城門限（令車騎出入至旦越人聞車聲不絕而門限相告以為）

名聘兵大會（賜恩撫之又曰魏劉質為荊州刺史勤於撫軍赴之）

蕩成將軍（吳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救城圍乃解）

安乃　頻與義兵　屢經苦戰（又曰周瑜為建威將軍三定江南元帝嘉其勳）

封自為程普與鄧俊又以瑜與義兵勳並茂乃以陽羨等）

功史計局（設征社設）

義所據（程普與鄧俊又以瑜與義兵勳並茂乃以陽羨等）

又曰孫（為楊威將軍歷陽）

部曲子（弟就業後仕）

將軍領丹（陽太守卒）

時諸將（皆以軍務為重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論講不）

設酒新

受學儒生　好樂墳典（又曰孫權命生復令學儒生復令）

任進者（數十人又曰孫河南陽為楊威將軍歷陽）

領江夏太（守與交）

戰多所（殲獲征討）

又曰孫（河南陽為楊威將軍歷陽）

部曲子（弟就業後仕）

將軍領丹（陽太守卒）

時諸將（皆以軍務為重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論講不）

設酒新

長史據三版恭敬盡禮親慈敬人恩意甚隆又曰吳
朱才爲偏將軍爲人精敏又學兵法名登聞於遠近

手執枹鼓　刀斷兩紲

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於是權親征皖
蒙簡甘寧爲外援都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手執
枹鼓破之　又曰吳董襲爲偏將軍討黃祖祖橫兩築
躬射軍不得前襲與凌統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大
舸突入蒙衝斷兩紲蒙衝乃橫遮襲與統各將敢死百
人被兩鎧乘大舸進趣祖開

留爲後拒　召爲先鋒

又曰張宗爲偏將軍督領武陵蠻討山賊有功署別部
司馬令招誘諸山蠻使自召募得精銳數千人以宗爲
秭歸侯相侯淵之子也淵被殺宗收合餘衆還復淵營
又曰夏侯霸爲征蜀將軍霸父淵爲蜀所殺霸常欲報
讎每聞蜀人說及咸切齒痛心霸後拒鄧艾艾長驅入
沓中霸退保劍閣艾遣鄧忠等攻霸霸堅守不動艾又
遣別將進攻霸後霸還擊破之　又曰張宗爲偏將軍
隨夏侯淵征討黃祖祖橫兩築營宗爲偏將軍督領武
陵蠻討橫宗乃解圍退　又曰呂蒙爲偏將軍督領汝
南諸軍次柑陽南與戍主成

王世充泥汴　世號金紫

又曰呂蒙爲偏將軍督領汝南諸軍次柑陽南與戍主
朱光屯皖大開陷田蒙曰皖城大而兵多光雖有銳卒
不能久守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於是權親征
蒙簡甘寧爲外援都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手執
枹鼓破之　又曰吳董襲爲偏將軍討黃祖祖橫兩築
躬射軍不得前襲與凌統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大
舸突入蒙衝斷兩紲蒙衝乃橫遮襲與統各將敢死百
人被兩鎧乘大舸進趣祖開

留爲後拒　召爲先鋒

又曰張宗爲偏將軍督領武陵蠻討山賊有功署別部
司馬令招誘諸山蠻使自召募得精銳數千人以宗爲
秭歸侯相侯淵之子也淵被殺宗收合餘衆還復淵營
又曰夏侯霸爲征蜀將軍督領武陵蠻討山賊有功署別部
司馬令招誘諸山蠻使自召募得精銳數千人以宗爲
秭歸侯相侯淵之子也淵被殺宗收合餘衆還復淵營

便馳　王平徐合

又曰魏延於武興谷口遇司馬懿軍懿軍已到延與戰
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爲牙門將督五百兵攻上邽上
軍屬馬謖謖先鋒謖敗於街亭延與王平等各將一軍
自持魏將張郃疑其有伏於是手停收合諸營遺延等
於是手停收合諸營遺延等不敢進辛而敢還

攻營略地　斬將

又曰丁奉以偏將軍從先武征後拔將兵先渡河二十
一騎攻營略地斬將奪旗

奪旗　斬將

又曰丁奉以偏將軍從先武征後拔將兵先渡河二十
一騎攻營略地斬將奪旗

征伐戰鬪常冠軍每能斷敵圍陷堅破銳　又曰陽龍
征伐戰鬪常冠軍每能斷敵圍陷堅破銳　又曰陽龍
爲偏將軍甘寧陸遜等敕遣

解白　馬圍　度鹿兒嶺

又曰劉延於白馬圍良魔蕃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
其首還解白馬圍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解白馬圍
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解白馬圍　又曰明李文忠
爲偏將軍督領武陵蠻討橫宗乃解圍退　又曰明李
文忠爲偏將軍督領武陵蠻討橫宗乃解圍退　又曰
明李文忠爲偏將軍督領武陵蠻討橫宗乃解圍退

沈林子爲征虜將軍統破蒼容超而盛簡善至時皆議
沈林子爲征虜將軍統破蒼容超而盛簡善至時皆議
遣徒嗤林子請影京邑高祖善之又曰辛纂爲征虜將
遣徒嗤林子請影京邑高祖善之又曰辛纂爲征虜將
軍所得賞賜悉與吏士身衣帶以是重焉　又曰劉善
軍所得賞賜悉與吏士身衣帶以是重焉　又曰劉善
明等進擊太破之　又曰劉用李述劉現用兄子寔並
明等進擊太破之　又曰劉用李述劉現用兄子寔並
爲寇州刺史先鎮歸水城賊掠其妻子善明率所領追
爲寇州刺史先鎮歸水城賊掠其妻子善明率所領追
之賊使其將鼎住進克上也　又曰魏龍驤將軍武昌
之賊使其將鼎住進克上也　又曰魏龍驤將軍武昌
太守元帝令擊杜弢弢遣杜弘等攻武昌弘等攻城不
太守元帝令擊杜弢弢遣杜弘等攻武昌弘等攻城不
下令曰今欲所誅者其老弱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
下令曰今欲所誅者其老弱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
擊其將軍武昌太守元帝令擊杜弢弢遣杜弘等攻武
擊其將軍武昌太守元帝令擊杜弢弢遣杜弘等攻武
昌弘等使部將朱伺救之伺等退保沔口弘等使部將
昌弘等使部將朱伺救之伺等退保沔口弘等使部將
朱伺救之伺等退保沔口弘等使部將朱伺救之伺等
退保沔口弘等使部將朱伺救之伺等退保沔口弘等
使部將朱伺救之伺等退保沔口弘等使部將朱伺救
之伺等退保沔口弘等使部將朱伺救之伺等退保沔
口

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象軍望旗而降宋書曰王鎮惡行龍驤將軍西入渭直至渭橋棄舟登岸身先士卒帥陷長安城於灞上奉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

頗覽文史 自稱部人

唐達然頗覽史記前漢軍時高祖與人語常以戊人翻為自謂也後漢書曰石自稱部人擊破龍驤將軍羅以將用軍征虜將軍祖朗為益州刺史征虜將軍祖朗為益州刺史之下脫天字有白頭保知其可動復令領之前漢書曰匈奴單于寫其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載又曰匈奴單于頗保知其可動復令領之前漢書曰匈奴單于頗保知其可動復令領之前漢書曰匈奴單于頗保知其可動復令領之前漢書

而服之又曰呂溫有文武才略太武伐赫連昌以溫為護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屯常山以備成為揚武將軍鎮白陘遷綿臺二州刺史入為侍中山至鄴皆築城置戍人多上書請復遷成皆不聽

又曰張齊為武威太守討擊盜賊身被重創勤苦自盡頓舍城門之同勤為物論所稱後為仇家所殺

定安蜀

又曰馬成為虎牙將軍討擊李憲進圍于斜谷成堅壁不出憲食盡退走成追擊破之憲脫身入漢中成進屯南鄭憲遂棄城走

盡平江淮拓

中食盡乃攻之遂來奔成送憲詣京師拜為侍中

又曰張奮為武威太守討擊鮮卑軍中糧盡奮身自負糧與士同勤苦為物論所稱後為仇家所殺

定安蜀

又曰馬成為虎牙將軍討擊李憲進圍于斜谷成堅壁不出憲食盡退走成追擊破之憲脫身入漢中食盡乃攻之遂來奔成送憲詣京師拜為侍中

盡平江淮拓

又曰呂溫有文武才略太武伐赫連昌以溫為護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屯常山以備成為揚武將軍屯常山至鄴皆築城置戍人多上書請復遷成皆不聽

又曰張奮為武威太守討擊鮮卑軍中糧盡奮身自負糧與士同勤苦為物論所稱後為仇家所殺

定安蜀

又曰馬成為虎牙將軍討擊李憲進圍于斜谷成堅壁不出憲食盡退走成追擊破之憲脫身入漢中食盡乃攻之遂來奔成送憲詣京師拜為侍中

盡平江淮拓

又曰呂溫有文武才略太武伐赫連昌以溫為護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屯常山以備成為揚武將軍屯常山至鄴皆築城置戍人多上書請復遷成皆不聽

又曰張奮為武威太守討擊鮮卑軍中糧盡奮身自負糧與士同勤苦為物論所稱後為仇家所殺

定安蜀

又曰馬成為虎牙將軍討擊李憲進圍于斜谷成堅壁不出憲食盡退走成追擊破之憲脫身入漢中食盡乃攻之遂來奔成送憲詣京師拜為侍中

盡平江淮拓

穿岸直上　踰營而出

定安羌等附鎮之加建武將軍令諸軍各守一岸鮮卑之攻江岸鮮卑之臨岸欲渡者輒殺之前後不絕已積十餘日成謂諸軍將曰賊知我不能渡必謂我疲倦當夜潛來渡擊之必大獲乃密勒軍士夜銜枚而渡鮮卑大驚自相蹈藉死者數千人餘皆退走

穿岸直上　踰營而出

定安羌等附鎮之加建武將軍令諸軍各守一岸鮮卑之攻江岸鮮卑之臨岸欲渡者輒殺之前後不絕已積十餘日成謂諸軍將曰賊知我不能渡必謂我疲倦當夜潛來渡擊之必大獲乃密勒軍士夜銜枚而渡鮮卑大驚自相蹈藉死者數千人餘皆退走

穿岸直上　踰營而出

定安羌等附鎮之加建武將軍令諸軍各守一岸鮮卑之攻江岸鮮卑之臨岸欲渡者輒殺之前後不絕已積十餘日成謂諸軍將曰賊知我不能渡必謂我疲倦當夜潛來渡擊之必大獲乃密勒軍士夜銜枚而渡鮮卑大驚自相蹈藉死者數千人餘皆退走

穿岸直上　踰營而出

定安羌等附鎮之加建武將軍令諸軍各守一岸鮮卑之攻江岸鮮卑之臨岸欲渡者輒殺之前後不絕已積十餘日成謂諸軍將曰賊知我不能渡必謂我疲倦當夜潛來渡擊之必大獲乃密勒軍士夜銜枚而渡鮮卑大驚自相蹈藉死者數千人餘皆退走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錢寶物散之於　略見軍壘雄

錢寶物散之於　略見軍壘雄

錢寶物散之於　略見軍壘雄

錢寶物散之於　略見軍壘雄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書傳　悉散資物

又曰王敦為眾所忌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又敦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八千人散與諸將使各為計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藏宮矯制　孝寬遣謀

公張遵征南大將軍岑彭下曲洑將進攻荊門遵引兵逆之彭乘虛兵大破遵舍帝遣謁者賜遵璽書論歸降遵恐不敢受帝復賜書曰今諜人走還之璽書追悔其所以不受之意璽書得見用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挺身　何公勇力　係祖

中出直走晉矩帝帝時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

寅被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我兄固辭不許時人勸取雲納之雲曰範迫時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後果逃走雲無繼介曰劉畢現之子隨父入晉陽遭寇數領偏將軍征討性清慎有義識得士類歡心

藏宮得五節

又曰宋劉敬宣為征虜將軍時高祖北伐留鍾離居守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又曰朱異為偏將軍討公孫述遣禁將載十騎齎令書徵召乃以重為禁部下督衆以此多之

衆莫敢動軍士皆願屬

又曰于禁為偏將軍太祖恨禁有威重及部衆莫皆震服後美書曰馮異部曲乃更部分諸將各

以私忘公思避盈居損

軍與張遼破走吳計素不睦遼欲出戰恐其不從何如耳吾欲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家與遼破走吳計

文章劉藻涉羣籍

又曰鄭玄善與人交

賜名馬乘車

軍高祖北伐留鍾居守荊州刺史劉道隆戲名馬為三匹江夏太守加賜衣物以慰其意又曰陶侃為江夏太守加賜衣物以慰其意又曰梁武昌太守

從征赫連昌力戰爾朱兆

昌勇冠一時為龍驤將軍從太武攻赫連昌頭搏而獲之太武歎曰諸將有力如虎突出昌乃遏之又曰李景遠為龍驤將軍督左將軍力戰兆有功

傅永獻

再捷法擬擒三將

又曰浦永為陳州王肅建武將軍南青將裴叔業

假赤幢曲蓋

又曰穆亮龍驤將軍從太武征赫連昌頭博而獲之太武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乃遏之

元讓不拘科制休德留意

為建武將軍羅在我猶留意人物又曰夏侯惇字元讓雖為伏波將軍領尹故使得自盡其節大帥集大帥校行諸營士卒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陣不動太祖亦不動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又曰張遼為前急擊置陣後乃擊之遼呼曰將軍來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人物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為伏波將軍領尹故使得會稽典錄謝承休德

梁統會征隗囂馮異合拒朱

又曰梁統字德宣為將軍與竇融等會光武於高山有虎突出統與融等射殺之又曰馮異為孟津將軍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朱鮪於洛陽武帝元鼎二年河上與河內二郡發卒治河決使王延等興作數月之中遂塞瓠子金堤成而還上乃作歌以美之

又曰陳萬年孝敬揚名遠近

孝敬揚名遠近聞萬年為郡決曹掾時太守高柔行縣錄囚還見萬年容貌端正謂主簿曰此人有孝敬之容其為我迎母主簿即使萬年迎母官舍柔之還遣驛馬送萬年母到柔與語謂萬年曰卿為孝子當為良吏勉之萬年頓首謝柔曰卿後為縣令當以清白為名萬年頓首謝柔曰卿後為縣令當以清白為名

大呼左軍至揚聲兗州上

又曰周訪為振武將軍征杜弢等三將訪與弢對陣訪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七人大呼曰左軍至弢果退訪曰賊必引退然後兼行襲之弢不知見襲果退

周訪距桔槔宗慤製獅子

又曰宗慤為振武將軍討林邑王范陽邁率衆拒之慤作木獅子高丈餘以距桔槔之埤下衆軍乘之邁衆大潰

周瑜破曹公張遼擊孫權

又曰程普與周瑜破曹公於赤壁又進攻南郡曹仁退保江陵瑜與程普分兵圍之普為流矢所中瑜自行裹創普聞之乃自力裹創而進瑜曰卿雖能自力裹創而進瑜曰卿雖能自力裹創而進瑜曰卿雖能

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南下河南成皐及諸屯聚皆平之

定沛楚臨淮　又曰楊僕將兩端及漢破番禺僕上書請引兵擊東粵帝不許令僕將樓船將軍先行會豫章梅嶺逢其後軍兩端及樓船將軍先定南粵虎牙將軍南伐留屯豫章梅嶺待命又曰篤之延為東粵帝不許令僕將

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鳥祖徐盛等引兵還入據石頭城

旗示之以弱及夕賊收軍還

多設旗鼓

使督前將軍蒲安居守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出合淝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夾石諸軍與王平鎮漢中諸將者謂但守城不出

多張旗幟

又曰劉敏為揚威將軍與王平鎮漢中諸將者謂但守城不出遣曹爽襲取興勢敏自追敗之為花驚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魏軍退以功封容侯

降者千户

又曰傅暨眠於合肥建武將軍詣揚州賊帥民歸之者千户

計陽恢甚得醜虜之和降軍從太守力戰有功

又曰滿寵為建威將軍和降附者動有千計遣屯當陽恢復為征東將軍

子春

又曰滿寵為建威將軍和降附者動有千計遣屯當陽恢復為征東將軍梁二州刺史討春力戰常冠諸軍

先登陷陣

又曰關虞中山之戰先登陷陣拜撫軍將軍

滿寵力戰

又曰陸子春為信威將軍督荊州諸軍事

先鋒陷敵

又曰陸景為偏將軍中夏督數千人

遣拒劉備

又曰李典為裨將軍劉備見典拒之備一旦境屯去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兵追之典留守惇果戰不利

不受寶物

又曰宋寶為偏將軍中夏督數千人

著數千篇

又曰陸景為偏將軍中夏督數千人

凌統愛士

又曰吳凌統為偏將軍以山中人多附統統恩誘也大帝令康統兵萬餘人

程普喜士

又曰程普為荊州牧領南郡太守性好施與喜士大夫

馮異引車

又曰馮異為征西大將軍與赤眉戰於崤底異引軍還營之後相逢引車避由是無爭道

賀齊就

又曰賀齊為偏將軍每戰力士非齊乃降

嚴顏

又曰嚴顏為巴郡太守張飛攻破郡縣至江州顏不降飛生獲顏呵問顏曰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壯而釋之

即日還都

又曰般孝祖為寧朔將軍刺史戍白帝城孝祖入朝即位四方未定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陳說

預討華軼

又曰般孝祖為寧朔將軍刺史戍白帝城孝祖入朝即位四方未定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陳說孝祖大悅即遣僧韶還都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

遣攻韓範

又曰徐晃為偏將軍攻破郡縣易陽令韓範偽降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範偽往報備乃退晃追擊之

進攻皆克

又曰宋寶為寧朔將軍領石頭戍事高祖遣寶與將軍朱齡石伐蜀以鐘毓為鎮西將軍統大軍以寶為監軍命寶與齡石進攻皆克

銳攻必克

又曰陸景為偏將軍中夏督數千篇

遣拒劉備

又曰李典為裨將軍劉備偏將見典拒之備一旦境屯去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兵追之典留守惇果戰不利

嚴顏

又曰徐晃為偏將軍中兵參軍之

即日還都

又曰般孝祖為寧朔將軍刺史戍白帝城孝祖入朝即位四方未定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陳說孝祖大悅即遣僧韶還都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

預討華軼

又曰般孝祖為寧朔將軍刺史戍白帝城孝祖入朝即位四方未定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陳說孝祖大悅即遣僧韶還都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

城拔之勳爲多永
功賜爵平侯
阿陵
大破誕兵
又曰石苞爲鎮東將軍都督諸軍事
大敗景軍
又曰徐世譜爲散騎常侍領護東夷校尉
景軍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侯景
大敗景軍
又曰周文育爲智武將軍文育
悉力苦戰
又曰陳周文育爲智武將軍文育
結陣死戰
又曰周山圖爲振武將軍
北征賜戒服
又曰侯瑾爲征南將軍
北伐賞
又曰侯瑾爲征南將軍
賜其
使畫工圖之
又曰侯瑾爲征南將軍
賞之
又曰侯瑾爲征南將軍
寶劒
又曰趙誨爲廣武將軍
共討華軼
又曰趙誨爲廣武將軍
大破誕兵
又曰石苞爲鎮東將軍
大敗景軍
又曰徐世譜爲散騎常侍領護東夷校尉
悉力苦戰
又曰

於左里又有戰功更封宜陽侯　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又曰晉張光爲刺史綏撫荒殘百姓悅服　又曰裴忌爲都督幽平校尉北伐詔忌監明徹軍北討諸軍悉受忌節度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尚書吳明徹督諸軍師次廣陵軍令嚴肅百姓安堵　又曰賈光武破王郎封應侯每所至輒下教曰馮異爲偏將軍從征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議功異獨屏樹下諸將論功異常以軍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也

雜號將軍四

增　碑　唐張貴然忠武將軍茹公神道碑曰公諱義忠本家雁門特稟元和偏鍾間秀環貌傑出雄銳挺生與孫吳而暗合以驃衛爲己任開元中以良家子戰功居右補涇州四門府別將策勳之授也久之秩滿六鈞伎癢七札賈餘歷試粉闥長驅金埒以武部試甲科改授河南府王屋府果毅加游擊將軍用絕倫也累遷汝州魯陽府折衝尋改金門府折衝驟增武功級敘忠武將軍性頗樂道情兼蕭閑每凝想於清高不致身於趨競倜儻芳歲蹉跎後時未展丹心徒嗟白璧命之不偶李廣遂於封侯生也有涯賈誼終傷於歎鵬銘曰秦殿南趾漢池東曲莽蒼開原蕭條古木于嗟雁塞赫矣雄族昔也擬金茲焉埋玉鎮鄉徒挂大屈終藏日色不暖風枝自傷萬事飄而煙盡片石歸而天長

左右監門衛將軍一

原　杜氏通典曰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二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軍爲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唐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爲衛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宋史職官志曰環衛官有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監門衛設官與金吾衛同　金無考　元有喀剌魯萬户府掌守禁門等處應直宿衛其職與監門同屬大都督府官職詳本府

增　分掌戎校　參議軍政　中以爲右監門衛將軍又以宣州刺史兼宣州都督關元膺爲左衛將軍定州刺史高瑗兼北道大展六軍之容故歷選岳牧之良者分掌戎校又曰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范陽節度使奉詔與光遠張從實計之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從實行次河陽密與延光連結將犯衆城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實平復又與光遠改鄴延光將謀留處讓觀以納款尚窺疑釁之乃沒歸命以稱福論之　從破薛舉　數薦張亮曰又曰唐張寧潔爲職右監門衛將軍又以宣州刺史兼宣州都督關元膺爲左衛將軍定州刺史高瑗兼北道大展六軍之容故歷選岳牧之良者分掌戎校又曰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范陽節度使奉詔與光遠張從實計之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從實行次河陽密與延光連結將犯衆城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實平復又與光遠改鄴延光將謀留處讓觀以納款尚窺疑釁之乃沒歸命以稱福論之　從破薛舉　數薦張亮曰又

唐樊興爲右監門將軍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有戰功累封營國公又曰唐李勣武德初爲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爲太宗引爲檢校定州別駕

李乘馬孝祥渡船又曰唐李乘爲左監門大將軍高祖問乘年幾對曰八十高祖曰卿今年公幹之舉雖萬夫可敵乃詔曰非自感力未衰論者勞之乘拜右監門衛將軍文明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乘與其將李身會於高郵之下阿易列營相守乘率壯士夜擊之敬業大敗

左右監門衛將軍三

制孫逖授元環右監門衛將軍制曰救具官元環衣冠濟業言行資身地在通婣人稱懿戚徵於舊典洽以新恩宜有命於移官更增榮於賜服　又授趙惠琮左監門衛將軍制曰具官趙惠琮素韞智謀早標周慎頃令衛命委以臨戎既遒險而深入亦乘危而苦戰遂清狂寇且振邊威不有賞功將何勸善宜列爪牙之任仍眞印綬之榮　李磎授吳敬存左監門衛將軍張景球虢州司馬兼中丞等制曰救吳敬存等各以才能效其忠節或誘謝軍帥捍禦蟻之師徒或善葺都門壯風凰之城闕嘉績既著賞典宜及將軍職於禁旅司馬兼於憲丞可謂寵榮足以耀於流輩矣

左右千牛一

原杜氏通典曰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以名職（謝承後漢書曰楊王夫取千牛刀殺舊悟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十九年所割數千牛而刀若新發於硎因以爲備身刀名也）北齊

左右千牛二

增玉海曰永徽六年褚遂良請千牛不簡嫡庶（左千牛右千牛備身崔知温幸武王方翼）又曰宋奉宸隊即唐千牛衛營

嘗更是名廣朝黃麾爲近伏稱親扈　冊府元龜曰楊義臣秦國縣公崇之子也崇擊突厥力戰而死義臣襲崇官開皇中年未弱冠奉詔侍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

左右千牛三

制唐錢珝授前威勇軍節度都指揮使楊承襲左千牛衛大將軍制曰具官楊承襲素以材力聞於朝廷皆屬興師乃思致勇而時惟黠武未足證邦每念殘人遂能屈己既從休息何必訓齊爾其罷彼戎機來歸環衛職親任重假寵任多無懷逆命之謀宜奉徵還之召況參宿衛亦在促裝又授前千牛衛將軍徐榮右神武將軍兼知軍事等制曰敕具官徐榮等陳力諸吏曳長組於西階之下而參將軍之位者況假地官之秩兼騎省之名仕蓋顯矣惟榮譽皆當立朝自效之勤所聞甚著使之遷擢乃用舊章道鄰有勞於公亦宜賦祿郡佐漸優之命勉進爾途

諸校尉一

應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各有司馬　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爲五校皆掌宿衛兵（按大駕由五校別部司馬各有一部）各有司馬（蔡質漢儀曰五校別部司馬皆千人）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曰其名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　中壘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內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中壘校尉掌北軍中壘門屯兵四百人　屯騎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屯騎校尉掌騎士五百人　步兵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四百人　越騎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越騎校尉掌越人內附者以爲騎士五百人　長水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長水校尉掌胡騎宿衛亦謂之領烏桓部置於幽州故以烏名長水烏桓也又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射聲校尉掌射士五百人　虎賁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虎賁校尉掌虎賁宿衛亦謂之領虎賁故以虎名之　城門校尉漢官北軍營門外又宿衛後漢初改爲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凡八屯後漢城門校尉作射聲故曰

長安置之元康中改爲雍州刺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漢中寧蠻校尉屯漢以捍蠻宗之護三巴校尉宋置建元二年改爲刺史二武騎尉屯騎尉驍騎尉游騎尉飛騎尉旅騎尉羽騎尉建節尉奮武尉宣惠尉綏德尉懷仁尉守義尉奉誠尉立信尉都十六尉並隋置以爲武散官昭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倍戎八校尉各有副尉幷唐采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下爲武散官

晉書百官志曰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魏晉建於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置前驅由基殭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伏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幷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此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披冗從羽林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其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思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總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總悉諳練之遂以總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還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總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總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遍暗乃還漏已盡當合亟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總合之總乘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總閑解甚爲武帝所任

唐兵志曰太宗貞觀千年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凡府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馬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旆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旆稍解幡三通旆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隊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隊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戰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旆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

諸校尉二

東觀漢記曰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宗

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

後漢書曰赤眉與李松戰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　范蔚宗後漢書曰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蜀志曰秦宓爲長水校尉吳遣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宓後往既至溫曰彼何人也諸葛亮曰益州學者也荅問如響應聲溫大敬服之　又曰宗預爲屯騎校尉車騎鄧芝江州來朝謂宗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復東聘吳孫權攜預手涕泣遣大味一斛　魏略曰董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又被徵　典軍校尉　吳志曰是儀從孫權討關羽拜忠義校尉儀上表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耶　又曰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孫策表拜懷義校尉　又曰袁術表孫策爲折衝校尉　又朱據傳曰孫權咨歎將帥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　又曰朱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　傅暢晉諸公贊曰王戎爲荆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　王

隱晉書曰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爲五官校尉而無缺始置明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爲營

沈約宋書曰武帝置東宮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齊職儀曰三巴校尉銀印青綬虎冠絳朝服　梁史曰韋榮長八人容觀甚偉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榮同府並忘年交好後自記室遷步兵校尉

諸校尉三

主禁兵　掌宿衛

漢書百官志曰北校名人秩比二千石掌宿衛兵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典邊騎　掌射聲　上林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射聲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射聲校尉掌宿衛兵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屯騎校尉所以主二校尉附北宮詔詐趙騎與五營中光以爲五校尉所以主二校尉附北宮詔詐趙騎與五營　晉品令曰屯騎校尉爲宿衛軍各領千人　晉置五校尉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東觀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掌宿衛兵下　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越騎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典邊騎　掌射聲　上林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射聲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射聲校尉掌宿衛兵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屯騎校尉所以主二校尉附北宮詔詐趙騎與五營　晉品令曰屯騎校尉爲宿衛軍各領千人　晉置五校尉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越騎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宿衛兩宮　各領千兵

營中光以爲五校尉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詐趙騎與五營　晉置五校尉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越騎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典邊騎　掌射聲　上林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射聲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射聲校尉掌宿衛兵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屯騎校尉所以主二校尉附北宮詔詐趙騎與五營　晉品令曰屯騎校尉爲宿衛軍各領千人　晉置五校尉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越騎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羌人感悅　昆彌歡喜

晉中光以爲五校尉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詐趙騎與五營　晉置五校尉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越騎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典邊騎　掌射聲　上林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射聲校尉詳諸校尉一又續漢書曰射聲校尉掌宿衛兵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屯騎校尉所以主二校尉附北宮詔詐趙騎與五營　晉品令曰屯騎校尉爲宿衛軍各領千人　晉置五校尉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步兵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東觀漢記曰馬光監越騎令在北軍　長水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越騎校尉掌宿衛兵　晉初諸工起家多爲之　漢記曰馬光字叔山監越騎以爲五校尉之一

衛驍伏劍

曰子若與我同力天下可定生宇等復曉譬之序北曰爾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鉞　屬聲援被　至襄武爲隗囂所圍元龜曰後漢馮異別將荀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分當效死義不貪

設擊於數人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可賜一劾庶幾以為賊所殺無令殿污血遂伏劾而死又曰晉周撫為西夷校尉領持節護烏桓校尉統攝所獲遂降於堅堅元會聚會諸夷皆在庭拜章越固守城以為尚書郎據不從自是每入見堅輒曰晉家无會何如此也

顧擊衆朝廷嘉之數賞書褒勞勉妾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扶血進戰

又曰孝齊為烏桓校尉時鮮卑數犯塞屢失石槐善撫御甚得衆心每有戰鬬輒扶血進戰

又曰魏武創首二千級千餘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又曰此魏房伯汪為武昌汪為武昌太守

開募精兵

善撫士卒

又曰吳留贊為屯騎校尉善撫士卒

又曰晉唐彬為揚州都督南代羊祜牛酒饗士卒有步兵校尉任愷奢豪而彬儉素愷憚之

大飲長歌

又曰吳周魴為武昌太守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歌左右數人好飲食善歌

被髮抗音

又曰魏典韋為校尉時鎮卑數犯塞韋被髮抗音大呼

被創不顧

又曰吳甘寧為西陵督步騎五千人使討山賊寧被創不顧

擊鼓勸軍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擊鼓勸軍

被創進戰

又曰吳董襲為偏將軍與賊戰襲被數創進戰

被創不顧

又曰吳甘寧為西陵督步騎五千人使討山賊寧被創不顧

被創請戰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請戰

被創乘勝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乘勝

被創追賊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追賊

被創不退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不退

被創不休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不休

被創不解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不解

被創不離

又曰吳周泰為前部督與賊戰泰被數創不離

見緒色變緒變之即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張騫知水草　王宣善刀楯

又曰漢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常使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又曰王宣為屯騎校尉拳捷善舞刀楯回旋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原大獻度恭法憲

士恭躬處儉約

王隱晉書曰奇見稱始除步兵校尉時年十八初晉中興書曰任丞字方士恭太興初為屯騎校尉職位兼重居蓋并躬處儉約

乘草萊車　劉超號君子營

嗣宗求步兵廚

晉中興書曰超字世瑜為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以酒犒號曰君子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友在朝廷數言便宜

武孺數言便宜

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陳方略

伯宗陳上方略

漢書曰孺長水校尉遷越騎校尉坐法憲綏集有方兵校尉遂綏酒昏酣遺落世事

伯宗善射之中者咸稱萬歲

晉中興書曰任丞字伯宗善射期年十八射無虛發每發輒中觀者數百人

高選綱佐

晉中興書曰選字世瑜為司馬督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領兵以義興人多義隨劉超因頓之春秋曰阮籍字嗣宗聞步兵校尉缺欲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咸稱萬歲

晉中興書曰超因頓之下記不同常例王隱晉書曰超字世瑜為屯騎校尉領兵以義興人多義隨劉

尉與公鄉飲郊祀禮・定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定五經同異後漢丁鴻字孝公為射聲校尉盡宗詔鴻與諸儒於白虎觀論難最明詔曰殿中無雙下孝公

掌京師城門

掌京師城門魏略曰司農校尉黃初二年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外士

掌輕車外士

掌輕車外士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秩二千石

軍兵田

軍兵田魏略曰司農校尉黃初二年置有丞司馬秩二千石掌諸軍兵田

主天下材木

主天下材木又曰材官掌諸

吳人笑張悌

吳人笑張悌晉百官名曰張悌少

坐者笑慶之

坐者笑慶之晉百官名曰慶之善名理為屯騎校尉魏代蜀吳人懷悌曰昔楚伐蜀而奉昭曜孟明用而晉人畏之我得志國我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

增而不自用空虛何苑成

增而不自用空虛何苑成晉百官名曰何苑成性儉約不治產業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聲人雖問處之自用空虛聲也

皆歡喜遣使

皆歡喜遣使晉百官名曰其政簡而民悅其移風易俗使之然也

喜叩頭

喜叩頭楊孚異物志曰交趾人相見及坐者並叩頭下官耳聲也

咸歡

咸歡晉百官名曰咸性寬厚大量人不能測也

仲華應揚虎

仲華應揚虎視晉百官名曰應揚字仲華為射聲校尉以虎賁中郎將出為廣陵太守

吏士

吏士東觀漢記曰馬光為吏士所愛

敬習

敬習有方

五校尉二千石

五校尉二千石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五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兵屯衛京師皆武帝置虎賁校尉胡騎校尉騎馬屯騎校尉騎步兵越騎校尉騎射長水校尉掌胡騎宿衛射聲校尉掌射聲士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　殿前司

設官部四十五　殿前司　侍衛馬軍司　侍衛步軍司　左右神策軍　執金吾　錦衣衛　武衛軍　左右羽林軍　武庫令　羽林中郎將　護者僕射

殿前司

文獻通考曰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宋初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鹵簿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使以節度使為之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

主管本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倘則通治閫則互攝凡軍事皆行以法而治其獄訟若情不中法則稟奏聽旨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班東西班散直鈞容直及捧日以下諸軍指揮步軍有御龍直骨朵子直弓箭弩直及天武以下諸軍指揮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騎軍步軍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都指揮使每軍有都指揮使副指揮使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職隸於殿前司政和四年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之上副都指揮使在正任承宣使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後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間虛不除則以主管殿前司一員任其事其屬有幹辦公事主管禁衛二員準備差遣準備差使點檢醫藥飯食各一員書寫機宜文字一員本司掌諸班直禁旅扈衛之事捧日天武四廂隸焉訓齊其衆振飭其藝通輪內宿并宿衛親兵並聽節制其下有統制統領將佐等分任其事凡諸軍班直功賞轉補行門拍試換官閱日排連以詔於上諸殿侍差使年滿出職祇應參班校其名籍以時教閱則謹鞍馬軍習衣甲之出入軍兵有獄訟則以法鞫治初渡江草創三衙之制未備稍稍招集填置三師資淺者各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又別置御營司擢王淵為都統制其後外州駐劄又有御前諸軍都統制之名又并入神武軍以舊統制統領改充殿前司於文德殿後主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於通衢皆避焉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　歐陽氏歸田錄曰寶元康定予自貶所還京見王

若貶初作舍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牓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慶曆三年余作舍人三衙軍相逢而斂馬駐立前訶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余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南京亦置司官同侍衛控鶴兵馬都指揮使司侍衛漢軍兵馬都指揮使司各設官曰某軍都指揮使某軍副指揮使某軍都監又五京各設都虞候司官曰都虞候亦殿前司職也　金殿前都點檢司掌親軍總領左右衛將軍官曰殿前都點檢都點檢判官殿前左衛將軍右衛將軍左衛副將軍右衛副將軍掌宮禁及行從警嚴仍總領左右護衛同　元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之名曰大漢　明掌領侍衛侯伯駙馬等官六員二員管錦衣衛大漢將軍及勳衛散騎舍人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員管三千營紅盔將軍營又刀官軍

侍衛馬軍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點檢司有點檢侍衛親軍馬步司官曰某都指揮使司南京亦置司官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司侍衛漢軍兵馬都指揮使司各設官曰某軍都指揮使某軍副指揮使某軍都監又五京各設都虞候司官曰都虞候亦殿前司職也　金制於侍衛親軍內選三千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以備宿衛　元無考

侍衛步軍司

續文獻通考曰掌步軍之政令凡出入扈衛守宿以奉上開收閱習轉補以勵下兼所設官置屬及所領步軍自神衛而下左右四廂如馬軍司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設官與馬軍司同南

京亦置　金海陵時與騎兵同選備宿衛號曰虎步軍
時置步軍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　元無考　明錦衣
衛大漢將軍一千五員名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
員三千營紅盔將軍一千五百員名把總指揮十六員
明甲將軍五百二員名把總指揮四員大漢將軍八員
五軍營又刀團子手三千名把總指揮八員

左右神策軍一

增 唐兵志曰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
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
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
琳爲軍使及祿山反如琳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
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蔽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
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
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罪以英乂兼神策節度使英
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
入禁中靖難皆賜名賓應功臣廣德元年代宗幸陝朝
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愚謂神策軍及京師平朝
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
又以神策軍屯苑中分爲左右廂爲天子禁軍勢居北
軍右朝恩乃以觀軍容使知神策軍兵馬使朝恩得罪

以希逸代爲神策使希逸得罪以王駕鶴代將十數歲
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及李希烈反河北盜起數出
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
志貞爲使及涇軍潰變志貞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自
飛狐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貞元二年益置
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
軍亦置大將軍以下四年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
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
勞皆號奉天定難功臣白志貞等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
興等軍名類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神武龍武神策神

左右神策軍二

唐哥舒翰傳曰天寶十二載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
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
蔣乂傳曰貞元十八年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

求不獲集賢學士悉無以對乃訪又條據甚詳宰相曰集賢有人哉　柏良器傳曰爲左神策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什伯貿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　李廓傳曰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委遇之俾爲養子奏易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於扶風驍武幼凡十餘年士伍整肅鄜坊之間號爲精銳

擊李歸仁　破仇敬忠

乾元二年史思明寇神策將軍李歸仁等率鐵騎五千將犯陝州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歸仁僅以身免

又曰唐衛伯玉爲神策將軍與其黨東走保子坂歸仁與其黨復合伯玉又擊破之

又曰唐尚可孤爲曲策軍使大將建中二年爲捌襄應援西戎功及長安敗朱泚軍至藍田賊衆趙山嶺而居之號曰趙七盤山尚可孤擊破之因收藍田縣忠

廷玉法臨淮

李晟斬德信

又云唐郝廷玉善戰欲毒其黨竇文場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右神策軍使廷玉乃於營內列鼓曰鼓鳴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朝思曰鼓鳴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朝思

吾之與龍十齡年始見郝將軍訓練未數所長是臨淮王之遺法也　又曰唐李晟爲神策將軍屢又曰唐李晟爲神策將軍屢從德宗幸奉天晟東討自莫州歸石山雲霸之路來赴軍於胃橋時女御總德信以子孫軍敗於東城還於胃上晟將收復宮闕數其罪輒之而兼其衆自閿東緣路對劫之罪輒之而兼其衆自

左右神策軍四

賦唐李庾西都賦曰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腰火額獵霞張旆剝犀燬革奮目如虎吐振顎而蜻蜓柔六鈞貫七札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闔外四七依檢闥而作鎮拒柳營而開鄂

執金吾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今所謂胡循禁衛盜賊

也顏師古曰微謂遮繞　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與服導從光生滿路羣比史倏俾持戟五百二十人與服無秩倏俾持戟五百二十人與服導從光生滿路羣比史倏俾持戟五百二十人與服無秩僚之中斯最壯矣舊掌京師盜賊考察疑事郅都嘗成王溫舒減宣等皆截理橫噬虎而冠者也一切理辦亦旋誅黜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爲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巡夜察執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爲左右武候衛領軍士名仗飛漢百官表曰漢有左右武衛太和元年更名仗飛掌武衛屬府先武省之唐初又爲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

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　增山堂肆考曰宋朝六軍諸衛有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屯衛上將軍及左右驍衛上將軍諸衛將軍並爲環衛官監門衛大將軍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將軍並爲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爲之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金吾衛設官與領軍衛同　金無考　元世祖至元九年初立阿速拔都達魯花赤置屬官二十三年遂名爲阿速之軍至大二年改立左右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掌扈從供給軍儲設官與武衛同

執金吾二

增六典曰左右金吾衛大將軍之職掌中宮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常　唐書曰高祖以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詔曰黎州總管同國公世勣本自黎陽雍徒歸順任以藩兵誠效克彰節義不渝艱險無變宜加寵命用超恒序　又曰趙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舉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

執金吾

原譬巡　嚴衛西京賦曰譬巡衛帖曰嚴衛禁兵也　領宿衛盛車騎華嶠後漢書曰光武初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數曰仕宦當執金吾乘駟馬從九卿副留守山堂考曰後漢光武都洛陽以時定念卿獨能乎之耳又曰東觀漢記曰執金吾掌徼循宮城非常也　從九卿副留守山堂

原典執金革徼循京師漢官解詁曰執金革以禦非常也　徼循京師有兩丞徼司馬十人　徼循宮外職主先導漢官儀表曰執金吾秦名中尉掌徼循宮外　不在九卿之列也不祥天子出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　執禁兵捕奸討猾也　執禁兵捕奸討猾漢官解詁曰執金吾職主捕奸討猾也　執禁兵捕奸討猾漢官典職曰執金吾掌徼循宮中周行察非法不祥者以戒不虞

又曰朝鍰為金五百將軍程宗其城南莊賜居千邑以其莊上戲又曰唐張萬福為和洲刺史追級賊將右金吾將軍程宗其城南莊賜居千邑以其莊上戲又曰唐張萬福為和洲刺史追級賊將

蘭談叢敬德抗直

又曰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為右武候大將軍每令太宗常不離左右抗直不能容人之非每見牡丹如賜等短長必面折廷諍太宗嘗食為人臣請擊即命臣擊之復何憂

馬防築城瓜州

又曰梁建方乘勝遣使往西來款附建方盛陳威德請降以寧邊又曰唐張仲武為幽州判官李延昌倜儻為用堅剛立誠學優典墳言綜其河朔之揚盛將遣使者之暴戾震疑爭軍松外肇城之役右武候將軍馬防守瓜州以宇內為心乃於城上賊星流守城板堞悉立賊星流守城板堞悉立賊乃於城上賊星流守城板堞悉立賊乃於城上賊星流守城板堞悉立賊乃於城上

比授都符將觀爲政屬其節制有所薦聞方資宣力之臣難奪舉材之請未能出守遂至罷居輒解印於外臺復彈冠於近列勉思有寵善戒不虞

增銘唐獨孤及右金吾衛將軍閻公墓誌銘曰公諱用之初仕彭州參軍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上殿不解佩刀公訶下殿陛請按以法左右皆振悚自是環衛加肅先是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引躡公奏曰三衛皆趫悍有材力不當升階陛遇御座請以宦者代上曰可遂爲故事後遷左金吾將軍其詞曰郁郁金吾吾洵美且靜事君之忠賢於愛敬以德資身其祉宜繁彼美輔佐儀刑閨門禮樂是悅孝慈是敦百歲之後令德九原獨以令範垂諸後昆

錦衣衛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錦衣衛本國初儀鑾司先是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洪武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管軍匠謂之南鎮撫司北鎮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洪武二十六年又申嚴刑之禁永樂時紀綱幸用事任遇漸異衛凡十八所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鑾輿擎蓋扇子旌節旛幢班劒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十司分領將軍力士軍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後中後親軍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本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領之凡大漢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駕出入督設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警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鞫獄錄囚勘事與三法司從事凡比

試幷槍監視焉鎮撫司掌衛刑名兼理軍匠添設鎮撫二人別印分司專理詔獄獄成直達上下法司覆擬經歷一人典出納文移鎮撫二員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分理刑管軍匠各爲一司凡問刑悉照舊例徑自奏請不經本衛有事送問問畢仍自具奏俱不呈堂凡鞫問姦惡重情得實具奏請旨發落內外官員有犯送問亦如之俱不用參語成化元年始令覆奏用參語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本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世宗嘉靖元年禁閹人弟姪勿得陳乞錦衣

官以撓國是著爲令

錦衣衛二

增 焚書滅蹟 負上出火 明載籍錄云朱耶擢指揮僉事佐理儀事有衛卒以妖書首告帝重實者驟升此亦事之變也又云陸炳從世宗幸承天至龍輝行宮失火倉卒特衛無在者獨炳身負上出火中妖書耳取書焚之以滅其跡識其姓名即拜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事 忠勤恭慎 從容贊畫 又云朱希孝爲都指揮使管衛事世宗性英察雖朝御稀闕而事情罔不照悉希孝忠勤恭慎受命督捕從容贊畫輸誠有法是以擢無推從上知遇事有當言從容陳奏 欠官多餘 異域三十年 錦衣一片地 又曰孫忠奉使朝鮮往返數四遠也先毀謀逐赴大金山柳關縣後隨英宗還京身使異域三十餘年 又云楊仁忠任錦衣百戶勝爲寬平親戚其下曰慎之母令西曹郎吏護送錦衣一片地有天無日也

錦衣衛三

增 詩元薩都剌西宮春日與吳錦衣賦曰九重春色金銀闕冠帶將軍盡羽林上苑春鶯隨柳囀西宮午漏隔花深天開閶闔收金鑰簾卷奎光聽玉音白髮儒臣賣詞賦長門應費萬黃金 明王世貞吾行贈戴錦衣詩曰金吾緹騎不可當迴若飢鷹搏大荒碧瓦雕甍戰嵷屼貂裘玉勒紛輝光但令窶雛翦頭至赤手臥奪黃金章人間陸海天茫茫豈無英雄遂俛首戴子不肯諂身強邀我坐我堂中牀葡萄暖發茵陳香羽聲春激白帝霜五侯七貴他自足要令名姓登詞場嗚呼戴子一

洗金吾色野人媿殺尚書郎

武庫令一

增 唐六典曰武庫令兩京各一人從六品下 周禮有司弓矢下大夫司兵中士司戈盾下士掌戎器甲兵及吉凶之儀仗後漢置一人晉改爲武庫令二人皇朝因之後減置一人 丞一人從八品下 隋有考工令丞主作兵器弓弩漢舊名武庫永北齊亦同掌甲兵及吉凶之儀仗後周依周官隋初有武庫令丞晉改爲武庫永二人皇朝因之後減 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丞爲之貳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鏡鼓金之制有四一曰錞二曰鐲三曰鏡四曰鐸弓之制有七一曰長弓二曰角弓三曰矰弓四曰格弓弩大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刀之制有四一曰儀刀二曰部刀三曰橫刀四曰陌刀槍之制有四一曰漆槍二曰木槍三曰白幹槍四曰撲頭槍甲之制十有三一曰光明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皁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鎖子甲十有三曰馬甲旗之制三十有二曰

青龍旗二曰白獸旗三曰朱雀旗四曰元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馬旗八曰玉馬旗九曰鳳皇旗十曰鸞旗十一曰鵕鸃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駿騶旗十七曰白澤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牛旗二十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騶騶旗二十六曰騶牙旗二十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辟邪旗三十一曰蓋文旂三十二曰羽旗袍之制有五一曰青袍二曰緋袍三曰黃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器用之制有八一曰大角二曰纛三曰斧鉞四曰鐵蒺藜五曰棒六曰鉤七曰鐵盂八曰水斗凡諸道行軍皆給鼓角三萬人已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面二萬人已上大角八具大鼓十四面萬人已上大角六具大鼓十面萬人已下臨事量給其鎮軍則給二分之二凡大駕親征及大田巡狩以羝羊豭豬雄雞鬬鼓若皇太子親征及大將軍出師則用豭肫凡有赦則先建金雞兼置鼓於宮城門之右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撾其鼓

武庫令二

原主兵器繕漢書百官志曰武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及車駕出先驅後從漢官儀曰靜室令一人職閑無事欽傳曰爲武庫令職閑無事欽所好也車駕出先驅漢官儀曰靜室令一人職閑無事車也車駕出在前先驅後漢書百官志曰武庫令右屬執金吾靜清所徽以示重嚴車駕出持麾吾本注曰有武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乃開金吾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乃開金吾志曰武庫令銅印墨綬朝服武冠百官表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屬官有武庫令銅印墨綬朝服武冠官品第七月俸二十斛

羽林監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其爲國羽翼如林之盛顏師古曰如羽林之多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凡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爲之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皆六百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五兵謂弓矢矛戈也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爲之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爲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武賁同所居之署謂之寺延熹六年改武賁羽林二署並爲寺住寺不任事者羽林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漢志曰光祿勳掌賓贊羽林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夏侯元為右桓範為左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嘉初復置江右領營兵羽林無復營兵江左無

監及虎賁中郎將並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騶尾冠（騶鳥每鬬死不止）絳紗穀單衣江左不復著騶冠齊因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改左右領軍爲左右屯衛所領兵爲羽林唐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才力驍捷善射者號爲百騎麗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鸞龍朝二年改左右屯營爲左右羽林軍武后臨朝永昌元年改百騎爲千騎天授中改軍爲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大將軍一人（大定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並領官屬置）金無考 明二十二衛中有羽林左衛羽林右衛

羽林監二

漢書百官表曰羽林佽飛期門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超踰羽林孝武又以延壽字君況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監 漢辨事曰宿衛由是遷爲郎 漢書百官表曰羽林監 梁冀別傳曰冀妻孫壽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魏略曰夏侯太初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遷羽林監 鄴侯家傳曰元宗以左右神武軍與龍武羽林備六軍之數 玉海曰宋咸平五年加楚王元佐左羽林上將軍

羽林監三

文期門 主車騎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羽林掌送從事武太初初置秩比二千石 漢舊儀曰羽林星主車騎 冠加鶡毛 位比大夫 續漢書百官志曰光武左右監皆冠鶡冠又曰光武置左右監秩比六百石位比大夫 文帝禮遇 元宗褒美 材監府元龜曰後周陸逞起家羽林監文帝以謹信時輩惜以號之加禮遇焉 又曰唐李德宗在東宮令五日一詣崇陵獻之德以職總之勇善射意氣感激少有聲譽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破永寧縣 攻迴雒城 擊破党項 襲至青海 隊伍嚴整 詞氣感動 長孫全慶引君奠及妻夏侯氏設宴賜以金帛 又曰唐李晟爲左羽林將軍前後以軍功作右羽林將軍 又曰唐李多祚爲左羽林軍設官與千牛等 又曰唐憲宗元和中爲羽林將軍有名位掌禁兵 又曰唐李晟爲左羽林將軍代宗廣德初屬吐蕃入寇晟以羽林軍五百人與戰皆捷斬契丹首領可突干百傳於東都明年又以軍功作右羽林將軍前後斬獲甚衆 又曰唐王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將軍代宗寶應元年冬北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攻甘州君㚟至青海與戰破之悉諾邏率衆遁去又攻涼州都督元宗嘗於殿庭試光弼羽林軍將軍劉涼州都督事閒軍衆入寇大將軍仍制涼州都督元宗嘗於殿庭試光弼羽林軍將軍劉涼州都督事閒軍衆入寇大將軍仍制

編爲右羽林大將軍吐蕃犯長安命全緒爲前鋒全緒率六軍將士自商州旋師長安德宗令郭子儀平中書令迎拜詔吐蕃京城士庶聚觀之將軍張昇之兄弟謂多祚曰將軍貴寵當代位極武臣不思乎多祚曰常感大帝之恩死而不忘東宮進東之曰將軍盡忠於大帝之子見在東宮今日多祚曰苟能誅二張迎太弟之等未易之兄弟不顧妻子

羽林監四

差序禮樂 桓範典集皇覽

桓範差序禮樂撰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黃象等典集皇覽

曹植

詩 唐李白送羽林陶將軍詩曰將軍出使權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相贈繞朝鞭 李參送羽林長孫將軍赴歙州詩曰剖竹向江濱能名計日聞華旂新刺史虎劒舊將軍驛舘宿湖月州城浸海雲青門酒樓上欲別醉醽醁 曹唐送羽林費中丞詩曰四十年前百戰身曾驅虎隊繞邊塵風悲鼓角榆關暮日落旌旗隴草春鐵馬憤羣邀上客金魚多解乞佳人胷中別有安邊計誰采髭鬚似白銀 李郢贈羽林將軍詩曰蚪額顱頷羽林郎曾入甘泉侍玉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惟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朱慶餘贈羽林郎詩曰茉頷年少奉恩初直閣將軍盡不如酒後引兵圍百草風前駐旆領邊書宅將公主同時賜官與中郎共日除大笑魯儒年四十腰間猶未識金魚 僧無可寄羽林盧大夫詩曰將軍直禁閨繡服耀金羈羽衛九天靜英豪四塞知望雲回靶雁隔水射宮麋舊國無歸思秋堂夢戰時門風荀氏敵劒藝甯家推計日旌旄下講論萬馬隨

制 唐蘇頲授周仁軌左羽林大將軍制曰周禮命卿六師成務漢圖拜將三傑推才具官周仁軌執心剛強臨事果決儁衛青奉法必讓其功師丹守正每問其直羽

翼任隆爪牙寄重宜光絕席用應題坐 白居易授王士則右羽林大將軍制曰羽林所設上法星文軍衛之中號爲雄重稱兹選任不易其人具官王士則勳戚之家義方之子發身學劒餘力知書早踐班榮累參環列職近而身彌檢慎任久而心益恭勤況一門禁衛四爲偏將滯於久次宜有超遷俾領上將仍升右廣統良家之奇士訓期門之材官寵任不輕無隳於事 蘇頲授楊敬述右羽林將軍制曰聽彼元闕衛於丹禁命將擇人制軍爲旅具官楊敬述心堅鐵石器蘊珪璋以俊穎之才有溫謙之美附枝中葉則藝極於彫弓咀實含英

如詞殫於綵札自五營高選千廬入侍忠而作訓勤以衛將軍知軍事制曰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衛而移領者謂之美遷具官王輔元生勳閥之家通吏理之事佐我臨郡率著能名可以掌鈞陳而護建章備警巡而嚴羽衛大將軍事假而行之宜勵初終制茲寵任

龍武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唐初有禁兵號為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為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仍分左右萬騎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為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官屬並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增唐官志曰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各一人統軍各一人將軍三人掌同羽林玉海曰宋龍武軍掌郊祀朝會儀仗判司官一人以判金吾街仗將軍兼領自左右衛以下官名存而事廢太祖太宗朝以處將帥後多以皇族為之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左右龍虎軍設官同羽林軍金制無考元有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李鄴侯家傳國初太原從義之師願留宿衛為心瞥不歸者六萬於渭北

白渠之下七縣絕戶膏腴之地分給義師家為永業於縣下置太原田以居其父兄子弟於龍首監置營以處高祖起第於監內謂之元從禁軍義寧元年初下京城為右驍衛將軍主之貞觀初以尉遲敬德權領後二年復入領焉累轉右衛大將軍主禁旅凡二十年太宗乃以元從軍為龍武分為左右置將數員分掌之初高祖朝召入轉多改為萬騎而名羽林軍分左右置將軍員如龍武羽林盛而龍武衰元宗幸蜀六軍扈從者千人而已肅宗赴靈武不滿百人及收復京師龍武等六軍之士存而復上者共不滿萬又曰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神武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又曰北軍亦從衛兵中選用其法創於太宗之飛騎其後羽林龍武神策神威之類皆北軍也

龍武軍二

增冊府元龜曰王漢璋為右龍武將軍顯德五年正月從征淮南收下海州詔以漢璋為海州刺史又李甚

爲右龍武大將軍甚西平王晟之子以功勳家累官至庫使　又李觀貞元初爲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李晟表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又令狐建爲左龍武軍使建中四年涇原兵反德宗自出苑便門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帝令建爲後殿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書鼙鼓城內因之增氣帝倚賴之賜二百户　又龍武大將軍夏侯孜奏事稱旨賞絹一千匹　又李晟時中郎將秦宓以獻帝壯之賞絹一千匹

增 制 唐薛珏授齊遵等左龍武將軍制曰具官齊遵等官之設所以輔材勸能也苟不當其選安以假吾所器而滯爾來者今命爾等爲左右龍武將軍所以昭勳庸之副而用其無瑕者也各旌勤瘁且振淹滯並升環衛之嚴俱委腹心之寄勉務進脩以圖光大

羽林中郎將一

原 主羽林　掌宿衛 續漢書百官志云羽林中郎將比千石 從　還宿殿陛　禦侮嚴險 漢書百官志云羽林郎無員宿衛侍中故號羅郎或謂爲嚴郎嚴屬奉車也　又曰羅漢與司馬楚之等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北至肝胎頓破賊軍論其將顧福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將　長孫陳擊賊 册府元龜曰長孫陳爲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加建威將軍入犯陳擊退之追斬重北從征涼州爲都督將領大官遷殿中給事中遷號爲子自給鞍馬　騎射絕於等倫 詳羽林監二

原 置七十人　秩四百石 漢官儀曰謁者秩六百石掌報章奏事及導者三十人秩四百石掌賓贊受事及導者三十人 又曰武帝太元年置謁者僕射七十人

謁者僕射一

以邊事 漢書曰張釋之字季時中郎將袁盎知其賢請以爲謁者僕射從行至虎圈問上林尉上林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盎以其賢乃止詔釋之拜爲左右司馬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時中郎將袁盎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至霸陵上居高臨峻欲使釋之從山上馳下使騎從之不及帝既上山乃使使持節詔釋之曰不用我言以至此今陵下山石相銜不可動也豈可以鐵鑱銅耳　又曰釋之爲廷尉有人盜高廟坐上玉環捕得其實文帝曰吾以此事屬廷尉廷尉當奏棄市今乃盜宗廟器而棄市於民何以加之願下廷尉廷尉如法　又曰釋之爲廷尉有人驚乘輿馬乘輿馬還入宮宮門令以馬驚車騎馬之　視河內失火　求天下遺書 漢書曰高祖時河內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賀人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延燒之處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哭食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罰上以便宜從事歸發河內

軍行郡國又曰江充拜謁者使匈奴還報匈奴始自請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匈奴敵爲師事不可預圖又曰終軍字子雲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
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乘繻生也軍行郡國所
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悅

掌朝覲威儀　領臺內禁令　晉百官表注曰

謁者僕射一人秦官掌朝覲威儀又曰謁者問免
喪拜爵祭高功者兼臺內禁
令

主父偃所言九事　宋叔平奏罷九卿　主父偃傳
元光元年

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
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路溫舒曰宋度宇叔平除謁者以詔書遺累千金謝承後漢書
頓首稟胡掾賜舉奏罷大鴻臚大將軍青侯朝口門門開廢
師稱曰宋叔平一吏奏罷九卿

原古重武事　應劭漢官儀曰
古重武事是故謁者主射以督之

堯之

謁者僕射

漢官儀

尊官　漢官儀明帝詔曰謁者乃堯
之尊官所以試舜賓於四門

持七首劒　燕太子
使荊軻劫始皇軻之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以板
特七首刺軻高祖微武行文故易之以板

冠高山冠　漢官儀齊以其君冠賜
胡廣漢官儀曰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今謁者僕射所冠高山冠是也

出則奉引　漢官
天子出則奉引也

朝則儐贊　晉百官表注曰謁者十人掌賓贊朝會

大聲者補之　漢官舊儀曰謁者
中美聲音大聲者以補之

威容　晉百官表注曰漢舊儀曰謁者銀印青綬通侯
者爲之

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贊者爲之

因流水爲排　漢書曰韓蠻爲渭
橋排長流爲水排年計其利
以要作人排又費功力蠻乃因長流爲水排每一熟石用馬百
匹馬排每一熟石用牛百

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

特賜幘　晉百官表注曰漢官舊儀曰何汝
景伯爲謁者上直令特加幘百僚不
解至晡日果食也

次倩魁岸武帝異之　漢書曰江充
字次倩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
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悅之遂拜爲謁者

孟

孫璋瑋和帝偉之　華嶠漢書曰何熙字孟孫身長八尺
五寸體貌璋瑋與人絕異和帝時拜
謁者爲威容僕射瑋
中音動左右帝偉之

設官部四十六　五官中郎將　三署郎官

郎中　元從僕射　中郎將　中郎將　四中郎將
騎馬都尉　奉車都尉　行人司　奉朝請
都尉　諸都尉　都尉　議

五官左右中郎將一

原　杜氏通典曰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黃琬字子璜為五官中郎將時陳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稱富于多人事得久次而寡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舊疏同心遂曰似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舊疏同心題用志士故舊疏皆為潛區所中傷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令中郎將四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軍郎將尋復舊名　增　應劭漢官儀曰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焉　漢舊儀曰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　宋制見左右衛將軍等篇中金章宗時伐宋置武臣九階中有殄寇中郎將　元明無

五官左右中郎將二

增　太平御覽曰郎將星若令之左右郎將也故星讚曰郎將一星主閱具為武備　續漢書曰楊秉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邕字伯喈以侍中為左右中郎　後漢書樊英字季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魏武令曰告子文沙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為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　冊府元龜曰裴俠魏孝武時為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未定何如東就妻子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

五官左右中郎將三

增　中郎將主宿衛殿門出充車騎　明習故事　尊掌難問　續漢書曰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統在朝歷世每有疑事輒以訪純自郎中至侍中前後所言皆經明典義多所正定　東觀漢記曰張純字君伯拜五官中郎將論定五經同異缺急專掌難問　續漢書曰五官中郎將朱儁共殺五校三十卒甚得衆情　續漢書曰承宮還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　宋書曰承宮字少子還左中郎將

增　太平御覽曰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　環濟書曰五官郎將出充車騎　征武陵蠻　擊頓川賊　南為左中郎將特節與大司馬吳漢共伐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兵四萬餘人為偏將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賊　有大功　甚得衆情　數進忠謀　冊府元龜曰皇甫嵩為右中郎將平黃巾卒甚得衆情郎將數進忠謀論議守正不希世陽朝旨揮其節

即前名籠句如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敏自整飾宮對曰鄙翟眩名非識實者臣欲願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以大鴻臚印綬為右中郎將使奚孫雖問頭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闕西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誠不足問也帝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

江革恩寵莫與為比藏宮質樸故常見

慶忌以光祿大夫轉

段會宗以金城太守遷

漢書曰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

又曰段會宗以金城太守遷左曹中郎將大夫遷右曹中郎將光祿大夫

時小昆彌烏孫父卑爰疐雖衆強漢復盡會宗破安輯與都護孫建併力

又曰段會宗以金城太守遷左曹中郎將大夫遷右曹中郎將光祿大夫

公帶護會宗權得便宜以輒行各奉書敦煌無所報會宗恐其為變即矯制發戊己校尉及敦煌酒泉張掖三郡兵合萬騎入烏孫即譴番兵宣明國威宣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

又曰段會宗以金城太守遷左曹中郎將大夫遷右曹中郎將光祿大夫

侍進乃拜恒目禮焉時有恩寵莫與為比於是京師貴戚爭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會宗恐其為變即矯制發戊己校尉及敦煌酒泉張掖三郡兵合萬騎入烏孫即譴番兵宣明國威宣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

江革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常使虎賁扶侍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賜杖太官送醫藥侍中賓客慕之後漢書曰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父為縣獄吏革年十二隨父在獄獄當殺人父使革出視之革見囚徒而不殺問其故囚徒具以告革還白父父曰汝幼何以知之革曰獄吏顏色和悅言語順序此必活囚是以知之

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真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後漢范秀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清潔之流登車徵詣守令有臧污者望風解印綬而去其所舉奏莫不雷厲風行清天下之志及到州境又上廉吏六人爲長理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爲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榮上疏諫曰光武建國順天置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案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凡扶天之有武貴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翊衛之象則應勑揚秉所謂之尚書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說矣徹其失也

舊白泰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選爲尚書郎稍名未實後代以事怠職官實誤後代騎光武中興悉省漢舊盡並爲中郎將右中郎將左中郎將自是爲中郎將中郎將但主宿衛出充車騎而已一郎比一郎秩不增

增漢書曰馮奉世選爲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爲軍司空令　又曰劉向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　後漢書曰

三署郎官二

增漢書曰馮奉世選爲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爲軍司空令　又曰劉向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　後漢書曰

三署郎官三

使賦平樂　給札閣臺漢牧奉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車因賦頌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後漢書曰賈逵拜爲之能詔爲之解詔書與班固並校　選送大宛募使月氏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爲中郎將使送大宛募使月氏欲出西域還到龜茲國王以下皆供給人馬至大宛宛王以驕不肯發漢使及諸國客又曰張騫建元中以郎應募使月氏既得之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陳介子元鳳中以騎士百餘人漬園陷陣銳精單思國以解同事　又曰陳介子元鳳中以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所驗馬監使大宛還到龜茲匈奴使者置秦事　漬園陷陣　銳精單思　又曰趙充國以騎士從破羌將軍擊匈奴太爲所圍漢軍乏食數日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漬圍陷陣身被二十餘創詔拜充國爲中郎將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後漢書曰陳元習左氏春秋鍾其精義思至不與俗理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

格殺猛獸　超踰亭樓書漢

以李廣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遇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又曰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延壽體貌甚麗聲輝對揚奉使稱意以親爲常侍郎遷得爵千秋爲高寢郎長八尺餘儀容甚偉舍人相難問匈奴事千秋辭應對莫窮又曰張安世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後兼書曰樊噲以舞人出入臥內常侍從力於職休沐未嘗出門與客語及賓客進見上或時間燕語又曰車千秋高第遷諸大夫方正對策高第遷諸大夫同馬兵壯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顯忠然其言

三署郎官四

與方進交

漢書曰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進交志相友先仕爲郎武後舉茂才爲郡令

與劉歆並

又曰揚雄奏羽獵賦以明主好仙反覆風諫其辭麗以淫侈勸而不能已也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主不能已然後因其所好而反之於正猶時君之嗜音也必先鄭衛而後雅頌然鄭衛已放而不可還雅頌已陳而不見用雄之賦頌蓋有應風之義焉

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賁　後魏書曰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將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旗旌皆偃仆於地茂馬上將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尋微詣行在所試以騎射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袁術爲虎賁中郎將張讓殺何進術斬閤起火

虎賁中郎將三

原 冠鶡尾　服虔曰武冠鶡尾也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執鶡冠鶡鳥之中果勁者海有狸擾憑木而止見人不避人乃取之以其毛飾冠名曰鶡冠　虎賁中郎將掌執戟宿衛侍從　漢書百官志曰虎賁郎中掌執戟宿衛侍從　漢官儀曰虎賁郎中比百石　虎賁服虎文　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侍從　馬防不遷　潘岳寓直　馬防事見上虎賁中郎將二

岳秋興賦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與農中郎將寓直散騎之者比肩侍中領侍郎冠蟬金貂之飾　晉百官志曰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先驅常與胡侯年敬慎者爲之　董充解縣　陳稜開霧　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先驅常與胡侯年敬慎者爲之　漢書百官志曰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　晉等共點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霽稜開白鳥以爲瑞也　漢官儀曰虎賁郎中比百石主虎賁宿衛　主宿衛屬官

掌軍旅會同　續漢書百官志曰虎賁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　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僕射主虎賁郎中　衛尉屬官有左右都候丞司馬各一人　自餘虎賁郎將比百石　虎賁郎中比二百石　虎賁宿衛侍從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將　周禮曰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舍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守王門逮四方使則從士大夫公侯千城何湯之謂　光武歎何湯　武帝幸南宮歎曰陛下後漢何湯爲虎賁中郎將光武嘗歎曰陛下後漢何湯爲虎賁中郎將光武嘗歎曰陛下後漢何湯爲虎賁中郎將光武嘗

原 歲漢崔駰虎賁中郎將箴曰赫矣帝臣晏奮厥武桓桓征夫矯矯其旅王師是成我事是樂惟鳥之鷅惟虓之發出冀王路入司階闥功懲閻邪憂其萌蘖

中郎將一 雜中郎將秩比

增 文獻通考曰使匈奴中郎將 漢主簿南單于以張奐為之 張騭天興四年以平越中郎將 晉武置理州主簿南越 司金中郎將 趙王倫為之 武衛中郎將 諸公加之 唐無 匈奴中郎將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號涼州三明並為匈奴中郎將 魏畧曰河北始開冶以王修為司金中郎將修奏記曰修聞枳棘之林無柱梁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為懼 魏志曰任峻字伯達為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廩倉皆盈 又曰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魏略曰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為賴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後漢書袁紹傳曰魏郡兵反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漢書曰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使西域 又曰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有孤孫霸七歲拜為中郎將 東觀漢記曰更始入長安多用羣小時人為之語曰竇下養中郎將 後漢書曰董卓以呂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遷至中郎將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常以布自衛小失卓意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頓謝卓意亦解布由是卻怨於卓 蜀志曰霍峻字仲邕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亡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又曰劉焉江夏人少在州郡以宗室拜中郎 又曰張飛字翼德涿州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為中郎將

中郎將二

原納叛羌迎單于

續漢書曰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為中郎將討破羌遣使迎單于規上言羌胡天性貪利見漢衰弱故來降附今春氣和暖必當鈔暴宜令邊郡嚴為之備又曰段熲迎單于五年春羌復大出熲上言羌胡變詐不可信宜令邊郡嚴為之備又曰張奐為中郎將討叛羌遣使迎單于

衛綰長者

漢書曰衛綰以中郎將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綰稱疾不朝上使問之綰曰臣無功德陛下幸賜臣全其首領骸骨歸葬先人墓足矣敢以病為解上乃許之

郅都敢諫

漢書曰郅都以中郎將事文帝景帝為人公廉不受請託判斷明於決事當是時天子之貴重都任職而已不發私書請託不為權貴撓法不畏彊禦不偷合苟容天下稱其廉公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侵豫率所領討之豫威名相率來歸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又令長至城下賜之金秦計以不死又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又曰唐王世充為其支都情其驍悍來降皆引弓為軍鋒討之

河以東

漢書曰高祖令長至城下賜之金秦計以不死又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求外救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單于續漢書曰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為中郎將討破羌遣使迎單于

衛綰長者

漢書曰衛綰以中郎將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綰稱疾不朝上使問之綰曰臣無功德陛下幸賜臣全其首領骸骨歸葬先人墓足矣敢以病為解上乃許之

郅都敢諫

漢書曰郅都以中郎將事文帝景帝為人公廉不受請託判斷明於決事當是時天子之貴重都任職而已不發私書請託不為權貴撓法不畏彊禦不偷合苟容天下稱其廉公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侵豫率所領討之豫威名相率來歸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部將討小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能禁雖刃者可禁不能禁雖弓矢還自射禁曰吾聞金有召之物乃多作動木白棓遊有力捷疾了不感傷於是官軍以白棓擊殺之

者籍

漢書曰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部將常討小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能禁雖刃者可禁不能禁雖弓矢還自射禁曰吾聞金有召之物乃多作動木白棓遊有力捷疾了不感傷於是官軍以白棓擊殺之

者籍

漢書曰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國為長千侯又曰劉霍峻為中郎將時留峻守漢城張魯攻圍峻峻堅守漢城之城中吏士自益前後出戰斬首數百級魯乃退去不可得而城不可得而退去

諸將恐懼獨率兵研敵

漢書曰劉寬為中郎將時諸將軍馬援擊交阯援病困寬晝夜不離床側

衛士散走遂登門呼呼從大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王師將馬摩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何如會車師反叛已校劉泉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又口張掖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軍華柔為騎都尉討元父後以中部將副伏波將軍擊交阯

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國為長千侯又曰劉霍峻為中郎將時留峻守漢城張魯攻圍峻峻堅守漢城之城中吏士自益前後出戰斬首數百級魯乃退去不可得而城不可得而退去

諸將恐懼獨率兵研敵

漢書曰劉寬為中郎將時諸將軍馬援擊交阯援病困寬晝夜不離床側

衛士散走遂登門呼呼從大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王師將馬摩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何如會車師反叛已校劉泉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又口張掖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軍華柔為騎都尉討元父後以中部將副伏波將軍擊交阯

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國為長千侯又曰劉霍峻為中郎將時留峻守漢城張魯攻圍峻峻堅守漢城之城中吏士自益前後出戰斬首數百級魯乃退去不可得而城不可得而退去

諸將恐懼獨率兵研敵

漢書曰劉寬為中郎將時諸將軍馬援擊交阯援病困寬晝夜不離床側

衛士散走遂登門呼呼從大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王師將馬摩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何如會車師反叛已校劉泉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又口張掖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軍華柔為騎都尉討元父後以中部將副伏波將軍擊交阯

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國為長千侯又曰劉霍峻為中郎將時留峻守漢城張魯攻圍峻峻堅守漢城之城中吏士自益前後出戰斬首數百級魯乃退去不可得而城不可得而退去

諸將恐懼獨率兵研敵

漢書曰劉寬為中郎將時諸將軍馬援擊交阯援病困寬晝夜不離床側

衛士散走遂登門呼呼從大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王師將馬摩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何如會車師反叛已校劉泉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又口張掖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軍華柔為騎都尉討元父後以中部將副伏波將軍擊交阯

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部將常討小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能禁雖刃者可禁不能禁雖弓矢還自射禁曰吾聞金有召之物乃多作動木白棓遊有力捷疾了不感傷於是官軍以白棓擊殺之

者籍

漢書曰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部將常討小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能禁雖刃者可禁不能禁雖弓矢還自射禁曰吾聞金有召之物乃多作動木白棓遊有力捷疾了不感傷於是官軍以白棓擊殺之

者籍

漢書曰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國為長千侯又曰劉霍峻為中郎將時留峻守漢城張魯攻圍峻峻堅守漢城之城中吏士自益前後出戰斬首數百級魯乃退去不可得而城不可得而退去

諸將恐懼獨率兵研敵

漢書曰劉寬為中郎將時諸將軍馬援擊交阯援病困寬晝夜不離床側

衛士散走遂登門呼呼從大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王師將馬摩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何如會車師反叛已校劉泉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又口張掖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軍華柔為騎都尉討元父後以中部將副伏波將軍擊交阯

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國為長千侯又曰劉霍峻為中郎將時留峻守漢城張魯攻圍峻峻堅守漢城之城中吏士自益前後出戰斬首數百級魯乃退去不可得而城不可得而退去

諸將恐懼獨率兵研敵

漢書曰劉寬為中郎將時諸將軍馬援擊交阯援病困寬晝夜不離床側

衛士散走遂登門呼呼從大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王師將馬摩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何如會車師反叛已校劉泉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又口張掖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軍華柔為騎都尉討元父後以中部將副伏波將軍擊交阯

為平敵中部將平北將軍劉隆破交阯

部將常討小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能禁雖刃者可禁不能禁雖弓矢還自射禁曰吾聞金有召之物乃多作動木白棓遊有力捷疾了不感傷於是官軍以白棓擊殺之

者籍

漢書曰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部將常討小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能禁雖刃者可禁不能禁雖弓矢還自射禁曰吾聞金有召之物乃多作動木白棓遊有力捷疾了不感傷於是官軍以白棓擊殺之

者籍

漢書曰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田豫威名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大帝為鮮卑所攻遣使求豫豫率所領討之

徐盛忿怒

吳書曰徐盛為中郎將時醇謹無他文帝之及景帝立遷為中大夫

烏桓迎拜

魏略曰田豫為中郎將時種眾遠東太守鄧展為烏桓所脅豫率所領討之

大食款塞

唐書曰中郎將高仙芝討平小勃律王其城擒勃律王及大食諸國之功也

賜之金券

漢書曰高祖封功臣為通侯各出丹書鐵券以申信誓藏之宗廟副在內府

衣以錦袍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呼之為君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疾呼秦王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輕騎鈔擊

漢書曰高祖為騎將時常陷陣先登賜之金

精卒先登

安帝時為中郎將羽林騎五營千第三千五百人代堆雄屯三輔皆為騎日行數百以步追之勢不相及如此諸郡兵各令出騎一匹乃遣輕騎鈔擊其後大破之

帝時為中部將軍十實愛之上將軍樊會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莫
當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皆阿呂太后以喻曰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
於平城會時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
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
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
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
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
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
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
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
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
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
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
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
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
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
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
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
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會奉詔
令斬之高帝以十萬衆亦在其中今

於從改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還見太尉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及惡口陳且手畫地形因奇其才歎曰設班固作西域傳又何以加此

漢書曰楊惲字子幼爲中郎將以法令從事郎謁者而署錮梁冀免綬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　成

明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謝承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爲中郎將討降會軍士郎以充零陵梁上疏自陳乃以規親入庵盧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增詩唐岑參送劉郎將歸河東詩曰借問虎賁將從軍凡幾年殺人寶刀缺走馬貂裘穿山雨醒別酒關雲迎渡船謝君賢主將豈忘輪臺邊

增誌唐張說郎將葛君墓誌曰公諱威德字某葛氏本梁國寧陵人也公室無陶白之資朝無金張之援不承過庭之訓不漸鼓篋之訓而能奮飛喬木獨拔深濟早以武藝妙選供奉每扈遊別館侍禁林何嘗不左發五矩傍連雙兔入陪內仗思馬斯才出典外軍握兵之要所謂白珪特達青雲自致者也

四中郎將一

原杜氏通典曰東中郎將臨淄侯曹植爲之　西中郎將晉以陳留王寔爲之　南中郎將後漢光武帝以鄧禹爲之　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爲之　建安中以鄴城守事北中郎將以重其事宜建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兼任若治陽王幹令來之國雖當出爲藩捕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以相鎮襄陽十餘年開石季龍兵出宛葉以征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超越江湖　文武器任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二年治陽王幹令來之國雖當出爲藩捕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以相鎮襄陽十餘年開石季龍兵出宛葉以征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超越江湖　文武兼資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爲東中郎將後曹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濟曰夫兵貴精不貴多今所統精銳足以制敵其無事乃還鄉里　文武器任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二年治陽王幹令來之國雖當出爲藩捕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以相鎮襄陽十餘年開石季龍兵出宛葉以征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超越江湖　監沔中軍事曰桓宣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以重其事宜建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兼任若治陽王幹令來之國雖當出爲藩捕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以相鎮襄陽十餘年開石季龍兵出宛葉以征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超越江湖　文武器任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二年治陽王幹令來之國雖當出爲藩捕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以相鎮襄陽十餘年開石季龍兵出宛葉以征吳會之志故復授將帥超越江湖　文武兼資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爲東中郎將後曹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濟曰夫兵貴精不貴多今所統精銳足以制敵其無事乃還鄉里

植沈醉太祖罷之（魏志曰太祖以曹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時欲建將禮仁乃呼有所教戒植沈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石崇得鴝傳祇奏之（晉書曰石崇爲南中郎將王道爲鴝害之事時制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傳祇所料錄原之殘鴝於都街）

郎中一

原入賀秦王　上書光武（遣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稷之臣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君爲之禱病愈殺牛賽禱鄙中聞之韓子曰秦昭王有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賽禱鄙中聞之時也吳自殺牛而祠社遍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稷之臣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君爲之禱病愈殺牛賽禱鄙中聞之韓子曰秦昭王有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賽禱鄙中聞之時也吳自殺牛而祠社口竟無民來至爲之禱故臣以爲王過竟無民來至爲之禱故臣以爲王過殺牛賽禱故臣以爲王過竟無民來至爲之禱故臣以爲王過爲之誉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主屯王因使人問之何謂也對曰鄙也今王病而民不禱王病而民不禱王病而民不禱中王賁上書光武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齡獄三人皆冤帝以尹敏字功季治尚書中帝以尹敏字功季治尚書中帝以尹敏字功季治尚書書曰尹敏字功季治尚書中帝以尹敏字功季治尚書中帝以尹敏字功季治尚書中帝以

冗從僕射一　期門僕射附

掌射事　從遊獵　環濟之納之

漢百官志曰冗從僕射秩六百石武帝置期門郎有僕射掌遊徼非尚書者冗居宿衛直守虎賁交戟童子隨刀從僕射領一日騎逐疫鬼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於禁中也

後漢書百官表曰冗從僕射置冗從僕射一人漢官曰建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也陽西至黃山南徼長楊東洛非其職也謂世因其名而宜春乃洛職西北地良家子能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比始也

陰興親信　辛毗精勤

後漢書陰興傳曰興為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小蓋障風而躬見親信之庶揮先入清宮甚見親信表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計略不及辛毗以此代思

魏世因名　建元始號

魏志曰冗從僕射單執黃麾有中黃門冗從僕射置冗從僕射一人漢官曰建元三年初置期門僕射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期門掌執兵送從車駕屬黃門郎有僕射領之則號冗從居門戶行則執從夾輦轂

冗從僕射二

索官以自顯　傳楊晉諸公贊曰新蔡武哀王司馬騰字元蕩起家為冗從僕射意欲索官以自顯

和祥有識見　晉武帝起居注曰司馬東海公世子虓貞固和祥有識見才幹乃以虓為南陽太守

建初置期門　永壽置冗從　僕射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建初三年置期門僕射掌執兵送從車駕屬黃門郎有僕射領之則號冗從居門戶行則執從夾輦轂

後漢書百官志曰期門僕射掌執兵送從車駕屬黃門郎有僕射領之則號冗從居門戶行則執從夾輦轂

永壽三年初置冗從僕射

後漢百官志曰期門僕射掌執兵送從車駕屬黃門郎有僕射領之則號冗從居門戶行則執從夾輦轂

周禮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脹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待四方之使裁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補諸侯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也　又曰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

行人下大夫四人　馬融注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漢唐宋元俱無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行人司正正七品行人司司副從七品行人司行人正八品　大明會典曰行人司司正一員行人司左右司副二員行人三百四十五員後減為三十七員

行人司二

六節　五物　周禮曰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

用符節都鄙用管鍵皆以竹爲之若國凶荒則令舖委之若國札喪則令補之若國師役則令檄徵之若國賓客則令治其委積之事凡此五物賀之若國有福事則令裒聚之若國有禍故

皇華 清詔

行李 輶軒

左傳行人子員曰君有嘉命以君貺之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臣將行君有好命以寵綏之使臣不敢貪天子之命以干大國之利

晉書考索曰輶軒天子使臣也使一介行李告於四方

寺 和甫擁麾

帝嘗謂之曰卿若清孟陽留鎮江淮孟陽行江南鄙事擁麾傳到即發

博望窮源

漢武帝使張騫窮河源而還又曰漢武帝使司馬相如建節以通西南夷

相如建節

使史記曰漢武帝元狩四年博望侯張騫將萬騎出隴西

孟陽游

晉孟陽爲一書與其侍逆暴虐作惡一書與其舅氏表出荒淫一書與其康樂和親考曰安平者爲一書釋曰各條錄其大旨也

薛侃真鐵

明有君見今行稱之父曲又曰孟陽爲行人司正統時薛侃建儲議錄曰嘉靖時薛侃爲詞臣以不肯依違大禮謫揭陽縣教諭

孟陽如玉

明徵仕郎行人司司正統時薛侃建儲議錄曰嘉靖時薛侃爲詞臣以不肯依違大禮謫揭陽縣教諭

卻銀不受

事下廷鞫侃曰真鐵不礙火也明有君見今行稱之父曲又曰孟陽爲行人司正統時薛侃建儲議錄曰嘉靖時薛侃爲詞臣以不肯依違大禮謫揭陽縣教諭

必死無歸

或戲之曰君嘗以真鐵自詡今安在侃曰正統十四年寇圍宣府行人羅通募敢死士出塞擊虜通與焉虜圍之數重通募人突圍出報兵部兵部不爲發通慟哭曰我輩皆當死報國恩但恨不得一見天子耳遂自刎

可抱我二子嘱劉文以竹編我屍投之江曰知我必死無歸矣已而果然

能盡職

晉初賜御史孟以木官言路而已

王爾康好名山

陶望齡謚王爾康湖廣銅梁人正德時以諫死嘉靖初贈官其父母

張岳之爲行人司正統時以諫死嘉靖初贈官其父母

後奉册閻應元復奉詔諭湖廣錫

一無所受好遊名山遇輒留止

行李 輶軒

朱風

唐詩類苑方干送人出使詩曰萬里朱風遠

報命

晉文王屬使臣復命曰報命

張旌

晉書考索曰劉書考索奉使旌節

事

唐詩類苑包何送王事詩

王程

晉書考索奉使程

使

出征外國使之使也

金華使

事文玉屬使臣金華使也

星使

高適詩曰星使出詞曹

明駝使

唐詩類苑方干送人出使詩曰萬里明駝使

玉節

晉書考索奉使節

舉使

出類書舉要

何張騫能奉使阮籍自行歌文宇留中嶽樓船渡大河

梁都看不遠枉駕幾時過 李華龍送章行人使潞藩詩曰使者持符下風塵叱馭前諸侯城赤翟列嶂黛青天年麥祈年時芙蓉避暑筵相逢多愛客共賦遠遊篇

李夢陽送李行人還朝詩曰南使樓船汎北迴西巡車駕歎東來星辰再遷千官入閶闔重臨萬國開寒盡旌旗猶拂雪春新環珮且沾梅虞絃定有薰風奏佇望陽和徧九垓

增 茂明宣宗行人司箴曰法古建官以熙于治國之行人實承周制慎簡髦士俾居俾臧朝有命令肅肅用將有容有章必敬必飭毋爲奇衺毋縱貪墨載馳載驅周爰咨諏靡及之懷益弛弗渝克篤念茲不忝于士不忝于國有聞于世。

奉朝請一

增 文獻通考曰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名而已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爲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丞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而已諸尚公主者若劉惔桓溫等皆爲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之朱武帝永初以來以都尉奢奉朝請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職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

奉朝請二

原 位次三公 晉太康中詔奉朝請在長安位次三公 宜兼三公 晉太常劉寔曰前漢列侯奉朝請王見在位次三公奉朝請宜兼三公奉車都尉從容閑豫 晉起居注曰武帝受禪主簿雖奉朝請並授容閑三年詔曰前相國安平獻王參綜萬機勳德光茂明王聖主之重臣姓之輕若不加其等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今公主者若劉惔桓溫等皆爲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駙馬都尉奉朝請諸

與上臥起 晉書曰董養字正宗南陽人也少爲書生詣京師市賣藥不二價路不拾遺有老父遺金於地養守以待其還老父感而取之因呼養與語遂共歸家養妻子奉事如賓客老父謂養曰吾天使也天帝以君篤行使我賜君金君勿復賣藥也養遂不賣藥以供養老父出入門戶不見其往來後老父謂養曰

主早薨依儀已絕既無禮教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當陽侯壯元薨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武時改封石主已亡太始中並贈公主印綬天監初公主杜君無後駙馬之號梁元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擇之事遠匹二師足以證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後魏駙馬無勞此授今宜追謚亭侯時以椒讓爲表

都尉亦爲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不去北面與

後魏同隋廢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尚王者爲之開元三年八月敕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金紫魚袋天寶以前忽依容美職者充選

初學記曰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翁主

公主別立第舍天子之女故曰翁主

崔豹古今注云尚承也皆卑下之名也

承事之皆不得謂見男始通稱而已天子尊令諸公代王婚故曰公主諸王甲則自主之故曰翁主

後漢皇女爲縣主

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

應劭曰駙近也近天子主乘輿副車馬一曰駙附也

文云駙馬官從馬也從馬什駕一自上安下曰尉都尉掌捕歷兩

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至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壻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陸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濟尚晉文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後杜預尚晉宣帝女高馬都尉後代因魏晉以爲恒每尚公主則拜駙馬都尉

出漢書及晉傳宜尚晉武帝女弘農公主桓溫尚元帝女南康公主劉惔尚晉明帝女盧陵公主皆拜駙馬都尉

增　唐官品志曰駙馬奉車騎三都尉並無員

有駙馬都尉府掌公主宅帳之事官曰駙馬都尉金駙馬都尉正四品元尚公主者皆稱駙馬都尉位次於侯凡尚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並稱駙馬都尉尚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並稱儀賓食祿兵封藥城侯自後多署宗人府事

駙馬都尉二

增　漢書曰金日磾爲侍中駙馬都尉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　晉書曰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

魏書曰萬安國父振尚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顯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　唐書曰文宗儉素駙馬都尉帝處仁入見帶夾羅巾以進上謂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諸他成爲之卿不須爲也

宋史曰陳國大長公主嫁魏仁溥子咸信太祖居潛昭憲太后常至仁溥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大奇愛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因成太后之意選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又曰張敦禮尚韓國大長公主授駙馬都

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上言變法附會之害章惇以爲詆毀先烈譽司馬光勒止朝參　又曰吳國長公主出降潘正夫建炎初避地至婺州見高宗奏祖宗以來駙馬皆除使相今正夫歷事四朝在汴京曾建議迎陛下乞除開府不許　續文獻通考曰明嘉靖初崔元以迎駕封京山侯二年憲宗妹永福長公主歸蔡震禮部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考惠太后几筵未徹不宜行婚禮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乖夫婦之禮不聽

駙馬都尉三

才名　貴族

上見後漢書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實氏一公二公主又曰吳國長公主江夏表公主諱平原公主諱艾江夏表公主諱華宋書曰劉祕尚武昌公主主薨更尚平陽長公主及祕終與三公主同塋冀穴

爵爲諸侯　選預副車

後漢書曰竇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第于固城公兩侯二公主又曰吳國長公主諱雲江夏表公主諱以列侯尚武昌公主主薨更尚平陽長公主及祕終與三公主同塋冀穴

天姻　國婚

上見後漢書曰竇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第于固城公兩侯二公主又曰吳國長公主諱雲江夏表公主諱以列侯尚武昌公主主薨更尚平陽長公主及祕終與三公主同塋冀穴　後漢書曰竇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第于固城公兩侯二公主又曰吳國長公主諱雲江夏表公主諱以列侯尚武昌公主主薨更尚平陽長公主及祕終與三公主同塋冀穴　晉書曰劉祕尚武昌公主主薨更尚平陽長公主及祕終與三公主同塋冀穴　後漢書曰竇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第于固城公兩侯二公主又曰吳國長公主諱雲江夏表公主諱以列侯

增 世家子 唐職林曰文宗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閱閱我家天子頻不以及崔盧

大臣子 輞苑新書曰楊喬閉口謝承後事

增 一門三主四主 尚主一門四世尚主一門四世尚主一門二人主一門三主四主

原 楊喬閉口書曰楊喬

宋 謝承後漢曰楊喬字元盛弘農華陰人也父震為太尉喬年十二能誦詩書通春秋歷位三公喬為人美髭髯容貌甚偉身長八尺三寸每公卿朝會百僚莫不屬目

增 詩 唐王維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詩曰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盧女同看舞鳳凰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 錢起過楊駙馬亭子詩曰衣冠在漢庭臺榭接天成彩鳳翻簫曲祥鱗入館名歌鐘芳月曙林嶂碧雲生亂水歸潭淨高花映竹明退朝追宴樂開閣醉簪纓長袖留嘉客栖烏下禁城 韓翃宴楊駙馬山池詩曰垂楊拂岸草萋萋繡戶簾前花影重鱠下玉盤銀縷細酒開金甕綠醅濃中朝駙馬何平叔南國詞人陸士龍落日泛舟同醉處回潭百丈映千峰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迴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劉禹錫劉駙馬水亭避暑詩曰千竿竹翠數蓮紅水閣虛涼玉簟空琥珀淺紅疑瀉酒水晶簾密更通風賜氷滿盤沈朱實法饌盈盤覆碧筒盡日逍遥避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楊巨源酬于

駙馬詩曰綺陌塵香曙色分碧山如畫又逢君蛟藏秋月一片水驥鏁晴空千尺雲戚里舊知何駙馬詩家今得鮑參軍陽和本是烟霄曲願向花間次第聞　張瑤宴駙馬宅詩曰牙香禁樂鎮相攜日日君恩降紫泥紅藥院深人半醉緑楊門掩馬頻嘶座中古物多仙意壁上新詩有御題別向庭蕪賓吟石不教宮妓踏成蹊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趨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焚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鳳凰樓

原制 唐中宗賜駙馬封制曰門下特進行右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觀國公楊慎分榮戚里藉寵公門恭肅著於立身恪勤効於從政鳳凰臺上宛符琴瑟之歡烏鵲橋前載叶松蘿之契宜尊茅土式廣山河 **增** 白居易授駙馬鄭何右衛將軍制曰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統茲驍騎吏其屬親賢具官鄭何擢秀士林挺質公器以貞和陶其性以禮樂文其身善積德門慶連戚里況久踐名職累著聲猷念舊獎能宜加榮寵環列之尹不易其人俾宣力於爪牙不失親於肺腑 **增詰** 明洪武四年駙馬都尉黃琛詰曰鎮國上將軍駙

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黃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下已定宜共享承平命爾仍居前職尚益加慎恭勉其心力明紀律而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永保祿位延及後人

冕 表宋虞通之爲江敦讓尚公主表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屢經華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愾氣桓溫敓威真長佯愚以固辭子敬畏足以求免王僧無仲都之質而棵露於北階何瑀鬬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治自同於朦傻殷仲幾不免於強鉦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留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逰抽席絶接對之禮非惟交友離異仍乃兄弟踈漏姆姊爭媚相勸以嚴婢媚競前相諂以急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辦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或進不讓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各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晦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

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才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如臣門分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質非惟上瀆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大慈照察特賜蠲停若恩制頓降被請不申便當刊膚募髮投山竄海云云

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附

杜氏通典曰奉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皆秩比二千石李陵為騎都尉至卒官亂注口嗣羊胃騎都尉皆無員或以官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為之奉車掌御乘輿車漢官曰騎都尉本監羽林騎漢官十人漢書百官表騎都尉掌羽林從騎後漢並屬光祿勳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梁三都尉並無員秩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場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唐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諸都尉一

宋遵金元明並無

御法駕侍禦幢幡掌蓋供張車輿之事漢官曰武帝新論曰武帝以秀才入侍幃幄余作詩頌云孫奇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幃幄余作詩頌云成之

掌池苑主舟船附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故屬少府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禁禽獸及木材又主上林之官後武帝開昆明池故稱水衡掌諸池苑故屬少府臣瓚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禁禽獸及木材又主天下水事船官最多以主天下水事船官最多以主天下水事船官最多以

汲黯無為

楊僕嚴酷

史記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歲餘上聞其治上圖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為能嘗以主爵都尉為御史大夫以千石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常為天下先黯在朝廷面折庭爭不避貴戚上嘗坐武帳中與人語或有所言黯不說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乎上默然良久曰吾徒慕其言不能行也上以此益重黯雖在家時上有大政輒使中使問其得失黯每朝奏事上或時不冠見黯常先冠之上嘗與賓客語聞黯來客或留內與語上或時臥不冠不見也以此數人服其恩信愛之敬之

張緝蓽路

藍縷

漢書曰張緝字敬仲為有蓽路藍縷以啓山林之間以大車為營陵引上山開鉤梯而緣出營外鑿前行持戟楯後行弓弩令曰聞鼓聲而止又曰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虜

賜錦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匹後散騎常侍之類也

非所給比

漢書曰韓信為齊王以為治粟都尉

部領兵

漢書曰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信乃仰視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而斬壯士乎嬰奇壯之與語入言於漢王王以為治粟都尉領兵計畫也於漢王也以騎都尉領兵計畫仁

問以策謀

又曰黃圖拜偏將軍破其外圍選精銳建計破其中騎都尉又封成安侯之又曰漢書百官表騎都尉掌羽林從騎

服其恩信

初為奉車都尉屯涼州在邊數年羌人服其恩信愛之如父母

降更始將

破樊城圍

後漢書曰岑彭字君然為騎都尉屬大司馬吳漢討公孫述彭別將精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屬岑彭攻拔武陽進擊更始將軍田戎戎先武陵人聞以策謀為侍御史序

聞鼓而

縱

應弦而斃

又曰李陵為騎都尉至涼稽山與單于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上山與單于連戰數十日殺傷萬餘虜遂引兵而南陵軍步兵稍稍引還單于以為有伏兵不敢逼又曰黃圖

猜山與軍于相直騎可三萬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敵遂走上山漢軍追擊殺千人

趙咨使魏

李豐在都吳都尉趙咨使魏魏志曰孫權遣騎迎豐吳人悉出觀豐為清白識別人物明帝時吳大將軍諸葛恪誅陸人云閉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上白豐名乃播於吳越耶都見豐曰卓举輒明帝在東宮時執在黃門郎中國名士為諸

耶遂使人掘其頭欲不死乎矣聲名益振欲鞭之得遂去衣帳皆裂訴大祖曰虜中大帝至驛之他日帝乘馬出引弩併行謂呵禁口輔降何敢與吾君齊

于榮 又曰在吳城中虜翻為駙都尉時稱將下禁為關羽所獲馬首予欲輔降勸事不能等眾數萬騎與交統等望見雄益散走所征討斥堠皆知之

輒克 在鄴以名聞於時為武都尉時稱隔城孝綠等有功太祖令曰卿所向輒破又曰董昌稱帝至驛之他日帝乘馬出引弩併行

馬武為先鋒 又曰董昌稱帝至驛之他日帝乘馬出引弩併行

朱伺為左甄 又曰

陸凱手不釋書 又曰

實固好覽書 欲鞭

所征 所向輒破又曰董

欲 欲鞭

傳 又曰實固好覽書

遷奉車都尉出玉門擊西域 所征

陸 諸都尉

建武都尉 破

未伺 破

為左甄 破

陳俊 破

不釋書 好覽書

大元論 演其意以笠輒驗

增 詩唐高適別耿都尉詩曰四十能學劒時人無此心如何耿夫子感激投知音翩翩白馬來二月青草深別易小千里與酬輕百金 岑參送張都尉東歸詩曰白羽綠弓弦年年只在邊還家劒鋒盡出塞馬蹄穿逐虜西踰海平湖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頷豈徒然

都護二

原 杜氏通典曰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為加官也或以騎都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鄭吉為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班超為西域都護大破焉耆龜茲等國皆納質子於洛陽以侍部諸國兵攻吉焉兵迎之謁京師送并護車師戊己校尉居其地而立護府治烏壘城鎮撫諸蕃每人到大將軒功名與谷永相上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建出于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建休甚厚子因循蕙質母未奇功也 靳郢支 又曰陳湯駙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又曰陳湯西域副校尉建昭三年與都護甘延壽出西域斬郅支單于因學漢使湯與延壽矯制發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兵攻車師句奴王擁衆數萬人屯石城延壽與湯分部將士四面並進湯先上城入鬬中斬郅支單于縣頭竿上諸閼氏大小皆共舉哀或以為郅支單于生時威名尚在不宜暴其屍湯曰昔秦繆公以伴部賀諸國兵攻王頹降漢日逐王歸漢以侍部賀諸國兵攻王頹降漢日逐王歸漢

攻康居 又曰甘延壽為西域都護副校尉陳湯駙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又曰陳湯甘延壽出西域斬郅支單于持節發城郭諸國兵攻康居城陷斬單于首得單于閼氏各三百户功大封侯應不遠燕頷豈徒然

始自鄯吉 請還班超

吉特詣京師都護之置自張騫成於鄭吉也

晉書班超傳曰班超字仲升同郡扶風安陵人也兄固著漢書超以母老隨至洛陽固為蘭臺令史超久勞不調乃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乎後固被召詣校書郎超遂與母俱行固既死超復為蘭臺令史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收後部三百餘人進攻其城殺數十人餘皆降服固乃留超屯柳中收集諸國動靜及察其土俗人情超撫納疏通莫不歡心固大奇之以為軍司馬固復遣超使於鄯善鄯善王廣初禮敬超後漸懈怠超知虜使來意即悉會其吏士與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等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功以求富貴今匈奴使來纔數日而王禮敬即廢今我單弱安知虜使不多兵邪如合眾并力首尾擊之此必成禽虜獲其財寶威名一舉功業可就今宜共殺虜使則鄯善可定吏士皆曰當與司馬生死從之於是夜將吏士往攻虜使大驚超乃斬其使持三首以示之鄯善舉國震恐超召其王廣子為質廣即遣子入侍奉貢方物超還拜為軍司馬

又曰高賢為安西都護行軍總管高宗龍朔中率兵擊破于闐進兵西突厥遁親進貢希至孝恪請擊之太宗以孝恪為安西都護會為書恪又曰都護行軍總管高宗龍朔中率兵擊破于闐進兵西突厥遁親進貢希至孝恪請擊之太宗以孝恪為安西都護會為書恪其王嵩設支騎支而還太宗嘉其勞加勳十一轉

都護三

增所向皆靡

晉書元帝為安東將軍鎮下邳時為都護將軍從事郭逸說大將王敦曰中興陳堅不卻先破賊然後會武傳名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賊乃飯復曰諸將咸服其勇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一無所犯

文南俊為梁漢別道都將軍領龍驤西夷校尉梁州刺史王丹向南鄭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

築城江州

又曰李膺為都督護建興四年春自永安還駐江州築城碎碑葉鎮城立西面作隱伏出沒之狀西城人疑十二門皆原曲作隱來迫圍敵方物

高駢復交

為都護將軍從光武擊大戰王日中賊陳堅不卻先破賊然後會武傳名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賊乃飯復曰諸將咸服其勇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為安西都護裝行檢討遣方貿始為副行檢討遣方貿始

慕化

陳又曰裴行儉為安西大都護西戎諸國多慕義歸都護總兵鎮高麗七貴

西域慕義

高麗

又曰高賢為安西都護行軍總管高宗龍朔中率兵擊破于闐進兵西突厥遁親進貢希至孝恪請擊之太宗以孝恪為安西都護會為書恪其王嵩設支騎支而還太宗嘉其勞加勳十一轉

救援于闐請擊

悄孤老躬儉約監賊有方故高麗人衆莫不從命任使得宜設官分職有幹能者處才

又曰高駢為安南都護收復交趾

顏作邊害而北舊將文聘子休不協避役作答式書云將報知與休久結嫌隙以書置罵自送妻子遣雖由是吏士離更示定期以書置罵自送妻子遣雖由是吏士離更示定期以書置罵自送妻子遣雖由是吏士離更示定期

原杜氏通典曰周代齊景公使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苴斬之是其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以來歙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劍璋亦爲監軍使者魏晉皆有之（紹時司馬文王征毒泰石苞爲監軍晉鍾會又王濬持節監石苞諸軍事）初隗囂軍中嘗置軍師官（魏晉四人軍師）至魏武帝又置師官（隗囂軍師）以諸葛亮爲丞相亮薨改爲軍師將軍（晉譙景帝諱改爲軍司）凡諸軍使置之以爲常員所以節量諸宜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軍司尤重故山公啓事曰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耆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復以羊侃爲大軍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爲之謂之監軍使

原鈍卒謹軍　寒帳撫帝春（軍退作）

制諸路者諸部署司諸指揮使司諸統軍司皆有都監南面指揮使亦有都監西北路招討司亦有監軍一員聖宗統和十二年復置南京統軍都監十四年東邊諸軍各置都監興宗重熙十二年置回跋部詳穩都監十九年置倒塌嶺都監蓋皆古監軍職也　金天會三年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為使　元無考　明無定員惟用兵則設或以御史或以按察司官領勅行事

監軍三

原不與積錢（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時或有中官監軍張承業於莊宗專委威柄廣納賂遺）

六歲時手畫出賓帶幣馬事之狀一帝奇之莊宗指幾謂曰此兒與我七哥相似一帝悲泣因出紀綱白出紀綱為誰一帝曰非忠也不忠也謝門即公以門即公為不忠也

不敢踰法

原 公達軍國皆掌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公之舊舅之承業在軍旅之貴弟之親故為不敢踰法以後事門吾兄孫弱為大王所監軍應武舉後門即公為不忠也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攸字公達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帝從之於是廣延俊乂以為佐吏顧榮賀循紀瞻諸葛恢等五十餘人皆南金也書

殷浩稱疾不起

晉中興書曰浩字淵源陳郡人也北伐關洛敗績廢為庶人

彭先朝野皆服

晉中興書曰先字彥先拜員外散騎侍郎先少有才用幹又好

駐賈留飲不至

晉中興書曰賈秦字公使駐賈兵攘其兵召先駐賈留飲先

公達軍國皆掌

荀氏家傳曰荀公達為太祖以攸

輕衣壯營僞作表章

晉書曰陶侃少為縣吏嘗造侃之舅謝夷吾夷吾奇其才謂之曰卿後當為名將但未相知耳因以手中麈尾與之侃後為荊州刺史鎮武昌夏月聚僚佐大會佐吏或有盜侃裝布者侃陰得之而不露明日會諸佐吏以裝布還之咸驚謝而服焉

勒兵圍賊矯

晉中興書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初為并州刺史

級納新舊包合同異

王弼曰稱

千人為中府

晉元帝為安東將軍時王敦專制朝政帝不能平乃以王導為軍司馬導每勸帝收攬人心以固根本

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候徵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改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行年六十免放還鄉貫不須更送者天寶八年五月停折衝府以後停之）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為武士

唐兵志曰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發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為軍頭六月改軍頭為驃騎將軍九月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衝府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分屬內諸府統）三年更以道為參旅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邠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貞觀十年改曰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

冊府元龜曰甘寧為西陵太守從大帝攻皖為升城督寧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　周浚為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　馬文舉為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仁騎四千逆擊之及與賊遇衆寡勢懸士皆色動文舉自指其身言於道宗曰此壯士也不逢勍寇安能識健兒哉道宗目而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靡衆心始安　薛仁貴自太宗遼東

之役以勇敢聞擢授遊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高宗顯慶三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以功封河東縣男　蘇定方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石爲前鋒悉降之軍還授左武候中郎將　伊愼爲果毅代宗大曆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愼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晃於泔溪嗣恭表愼功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德宗時爲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東駕在梁州愼進兵迎擊李希烈之甥劉戒虛橋之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曲環自元宗天寶中爲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守鄧州拒賊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

司隸校尉一

雜　杜氏通典曰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號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謂來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補盜賊　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特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補亞蠱督大姦猾皆謂察視之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元帝初元四年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諸葛豐爲司隸無所迴避京師語曰閭閻何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齊相逮豐出廚車檻章之帝實奇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　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尊道而行尊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兩府謂丞相御史也又　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長史又蓋寬饒爲司隸劾奏無所迴避　後漢復爲司隸校尉所不糺惟不察三公察三公後漢江馮上言宜令司隸以爲不宜使有司隸下書不著姓又當令天下知忠臣之節等用事尚書令陽球作司隸府雒陽令收捕及後臺以球爲司隸球列車騎出雒陽都亭遇中常侍王甫賓客在路不下車騎即收縛公府掠殺之故臺遣問是何所忿對曰臣故

下不絕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周儀而俗稱之司州見太康記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官變其職爲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爲司州牧　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因執之事屬大司寇　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掌諸巡察辭道衡爲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入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案魏武帝建安十八年置司隸校尉以鍾繇爲之世基奏罷司隸校尉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爲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唐無司隸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通考曰遼無司隸校尉之名五京各置警巡院官曰警巡使東京別置軍巡院官曰東京軍巡使中京別置巡遼司官曰中京巡遼使所掌皆司隸校尉事也與宗重熙十三年又置契丹警巡院使一員副使判官各三員　金諸京置警巡院使一員掌平理獄訟警察別部總判院事副一員掌警巡之事　元上都留守司屬有警巡院達魯花赤警巡使各一員副使二員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司屬有左右警巡院達魯花赤及使各一員副使判官各三員　明巡警改置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初設兵馬指揮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僉改兵馬指揮司指揮使副指揮知事作威作福盈積不已嘉利居喪無禮冶天下而聽阮籍以青白眼對之令淸染華夏帝曰此子曾重引進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秦收尹模　重據阮籍

權貴改服　彊族斂手

後漢謝承書曰劉祐字伯臣爲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又曰孫華

京師改之曰鮑氏驄三入公馬驄後行步不過典註　唐書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二人掌糾察官人貪殘二百石以上政理二察官人貪殘二百石也

督二千石　察七郡　掌六條

漢舊儀曰司隸校尉武帝初置員役千人屬爲一校尉部刺史不屬司隸校尉與尚書令御史中丞皆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所察部郡國二十四人皆持節所察部郡國二十四人皆持節所察部郡國二十四人皆持節

宇春先爲司隸校尉下車收賓客綏其書疏衆法捕治減損無所隨坐廻席不遷衆稱貴戚斂手

令長去官守令投印

官去威烈風行於足孫見劉毅字仲雄爲司隸校尉及羊琇張忱所犯狼籍司隸以下莫敢舉劾毅乃先收琇忱所犯狼籍司隸以下莫敢舉劾毅乃先收琇忱所犯狼籍司隸以下莫敢舉劾毅乃先收琇忱所犯狼籍

擢屑宰相

賤易上卿

陵官屬以分行馳道中宣其車馬擢屑丞相事下宣怨於太尉何晏晏爲部署令能繼事冲相宇子登及客王弼鄧颺等不肯拜司隸不得行又曰程方進舉奏宰相卿方進宇子夏不相賢慢宰相卿史宇子夏不相賢

欲收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入捕從事閉門不內宣下廷尉博士弟子會此下諸生子坐距閉者十王使丞相書上又生子坐距閉者十王使丞相書上又

收不敬不道下廷尉博士弟子會此下諸生子坐距閉者十王使丞相書上又

御史中丞使侍吏御史至相司隸校尉不得入其車馬擢屑丞相事下宣下廷尉博士弟子會此下諸生子坐距閉者十王使丞相書上又

陵官屬以分行馳道中宣其車馬擢屑丞相事下宣下廷尉博士弟子會此下諸生子坐距閉者十王使丞相書上又

奉祭

晉書曰傅咸爲司隸校尉奏免故尚書令史張泓等二十人泓等皆有勢力咸既劾奏皆貴游所憚咸執法不撓百寮肅然

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斂迹咸以身率下糾劾不避豪強

博陵切勅使者過郎長筆不敬者過就拜於主重自陳免冠不成見悲哭哀感聽於身後

表祭無主即

奉病治喪成

治識

成敗無憂

明智有餘

一舉兼三

晉曰傅玄爲御史中丞劾奏

監司之官漢武帝以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以下至二千石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後漢書曰光武中興以司隸校尉持節兼領河南尹及三輔徒隸千人又置從事史假佐員吏屬十五人後漢書曰胡廣為司隸校尉舉劾不避豪強京師肅然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以風裁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後漢書曰郭泰為林宗造於河上送者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職典糾正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劉毅為司隸以公事劾奏貴戚重臣不宜久在內職宜出為外官帝以毅為青州刺史

司隸糾正百僚外督部郡總事任重故漢舊儀曰司隸校尉持節督察姦邪糾舉不法

督察姦邪糾舉不法

後漢書曰光武中興以司隸校尉持節兼領河南尹及三輔徒隸千人又置從事史假佐員吏屬十五人

無不綜典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綜典京師

無所不統

後漢書曰胡廣為司隸校尉持節加秩中二千石統三公也

無所迴避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綜典京師貴戚宦官犯法者莫不奏治之

民無侵冤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綜典京師貴戚宦官犯法者莫不奏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秦免送官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縣令貪殘不道膺收殺之既而詣闕自劾靈帝以讓訴冤詔膺還縣謝讓膺既至即殺之

捕治奄侍

後漢書曰張讓弟為野王縣令貪殘不道膺收殺之既而詣闕自劾靈帝以讓訴冤詔膺還縣謝讓膺既至即殺之

總典京師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縣令貪殘不道膺收殺之既而詣闕自劾靈帝以讓訴冤詔膺還縣謝讓膺既至即殺之

宦侍屏氣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縣令貪殘不道膺收殺之既而詣闕自劾靈帝以讓訴冤詔膺還縣謝讓膺既至即殺之

權門崔巍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縣令貪殘不道膺收殺之既而詣闕自劾靈帝以讓訴冤詔膺還縣謝讓膺既至即殺之

京兆晚開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縣令貪殘不道膺收殺之既而詣闕自劾靈帝以讓訴冤詔膺還縣謝讓膺既至即殺之

司隸校尉四

後漢書曰石奮以孝謹事漢高帝及孝文帝官至太子太傅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丙次丁皆以馴行孝謹聞於郡國建為郎中令奮少子慶為太僕建等每燕時入侍建等過廁或燕私建等入廁慶常問侍者取廁籌數之知建等所入幾何以為節度建等以為慶性謹慎雖燕居必如是

石奮再為司隸才幹習於從政歷歷可觀

後漢書曰劉曜宇長叔五為司隸以公事免

劉曜五為司隸

後漢書曰華歆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杜下車閉門不通私書

閉門不通私書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天下模楷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京師改清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矜嚴公正百僚忌難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又曰任防為文始侯

任防為文始侯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司隸周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糾上檢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校尉時京兆開門閉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京兆尹延篤乃弟為河南尹疑乃弟為司隸校尉

劉曜五為司隸

後漢書曰劉曜宇長叔五為司隸以公事免

閉門不通私書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秉右相見森愚犯者輒奏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閉門不通豪右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司隸校尉曹食飯十日一放閒不敢干越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古禁姦禁令貴戚敬手致和約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官銀章青綬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銀章青綬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秩二千石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下貴戚憚之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持節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京師改清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矜嚴公正百僚忌難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又曰任防為文始侯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司隸周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糾上檢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曹節從弟勢放手由是深見非報

司隸校尉四

後漢書曰石奮以孝謹事漢高帝及孝文帝官至太子太傅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丙次丁皆以馴行孝謹聞於郡國建為郎中令奮少子慶為太僕建等每燕時入侍建等過廁或燕私建等入廁慶常問侍者取廁籌數之知建等所入幾何以為節度建等以為慶性謹慎雖燕居必如是

石奮再為司隸才幹習於從政歷歷可觀

後漢書曰劉曜宇長叔五為司隸以公事免

劉曜五為司隸

後漢書曰華歆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杜下車閉門不通私書

閉門不通私書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天下模楷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京師改清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矜嚴公正百僚忌難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又曰任防為文始侯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司隸周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糾上檢

後漢書曰李膺為司隸校尉持節以法治之故百姓為之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詩魏應璩詩曰司隸鷹揚吏爪牙旋耀空折翅挫毛距宛頸還入籠世人指為戒誰復厲嚴冬

漢崔瑗司隸校尉箴曰煌煌古制分劃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艱阨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辱於臭園率隸掘蠱以詰其姦既定既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鷹鸇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實為讒慝毀於貞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羣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平陽元默以式百辟盍一之歌豈猶

遐遊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元帥一

事文類聚曰元帥舊無其名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雖有元帥之稱而非官名後周大象元年詔以上柱國爲行軍元帥隋以親王爲之唐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則曰總管高祖定京師置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皆以親王領之又以大臣爲副元帥大曆八年罷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會昌中置靈夏六道元帥天復六年置諸道兵馬元帥皆元帥鎮俶在漢朝爲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宋建隆元年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大臣總軍馬之政官大元帥曰副元帥有大元帥府以大將總兵馬之政官曰大元帥曰副元帥有都元帥府官曰兵馬都元帥曰副元帥曰同知元帥府事　金元帥府天會三年伐宋更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爲元帥府官曰元帥曰右副元帥曰左監軍曰右都監其都元帥必以諳班勃極烈

元帥二

爲之恒居守不出　元初於北庭曲先塔林蒙古軍征東等四處立都元帥府置都元帥副元帥元帥元帥府置達魯花赤元帥同知副元帥又有吐蕃宣慰司元帥府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　自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爲達於省　有邊郡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以統我事遂革元帥之職　元帥府有翼元帥都元帥副元帥等官後改五軍都督府品秩員數各有等差　明初設大都督府以左右前後中爲五軍都督府又置行都督府分鎮要害其都督僉事同知僉事指揮使千百戶所皆隸焉　洪武二十六年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各設都督僉事一員正二品掌督屬衛所軍馬訓練城池屯田之事凡都督僉事同知僉事指揮使千百戶所皆隸焉　洪武二十六年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各設都督僉事一員正二品掌督屬衛所軍馬訓練城池屯田之事凡都督僉事同知僉事指揮使千百戶所皆隸焉

元帥三

詩書元帥　節度元勳　誥敕而教詩書詔令義　文翰張曰惠詔郭子儀李光弼俱是元帥緒帝以子儀先朝舊將故不立元帥勳德相兼宜爲元帥　晉書曰苻堅以王猛爲丞相錄尚書事猛固辭堅曰晉作三軍謀元帥朕雖寡德之君也猛安得辭之乎猛曰若陛下必以臣爲元帥臣聞其言矣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事光弼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中臨軒授鉞用漢韓信故事　又曰朝廷每有將相名殊不合列著敕尾　清河江神廟屬　遣誓將帥　又曰梁貞明三年詔授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四年置元帥府僚屬錢鏐又曰錢弘佐襲封吳王弘佐曰昏亡盜賊之明

戒吾爲天下元帥豈不能邮郡若有異議者斬乃遣將誓師果有成功

元帥三

增 征討元帥事文類聚曰唐崇士璀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璀風格秀整士庶咸服焉

撫軍元帥又曰唐建寧王倓有才署善騎射時元宗幸武欲以廣平王爲元帥倓以宗人屬望元帥況太子從曰爲兵馬元帥李泌曰艱難時人心重也廣平爲宜遂以廣平爲元帥出軍守曰監國令元帥撫軍也

爲元帥玉冊金印又曰同光中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冊金印

手詔勅書又曰唐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忌郭子儀勳高望重乃授河北道元帥信王琿副之遣統之加元帥所賜詔勅皆自陳訴曰陛下念及勤勞貽旨諄諄子儀涕泣受詔不敢不勉不明俾大臣憂疑臣之罪也廣平遂以廣平王爲元帥況太子從曰時異勢殊丹犯塞肅宗爲忠王乃授河北道元帥信王琿副之遣統之加元帥爲副元帥討之及諸將大破賊徒復宿衛

有功遇答曰聯又曰唐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忌郭子儀勳高望重武欲以廣平王爲元帥況太子從曰時異勢殊丹犯塞肅宗爲忠王乃授河北道元帥信王琿副之遣統之加元帥爲副元帥討之及諸將大破賊徒復宿衛

統閫又曰唐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忌郭子儀勳高望重武欲以廣平王爲元帥況太子從曰時異勢殊丹犯塞肅宗爲忠王乃授河北道元帥信王琿副之遣統之加元帥爲副元帥討之及諸將大破賊徒復宿衛

司徒竟不臨戎又曰隋開皇時以蔡王源爲行軍元帥伐高麗源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

突厥犯塞又以源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又曰唐德宗初爲天下兵馬元帥時史朝義東都代宗遣德宗會諸軍破賊於洛陽朝義走河北平以北分命諸將追之懷恩斌將斬朝義首以獻

圖凌煙閣又曰唐輔公祏據江元帥功拜郭子儀等人圖形凌煙閣

公祏授首又曰唐輔公祏據江東反命河間王等討之

為行軍元帥擊之將發資諸將取水忽化為血在坐失色孝恭歃之曰此公祏授首之徵也後果擒公祏

元帥四

增 詩元朱德潤送達兼善元帥赴浙東詩曰伏波將士出鄞東夜斬鯨鯢碧海中虎帳護寒雲蔽日龍旂催曉浪翻風帆開鷁羽裀星白箭拂髦頭血點紅洗手便聽歌凱捷大藩文帥作元功

鄭元祐寄雲南簫元帥詩曰南望元戎玉帳寒炎炎桂海息狂瀾牽獅入貢金連索騎象來朝罽織鞍丞相渡瀘先墳白將軍標柱獨心丹春波涸盡恩霖雨箕畢星躔夜夜看　張憲投贈周元帥十韻詩曰玉帳臨江近金城鎮海遙鼓聲秋動地劒氣夜衝霄露下星河白風高草木彫山寒旗獵獵沙靜馬蕭蕭左廣初傳駕西船已畏燒五離纔散鼠六博又成梟豪傑乘時奮賢才早見招紫極虛上座黃閣待清朝會見橋妍操歸來醉小喬恩波門外柳長拂富春潮　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詩曰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杞櫬芙蕖淡酒泛蒲萄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覺春夢到盧龍

增 制唐賈至郭子儀兵馬副元帥制曰昔伊尹與湯合傳說與高宗合尚父與周合故哲后良臣莫不至合非賢不又有開必先久大之業也公上略宏才悼信明誼受我旄鉞輯寧區夏典器銘勳高視前古實邦家之傑豈獨爲予社稷之衛可獨弼予節制諮謀安危斯屬懼朕之不稱也往欽哉　常袞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曰周以元老監方伯漢以丞相撫四夷則軍國之務中外一體自華陽而西至於隴坂涉河之右兼控五原

總三將之師專萬里之寄詰禁經武宜有統制憂邊謀
思深仗輔臣具官李抱玉文以經邦德以鎮俗孝友忠
信人之模表禮樂刑政朝之訓式以道匡朕允升大猷
參聽斷之可否藏清淨以寧一兼委戎旅屏於方夏知
謀變化潛合神明將校悅從親如父子事出韜鈐之外
功成戰伐之前勤勞王家以衛社稷有致君庶人之績
冠旂常彝鼎之銘顧以國之憑倚久任憂患兵車之半
悉以咨之當不憚煩以時鎮定　陸贄授馬燧渾瑊副
元帥招討河中制曰具官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閎達秉
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激而三
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詧所臨郡邑皆復殷於北
土隱若長城具官渾瑊淳粹積秉仁厚成性本寬大以
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
險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
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惟二臣比德叶謀往濟
多難　又授李晟鳳翔隴右節度使兼涇原副元帥制
曰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
嶽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
台作鎮西土具官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識時
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律身

原杜氏通典曰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
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
表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爲三都督統以沮授都圖淳
武征孫權還又使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魏文帝黃初三
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眞
都督中外諸軍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明帝太和
四年司馬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
司馬文王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則都
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
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
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
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

統六師兼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各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焉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軍將軍陳招討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江東）惟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則無居者惟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殺節制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軍事者則為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為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近遠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攝軍人立府置佐

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為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上大都督為從四品都督為正五品帥都督為從五品隊正為正六品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　隋文帝以并益荊揚四州置大總管（并益荊揚三州以親王為之時論以為美）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為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　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史加使持節）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都督）五年以洛荊并幽交五州為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總管府武德四年置都督府）

置大行臺復有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為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為周王為洮河道元帥睿宗為相王為并州道行軍元帥代宗為廣平王時充天下兵馬元帥親總師旅克定禍亂以大臣宿望為之其方面以為副謂之副元帥以督諸道事及皇帝踐祚以雍王為之王升儲宮而元帥闕（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年哥舒翰為諸道兵馬元帥李光弼為副元帥李光弼為河南節度使）又為兵馬都統益從其宜也太極初以并益荊揚為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洛州為五焉其餘都督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後制置改易不恒難可備叙凡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倉庫）都督諸州軍事者（都督諸州軍事者所管州縣親王為之多遙領其任亦多為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各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多少與諸州府有差其職事以下宮屬但員數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馬倉兵等參軍若萬人以下員數遙減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司

會之欲奪其權乃共議令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置司鎮江元直覺之遽歸而命孟富文以參政權同都督已而落權字四年趙元鎮自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共事爲嫌仍改都督府　金海陵南伐時立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總管　元初有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府至元二十一年罷統軍司統元帥府立蒙古軍都萬戶府大德七年改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延祐五年罷天曆二年改立爲大都督府定置大都督同知副都督僉都督事經歷都事管勾照磨　明置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各一人都督同知二人都督僉事二人恩功寄祿無常員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吾學編曰明初置統軍大元帥府樞密院甲辰革樞密總管萬戶府辛丑立大都督府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帥萬戶府辛丑立大都督府又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及斷事官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又設左右斷事官十五年置五軍十衛參軍府二十三年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建文中革斷事官及五司官靖難後復舊官而斷事五司遂不復設永樂元年置行後軍都督府於北京已而

分五府稱行在其軍都督府罷行後軍都督府十八年除行在在應天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復稱行在仍設行後軍都督府宣德三年又革行後軍都督府正統六年復除行在

都督二

晉書曰羊祜字叔子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於是翕然悅服稱為羊公　又曰杜預字元凱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字士行

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引接疎遠門無停客　又曰劉弘字和季為荊州都督威行南服凡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悅服爭赴之盛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又曰郗鑒字道徽金鄉人時天下饑荒鑒分贍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衆遂共推鑒為主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兗州諸軍事　又曰庾亮字元規都督江荊等州軍事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又曰溫嶠字

太真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時王敦搆逆錢鳳等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敗之　又曰苻堅入寇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認以謝元為前鋒都督諸軍事率兵距之列陣臨肥水元以精銳八千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衆奔潰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　又曰晉永和中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討姚襄師次伊水姚襄距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大敗之

通鑑曰唐武德中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人到州召親故酣飲贈以金帛與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又曰唐貞觀中李大亮為涼州都督帝遣使至涼州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捕則使非其人帝悅手詔褒美賜以荷恍漢紀　翰苑新書曰宋張浚都督諸路兵馬往江上視師至鎮江召館世忠舟上旨使前屯楚州系建康撫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

脩廢堰　飲貪泉

都督三

村木無所出一夕水暴至大水千牽流而下因取之訓石紀事又曰馬立將廣州都督南後作牧者多以貪穢之所動邱吾雖日汲此水庸易吾性哉為去

務清淨

高嚴肅都督政務清淨崩厥後攻戰者數都督荊州歷泰州都督為人史所服

指授當任規模出人

安征討大都督指授將帥名當其任太平御覽又曰張載為江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後才明由是河南皆懷然歸附其

得江漢心開洞河地

晉書曰晉帝將有威吳之志以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乃開拓疆土收得江漢之心開洞河南數千里

吹笳解圍陶

王海曰韋七為都督荊州城壞於流矢韋加盛修復雉堞方圓如舊又曰張巡為睢陽太守都督南霽雲為先鋒每戰輒陷堅陣巡壯之分兵千人與霽雲出城突賊圍數重霽雲橫槊馳入賊陣左右擊殺數十人賊稍引退巡因開門令霽雲等入城賊復來攻霽雲等又出擊之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斬首三百級巡等乃得全軍而還

瓦免患

山堂肆考曰牧宰之職考月書績重視乘月書最

遺衆皆趨本

又曰為政之道在於安民民安則國固民擾則國危是以古之善為政者必先於其國而後及於天下故曰治國之本在於愛民愛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勸桑是以聖王勸農桑以足衣食衣食足而知禮節知禮節而興廉恥廉恥興而不敢為非此治國之大經也

示賊禍福諭國

又曰為政之道務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察情偽情偽既察則禍福可知禍福既知則民不敢為非民不為非則政治矣是以古之善為政者必示賊以禍福諭國以安危

威靈護劉延祐

又曰馮元常拜廣州都督安南諸軍事討之元常乃斬其首及諸渠帥傳檄海隅先示禍福於是威信甚行廣州都督南海諸郡皆望風而還又曰膠東王道

先擇

白孔六帖曰李勉隱遷虞州都督分不納白白往往不易非農人知也白張寬為都督涼州下令曰比年饑旱始由不勸農桑今有面剝狐罪者

慕義開白

太平御覽曰張巡為睢陽令城陷不屈賊以為偽官都督又曰張巡為睢陽太守都督南霽雲為先鋒每戰輒陷堅陣巡壯之分兵千人與霽雲出城突賊圍數重霽雲橫槊馳入賊陣左右擊殺數十人賊稍引退巡因開門令霽雲等入城賊復來攻霽雲等又出擊之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斬首三百級巡等乃得全軍而還

士女相慶兒童亦知肆考

無事有酒以樂常歌舞以樂農事故以樂為陳孤竹之管以吹幽風之詩

道不拾遺

又曰新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載道不拾遺又曰實執為洛州都督周洛陽有游手好閑博徒無以營農方置造人耕之法

賜錦表政刻石頌德

孔六帖曰李勉為汴州都督冒寒入境百姓利焉南海舶市珠貝前都督皆貪穢無紀唯勉清白為政第一詔賜綵帛百匹以旌異之又曰王昶拔桂州都督刻石頌德

張儉建平羅方異造人

太平御覽曰張儉為建平太守都督治嚴私蓄富實務農桑造人耕之法是以能辦戰馬太平御覽曰王方翼為夏州都督陽生

視師督戎倚重

城專王海曰王尊假節鉞出討之都督兗豫徐青四州軍事復鎮荊州士女相慶兒童亦知尊陳孤竹之管以吹幽風之詩

假以黃鉞倚如長

都督參陳復卿閱後飲食顏說曰賊後將中外人士莫不傾心下至兒童亦知卿陳孤竹之管以吹幽風之詩

賜勞璽書

令其董建言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卿乃上副之曰朕浩與秦治同乘政機除賊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事總制如鍾繇之分職乃上副之曰朕浩專治軍旅總飾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淮為諸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賜浩於漁陽城詔宋慶禮與羌師十餘萬屯於舊城慶禮與羌帶都督諸路兵五百騎西渡河開地數千里吳王海曰韋七為都督荊州城壞營府於舊城築新城拜慶禮為都督西屯八十餘日羌帶都督諸路兵五百騎西渡河開地數千里

專治軍旅

王海曰吳漢為大將軍討公孫述至廣漢城陷而南盡據其地為陶侃在廣州長史領江夏太守都督吳王親執鞭以從之大平御覽曰吳漢為大將軍討公孫述至廣漢城陷而南盡據其地為陶侃在廣州長史領江夏太守都督吳王親執鞭以從之

與鐵

王海曰吳漢為大將軍討公孫述至廣漢城陷而南盡據其地為陶侃在廣州長史領江夏太守都督吳王親執鞭以從之

最吏

再破巨賊又曰陽城等為揚州行臺大都督再破巨賊建以幡節至北自淮東抱上虞嶺而南盡統之所動邱吾雖日汲此水庸易吾性哉為去

務清淨

高嚴肅都督政務清淨崩厥後攻戰者數都督荊州歷泰州都督為人史所服

指授當任規模出人

安征討大都督指授將帥名當其任太平御覽又曰張載為江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後才明由是河南皆懷然歸附其

得江漢心開洞河地

晉書曰晉帝將有威吳之志以羊祜為都督荊州城壞於流矢韋加盛修復雉堞方圓如舊又曰張巡為睢陽太守都督南霽雲為先鋒每戰輒陷堅陣巡壯之分兵千人與霽雲出城突賊圍數重霽雲橫槊馳入賊陣左右擊殺數十人賊稍引退巡因開門令霽雲等入城賊復來攻霽雲等又出擊之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斬首三百級巡等乃得全軍而還

吹笳解圍陶

王海曰韋七為都督荊州城壞於流矢韋加盛修復雉堞方圓如舊又曰張巡為睢陽太守都督南霽雲為先鋒每戰輒陷堅陣巡壯之分兵千人與霽雲出城突賊圍數重霽雲橫槊馳入賊陣左右擊殺數十人賊稍引退巡因開門令霽雲等入城賊復來攻霽雲等又出擊之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斬首三百級巡等乃得全軍而還

瓦免患

山堂肆考曰牧宰之職考月書績重視乘月書最

遺衆皆趨本

又曰為政之道務在於安民民安則國固民擾則國危是以古之善為政者必先於其國而後及於天下故曰治國之本在於愛民愛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勸桑是以聖王勸農桑以足衣食衣食足而知禮節知禮節而興廉恥廉恥興而不敢為非此治國之大經也

示賊禍福諭國

又曰為政之道務在於安民民安則國固民擾則國危是以古之善為政者必先於其國而後及於天下故曰治國之本在於愛民愛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勸桑是以聖王勸農桑以足衣食衣食足而知禮節知禮節而興廉恥廉恥興而不敢為非此治國之大經也

威靈護劉延祐

又曰馮元常拜廣州都督安南諸軍事討之元常乃斬其首及諸渠帥傳檄海隅先示禍福於是威信甚行廣州都督南海諸郡皆望風而還又曰膠東王道

先擇

白孔六帖曰李勉隱遷虞州都督分不納白白往往不易非農人知也白張寬為都督涼州下令曰比年饑旱始由不勸農桑今有面剝狐罪者

慕義開白

太平御覽曰張巡為睢陽令城陷不屈賊以為偽官都督又曰張巡為睢陽太守都督南霽雲為先鋒每戰輒陷堅陣巡壯之分兵千人與霽雲出城突賊圍數重霽雲橫槊馳入賊陣左右擊殺數十人賊稍引退巡因開門令霽雲等入城賊復來攻霽雲等又出擊之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斬首三百級巡等乃得全軍而還

士女相慶兒童亦知肆考

無事有酒以樂常歌舞以樂農事故以樂為陳孤竹之管以吹幽風之詩

道不拾遺

又曰新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載道不拾遺又曰實執為洛州都督周洛陽有游手好閑博徒無以營農方置

東征若周公將是皇於四國　北伐如吉甫本爲憲於萬邦　養天下之大老當居論道之尊　運掌上之奇兵正賴折衝之重　東晉獨王導首專其權　南京在義恭常假其節

都督四

詩　唐王維送趙都督赴代州詩曰天官動將星漢上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　韓翃留別孟都督詩曰平蕪霽色寒城下美酒百壺爭勸把連呼寶劒銳頭兒少駐金鞭大頭馬一飲留歡分有餘寸心懷思復何如他時相憶如相問青瑣門前開素書　明張時徹徐氏東園訪馬都督詩曰錦衣驄馬霍嫖姚春日鳴弦獨射鵰芳草池塘涵日月青山臺榭亂雲霄虬龍倒掛東林樹鳥鵲晴飛白石橋陰洞花深人不到江城何處夜吹簫

總管一　副總管以下附

文獻通考曰魏黃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爲益州總管總管之名始此隋文帝以并州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改帥都督三路亦有無都字者嘉祐詔內臣爲鈐轄都監者逐

路止置一員祖宗時不常置成都大府帥臣第帶兵馬鈐轄而兩武臣之爲鈐轄者與鈞禮建炎三年詔要郡守臣兼兵鈐轄以武臣爲之副改諸路都監爲副鈐轄紹興三年守臣罷兼兵職副鈐轄改爲路分都監而帥府如故其後益蠲廣桂五州牧皆以都鈐轄爲構而江西贛州以多盜其守臣亦帶江西兵馬鈐轄二十八年鎮江府守楊揆請添鎮江州鈐轄從之淳熙間詔諸路訓練路鈐並要年六十以下曾經從軍有才武人充紹熙初詔雜流出身不得注路分州鈐都監專注才武及曾任主兵官之人　宋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建炎三年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三年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州都監則以大小使臣充掌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兼在城巡檢資淺爲監押　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漁船戰棹巡檢江河淮海置捉賊巡檢及巡馬遞鋪巡河巡捉私茶鹽等中興後凡沿江沿海皆置巡檢一員又置都巡檢以總之聽州縣守令節制　續文獻通考曰明在外府州縣於關津要害處設巡檢一員從九品　又曰遼都總管之職北面有東路兵馬都總管府其官曰東路兵馬都總管曰同知東路兵馬司南面五京各有都總管府官曰某都總管曰同知某府事曰同知某府事有諸軍兵馬都總管府官曰某兵馬都總管曰某兵馬副總管曰同知某兵馬判官又有南京兵馬都總管府與五州都總管府山後五州都總管府與宗重熙四年改南京總管府爲元帥　金天會六年伐宋畢詔還西南西北二帥以鎮方面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海陵天德二年八月詔改諸京兵馬都部署司爲本路總管府又以要速路統軍司爲總管府正隆六年海陵南伐置三十二總管諸總管府節鎮兵馬司都指揮使一員副指揮使二員軍使一員總管而下諸府鎮有都軍司設都指揮使一員　元立都總管府與總管府各因其所司之事爲名皆無典兵之責設官秩高者三品或四品卑者五品六品　明制兵民錢糧俱統於布按都司及府州縣以上總管等官俱不設

總管二

避東獻俘　定禮制　敘事文類　行軍大總管　兵二　萬載高

戴男建等詔勅獻俘昭陵又曰唐發行徐爲定東道行軍大總管討突厥頡利可汗俘其名王及生執其王戰俘名王戰獲乘馬東道大總管出北道與薛延陀回紇等分路追擊下十城進拔八城又詔簡精兵置大總管以統之三軍並州總管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又曰薛仁貴爲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一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薛萬徹爲副總管九道行軍總管仁貴爲前軍總管三人皆降

三國姓來十萬降萬仁貴

箭定天山俘滅

總管三

擊下十城進拔八城

札授方略

金賜勞勉

當今名將

任以邊事

御賜秘略

詔召入朝先登報國

銳士采入全軍獨歸

狄青材勇年少無違戰功

潘岳錦帛

王執入淮口

義臣賜御甲

堰以礙之明徹知之乃破入能比至清口川流已開大堰亦衰船盡碎於拿輪不得一步仲文出漢口又

川進位大將軍

韓僧壽破突厥

韓僧壽為行軍總管以破突厥又曰韓僧壽仕周為行軍總管破突厥之役拜行軍元帥統大將軍至高祖開皇中為柱國出為涇州總管北擊突厥破之

仲文出漢口又

千仲文開皇中為柱國出為涇州總管北擊突厥破之役拜行軍元帥統大將軍至高祖開皇中為柱國出為涇州總管北擊突厥破之

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韓僧壽仕周為行軍總管破突厥之役拜行軍元帥統大將軍至高祖開皇中為柱國出為涇州總管北擊突厥破之

俊皆令仲文

以兵納之

李金才破突厥

李金才為行軍總管破突厥之役拜行軍元帥統大將軍至高祖開皇中為柱國出為涇州總管北擊突厥破之

總管四

詔

詔唐李义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

曰邊郊草地腓河塞有兵機上宰調梅寄元戎細柳威虎貔東道出鷹集北庭飛玉匣謀中野金輿下太微投

酹銜饒酌縕袍事征衣勿謂公孫老行開秦帝扉劉

宴奉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曰命

將擇耆年圖功勝必全光輝萬乘盛戎二庭宜中衢

橫鼓角曠野敞旌旃飛檄天厨至投醪御酒傳涼風遒

鳳苑殺氣下雞田分閫思何極臨岐動席褊　蘇頲奉

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曰北風吹

早雁日夕渡河飛氣冷疑折霜明草正腓老臣惟帳

算元宰廟堂機餞飲迴仙漏臨戎解御衣軍裝乘曉發

師律候春歸方行動庸盛天解降紫微　鄭愔奉和幸

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詩曰御苑下都門軍旅

出塞垣長楊跨武騎細柳按戎軒賡曲風雲動邊威鼓

吹喧坐帷將閫外俱是報明恩　元趙孟頫送吳思可

總管汀州詩曰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帝都地

氣喜聞今有雪民生寧似昔無襦山城酒美傾鸚鵡兩

館春深聽鷓鴣他日相思應悵恨離筵不忍賦驪駒

又贈脫帖木兒總管詩曰將軍鐵馬擁珊弓壯歲分符

鎮越中山水多情留賀監兒童拍手愛山公紫髯似戟

君猶壯白髮如絲我已翁說禮教詩殊不忝看君眞有

古人風

都統一

詔都統統制[附]

文獻通考曰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有河西大都統

唐天寶末置爲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盧

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峘除

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

官始於此唐置或總五道或總三道上元末省大中後

討徐州以康成訓討黃巢以荊王鐸爲都統黃巢之難

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

賜旌節宋朝諸軍都統制者自渡江已前亦有之然未

爲官稱蓋是時陝西河東三路皆以武臣職高有智略

者爲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統制軍

馬之名猶今節制軍馬之類非有司分也建炎元年置御營司遂擢王淵爲都統制三省樞密院定制云已復置在外副都統制名官自此始大槩南渡置統制一則兵興稱謂不一諸路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勤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便宜差統制者建炎初並罷惟中都主兵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紹興初諸大將改爲行營五護軍四年吳玠升宣撫副使其弟爲右護軍都統制十一年韓世忠張浚岳飛除樞密使副使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隸樞密院各帶御前字入銜其兵馬就令所部統制官節制而都統皆以屯駐名冠軍額之上獨川陝如故恩數略視三衙權任在帥臣之右官卑者稱副都統制設屬有計議機宜幹辦公事準遣十九年漢沔兩大將改爲御前諸軍琮稱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政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浩時已死故金州無都統制但以知州兼節制嘉定初蜀叛既平安丙又奏分興州十軍爲沔利三軍沔州除都統制利州除副都統制矣　唐興元中置副都統宋紹興中亦有副統制隆興二年詔應諸軍副都統制並罷乾道三年五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制亦使主將有

其分列有行軍都押司官曰都押曰副押有行軍都部署司有左翼軍都統所有右翼軍都統所有中軍都統所有御營都統所其遠探軍曰小校曰捜刺其候騎曰偵候曰候人曰捜刺有東征都統所亦號東面行軍都統所有號東路行軍都統所有東征統軍司有東征先鋒使司蓋皆爲高麗而設也有南征都統所亦號南面行軍都統所有南征統軍司有南面行營總管府有南面行軍都統所蓋皆爲宋而設也外此又有北道行軍都統所有東北面行軍都統所其設

官皆同　金收國元年置南路都統司以討張覩天輔五年襲遼主始有內外諸軍都統之名時以宋未平又置東路都統司後改爲六部路都統司以遏輦九營爲九猛安隸焉與上京及泰州凡六處置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爲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統天會元年以襲遼主所立西南都統府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府後伐宋更爲元帥府即此也十年改南京都統司爲東南都統司治東京以鎮多高麗後又置統軍司於大名府天德二年罷大名統軍司而置統軍司於河南山西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爲使分統天下之兵又改爲古迪烈路統軍司爲招討司以婆連路統軍司爲總管府正隆末復陞陝西統軍司爲都統府又設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總管以伐宋大定五年復罷降爲統軍司元光時招義兵以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　元以其事分於元帥大都督而都統之名不立　明不設

都統二

增 出鎮河中　事文類聚曰郭子儀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令幸沽鎮之師抵范陽詔下爲漁朝恩所沮永泰元年以子儀都統河南師度使行營出鎮河中　湯滌羣寇　又曰乾符中黃巢掠

江淮宰相王鐸曰臣忝宰相在朝不足分陛下憂願自專諸軍蕩滌羣寇乃拜守司徒平章事荊南節度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和尚原戰

　又曰張忠烈公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與尚原諸將議致其來兀术引衆而遁悉其將羊哥孛董及首領三百甲其衆損者過半

太人洲戰

　又曰李顯宗時金都統移軍舒城除參軍舒報兵渡淮公領趙康年等與戰首挫其鋒乘勝掩擊敵軍潰死者千餘人

立功取

　又曰張俊拒之詔併以淮西軍屬俊俊又曰賊衆劉猊次於滁壽之間張俊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時統制厚宜及

破賊復江

　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羨跌浚不敢私州又曰和義楊鄴王沂中傳李成所以破賊王時爲右軍統制官遂由上流西往招討使張浚不足議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退之賊將馬進銳卒數萬來犯浚車步兵攻其前沂中乃指揮卒以神武後軍統制官王縉侍中兼河南都統制曰具官王縉有高妙之行有弘達之識學該古訓文正國風夢帝賚予濟川用汝百揆時叙四維克張罘陳造膝之言彌契

沃心之道濱海之右自河而南王旅攸同戎車殷會監於方伯之國利用建侯之司大將息人子有禦侮鎮漢汚淮徐之地統齊梁魯鄭之軍總制高牙紀綱羣帥弘七伐四征之策成一匡九合之功式遏外虜底綏多難將授銅符之律爰咨瑣闥之謀往哉汝諧無替朕命

陸贄授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曰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委之元臣具官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主分我閫寄殷予大藩扼制淮彝保障楚甸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懋動亮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王休燮贊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　白居易授范希朝

京西都統制曰具官范希朝忠貞勤儉以爲質惠和智勇以爲用一代名將三朝信臣朕以西邊列鎮三四若有總統則易成功思得良帥有威名者并護諸將歲一巡邊乘秋順令揚其威武則南牧之馬引弓之人知我有備不戰而去誰可任者無如希朝以爾功在疆場名聞羌戎惟實與聲皆副是選今拜爾爲大將尊爾爲司徒節制進退一令諾稟倚望如右可不慎歟

續文獻通考曰明初凡天下要害處所專設官統兵鎮戍其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稱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其鎮戍地方或遇事增添改革俱本部奏請定奪　治平類纂曰明制凡有事征伐則命總兵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明會典曰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都指揮告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

旗告軍士

總兵二

增詩明胡應麟寄戚總戎詩曰聞道嫖姚將提兵大漠間旌旆行漢壁鼓吹出秦關白日雙鵰下黃雲萬騎閑時同投筆吏仗劒過天山　朱笈贈雷總戎詩曰關西年少擁高牙長日轅門靜塞笳旅獵風雲屯虎豹營連星斗抱龍蛇黑山近徙王庭幕青海遙通漢使槎帶礪風盟原不負遇將雙劒問張華　蘇平和韻與尚總戎詩曰將軍韜略擅才雄赫赫聲名振海東沙浦晴煙秋滅竈天山明月夜張弓星搖佩劒龍光冷日射征袍獸

錦紅令肅轅門邊警息幾回談笑坐春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

總兵